民國叢書

第五編

·11·



民國叢書

第五編

·11·

哲學·宗教類

呂氏春秋集釋

許維遹著

上海書店

呂氏春秋總目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三曰介立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不侵

序意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篇又序意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應同畢沅曰。舊本俱作名類。注云。一作應同。今案名類乃召類之譌。然與卷二十內名複。今故卽以應同題篇。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一作胥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慎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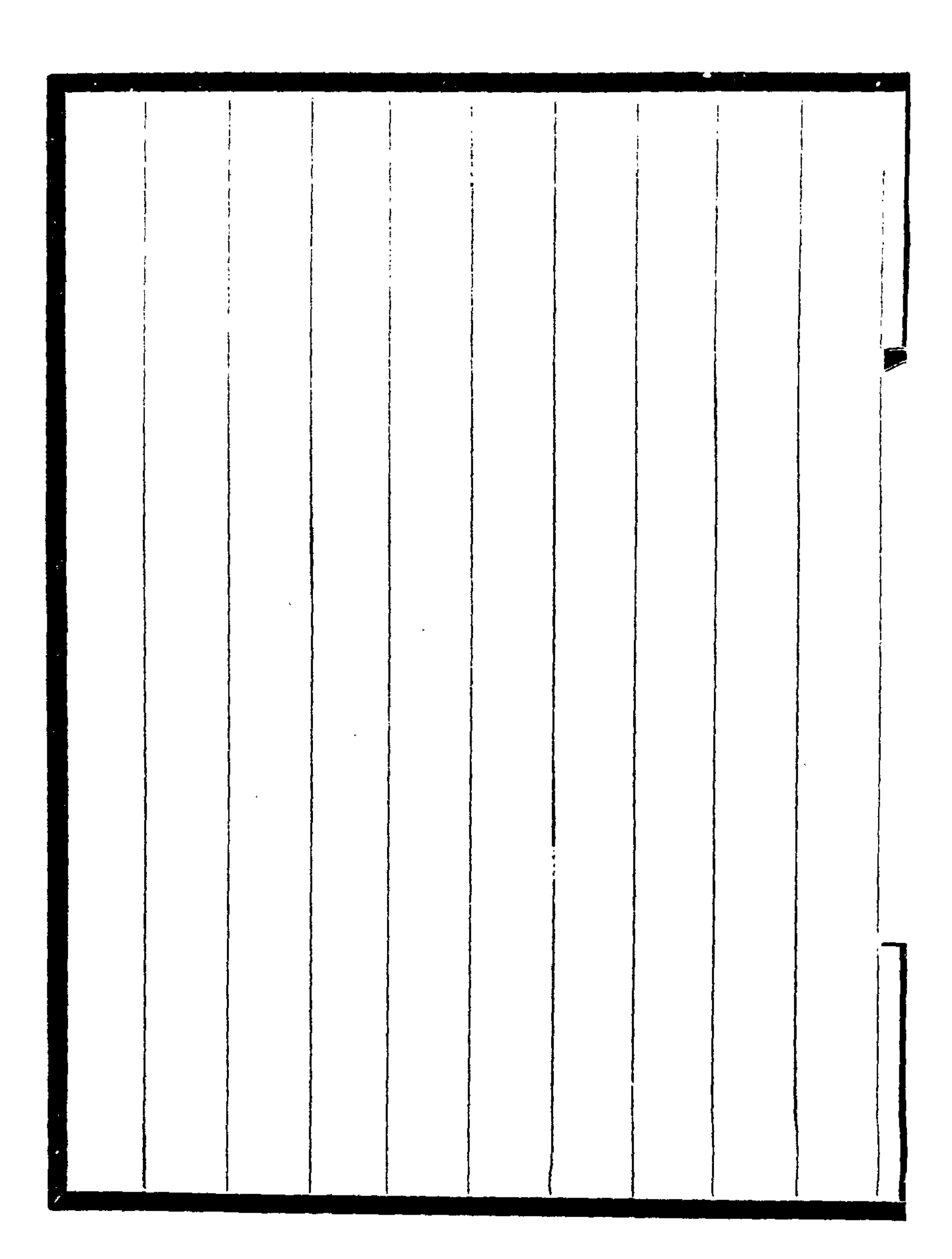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集釋序

呂氏春秋爲我國最早之有形式系統之私人著述。蓋自先秦貴族政治崩壞以後。雖百家並起。各有述作。然皆僅具篇章。未有如後世所有之整書也。若世所傳之墨子莊子等整書。乃秦以後人所結集。非其本如此也。卽此等整書。就形式系統上言。亦不過差優於後世人之文集。獨呂氏春秋乃依預定計畫寫成。有十二紀八覽六論。綱具目張。條分理順。此在當時。蓋爲創舉。所以書成之後。文信侯布之國門。以自矜詡也。惟其書成於衆手。各記所聞。形式上雖具系統。思想上不成一家。然

此書不名曰呂子而名曰呂氏春秋。蓋文信侯本自以其書爲史也。史記謂呂不韋以其書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亦以爲呂不韋以其書爲史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叙以呂氏春秋與左氏春秋虞氏春秋並列。是史公亦以此書爲史也。以此書爲史。則其所紀先哲遺說。古史舊聞。雖片言隻字亦可珍貴。故此書雖非子部之要籍。而實乃史家之寶庫也。有淸一代學者整理古書。是正文字。成績之大。超越前古。畢沅既已採諸家之說。爲呂氏春秋新校正矣。然自畢氏迄今。已百餘年。中間學者。對於呂氏春秋。又多整理。惟各家

所得。散在羣書讀呂氏春秋者苦難利用。許駿齋先生乃遍搜衆說。參以己見。成呂氏春秋集釋。使後之讀此書者得不勞而盡食以前學者整理此書之果。其利物之功宏矣。誠文信侯之功臣高誘畢沅之畏友。而孫詒讓王先謙諸人之勁敵也。謹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唐河馮友蘭



呂氏春秋集釋序

許君駿齋校琹其所爲呂氏春秋集釋旣成。徵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曰。嗚呼。周秦之際。士之治方術者多矣。百家之學。衆技異說。各有所出。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陰陽儒法刑名兵農之於治道。辟猶橑之於蓋。輻之於輪也。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是故擥掇一迹之蹤。拘繫一隅之指。而自以爲獨擅天地之美。判析萬物之理。徧察古今之全。此諭於一曲而不通天地之情者也。後之學者。不達天地之純。宇宙之總。各爲其所欲以自爲方。百家衆說蠭起。而道術乃爲天下裂矣。呂不韋以仲父

之尊。處相國之位。獨能明黃帝伊尹之道。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呂氏春秋。斟酌陰陽儒法刑名兵農百家衆說。采擷其精英。捐棄其畛挈。一以道術之經紀條貫統御之。誠可謂懷囊天地。爲道關門者矣。漢代大師高誘。尋繹此書。以爲大出諸子之右。復依師訓。爲之詁解。幷舉音讀。其可寶貴。直與許洨長說文解字竝驅爭先。班固志藝文。列之雜家。夫雜者會也。蓋先以道德爲標的。既定綱紀品式。乃博采九流。罔羅百氏。納於檢格之中。實能綜合方術之長。以成道術。非徒以鈔內羣言爲務者也。後之鄙儒隘士。既昧斯義。又薄不韋爲人。

遂少爲呂覽者。其不陵遲以盡者。不絕如綫耳。有淸諸師。推本經術。研討故訓之閒。每多援據。頗有匡正。而整齊補藝者未易得也。許君靑士之彥。博通經傳。尤精校勘訓詁之學。棲心墳典。篤好呂書。以十年之力。著爲集釋廿六卷。嗚呼。當此九服崩離。學術放絕之日。許君獨能取我先民之鴻寶。補苴諟正。理而董之。使復大顯於世。其發揚文化之功。豈不偉與。後之覽者。欽念哉。欽念哉。

中華民國二十有四年十月十八日合肥劉文典

又余所爲札記。駿齋旣采入注矣。頃復過余寓齋。

偶檢敝篋稿本眎之。與共商討。察今篇。口惽之命不愉。余校云。本書精諭篇。口喈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口惽蓋周季恆言。惽喈音同字通。愉諭形相近。又竝從俞得聲。古亦通用。口喈不言。以精相告。故臣下不能諭其指也。駿齋頗韙余說。而剞劂久成。不及增入。故附誌於此。同日文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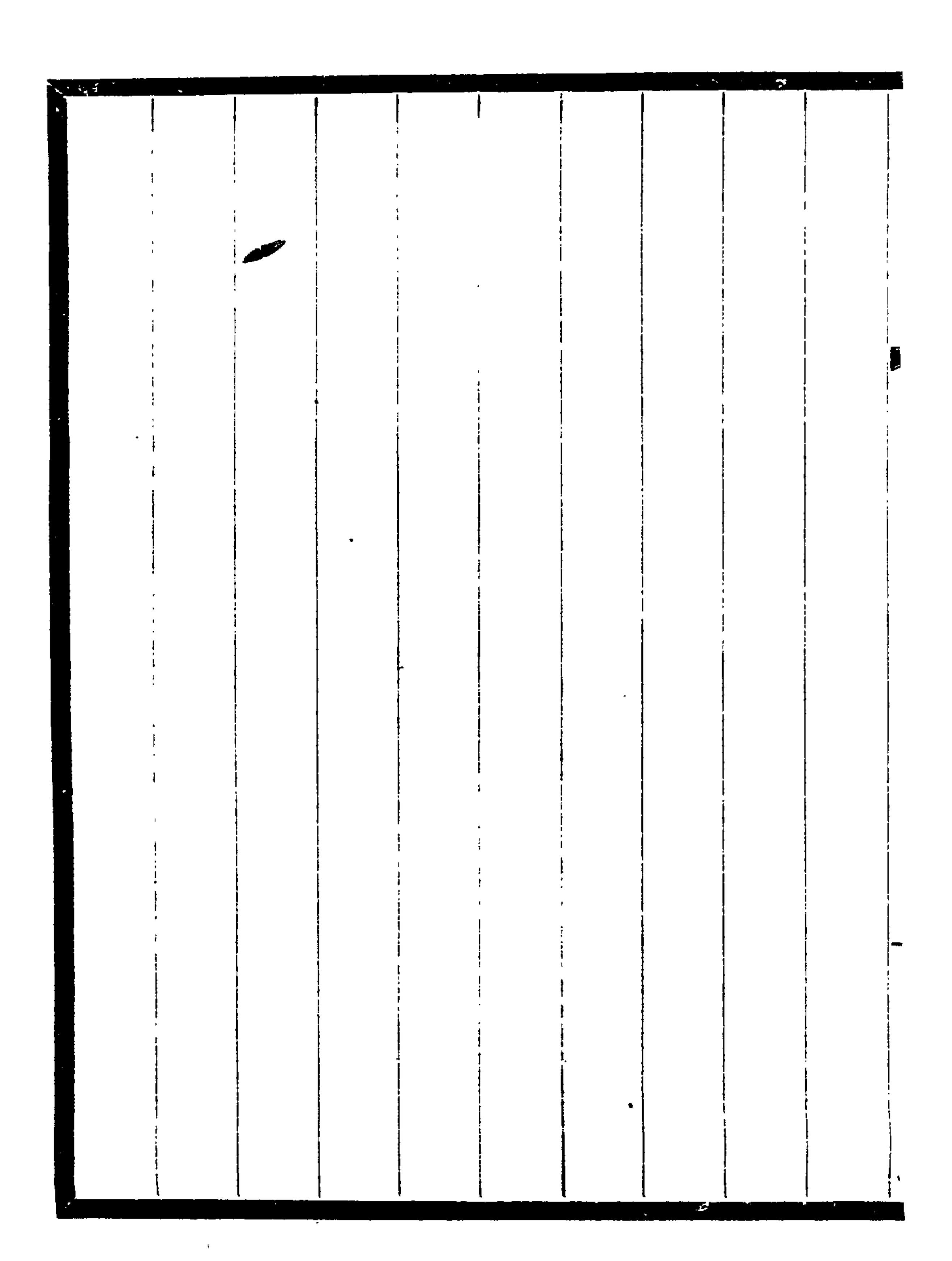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集釋序

駿齋從余遊治呂覽以畢校簡略因參閱羣書搜輯舊說精研博討撰次集釋二十六卷而請序於余余舊有舉正已散見於注中嘗謂呂氏春秋一書雖有錯簡而今本目次不相紊也十二紀初爲一部蓋以秦勢彊大行將一統故不韋延集賓客各據所聞撰月令闡圜道證人事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名曰春秋欲以定天下施政教故以序意殿其後焉八覽六論自可別行觀其覽首有始論原開春旨趣相同何容重複實以智略之士各有所輯編者混而一之遂沿

用春秋之名太史公序紀於末又曰不韋遷蜀世傳呂
覽序於末者意甚尊之非謂其次第必如此也稱呂覽
者則行文之便矣不韋著書之旨當在十二紀則覽論
置前殿末竝無不可不得拘滯於馬遷之文也晚周殽
亂百家蠭起往往託古以自重今世傳本多失其眞呂
書所引最可依據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馬宛斯以
爲卽漢志農家野老之言雖非塙論而書中蘊藏皆此
類也高誘漢末大儒經術深邃讀音解誼竝有師承惜
今本譌錯衍挩迷其意旨餌誤爲餲遂欲改移文注矣
下譌爲至遂謂老子書名上至經矣凡此之類竝成大

謬。駿齋分別𦏁注。其功匪細。若於校理之餘。仿賈孔疏經之例。斟酌羣言文注分釋。使先秦佚說。觸類而推知。漢儒舊誼。因此以徵彼。豈不善歟。駿齋其勉力爲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鹽城孫人和



呂氏春秋集釋自序

余爲呂氏春秋集釋二十六卷。起戊辰六月。至癸酉正月而殺青。爰序其首曰。夫呂覽之爲書。網羅精博。體製謹嚴。析成敗升降之數。備天地名物之文。總晚周諸子之精英。薈先秦百家之眇義。雖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雜家之管鍵也。第自東京以降。脫誤漸多。屢經繕寫校讐。久廢清儒治經。首以諟正文字爲事。旁及諸子。亦循此術。畢尚書秋帆。廣采羣言。重付剞劂。補苴理董。功蓋前人。而篳路初開。榛蕪未翦。徵援雖廣。遺缺尚多。雖云據元本以下。悉心校勘。而執編覆按。疏漏譌

脫尚待刊正者。猶數百事。且精槩如明張登雲姜璧李鳴春諸本。皆弇山所未及見。弇山以降百五十年。諸大師匡正浸多。考訂益富。惟簡編繁博。未有會歸。其他短書筆記。旁證遺聞。披沙揀金。取長舍短。雖通人其猶病諸。在初學更苦其蕪雜。是則孤白旣集。成裘待人。和璞含光。敦琢斯貴矣。況夫孔賈疏經。李氏注選。采華集萃。曲證旁求。雖有述事忘義之譏。實亦汲古考文之道。宋元以來。踵注疏之風。遂多集注集解集傳集釋之作。晚近學人。益相競尚。于是縱橫四部。各有專書。采摭旣多。檢尋偁便。其精者。如孫仲容之詁墨子。劉先生之解淮

南衡量辨正學者賴焉。余遠念前修。近承師教。于玩索之餘。輒自鈔纂。采眞刪繁。間附管見。依據畢刻。參伍別本。蓋于前人校讐訓詁之書。凡有發明。靡不甄錄。其沿明清人評點陋習及穿鑿附會者。輒加刪正。更自旁涉典籍。以廣異聞。質正師友。俾就繩墨。其或稽疑莫解。則丘蓋不言。如謂載咸陽市門之金。補高氏古注之闕。則吾豈敢。

中華民國二十有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滎成許維遹

呂氏春秋集釋引用諸書姓氏

黃　生著義府

臧　琳著經義雜記

徐文靖著竹書紀年統箋

惠　棟著九經古義

盧文弨著鍾山札記

程瑤田著九穀考

段玉裁著說文解字注

桂　馥著札樸

孫志祖有校說引見呂子校補

邵晉涵著南江札記

梁玉繩著呂子校補呂子校續補

蔡雲著呂子校補獻疑

諸以敦有校說引見呂子校續補

陳昌齊著呂氏春秋正誤

錢坫著說文解字斠詮爾雅釋地四篇

王念孫著讀書雜志呂氏春秋校本(即呂氏春秋雜志初稿依畢刻本)

茆泮林著呂氏春秋補校

汪中著舊學蓄疑經義知新記

武億著經讀考異

洪亮吉著曉讀書齋雜錄
梁履繩有校說引見呂子校補
李賡芸著炳燭編
郝懿行著山海經箋疏爾雅義疏
牟庭著雪泥書屋雜志
翟灝著四書考異
江藩著爾雅小箋
朱亦棟著羣書札記
焦循著易餘籥錄孟子正義
王引之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

臧　庸著拜經日記

許宗彥有校說引見呂子校續補

嚴元照有校說引見呂子校續補

陸繼輅著合肥學舍札記

日本松皐圓著畢校呂氏春秋補正（鈔本）

日本鹽田有校說引見上

俞正燮著癸巳存稿癸巳類稿

凌　曙著羣書答問

沈赤然著寄傲軒隨筆

沈　濤著銅熨斗齋隨筆

沈欽韓著左傳地名補注左傳補注

宋翔鳳著過庭錄

胡承珙著毛詩後箋

王　筠著說文句讀

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

汪遠孫著國語發正

張雲璈著四寸學

張文虎著舒藝室隨筆

徐　鼒著讀書雜釋

沈　濂著懷小編

左暄著三餘偶筆

王紹蘭著讀書雜記說文段注訂補

林昌彝著硯桂緒錄

陳澧著聲律通考

喬松年著蘿藦亭筆記

蘇時學著爻山筆話

徐時棟著煙嶼樓讀書志煙嶼樓筆記

呂調陽著呂氏春秋釋地

孫鏘鳴著呂氏春秋高注補正

蔣超伯著南漘楛語

俞樾著諸子平議羣經平議

阮惟和著小戴日記

李慈銘著越縵堂日記

吳汝綸著呂氏春秋點勘

郭慶藩著莊子集釋

孫詒讓著札迻墨子閒詁

陶鴻慶著讀呂氏春秋札記(鈔本)

王國維著觀堂集林

劉咸炘著呂氏春秋發微

劉師培著左盦集

李寶淦著呂氏春秋高注補正

章炳麟著劉子政左氏說莊子解故管子餘義新方言

吳闓生有校說引見呂氏春秋點勘

馬叙倫著讀呂氏春秋記

吳檢齋著呂覽舊注校理(稿本)淮南舊注校理

劉叔雅著三餘札記淮南鴻烈集解莊子補正

孫蜀丞著呂氏春秋舉正(稿本)

楊樹達有校說以函札商榷而得者下同

丁聲樹

楊德崇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撰注○梁玉繩曰。誘涿人。見水經易水當靈獻之時。從盧植。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見高氏淮南子序。(誘又有正孟章句。見玉海。)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維遹案。華陽夫人原不重。據元至正嘉興本許宗魯本宋邦乂本張登雲本姜璧本增補。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

吾能太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作○維遹案。立字許本張本姜本作爲王二字。史記本傳作立爲

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梁玉繩曰。意林注作儒士。是也。書字譌。○維遹案。集儒書御覽六百二引作集諸儒。禮記月令孔疏謂。集諸儒士。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畢沅曰。梁伯子曜北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呂不韋傳竝云。著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紀居末。故世稱呂覽。不舉其居首者言之。今呂氏春秋以十二紀爲首。似非本書序次。愚案。以十二紀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漢書藝文志雜家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記禮運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一節云。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

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正義疏之云呂不韋說十二月之令謂爲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附近焉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據此則自漢以來皆以呂氏春秋爲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梁玉繩曰此余初校妄說也史記表傳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注引桓譚新論及誘序俱著其名曰呂氏春秋不獨藝文志禮運注稱之且古人作序皆在卷末呂氏十二紀終而綴以序意可知紀當居首八覽六論乃其附見者○維遹案此文原作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孜訓解爲高氏注呂氏春秋之名此述紀覽論中間不當涉及訓解蓋後人以爲呂書字數十萬餘高注字數十七萬餘宜兼計之故先增訓解二字後改合字爲各以足其數其妄改痕迹可推知矣御覽引正作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月令孔疏亦謂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今據删正

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

○畢沅曰梁伯子云太平御覽八百九卷引史記同此序

而百九十一卷引史云呂不韋撰春秋成牓於秦市日有人能改一字者賜金三十斤豈別有所據乎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梁玉繩曰論衡自紀云呂氏懸於市門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乖不合焉敢譴一字誘蓋本此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維遹案御覽引標作準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

之比其義焉本○維斷作適勁案張

呂氏春秋總目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一作愼窮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三曰介立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不侵

序意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篇又序意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應同畢沅曰。舊本俱作名類。注云。一作應同。今案名類乃召類之譌。然與卷二十內名複。今故即以應同題篇。

三曰去尤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六曰愼人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己一作本知又作不遇

愼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愼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適威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曰愛類
六曰貴卒
愼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愼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一

榮成許維遹學

孟春紀第一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衞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宿衞之分野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甲乙。其帝太皞。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方爲木德之帝○維遹案據淮南天文注此注死下當有託字孟夏紀注神農死託祀於南方其比正同其神句芒。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爲木官之神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爲鱗鱗魚屬也龍爲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律中太蔟。其數八。太蔟陽律也竹管音

與太蔟聲和。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蔟地而出。故曰律中太蔟。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數八。其味酸。其臭羶。春。東方木王。木味酸。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羶。木香羶也。○梁玉繩曰。淮南時則注仝。周禮天官。瘍醫以酸養骨。鄭注。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釋曰。木立地中。似人之骨。立肉中。義亦精。其祀戶。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淩曙曰。高誘前一說。本今文尚書歐陽說。脾土與白虎通合。後一說乃古文尚書脾木也。與白虎通異。○維遹案。王引之主後一說。詳經義述聞。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蟄讀如詩文王之什。東方木。木火母也。火氣溫。故東風解凍。冰泮釋也。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陳昌齊曰。據注及淮南時則訓。振下當有蘇字。王念孫沈濤說同。○維遹案。注釋下也字原作地。今改從張本。姜本。魚上冰。獺祭魚。魚。鯉鮒之屬也。應陽而動。上負冰。獺。獱。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爲時候者。○陳昌齊曰。據注及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當作魚上負冰。○維遹案。玉燭寶典引。

正有負字逸周書時訓解及月令俱無又案注水禽猶云水獸說文禽走獸總名是也。案。候鴈北。候時
之鴈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畢沅曰禮記月令作鴻鄭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云月令
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盧案仲秋鴈自北徼外而入中國可以言來若
自南往北非由南徼外也似不可以言來呂氏作候鴈北當矣○陳昌齊曰注北過下脫周雒二字當据時則
訓注增入。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
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房東
向堂北頭室也○畢沅曰案明堂之制中外皆方不得如注所云个猶隔也舊本缺一个字今補○維遹案注
个隔乃一聲之轉个與介音義同王弼注易兌卦云介隔也羣經音辯个副也音介介之言界也高釋个爲隔
此展轉相訓之例也。乘鸞輅。駕蒼龍。輅車也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
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也○畢沅曰鑾字與月令同

唯劉本作鑾注鸞鳥在衡作鑾在鑣案詩蓼蕭毛傳在鑣曰鸞鄭於𠛾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常車若據鄭說
則劉本非是但說文鑾字從金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高氏之解或異於鄭未可知也亦不得
竟以劉本爲非○王引之曰高注馬八尺以上爲龍失之龍當讀爲駹下文赤騮黃騮白駱鐵驪下一字皆馬
色名倉龍不應獨異說卦傳震爲龍虞翻作駹云駹蒼色震東方故爲駹○俞樾曰鸞本作鑾今作鸞者後
人依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本作乘鑾輅注鑾鸞本作鑾輅蓋高意鑄銅象鸞鳥形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正作
文作鸞則不必有鑄銅飾金之說矣明劉如寵本正作乘鑾輅是其所據本不誤惟因正文是鑾字疑注文不
當以鸞鳥爲說遂改注文鸞鳥在衡作鑾以在鑣則又失注意矣不可從也載青旂。衣青衣。服
青玉。旂旗名交龍爲旂載者若今之雞翹車是也服佩也所衣佩玉皆青者順木色也○畢沅曰蔡邕獨
斷云鸞旗車編羽毛列繫橦旁俗人名之雞翹車非也續漢輿服志同劉昭引胡廣曰以銅作鸞鳥車衡上則
與高誘注合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麥屬金羊屬土是月也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宗

廟所用之器。皆疏鏤通達。以象陽氣之射出。是月也。以立春。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立春之節。多在是月也。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謁。告也。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事。故謁告天子以立春日也。盛德在木。王東方也。天子乃齋。論語曰。齋必變食。居必遷坐。自禋潔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率。使也。迎春木氣於東方八里之郊。○茆泮林曰。朱子經傳通解附注。謂呂率作帥。無三三九及諸侯字。今本帥作率。餘同禮月令。案呂下句無三九字。高注亦無。則朱子所本是也。無諸侯字。當是朱子所見本脫去。今所有者。是後人據禮月令增入。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賞。爵祿之賞也。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賞。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畢沅曰。舊本卿上衍公字。乃後人據月令增入。而不知其與注不合也。○俞樾曰。據高注則卿上無公字。畢說是也。然呂氏原文實有公字。其上文云。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下文云。率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又云，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竝以三公九卿對言，則此文亦必當有卿公字矣。若謂三公至尊，不嫌不賞，則執爵大寢，三公至尊，亦何嫌不預，而必及之乎。然則呂氏原文，當與月令同。今奪公字者，涉下文卿諸侯大夫九推而誤。高氏所據本已無公字者，正高氏序所謂既有脫誤者，不加是正，而曲為之說，疏矣。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三公也。出為二伯，一相處于內也。布陽德和柔之令，行其慶善，施其澤惠，下至于兆民，無不被之也。○王引之曰，和讀為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大宰職曰，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和亦讀為宣。古聲宣與和相近，故宣字通作和。高注謂布陽德和柔之令，失之。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各得其所也。迺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典，六典。法，八法。日月五星，行度遲速。太史之職也。故命使司知之也。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忒，差也。星辰宿度，司知其度，以起牽牛之初為常。○畢沅日冬至十一月中，起牽牛一度。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日從甲至癸也。元善也。祈求也。上帝天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元善也。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耒耜耕器也。措置也。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也。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籍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畢沅曰。月令參于作于參。注元善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甚順。鄭以保介爲車右。此云副也。當謂副車。○維遹案。參于疑當作參乘。于爲乘字壞脫。玫他籍多以參乘連文。其義易了。故高氏不注。月令作于參。蓋乘字既壞爲于。校者知參于難解。遂乙轉以就上文。幸賴呂覽尚有痕迹可尋。鄭注謂參乘。備非常。孔疏謂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是注疏作參乘。則經文亦作參乘。明矣。且參乘兼保介與御者言。故疏又云。保介御皆參乘。至疏以參保介御四字連語。乃行文之便。容有不拘耳。

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躬親也。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畢沅曰。月令帝籍下無田字。此書上農篇亦有之。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

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畢沅曰。正
文大夫。月令無。案周語作王耕一墢。墢有鉢跋二音。說文作坺。云一亩土也。○陳昌齊曰。三公五推三字因上
三公九卿文而衍。王念孫說同。反。執爵于太寢。爵。飲爵。太寢。祖廟也。示歸功於先祖。故於廟飲
酒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御。天子之命。勞羣臣於太廟。
飲之以酒。○維遹案。據高注以御連文。于義未安。月令鄭注云。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御。侍也。則從御字
爲句。是也。黃甫龍本致字作侍。殆依鄭注改正。黃本即畢引之朱夢龍本。本書稱黃本。下同。是月也。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泰卦用事。乾下坤
上。天地和同。繁衆動挺而生也。○畢沅曰。繁動。月令作萌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
命。令也。東郊。農郊也。命農大夫舍止東郊。監視田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修。治也。封。界也。
起其疆畔。糺督惰窳於疆下也。詩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無休廢也。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也。○畢沅

日。漢書五行志載謠曰。邪徑敗良田。滅明不由徑。亦當是不隨衆人穿田取捷耳。善相丘陵阪險原隰。相視也。阪險傾危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殖長。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飭讀作勑。勑督田事。準定其功。農夫直不疑惑。○維遹案。月令鄭注。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於義爲長。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正。樂官之長也。入學官。教國子講習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典。掌也。功施於民則祀之。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殖嘉苗。故祀之。無用牝。尚潔也。○梁玉繩曰。月令注。爲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春。木王。尚長養也。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蕃庶物也。麋子曰夭。鹿子曰麛也。○畢沅曰。月令正義云。胎謂在腹中者。夭謂生而已出者。此及淮南注皆云。麋子曰夭。本爾雅釋獸文。彼夭字作

麋。無聚大衆。無置城郭。置立也。揜骼霾髊。髊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髊。揜霾者。覆藏之也。順木德而尚仁恩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稱舉也。殃咎也。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春當行仁。非興兵征伐時也。故曰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變猶戾也。無絕地之理。絕猶斷也。無亂人之紀。人反德為亂。紀道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畢沅曰。風雨月令作雨水。○維遹案。作風雨是。詳經義述聞。早槁許本宋邦乂本作旱槁。別本與畢本同。莊本淮南作早落。朱本景宋本作早落。月令作蚤落。徐鼒據鄭注孔疏。謂早槁義較蚤落義長。此呂覽為正也。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竝興。木仁。金殺。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數至。荒穢滋生。是以藜莠蓬蒿竝興。

○畢沅曰月令疾風作猋風數至作總至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摯傷害五穀春爲歲始稼穡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畢沅曰月令注云舊說首種謂稷○孫先生蜀丞日霜雪本作雪霜與月令同今本蓋誤倒也高注云云是正文作雪霜明矣孟冬紀行秋令則雪霜也不時與月令逸周書淮南子同高注先霜後雪亦後人誤易當以呂覽注正之

孟春紀

二曰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始初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攖猶戾也○畢沅曰舊本作謂天子無之字孫據太平御覽七十七增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此官

之所自立也。官。正也。自。從也。○維適案。亢倉子君道篇所下有以字。立官者以全
生也。生。性也。○維適案。黃氏日抄引以上有所字。今世之惑主。主。謂王也。多官而
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象干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
爲立官之法也。○孫鏘鳴曰。官謂耳目鼻口。下貴生篇所言四官是也。聲色滋味之欲。四官主之。皆生人養生
之具。故聖人立之。如神農教民粒食皆是。多官謂縱欲不節。則適以害生矣。注官訓正。多立官爲任不肖。皆非。
此篇專以重生言。不及政與用人也。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
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以自亡也。
亦失其所爲修兵之法也。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抇讀曰骨。骨。濁
也。○畢沅曰。注似衍一骨字。說文。淈。濁也。與汩滑義同。竝音骨。○陳昌齊曰。淮南俶眞訓云。水之性眞清。而土
汩之。○俞樾曰。高注曰。抇讀曰骨。骨。濁也。此注必有錯誤。下文曰。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注曰。抇。亂也。

抇字既見於前。不應又注於後。疑此文土者抇之。本作土者滑之。高注抇讀曰骨。本作滑讀曰骨。淮南原道篇混混滑滑。高注曰。滑讀曰骨也。即其例矣。骨濁也。當作滑濁也。滑與混同。故有濁義。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抇亂也。亂之使夭折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禍。故曰非所以性養也。○陳昌齊曰。下句所字衍。○俞樾曰。下句當作所以性養也。涉上句而衍所字。則義不可通。注文有所字。亦誤衍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為者。不以身役物。有為者。則以物役身。故曰惑者多以性養物也。則不知輕重也。輕喻物。重喻身。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危。危病者也。○俞樾曰。無幸必亡。乃到句也。言其國必亡。無可幸免也。高注未得其義。今有聲

於此耳聽之必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聾故不當聽也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盲故不當視也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畢沅曰老子道經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此約略其文耳實口後注亦同非誤○陳昌齊曰三必慊字据文皆當連下已字爲句○陶鴻慶曰高注讀已爲以於正文語氣未合已當讀如字言既聽之則使人聾故必弗聽也下文已視之已食之義並同下文又云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之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即申說此義○孫先生曰陳陶說是也然不解三則字之義文亦不了○余謂則猶若也詳見經傳釋詞此言聲所以快耳聽之若使人聾則必不聽矣色所以快目視之若使人盲則必不視矣味所以快口食之若使人瘖則必不食矣○楊樹達曰慊己陳讀是孫釋則爲若其說當矣然以聽之

則使人聾。視之則使人盲。食之則使人瘖爲句。仍非。此當以聽之視之食之爲句。蓋文謂聽之必慊於已。則聽之。若使人聾。則必不聽。視之必慊於已。則視之。若使人盲。則必不視。食之必慊於已。則食之。若使人瘖。則必不食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惑。眩。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逸。不能自禁也。遁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傷。病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埻的也。衆人所見。會弓射之。故曰無不中也。○畢沅曰。共射一招。中間其字衍。注埻與準音義同。○孫先生曰。御覽三百四十七引正無其字。畢校是也。○楊樹達曰。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此招字卽的字。召聲勺聲。古音同在豪部也。高以埻的訓招。殆已不知招的爲一字矣。段氏說文注。土部埻字下。謂招的同字。引戰國策以其類爲招。春秋後語作以其頸爲招。文選詠懷詩注引作以其頸爲的爲證。知段君小學過於

高誘矣·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章·明美貌·故隕生也·○陳昌齊曰·
据下句注例·當云害其生性·故生隕也·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性·故生長
久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也·○維遹案·注天身也者·疊韻爲
訓·亦高之常詁·天訓身猶天訓性也·淮南原道篇云·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高注·天性也·一說曰·天身也·是
其比·三國志吳質傳注·上將眞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性肥性瘦即身肥身瘦·尤爲明顯·天全則神
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
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行焉·是其信也·不謀而當。不
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慮而當合得事實·精通乎天地。神覆
乎宇宙。宇宙·區宇之內·言其德大·皆覆被也·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
受猶承也·裹猶囊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上爲天

子而不驕。常戰栗也故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下爲匹夫而不惛。惛讀憂悶之悶義亦然也此之謂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所虧闕故日全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至破亡故日適足以爲患也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貧賤無勢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日難也於禮無爲於身無闕故日雖欲過之奚由也○李寶洤日雖欲過之奚由言貧賤無力致物故可免於淫奢之事所以足上文貴富適足以爲患之意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日輦出門乘車入門用輦此驕佚之務也命之曰招蹷之機。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機故日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蹷機之謂○臧琳日七發注引聲類佁嗣理切又集韻六止佁至也呂氏春秋佁蹷之機高誘讀案李善丁度所引知呂覽本作佁蹷今作招乃形近之譌高引詩證車行不過畿明出車入輦爲至蹷之機此注當作佁至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故日務以自

佚詩云不違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畿之謂畿門內之位也正文機括字與注門內之位畿字迴然不同不知何時涵井爲一淩躐失次誤不可讀李善謂校乘好奇改佁儗爲儗痿者案七發以伐性與腐腸爲對儗痿與寒熱爲對故改佁儗爲儗痿然呂氏春秋以機爲佁儗以食爲爛腸以斧爲伐性三句一例高注亦與本文合若文人出新竄變何足爲據宋之黃震熟於文選反議高注爲非失之不審○畢沅曰此注全不諳文義而妄說蓋招致也儗者痿儗過佚則血脈不周通骨幹不堅利故爲致儗之機括高誤以儗爲門機又誤以機即詩之畿故有斯訛黃東發亦言其誤又日李善注文選校乘七發引此招作佁嗣理切孤文無證亦不可從○梁玉繩曰高注雖誤然疑古機與畿通借故云然又集韻佁訓固滯司馬相如大人賦仡以佁儗張揖日佁儗不前也義亦得通李善議枚叔好奇改佁儗爲儗痿知呂子元是佁字○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據選注改招爲佁與廣雅疏證釋詁胎字下引此文改同又改注儗機作儗畿謂佁之言待也止也佁儗謂痿儗不能行之病出車入輦卽佁儗病之所由來故謂之佁儗之機高注訓佁爲至儗機爲門內之位皆失之

肥肉厚酒。

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不爲酒困。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畢沅曰。務以自彊。舊作相彊。孫據御覽八百四十五改。與前後句法正同。盧云。案賈誼書傳職云。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正自彊之謂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勺藥之和。昔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以爲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暨衞靈公北朝于晉。宿于濮水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乃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靈公至晉。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紂之太師以此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地在衞。因曰鄭衞之音。以其淫辟滅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畢沅曰。梁仲子案意林所載作伐命之斧。注細理弱肌。本多無理弱二字。今從朱本。與洪興祖補注楚辭招魂所引合。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

不冐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古人謂堯時許由方回善綣舜時雄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冐富貴者高位實疾顛故曰重生故也○畢沅曰注方回舊本皆誤作方因善綣或曰善卷之駁文雄陶誤作皐陶案國策齊顏斶曰舜有七友陶潛四八目具載其名以雄陶爲首蓋本尸子今從之漢書古今人表作雒陶高位實疾顛周語文今本依宋庠之說改作僨字案注顛隕也正是隕墜之義宋誤爲殞故云宜從僨若是僨注當言踣乃合誘注知分篇亦是顛字○梁玉繩曰路史後紀十二注云雄字作雒隸轉失之

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爲輕富貴求虛名也以爲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陳昌齊曰据注當作非以夸名也

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數句貴賤禍福不可不察也○維遹案注數字原脫據許本增

本生

三曰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於己故不愛之也己指雖不如倕指巧猶自爲用故言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圜者曰璣皆喻不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爲己用得其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生我有有我身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之愛蒼璧與小璣有之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爲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以易己之所輕○楊樹達曰此言雖天子之貴不足以比吾生之貴雖有天下之重不可以易吾生之重也高注未瞭○維遹案注末句原作不肎以己易之今據姜本補正論其安

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曙、明日也。言一日失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俞樾曰。高注曰。曙、明日也。然一明日失之。文義未安。說文無曙字。日部。睹、旦明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曙。蓋曙即睹之俗體耳。一曙失之者。一旦失之也。旦明謂之曙。故旦即謂之曙矣。○孫先生曰。注語有誤文。曙即睹之俗字。疑原文當作曙旦明也。與說文同。旦壞為日。又誤乙。故作明日。一日疑亦一旦之誤。○維遹案。明刊百家類纂曙字之下有注云。旦也。蓋本高注。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道尚無為。不尚此三者。故曰有道者之所慎。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守慎無為。輕貴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害。故曰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枕子以糠。糠易眯子目。非利

之者也聾者不聞雷之聲不頓顙自拍解謝咎過而反徐步窺兒於堂故日有殊弗知愼者也殊猶甚也〇畢沅曰注易睽舊作其盲睽訛〇孫詒讓曰此謂方雷時兒聞雷聲驚怖而聾者不聞方抱兒窺堂使之益怖也注說謬〇陶鴻慶曰此言嬰兒畏雷聾者不聞雷聲而以嬰兒出窺反使之驚猶瞽師愛子枕之以嫌反使之眯也注非是又曰有殊弗知愼者言此瞽師聾者無殊於不知愼之人也句末當有乎字古書此多省其聾文而令讀者自得之說詳俞氏古書疑義舉例高注云殊猶甚也亦非夫弗知愼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別知也〇俞樾曰此當作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此別也可不可即可否也死生存亡可不皆兩字相對後人不知不可爲否之叚字故又加存可字耳序意篇曰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亦當作是非可不其誤與此同〇維遹案此文不誤可不可爲周秦恆語圖道離謂諸篇皆有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己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故曰

未嘗是己之所非衆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己之所是非己之所非而以此求同於已者也故謂之大惑
〇陶鴻慶曰非是二字當互易元文本云是其所謂是非其所謂非上文云其所謂是者未嘗是是是其所謂
是也又云其所謂非者未嘗非是非其所謂非也今本互誤則非其旨高注云是己之所是非己之所非而以
此求同於己者也故謂之大惑是其所見本不誤〇楊樹達曰下二句其所謂非其所謂是乃眞非眞是與上
二句其所謂是其所謂非不同是其所謂非正承其所謂是未嘗是而言非其所謂是正承其所謂非未嘗非
而言陶泥於貌同不知心異欲改本文非也高注是己之所是求同於己云云皆非本文所有之義尤不足據
以改本文也 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禍咎也 以此治身。必死必
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不死亡者未之有也故曰必不 夫死
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召致也以惑致之也 壽長至常亦然。
亦以仁義召之也〇陳昌齊曰至常二字疑爲國安之訛緣國或作戜遂訛爲至安與常形亦稍近也後求人

篇。亦有身定國安語。○俞樾曰。常乃當字之誤。壽長至三字連讀。下文高注曰。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有

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所召。仁與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察所召也。召之者。不行仁義。殘亡應行而至。故曰察其召之也。○陶鴻慶曰。所召謂死亡與壽長。召之者謂己也。高注以所召指仁義言。召之者指不行仁義言。殊誤。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辠己。其興也勃焉。桀紂辠人。其亡也忽焉。皆己自召之。何可禁御。此論不可不熟。熟猶知也。使烏獲

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千鈞。勯讀曰單。單盡也。○梁玉繩曰。注本史記秦本紀。然文子自然篇已言烏獲。豈古力士之名。如羿後之有羿歟。○蔡雲曰。趙邠孟子注。古之有力人也。不言秦武王力士。豈亦因文子疑之邪。抑複壁中不及憶秦本紀文邪。文子九卷。見漢志。柳子厚謂其多竊取他書。陳直齋亦謂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又未必當時本書。似難爲據。常擬戴轉襲說苑文。然元序已信文子在呂氏淮南前矣。○王念孫曰。亶之爲勯。因上文力字而誤。說文玉

篇。廣韻。皆無勩字。集韻。勩。力竭也。即爲俗本呂覽所誤。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

恣所以之。順也。恣。從也。之。至也。○凌曙曰。棬。與桊同。說文。桊。牛鼻上環。廣韻。牛拘也。○孫先生

曰。御覽七十七引無以字。疑此衍。世之人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貴人。謂公卿大夫也。

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視。活也。而日逆其生。欲之何

益。王者貴人所行淫侈縱欲暴虐。反戾天常。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到逆其生。雖欲長生。若烏獲多力。到

引牛尾。尾絕不能行。故曰欲之何益也。○畢沅曰。注到字。從李本。古倒字。凡生之長也。○畢沅曰。

之字舊本缺。孫據御覽七百二十增。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欲。情也。故聖

人必先適欲。適。猶節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

蹷。逆寒疾也。多陽則痿。痿。躄不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也。是

故先王不處大室。爲蹷疾也。不爲高臺。爲痿疾也。味不衆珍。爲傷胃也。

衣不燀熱。燀讀曰亶。亶厚也。燀熱則理塞。理塞。脈理閉結也。○畢沅曰。塞字舊本作寒。孫據御覽作塞。下同。○陶鴻慶曰。燀熱則理塞句上。當有衣字。上云。味不衆珍。衣不燀熱。此文承之。與下文味衆珍則胃充文相對。理塞則氣不達。達。通也。味衆珍則胃充。充。滿也。胃充則中大鞔。鞔讀曰懣。不勝食氣。爲懣病也。肥肉厚酒。爛腸之食。此之謂也。中大鞔而氣不達。不達。壅閉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得也。○畢沅曰。御覽作以此求長生。其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詩云。王在靈囿。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有水曰池。可以遊觀娛志。故曰足以勞形而已。○李寶淦曰。古人以勞形爲養生。故華佗語吳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注未明。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土方而高曰臺。有屋曰榭。燥謂陽炎。溼

謂雨露。故曰足以備之而已。○舊校云。辟一作備。○孫先生曰。據舊校與高注合。似正文本有備字。又考御覽七百二十引作足以辟燥備經而已矣。與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語例相合。疑今本正文及注竝有誤脫。相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逸。安也。其爲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酏讀如詩虵虵碩言之虵。周禮漿人掌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也。又酒正。二曰醴齊。醴者。以蘖與黍相體。不以麴也。濁而甜耳。○畢沅曰。注相體舊作相醴。誤。今改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孫先生曰。御覽七十七引五上有此字。與上文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語例相同。疑亦當有此字。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和適其情性而已。不過制也。

重己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平和也平得於公。得出也猶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〇畢沅曰孫云御覽七十七作有天下無得字得之下有必字〇孫先生曰得之下當有必字今本蓋誤脫治要書鈔三十七類聚二十二御覽四十九引並有必字當據補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也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也〇陶鴻慶曰廣雅釋詁生出也言立君之本義出於人心之公所謂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師也高注非是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也〇畢沅曰義古音俄正與頗協而唐孝明詔改從易泰卦九三之无平不陂非是觀此與宋

世家猶作頗字。乃古書之未經竄改者。梁伯子云。王逸注離騷。循繩墨而不頗。引易作不頗。知易本不作陂也。義古作誼。案宜有何音。亦與頗協。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鬻公平於曲惠也。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惡、擅作威也。○維適案。今本尚書洪範或字並作有。惠棟謂古有字皆作或。鄭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韓子呂氏皆在未焚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厚以爲述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異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之子也。成王封之於魯。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陶鴻慶曰。下利文云。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即此文利而勿利之義。高注解

爲利民勿自利未得其旨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肎索遺失也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何必荆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故曰至公無所私爲也○吳先生檢齋曰注云天下得之猶云天下之人得之也與老子去人之說不相應疑天下當爲天地注義蓋逆探下文爲說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地大生育民人不以爲己子成遂萬物不以爲己有也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繇役之勞擊壤於里陌自以爲當然故曰莫知其所從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其澤而得其利亦不知其所從始也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之謂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病困也○畢沅

日、孫云、本書知接篇作仲父之疾病矣、列子力命篇倒、作病疾、又莊子徐無鬼篇作仲父之病病矣、○維遹案、
當重病字、御覽六百三十二引作仲父之病冀矣、冀字雖異、語例則同、盧重元本列子、亦作仲父之病病矣、
漬甚。國人弗諱。漬、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眚者何、大漬也、國人弗諱、言死生不可諱也、○畢沅
曰、御覽六百三十二作如漬甚、注大眚、公羊本作大災、見莊二十年傳、此眚字當是後人因後有肆大眚之文
而誤改之、○孫鏘鳴曰、漬浸也、謂病浸深也、寡人將誰屬國。屬、託也、管仲對曰。
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以知人也、今病在於
朝夕之中。臣奚能言。奚、何也、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
教寡人也。教、猶告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言欲用誰爲相、公曰。鮑
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管仲名、善猶和也、○
王念孫曰、注和當爲知、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

不比於人也。比方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亡人之功不可為霸者之相也○畢沅曰注亡似當作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之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模之也求猶問也論語曰孔文子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雖適案管子戒篇作上識而下問莊子徐無鬼篇作上忘而下畔列子力命篇作上忘而下不叛案識志古通高釋求為問與管子相會莊列忘字疑為志之形誤畔叛同借作判說文辨判也是判辨義同禮記王制鄭注辨謂考問據此辨即辨問之意列子誤叛為背叛妄增不字以足其義失之遠矣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昔人也哀不如己者欲教育訓厲使與己齊也○畢沅曰醜恥也黃帝劉本作皇帝皇黃古通用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善也志在利國而已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事不求知之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濟民不求見之孝經曰非家至而見之也此總說隰朋所行

勿已乎。則隰朋可也。言可用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察。苛也。不欲小智。小智。則好知小事。以自矜伐也。故曰大匠不斲。但視模範而已。不復自斲削也。○李賡芸曰。斲在廣韻入聲四覺。竹角切。說文。闘字从門。斲聲。老子制惑章。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斲與手韻。然則斲之本音。當爲闘同。竹角切者。其音轉也。○沈濤曰。豆闘寇皆韻。則斲字亦韻也。斲古音如晝。讀竹救切。斲之轉爲晝。猶啄之轉爲咮也。○孫先生曰。御覽六百三十二引注上句作但規模而已。是也。蓋規以形近誤爲視。後人又加範字。以足其義。非高氏之舊。當改正。大庖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俞樾曰。高注云云。若然。則不簠不簋不籩。無不可言。何獨言不豆乎。豆當讀爲剅。廣雅釋詁曰。剅。裂也。玉篇曰。小裂也。大庖不剅。言大庖但調和五味。不親爲宰割之事。與上句大匠不斲一律。古無剅字。故叚豆爲之。亦或叚用脰字。後漢書馬融傳脰完羝。王氏念孫讀脰爲剅。是也。大勇不鬬。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能服遠。不復自鬬也。大

兵不寇。寇，害也。若武王之伐紂，掃除無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湯之廟，撫殷之民，不寇害之也。桓公行公去私惡。於人之過，無所念，無所私也，故曰去私也。用管子而爲五伯長。長，上也。○維遹案：李鳴春本伯作霸，下同。伯霸雙聲，古字通用。行私阿所愛，用豎刀而蟲出於戶。阿豎刀之諫，不正適長，其死也，國亂民擾，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蟲流出戶。也。○畢沅曰：刀本有貂音，後人始作刁字，今從古。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濟。日醉而飾服。飾讀曰勑。禮，喪不飲酒食肉，而日醉於酒，欲整喪紀，猶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也。私利而立公。○陶鴻慶曰：爾雅釋詁：公，君也。立與位同。言私利而在君位也。與上文日醉而飾服，下文貪戾而求王，語意一律。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舜猶不能爲，況凡人乎。

貴公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畢沅曰。舊校云。行一作爲。案御覽四百二十九正作爲。孫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也。黃帝言曰。聲禁重。○不欲虛名過其實也。畢沅曰。黃氏日抄云。此禁聲色大過耳。注非。色禁重。不欲好色至淫縱也。衣禁重。不欲衣服僭。若子臧好聚鷸冠也。○維遹案。重己篇云。衣不燀熱。燀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即此文衣禁重之義。注非。香禁重。不欲奢侈芬香聞四達也。味禁重。不欲厚味勝食氣傷性也。室禁重。不欲宮室崇侈使土木勝也。○蘇時學曰。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下忽接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此數語與前後文義並不相蒙。通篇亦無此意。蓋必重己篇內所引。而後人轉寫錯誤。涵入此篇者。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胥子。不

在數中。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國語曰。舜有商均。此曰九子。不知出於何書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南陽。晉山陽。河北之邑。今河內溫陽樊州之屬。皆是也。令。君也。而能。為治。○畢沅曰。注州舊本訛作川。案州為漢河內郡之縣。今改正。○王念孫曰。而能古雖同義。此而字不可訓為能。而猶以也。言誰可以為之也。(誰可以為之。猶言誰能為之。若云誰可而能為之。則不辭矣。)古者而與以同義。故可以或曰可而。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不屈篇曰。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尚同篇曰。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皆其證也。餘見荀子到而獨鹿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梁玉繩曰。即左氏祁奚請

老事。奚字黃羊。惟此。既誤以悼公爲平公。復誤以軍尉一爲南陽令。與韓子見外儲說左下言解狐薦其讎邪伯柳于簡主爲上黨守。韓詩外傳九言解狐薦荆伯柳于魏文侯爲西河守。仝一繆傳。高不糾其失。何也。張雲敫說同。

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平公。晉悼公之子彪。○畢沅曰。平公黃羊。不於始見。下注。何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間。頃也。

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也可。○畢沅曰。左傳在魯襄三年。晉悼公之四年也。此云平公。誤。注引傳文雖略。亦足以正呂氏所記之謬。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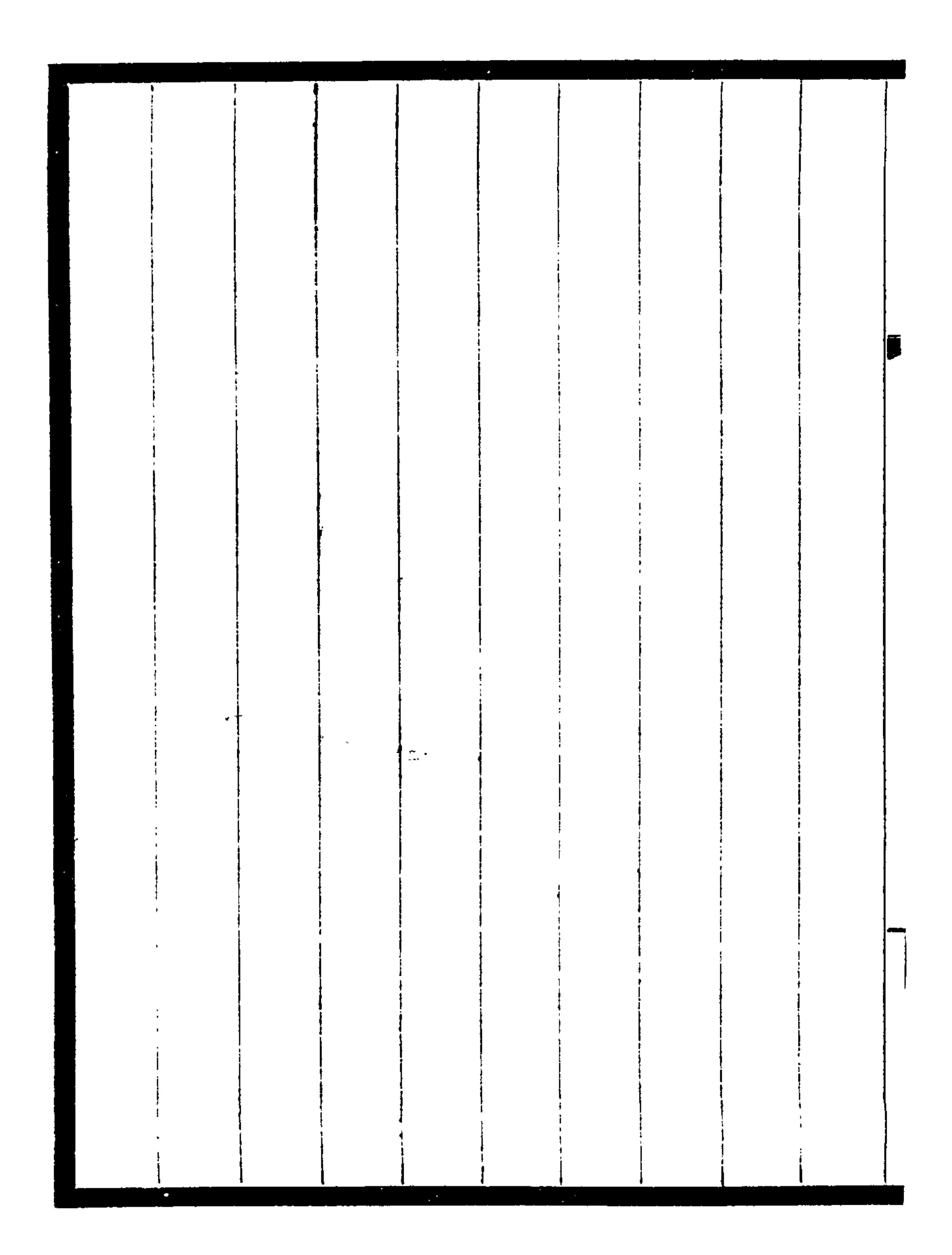
公矣。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鉅姓。子通稱。腹䵍字也。䵍讀曰車笓之笓。○畢沅曰。鉅子猶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莊子天下篇以巨子爲聖人。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䵍與檀弓下䵍子䵍實同一字。彼釋文音吐孫反。此音車笓。淮南子精神訓。守其篙笓。蓋竹簟席所爲。玉篇。音徒本切。與今人所呼合。舊本作笔。蓋書家屯字。往往作乇。而此又誤從乇也。○梁玉繩曰。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注。䵍讀大車啍啍之啍。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惠王。秦孝公子駟。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陶鴻慶曰。句首當有欲字。不屈篇。魏惠王謂惠子。亦有此語。正作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此文當與彼同。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受賜猶惠也。注似誤。○陳昌齊曰。受賜也三字。當是正文。謂感

王之意云爾也。○孫先生曰。畢說固非。陳校尤誤。注受賜也。本作賜愛也。受卽愛之形誤。又錯入于上者。墨子魯問篇。釣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上言賜。下言愛。是賜愛誼近。故高云賜愛也。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句下有賜愛二字注。卽高氏之原文。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欲必行之。殺其子也。○維遹案。墨者原作墨子。陳昌齊云。元刻劉節軒校本作墨者。案許本姜本張本李本。亦作墨者。今據改正。書鈔三十七。御覽四百二十九引同。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私。愛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忍讀曰仁行之忍也。○畢沅曰。注曰仁李本作仁行。俱未詳。○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改正文忍作仁。注仁讀曰忍行之忍也。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

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傳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故曰

誅暴而弗私也。假令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爲王伯君矣。

去私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

檠成許維遹學

仲春紀第二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魯之分野也·是月·日躔此宿·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茆泮林曰·朱子謂呂弧作孤·今本作弧·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夾鐘·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陰夾陽而生·故竹管音中夾鐘也·○畢沅曰·盧云·案注舊本作去陽夾陰·訛·淮南注作去陰夾陽·聚地而生·今據改正·又初學記引高注云·是月萬物去陰而生·故候管者中夾鐘·可以互證·其不并引竹管之語者·以正月已用鄭注·管以銅爲之·故不欲互異也·鐘鍾得兩通·其

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也。桃李之屬皆舒華也。○畢沅曰。禮記月令作桃始華。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離。幽冀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擊也。鳩蓋布穀鳥。○畢沅曰。爾雅黎黃作鵹黃。郭璞注皇黃鳥下云。俗呼黃離留。淮南注作秦人謂之黃流離。此作黃離。三者皆可通。無煩補字。○維遹案。蒼庚即今之黃鸝。此注及揚子方言。郭注爾雅。皆誤爲黃鳥之名。詳毛詩傳疏葛覃篇。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東向堂。太廟。中央室。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說在孟春。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順春陽。長養幼少。存恤孤寡。萌牙諸當生者不擾動。故曰安。○劉師培曰。據高注所釋。則當養幼少二語當在安萌牙前。今本乃後人據月令所更。○維遹案。劉說是。淮南正作養幼少。存孤獨。以通句萌。又案。注牙下諸

字疑涉正文而衍。

擇元日。命人社。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爲民祈穀也。嫌日有從否。重農事。故卜擇之。○孫先生曰。月令淮南人並作民。此疑因唐諱而未經改正者。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有司。理官。主獄者也。囹圄。法室。省之者。赦輕微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肆。極。掠。笞也。言無者。須立秋也。止。禁。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傳曰。玄鳥氏。司啓者也。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王者後妃以玄鳥至之日。祈繼嗣於高禖。三牲具曰太牢。○畢沅曰。周禮本作於是時也。奔走不禁。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但后夫人率九嬪祀高禖耳。御見天子於高禖中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禖祠之前。韣。弓韜也。授以弓矢。示服猛。得男象也。○桂馥曰。禮。蔡氏月令章句作醴。云。飲以醴酒。是

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晝夜鈞也。冬陰閉固。陽伏於下。是月

陽升。雷始發聲。震氣為雷。激氣為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蟄伏之蟲始動蘇。開蟄之戶始

出生。〇陳昌齊曰。據注及淮南時則訓。咸動下當有蘇字。王念孫沈濤說同。先雷三日。奮鐸

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所以振告兆民。

使知將雷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有不戒慎容止

者。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躄通精狂癡之疾。故日不備。必有凶災。〇畢沅曰。通精未詳。〇嚴元照曰。此

與淮南時則注全。惟躄作聾。釋名釋疾病云。眸子明而不正曰通視。蓋即通精之謂。後漢書梁冀傳。洞精矘眄。

章懷注。洞猶通也。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度。尺

丈也。量。龠鐘也。鈞。銓衡石。稱也。石。百二十斤。角。平。斗桶。量器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令鈞等也。〇畢沅曰。月

令角斗甬。桶與甬通用。史記商君傳。平斗桶。鄭康成音勇。小司馬音統。淮南作稱。亦桶之訛。李善注文選陸佐

公新刻漏銘引作角升桶升字誤。是月也。耕者少舍。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傳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地不備·墾辟在司寇之謂也·○俞正燮曰·少於古語爲小·謂小小閒·止耳·且少在都·在都邑·語亦不辭·月令·命農作·毋休於都·在孟夏之月·乃修闔扇寢廟必備。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也·寢以安身·廟以事祖·故曰必也·無墮頓也·○畢沅曰·必寢月令作畢·古通用·注自從必字作解·無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兵事·兵征伐也·○維適·案·注戈兵戈疑是兵戎·戈乃戎形之殘·音律篇云·無或作事·以害羣生·注事·兵戎事也·淮南注·大事戎旅征伐之事·可互證·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皆爲盡類天物·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治鑒·以祭廟·春薦非卵·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非·此之謂也·○畢沅曰·注治鑒二字舊作鑿訛·今據周禮改正·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是月上旬丁日·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官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官·

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畢沅曰入舞舍采月令作習舞釋菜鄭注學記菜謂芹藻之類與此注異注入學官各本多作學宮唯李本作官案賈子保傅云學者所學之官也此官蓋謂官寺正月紀注中正作學官○梁玉繩曰贄帛古禮也似勝鄭注此與周禮春官大胥作采蓋菜采古通故月令文王世子作菜又天官夏采釋文或作菜菜隸釋帝堯碑以眉八采爲八菜也鄭司農云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說亦別○俞樾曰孟春已有命樂正入學習舞之文故月令於仲春止言命樂正習舞不言入學從省也此不云習舞而云入舞文義不足疑呂氏原文本作入學習舞傳寫奪學習二字耳下云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又字承此而言是則學習二字固不可省也

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常事日視○畢沅曰月令諸侯下有大夫

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中旬丁日又入學官習樂所以移風易俗協和民人也謂六代之樂雲門成池大韶大護大夏大武也周禮曰以樂教和則民不

乖。此之謂也。○畢沅曰。注大護汪本作大護。與濩竝通用。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皮幣、鹿皮玄纁束帛也。記曰。幣帛皮圭。告於祖禰。此之謂也。○俞樾曰。更皮幣三字。當自爲句。周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曰。杜子春讀梗爲更。玄謂梗、御未至也。此文更字。即招梗禬禳之梗。與杜讀合。正義引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然則祀謂祈禱。更謂梗御。其事相近。凡有祈禱之事。不用犧牲。而用圭璧。若梗御之事。則止用皮幣而已。以其事尤輕也。當讀云。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則得其義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金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至。寇害之兵來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冬陰肅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成熟。民飢窮。故相刼掠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大旱。火氣熱。故早煖也。

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蟲食稼心謂之螟。

仲春紀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役，事也。○畢沅曰：有君之役者，故曰役，觀下文自明。）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止，禁也。四官，耳目鼻口也。）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則不治此四官之欲。○陳昌齊曰：在四官者四字，當連下不欲二字爲句，弗字衍。此即前本生篇利于性則取之、害于性則舍之之意也。俞樾說同。）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擅，專也。制，制於心也。）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爲，作。）必有所制。（制於君也。）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

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古賢人也。○畢沅曰：舊作子州友父，訛。太平御覽八十引作子州支父，與莊子讓王篇、漢書古今人表皆合。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孫先生曰：御覽八十引猶下有之字，與莊子讓王篇合。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於治天下。○畢沅曰：爾雅云：在，察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它，猶異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託，付。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王子搜，淮南記云：越王翳也。○畢沅曰：案竹書紀年，翳之前唯有不壽見殺。次朱句立，即翳之父也。翳爲子所弒。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弒。立無顓，是無顓之前方可云三世殺其君，王子搜似非翳也。○梁玉繩曰：史越世家索隱據樂資以搜爲翳子無顓，當是。逃乎丹穴。淮南云：山穴也。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

搜不肎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舍置也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患害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欲得王子搜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也○陳昌齊曰鹿布疑作麤布形近而誤梁履繩曰鹿布疑麤布○洪頤煊曰鹿即麤字之省莊子讓王篇作苴布之衣苴即麤字晏子春秋外篇晏子相景公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鹿裘亦謂麤裘也俞樾說與陳同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恐繆

誤致幣得罪故勸令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顏闔踰坯

而逃之故不得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驕泰也淮南記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言各得其志故不相知之也豈不悲哉悲於富貴而驕人也故曰道之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以持身之餘緒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土瓦礫也苴草蒯也土鼓蒯桴伊耆氏之樂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故可以治天下苴音同此鮓○畢沅曰莊子釋文苴雅反又如字苴側雅反觀此注意土自作如字讀○王念孫曰注蒯當爲薊草薊即草芥土鼓以下疑後人所加○孫鏘鳴曰土苴輕賤之物也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言天下國家不如身之爲貴而以治身之餘治之二語意同注謂土鼓蒯桴可以治天下非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治之優有餘裕故曰餘事非所

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黎黑瘦瘠。過家門而不入。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趨濟民而已。○畢沅曰。趨與取同。如楊子取爲我。史記酷吏傳。取爲小治之意相似。○梁玉繩曰。趨讀曰促。言急于濟民。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徇猶隨也。彼且奚以此之也。此。此物也。之。至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彼。謂今世俗人。云君子優之也。何以物爲也。○陶鴻慶曰。高注云。此。此物也。之。至也。義殊未明。之當訓爲往。上句此字指身言。下句此字指物言。上文云。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此文承之。言彼何用此身往。又何用此物爲也。論語公冶長篇。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邢疏云。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而學行之。莊子列禦寇篇。彼故使彼。郭注云。彼有彼性。故使習彼。兩文同而各有所指。古文行文。原有此例。下文云。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珠謂所以之。雀謂所以爲。明此文兩此字非專指物言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之。至也。與

其所以爲。爲作也・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重・謂隨侯珠也。要・得也・輕・謂雀也。○
維遹案・白帖七・又十四引重下竝有而字・莊子讓王篇同・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
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子華子・古體道人・無欲・故全其生・長生・是行之上也。○汪中曰・
先已誣徒知度明理諸篇・竝引子華子語・審爲篇載子華子與韓昭釐侯同時・据此則孔子不及見之矣・或謂子
即程子・孔子遇之於于道者・未知所据・虧生次之。少虧其生・和光同塵・可以次全生者・死次之。
守死不移其志・可以次虧生者・迫生爲下。迫・促也・促欲得生・尸素寵祿・志不高潔・人之下也・故
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於身無所虧・於義無所損・故曰全生・所謂全生者。
六欲皆得其宜也。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
其宜也。分・半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其虧彌甚者也。

其尊彌薄。彌益。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死君親之難。義重於生。視死如歸。故曰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陶鴻慶曰。以知二字誤倒。無有所知爲句。以其字屬下爲句。言死君親之難者。但知爲義。其於六欲無有所知。以復其未生時之本性也。今本倒以字。則不可通。蓋涉上文所以之所以爲而誤耳。又曰。下文云。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兩以字亦衍文。卽襲此文之誤。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服。行也。行不義。是故辱。○陶鴻慶曰。高注非。服當解爲屈服。管子任法篇。服約卑敬。尹注云。屈服隱約也。是也。心刧制於情欲。則屈服而不能自主。服與辱義相近。皆人之所甚惡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不能蹈義而死。迫於苟生。語曰。水火吾見蹈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迫促急於苟生不仁義。不如蹈仁義死爲貴。奚以知其然也。耳

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貴生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節適也。聖人修節以止欲。舊校云止一作制。○劉師培曰修爲循之譌。故不過行其情也。不過其適。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

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三謂耳目口也。一猶等也。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有天下同也。○畢沅曰。此足上文欲之若一耳。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聖人得其不過節之情。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失其不過節之情。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聖人得其情。亂人失其情。得情生存。失情死亡。故曰生死存亡之本。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俗主。凡君也。敗。滅亡也。○陳昌齊曰。亡字蓋因注文而衍。王念孫說同。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府。腹疾也。種。首疾也。極三關之欲。以病其身也。故九竅皆寥寥然虛。曲過其適。以害其性也。○畢沅曰。孫云。案玉篇。疛。除又切。心腹疾。引此作身盡疛種。然則府字誤也。後盡數篇亦同此誤。盧云。案盡數篇。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腹則為張為府。府當為疛。玉篇之說可從。此處注雖以腹疾首為

疾分解。而種之爲首疾。亦當作腫。此云身盡府種。則舉全體言之。又何必分腹與首邪。案西山經云。竹山有舯名曰黃雚。可以已疥。又可以已胕。郭氏注云。治腫也。音符。此府種即胕腫字假借耳。錢學源云。素問五常政大論。少陽司天。有寒熱胕腫。太陽司天。亦有筋脈不利。甚則胕腫之語。○維遹案府種。御覽七百三十九引作

腑腫。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彭祖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論語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也。言雖彭祖之無欲。不能化治俗主。使之無欲。故曰雖有彭祖猶不能爲。○梁玉繩曰。執一爲欲二篇注全。案彭祖乃彭姓之祖。生當高陽時。歷及唐虞。老彭其後裔。是殷初人也。人表列彭祖二等。老彭三等。此仍莊子大宗師誤合爲一。詳余所著人表攷二。鄭康成解論語老彭爲老聃彭祖。亦非。至孫履齋示兒編解老彭爲老子之側。謂彭當作旁。則失之鑿矣。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貴不可得之物。寶難得之貨。此之謂欲。故曰爲欲。不可足之爲求。規求無足。不知紀極。不可盈厭。此之爲求。故曰爲求。○楊樹達曰。不可得之爲欲。不可足之爲求。乃欲不可得。求不可足。

之倒文。此與孟子惟奕秋之為聽。荀子不苟篇唯行之為守。唯義之為行。及禮論篇生之為見。利之為見。句例相同。高注未得其義。大失生本。老子曰。出生入死。故曰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讎。俗主求欲。民人皆怨而謗訕。如仇讎也。○陳昌齊曰。據注又當作如。意氣易動。蹻然不固。蹻謂乘蹻之蹻。謂其流行速疾不堅固之貌。故其志氣易動也。○畢沅曰。注疑是讀乘蹻之蹻。禹山行乘橋。亦作蹻。類篇云。以鐵如錐。施之履下。音腳。亦音喬。矜勢好智。胸中欺詐。矜大其寵勢。好尚其所行。自謂為智。胸臆之中。欺詐不誠。所行暴虐。猶語民言恩惠也。○維遹案。注勢字原作契。陳昌齊云。契當作勢。案張本正作勢。今據改。誣徒篇注。有矜大其權勢之語。德義之緩。邪利之急。緩猶後。急猶先。○維遹案。之猶是也。本書之作是解。類多若此。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困猶危也。奚。何也。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巧佞者親近之。正直者疏遠之。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反見。○畢沅曰。注疑是反復。○維遹案。注見字當作反

易形近之誤.誣徒篇云.以簡則有相反.注反易.是其證.張本作反還.亦通.聞言而驚。不得所由。所行殘暴.聞將危敗滅亡之言.而乃始驚怖.行不仁不義之所致也.故曰不得所由.由.用也.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為身大憂。此非恤民之道.故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聲色美味.死者所不得說.人不能樂甘之.故曰與死無擇.擇.別也.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體道無欲.象天.天予之福.故必壽長.終其性命.○孫先生曰.人疑之字草書之譌.下文云.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文例正同.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體道者.生而能行之.故曰論早定.論早定則知早嗇。嗇.愛.知早嗇則精不竭。愛精神.故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煗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同於不能兩也.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

體也。體，性也。情皆好生，故曰一體。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法，象也。尊酌者衆則速盡。尊，酒也。酌，挹之者多，故酒盡也。○畢沅曰：挹與挹同。○遬維遹案：許本、張本竝作挹。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萬物酌挹陰陽以生，陰陽論君。大貴君者，愛君之德以生者衆也。○畢沅曰：注愛疑是受。梁仲子云：宋本作萬物酌君之德以生者衆也。○陶鴻慶曰：案高注及朱本，則正文之生當爲以，生涉下文故大貴之生常速盡而誤。○楊樹達曰：此言以酌尊者衆則尊速盡，酌大貴之生者衆則大貴之生速盡，文至明白易解。高注竟不得其義，朱本則據高之說妄刪盡文耳。陶乃據以校改本文，可謂大謬。改之爲以，尚可通乎。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酌，取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資，猶給。而終不自知。知，猶覺也。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幽通記曰：張修禶而內逼，故曰虧生乎內。○畢沅曰：班固幽通賦有此語，此與必已篇注皆作幽通記，當仍之。張謂張毅，事見莊子、淮南。修禶舊作

循襍。今依後注。與班賦合。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畢沅曰。此下舊提行。今案中間文亦無缺。豈注有脫邪。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顚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欲而不知所爲用心之人。○李寶詮曰。王充論衡訂鬼篇。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此之謂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顚倒驚懼也。○維遹案。安死篇注。上。前也。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爲幸。孫叔敖。楚令尹蒍賈之子也。○畢沅曰。近時毛檢討大可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蒍氏。乃期思之鄙人。盧云。竊案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云。蒍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下令尹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是蒍敖即令尹孫叔敖。軍事皆主之。前一年。令尹蒍艾獵城沂。比年之間。楚令尹不聞置兩人。知分篇。雖有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之語。乃是子文之事誤記耳。況在軍中。必無輕易廢置之理。其爲一人無可疑者。與其信諸子。不如信

傳。自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言孫叔敖賢能。事君以道。致之於霸。荆國得之。幸也。○維適案。有道下原脫者字。陳昌齊云。元刻劉節軒校本有者字。案許本姜本張本李本亦有者字。今據增。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遺。廢。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曰勞。盡俾付孫叔敖使憂之也。○畢沅曰。傳與付通。舊作傳。誤。錢校改。○維適案。傳各本均作傳。惟宋邦乂本作傳。畢不知引疏矣。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休。息也。不得以便利生性。故不得休息也。○陶鴻慶曰。故。事也。言不得以便生爲事。高注非是。節喪篇。不以便死爲故。注云。故。事。斯爲得之。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王之霸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之日夜不息以廣其君。君德之所以成也。○俞樾曰。此下竟無一語則文義未足。疑上文功雖成乎外。至豈不悲哉五十三字。當在此下。傳寫者誤移置於前耳。

情欲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一篇。○維遹案。注一字原作二。改從許本張本姜本。與漢志合。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一入一色。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畢沅曰。然舊作紗。今據墨子所染篇改正。○維遹案。百家類纂引亦作然。此篇與墨子相同處。詳墨子閒詁。不煩轉引。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舜顓頊五世之孫。瞽瞍之子也。名重華。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梁玉繩曰。舜之祖幕出顓頊。其世次無考。史記以舜爲顓頊七世孫。本于大戴禮。已不可信。此言五世。又不知何據。禮祭法疏引春秋命歷序云。顓頊傳二十世。（詩生民左文十六疏引作九世。）帝嚳傳十世。（左疏作八世。）安得舜與顓

項止七世五世乎老子名耳字聃非字伯陽也伯陽父乃周幽王大夫論三川竭見國語今本史記老子傳有字伯陽三字乃後人竄入者索隱辨之矣此伯陽別是一人為舜七友之一人表及陶潛四八目可證高以伯陽為老子舜師之重言篇又以老耽為論三川竭之伯陽孔子師之豈不謬哉

禹染於皐陶伯益。

禹顓頊六世孫鯀之子也名文命伯益皐陶之子也○畢沅曰皐陶子乃伯翳非益也益乃高陽之第三子名隤敳者路史有辨甚明○梁玉繩曰漢律歷志謂鯀顓頊五世孫故此云六世然未確不如吳越春秋無余外傳言顓頊之後為得也皐益全族而異支皐之父微不著益之父但傳大業而已自列女傳謂皐子佐禹曹大家注以皐子為伯益鄭詩譜潛夫論志氏姓及高注並因之殊難依據而伯翳即伯益不得為兩人隤敳乃高陽第二子亦非伯益路史妄引水經洛水注附會尤不足信辨見余所著史記志疑十九沈赤然說略同

湯染於伊尹仲虺。

湯契後十二世孫主癸之子也名天乙伊尹湯相詩云實為阿衡實左右商王仲虺居薛為湯之左相皆賢德也孟子曰王者師臣也○畢沅曰當出外書或約與景丑語

武王

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太公望河內汲人也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周公旦武王之弟也輔成王封之於魯○畢沅曰梁伯子云齊魯皆武王所封此與長見篇注同誤此四王者所染當。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蔽猶極也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稱美其德以爲喻也○陳昌齊曰喻當作則夏桀染於干辛歧踵戎。桀夏后皐之孫癸之子也干辛歧踵戎桀之邪臣○畢沅曰干辛舊本作羊辛知度篇亦同案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與此書愼大篇皆作干辛說苑尊賢篇作干莘○今據改正又歧踵戎墨子及諸書多作推哆亦作推侈梁玉繩曰歧踵戎與推哆未必是一人殷紂染於崇侯惡來。紂帝乙之子名辛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畢沅曰案書稱商王受或云字受德亦見書及逸周書此云名辛與史同○梁玉繩曰受紂音近辛以甲乙爲名也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厲王周夷王之

子名胡·號榮二卿士也·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梁玉繩曰·終疑公字之謚·或曰終其名·○汪遠孫

曰·書序·王俾榮伯·馬融注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是榮爲周同姓之國也·夷公名終·亦見墨子

所染篇·

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幽王·周厲王之孫·宣王之子·名宮皇·虢公祭公

諸書多作宮涅·梁伯子云·當從劉恕外紀·子由古史作宮涅·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生·惟名涅·故又作生也·

二卿士也·傳曰·虢石父讒諂巧佞之人也·以此教王·其能久乎·○畢沅曰·墨子作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注官皇·

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不當者·不得其人·僇·

辱也·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稱其惡·以爲戒也·齊桓

公染於管仲鮑叔。桓公·齊僖公之子·名小白·管鮑其二卿也·晉文公染於咎

犯郄偃。文公·晉獻公之子·名重耳·咎犯郄偃者·其二大夫·○畢沅曰·郄乃郤之俗字·墨子作高偃·御覽

六百二十作郭偃·○梁玉繩曰·郤偃無其人·郤乃郭之譌·高與郭·聲之轉·卽卜偃也·○朱亦棟曰·郤乃郭之形

譌晉語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汪遠孫說同

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莊王楚穆王之子名旅孫沈其二大夫○維遹案蒸當作筮尊師篇云楚莊師孫叔敖沈尹巫高注彼沈縣大夫察賢篇作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莖莖亦爲筮誤渚宮舊事引正作筮

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闔廬吳王夷昧之子名光伍文其二大夫○畢沅曰文舊本訛作父今據尊師篇改正墨子作文義

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句踐允常之子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畢沅曰越絕云范蠡始居楚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伍戶疑即三戶它書引吳越春秋有云文種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見蠡案鄒是時尚未屬楚尊師篇注又作楚鄞人皆誤當作楚之郢人錢詹事曉徵云太平寰宇記江陵府人物云文種楚南郢人此必本於高氏注北宋本猶不譌也種本楚郢人故得爲宛令若鄒若鄞皆非楚地矣王伯厚引呂覽注以種爲鄞人則南宋本已誤然虞仲翔朱育歷數會稽先賢初不及種乾道四明圖經寶

慶四明志。敘人物亦無及種者。當依寰宇記改正。○梁玉繩曰。文選陸機豪士賦序注引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楚南郢人。

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畢沅曰。墨子作長柳朔。王胜。

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藉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畢沅曰。墨子無黃字。○梁玉繩曰。黃字宜衍。注中荀子當作荀文子。中行寅。即荀寅。亦稱中行文子也。俞樾說同。

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夫差。吳王闔廬子也。雄與嚭二人。其大夫也。嚭。晉伯宗之孫。楚州犂之子。○畢沅曰。王孫雄。墨子作王孫雒。越絕。吳越春秋。皆作王孫駱。說苑作公孫雒。國語舊本亦作雒。宋庠補音從史記定作雄。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雒。疑洛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說誤也。有駵有雒。見於魯頌。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漢書宏農郡上雒。非後漢時始改也。今不若

各從本書爲得。○梁玉繩曰。雄當作雒。今本譌雄。困學紀聞六引呂是雒也。駱雒古通。又曰。左傳定四年。伯州犂之孫嚭。越絕。吳越春秋。杜世族譜。並仝。此與國語韋注謂嚭是州犂子。重言注亦仝。未知孰是。○雒遹案。據左定四年傳。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嚭爲伯宗之子。州犂之孫。此注孫子二字當互易。智伯染於智國張武。智。智瑤。宣子甲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中山尚染於魏義榲長。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也。義長。其二臣也。○畢沅曰。榲墨子作偃。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唐。田。宋康王之二臣。○畢沅曰。荀子解蔽篇楊倞注。亦作田不禋。古今人表作田不禮。御覽亦同。墨子作佃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劉師培曰。可羞疑當作苛擾。與墨子同。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因安也。以爲行理

也。○維遹案：任數篇注：理，道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論猶擇也。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經，道也。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愈，益也。益危辱者，不知所行之要約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從染不得其人也。○王念孫曰：此故字疑因上文而衍。墨子作「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俞樾說同。所染不當，理奚由至。至猶得也。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為帝王者，亦當知所從染也。○俞樾曰：上文舜、禹、湯、武，皆帝王也，帝王之事已見上文，何以又出此四字？下文所言孔子、墨子，皆非帝王，與此不相應。且既言帝王亦然，而下即繼之曰「非獨國有染也」，兩句亦不相屬，義殊可疑。據墨子所染篇云「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疑此帝字為衍文，王乃士字之誤。呂氏原文本云「士亦然，非獨國有染也」，蓋即用墨子之意而倒

其文耳．下文言孔子墨子事．而總之曰．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士字正與此應．因士誤爲王．後人遂臆加帝字耳．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梁玉繩曰．孟夔二人．他書未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惠公．魯孝公之子．隱公之父．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止．留．○梁玉繩曰．桓當作平．惠公卒于平王四十八年．與桓王不相接．竹書請禮在平王四十二年．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後．史角之後也．亦染墨翟．○宋翔鳳曰．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隋經籍志．亦作清廟之守．案守疑官字之誤．魯請郊廟禮．而王使角往．則正是清廟之官．藝文志墨家有尹佚二篇．佚即史佚．佚角蓋佚之後．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二士．謂孔子墨翟．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稱．說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

滿天下。彌·益·豐·盛也·言二士之徒·顯榮者益盛·散布·故曰·充滿天下·○孫詒讓曰·從當作徒·形近而誤·有度篇云·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墨子非儒篇云·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皆弟子與徒屬並舉之證·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畢沅曰·梁仲子云·疑當作禽滑釐·列子湯問篇·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篇·皆作釐字·此書尊師篇作禽滑黎·列子楊朱篇作禽骨釐·人表作禽屈釐·列子殷敬順本亦同·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淮南記曰。人甘非正爲蹠也。蹠而爲往。故曰不可得逃。○畢沅曰。繆稱訓曰。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而蹠焉往。彼注云。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也。而蹠焉往。言蹠乃往至也。彼後又注云。蹠。願也。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影。晷也。行則晷隨之。呼則響應之。推此言之。故功名何可得逃也。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七尺曰仞。下猶底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弋。繳射之也。詩云。弋鳧與鴈。下猶隕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爲夷也。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畢沅曰。注舌本舊脫舌字。孫據李善注文選陸佐公石闕銘補。○梁玉繩曰。反舌卽鴃舌。注中二說恐非。爲欲注。祇載前說。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

則飛鳥歸之。○維遹案：樹木原作樹本，陳昌齊云：元刻、劉節軒校本樹本作樹木，據逸周書大聚解云：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則木字是。案各本皆作木，御覽九百五十二引同，此爲畢本刻誤，今據正。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桀。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務人使歸之，末也；而務其所行可歸，本也。故曰務其所以歸也。維遹案：注人使，治要引作使人，是也。○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無其中心，故不樂不悲。○孫先生曰：意林、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正文二不字上並有則字。注無其中心，意林作不由中心，於義爲長。御覽引正文不悲下有不由中心也五字，蓋注語之錯入正文者。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虛稱可以僞制，顯實難以詐成。虛小實大也，故曰不可以成大也。缶醯黃。蚋聚之。有酸。黃，美也。黃故能致酸，酸故能致蚋。○俞樾曰：此當作缶醯黃有酸，蚋聚之，有讀爲又，言黃而又酸，故蚋聚之也。高注云云，可知

有酸二字本在蚋聚之上矣當據以訂正○吳先生曰齊民要術有作黃衣黃蒸法作酢則有下黃衣法此黃即所謂黃衣也醯有黃則蚋聚以有酸故文義易了俞校似不可從徒水則必不可。水無酸故不可以致蚋也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不能致也以茹魚去蠅。蠅愈至。茹讀茹船漏之茹字茹臭也愈益也○畢沅曰易既濟六四繻有衣袽子夏易作茹又通作帑韻會引黃庭經云人間紛紛臭如帑不可禁。禁止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引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維遹案楚辭離騷篇洪興祖補注引與選注同蓋唐宋人所見呂覽與今本不同以致之之道去之也。致之者茹也去之不可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以致暴之道致治不治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急轡利錣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故曰何益大寒既至。民煗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又○維遹案有度篇注清寒清與凊通詳宋翔鳳過庭錄是故

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處。居也。去。移也。○王念孫曰。治要無下有利字。之猶是也。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知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等於亂暴也。欲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若殷紂暴亂。武王以仁義伐之。故曰不可不異。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傳曰。以化平化謂之治。以亂止亂。何治之有。故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有歸走也。○陳昌齊曰。今疑作令。○俞樾曰。高注曰。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有歸走也。然正文本無利字。且既行不異亂矣。又何信利民之有。高注非也。信疑倍字之誤。上云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此云行不異亂。雖倍今民猶無走。言雖寒熱加倍於今之世。民猶無可走也。倍信形似而誤。知士篇視若是者倍反。戰國策作若是者信反。即其例。○楊樹達曰。俞說是也。此當以行不異爲句。行不異承上句不可不異而言。亂雖倍今當爲一句。高誘以下皆失其讀。○維遹案。今字李本黃本作令。與陳說合。然終以楊說

爲亢民無走則王者廢矣（夫民以王者爲命王者以民爲本本無所走命無所制而不廢者未之有也）暴君幸矣民絕望矣（無明天子故暴亂諸諸以爲幸也民無所於救命故絕望）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務其仁義）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事其仁義）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分猶異也〇畢沅日舊本異作與訛今以上文正之〇陶鴻慶日作與者是也正文不相分不字誤衍元文本云賢不肖不可以相分分如分人以財之分言賢自賢不肖自不肖賢不肖之名不可以相分畀高所見本不字尚未衍故注云分猶與也下文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惡之不可移云云皆申說此義而篇末總結之云名固不可以相分是其明證畢氏不據下文以訂正文之誤反依正文之誤以改注失之矣）若命之不可易（命短不可爲使長也）若美惡之不可移（堯舜爲美桀紂爲惡故日不可移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殘義

損善曰桀。賊仁多累曰紂。賢主於行。何可虛得。○畢沅曰。獨斷。殘人多壘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史記集解作賊人多殺曰桀。李石續博物志又作殘民多壘曰桀。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關龍逢。桀忠臣也。王子比干。紂諸父也。爭諫也。桀紂皆殺之。故曰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也。○畢沅曰。關龍逢如字。李本作逄。非。而不能與之賢名。不能致桀紂使享賢名。若后稷好稼。不能使禾自生。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爲善得善名。爲惡得惡名。故曰必由其理。

功名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三

榮成許維遹學

季春紀第三　盡數　先己　論人　圜道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季春·夏之三月·胃·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畢沅曰·淮南天文訓·胃·魏之分野·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洗·陽律也·姑故·洗新·是月·陽氣發生·去故就新·竹管音中姑洗也·○畢沅曰·注發舊本作養·訛·初學記引作是月陽氣發·故去故就新·今定作發字·其生字似不誤·仍之·○劉先生叔雅曰·淮南子天文篇·時則篇·高彼注並作陽氣養生·與此注合·未可依類書引文遽改作發字·畢校未審·

不可從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桐。梧桐也。是月生葉。故曰始華。田鼠。鼸鼠也。鴽。鶉。青州謂之鴾母。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鶉也。○畢沅曰。此注多訛脫。夏小正傳云。田鼠者。嗛鼠也。爾雅作鼸。蓋頰裏藏食之鼠也。注脫鼸字。今補。又鶉舊訛作鷂。鴾母訛作鴽鴽。案小正傳云。鴽。鵪也。爾雅。鴽。鴾母。郭注云。鶕也。青州呼鴾母。列子釋文引夏小正。田鼠化爲鴽作鶉。鶉與鵪鶕竝同。鶉以形近而訛。故定爲鶉字。鴾亦以形近訛鶕。今據郭注改正。鴾母讀爲牟。無說文云。鴾。牟母也。○維遹案。淮南注。田鼠。鼢鼸鼠也。劉貴陽說經殘稿。謂鼸鼠與鼢鼠有別。高注淮南是。又案。注生下葉字當作華。形近而譌。淮南注正作華。虹始見。萍始生。虹。螮蝀也。兗州謂之虹。詩曰。螮蝀在東。莫之敢指。是也。萍。水藻。是月始生也。○畢沅曰。注虹舊訛訌。謝校改。萍。月令作蓱。鄭注。蓱。萍也。今月令亦作萍。誤。○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注萍水藻改作萍水薻。攷王氏校淮南墜形篇亦言今本呂覽注薻誤作藻。案萍一作蓱。爾雅釋草注云。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王氏蓋本此。天子居青陽右个。右个。南頭。

室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說在孟春。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周禮司服章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內司服章。王后之六服有菊衣。黃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王東方。色皆尚青。此云薦菊衣。誘未達也。○畢沅曰。內司服鄭注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蓋后妃服以躬桑者。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舟牧。主舟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始漁。恐有穿漏。則反覆視之。五覆五反。愼之至也。○陳昌齊曰。淮南時則訓無焉字。蓋因下文天子焉始乘舟而衍也。○王念孫曰。焉字本在始乘舟之上。後之校月令者。不知焉訓爲於。遂移焉字於上句之末。校呂氏春秋者。又依誤本月令於上句末增入焉字。唯下句焉字未刪。則以高注訓焉爲於故也。淮南作告具於天子。無焉字。月令之文。亦無以焉字絕句者。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焉猶於此。自冬至此。於是始乘舟。薦。進也。鮪魚似鱣而小。詩曰。

鱣鮪潑潑進此魚於寢廟薦祈宗祖求麥實也前日廟後日鮪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畢沅曰注潑潑詩作發發魯頌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此引作寢廟奕奕蔡邕獨斷所引亦同相連舊作後連據此獨斷改周禮隸僕注奕奕作繹繹云相連貌也○維遹案注鮪魚似鱣而小鱣字原作鯉與引詩不相應今改從張本陸機毛詩疏謂鮪魚形似鱣爾雅釋魚郭注鮪鱣屬也狀似鱣而小郝疏云鱣乃無鱗今鱣止作灰色其肉黃通名黃魚亦呼鱘鱑魚鱘鱣聲相轉也依此則鮪小於鱣而不似鯉明矣淮南注作鮪魚似鯉而大蓋校者知鮪大於鯉故改小爲大但不知鯉爲鱣誤亦當據此訂正攷鱣鯉混爲一物始於舍人注爾雅及詩碩人篇毛傳許氏說文從之自高注淮南呂覽陸疏毛詩郭注爾雅乃分鱣鯉爲二今本呂覽作鯉者亦或後人據毛傳說文而妄改之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畢沅曰舊校云生一作牙案牙字是月令作句萌者盡達。不可以內。發泄猶布散也象陽達物亦當散出貨賄不可賦斂以內之王念孫曰內即納字○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窌。賜

貧窮。振乏絕。方者曰倉穿地曰窌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振救也○畢沅曰窌月令窌作廩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周賜勉進聘名士。禮賢者。聘問之也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興化致理者也○畢沅曰注首聘問之也四字舊本缺孫據李善注文選棗道彥雜詩增入○維遹案注名德原作明德今改從許本姜本張本與淮南注合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土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有浸漬害傷五稼故使循行遍視之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障壅塞絕也田獵畢弋。罝罘羅網。餧獸之藥。無出九門。畢掩網也弋繳射飛鳥也詩云弋鳧與鴈罝兔網也詩云肅肅兔罝羅鳥網也詩云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罘射鹿罟也網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尚生育明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

戒之如言無也○畢沅曰畢弋月令作畢翳注云翳或作弋九門舊本作國門云一作弋九月今案注作九爲是注如言無也李本如作加謝云如而也李本不可從○茆泮林曰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無罘翳爲弋是呂無罘字今有者當是後人依禮月令增入高注罘射鹿罟也五字又是後人見俗本有罘字據他書增入耳不則高注罘不當在羅字之下○維遹案注飛字下原脫烏字據許本增說文弋作惟云繳射飛鳥也與高注正合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野虞主材官桑與柘皆可以養蠶故命其官使禁民不得斫伐

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戴任戴勝鵖也爾雅曰鵖鳩部生於桑是月其子彊飛從空桑中來下故曰戴任降於桑也○畢沅曰戴任月令作戴勝淮南作戴鵀注不當訓鳴但舊本月令正義引爾雅亦作鳴鳩此作鵀鵖鳩究屬鵖鴔二字之誤部生於桑云云不知所出○郝懿行曰高注鳴當作鵀鵖鳩當作鵖鴔俱形聲之誤也證以淮南時則篇戴任作戴鵀注亦云戴勝鳥引詩尸鳩在桑可知呂覽注誤戴鵀即今之鷜鷜鷇小於鵓鳩黃白斑交頭上毛冠如戴

華勝·戴勝之名以此·常以三月中鳴鳴自呼也·又曰·部蓋借爲抱雞之抱·具栚曲籧筐。栚讀曰朕·栚·持也·三輔謂之栚·關東謂之持·曲·薄也·青徐謂之曲·員底曰籧·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是月立夏·蠶生·故敕具也·○畢沅曰·月令作具曲植籧筐·淮南作具撲曲筥筐·此書舊本作具挾曲蒙筐·挾植與撲皆栚之訛·文撲曲也·說文云·栚·槌之横者也·槌即植也·方言·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样·其横關西曰㯢·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㰖·齊部謂之持·今據此并注皆改正·栚從朕省·方言不省·作㯢·注栚·持也·舊本脫·今從淮南注補·則下文方有所承·持·丁革反·舊本作關東謂之得·訛·曲·說文作苗·云蠶薄也·廣雅又從竹作笛·段云·蒙乃籧字之誤·郎記之籧也·亦郎筥也·今依改正·案郭璞注方言云·籧古筥字·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王者一后三夫人·妃即夫人·與參職·配王兼衆事·王者親耕·故后妃親桑也·以爲天下先·勸衆民也·禁婦女無觀。觀·遊·省婦使。勸蠶事。省其他使·勸其趨蠶事·蠶事既登。登·成也·分繭稱絲效功。效·致也·絲多爲上功·以共郊廟之服。

無有敢墮。郊外命婦。祭天。蠶于北郊。廟祭祖。周禮。以爲內祭服。內宰章。此仲春之謂也。詔后○率內畢沅曰。墮月令作惰。同。○維內宰原作內子。今據周禮改正。適案。注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各○以維類遹相從。案。月令金鐵孔爲疏一云。五庫。皮革者。熊氏筋爲一云。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義或然。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良。善。○桂馥曰。幹借字。正作笴良賦作箭稾。是也。周禮夏官。有稈。長人掌爲弓弩之事。考工記。矢人爲矢。以其笴厚爲之羽深。鄭注。笴讀爲稾。謂矢幹。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監工。工官之長。悖逆也。時可用作器。無逆之也。不作爲逆也。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淫巧。非常詭怪。若宋人以玉爲楮葉。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之中。不可別知。類之類也。故曰以蕩上心。蕩。動也。○畢沅曰。注舊本詭衍之說字。今刪。○茆泮林曰。朱子謂。呂爲作僞。案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僞。朱子所見本爲月作僞。當近古。今同禮月令。是月之末。擇吉

日大合樂。樂以和民。故擇於是月下旬吉日。大合六樂。八音克諧。簫韶九成。周禮大胥司樂章。以樂
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大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此之謂也。
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視其樂也。是月也。
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纍讀如詩葛纍之纍。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
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畢沅曰。纍。月令作累。淮南作騾。淮南注。讀葛藟之藟。○○王引之曰。累牛騰馬。皆牡也。
與遊牝正相對。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十字當作一句讀。謂合牛馬之牡者。牝者於牧耳。皆在牧。不在廐也。
騰馬即騰駒。仲夏言遊牝別羣。則執騰駒。尤見騰馬與累牛皆指牡言之。謂之遊牝者。以時方通淫。聽其遊行。
因以名焉。而高誘曰。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則與游牝別羣之文不合。疏矣。犧牲駒犢。舉
書其數。舉其犢駒在犧牲者。皆簿領書其頭數也。○孫詒讓曰。注在當為任之誤。國人儺。九
門磔禳。以畢春氣。儺讀論語鄉人儺同。命國人儺。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

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氣盡之故曰以畢春氣也○畢
沅曰國人儺月令作命國難淮南作令國儺儺疑本作難故注讀從論語之儺同字疑後人所增區隅亦作漚
隅又一作歐隅○陳昌齊曰据注國字上當有命字月令作命國難○徐鼒曰說文難儺皆無逐疫之訓魑見
鬼驚詞高云擊鼓大呼有驚詞意則玉篇以魑爲驚歐疫癘之鬼者正說文之義是魑爲本字難儺皆假借字
矣○維遹案畢校語原作月令作命國儺淮南作令國難此疑倒誤覆案二書適得其反今改正此疑倒誤四
字爲校畢稿者旁記之文而混入其內今刪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
行是之令也十日日旬○畢沅曰月令無此句淮南有下同○劉師培曰注行是之令也當作行是月之令也
今說月字淮南時則訓作行是月令高說本之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
皆肅。國有大恐。行冬寒殺氣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肅蕀木不曲直也氣不和故國大惶恐也
○畢沅曰注行冬下舊本有令字衍今刪○陳昌齊曰王石臞云淮南注草木上疎曰肅蕀當爲疎按肅疎猶

蕭疏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夏炎陽之令。火干木。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山陵所殖不收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段玉裁曰。沈即霃之叚借也。沈行而霃廢矣。淫雨早降。○錢坫曰。淫叚爲霃。兵革並起。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而行其令。故多沈陰爲淫雨也。金爲兵器。故並起。○母維遹案。注秋金氣用事。又金爲兵器。金字原皆作並陰。孫先生云。注陰氣用事。又陰爲兵器。陰字並當從淮南注作金。金生水。故云水之母。金爲製兵之具。故云金爲兵器。季秋紀注云。秋金氣。水之母也。月令鄭注。陰氣用事。日本山井鼎考文引古本陰作金。仲春行秋令寇戎來征。鄭注。金氣動也。並其證。蓋金侌形近致譌。又轉寫爲陰耳。案孫先生說是。汪一鸞本正作金。今據改正。

季春紀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

利。莫不為害。順者利時。逆者害時。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精神內守。無所貪欲。故形性安。形性安則壽命長也。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盡也。平其無欲之情。不夭隕。故盡其長久之數。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諸言大者。皆過制也。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一○舊校云。一作翔。集於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

與爲精朗。陳昌齊曰精朗据下文當作精良○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夐明。集皆成也夐大也遠也此夐讀如詩云于嗟夐兮○畢沅曰韓詩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也。○畢沅曰舊校云養一作善案此段用韻善字非也○丁聲樹曰作善者是也蓋本作因善而長之揚行良長明皆複上文諸句之末字爲韻因善與長互倒後人以其非韻乃改善爲養遂與上文辭例不一律矣因智而明之。因依也明智也流水不腐。腐臭敗也戶樞不螻。○畢沅曰意林作不蠹○梁履繩曰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漏讀爲螻如螻蛄臭也此蓋言戶樞不至朽腐如螻蛄之氣耳後漢書華佗傳譬如戶樞終不朽本此○沈濤曰螻意林引蠹是也此句與上流水不腐爲韻此篇上文因輕而揚之數語下文鬱處頭則爲腫爲風數語皆用韻則此腐蠹亦韻也後漢書華佗傳譬如戶樞終不朽即此意螻字乃傳寫之誤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

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腫與風皆首疾。處耳則爲搧爲聾。皆耳疾也。處目則爲矇爲盲。矇眵也盲無見皆目疾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宋玉風賦引矇作蔑高誘曰蔑眵此注舊本皆作矇肝矇誤今從彼注改正善又云蔑與矇古字通亡結切眵亡支切○吳先生曰眵字不得以亡支爲切今選注作充支切是也孫引非處鼻則爲鼽爲窒。鼽齆鼻窒不通處腹則爲張爲疛。疛跳動皆腹疾○畢沅曰疛舊本作府誤也說文疛小腹疾此云跳動者詩小雅小弁云惄焉如擣釋文云本或作擣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此所訓正合○維遹案左成十年傳晉侯將食張如廁杜注張脹滿也處足則爲痿爲蹷。痿不能行蹷逆疾也○維遹案重己篇注痿蹷不能行蹷逆寒疾此注疑脫蹷寒二字輕水所多禿與癭人。禿無髮癭咽疾○畢沅曰所即處下放此○楊樹達曰說文七篇下疒部癭頸瘤也易林一坤之大過云瘤癭禿疥爲身瘡害亦以禿癭連言重水所多尰與躄人。腫足曰尰躄不能行也甘水所多

好與美人。美亦好也·辛水所多疽與痤人。疽痤皆惡瘡也·苦水所多尪與傴人。尪·突胷仰向疾也·傴·傴脊疾也·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烈猶酷也·重酒。重酒厚也·是以謂之疾首。疾首·頭痛疾也·○畢沅曰·疾首猶言致疾之端·注非是·○陶鴻慶曰·彊厚味·味字涉下句而衍·食無彊厚爲句·厚與酒爲韻也·又曰·是以謂之疾首·當作是之謂疾首·下文云·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此文亦當一律·以字即涉上句而衍·○孫先生曰·陶說是也·高注烈味云·烈猶酷也·正承彊字言之·又注重酒云·重酒(疑亦當作猶厚也·正承彊厚之厚言之·蓋食無彊厚·總言之也·烈味重酒·分言之也·若彊厚下著一味字·不相應矣·書鈔一百四十三引此文亦無味字·食能以時。身必無災。時·節也·不過差·故身無災疾也·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葆·安也·○維遹案·說文·葆·艸盛貌·此借爲寶·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本寶作保·是其例·書鈔一百四十二引此文亦作寶·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

以神氣。端正將養○陶鴻慶曰高注云將養也然食所以養形不以養神即謂養其神氣亦不得云養之以神氣也神疑神字之誤神即沖字之異文孫卿子非十二子篇沖澹作神禫是也文子上德篇云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將之以沖氣者養之以和氣也下文百節虞歡咸進受氣即指此言百節虞歡。○維遹案·虞娛古今字·書鈔引虞作娛·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

今世上下筮禱祠。○孫鏘鳴曰·上尚也·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于招·埻藝也·患射不能中·不知循轂精藝·而反修其標的·故曰何益於中也·○畢沅曰·舊校云·修一作循·招一作的·注埻舊誤作埻·梁仲子云·本生篇注云·招埻的也·外傳越語韋注云·藝射的也·于招蓋連文·○陳昌齊曰·注于字當是因正文而誤·非于招連文·維遹案·陳說是·本生篇注·招埻的也·類篇注·招埻藝也·並非于招連文·又案·說文墫射臬也·从土辜聲·讀若準·隸變作埻·周官司裘注·侯者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辜·謂之鵠·著于侯中·釋文·辜本亦作準·故淮

南原道篇注質的射者之準執也執爲埶之壞字埶與臬通康誥汝陳時臬多方爾罔不克臬說文臬射準的也此藝即左文六年傳陳之藝極杜亦注藝準也蓋埻與準藝與臬埶皆爲聲近通假字耳

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古之人治正性保天命者也不然則邪氣乘之以疾病使巫醫毒藥除逐治之故謂賤之也若止沸以湯不去其火故曰爲其末也

盡數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湯爲諸侯時也○維遹案漢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注湯相又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隋唐志均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輯本一卷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

身將先取。言不可取天下。身將先為天下所取也。○陶鴻慶曰。高注云云。則正文可取二字為贅複矣。此言天下不可取。如曰可取。必先取身。故曰可取身將先取。廣雅釋詁。取。為也。為亦訓治。取身猶言治身。指下文嗇其大寶。用新棄陳而言。下文云。凡事之本。必先治身。畢引舊校云。治一作取。然則一本作取者。正承身將先取而言。可知高注之非矣。○維遹案。御覽七百二十引作天下不可取。身將先取。可取二字不重。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嗇。愛也。大寶。身也。○舊校云。治一作取。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用藥物之新。棄去其陳。以療疾。則腠理肌脈遂通利不閉也。○畢沅曰。趙云。注非也。此即莊子所云吐故納新也。粱仲子云。淮南泰族訓呼而出故吸而入新。亦相似。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畢沅曰。孫云。御覽七百二十及作反。○俞樾曰。及字無義。呂氏原文當作終其天年。終古文止作久。故誤為及耳。孫氏星衍云。御覽作反。則又及之誤字。此之謂眞人。眞德之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王道成也。治其

身而天下治。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者。此之謂也。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聲善則響善也。善影者。不於影於形。形正則影正。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身正則天下治。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忒。差也。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體道無欲。故身善。行義則人善矣。行仁義於所宜。則人善之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樂服行君人無爲之道。則百官承使化職事也。○畢沅曰。注當云。則百官承化職事己治也。舊本有脫誤。○王念孫曰。据注。備讀爲服。萬民已利矣。君無爲則萬民安利。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民。以爲勝於天。○王念孫曰。勝猶任也。故下文曰勝天順性。○楊樹達曰。王說是也。古勝任音近。故戴勝亦作戴任。義曰利身。能行仁義。則可以利其身。君曰勿身。爲君之道。務在利民。勿自利身。故曰勿身。

勿身督聽。督正也正聽不傾聽也○畢沅曰舊本作傾不聽也訛今乙正利身平靜。行仁義故能平靜也勝天順性。無為而不欲故能順性也順性則聰明壽長。順法天性則聰明也虞書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之謂也法天無為故壽長久也平靜則業進樂鄉。行仁義則民業進而樂鄉其化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萬法賞罰分明故姦軌塞斷於不皇暇也○俞樾曰皇讀為惶謂姦邪閉塞不至惶惑也蜀志呂凱傳曰遠人惶惑是惶與惑同義字亦作遑後漢光武紀曰遑惑不知所之遑與皇古通用此又作皇也高紀注曰姦軌塞斷於不皇皇暇也殊不成義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君無道則敵國侵削其邊俘其民也論語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之謂也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內失撫民之行則鄰國賤之故曰名聲墮於外也若晉惠公背外內之賂殺李克之黨內無忠臣之輔外無諸侯之助與秦穆公戰而敗亡○畢沅曰趙云內失其行不能反道以善身故名聲墮於外也李克內外傳作里克古李里通用是故百仞之松。

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本根也。君亦國之本。商周之國。謀失於胷。商周二王之季也。胷猶內。令困於彼。彼亦外也。故心得而聽得。得猶知也。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事事必得之則功成名立。故功名得也。五帝先道而後德。五帝。黃帝高陽高辛堯舜。先猶向也。故德莫盛焉。德之大者無出於五帝。三王先教而後殺。三王。夏商周也。故事莫功焉。成王事之功。無過於三王。○畢沅曰。孫云。御覽七十七作三王先德而後事。故功莫大焉。○俞樾曰。高注未得功字之義。國語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管子小匡篇。辨其功苦。尹注曰。功謂堅美。荀子王制篇。辨功苦。楊注曰。功謂器之精好者。是古以堅美精好者爲功。本書誣徒篇曰。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亦以功苦對文。此功字義與彼同。事莫功焉。猶曰事莫善焉。正與上下文德莫盛焉。兵莫彊焉。同義。御覽引作功莫大焉。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耳。○孫先生曰。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當作三王先德而後事。故事莫功焉。御覽引作故功莫大焉者。不識功字之誼而妄

改也。（俞氏解功字最是。）五帝先道而後德。三王先德而後事。五伯先事而後兵。誼正一貫。德莫盛焉。正承先道後德言之。事莫功焉。正承先德後事言之。兵莫彊焉。正承先事後兵言之。若改作先教後殺。則文誼隔絕不相應矣。類聚十一引正作三王先德而後事。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故兵莫彊焉。兵之彊者。無彊於五伯者也。當今之世巧謀竝行。詐術遞用。遞代。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愈益。衆多。所事者末也。事治。夏后伯啟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有扈。夏同姓諸侯。傳曰。啟伐有扈。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此之謂也。○畢沅曰。夏后伯啟。舊本作夏后相。孫云。如果爲相。注不應但據啟事爲證。考御覽八十二帝啟事中引此作夏后伯啟。乃知今本誤也。然困學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宋時本已誤矣。盧云。案伯古多作柏。後人疑爲相。因幷誤刪啟字。六卿請復之。請復戰也。夏后伯啟曰。

不可。吾地不淺。（淺，褊。）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張，施。）鍾鼓不修。（修，設。）子女不飭。（不文飭也。○畢沅曰，飭與飾通。御覽二百七十九作飾。）親親長長。（長長，敬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服，從。）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亦由無闕者，可以論人。身有闕而論人，是爲自論也。○畢沅曰，趙云，欲必先自論，與上自勝下自知一例。注並非。）欲知人者必先自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當先自知，而後求知人也。）詩曰。執轡如組。（組讀組織之組。夫組織之匠，成文於手，猶良御執轡於手而調馬足，以致萬里也。○畢沅曰，注足以舊本作口以，訛。○維遹案，注馬口不誤。淮南主術篇云，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緩急之于唇吻之和。高注殆約此文。彼云唇吻，此云馬口，其義一也。畢改失之。）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

天下。審。實也。爲。治也。○維遹案。注實字當爲察。形近致誤。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穴而處之。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沈而居之。○劉師培曰。大水深淵成。當作水淵深。大成成均爲衍字。○維遹案。劉說是。功名篇云。水泉深則魚鼈歸之。逸周書大聚解云。泉深而魚鼈歸之。辭例正同。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成。茂。○吳先生曰。松柏成。成。當讀如盛。故注云。成。茂也。古成盛字多通。孔子見魯哀公。哀公。定公宋之子。蔣也。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夫人皆治堂以行禮。治國亦當以禮。故曰爲之堂上而已矣。○畢沅曰。說苑政理篇。家語賢君篇。俱作衞靈公問。寡人以爲迂言也。迂。遠。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

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論語曰君子求諸己故曰得之身者得諸人失之身者則失之人也○維遹案注下者字據許本增）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唯知反於己身者乎（反者大也○維遹案注大字疑爲本字之壞勿躬篇注反本也是其證）

先己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近者守之於身也）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索求也彌益也○維遹案注求下也字原作之譌今改從許本畢沅云注求下舊衍之字蓋偶失照耳）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

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釋亦去也巧故僞詐也）而游意乎無窮之次（次舍）事心乎自然之塗（事治也自然無也）

爲塗道也○俞樾曰高注曰事治也於義未得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獨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然則事心乎自然之塗猶曰立心乎自然之塗也心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天身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精明微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一道也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一生萬物萬物得一乃後成也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測盡極也○維遹案王念孫校本重知字是故知知一下文凡三見知一猶云得一審應篇注知猶得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息滅也豪士時之○陳昌齊曰據文義時當作附○孫詒讓曰陳校非也此之疑止之誤（詩小雅車舝篇高山仰止釋文云止本作之）時止猶言以時至也（毛詩大雅抑傳云止至也）○維遹案明刊呂覽纂之作至與孫說近然重己篇重生篇並注之至也雖不改字亦通遠方來賓不可塞也塞遏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收守

○畢沅曰・收疑當作牧・與韻叶・牧亦訓守・○洪頤煊曰・收當是默字之譌・言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以默守也・默字與上下文測息得服極惑革匿韻合・○維遹案・收當作牧・形似之譌・牧古讀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則失其韻矣・畢說是・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也・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一曰・若此人者不可得・○吳先生曰・不可得・猶云不可有・意謂無欲之人・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無慕於世・則世人不得而有之也・如此乃與下文不可量無不可服一貫・高注似失之・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離世不羣・量行也・○畢沅曰・量字亦疑誤・○陳昌齊曰・量字非韻・當爲墨字之訛・左傳貪以敗官爲墨・注云・汙暗不潔白・於義爲正・合注之行・字亦汙字之誤耳・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不可無威得威力服・○畢沅曰・注不可二字疑衍・蓋言無威而使威力皆服也・○李寶銓曰・即威武不可服・即威武不能屈之義・注非・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極・窮・○陳昌齊

日。動作上不得有可字。擧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惑。眩。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革。更也。〇畢沅曰。正文有脫字。〇維遹案。集下疑脫於字。上文皆四字爲句。此不應異。論威篇云。捷於肌膚。管子白心篇云。知於肌膚。辭例並同。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匿猶伏也。〇畢沅曰。注伏舊訛任。今改正。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任也。何物之不應。應。當也。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倦。罷。〇畢沅曰。復食二字未詳。〇梁玉繩曰。復食者。行遠而後食。不以中途飢疲索食也。俗謂馬劣者爲奔槽。〇陳昌齊曰。復食二字疑爲履險二字之訛。蓋履與復形近。食與險亦稍近也。〇維遹案。陳說似是。荀子哀公篇。歷險致遠。馬力盡矣。韓詩外傳卷二。歷險致遠。馬力殫矣。歷履古字通用。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爲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

悟。亡主若桀紂者也以罪爲在他人故殺僇是滅亡之道也而不自覺知也 多 三代之興王。以罪爲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日行其人民之功不衰倦以至於王有天下也○陶鴻慶曰功讀爲攻釋名釋言語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卽此功字之義此與上文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爲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相對成義猶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也高注云日行其人民之功不衰倦斯曲說矣 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殊異○王念孫曰智下疑脫愚字陶鴻慶說同 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防禦仇也○畢沅曰注疑有誤○劉師培曰蓋正文之禦係衍文高以禦仇釋防 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亂惑○畢沅曰主舊作王案下有賢主則此當作不肖主明矣今改正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賓禮 貴則觀其所進。進薦也堯薦舜舜薦禹傳曰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故曰觀其所進也○梁

玉繩曰。傳見晉語六。韓獻子之言也。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養賢也。行則行仁也。故觀之也。○畢沅曰。聽謂聽言也。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言則言道。○維遹案。治要引止作近。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不受非其類也。不爲諂諛。○畢沅曰。不受非分之財。不爲非義之事。喜之以驗其守。守。清守也。○劉師培曰。治要引注作守情守也。乃改情爲清。此因後人據形近之字妄改也。樂之以驗其僻。僻。邪。怒之以驗其節。節。性。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雖獨不恐。○李寶詮曰。特疑當作持。人當懼甚。或失其持守。注恐非。哀之以驗其人。人人可哀。不忍之也。○俞樾曰。人當讀爲仁。言哀之以驗其仁愛之心也。高氏不知人爲仁之叚字。乃曰人人可哀不忍之也。斯曲說矣。○劉師培曰。治要引人作仁。引注作仁人見可哀者。則不忍之也。後儒妄改正文其仁作其人。由是注文仁人二字亦易爲人人耳。苦之以驗其志。鑽堅攻難。不成不止。故曰以驗其志也。

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猶論量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相隱而揚長蔽短也○畢沅曰注短字舊闕今案文義補○維遹案畢補短字是許本姜本並有短字治要引同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孫詒讓曰郭當作郎郎廊古今字漢書東方朔傳累郎屋顏注云郎堂下周屋(司馬相如傳云高廊四注顏注云堂下四周屋也)韓非子十過篇云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論衡異虛篇述此事作廊門之危紀妖篇又作郭門之上危(郎誤爲郭與此正同)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依於郎門(戰國策衛策云客見魏王趨出至廊門而反姚宏校本作郭門誤與此同)郎門蓋即寢門門內外有周屋與塾相連屬故以爲名因之侍御近臣執事於門內外者謂之郎中韓子說疑篇云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又八經篇云郎中約其左右此門郎即謂左右近習之臣若作郭則在國門之外相去疏遠不當與交友故舊邑里並舉矣○孫先生曰孫校是也治要引正作

廓。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盡知之。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皆是雨也。○維遹案。淮南齊俗篇。襲此文作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濡汙古通。此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論人

五曰。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上君。下臣。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雜猶匝。無所稽留。運不止也。○畢沅曰。御覽二及十五俱作圜通周復無雜。此出後人所附益。不可信也。○王念孫曰。文選元皇后哀策文注引此。正作圜周復雜。何以說地道之方

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不能相爲。不能相兼。）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圜天道也。○孫鏘鳴曰。日字當重。此言日。下言月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躔。舍也。軫。南方鶉尾。角。東方蒼龍。行度所經也。○畢沅曰。趙云。二十八宿。始角終軫。軫角相接。注不分曉。）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精。日月之光明也。○孫鏘鳴曰。精疑謂星。說文。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故星以精言。○楊樹達曰。孫說是也。說文七篇上云。晶。精光也。从三日。又曐字从晶。省作星。實則晶乃星之初字。象形字也。曐則加聲符生字耳。此稱星爲精。正與說文晶訓精光。萬物之精。上爲列星。說合。）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藏。潛也。）雲氣西行云云然。（云。運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西行則雨也。○畢沅曰。注云運也。舊本作遊也。誤。今改正。○孫鏘鳴曰。）

雲氣西行與下文水泉東流相對成文不當有云云然三字疑是注文當云雲云云然運釋名雲猶云云衆盛
意也又言運也是也冬夏不輟輟止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休息也上
不竭下不滿水從上流而東不竭盡也下至海受而不滿溢也〇維遹案馬總意林注云滿當作
漏是也以漏與上文流休爲韻若作滿則失其韻矣小爲大重爲輕圜道也小者泉之
源也流不止也集於海是爲大也水逕也而重升作爲雲是爲輕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
無常處言無爲而化乃有乃有處也〇陳昌齊曰据注言常處下疑有乃有處三字有處者乃無處
也有處乃有爲也有爲則不能化乃無處爲也〇孫先生曰注乃無處爲也當作乃無處也爲字涉上而衍
以言不刑蹇圜道也刑法也言無刑法故蹇難也天道正刑不法故曰圜道也〇俞樾曰
刑蹇二字連文刑蹇與形倨同莊子山木篇曰君無形倨注曰形倨蹎礙之謂然則不刑蹇者不蹎礙也蓋引
黃帝之言而釋之曰帝無常處者以言不蹎礙也是圜道也應同篇引商箴而釋之曰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愼大篇引周書而釋之曰、以言愼事也。文法竝與此同。高注非是。○維遹案、俞說是。管子水地篇云、凝蹇而爲人。尹注、蹇、停也。停與躓礙義正相應。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居讀曰居處之居。居猶壅閉也。八虛甚久則身斃。虛、病。斃、死。故唯而聽唯止。聽則唯止矣。聽而視聽止。視則聽止矣。以言說一。一、道本。○陳昌齊曰、說一二字疑衍。以言二字連下讀。○維遹案、陳說非是。說與銳通。史記魯仲連鄒陽傳、以資說士。索隱引劉氏云、讀說爲銳。說士、銳士。是其例。左哀十一年傳、子羽銳敏。杜注、銳、精也。文子上德篇、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然則以言說一、猶云專精於一官。注乃逆探下文爲說。一不欲留。留運爲敗。留、滯。圜道也。一也齊至貴。道無匹敵、故曰至貴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擬孫廷尉詩引作一也者至貴也。○孫先生曰、選注引是。齊即者字之誤。齊者草書形近。高注專釋一字、正文無齊字明矣。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道無形、其原始終極。

莫能知之。道生萬物。以爲宗本。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舊校云。令一作全。正一作生。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官職。職官之長。○畢沅曰。注似當作官職百官之職。日夜不休。宣通下究。宣。徧布也。瀸於民心。遂於四方。瀸。洽。遂。達。○畢沅曰。注舊本作遂達。訛。今改正。○維遹案。許本姜本正作遂達。還周復歸。至於主所。圜道也。令圜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壅矣。不可者。能令之可。不善者。能令之善。化使然也。皆通之。故曰無所壅。無所壅者。主道通也。言納忠受諫。臣情上達。無所壅蔽。是爲君之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危之所定也。君者法天。天無私。故所以爲命也。賦命各得其中。安與危無怨憾。故曰定也。○畢沅曰。正文安下舊本衍之字。今刪。人之有形體四枝。○維遹案。姜本枝作肢。古字通用。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者。痛恙也。手足必知其

處所．故使之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不能相使．則形體疾也．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不可得而使．則國亂．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不若無臣．主也者使非有者也。湯使桀臣．武王使紂臣．皆非其有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正．○李寶詮曰．立官必使之方．承篇首而言．即主執圜．臣處方也．○維遹案．書鈔四十九引無高字．臣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隱．私也．君臣上下無私邪相壅蔽之．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肎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肎與其子孫也．方正不私邪之謂也．○俞樾曰．如高氏意．則謂堯舜傳賢而不傳子．猶立官之不私邪耳．大失呂氏之旨矣．本篇名曰圜道．其大旨以爲主執圜．而臣處方．故上文曰．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此文立官必使之方．即承上文而言．猶若者猶然也．誣徒篇曰．雖不肖者猶若勸之．蕩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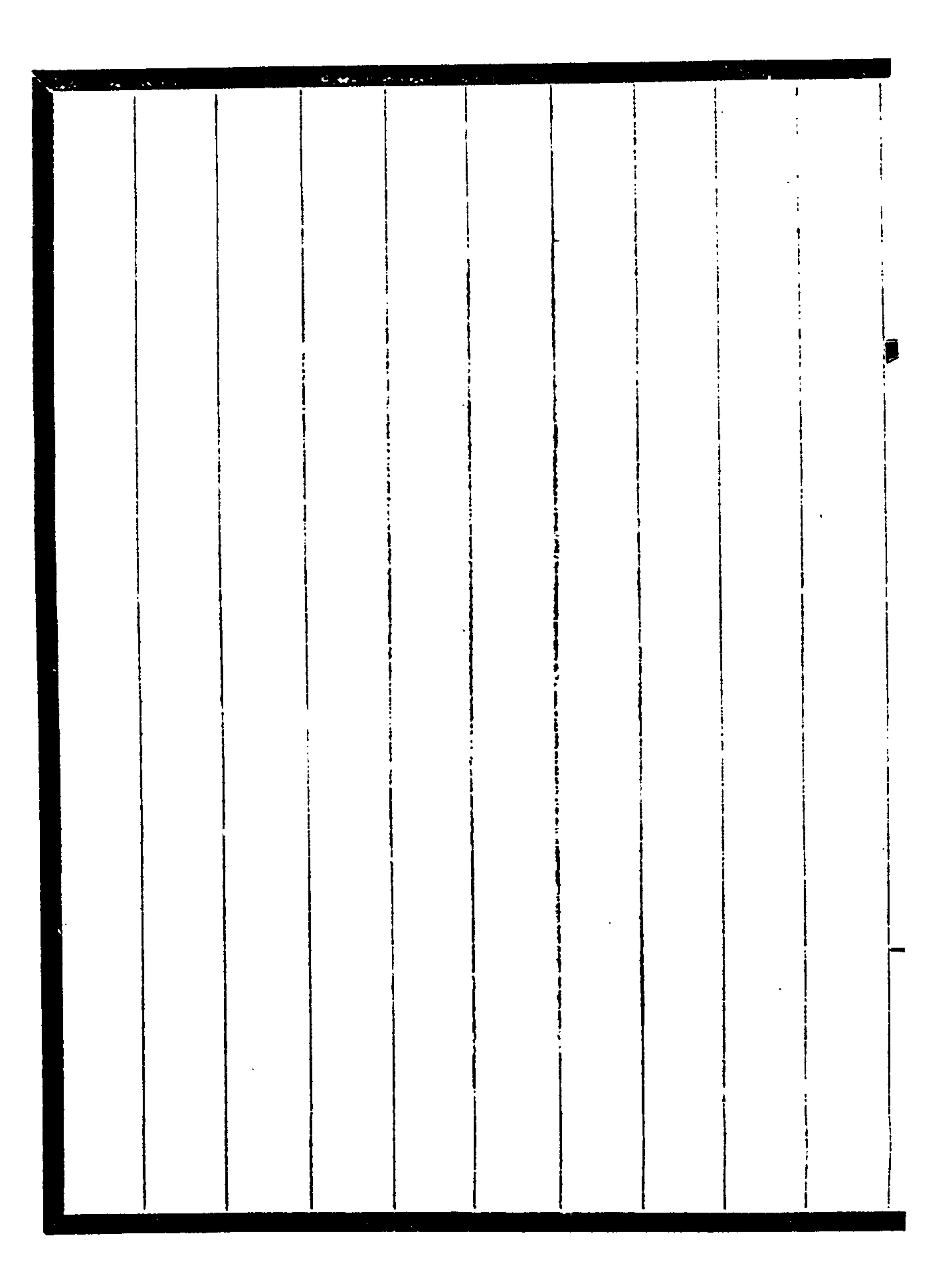
篇曰：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凡言猶若，竝與猶然同義。此言堯舜不以天下傳之子孫，而其立官也猶然必使之方。下文曰：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此正見其與堯舜相反。堯舜不爲子孫計，而立官猶必使方；今世人主無不爲子孫計，而爲立官反不使方，故爲所欲遠而所知近也。又曰：高氏訓方爲正，亦未合。方與圜對，下文曰：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所謂方也。正字之義，未足以盡之。

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父死子繼曰世。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自傳子孫，冀世世不失，是其所欲者之遠也。子孫不肖，驕淫暴虐，必見改置，不得長久，是其所知者之近也。

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各守其聲，以成和，故曰其分審。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受亦應也。○畢沅曰：舊本脫無字，則

義相反。今依上文補之。注也字舊作之。亦改正。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主。孫鏘鳴曰。以待主以下疑有此字。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與下文以此治國。以此備患文正一例。患無由至矣。不。畢沅曰。患字本亦有不疊者。今從許本汪本。

圜道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四

榮成許維遹學

孟夏紀第四　勸學　尊師　誣徒　用衆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畢沅曰：淮南天文訓：畢，魏之分野。與此注不同。○維遹案：注秦字，王念孫校本據有始覽注改作趙字。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宿，楚之分野。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畢沅曰：注婺女北方宿，舊作南方，訛。淮南作須女，吳。此與季冬紀注皆云越，不同。○茆泮林曰：朱子謂呂作旦須女中，今本作婺女。其日丙丁。其帝炎帝。丙丁，火日也。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為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爲火德之帝。其神祝融。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爲高辛

氏火正，死爲火官之神。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鱗散而羽，故曰其蟲羽。羽蟲鳳爲之長。徵，火也，位在南方。律中仲呂。其數七。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也。故曰仲呂。五行數五，火第二，故曰七。〇畢沅曰：舊本在中作其中，旅陽作類陽，成功二字脫，在下作其數成功。五梁仲子據初學記所引改正。五行數五，亦據前後文改。其性禮。其事視。〇畢沅曰：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爲衍文。〇茆泮林曰：朱子不云呂有此語，唯唐明皇御刊定月令有之，疑即原本呂氏。此則經後人刪改未盡者耳。抑或呂本傳鈔時因唐月令竄入，不得但依禮月令校正，謂爲衍文。〇俞樾曰：既前後皆無此文，何由而衍？蓋五行分配五常五事，自古有此說。竊疑呂氏原文每紀皆有之，後人據月令刪去，而孟夏紀尙存此二語，則刪之未盡者耳。正可藉以考見呂氏之舊，未可反以爲衍也。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火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吳回。回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也。肺，金也。祭禮之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〇畢沅曰：注吳回舊作吳國，訛，今改正。〇維遹案：注神下脫一

死字。祭禮之先進肺。當作祭祀之肉先進肺。淮南注可證。孟冬紀注云。祭祀之肉先進腎。其比亦同。螻蟈鳴。丘蚓出。螻蟈。蝦蟆也。是月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丘蚓從土中出。○畢沅曰。注丘蚓下。舊本有蝦蟆二字。乃衍文。今刪。王菩生。苦菜秀。菩或作瓜。瓠瓜也。是月乃生。爾雅云。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者也。○畢沅曰。王菩舊本并注皆訛作王善。案月令王瓜生。注云。今月令云。王萯生。此書必本作菩。古菩萯通用。郭璞注穆天子傳云。萯今菩字音倍。集韻。音蓓。與萯通。此書劉本疑王善誤。徑依月令作王瓜生。并改注云王瓜即今栝樓也。大違闕疑之義。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南鄉堂。左个。東頭室。乘朱輅。駕赤騮。順火德也。騂馬黑尾曰騮。○維遹案。注德當作色。說見下。尾爲髦之壞文。當云。騂馬黑髦曰騮。爾雅釋畜郭注。騮。赤色黑鬣。玉篇作赤馬黑鬣。廣雅云。鬣。髦也。是髦與鬣義同。淮南云。乘赤騮。下缺注。御覽八百四十一引淮南注云。騮。赤馬黑髮也。髮亦當爲髦譌。並其證。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皆赤。順火也。○維遹案。注火下疑奪色字。淮南注有色字。本書孟春紀注。順木色

色也。孟冬紀注。玄黑。順水色。並其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菽。豆也。觕。大也。器高大以

象火性。○維遹案。觕當作觕。形近而誤也。史記夏本紀。擾而毅。集解引徐廣音義云。擾一作柔。擾各本譌作擾。

正與此同。說文。觕。長兒。从角。爿聲。讀粗觕。故高氏引申爲大。說文無觕字。玉篇。觕。咼欲切。牴人也。義與此異。

是月也。以立夏。春分後四十六日立夏。立夏多在是月。先立夏三日。太史

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太史說。在孟春。以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

天子乃齋。說在孟春。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

迎夏於南郊。南郊。七里之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還從

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之謂也。無不欣說。咸賴其所賜。○茆泮林曰。禮月令作

還反行賞。封諸侯。朱子謂。呂無行諸字。反作乃。今本無諸字。有行字。及乃命樂師。習合禮

樂。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樂所以移風易俗。蕩人之邪。存人之正性。故命樂師使合習之。命太

尉。贊傑儁。遂賢良。舉長大。命使贊白也千人爲俊萬人爲傑遂達也有賢良長大之人皆當白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於子之鄉有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秀出於衆者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而臯之此之謂也〇畢沅曰注白達舊訛作自達又於子之鄉作於天子之鄉聰慧質仁作聰慧質直仁齊語無天字直字今皆刪正〇臧庸曰大尉當作大封淮南子時則訓依漢制改大封爲大尉漢傳禮記從之俗本呂覽又同月令作尉朱子儀禮集傳集注云呂尉作封今據此改正案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大封而辯於西方故使爲司馬此後世因名司馬爲大封也考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是大尉即漢之司馬淮南改呂覽以從漢制不作司馬而作大尉者以漢初官制因秦未革至元狩四年改制而淮南王以謀反誅在元狩元年已不及見矣〇維遹案注千人上疑奪材過二字孟秋紀云簡練桀儁注材過萬人曰傑千人曰儁淮南注雖脫下句亦有才過二字並其證矣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直也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隳。

象陽長養物也。○畢沅曰：蹏，月令作墮，釋文云：又作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所以順陽氣。是月也，天子始絺。絺，細葛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此之謂也。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勞，勉；勸，教；使民不失其時。○畢沅曰：月令勞農上有爲天子三字。命司徒循行縣鄙。縣，畿內之縣。縣，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司徒主民，故使循行。命農勉作，無伏于都。伏，藏；都，國。○畢沅曰：月令伏作休。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爲天物也。農乃升麥。升，獻。○畢沅曰：月令作農乃登麥。升猶登也。舊本作收，今據注定作升。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麥始熟，故言嘗。彘，水畜。夏所宜食也。先薦寢廟，孝之至。是月也，聚蓄百藥，穈草死。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穈草，薺亭歷之類。○畢沅曰：穈，月令作靡。麥秋至，斷薄刑，決小辠，出輕繫。是月陽氣盛於上，及五月陰氣伏於下，故斷薄刑，決小辠，順殺氣也。輕繫，不及

於刑者解出之。○茆泮林曰。朱子謂呂無決小罪出輕繫句。案高注當有。疑朱子所見本脫去。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均。平也。桑多稅多。桑少稅少。○茆泮林曰。禮月令作蠶事畢。朱子謂呂無此三字。今本反增一字。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春醞也。是月天子乃與羣臣飲酒作樂。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行此之令也。旬。十日也。十日一雨。三旬三雨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水生於金。故苦雨殺穀不滋茂也。四境之民。畏寇賊來。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壞其城郭。蓏時逆行之徵也。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繼長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啓蟄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暴疾之

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

孟夏紀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忠不孝·故君父不得其所欲也·不仁不慈·故臣子不得其所願也·不知理義。生於不學。生猶出·○維遹案·理義原作義理·畢沅云·義理亦當同上文作理義·案許本正作理義·治要引同·今據乙轉·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學者師道通達其義·而有材秀·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是則聖人矣·故曰吾未知其不

爲聖人也。○陶鴻慶曰。師達卽誣徒篇所謂達師。言師之通達者也。高注云。學者師道通達其義。非本篇之旨。

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矣。理。治。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重。尊也。德大行。可順移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言道重人輕。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曰不爭輕重尊卑。○陳昌齊曰。注缺貧富二字。當据正文增。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易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趨也。○劉先生曰。疾當訓力。疾學猶力學也。荀子書中疾皆訓力。呂氏春秋作者多荀子弟子。故用字多與荀子同。尊師篇疾諷誦。注疾力。是其誼矣。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魁大之士。名德之人。

○俞樾曰。名亦大也。禮記禮器篇。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國語魯語。取名魚。韋注曰。名魚。大魚也。然則名人猶大人也。正與魁士一律。安死篇曰。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此言魁士名人。猶彼言名丘大墓矣。高氏注戰國策秦策賂之一名都曰。名。大也。然則名之為大。高氏固有此訓矣。乃此注以為名德之人。殊失其誼。○吳先生曰。俞說非也。季春紀。名士。注云。名德之士。二注正相應。彼以名為大者。蓋大則有名。故以名為大。此乃展轉訓釋之一例。義各有當。無取互易也。

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信。從也。言從則其道見講論矣。○王念孫曰。下注云。論。明也。較此注為長。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當求師。而反召師。亦不宜化師之道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案周易釋文。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此注所引。從或本也。又而反召師。舊本師訛也。今改正。自卑者不聽。言往教之師。不見聽也。卑師者不聽。謂召師而學。亦不聽師言也。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

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言愈遠於尊也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維遹案行下疑當有之字方與上文而以彊教之句法一律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腐爛必臭懷而欲其香入水必濡而惡之皆不可得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舊校云一作本。凌曙曰易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釋名兌物得備足皆喜悅也文心雕龍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咨悅懌據此知為師者必先得學者之歡心而後其說乃可行也故易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硾沈也能沒殺人一何拯之有畢沅曰舊校拯一作承案拯承通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救治也堇毒藥也能毒殺人何治之有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

在於行義。行尊道貴德之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者不臣師。是位尊也。○畢沅曰。孫云。以上下文參校。義立當作義行。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不敢驕侮輕慢師道。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天子朝師。尊有德。故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師道與天子遭時見尊。不可必常也。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要求也。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爲師如是。不見尊之道也。故曰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曾點曾參父也。詩云。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此之謂也。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畏猶死也。○劉師培曰。蓋死上挩畏字。當云畏猶畏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猶尊父。則師不爲之愛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勸學。一曰觀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姓。諸名也。大撓作甲子。○畢沅曰。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悉諸。新序雜事五引呂子作悉老。大撓作大眞。人表作大塡。○李慈銘曰。新序作悉老。予謂者諸字通。此因者誤爲老耳。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畢沅曰。舊本無支字。校云。一作友。則於文無所麗。孫據御覽四百四所引補支字。與莊子漢書人

表皇甫謐高士傳皆合此貴生篇作子州友父稽康高士傳亦同見御覽五百九此即舊校者所據本也○維遹案治要引亦作子州支父

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

○畢沅曰新序作執○維遹案治要引作華

湯師小臣。

小臣謂伊尹○李慈銘曰注小臣謂伊尹新序引呂子同子謂以伊尹謂小臣己甚不辭而呂氏此處所舉十聖六賢之師皆人名何伊尹獨以小臣稱疑小當是卜字之誤卜臣即卜隨耳臣有隨義音亦通轉湯師卜隨正與上文堯師子州支父舜師許由一例墨子尚賢下篇有湯有小臣語然其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下篇又曰伊尹為莘氏女師僕皆以伊尹與舜及傅說並言此處湯有小臣則與禹有皋陶文王有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並言則小臣亦是誤字未必指伊尹也楚辭天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小臣謂伊尹此言伊尹本為有莘之小臣耳高誘蓋因此而附會○維遹案古書多稱伊尹為小臣齊侯鎛鐘云伊小臣者伊尹也雖離俗篇有湯伐桀因卜隨而謀之語李說終難定耳

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

○畢

沅曰・新序有隰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狐偃也・隨會・范武子○畢沅曰・隨會在文公後・此與說苑尊賢篇・晉文侯行地登隧・隨會不扶・皆記者之誤也・梁伯子云・列子說符・又以隨會與趙文子竝時・亦非・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子桑也・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縣大夫○畢沅曰・舊本尹作申・訛・其名多不同・當染篇作沈尹蒸・察傳篇作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莖・此又作巫・新序作竺・渚宮舊事作沈尹華・文皆相近・○維遹案・治要引作沈尹筮・與察傳篇同・至渚宮舊事作沈尹華・攷之去宥篇・乃楚威王臣・當是二人・不得誤竝爲一也・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楚郢人・○畢沅曰・注郢舊本訛作鄞・今改正・說見當染篇・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維遹案・治要引聖下無人字・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陶鴻

慶曰。奚由至。即承上至於帝至於聖而言。下云。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即申說此義。言。五帝三王所以不可復見於今也。高注云。至於道。下注云。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所以絕滅。皆失之。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意林作耳有所聞。不學而不如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如盲。馬氏蓋以意節之耳。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畢沅曰。新序爽作喑。孫云。御覽三百六十六作其言曲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闇行妄發之謂狂。○畢沅曰。孫云。御覽作其知暗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畢沅曰。御覽能益上有爲字。新序能益下有之字。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敗。毀也。子張魯

之鄙家也。鄙小。○梁玉繩曰。子張陳人。而以爲魯者。張氏顓孫。通志氏族略三。謂出陳公子顓孫。左傳莊二十二年。顓孫奔魯。張蓋其後。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廥人也。○畢沅曰。注廥疑與儈通。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畢沅曰。墨子書弟子有高石子。不見此二人。○孫詒讓曰。墨子耕柱篇。有縣子碩。碩石字通。卽此人也。畢殊失攷。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虐。爲鄉曲人所斥也。學於子墨子。墨翟。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狡。猾。○梁玉繩曰。通志氏族略五。索盧複姓。又曰。范書獨行傳。有索盧放。章懷注。索盧複姓也。蔡雲說同。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畢沅曰。此注末有一作篇滑四字。當出舊校者之辭。但滑字各書或作骨。或作屈。黎字或作氂。或作釐。至禽字各書俱同。未見有作篇者。墨子耕柱篇。有駱滑氂。好勇。聞鄉有勇士。必殺之。墨子謂非好勇。是惡勇。則非墨子弟子也。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

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無鬼神也。故曰得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營。惑。疾諷誦。疾。力。謹司聞。司。候。〇畢沅曰。司古伺字。〇孫詒讓曰。司聞義不可通。聞當爲閒。國語吳語云。以司吾閒。韋注云。閒。隙也。謹司閒。謂司候師閒隙而問業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云。問隙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觀驩愉問書意。視師歡悅。以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不自干逆力學之志。退思慮。求所謂。求所思慮。是而行之。〇李寶詮曰。退而思慮。求師所言之道。所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也。時辨說以論道。辨別道之義理。不苟辨。必中法。不苟口辨。反是爲非。言中法制。得之無矜。失之無慙。矜。自伐。無慙。慍也。必反其本。本。謂本性也。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貴。尚也。〇畢沅曰。所謂養志是也。〇維遹案。養心之術。見荀子修身篇。畢說不可從。

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四時之節。○舊校云。時一作祟。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唐隄以壅水。圃。農圃也。樹。稼也。○王念孫曰。唐即場之假借。唐圃。場圃也。周禮。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織葩屨。○畢沅曰。葩疑萉字之誤。說文。萉。枲實也。或作蕡。蓋萉屨。即後人所謂麻鞵耳。案晏子問下篇。有治唐圃考菲履之語。萉音與菲亦相近。益明爲萉字無疑。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事。治也。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水。故言入也。有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愼駕御。○舊校云。愼一作順。適衣服。務輕煗。臨飲食。必蠲絜。蠲讀曰圭也。○舊校云。絜字一作祭。○梁履繩曰。周禮秋官蜡氏注。蠲讀吉圭惟饎之圭。士虞禮注引詩曰。吉圭爲饎。疏云。毛詩潔蠲爲饎。鄭從三家詩。故不全。釋文。蠲。古玄反。舊音圭。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畢沅曰。翔。與蹌同。必嚴肅。

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論明。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師所行。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戾也。叛換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畢沅曰。注以換訓叛。換易也。詩卷阿伴奐。徐邈音畔換。箋云。自縱弛之意。學者以己臆見易師之說。即是自放縱叛其師也。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賢明。君子不與交友。不與背叛之人為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以仁義利之。教然後知。故曰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成身遂為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陳昌齊曰。注君子下當有學字。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

可以爲天下正矣。天下正者，正天下也。○王念孫曰：正，長也。君守篇：可以爲天下正。高注：正，主也。較此注爲長。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太學，明堂也。○維遹案：正文太學原作太廟。陳昌齊云：据注當作太學。案陳說是。許本、姜本、張本、李本並作太學，今據改。

尊師

四曰：達師之教也。達，通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塞，斷也。理義之

術勝矣。術。道也。勝。猶行也。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〇畢沅曰。舊云。此篇一名詆役。凡篇中徒字皆作役。徒與役與。謂弟子也。案此段疑非高誘之文。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〇維遹案。得下於字。疑因上文而誤衍。下文云。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文例正與此同。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久。長也。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子華子。古之體道人。樂其所以王。故得王。湯武是也。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樂其所以亡。故得亡。桀紂是也。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幾。近也。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嗜猶樂。樂行理義。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

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嗜理義則獲福。嗜暴慢則獲禍。故曰禍福亦不同。

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陰喜怒無處。晏陰。喻殘害也。處。常也。○陶鴻慶曰。說文。晏。天清也。文選揚雄羽獵賦。天清日晏。晏陰猶言晴陰。故與喜怒並言。高注非是。

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肎自非。謂若桀紂罪人。愎過自用。不可證移。愎。戾。證。諫。○俞樾曰。高注訓證爲諫。則其字當作証。說文言部。証。諫也。戰國策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高注曰。証。諫也。本書知士篇亦誤作證。是其例矣。畢氏校本於知士篇已改作証。而此文猶未訂正。偶未照耳。○維遹案。俞說是。王念孫校本亦改證爲証。注同。

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毆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見權勢及富厚者。故不論其材行。阿意諂之。恐不見及。○陳昌齊曰。親字據注當是衍文。○王引之曰。權親勢當作親權勢。親權勢。有富厚。相對爲文。俞樾說與陳同。

弟子居處

修潔。身狀出倫。倫，匹。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幾，近也。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弟子欲去，則冀終其業，且由豫也。居則不安。居，近也。苦其惡不安也。○吳先生曰：注居，近也。近當爲止。止與去對文。慎人篇手足胼胝不居，注居，止。是其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愧，慙。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悲，悼。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造，作。○俞樾曰：按兩句傳寫互易。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與上文此師徒相與異心也，文義相屬。人之情惡異於己者，與下文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文義相屬。當乙正。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廢，失。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徒，謂弟子也。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

也。情，理也。○畢沅曰：朱本也作矣。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所施於人者，人所樂也，故曰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體，行也。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苦讀如鹽會之鹽。苦，不精至也。功，名也。欲得為名。○畢沅曰：注舊作監，訛。此以鹽惡訓苦，但會字未詳，亦恐有訛。精至即精緻。其云功名也，誤。功與苦相反，與下文淺深一例。齊語云：工辨其功苦。注云：堅曰功，脆曰苦。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欲人謂之學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譙詬猶禍惡也。○畢沅曰：譙詬疑即賈誼疏之奊詬，謂遇之不如其分也。彼注云：無志分。此注云：禍惡。亦各以意解耳。舊校云：譙一作護，更難通。○王紹蘭曰：畢氏據賈誼疏正譙為奊，是矣，而未盡也。其解賈疏為遇之不如其分，與師古無志分之說同，為望文生義耳。說文矢

部。奊頭衺。䯛奊態也。从夨。圭聲。(胡結切)骨部。䯛。骨耑䯛奊也。从骨。丸聲。(於詭切)韵會四紙引䯛篆作䯛。骨耑䯛奊也。从骨九。疑从九者爲是。九亦聲。奊䯛䯛奊皆雙聲。其義也。爲衺曲不正。非九者不爲如分及無志分之謂。且於詬字文義亦不相貫。而呂書又無由誤奊爲譙也。蓋字本作謑。長沙省文作奊。言部。謑。恥也。(胡禮切)謑。謑或从奊。詬。謑詬恥也。是謑爲謑之或字。謑詬連文亦雙聲。其義爲恥。故賈誼曰頑頓亡恥。奊詬亡節。(賈子階級篇。借苟爲詬)奊詬承恥爲義。此即許義所本。足以互相證明。至不韋書則但言謑詬之大意。草木無知之物。人無緣謑詬恥之。彼亦何能謑詬恥人。所謂草木謑詬遇之。亦謑詬報人者。猶莊子所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則陽篇)是其義也。雞狗牛馬微有知之物。人亦無緣謑詬恥之。彼又何能謑詬恥人。所謂雞狗牛馬謑詬遇之。亦謑詬報人者。猶晏子所謂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內篇雜下)是其義也。高注以謑詬猶禍惡者。蓋謂五行傳艸木之妖。雞狗牛馬之歔歟。譙說文作謑。舊校云。一作護。謑與護形竝近。謑而致譌。校注謂護更難通。似未照奊本从言作謑矣。又況乎達師與道術

之言乎。達·通也· 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不中·不正也·不專·不壹也·○俞樾曰·中讀爲忠·古字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竝段中爲忠·是其證也·遇師則不中·言其事師不以忠誠也·高注以不中爲不正·非是·○吳先生曰·高注非·俞說亦非·不中之中·當讀爲得·(見周禮注)·不中猶云不相得·下文用心不專·好之不深·問事前後相悖·皆足與不中之義·互相發明·如讀中爲忠·則是不欲學·非不能學也·既妄改字·於義又違·殊失之矣· 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不心好之·故不能深·就業不疾速也· 辯論則不審。不能明是非· 教人則不精。教·效也·效人別是非·不能精核· 於師慍。慍·怒也·不能別是非·故怨於師·○王念孫曰·於師慍當作慍於師·注怒爲怨字之誤·○陶鴻慶曰·慍字當在於師上·慍於師·與下文懷於俗·羈神於世·句法一律·高注云云·正順文解之· 懷於俗。懷·安也· 羈神於世。羈·牽也·神·御也·世·時也·○畢沅曰·蓋謂其精神縈擾於世務而不能脫然也·注訓神爲御·未詳·○陳昌齊曰·神疑作紳·蓋紲或作紳·因訛

絏爲神。左傳。臣負羈紲是也。劉熙釋車云。紲。制也。牽制之也。於注訓御之義亦合。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矜大其權勢。好爲尤過之事。湛沒於巧詐之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昏。迷。惑。悖也。問事則前後相悖。悖亂。以章則有異心。心猶義也。○維遹案。舊校云。章一作軍。非。文心雕龍章句篇謂。積句而成章。章總一義。與注相會。以簡則有相反。反。易。○舊校云。簡一作文。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離。別。事至則不能受。受猶成也。此不能學者之患也。患。害也。

誣徒○一曰詆役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跖。雞足踵。喻學者取道衆多。然後優也。跖讀如捃摭之摭。○畢沅曰。淮南說山訓。數千作數十。注取道舊本作、

之道。亦從彼注改。〇維遹案：御覽六百七引數千亦作數十，與淮南同。雖不足，猶若有跖。食雞跖衆而後足也，若有博學多藝，如食雞跖，道乃深也。〇畢沅曰：正文難曉，注重釋上文，於此句殊不比附。竊疑正文不字乃衍文，謂雖足而猶若有跖未盡食者，此則學如不及，唯恐有聞，爲足以形容好學者貪多務得之意耳。〇李寶洤曰：言齊王食雞以跖爲美，善學者亦當如其愛雞跖，必數千乃足，即不足數千，猶必有跖之可取。此以跖喻學之精者。注未明，畢本校注亦非。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亦有長短。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故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病，困。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尚，上也。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桀作瓦，紂作胡粉，今人業之，尚可取之一隅。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不可爲者，不可施也。〇陳昌齊曰：不可不

爲据注及前後文義皆當作不可爲○陶鴻慶曰據高注云云是正文不可不爲上當有不可爲三字而寫者脫之辯議不可爲不可不爲皆起下文也下文云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此言辯議不可爲也又云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此言辯議不可不爲也人各有長材不偏廢凡以明用衆之旨耳如今本則義不完又與注文不相值矣○維遹案陶說是

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陳昌齊曰二教字皆當作敎○劉師培曰上教字下挩大辯二字○維遹案劉說是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被褐在外衣錦盛內故不可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

之謂也。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欲以楚人戎言。戎人楚言。化移之。○劉師培曰。意林引以爲作化成。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粹純。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黃帝帝嚳顓頊帝堯帝舜也。○畢沅曰。注女媧當在神農前。○梁玉繩曰。三皇五帝之名。先儒所稱不一。然三皇列女媧。五帝無少昊。俱未安。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己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失本能有安定之居也。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孟賁。古大勇士。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烏獲。有力人。能舉千鈞。○畢沅曰。注千鈞舊本誤作千金。今據前重己篇注改正。○維遹案。許本姜本張本不誤。以衆視無

畏乎離婁矣。離婁。黃帝時明目人。能見鍼末於百步之外。○婁。梁玉繩曰。離婁能見鍼末於百步之外。語見淮南原道。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堯舜。聖帝也。言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功。衆知之中。必有與聖人同。故曰無畏於堯舜也。○畢沅曰。注功疑當作巧。○維遹案。注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功。語見淮南說林篇。淮南功作巧。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淮南記曰。萬人之衆無廢功。千人之衆無絕良。故人君以衆爲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齊之邊境。不以孟賁爲患者。衆也。○維遹案。史記孟子荀卿傳。謂田駢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有所論焉。漢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楚魏之王。辭言不說。不以善辭爲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用衆。一作善學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五

榮成許維遹學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侈樂　適音　古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五月。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宿，韓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也。○畢沅曰：淮南天文訓亢爲鄭之分野。）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竹管音中蕤賓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小暑，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蜋於是生。螳蜋一曰天馬，一曰齕疣，兗州謂之拒斧也。○畢沅曰：注齕疣，月令

正義鄭荅王瓚問作食肬俗本作食朓誤淮南注作齒肬當是脫其牛耳初學記引此注作正作齔疣又云充豫

謂之巨斧。鶪始鳴。反舌無聲。鶪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

磔之於棘而鳴於上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伯舌也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承

上微陰伯趙起於下後應陰故無聲○畢沅曰注陽發於上初學記作陽散於上又磔之句作乃磔之棘上而

始鳴也案辨反即偏反古辨偏通○維遹案爾雅釋鳥鶪伯勞也郭注似鶷鶡而大郝疏鶪鶡即反舌鳥今伯

勞純黑色似鶷鶡而大其飛縱其鳴鶪鶪喜食蟲故高誘有殺蛇之說今未見也天子居明堂

太廟。明堂南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養壯狡。壯狡多力之士養之慎陽施也蓋所

謂早則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畢沅曰壯狡月令作壯佼此書聽言篇作壯狡禁塞篇作壯佼二字通鄭詩

狡童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亦作狡字○梁玉繩曰注蓋所謂二語出越語是月也。命樂師。

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師樂官之長也鞀鞞所以節樂也故修之琴瑟管簫所以宣音也故均平之管六孔似篪簫今之歌竹簫也○畢沅曰注管六孔似篪舊本作一孔似遽訛今據廣雅改正○茆泮林曰朱子謂呂無是月也及鼓字案高注無鼓字今同禮月令○維遹案注首脫一樂字孟春紀命樂正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其比正同高注十二紀多有此例執干戚戈羽。干楯戚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翿舞者執之以指麾也春夏干戚秋冬羽籥調竽笙壎篪。竽笙之大者古皆以瓠爲之竽三十六簧笙十七簧壎以土爲之大如鴈子其上爲六孔篪以竹大二寸長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橫吹之聲音上和故言調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此之謂也○畢沅曰壎篪月令作笆簧注竽笙之大者舊脫者字今補郭璞注爾雅大笙云十九簧小笙十三簧廣雅但云笙十三管今此云十七簧恐字誤○桂馥曰宋書樂志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然則高所云十七在十九十三之間笙正月之音陽聲也故三七九皆奇數○維遹案注以竹當作篪以竹爲之今本脫爲之二字則文義不足飭鍾磬柷敔。鍾金

磬。石。柷如漆桶。中有木椎。左右擊。以節樂。敔。木虎。脊上有鉏鋙。以杖擽之。以止樂。樂以和成。故飭整之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一。故言百。能興雨者。皆祈祀之。雩。旱祭也。帝。五帝也。爲民祈雨。重之。故用盛樂。六代之樂也。○王念孫日。注盛樂下。當據淮南注。更增盛樂二字。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縣。畿內之百縣大夫也。祀前世百君卿士功施於民者。雩祭之。求福助成穀實。○畢沅日。祭字衍。月令無。注百縣舊作百辟。訛。今改正。農乃登黍。登。進。稙黍熟。先進之。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雛。春鷚也。不言嘗雛而言嘗黍。重穀也。○茆泮林日。禮月令作乃以雛嘗黍。朱子謂。呂雛作雞。今本作雛。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含桃。鸎桃。鸎鳥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先致寢廟。孝而且敬。○梁玉繩日。含桃無鸎含之說。字亦不作鸎。鄭注。櫻桃也。釋文。含又作函。初學記引高注云。含桃。櫻桃。爲鳥所含。故日含桃。亦與今本異。宋張淏雲谷雜記引此注作嬰桃。○凌曙日。爾

雅楔荆桃注今櫻桃說文果名櫻桃皆作櫻與高誘不同王維敕賜櫻桃詩非關御苑鳥含殘本高注令

民無刈藍以染。為藍青未成也。無燒炭。為草木未成不欲天物○畢沅曰月令作毋燒灰。無暴布。是月則炎氣盛猛暴布則脆傷之。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也民順陽氣布散在外人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塞也市人聚也無索不征稅。挺重囚益其食。挺緩也。游牝別其羣則縶騰駒班馬正。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羣不欲駒蹄踰趯其胎育故縶之也班告也馬正掌馬之官周禮五尺曰駒○畢沅曰馬正月令作馬政注踰疑當作踰○王念孫曰鄭注馬政謂養馬之政教引周官度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鄭說是也高不知正為政之借字故訓為養馬之官若字本作政則亦當訓為政教矣。是月也日長至。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故曰長至○畢沅曰舊本作長日至黃氏日抄已言其誤今依月令移正。陰陽爭死生分。是月陰氣始起於下盛陽蓋覆其上故曰爭也品物滋生薺麥亭歷棘刺

之屬死故曰死生分分別也〇畢沅曰注覆字舊本脫在起於下今移正

君子齋戒。處必揜。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

揜深也聲五音色五色止節之無有進御也〇畢沅曰月令無欲靜二字鄭注云今月令毋躁為欲靜然則此又出無躁二字非本文也揜亦與弇同注皆訓為深蓋夏避暑冬避寒氣皆以居處言也今人多讀處必掩身為句攷月令正義引正文已如此但其所釋亦是以居處言竝不謂身之不當褻露故疑正義處必掩下之身字亦後人所加也

薄滋味。無致和。

薄猶損也和齊和也

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退止也事無刑當精詳而後行也晏安陰微陰〇畢沅曰月令退作止〇王念孫校月令曰自君子齋戒至以定晏陰之所成皆養身之事百官猶百體也刑當從今月令晏讀為之徑徑疾也速也淮南時則篇作徑今本呂氏春秋作刑後人以月令改之也與高注不合高注曰事無徑當作精詳而後行也此承上節退者欲定心氣為義言非特節其耆欲定其心氣也推而至於百體莫不為安靜又推而至於作事審慎精詳毋或徑疾以

陰陽方爭不宜妄動也晏者陽也晏陰猶陽陰也小爾雅曰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曰心若晏陰喜怒無處
韓子外儲說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大元踦贊曰凍澄赤天晏入黃泉范望注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是晏
與陰相對為文此承上陰陽爭為義言陰陽方爭未知所定故君子安靜無為以定陽與陰之所成也又徑與
靜成為韻呂氏春秋淮南子並注曰晏陰微陰也望文生義其說亦非徐鼒說同鹿角解。蟬始
鳴。夏至鹿角解蟬鼓翼始鳴墮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藥草木堇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
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蕣詩云顏如蕣華是也○孫詁讓曰注雜家當作雜家謂雜陽也淮南子說林訓注
云鉒者提馬雜家謂之投翮與此正同○維遹案淮南時則篇注正作雜家據景宋本劉本吳先生云雜家是
也雜家者方士之名高注修務篇亦稱雜家注氾論篇又言胡家胡家亦方士之稱與雜家同比是月
也。無用火南方。火王南方為揚火氣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
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明顯也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加木為榭皆所以順陽宣明之

○畢沅曰.觀此.則鄭注處必掩爲隱翳.高注爲深.皆與此相反.故仲夏言掩身.理可通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寒.冰凍.故雹霰害五穀也.冬陰閉藏.多雹霰.道路陷壞.不通利也.暴害之兵橫來至.○畢沅曰.月令霰作凍.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螣動股之屬也.時起爲害.故五穀不時.國饑也.螣讀近殆.兗州人謂蝗爲螣.○維遹案.注國饑原作國飢.今改從許本姜本淮南注同.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有覈曰果.無覈曰蓏.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熟.非其時氣.故民疾疫.

仲夏紀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遠久.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

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章猶形也。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渾讀如袞晃之袞。沌讀近屯。離散合會。是謂天常。天之常道。天地車輪。輪轉。〇畢沅曰。李善注文選本玄虛海賦引作天地如車輪。御覽一又五百六十六皆無如字。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極窮。咸皆。當合。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不同度。有長短也。以盡其行度也。起牽牛至周于牽牛。故日以盡其行。〇畢沅曰。御覽五百六十六作宿日不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冬寒。夏暑。冬至短。夏至長。春柔而秋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造。始也。太一。道也。陰陽化成萬物者也。〇畢沅曰。舊校云。造一作本。案御覽造本二字皆有。萌芽始震。凝溗以形。震動也。謂動足以成形也。〇畢沅曰。御覽作萌芽始厥。凝寒以刑。注厥動也。案字書本無溗字。此誤刑與

形通。○維遹案、此文當從御覽作凝寒以刑、以已同、刑殺也、與上句萌芽始震義正相對、音律篇云、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注刑殺也、文選劉公幹贈從弟詩、豈不羅凝寒、凝寒本此、今作涍者、涉凝字旁而誤加水耳、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由和生也。○畢沅曰、正文和適二字疑衍、注由和下似當有適字。○孫先生曰、御覽五百六十六引此文正無適和二字、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畢沅曰、物御覽作民、皆化其上。化猶隨也。○維遹案、上字當作正、形近之誤也、正與平寧成爲韻（君守篇亦以平正寧爲韻）若作上則失韻矣、其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欲。節止、嗜欲不辟。辟開、○兪樾曰、辟讀爲僻、謂不邪僻也、高訓爲開、非是、樂乃可務。務成、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正、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雅、故不樂也。○畢沅曰、不

舊本作不樂其樂。孫云。御覽五百六十九作其樂不樂。畢案下篇及明理篇。俱作其樂不樂。今移正。○維遹案。畢改是。治要引與御覽同。溺者非不笑也。傳曰。痛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當死強歌。雖歌不樂。○畢沅曰。注強歌二字。舊本作者。今從御覽補正。○維遹案。治要引注與舊本同。畢改非是。狂者非不武也。狂悖之人。雖武不足畏。○劉師培曰。治要引武作舞。注云。雖舞不能中節。後人妄改爲不武。由是刪易注文。更爲武者不足畏。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歎戚。不可爲樂也。故曰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欲。貪也。人情欲。故弗得不有求也。○陳昌齊曰。注有字錯入下句。當云人情有欲。故弗得不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惡。憎。辟。違也。故曰弗得不辟。人情有所憎惡。辟違之也。欲與

惡所受於天也。受之於天。人不得與焉。不得為天之為也。○畢沅曰。注不得為下。舊衍一焉字。今刪。○維遹案。與原作興。王念孫云。興疑與之譌。陳鴻慶說同。末云。人不得與焉。與上文人無事焉義同。與。為也。案許本姜本正作與。今據改正。不可變。不可易。天所為。故不可變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非猶譏。出猶生。○畢沅曰。墨子書有非樂篇。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俞樾曰。大疑夫字之誤。歡欣生於平。平。和。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言道無形。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幾。近也。有人能是。近於知道也。道也者。至精也。精。微。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之謂之太一。○畢沅曰。彊為之下。疑脫一名字。○維遹案。當有名字。老子云。強為之名曰大。語例正同。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從。聽。

聽從。〇維遹案。從讀若縱。從聽與制令相反。成詛。高讀如字。失其旨矣。先聖擇兩法一。擇。棄也。法。用也。〇松皐圓曰。擇。釋古字通用。〇俞樾曰。擇乃釋字之誤。長見篇。視釋天下若釋躧。注亦訓釋為棄。是其證。〇維遹案。松說是。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秦謂民為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災。害。終其壽。全其天。天。身。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〇王念孫曰。當作賢者至。大化成。親天成人為韻。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適。和也。時。不差忒。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〇畢沅曰。疑當疊知一二字。〇陶鴻慶曰。畢校非也。為聖人三字為句。屬上為義。言若此則可以為聖人也。勸學篇云。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意正相類。與上文能以一治其國。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相對成文。

大樂

三日。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刪、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咎、殃也、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陳昌齊曰、愈多句首、當疊寶字、國人愈危句、衍人字、身愈危累句、衍危字、注愈危累、蓋統釋二句耳、前當染篇、國愈危、身愈辱、亦統釋之曰、愈危辱、俞樾陶鴻慶說同、則失寶之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危累、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

○維遹案注叫張本作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以此爲樂則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侈淫鬱怨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鉅大以衆爲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俶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畢沅曰俶詭亦作諔詭莊子德充符釋文云諔尺叔反李云諔詭奇異也又見天下篇此注訓俶爲始非也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則故曰務相過○維遹案治要引注法作法制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鍾律之名畢沅曰千鍾御覽五百六十六作十秩齊之衰也作爲大呂大呂陰律十二月也○畢沅曰此注非也貴直論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注云齊之鍾律也案史記索隱云大呂齊鍾名王厚齊云此卽樂毅書所

云大呂陳於元英者。楚之衰也。作爲巫音。男曰覡。女曰巫。○畢沅曰。舊本注無男曰覡三字。今從初學記十五所引補。梁仲子云。尚書。是謂巫風。不特屬之女也。周禮春官神仕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覡。所謂散文則通也。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故曰不樂也。○俞樾曰。此注未得古義。古無一字兩讀之說。禮樂之樂。哀樂之樂。其讀同耳。其樂不樂者。言其所爲音樂不足喜樂也。上文曰。以此爲樂則不樂。又曰。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上樂字並禮樂字。下樂字並哀樂字。高氏以非正樂釋不樂。非其旨矣。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悲。傷。痛。○劉師培曰。其生必傷。治要引生作主。主與民對詞。維遹案。治要引注傷痛作傷病。○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兵。災也。○畢沅曰。生舊本訛作王。從御覽改正。炎日御覽作炭。注作兵。災也。或作兵。災兵也。非。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

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陳昌齊曰性養性字當作生字陶鴻慶曰性養性字讀爲生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中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久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還制乎嗜欲爲嗜欲所制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身○王念孫曰無窮二字疑因下文而衍○俞樾曰下制乎二字衍文也嗜欲無窮四字爲句涉上句而衍制乎二字則文不成義○陶鴻慶曰無窮二字涉下文衍且夫嗜欲無窮而衍上文云遂而不返制乎嗜欲故此文申之云制乎嗜欲則必失其天矣下文云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言始於受制終則至於無窮而其爲害又不獨失其天而已也俞氏以制乎二字爲衍失之○維遹案王陶說是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

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今（○畢沅曰：悖亂舊作浮亂，訛。今改正。此與樂記文相似。）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慠幼，從此生矣。（從欲生也。）

侈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欲聞音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心不樂，聲音雖在前，耳不聽之。）目之情欲色，（欲視五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心不欲視之也。）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之韜藉也。○畢沅曰：注韜藉疑是韞藉。）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不嗅味也。○維遹案：治要引嗅作臭。）口之情欲滋味，（欲美味也。）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維遹案：治要引食作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

之弗樂者。心也。陶鴻慶曰：樂之弗樂，當作樂與弗樂。上樂字亦哀樂之樂，非禮樂之樂，與下樂字無異義也。與字草書與之相似，又涉上欲之而誤。○維遹案：之字不誤，之猶與也，說見經傳釋詞。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適也。○陶鴻慶曰：故樂之務，當作故適樂之務。下云：夫樂有適，心亦有適，語意與此相承。下文又云：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與此文同一例。夫樂有適。心亦有適。○畢沅曰：舊本夫樂下衍之字，又亦字作非，孫並從御覽五百六十九刪正。○維遹案：治要引與御覽同。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陳昌齊曰：生全上以字，據上下文義例，皆不應有，當刪。○王念孫曰：勝猶任也。生全上以字，治要作矣。

下文勝理以治國則法立下亦有矣字。俞樾說與陳同。○維遹案：王說是。勝理以治國則法

立。法立則天下服矣。○王念孫曰：治要此句下有注云：服於理也。故適心之

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畢沅曰：孫云：太鉅御覽作大。

鉅已下凡太字竝作大。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

振。振動。○畢沅曰：舊本作橫塞則振動，無注。今從御覽改正。○王念孫曰：橫猶充也。太小則志

嫌。以嫌聽小。嫌聽譬自嫌之嫌。○畢沅曰：注有誤字，似本爲嫌字作音，而後人妄改之。○洪頤煊

曰：嫌與慊同。禮記坊記：貴不慊於用。鄭注：慊或爲嫌。孟子公孫丑：吾何慊乎哉。趙岐注：慊，少也。以小聽小，故耳

不充。與上太鉅則志蕩，聽鉅則耳不容，文義相對。○俞樾曰：高注原文當作嫌讀如自謙之謙。禮記大學篇：此

之謂自謙。鄭注曰：謙讀爲慊，慊高意此嫌字與自謙之謙同，亦當讀爲慊，故云然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慊，少

也。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太小則志慊，於義正合。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足。

也。詹讀如澹然無為之澹。○畢沅曰。御覽作詹音澹也。疑。是。蓋澹古贍字。注既訓詹為足。則自讀從澹足之澹。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當讀時艷切。若依此注。則如字。讀徒濫切矣。恐亦是後人妄改也。不詹則窕。窕。不滿密也。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虛。極。病也。不聞和聲之故也。○俞樾曰。高注殊不成義。谿疑谻字之誤。其左旁谷字。與谻字左旁谷字相似。因而致誤也。文選上林賦曰。與其窮極倦谻。郭注曰。窮極倦谻。疲憊者也。是谻極義同。並有窮極病義。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鑒。察也。太清無和。耳不能察。則竭病也。○畢沅曰。鑒御覽並作監。注末也字。舊本訛作之。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不越散。不收則不摶。不摶則怒。不摶。入不專一也。故惑怒也。○畢沅曰。摶舊本皆誤作特。孫從御覽改正。案摶與專同。注入字。亦從御覽補。故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不鉅。不小。不清。不濁。得四者之中。乃為適。此四者。皆言其太。故曰非適。○畢沅曰。舊本太小在太清下。從御覽

乙正。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陶鴻慶曰。此指十二鐘言。大不出鈞。大當爲小字之誤。言小以包輕。言重以包大。互文以見義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本始於黃鐘十一月律。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陳昌齊曰。平字疑衍。太即上文太鉅太小太清太濁之太也。和字緊承上句適則和矣之和。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民聞其樂。安之曰喜。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險猶危。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風猶化。○王念孫曰。移風平俗。治要作風乎俗。是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王念孫曰。此句下治要引有觀其俗而知其政矣八字。今本誤脫。當據補。○維遹案。王說是。

淮南主術篇。聽其音則知其俗。觀其俗則知其化。語本此。本書音初篇。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文例亦同。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論。明。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文王之廟。肅然清靜。貴其樂和。故曰有進乎音。○畢沅曰。禮記樂記作有遺音者矣。下亦作遺味。鄭注。遺。餘也。今此俱作進。文不同。○李賡芸曰。似比遺音遺味之誼爲長。莊子養生主篇。進乎技矣。句法正同。○維遹案。注進下原脫乎字。據許本增。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饗。饗上帝於明堂也。玄尊。明水也。俎。生魚。皆上質貴本。○畢沅曰。注明水。舊本作酒水。訛。今改正。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大羹。肉湆。而未之和。貴本古得禮也。故曰有進乎味。故先王之制禮樂也。○維遹案。治要引無禮字。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但也。○畢沅曰。舊本於將字下注特也二字誤。案將字當屬下文。據樂記當作將以。今竝補正。○維遹

案．畢補正與治要引合．惟治要引注作．特止也君守篇注．特但．畢補本之．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適音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尚．曩．○王念孫曰．尚之爲言曩也．故注訓尚曩．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節．適也．侈．大也．正．雅也．淫．亂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盛也．亡．滅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梁玉繩曰．朱襄在炎帝前．易繫辭疏．初學記九．竝引帝王世紀．言朱襄等十五氏襲包犧之號．御覽七十八載遁甲開山圖．仝．蓋世紀所本．亦不定是天子．疑皆太昊氏之臣也．安得以爲炎帝別號乎．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有核曰果．故士達作

爲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士達·朱襄氏之臣·○畢沅曰·來舊本作采·譌·今從御覽五百七十六改正·日抄同·○孫先生曰·書鈔一百九·御覽五百七十六·又九百六十四引五弦下竝有一之字·疑今本脫·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氏·古帝名·投足·猶蹀足·闋·終·○畢沅曰·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見文選上林賦注·操舊作摻·俗字·今從初學記九·御覽五百六十六·陳祥道禮書改正·一曰載民。二曰玄鳥。○王念孫曰·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玄鳥作玄身·身與民韻·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畢沅曰·舊本建帝功作達帝功·案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徹帝功·李善謂以建爲徹誤·則當作建也·又舊本作總萬物之極·校云·一作禽獸之極·今案初學記十五·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及選注·皆作總禽獸之極·今據改正·○王念孫曰·上林賦注·張揖曰·葛天氏八曲·六曰徹帝功·李善曰·呂氏春秋·六曰達帝功·今

注以達爲徹，誤。念孫謂徹者通也，通亦達也。釋名曰：達，徹也。昭二年左傳：徹命于執事。周語：其何事不徹。章、杜注竝云：徹，達也。徹與達義同而聲亦相近，故張揖引此達作徹，李善駁之，誤也。至今本文選注達作建，乃傳寫之誤。建與徹聲義皆不相近，若本是建字，張揖無緣改建爲徹。考初學記樂部上、太平御覽樂部四引此竝作達帝功，則作達者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建帝功，亦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今據誤本文選以改本書，失之矣。

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畢沅曰：孫云：陶唐乃陰康之誤。顏師古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呂氏本文。案：李善注文選，竟沿其誤。唯章懷注後漢書馬融傳引作陰康。

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畢沅曰：舊校云：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孫云：李善注文選傅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壅塞。○王念孫曰：作陽道者是也。陽道壅塞，與陰多滯伏正相對。後人以高注云故有洪水之災，遂改陽道爲水道，不知高注自謂陽道壅塞，故有洪水之災，非正文內本有水字也。原當爲序字之誤也（莊子則陽

篇。隨序之相理。釋文序或作原。陽道壅塞。故行不由序。別本作不行其次。次亦序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此。正作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松皐圓曰。注故有洪水之災六字。疑是正文。民氣鬱閼而滯著。閼讀曰遏。止之遏。筋骨瑟縮不達。○畢沅曰。七命注作筋骨攣縮。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宣。通。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黃帝臣。○畢沅曰。說苑修文篇作泠倫。古今人表作泠淪。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山北曰陰。○畢沅曰。阮隃漢書律志作崑崙。說苑修文篇。風俗通音聲篇。左氏成九年正義。皆作崐崙。世說言語篇引呂亦同。○王念孫曰。崐崙或作崐隃。因譌爲阮隃。○俞樾曰。阮隃本作阮隃。讀若昆。說文繫傳𨸏部。阮。代郡。五阮關也。从𨸏。元聲。讀若昆。是其證也。阮字讀與昆同。故即可借爲昆。隃者。崘之借字。阮隃即昆崘也。因隃誤作隃。而讀者又不知阮與昆古音相近。故莫得其旨。○維遹案。畢王說是。御覽五百六十五引亦作崑崙。晉書律曆志同。至宋書律志。路史黃帝紀。始誤爲阮隃。又案。畢校引世說原作德行篇。誤。今改正。取

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取其厚鈞斷兩節間以爲律管○畢沅曰漢志作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說苑風俗通亦同世說注厚上增薄字贊○王念孫曰畢說非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作以生竅厚薄均者說苑脩文篇正作厚薄○孫先生曰取竹於嶰谿之谷本作取竹之谿谷之猶於也取竹之谿谷者即取竹於谿谷也注以爲律管下本有舊校語谿或作嶰四字而今本脫之蓋因一本作谿一本作嶰校者不審誤合爲一又不解之字之誼故改爲取竹於嶰谿之谷正文既誤不得不刪谿或作嶰四字以就之甚矣其妄也嶰谷本有二說漢書律曆志作解谷注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崐崘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文選吳都賦及長笛賦注引鮮竝作嶰郭注不相連玉篇山部嶰字注山不相連也左太沖吳都賦嶰谷弗能連劉淵林注嶰谷嶰崐崙北谷也是嶰谷之說與孟康異耳此作谿者谿嶰聲近若作嶰谿之谷則不可解矣說苑修文篇風俗通聲音篇竝作取竹於嶰谷是古書說此事者末有以嶰谿連用者也且高注竹生谿谷者

云云。但言谿而不言嶰。是正文本無嶰字明矣。淺人雖去谿或作嶰四字。終難掩其迹也。世說言語篇注。類聚五。又八十九。御覽九百六十三。並引作嶰谷。書鈔一百十二引作取竹於嶰谷。（嶰即谿字之誤）御覽十六引作取竹於谿谷。又九百六十二引作取竹谿之谷。又引注末有谿或作嶰四字。事類賦二十四引作取竹谿谷引注亦有溪（當作谿）或作嶰四字。各自不同。谿作嶰者。據別本也。之作於者。引書者所改。無之字並無於字者。蓋節引也。御覽九百六十二所引最塙。惟之谿谷。倒作谿之谷耳。所引雖間有參差。然未有嶰谿連用。而之於二字亦不並見於句中。則呂氏原文不作取竹於嶰谿之谷。益顯明矣。

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

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音中黃鐘之宮。○畢沅曰。其長三寸九分。漢志無。說苑及御覽五百六十五作其長九寸。錢詹事云。三寸九分不必改作九寸。安溪李文貞謂黃鐘長八寸一分。應鐘長四寸二分。此三寸九分。即二律相較之數是也。案此三寸九分。備有十二律。非謂黃鐘止長三寸九分。下云。以爲黃鐘之長者。即長於應鐘之數。蓋應鐘十月律。秦歲首所中也。增長三寸九分。而得黃鐘。

方是十一月律呂紀本用秦法追攷上古知安溪之說不謬〇陳澧曰律呂之度見於古書者以呂氏春秋爲
最古其云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自來無知其說者惟律呂正義云云聞嘗截竹爲管詳審其音黃鍾之半律不
與黃鍾合而合黃鍾者爲太蔟之半律呂氏春秋以三寸九分之管爲聲中黃鍾之宮非半太蔟合黃鍾之義
耶正義後編云半太蔟長四寸其音比黃鍾微低再短一分則恰與黃鍾合謹案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至是
而昭然若發蒙矣蓋絲聲倍半相應竹聲倍半不相應必半之而又稍短乃相應即京房所謂竹聲不可以度
調也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鄭注云黃鍾之宮最長也孔疏云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
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新唐書禮樂志之說與此同月令亦出於呂氏其所謂黃鍾之宮即三寸九分
之管鄭注以爲最長固失之矣蔡氏熊氏知其爲黃鍾少宮而云管長四寸五分則又不知竹聲倍半不相應
也京房所謂竹聲不可以度調實樂律最要之關鍵蔡伯皆且不知況後儒乎（李安溪古樂經傳引武進惲遜
菴說以三寸九分爲黃鍾應鍾之較江愼修律呂闡微戴東原考工記圖以三寸九分爲四寸五分之謬皆非

也.惟胡氏彥昇樂律表微.知三寸.九分與九寸之聲相應耳.

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六律六呂各有管.故曰十二筩.舍成舍矣.○畢沅曰.說苑無吹字.舊本曰作日.說苑作日.又成舍作舍.今日字已據改正.其舍字亦訛.注舍成舍矣四字.亦不可曉.因有此注.舍字姑仍之.考晉志及御覽五百六十五.並作舍少.明宏治中莆人李文利主含少之說.謂黃鍾實止三寸.九分.其說與古背.不可用.御覽竟改作長九寸.又近人.謂當作四寸五分.皆非是.筒說苑風俗通御覽俱作管.李善注文選邱希範侍宴詩作筩.與筒實一字.善又作別引作籥.誤也.

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合.和諧.○畢沅曰.比舊本誤作此.李善注馬季長長笛賦引作比.漢書說苑皆同.

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孫先生曰.律呂之本.原文當作律之本也.古人言律者.分言則律謂六律.呂謂六呂.混言則簡稱爲律也.陽六

為律陰六為呂陽以包陰故上文但言十二律也此乃統言之故又云律之本也適音篇云黃鐘之宮音之本也後人不達以為黃鐘下生林鐘上生太蔟等等故加呂字斯為謬矣漢書律歷志作是謂上律本說苑修文篇作律之本也晉書律歷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律之本也類聚五又八十九御覽十六又九百六十三引並作律之本也當據正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一○畢沅曰舊校云作援今案御覽作營援路史作榮援注引隋志及國朝會要皆作榮援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奏十二鐘樂名之為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處居空桑維遹案淮南本經篇注空桑地名在魯也餘詳本味篇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天合風化也○畢沅曰趙云言八方之風各得其正也○天維遹案風者聲也正風即正聲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風聲也是其證此注釋為化失其旨矣其音若熙熙淒淒鏘

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卦之風○維遹案書鈔一百五楚辭遠遊篇洪興祖補注引作下並有樂字當據補又案八風之名見有始覽蓋古之製樂放效八方風聲而爲之音淮南本經篇云雷〔霆原作震依王念孫校改正〕之聲可以鼓鐘寫也高注寫猶放斆也據此鼓鐘可以放效雷霆之聲則八風爲八方之風聲明矣高氏釋爲八卦之風漢儒之舊說也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上帝昊天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倡始也○畢沅日乃令初學記作乃命樂倡樂人也似不當訓爲始○馬敘倫日說文鱓鱓魚也皮可爲鼓段玉裁本鼉皮可爲鼓四字謂由古以鼉皮冒鼓鼉鱓皆從單聲古書如呂覽皆借鱓爲鼉案此鱓字即鼉之借字也以鱓腹皮爲鼓即以鼉爲鼓禮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五經要義鼓所以檢樂爲羣音之長蓋古作樂始於奏鼓故日乃令鱓先爲樂倡也然則畢校謂倡爲樂人誤矣鱓乃偃寢。○畢沅曰寢舊本訛浸以其尾鼓其腹。鼓擊也○維遹案鼓當作鼔說文鼔擊鼓也讀若屬下文乃以麋𩍐置缶而鼓之

亦當作鼓。高訓爲擊。是其所見本不誤。其音英英。英英和盛之貌。〇畢沅曰。舊本英英不重。誤。與上文皆依初學記御覽改正。〇馬敘倫曰。英英當讀爲彭彭。英從央聲。古音與彭同屬陽類。故得通假。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〇畢沅曰。舊校云。聲一作唐。案御覽路史俱作唐。又曰。九招六列六英。六字衍。說見下。〇維遹案。畢說非是。此文本作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文心雕龍頌讚篇云。昔帝嚳之世。咸黑爲頌。以歌九招（據唐寫本）。周禮大司樂賈疏引樂緯云。帝嚳之樂曰六英。語皆本此。舊校及御覽路史聲作唐。因習見唐歌而妄改之。畢本從歌字絕句。則下文無所麗。故云衍六字。而劉[illegible]以歌字屬下句。知其所據本不誤。並與下文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句法相同。細繹下文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是帝嚳之樂。至舜之時。更增改修治而用之。下文湯命伊尹修九招六列六英（六英二字舊脫。據御覽補）。是帝舜之樂。至湯之時。更增改修治而用之。仍其舊名。不忘本也。則九招六列六英非衍文明矣。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〇畢沅曰。

有倕御覽倒作倕有當讀爲又〇王引之曰苓當爲笭即笙字也古從生聲之字或從令聲笙之爲笭猶旌之爲旍也玉篇云旍同旌見禮記爾雅釋天釋文云旌本又作旍月令載旌旂呂氏春秋季秋篇旌作旍隸書從竹之字多變從卝故笭譌作苓或曰篇字之譌竹誤爲廾又誤脫下半耳〇俞樾曰吹字衍文也下文云或鼓鞞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即承此文而言此言鞞鼓不言鼓鞞鼓言鐘磬不言擊鐘磬則苓上不得有吹字明矣蓋即涉下文而衍

帝嚳乃令人抃〇兩手相擊曰抃〇陶鴻慶曰帝嚳二字疑衍自乃令人抃以下皆倕之事下文始云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明此不當有

或鼓鞞〇擊鐘磬〇吹苓〇展管箎〇因令鳳鳥天翟舞之〇〇維遹案書鈔引鳥作凰

帝嚳大喜〇乃以康帝德〇康安

帝堯立〇乃命質爲樂〇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〇質當爲夔〇畢沅曰路史以質與夔非一人賁亦作鄭〇洪頤煊曰劉寬碑復使五官中郎將何夔持節魏上尊號奏太僕臣夔與質古文賁形相似因譌〇維遹案類聚四十三引以歌作以作歌疑有作字

是。今本作字。誤寘在下文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句首。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鼓擊。○孫詒讓曰。置缶難通。置當爲冒。形近而誤。周禮篇章。掌土鼓豳籥。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說文革部云。鞈。生革。可以爲縷束也。此以麋鞈冒缶以爲鼓。即以瓦爲匡。以革爲面也。禮記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郊特牲釋文引或說謂伊耆氏即堯。此云帝堯命質爲樂。則麋鞈冒缶。或即伊耆土鼓之制與（置或當作寘。即幎之省。與置作寘形近。墨子備穴篇云。令陶者爲罌。固幎之以薄鞈革。冒幎義亦同）

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拌。分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梁玉繩曰。瞽叟有功于堯樂。不得概以頑目之矣。○維遹案。作字衍。因上文誤脫。錯置於此。以爲十五弦之瑟。與下文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句法正同。以祭上帝。舜立。命延。○畢沅曰。命舊本作仰。誤。據路史改正。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

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謂舜○畢沅曰招列英至此始見故誘於此下注則上乃衍文明矣○維遹案畢說非是高注有不注於前而注於後者見去私篇音初篇亦有前已注後復注之者此不足爲據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勤憂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漻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九成九變昭明殷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畢沅曰舊校云討一作誅案御覽作以誅桀之罪○王念孫曰商頌那疏引討作討桀下有之字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善美○孫先生曰六列

下脫六英二字。上文云。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又云。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並有六英二字。注文列下。疑亦脫此二字。蓋因正文既脫。後人復刪注文以就之。並非其舊矣。御覽五百六十六引正有六英二字。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獯鬻之難。邑于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爲天下號也。淫。過。翼。佐。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畢沅曰。古文泰誓有之。斲朝涉之脛語。究不知何出。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斲朝涉之足。視其悔。水經注九淇水下云。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斲脛而視其髓。是相傳有此事也。今此云斷材士之股。先識覽注亦同。淮南俶眞訓亦有此語。○俞樾曰。高氏解三淫爲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先識覽殺三不辜注同。然竊謂殺三不辜。或如高氏之說。若此云三淫。恐注義尚有未安。且如注義。則三淫即殺三不辜。使易其文曰。諸侯去殷殺三不辜。而翼文王。其可通乎。三淫之文。殆必有誤。呂氏原文。疑當作諸侯去殷王受而

翼文王·王與三形似·易誤·受誤作玊·因又誤爲涇·耳·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四○畢沅曰·繩·譽也·見左氏莊十年傳·正義云·字書繩作譝·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大武·周樂·○畢沅曰·爲作御覽倒·○孫先生曰·御覽五百六十六引作作爲·最是·今本爲作·誤倒也·作爲乃古人常語·上文作爲二字連文·數見·可證·成王立。殷民反。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往·○畢沅曰·尙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

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美也。尚。久也。自黃帝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宋翔鳳曰。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韶濩武象之樂。注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爲三象樂也。文選上林賦注同。其說當本古樂篇。所謂南人。如論語南人有言。謂南蠻之人也。秦象郡在南。蓋取此。則此文商人當作南人。江南當作海南。詩以雅以南。毛傳南夷之樂曰南。左傳舞象南籥。並指此三象也。

古樂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六

榮成許維遹學

季夏紀第六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理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奎、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林、衆。鐘、聚也。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衆聚而成、竹管之音應林鐘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畢沅曰、月令涼風作溫風、居宇作居壁。○阮惟和曰、

史記律書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淮南天文訓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高注坤卦之風也然則六月之有涼風證以古書鑿鑿有據月令季夏之溫風即西南坤維之涼風也別言之則曰溫風總言之則曰涼風月令之異於呂覽淮南以此自周書時訓解係溫風至於小暑之節禮家遂以溫風為南風宜溫而非涼矣不知歷家推十二候始於北魏而魏書律歷志載正光歷及甲子元歷並以溫風至係於大暑節即隋志載劉焯之歷亦與魏志同是隋以前皆不從逸周書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蚈。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肄為將搏鷙也蚈馬蚿也蚈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秦渠一曰螢火也○畢沅曰月令作腐草為螢此書舊本作腐草化為螢蚈衍螢字淮南無觀注當與淮南同蓋昔人讀此書偶旁記異同之文而因以誤入也說文引明堂月令曰腐艸為蠲蠲即蚈也化亦衍字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向南堂右个西頭室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

取黿。漁師。掌魚官也。漁讀若相語之語。蛟鼉黿皆魚屬。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韸韸。黿可爲羹。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也。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龜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也。故曰升也。○畢沅曰。漁高讀牛倨切。季冬云。音論語之語。亦同。月令登龜。此作升。義同。○茆泮林曰。禮月令作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朱子謂呂命作令。無登龜字。案今本登龜作升龜。有此二字。正文及高注後人並依淮南竄改。更案月令鄭注云。今月令漁師作榜人。文選子虛賦注亦云月令曰命榜人。當是呂氏古本。朱子所見本。疑已依禮月令改。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掌山澤之官。材葦供國用也。○畢沅曰。虞人月令作澤人。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大夫。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常所當芻。故聚之以養犧牲。○畢沅曰。月令作大合。無

夫字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咸皆也出其力以聚芻而用之以供皇天上帝。
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爲民祈福。祈求
也〇畢沅曰月令爲民上有以字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
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婦人善別五色故命其官使染采也
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修其法章不有差忒故黑黃蒼赤之色皆美善
〇畢沅曰月令忒作貸舊校云差一作遷注修其法章疑是法制勿敢僞詐。勿無也〇畢沅曰月
令作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郊祀天廟祀祖以爲旗章。以別貴
賤等級之度。熊虎爲旗章服也貴有長尊賤有等威故曰度〇畢沅曰等威舊誤作等卑今依左
氏宣十二年傳文改正〇維遹案注章服也於義未安特君覽注章明識也較此注爲長月令鄭注旗章旌旗
及章識也孔疏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宮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是月也。樹

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視山木。禁民不得斬伐。○畢沅曰：無或，月令作無有。或亦訓有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土功，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舉，動兵衆，思啓封疆也。大事，征伐也。於時不時，故曰搖蕩於氣。○畢沅曰：月令作以搖養氣。注思啓封疆，用左氏成八年傳文。舊本作息封疆，誤。今改正。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無發干時之令，畜聚人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事。○畢沅曰：干時，月令作待。無干字。水潦盛昌。○茆泮林曰：朱子謂呂無昌字。今同禮月令。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巡行堰畝，修治之功。於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禁戒之云有天殃之罰。○畢沅曰：月令神農上無命字。巡作持。○梁玉繩曰：古無以神農名官者。鄭注以爲土神是也。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

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漯重又有時雨燒薙行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成糞田疇美土疆疆界畔○俞樾曰暑字衍文也高注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漯重又有時雨然則潤溽下無暑字明矣後人因注有大暑字遂於正文羼入暑字并禮記月令而亦誤矣月令鄭注曰潤溽謂塗溼也是古本禮記無暑字○孫先生曰注潤溽而漯重當作潤溽而溼重漯乃濕字說文濕字注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又溼字注幽溼也是二字義迥別後人以形聲竝近混用莫辨隸書濕字又省作漯即改日爲田又省一系此本作溼傳寫作濕又改作漯耳淮南注不誤

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爲旬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陶鴻慶曰高注陰爲除字之誤又二十日一雨謂十日一雨者二次非謂隔二十日始一雨也玩注意蓋謂三旬中除去晦朔二日則一月衹得二旬有八日至第三旬之雨當在下月是一月之中衹得二雨二日

也。然是月三旬。必除去晦朔不計。未詳何義。高氏蓋見正文既云月甘雨三至。又云三旬二日。故為此說。以求通數。竊疑三至之三為衍文。正文但言是月之雨僅二日耳。蓋是月水盛之土潤。禾稼將成。神農方有巡功之事。大雨之行。不利於數。故三旬二日而已足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墜落。陽發多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欬上氣也。民遷徙移家。春陽布散也。○畢沅曰。解落月令作鮮落。○孫先生曰。人字當從月令淮南作民。此因唐諱而未經改正者。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丘。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潦。象金氣也。故殺禾稼。使不成熟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王念孫曰。注女災當據淮南時則訓注更增女災二字。

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隼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畢沅曰。寒氣月令作風寒。○維遹案。據注云云。此亦當作風寒。淮南作風寒。注與此同。足證高所見本不誤。

中央土。

其日戊己。戊己.土日.土王中央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託祀爲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龍.能平九土.死託祀爲后土之神.○維通案.注后土官.當作后土土官.今本脫一土字.月令鄭注可證.其蟲倮。其音宮。陽發散越.而屬倮蟲.倮蟲.麒麟爲之長.宮.土也.位在中央.爲之音主.○茆泮林曰.朱子謂呂倮作蠃.今同禮月令.○維通案.此注錯亂.當云陽發散越.而爲倮蟲.倮蟲之屬.麒麟爲之長.宮.土也.位在中央.因爲之二字.錯移於中央下.後人遂妄增音主二字.以成其義.孟春紀注.孟夏紀注.孟秋紀注.竝其例證.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黃鐘.陽律也.竹管音中黃鐘之宮也.其數五.五行之數.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王中央.故祀中霤.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天子居太廟太室。南向中央室曰太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太室.乘大輅。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土色黃.故尚黃.

色。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其器圜以揜。揜。象土含養萬物。○畢沅曰。月令作圜以閎。舊校云。一作揜以閎。○茆泮林曰。朱子謂。呂圖作高閎作揜。今本圖仍作圜。唯閎作揜。○維遹案。器原作氣。改從許本姜本張本李本黃本。與月令及孟春各紀均合。

季夏紀

二曰。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六月律。林鐘生太蔟。太蔟。正月律。太蔟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應鐘。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畢沅曰。說苑修文篇云。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大呂。大呂生夷則。

夷則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無蕤賓生大呂句。御覽五百六十五引呂氏。亦與說苑同。皆非隔八相生之義。晉書律志引呂氏。則皆與今本合。知不可信御覽。以改此文。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下生。○畢沅曰。蕤賓不當爲上。當在林鍾之首。考周禮大司樂大師兩章注。蕤賓皆重上生。卽朱子鍾律篇亦竝不誤。而近人反據誤本。謂蕤賓亦下生。謬之甚者。晉志俗本亦誤作蕤賓下生。宋志則不誤。可以正之。此注當作上者下生。下者上生。如此方所謂律呂相生。今本疑亦傳寫之誤。○許宗彥曰。十二律上生下生。班孟堅志與呂不韋書淮南子及鄭注周禮不同。班志自黃鍾始。一下生。一上生。依次至中呂。故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皆下生。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六律皆上生。高誘呂注所謂上者上生。言黃鍾等七律由上生而得。如蕤賓上生乃爲上

大呂故云上也下者下生言林鐘等五律由下生而得如黃鐘下生乃爲林鐘故云下也鄭注太師職云黃鐘
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
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
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
一終矣竝從月令疏所引孔仲達云五下者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被子午已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
生之卽高注下者下生六上者謂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卽
高注上者上生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爲諸物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
黃鐘也據此則鄭注卽本呂子惟兼數黃鐘爲七上五下耳淮南天文訓數十二律上下生與鄭仝後漢志及
范望注太玄竝重蕤賓上生宋書律志與淮南合惟晉書志謂後代之音律多宗呂覽而又言算術無重上生
之法以淮南爲非梁武帝鐘律緯則謂京馬鄭蔡至蕤賓竝從上生大呂而班志仍以次下生班義爲乖是則

鄭注之合於呂覽淮南。而不合於班志。明甚。今明北監本。汲古閣本。永懷堂本。周禮太師注。自蕤賓至中呂上下生。皆互易其字。蓋校者誤以漢志改之。而不知其本不合也。浦聲之十三經注疏正誤。反據太師注。以改其月令疏。舛矣。畢尚書所校呂子。但知蕤賓之上生大呂。而不知蕤賓本律爲應鐘所上生。如其所數。則上除黃鐘外。五上六下。與鄭注政相反。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畢沅曰。御覽月作日。行蓋亦依說苑之文以鐘改作呂氏。仲冬日短至。冬至日。日極短。故曰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夏至日。日極長。故曰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愼無發蓋。以

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鍾十一月也。且將也。○畢沅曰。月令作以固而閉。又且泄作沮泄。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大呂十二月。幾近。終盡。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役。○畢沅曰。月令而農民上有事字。太蔟之月。陽氣始生。太蔟正月。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陽氣始生。○王念孫曰。治要始生作始至。草木繁動。動生。○陳昌齊曰。此是韻語。疑動爲滋訛。○王念孫曰。繁動當作繁滋。滋與時爲韻。治要亦作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發土而耕。○畢沅曰。此月去芒種尚遠。而必亟於發土者。蓋所謂勿震勿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故數勞之地。苗乃易於滋長也。夾鍾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鍾二月也。行仁德。去刑戮也。無或作事。以害羣生。事。兵戎事也。故曰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姑洗三月也。時雨將降。故修利溝瀆。○維遹案。達道通路。治要引作達通道路。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嘉喜之氣至。○維遹案。注喜當作善。形

近之誤也。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仲呂。四月。大衆。謂軍旅工役也。順陽長養。無役大衆。妨廢農功。故戒之曰無也。必循行農事勸率之。○維遹案。治要引注軍旅下有興功築道四字。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穀木。無聚役則心攜離逆上命也。故戒之曰無也。○陳昌齊曰。此是韻語。疑心爲志訛。○王念孫曰。民心當作民志。志與事韻。治要引亦作民心。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俠。蕤賓。五月。壯。盛。俠。少也。皆安養之助陽也。○畢沅曰。在上舊本作在上。案是月陰始生於下。則當云陽氣在上。今改正。月令是月養壯俠。此養俠亦當是養俠之誤。○王念孫曰。俠與撟爲韻。治要作養孩。亦非。○牟庭曰。俠即俠之形誤。家語入官注云。俠猶好也。荀子成相篇注。俠亦好也。故高注訓俠爲少。言少好也。○維遹案。張本正作陽氣在上。治要引同。本朝不靜。草木早槁。靜。安。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槁也。○維遹案。早字許本作旱。注同。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刑。殺也。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秋則行刑戮。故曰陰氣將始殺

也。○畢沅曰。盛滿疑本是盛盈。與下文皆兩句為韻。○王念孫曰。始刑當為始殺。殺與氣為韻。注刑殺也。當為殺刑也。治要作陰氣將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發起。將猶養。○王念孫曰。將乃搖之誤。上文亦云以搖蕩於氣。○俞樾曰。詩樛木篇福履將之箋云。將扶助也。以將陽氣者。以扶助陽氣也。說文手部。將扶也。將與將通。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敕。飭正也。刑法。所以行法也。簡選武士。厲利其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詩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也。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詩文王之什。○畢沅曰。舊本文王下有一什字。非。孟春紀注可證。趣農收聚。仲秋大雨。故收聚。○維遹案。注雨字當作內。古納字。仲秋紀注。仲秋大內穀。當入也。可證。無敢懈怠。以多為務。務猶事也。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射九月。有罪當斷。故勿赦。○王念孫曰。治要引注故作殺。無留獄訟。以亟以故。亟疾。故事。○俞樾曰。下以字乃為字之誤。無留獄訟。以亟為故。猶上文曰。無敢懈怠。

以多爲務也。兩文正一律。應鍾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應鍾。十月。陽伏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修別喪紀。（○維遹案。舊校云。別一作辨。治要引同。別辨古通。）審民所終。（審。愼。終。卒。修別喪服親疏輕重之紀。故曰審民所終也。○維遹案。治要引注輕重下有服制二字。）

音律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孔甲。禹後十四世。皐之父。發之祖。桀之宗。田。獵也。○畢沅曰。注宗。曾也。謂曾祖。○維遹案。竹書紀年云。夏帝孔甲三年。畋于萯山。即其事也。）天大風晦盲。（盲。瞑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產。）或曰。后來是良日也。（○畢沅曰。是舊本作見。孫云。御覽三百六十一及七百六十三。見俱作是。今據改。）之子是必大吉。（之。其。）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

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畢沅曰。斫斬疑衍斬字。御覽作破。○孫先生曰。論衡書虛篇作析橑斧斬其足。劉子新論命相篇作析薪斧斬其足。此文斫斬定衍一字。作破者疑涉破斧之歌而誤。遂爲守門者。以其無足。遂爲守門之官。向謂之子有殃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爲東陽之音。○維遹案。始下奪一字。作字作爲。連文。爲本書常語。下云。實始作爲南音。實始作爲西音。尤爲明證。禹行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南都賦。劉逵注左太沖吳都賦。並引作禹行水。御覽一百三十五同。○盧田曰。高麗活板文選南都賦注引作禹行竊見塗山之女。○維遹案。作竊字是。竊俗書作窃。因譌爲功。後人不解其義。遂附會禹治水事。而改作水字。又案。孫校以吳都賦爲李善注。誤。今增劉逵注三字。下同。見塗山之女。○畢沅曰。梁仲子云。水經注淮水及江水引此。並作嵞山。案宋柳僉本元作塗山。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遇禮

也。禹未之禮。而巡狩南行也。省南方之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塗山在九江。近當塗也。山南曰陽也。○畢沅曰。候舊本作待。今從初學記十改。劉逵注吳都賦引作往候。注九江舊作九迴。誤。今據漢書地理志改正。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畢沅曰。選注無兮字。○俞樾曰。無兮字是也。猗即兮字。不當並用。○維遹案。南都賦注引作候人猗兮。當從之。實始作爲南音。南方國風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取塗山氏女南音以爲樂歌也。周昭王親將征荊。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父。荊。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荊。○畢沅曰。左氏僖四年傳正義引荊下有蠻字。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右。兵車之右也。還反涉漢。梁敗。○畢沅曰。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此言梁敗。又互異也。○俞樾曰。此言梁敗者。天子造舟爲梁。舟敗即梁敗也。畢校疑其互異。非是。○維遹案。初學記七引竹書紀年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

十九年喪師於漢。史記周本紀云：昭王德衰，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昭王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左傳正義舊說蓋本此。

王及蔡公。

○梁玉繩曰：蔡當作祭。○維遹案：左僖四年傳孔疏引作祭公。竹書紀年同。郝懿行云：蔡公即祭公，祭蔡聲相近。

抎於漢中。

抎，墜。音曰顛隕之隕。○畢沅曰：注曰字衍。○維遹案：抎與隕通。孔疏及御覽八十五引抎竝作隕。左成二年傳「隕子辱矣」，說文引隕作抎，是其例。

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

振，救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曰：爾貢苞茆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沒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濟哉。○畢沅曰：孫云振者，振其尸也。注非。○馬敘倫曰：振借為拯。說文：拯，上舉也。出休為拯。拯與振義異，高讀如字，故舉左傳以難。呂失之。孫氏亦不明振之為拯也。○維遹案：注引左閔四年傳文，但今本左傳南征下無沒字。惠棟云：唐石經作昭王南征沒。

而不復（案碑沒字後增或據古本益之高誘呂覽注引此傳與石經同）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西翟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振王之功故賞之爲長公〇畢沅曰注功舊本作力非是今改正殷整甲徙宅西河。〇舊校云河一作阿猶思故處。居處也實始作爲西音。〇畢沅曰竹書紀年河亶甲名整元年自囂遷于相即其事也〇徐文靖曰據竹書河亶甲無宅西河作西音之事惟夏后胤甲元年居西河四年作西音呂氏誤記殷整甲也文心雕龍云夏甲歎于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是又因不韋誤矣〇維遹案徐說未確相即西河整甲即河亶甲今本竹書以作西音四字因甲字相涉誤竄在帝廑四年之下郝懿行竹書紀年校正論之詳矣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西音周之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取西音以爲秦國之樂音有娀氏有二佚女。〇梁玉繩曰簡狄聖母奈何以淫佚譏之詩生民疏引王肅謂姜嫄寡居生子仝爲乖妄〇蔡雲曰佚女猶言處子不當作淫佚解吳縣陸萊仲云見有娀之

佚女見楚騷注佚美也又作美字解為之九成之臺。成猶重○畢沅日孫云王逸注離騷引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李善注文選魯靈光殿賦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兩引此文為下皆無之字○孫先生日類聚六十二又九十九御覽一百七十七又七百六十又九百二十二引為下並無之字疑衍飲食必以鼓。鼓樂帝令燕往視之。○舊校云視一作劾鳴若謚隘。○畢沅日孫云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作隘隘○維遹案作隘隘是玉燭寶典引作夜鳴若嗌嗌嗌隘聲同皆象燕鳴也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須臾○畢沅日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呂氏作一小選古少小通用案今呂氏本皆作少選此與蕩兵執一諸篇皆然無作小者當亦由後人改之矣○王念孫日何超晉書音義引亦作少選彌高注須臾下有之頃也三字○牟庭日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注日選音刷師古日字本作鋝書大傳甫刑篇日一鍰六兩史記平準書日白選直三千漢書食貨志作白撰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日率音刷然則選鋝鍰撰率皆同音梅頤古

文呂刑作鍰。鍰即鋝之形誤也。考工記鄭司農注曰。鋝。量名也。讀爲刷。據鄭應徐廣所識。可識選之古音矣。今俗語謂須臾之頃曰一霎。本當云選耳。今人不能正讀。既不識選字。乃借用霎。甚失古意。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娀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畢沅曰。列女傳一引詩有娀方將。立子生商。亦無帝字。舊本作有娀氏女一方將帝立子生商。因上文誤衍三字。今刪去。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北國之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蕩。動。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化生內心。○陳昌齊曰。注句首衍內字。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風。俗。察其風而知其志。○舊校云。一作意。下同。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弊。惡。水煩則魚

饐不大。擾。渾。○畢沅曰。據此注。則正文本作水擾。後人以樂記之文改之。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煩亂。淫邪。鄭衛之聲。桑間之音。說見孟春紀。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出。生也。○畢沅曰。誂與佻同。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也。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爲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鄉。仰。方。道。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孫鏘鳴曰。此篇歷引成湯文王宋景公之事。與樂制初不相涉。疑必明理篇文。而錯簡在此。欲觀至樂五句。蓋即下篇之首。觀至樂必

於至治。與下篇亂世之主。烏聞至樂。首尾文正相應。其爲一篇無疑。此二篇除前篇欲觀至樂五句外。文當互易。而篇名則仍宜制樂在前。明理在後也。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潘安仁笙賦引此。其樂厚。其樂薄。無兩治字。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孫鏘鳴曰。此句疑有脫誤。故

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書敘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于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康之子也。號爲中宗。滿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曝咸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者。明畏不韋之埶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畢沅曰。而大拱。舊本訛作其大拱。梁仲子據御覽八十三改。與韓詩外傳正同。梁伯子云。昏生旦拱。與史記言一暮大拱。竝理所難信。書大傳。漢書五行志。說苑敬愼篇。論衡異虛篇。竝作七日大拱。韓詩外傳三作三日。當以七日爲是。僞孔傳及家語五儀篇。亦作七日。其吏請

卜其故。灼龜曰卜。○畢沅曰。御覽吏作史。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爲善則福應之。故禍無從至也。○畢沅曰。外傳三以此爲伊尹之言。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亡，滅。○畢沅曰。舊本亡訛止。今據御覽改。外傳亦作亡。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極，猶終。周文王立國八年。○畢沅曰。外傳三立作莅。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外曰郊。○孫先生曰。下文周郊。俞氏據韓詩外傳訂爲國郊。治要及御覽八十四引國郊並作周郊。似不必同於外傳也。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維遹案。治要御覽引動下並有也字。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

出周郊。○俞樾曰、上文曰、東西南北、不出國郊、則此周郊亦國郊之誤、韓詩外傳正作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畢沅曰、孫詒讓曰字衍、外傳無、○孫先生曰、御覽八十四引無曰字、孫校近是、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松皐圓曰、故者、特爲之也、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咎徵於它人、是益吾罪、故曰不可、○維遹案、注下益字、原作重、改從張本姜本、治要引同、文王曰。○畢沅曰、語畢而更起也、外傳作以之、連上不可爲文、○陳昌齊曰、竊謂語畢更起、固是立文之例、然上文云、若何其移之、此下云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則在此處尚未得爲語畢也、文王曰三字衍、蓋因上文而衍、○維遹案、陳說是、治要引無此三字、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

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飭讀如敕。飭正其辭令也。）幣帛。以禮豪士。（幣。圭璧。帛。玄纁也。材倍百人曰豪也。）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舊校云。賞一作賓。）無幾何疾乃止。（止。除也。）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維遹案。尙書無逸篇謂文王享國五十年。蓋舉其成數也。）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翦。除。）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欒。熒惑。五星之一。火之精也。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能占宿度者。故問之。）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祥。吉。○畢沅曰。注吉疑本是善字。○維遹案。謹聽篇注。正作祥善也。）子韋曰。可移於

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故曰將誰爲君乎。○畢沅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此晚出古文尚書大禹謨文也。漢時未有此。故誘皆以爲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穀不熟爲饑也。民饑必死。○孫先生曰。此文本作歲饑。民饑必死。與新序雜事篇同。高注明云穀不熟爲饑。非飢餓之飢矣。淮南道應篇作歲饑民必死矣。論衡變虛篇作民饑必死（饑乃飢餓之飢）。此因餓誤爲饑。後人遂改作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而不知與高注及他書說此事者俱不合也。治要引此文作歲饑民必餓死。誤倒。類聚一引作歲飢民饑必死。事類賦二引作歲饑人饑必死。後漢書郎顗傳注節引此文。亦作歲饑人饑。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傳曰。衆非元后何戴。故曰其誰以我爲君。○孫先生曰。淮南論衡而下竝有欲字。新序作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疑今本爲下脫欲字。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

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其徙三舍。○畢沅曰。今昔本多作今夕。今依李本作今昔。昔訓夜。○孫先生曰。治要引其作必。是也。此涉上文其誰以我為君乎而誤。淮南新序論衡並作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必三徙舍。○畢沅曰。必三徙舍。舊作有三徙舍。訛。今據淮南道應訓及新序四改正。舍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當七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也。徙三舍。固其理也。死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二十一歲。誘無聞也。○俞樾曰。下星字衍文也。舍行七星。故一徙當七年。其中間不當有星字。○孫先生曰。俞說非也。星一徙當七年。本作星當一年。徙字七字涉上下文而衍。又將一字錯入于上。故不可通耳。後漢書郎顗傳注。類聚一引。並作星當一年。新序論衡同。一星當一年。七星則七年矣。一徙舍行七星。則七年也。三徙舍

則二十一年矣。故云三七二十一也。○維遹案。當下通七字。許本張本姜本李本竝作一十一。星一徙當一年。義亦通。

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王念孫曰。淮南新序論衡皆無候字。蓋高注誤入正文也。○李寶淦曰。後世陛下之稱。始見於此。及韓非存韓篇。李斯逐客書。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昔熒惑果徙三舍。○維遹案。昔字原作夕。今亦改從李本。治要引同。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盡。極。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非賢主也。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未嘗得為賢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此之為大悲哀之人。是正坐於夕室也。夕室。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夕不正。徙正其坐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晏子春秋六日。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

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云云。公曰。先君太公以營邱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悲人所爲。如坐之室。自以爲正。乃不正之謂也。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及至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適時也。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不當霜雪而霜雪。故曰不時。寒暑則不當。不當寒而寒。不當暑而暑。○俞樾曰。寒暑上當有其字。方與上三句一律。陰陽失次。○舊校云。一作易次。四時易節。謂不得其所。○舊校云。節一作位。人民淫爍不固。淫邪銷爍不一也。不固。不執正道。○俞樾曰。下文云。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五穀萎敗不成。則此句是言男女不能生育。季夏紀。禾稼不育。乃多女災是也。高注曰。不固。不執正道。失之。禽獸

胎消不殖。銷爍不成。不得長殖也。草木庳小不滋。滋亦長。○畢沅曰：庳與卑同。舊本作痺，訛，今改正。五穀萎敗不成。成，熟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言不可以爲樂，故曰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君不君，臣不臣，故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倒，逆。○馬敘倫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倒，欺也。此相倒亦謂相欺，與相誣義同。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冒，嫉。危，疑。相嫉則相猜疑，故失人道之綱紀。○畢沅曰：日以相危，失人之紀，乃統承上文。不專以夫妻言。注非。心若禽獸。長邪苟利。○舊校云：一作苟且。不知義理。亂政之化也。心如禽獸，焉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雲氣形狀如物之形也。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衡物之氣。○畢沅曰：御覽八百七十七作天衝。○孫先生曰：衡字正文及注並當作衝。晉書天文志引河圖云：歲星之精。

流爲天棓天槍天猾天衝國皇及登(及疑當作反)蒼彗隋書天文志云歲之精流爲天衝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主滅位又日衝星出臣謀主武卒發又日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濁霧下天下寃並其證有其狀若

懸旍而赤。其名曰雲旍。雲氣之象旍旗者○畢沅曰懸旍舊本作懸釜譌案御覽作懸旌旌與旍同今定爲旍字有其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滑馬。五行傳爲馬妖也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舊校云華一作藿○孫先生曰開元占經妖星占引華作雚並不可通華當作雚字之誤也植雚即爾雅釋草之萑灌史記天官書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植雚菌也菌上如蓋下有曲梗與旗形相似故比蚩尤之旗也蓋雚與萑雚形近又轉誤爲華不可解矣隋書天文志云熒惑之精流爲蚩尤旗亂國之王衆邪並積有雲若植雚竹長(當作以長言形如植在稍長耳)黃上白下名曰蚩尤旗即本呂氏曰尤其切證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畢沅曰舊本作蚩尤之旍又作蚩尤之旍旗皆譌今據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改正集解及師古注並引晉灼曰呂氏春秋云

其色黃，上白下。其日有鬭蝕。有倍僪。有暈珥。鬭蝕，兩日共鬭而相食。倍僪暈珥，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僪，在上內向爲冠，兩旁內向爲珥。暈讀爲君國子民之君，氣在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〇畢沅曰：倍僪亦作背鐍，又作背譎，漢志作背穴。有不光。有不及景。〇舊校云：及一作反。有衆日竝出。有晝盲。盲，冥也。有霄見。霄，夜見明。〇畢沅曰：霄當是宵之借。其月有薄蝕。薄，迫也。日月激會相掩，名爲薄蝕。〇畢沅曰：其月舊本作其日，誤，今改正。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竝出。有二月竝見。竝猶俱也。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〇維遹案：開元占經月占引春秋運斗樞云：小月承大月，羣蕃在宮，當此之時，主若贅旒。大月承小月，近臣起，讒人橫，陪臣執命，三公望風。李淳風乙己占月占篇云：東方小月承大月，小國毀，大國伐之，爲主凶；在西方小月承大月，小邑勝；大月承小月，大邑勝。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火精。有彗星。有天

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干猶扜也。）有賊星。有鬬星。

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屬猶至。）有豐上殺下。

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楫。林木也。○俞樾曰。楫之為林木。古訓無徵。楫疑橎字之誤。說文木部。橎。木葉搖白也。徐鍇曰。謂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氣之形狀。若風之翻動木葉。故曰有若山之橎。上文云。有若水之波。亦以水之播動者為喻。義正一律。）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陴。腳也。音揚子愛骭一毛之骭。○畢沅曰。陴字音義皆可疑。或是骨幹之幹。則是脊脅也。與骭音正同。但不當訓為腳耳。○俞樾曰。陴不訓腳。亦不音骭。音訓均有可疑。以下文有蜧集其國例之。則陴字仍當從城上女牆之本義。說文𨸏部。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投其陴。集其國。文正一律。高讀殆非。）有䖀生雉。雉亦生鴳。（鴳一名冠爵。於五行傳羽蟲之孼。）有蜧集其國。其音𠚬𠚬。（食心為蜧。音聲飛𠚬𠚬。驚動衆人。集

其國都也。國有游虵西東。於五行傳爲虵妖也。西東，示民流遷，國不安寧也。馬牛乃言。言語皆妖也。犬彘乃連。連合皆妖也。○畢沅曰：漢孝景二年有此。○吳先生曰：連合也，謂犬彘交也。歙俗語謂狗交爲狗打連，呼連去聲。有狼入於國。國都也。河圖曰：野鳥入，主人亡也。○梁玉繩曰：司馬彪續五行志：漢靈帝建寧中，羣狼入晉陽南城門嚙人，乃苛暴之應。注未合。○洪頤煊曰：國當作邦。邦降合韻。此避漢諱所改。有人自天降。降下，人妖也。市有舞鴟。國有行飛。○舊校云：一作彘。○維遹案：行飛二字疑有譌誤，待考。馬有生角。於五行傳爲馬禍。雄雞五足。羽蟲之孽。有豕生而彌。彌，蹄不甲也。於五行傳爲青黑之祥也。○舊校云：豕一作豕。○畢沅曰：注舊本青黑上有墨字，衍。○吳先生曰：彌讀爲蔄胡之蔄。蔄胡亦作曼沍、漫胡，連言爲蔄胡，單言爲彌。彌、蔄一聲之轉也。豕生蹄甲不分明，與鴨鵝之蹼相似，故謂之彌。孟冬紀：其蟲介。注：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與此注義相成。雞卵多毈。○畢沅曰：說文：毈，卵不孚也。徒玩切。舊本作假，訛，今改正。淮南

原道訓。法言先知篇。俱有緐字。有社遷處。遷移。○畢沅曰。史記六國表。秦惠文君二年。宋太邱社亡。有豕生狗。於五行傳爲豕禍。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亂惑之主。見妖孽之怪。不知驚惶疾自革更。共御厥罰。故上帝降之禍。凶災必至。○畢沅曰。共御舊本作共衞。訛。今從書大傳改正。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循大也。穀不熟日饑。無復有期日也。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出也。尚不能勝書者。妖多也。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疾病也。長短者。無節度也。頡猶大也。頏逆也。百疾變詐也。既無節度。大逆爲變詐之疾也。○大。畢沅曰。莊子徐無鬼篇。頡滑有實。向秀注。頡滑錯亂也。此頡頏與頡滑義同。注頡猶大。舊本作頏猶大。訛。又逆作迎。亦訛。今並改正。○孫先生曰。長短頡頏百疾。文義費解。注亦不順。疑有脫誤。並非其舊。子華子神氣篇。襲此文。百疾下有俱作二字。於義爲長。民

多疾癘。○孫先生曰。子華子。疾癘作疫癘。道多褓繈。盲禿傴尪。萬怪皆生。褓。小兒被也。繈。褸格繩也。言民襁負其子走道。跛而散去。盲。無見也。禿。無髮。傴。僂俯者也。尪。短仰者也。怪物妄生非一類。故言萬怪者也。○畢沅曰。注繈褸格繩也。舊本格作祫。又作拾。下又衍一上字。皆訛。案褸格即縷絡。方言。絡謂之格。義得通也。後直諫篇注作縷格。段若膺云。織縷為絡。其繩謂之繈。梁仲子云。論語襁負疏引博物志云。織縷為之。又漢書宣帝紀注。李奇曰。繈絡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烏。安也。○舊校云。烏一作焉。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之樂怨以悲。不聞至德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榮成許維遹學

孟秋紀第七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秋之月。〇畢沅曰：舊此下有長日至四旬六日七字。又注云：夏至後日尚長，至四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旬六日二十五字，於文不類，且後文自有注，不應預出。立秋時亦不得云晝夜等。謂以辭義俱淺陋，定爲俗師所加，今從月令刪去。日在翼。孟秋，夏之七月。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宿，吳之分野。畢，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〇畢沅曰：正文舊衍則立秋三字，月令無，今併刪去。又注畢趙之分野，舊趙訛作越。案淮南天文訓則屬魏。〇維遹案：許本、姜本正作趙之分野。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庚辛，金日也。少皞，帝嚳之子摯

兄也。以金德王天下。號爲金天氏。死配金。爲西方金德之帝。○梁玉繩曰。少昊摯爲祖。自軒轅爲青陽之冑。注金誤。○劉師培曰。帝嚳之子摯兄也。當作黃帝之子摯也。淮南時則訓注云。黃帝之子青陽也。名摯。此其徵。今本係淺人臆改。○維遹案。桼劉說是。漢書律歷志有明文。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畢沅曰。注皆字疑。當作實。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裸者衣毛。毛蟲之屬。而虎爲之長。商。金也。其位在西方。○畢沅曰。注裸者衣毛。舊本脫毛字。今從淮南注補。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畢沅曰。梁仲子云。初學記引注。氣衰作力衰。肅然作彫傷。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辛。金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故先進肝。又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風。爲損。降下。○維遹案。注損當作隕。淮南天文注可證。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刑戮。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時候應

也。是月鷹摯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畢沅曰。始用月令准南皆作用始。此誤倒也。高注准南云。用是時乃始行戮。語尤明。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也。故曰總章。左个。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戎路。白路也。白馬黑鬣曰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白。順金也。○維遹案。注金下疑奪色字。准南注正作白順金色也。孟春紀注。所衣服佩玉皆青者。順火色也。孟冬紀注。玄黑。順水色。其比並同。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犬。金畜也。廉。利也。象金斷割。深。象陰閉藏。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多在是月。謁。告也。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盛德在金。金主西方也。齋自禋潔。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九里之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不齊。故賞軍將與武人於朝。與衆共

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儁。材過萬人曰桀。千人曰儁。〇畢沅曰。舊本選誤還。又脫士字。今從汪本據月令補正。淮南作選卒。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征。正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巡。行也。遠方。天下也。〇畢沅曰。巡月令淮南作順。〇惠棟曰。巡當作循。聲之誤也。儀禮注云。古文循作順。故月令作順。高誘淮南注云。順循也。鄭氏云。順猶服也。是讀爲馴。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禁令。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囹圄。法室。桎梏。謂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所以禁止人之姦邪。〇茆泮林曰。朱子謂呂繕梏作謹。今本作繕。愼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愼。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理。獄官也。使視傷創毀折者。可斷之。故曰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決之者。必得其正平。不直者戮而刑之。〇畢沅曰。正平月令作端平。此反不爲始皇諱。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素氣始行。不可以驕。贏。犯令必誅。故曰不可以贏。〇

畢沅曰。注犯令必誅以下。乃後人所妄加。高氏本以嬴與盈同。夏日長嬴。今當秋收斂之候。不可以驕盈也。淮南注。嬴。盛也。義亦相似。月令鄭注云。解也。以肅爲嚴急。故不可以舒緩。與驕盈意亦未嘗不相近也。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孝經曰。四時祭祀。不忘親也。命百官。始收斂。收斂。孟秋始內。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麗于畢。俾雨滂沱。故預完隄防。備水潦。修宮室。坿牆垣。補城郭。坿讀如符。坿猶培也。○畢沅曰。月令坿作坏。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封侯。裂土封之邑也。大官。謂上公九命之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無割土地。以地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使命也。方金氣之收藏。皆所不宜行也。○維遹案。注以地賜人。地字誤衍。大使。使命也。當據淮南注作大使命卿也。使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介蟲。龜屬。冬玄武。故介甲之

蟲敗其穀也。金水相并。則戎兵來侵爲害。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煩之令。而穀更生。故害也。而不成實也。○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瘧疾。寒熱所生。○畢沅曰。月令作則國多火災。淮南作冬多火災。○茆泮林曰。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瘧疾爲疾疫。今同禮月令。畢沅曰。復還本或作後還。誤。今從汪本。與月令淮南皆合。

孟秋紀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止。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從。上。古。○維遹案。舊校云。上一作久。御覽二十二引上作尚。治要引注作自從也。上久也。與張本合。與始有民俱。俱。皆。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

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更革而工者不能移移易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帝炎帝也炎帝爲火災黃帝滅之也○畢沅曰御覽二百七十一故作固下文皆作固案故固古亦通用○梁玉繩曰注二語見文子上義淮南兵略路史後紀四注謂炎帝指蚩尤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爭爲帝而亡故曰次作難也○畢沅曰御覽次作欲○孫先生曰注不可通疑有字衍異乃與字之譌御覽二百七十一引作與高辛氏爭爲帝而亡之也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維遹案御覽七十一引興下有遞字當據補史記律書云遞興遞廢勝者用事蓋本此○亢倉子兵道篇作一廢一興一廢一興辭例亦同人曰○畢沅曰舊本作又曰今從御覽改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無辜善用兵爲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畢沅曰御覽矣作也○

梁玉繩曰。蚩尤乃炎帝之裔。與九黎無涉。此仍馬融臆解書呂刑。僞孔傳仝。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率。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立。置也。○孫先生曰。御覽引作長猶不足以治之。故立君。與下文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文例正同。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爲長。故曰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來久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不可禁。不可止。○畢沅曰。注本子罕語。見襄廿七年左傳。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維遹案。御覽二百七十一引賢王作聖王。與全篇皆合。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嚴親怒笞之威。則小子好爭上下之過立著見也。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

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凌奪掠之罪。○畢沅曰。悟與忤悟竝通用。史記韓非傳。大忠無所拂悟。索隱云。不拂悟於君。正義云。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今本史記作拂辭。誤也。朱本於此書又刪去悟字。輕改古書。最不可訓。○王念孫曰。悟字衍文。朱刪之是也。畢曲爲之說。非也。治要無悟字。○陶鴻慶曰。高不爲悟字作注。則悟爲誤字可知。據注云云。疑元文本云。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奪也立見。正文以侵奪連文。故注以侵凌奪掠釋之。禁塞篇云。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懷寵篇云。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皆以侵奪連文。可證。悟字蓋即相字之誤而衍者。○維遹案。王說是。李本凌本亦無悟字。）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無誅伐可畏。故相暴。大兼小也。）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悖。惑。○維遹案。治要引悖下有矣字。）

下同。惟引饐作食。非是。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〇維遹案。御覽二百七十一引船作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〇維遹案。夫爲字之壞。屬上句。兵下疑脫之字。此申明兵不可偃之意。非承上起下之語。治要引夫作矣。兵下有之字。書鈔一百十三引同。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湯。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〇畢沅曰。注熟食舊本熟多作熱。訛。唯朱本作熟。此可從。〇劉師培曰。治要引注作水以療渴(今各本訛爲湯)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除亂。亦不可偃。亦字承上言。後人刪不可乏也四字。則亦字無所承。因改爲夫何偃也。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傳曰。能者養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〇畢沅曰。左氏成十三年傳。劉子言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漢書律志。五行志。漢酸棗令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孔疏。顏注莫不同。今本則作養之以福。此注頗與今本同。凡注家引本書。誠不必盡符本文。然此頗有後人妄改痕迹。緣高氏引本作養以之福。讀者不解。因改

為求福而以之字移於上又於次句亦增一之字以成對文末句此之謂也刪去也字則必刻成之後就板增兩字而末句只有一字之空故并也字去之始整齊耳元和陳芳林云改之福為求福則非定命矣斯言允哉

若用藥者然。○維遹案治要引作善用藥者亦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

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

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略；微，要妙。觀未萌之萌也。○陶鴻慶曰：賢者不肖者字當在不肖下。此以貴賤長少賢不肖者相與同十一字為句，言此六者之人所同也。高注云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是其所見本不誤。注賢不肖者上亦當有貴賤長少四字，而今本脫之。又曰：此所謂兵，以志慮言，不以兵械言。故察其微者至於在心而未發，亦謂之兵，所以未嘗少選不用也。注亦未晰。

察兵之微。在心

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畢沅曰·援推義當與推挽同·或援之使來·或推之使去·有分別·見義卽兵象矣·舊校云·一作挂·刺·所未能詳也·兵也

連反。○畢沅曰·連反當出易蹇爻辭·連與人也·反自守也·有同有異·而兵興矣·舊校云·連一作遾·疑誤·○洪頤煊曰·莊子天下篇·而連犿無傷也·釋文·犿本亦作抃·皆宛轉貌·一云相從之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連反卽連犿也·宛轉相從而卽伏之·故曰連反兵也·漢書地理志·河南滎陽卞水·水經注作汳水·卞反古字通用·○孫鏘鳴曰·反·疑抃之誤·連抃·搯手也·蓋謂手相搏也·古汴字·或作汳·飯字·或作飰·則抃亦或可作扳·轉寫遂誤爲反耳·○馬叙倫曰·連反卽連蹇·亦卽連犿·亦卽蹁躚·亦卽天蹇也·古相通假·上援推兵也·以手言·此以足言耳·洪頤煊說義與余異·

兵也。佫鬬。○畢沅曰·猶鬬佫也·謂以豪佫相爭勝也·○王念孫曰·佫疑佣之譌·○孫鏘鳴曰·佫鬬卽羣鬬·佫猶恣也·非爭豪佫而鬬也·此皆兵之由微而巨者·微巨卽小大之謂·注以巨爲牱略·微爲要妙·亦誤·○維遹案·說文·佣·輔也·段玉裁云·蓋朋黨字正作佣·而朋其假借字·據此·佣鬬與

孫說羣義略近。鬭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辨文博學力說偃兵。不自知博者。不聽從也。○畢沅曰。注博者字訛。或博是悖字。下亦當有一人字。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舊校云。民一作弱民。民之說也。○王念孫曰。治要引說下有之字。當據補。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歸。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中主。非賢君。

蕩兵○一作用兵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衞。故亂甚。○畢沅曰。注禁衞疑亦是禁亂禦。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三代之末。祚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之。○畢沅曰。趙云。天子既絕。謂周已亡。而秦未稱帝之時也。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違。黔首懷怨。無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捨之也。必舉兵誅之。誅其君弔其民。故曰其兵為之義也。○畢沅曰。注為之義。疑之字衍。或為字也。當作謂。○維遹案。宜猶如也。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將也。治主之兵。救其民。故曰將生也。○畢沅曰。且將也。舊本作行也。訛。今改正。且辱者也而榮。榮。光明也。且苦者也而逸。民見弔恤。安逸。世主恣行。則

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況下愚不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故不能得其有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陶鴻慶曰．而當爲則．涉上下文句例而誤也．○維遹案．而字非誤．而猶則也．說見經傳釋詞．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陶鴻慶曰．長民當爲民長．上文凡爲天下之民長也．是其證．其利害在○畢沅曰．舊校云．一本下有此字．朱本從之．今案在察此論也．連下讀爲是．觀下文可見．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

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俞樾曰高注云云然其實一也謂之一實義似未安一實當作一貫知化篇曰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過理篇曰亡國之主一貫是呂氏書多用一貫字此文實字當亦貫字之誤耳○孫先生曰正文不誤高注是也一實猶實一也古人常語且過理篇注云一道也貫同也此文注云其實一也是彼作貫此作實不得據彼以改此明矣知化篇一貫可疑爲一實之誤不得疑此文一實爲一貫之誤過理篇後于知化篇高於過理始說一貫之義殆可知矣一實之語王充論衡幸偶篇云癰疽之發亦一實也初稟篇云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本性篇云稟性受命同一實也紀妖篇云辭之與文一實也感虛篇訂鬼篇亦有一實之語並其切證愈校未審

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曰取舍人異○陶鴻慶曰此言攻伐之本旨在於救人而救守之人終竟必至於用兵而殺人故曰一實也論者於攻伐與救守或取或舍人各不同故曰取舍人異高於上句注云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及此句注云云均失其旨且二注語意不殊或經後人竄改非高氏原文也○孫鏘鳴曰或取攻伐而非救守或取救

守而非攻伐。人各異說。故下云無所定論。注未明。以辯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爲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爲誣。誣悖之士。雖辯無用矣。辯無所施。故謂之無用。〇畢沅曰。趙云。言說雖若可聽。而斷不可用也。下文申言其故。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爲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也。〇畢沅曰。言非攻伐欲以安利之。而不知其適相反。爲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說若是者。爲天下之患。爲黔首之害深而大也。〇陶鴻慶曰。若說者。此說也。高注說若是者云云。解若爲如。則正文爲不辭矣。下文若論爲大。注誤同。夫以利天下之民爲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別也。〇畢沅曰。別即辯。古通用。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

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禁，止也。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陳昌齊曰：不義也上罰字，有義也上伐字，據上下文義當互易之。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畏。所以蘄有道行有義者，為其賞也。蘄讀曰祈，或作勤。○王念孫曰：蘄下當有為字，行下有字，當據下文刪。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幸耳。賞之非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耳。罰之非也。○畢沅曰：注皆不得本意。此所云賞罰，豈真賞之罰之也哉？使無道者安全，即不啻賞之；使有道者不得伸天討，即不啻罰之矣。○陶鴻慶曰：而有道行義者窮六字，當在今無道不義存句下，當云：今無道不義存，而有道行義窮，存者賞之也，窮者罰之也。玩上下文理，可知此文之誤。高注於此文上二句注云：雖存，幸耳，賞之非也。下二句注云：雖窮，不幸耳，罰之非也。高意讀正文也字為邪，故注云然，正由依

誤本作注。生此誤解耳。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者。罰所當賞者。是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為大也。○畢沅曰。此篇之論。其謂天下攻伐人者之皆義兵乎。苟非義兵。則能救守者。正春秋之所深嘉而樂予也。而此非之。是與聖賢之意相違矣。下篇雖稍持平。然亦偏主攻伐意多。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有大之者。○陶鴻慶曰。救守之心。當為救守之事。上篇云。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此文亦當同。若作心則義難通矣。蓋由後人見下有事心任精之文而妄改耳。○維遹案。陶說是。惟未有不守無道。不字為發聲之詞。不守即守也。尚書西伯戡黎篇。我生不

有命在天。不有命在天者。卽有命在天也。王充論衡佚文篇。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不有殊卓之聲者。卽有殊卓之聲也。此云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卽未有守無道而救不義也。方與下文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語意相合。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深。重也。無有重之者。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言也。○畢沅曰。註當是說以言也。文說字訛。○吳先生曰。說言也。義自通。畢校非。其次以兵。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多羣。○孫鏘鳴曰。舊校云。從一作徒。安死篇。聚羣多之徒。此承或聚字之誤。多羣二字亦誤倒。○維遹案。孫說近是。惟謂多羣二字誤倒。非。此文當作聚徒成羣。管子法禁篇云。聚徒威羣。洪頤煊云。威羣當作成羣是也。此文成羣。疑先譌爲威羣。後威字爛脫。又譌爲多字。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脣乾肺。費神傷魂。單。盡。乾。晞。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陽精爲魂。陰精爲魄。○畢沅曰。自今疑本是自令。○俞樾曰。自今乃自令之誤。畢校已及之矣。單字高注訓盡。然脣無可盡之理。殆非也。單當讀爲殫。

省不從火耳。後漢泗水王歙傳注。熚灼也。然則熚脣者灼脣也。與乾字同義。順民篇。焦脣乾肺。此言熚。猶彼言焦。

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愉悅。）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說教守之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敵之主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畢單皆盡。不行。不見從。）則必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之以兵威之。）反之於兵則必鬬爭之情。必且殺人。（畢沅曰。鬬爭二字當疊。）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爲天下之害者得滋長。）而止天下之利。（晉獻公曰。物不兩施。害長故利止者也。）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獻公伐麗戎。史蘇曰。勝而不吉。故曰禍乃始長也。○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改且爲乃。云古書多以乃始連文。仲秋紀。雷乃始收。淮南俶眞訓。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先王之法

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猶違。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俞樾曰。疾取救守。義不可通。疑疾下奪攻伐二字。當云。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攻伐。取救守。不義莫大焉。下文屢以攻伐救守對言。此可爲證。疾攻伐者。言深惡此攻伐之事也。安死篇曰。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鬬爭。此惑之大者也。疾攻伐與疾鬬爭同誼。呂氏之意。主乎攻伐而不取救守。故以疾攻伐取救守爲不義。振亂篇曰。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文義與此相似。此云疾攻伐取救守。猶彼云非攻伐而取救守也。下文云。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誤與此同。高注訓疾爲爭。其義之迂曲矣。○吳先生曰。俞氏說義近。而改字則非也。呂氏之意以爲今世學者多非攻伐而取救守。適足以賞不義。此文疾取救守。疾。亟也。疾取救守者。謂俗人不問當救當守與否。而唯以救守爲是。而亟取之。適足爲無道者張目耳。下文云。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文義並同。尤足相證。秦

以攻伐得天下而惡夫合縱以抗秦者故其說加此俞氏讀疾爲疾之已甚之疾失其指矣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於義可攻可伐故不可非也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取惟義所在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守故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惟義兵爲可。○畢沅曰此救守不可取五字乃衍文注亦無異前說皆當刪去○陳昌齊曰據文義當以四不可截句二非字連下讀非救守不可下衍取字與下文三可二不可一氣貫注高氏誤讀因而誤注也○俞樾曰故取攻伐者不可非取者二字衍文也此文本云故攻伐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言攻伐與救守皆有是有非也弟一句衍取字者字則與下三句不一律而義亦不可通矣○陶鴻慶曰俞氏以首句取字者字皆爲誤衍雖於義可通而其辭複沓殆非呂氏之舊以上諸篇皆以非攻伐取救守對言此文第一句取字非衍因相承誤讀輒於第四句之末增取字以相配耳今爲正其讀云故取攻伐不可非攻伐不可取守救不可非守救不可

惟義兵為可·下文又申之云·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上下文語勢相承·是其明證·自後人亂其句讀·於第四句之末增取字·又於第一句之中增人者字·則於文為贅·畢氏遂疑第四句為衍句矣·○維遹案·陳說是·**兵苟義。攻伐亦可。**以有道伐無道·故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啓封疆·以無道攻有道·雖救之可也·極困設守亦可也·**兵不義。攻伐不可。**若以桀紂之兵·攻伐湯武·曷當可乎·**救守不可。**桀紂堅守·而往救之·亦不可也·**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夫差·吳王闔閭之子·智伯·智宣子之子襄子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共公之子平國也·宋康王在春秋後·當戰國時·僭稱王也·○畢沅曰·厲公·實名州滿·史記作壽曼·聲同耳·○梁玉繩曰·厲公之名·春秋經傳作州蒲·高氏依之·釋文于左傳成十年云·本或作州滿·孔疏引應劭諱議曰·周穆王名滿·而有

晉侯州滿。史通五行志雜駁篇。以蒲爲誤。謂出王邵讀書志。蓋滿蒲二字。書傳中多以形似相亂。如左傳盧蒲嫳。後愼行篇作盧滿嫳之類。而史記作壽曼。卽州滿也。州壽古通。滿曼音近。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夫差智伯爲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爲越王句踐所滅。智伯爲襄子所殺。於晉陽之下也。〇陳昌齊曰。厲字據文不當有。蓋因上下文而衍。〇俞樾曰。此文凡言吾未知者三。惟末句不誤。弟一句弟二句皆有衍字。蓋此文末皆承上文而言。上文曰。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據此則弟一句弟二句當云吾未知其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弟二句當云吾未知其爲侵奪之至於此也。今弟一句衍厲字。弟二句衍不善無道四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

欒書中行偃殺之於匠麗氏也。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姬所生也。靈公通於夏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徵舒過之。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故曰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溫，魏邑也。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辟兵之子也。立十一年，自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三百里；西敗魏軍於溫；與齊楚魏爲敵國。以韋囊盛血，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成曰：宋復爲紂，不可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湣王與楚魏伐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溫。○畢沅曰：宋康，荀子王霸篇作宋獻。楊倞云：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諡，故不同。案此注依宋世家爲說。四十七年，年表偃立止四十三年。梁伯子云：宋實無取齊楚地及敗魏軍之事，詳所著史記刊誤中。○梁玉繩曰：宋康爲元公八世孫，非六世；而其滅在六十一年，非四十七與四十三也。刊誤今改名志疑。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萬人一數之言多不

可勝數。○畢沅曰。大爲無道。舊本爲誤作而。今改正。○維遹案。畢改是。姜本而正作爲。壯佼老幼胎贕之死者。○畢沅曰。贕與殰同。○王念孫曰。贕讀爲騊犢。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言多。爲京丘若山陵。戰鬭殺人。合土築之。以爲大京觀。故謂之京丘。若山陵高大也。○維遹案。注陵字原作林。改從姜本黃本。與正文合。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痛也。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恣放也。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用。不得誅滅。是乃幸也。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畢沅曰。正文似訛。當云。故世之患在於救守。而爲不肖者之

幸也。如此方與上下文順。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王念孫曰。也當作矣。與下句文同一例。今作也者。因與上文不肖者之幸也相涉而誤。賢者益疑矣。疑怪其何以益幸也。而賢者益恐也。○王念孫曰。高說非也。疑者。恐也。言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也。古者謂恐曰疑。雜記曰。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管子小問篇曰。駮食虎豹。故虎疑焉。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皆其證也。上文云。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故此言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疾。猶爭。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理·義必當義然後議。議·言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爲士民·士民之說爲士者也·○陳昌齊曰·說義字據上文當爲說議·○陶鴻慶曰·說義當爲說議·上文云·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此卽承上而言·不侵篇·說義聽行·亦借義爲議·○吳先生曰·注當作一命爲士·士民·民之說爲士者也·意謂士民爲民之秀者·黔首則衆氓·注文民字誤衍於上·故義不可通·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息·滅·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維遹案·姦詐下當有侵奪二字·此承上句而言·似不宜省·其埶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境·壤·○維遹案·兵上疑奪一義字·下文皆申說義兵之事·此不宜獨指凡兵而言·據下注云云·足證高所見本不誤·亢倉子兵道篇襲此文·正作義兵·則民知所庇矣。庇·依廕也·黔首知不

死矣。知義兵救民之命。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奉。送也。○陳昌齊曰。題歸二字不可解。疑題字衍。蓋歸隸或作[illegible]。因誤爲題。而又多出題字耳。孫鏘鳴說同。○維遹案。陳孫說是。亢倉子作得人虜屋而歸之。亦無題字。以彰好惡。好其顧民。惡其惡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敵以暴虐用其民也。故以信義奪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王引之曰。憂恨與遂過不聽義不相屬。憂當爲复。复與愎同。（古無愎字。故借复爲之。或通作復。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趙策愎作復。復是也。又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蝮。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是也。）隸書复字或作夏。憂字或作憂。二形相似而誤。（書堯典正義。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陽。史記秦始皇紀。刻碣石門辭。

文復無罪徐廣曰復一作憂蓋腹復竝通作复因誤爲憂也恨與很同爾雅鬩很也孫炎本恨作很又荀子見下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說文曰很不聽從也宣十二年左傳注曰愎很也故曰愎很冒疾遂過不聽逸周書謚法篇曰愎很遂過曰刺荀子成相篇曰恨復遂過不肯悔恨復與很愎同今本復譌作後辯見荀子義竝與此同○維遹案王說是亢倉子正作愎很王氏不引蓋以此書爲唐人依託似未足據然藉此足證唐人所見呂覽尚不誤先發聲出號。號令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子之在上無道据傲子謂所伐國之君○畢沅曰据當與倨通朱本即作倨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陳昌齊曰自用也三字當是注文○維遹案陳因高讀之誤遂疑自用也三字爲注文失之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順承下不惠民。惠愛徵斂無期。求索無厭。期度厭足○畢沅曰注舊作其度厭之訛今改正○維遹案許本正作期度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

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舊校云。天一作民。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赦貸也。○畢沅曰。孫云。不赦舊本譌作不救。注赦貸舊本譌作救貸。今並從孫說改正。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祿之。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閭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二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爲井。四井爲邑。三十二家也。此上鄉邑皆不從周禮。○維遹案。注上邑字宜重。當云。四井爲邑。邑三十二家也。由上二注可知矣。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爲縣。四縣爲都。然則國都萬家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君也。舉

其秀士。一○畢沅曰舊校云作俊案非是而封侯之。秀士俊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授以上位。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贍矜恤。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年。皆益其祿。加其級。祿食級等○梁玉繩曰後世百官加級始見此○陶鴻慶曰皆益其祿加其級當在而尊顯之下益祿加級禮賢之事也下云分金散粟惠民之事也如今本則錯出不倫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猶理○畢沅曰救亦當作赦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可以為田器皆布散以與人民以鎮撫其眾。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其祀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也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也○王念孫曰疑當作能生一死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一人義兵之生一人亦

多矣。畢沅曰：「一」字衍。○鹽田曰：諸子類語引「生一人」作「生死人」。○陶鴻慶曰：「一」當作「死」。上文云：「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此即承上「人孰」而言。作「一」者，涉上文而誤。畢校以「一」爲衍字，非。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所誅國之民睎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滋，益。衆，多也。孟子曰：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奚爲後予，此之謂也。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接，交。若被其化也。○畢沅曰：「若化」本多作「其化」，今從宋邦乂本。○劉師培曰：日本治要引注「若順」。後人昧「順」有「若」訓，以「若」爲「如」，遂易爲「若被其化」。

懷寵

吕氏春秋集釋卷第八

榮成許維遹學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吕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牽牛中。旦觜巂中。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觜巂，西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〇畢沅曰：淮南天文訓：觜巂屬趙。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說在孟秋。律中南呂。南呂，陰律也。是月陽氣內藏，陰旅於陽，任其成功，竹管音中南呂。〇王念孫曰：注任其成功，當據淮南時則訓注、天文訓注，改作任成其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說在孟秋。〇畢沅曰：月令作盲風至。鄭注：盲風，

此疾風也。孫云。孟秋已云涼風至。此何以又云涼風生。應從記。候鴈來。玄鳥歸。羣鳥養

羞。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玄鳥氏司

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畢沅曰。注北漠各本作北漢。訛。今從汪本。與淮

南注合。鄭注月令云。羞謂所食也。此注又別。○吳先生曰。此注訓羞爲進。養進毛羽。蓋以堯典鳥獸毛毨爲說。

又毨之爲言選也。選羞聲同。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太廟。中央室也。乘戎

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

深。說在孟秋。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共

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禮。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

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畢沅曰。糜與麋同。本亦作麋。周禮羅氏掌獻鳩以養國老。禮記郊特牲。有大羅氏。此

參用彼文。衍杖字。缺國字。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鄭注。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乃命司服。具

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衣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鹿皮冠、服者素積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畢沅曰、舊注多脫誤、今攷禮注補正、○吳先生曰、注青與赤當作青與赤謂之文、畢校既以禮注補正、何其疏忽、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殺、皆重其事、故曰必當、無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凌弱為枉、違彊為橈、反還、殃咎、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為充人、掌養祭祀之犧牲、繫于牢、芻之三月也、祝、太祝、以辭祭事神、祈福祥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者、恐其毀傷、案其芻豢之薄厚、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瞻肥瘠。察物色。物、毛也、必

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佐疾。以通秋氣。儺。逐疫除不祥也。語曰。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禦。止也。佐疾人謂療也。儺以止之也。以通達秋氣。使不壅閉。○畢沅曰。月令無禦佐疾三字。○維遹案。佐疾殆謂疫癘。注療字誤。以犬嘗麻。先祭寢廟。犬。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曰都。無曰邑。穿竇窌。修囷倉。穿水通竇。不欲地泥溼也。穿窌所以盛穀也。修治囷倉。仲秋大內。穀當入也。圓曰囷。方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爲場人。場人。場協入也。蓄菜。乾茸之屬也。詩云。亦有旨蓄。以御冬也。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罪。罰也。○畢沅曰。無或當從淮南作若或。如從月令作無或失時。則下其有失時句亦不可去。○茆泮林曰。朱子所見本。無或失時下。有其或失時四字。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是月秋分。分。等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十

刻故日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將蟄之蟲俯近其所蟄之戶○畢沅曰月令作雷始收聲此乃始二字當衍其一俯戶月令作坏戶○王念孫曰聲字當刪注內舉正文無聲字此字乃妄人所加淮南時則訓及初學記引月令類聚書鈔引周書時訓並作雷乃始收是也自唐御修月令始改作雷乃始收聲而今本月令今本周書時訓遂並作雷始收聲○茆泮林曰朱子謂呂雷下有乃字收下無聲字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殺氣陰氣涸竭日夜分。則一度量。一同也度尺丈量釜鍾也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權秤衡也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斗甬皆量器也○畢沅曰斗甬舊本作升角訛今從月令改正○茆泮林曰禮月令作角斗甬朱子謂呂角作齊斗作升案角當甬字之譌升字與朱子所見本正合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注袁本引呂氏春秋仲春角升桶引高誘注亦作升桶尤本引作斗引注仍作升今呂本作斗桶注亦作斗唯仲秋紀舊本有升角之文升斗形近易譌朱子所見本是升非斗校選注者不得據今本呂氏春秋以爲選本皆譌校呂紀者亦不得率依禮月令改也○維遹

案仲春紀注稱錘曰權衡稱此注權秤衡疑有脫文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賤鬻貴曰商旅者行商也貨賄財賂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故曰以便民事○陳昌齊曰淮南作理關市注通四方來雜。遠鄉皆至。雜會也關市不征故遠鄉皆至○畢沅曰雜月令作集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上無乏用所求得也事非一故言百事遂成也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數天道○畢沅曰舉事月令作舉大事天數作大事必順其時。其時天時乃因其類。因順其事類不干逆○畢沅曰乃因月令作愼因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故白露降三旬成萬物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天陽亢燥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尚生育故草木榮華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惶恐也○松皋圓曰注天陽當作春陽見七月紀○維遹案松說是注末句民字據正文當作國

黃本作國。淮南注同。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盛陽。故炎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五穀復萌生也。於洪範五行爲恆燠之徵。○畢沅曰。其國旱必本是其國乃旱。上節必本是國有大恐。後人以月令參校。遂記一乃字於有大恐之上。寫時因誤入。後來校者。本欲去上一乃字。而反誤去此節之乃字。一騰一脫。其所以致誤之由。尚可推求而得也。○維遹案。淮南正作其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畢不知引疏矣。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未當行。故日先也。

仲秋紀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上長。下幼。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亂而危也。過猶服也。勝

有所勝也。○維遹案。注服字原作取。陶鴻慶云。取乃敗字之誤。過勝猶言敗勝。案張本作服。今據正。服敗義相近。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貪也。○陶鴻慶曰。過勝之下。亦當有所在二字。○維遹案。治要引無過勝之三字。非是。亢倉子兵道篇作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又案。必反於己。治要引作必反人情。亢倉子同。例以呂文義勝。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一於紀。凡軍欲其衆也。衆。多也。以多擊寡。雖拙者猶以克勝。故欲其衆。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重也。○畢沅曰。注至重似不當有至字。○俞樾曰。古乃謂字之誤。涉下文故古之至兵句而誤也。謂之至兵四字爲句。乃結上之詞。當連上文讀之。曰。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

也。亦無敵矣。謂之至兵。高氏本於此下出注曰。至兵於至德。君之兵也。今無不化。故謂之至兵也。今誤移注文於至民之重令也下。乃改注文至兵爲至重。而文義俱乖矣。民之重令也。本與下文重乎天下。貴乎天子。一義相屬。今誤之。則文不成義。非高氏斷之舊。當訂正。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養也。〇畢沅曰。注疑未是。捷或當爲浹。〇洪頤煊曰。捷古字通作接。爾雅釋詁。接。捷也。郭璞注。捷。謂相接續也。荀子解蔽篇。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楊倞注。浹。或爲接。其義亦通。〇吳先生曰。畢校非也。捷接聲近義通。內則接以太牢。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又淮南精神篇。食足以接氣。補虛接氣。皆於養義爲近。高注讀捷爲接。故以養釋之。畢疑爲浹。失之遠矣。不可搖蕩。蕩。動也。物莫之能動。動。移也。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者。勝敵不足以爲武。故言胡足勝矣。小之也。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令彊者。不可犯也。令信者。賞不僭。刑不濫也。故能使其敵弱而屈服也。〇陶鴻

慶曰信讀爲伸令伸者謂令行於三軍也彊弱伸詘文皆相對伸高注讀信爲本字非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廟堂彼遠謂原野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戰鬬有負敗勇者凌傲有死亡故皆謂之凶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馬法曰有故殺人雖殺人可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威畏也懾懼也以威畏敵人使之畏懼己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交○畢沅曰孫云才民御覽二百七十一又三百三十九俱作士民而威已諭矣。諭猶行敵已服矣。服降豈必用枹鼓干戈哉。鼓以進士干揗也戈戟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窅音窈○畢沅曰窅窅乎冥冥疑窅字不當疊○維遹案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作窅乎冥冥、莫知其情、疑損窅冥二字、淮南兵略篇、窈窈冥冥、孰知其情、語本此、畢說殆不可從、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也、○維遹案、御覽七百二十一引誠下有也字、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畢沅曰、孫云、而字御覽作緩徐遲後四字、○維遹案、而猶與也、言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與急疾捷先之分也、御覽不可從、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梟舉死殙之地矣。起、走、舉、飛也、免走梟趨、喻急疾也、殙音悶、謂絕氣之悶、○畢沅曰、注謂字非衍即誤、○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注音悶二字刪、改謂爲讀、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凌、越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陷、壞也、幷氣專精。○畢沅曰、盧云、案御覽二百七十一作摶精、摶與專同、前卷五適音篇、不收則不摶、不摶則怒、注云、不摶、不專一也、則知呂氏書多用摶

字。御覽所見。尚仍是古本。後人不知。乃徑改爲專字。余嘗考易左傳。管子史記。而知摶之卽專。文繁不錄。○維遹案。并爲屏之初文。論語鄉黨篇云。屏氣似不息者。說文。屏。蔽也。心無有慮。無有由豫之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畢沅曰。事無攷。注亦不明。○陳昌齊曰。儀工當爲義士之訛。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族以爲氏。讓欲報讎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成荆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畏其義。○梁玉繩曰。成荆古之勇士。見戰國韓策及淮南齊俗。漢景十三王傳作成慶。古字通用。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有敢敵者。刃未接而欲已得矣。已得欲殺也。○維遹案。謂已得其所願。注專以殺言之。非是。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咸。皆。魄。飛蕩。若狂人。形性相離。離。違也。

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拌。析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畢沅曰。句疑。○維遹案。謀下之字。當釋爲與。此猶言兵之大要。全在知謀敵之所不謀與所不禁。孫子始計篇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勇人。爲闔廬刺吳王僚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專諸一舉而成。闔廬爲王。故曰吳王一成。成謂專諸能成吳王也。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王念孫曰。議猶擬也。

論威○畢沅曰.論疑本是諭字.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厚祿.大將也.教卒.習戰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拳勇有力之材.離散係系。畢沅曰.疑系爲繫字之誤.○孫先生曰.畢校是.御覽二百九十七引.正作繫.可以勝人之行陳整齊。行陳.五列也.整齊.周旋進退也.○畢沅曰.注五列即伍列也.○維遹案.姜本張本.正作伍列.鋤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櫌.椎.梃.杖也.長銚.長矛也.銚讀曰葦苕之苕.此不通乎兵者之論。通.達也.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擇.別.爲是鬭因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

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怯卒。○王念孫曰。則猶而也。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陳年齊人。皆勇捷有力也。○畢沅曰。梁仲子云。陳年卽吳越春秋之陳音。善射者。楚人也。古年音聲相近。○吳先生曰。年音聲韻絕殊。梁說似非。○維遹案。御覽二百七十九引年作午。越絕書亦作音。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能將。上將。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湯。殷主癸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也。齊桓。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畢沅曰。孫云。御覽三百二十五。必死下有士字。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畢沅曰。移上舊本缺推字。據御覽補。注推下缺移字。亦補之。梁仲子云。淮南主術訓。桀之力能推移大犧。此注所本也。據墨子明鬼下篇。禽

推哆大戲。則皆人名。此推移即推哆也。所染篇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晝殺人。此大犧即大戲也。誘不參攷。而以大犧為桀號。誤甚。盧云。案下文云。桀奔走。則何嘗成禽哉。湯之待桀有禮。見於他書者多矣。從未有言禽桀者。○梁玉繩曰。路史後紀十四注曰。呂覽周書戊子戰桀于郕。案傳桀與昆吾仝以乙卯日亡。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則非戊子。又曰。晏子春秋諫上曰。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則為桀臣之名無疑。高注仍誤于淮南爾。路史注以軍旗解之。亦非。沈赤然喬松年徐時棟並云。推移大犧皆人名。亦引墨子晏子春秋為證。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殷湯遂有夏之天下。）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桀為殘賊。湯為仁惠。故曰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殷之王。王。古之帝也。○畢沅曰。故王之王。于況反。注讀如字。誤。）

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

而紂爲禽。要成也。甲子之日。獲紂於牧野。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謂殺紂也。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武王。爲天所子。○畢沅曰。語極明白。而注故迂曲。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爲兵首。首始也。○陶鴻慶曰。兵首謂軍之前鋒也。下文敍晉文公銳卒千人。先以接敵。吳闔廬選多力利趾。以爲前陳。皆此類。高注云。首始也。義未晰。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也。○孫先生曰。書鈔一百十八引禁作禦。于義爲長。仲秋紀高注。亦訓禦爲止。南至石梁。石梁在彭城也。西至酆郭。酆郭在長安西南。○陳昌齊曰。郭當作鄗。王念孫說同。北至令支。令支在遼西。中山亡邢。狄人滅衛。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在今盧奴西。中山伐邢而亡之。邢國今在趙襄國也。狄殺衛懿公於熒澤。故曰滅也。○畢沅曰。梁仲子云。齊桓因狄伐邢。遂遷之。狄未嘗亡邢也。

邢爲衞滅。見左傳僖廿五年。中山爲白狄別種。伐邢者爲赤狄。誘不之毆。何也。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衞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兩。技也。五技之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也。○畢沅曰。以技訓兩。未知何出。五乘下當疊一乘字。○松皋圓曰。注七字衍文。兵車一乘。甲士三人。五乘合十五人。畢校誤。○俞樾曰。疑呂氏原文作五能之士。古能字或叚而爲之。不屈篇曰。施而治農夫者也。注曰。而能也。是本書叚而爲能之證。而兩形似。因誤爲兩矣。○吳先生曰。類篇倆字注云。伎倆也。伐倆功也。未詳。伎倆之語。恐本於此。俞說亦難定耳。銳卒千人。先以接敵。在車曰士。步曰卒。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衞之畝。反。覆。鄭城埤而取之。使衞耕者皆東畝。以遂晉兵也。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衡雍。衡雍踐土。今之河陽。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陳。趾。足也。陳。列也。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郢。楚都。東征至于庳廬。

國名也。○梁玉繩曰。叔弟匠誨云。高氏士奇春秋地名攷略云。庫盧嶷即晉之被盧也。此注爲國名。嶷非。○洪亮吉曰。按地理志琅邪郡。挴即春秋時向國。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中國。諸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精猶銳利。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教。習。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專。獨也。○陳昌齊曰。據前後文義。爲字乃無字之訛。用民篇亦云。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陶鴻慶曰。不可爲當作不可不爲。故下云。此勝之一策也。奪不字則文不成義。用民篇云。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語意與此同。此勝之一策也。策。謀術。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孤獨。無助。敵孤獨則上下虛。○舊校云。一作乘。○馬敘倫曰。此句以下疑有脫譌。民解落。解散。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誹。謗也。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數。術也。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霣墜。若鷙鳥之擊也。謂如鷹隼感秋霜之節奮擊也。○維遹案。此文有脫誤。當云。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若雷電飄風暴雨。則若崩山破潰。別辨霣墜。則若鷙鳥之擊也。弟二句能字。因上文則能連文而誤衍。弟三句能字。爲則字之形近之譌。末句若上。又奪則字。侈樂篇云。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處方篇云。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圓則若規矩。論人篇云。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文例竝與此同。足證本書多以則若二字連文。如今本則辭爲贅矣。搏攫則殪。殪。死也。

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陶鴻慶曰。智當爲勇。與上文勇則能決斷云云一意相承。下文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以下。皆申言此義。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當知之也。勇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陶鴻慶曰。此文有誤。以文義考之。當云。勇則勝。怯則北。戰而勇者。其氣勇者也。戰而怯者。其氣怯者也。此承上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而言。此節專論用兵當用民氣。玩上下文自明。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方。道也。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商湯也。周武也。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也。過。絕也。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鬬衆與不能鬬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多而不能以克。故曰無益於勝。軍

大卒多而不能鬭眾不若其寡也陳昌齊曰以能鬭眾與不能鬭眾二能鬭字下不得有眾字蓋因下文而誤衍○陶鴻慶曰與猶當也鬭眾二字皆當倒乙眾鬭言萬眾一心也下文云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鬭雖廝輿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皆言能眾鬭非能鬭眾之謂也今作鬭眾則文不成義夫眾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為賈溺則死故害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鬭雖廝輿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廝役輿眾白衣之徒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羈牽誘導○松皋圓曰幸當作勢字畫殘缺爾凡兵貴其因也孫先生曰御覽三百二十二引兵下有也者二字與下文語例正同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己固因敵之謀以為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窮極

○俞樾曰此本作能審因而加則勝不可窮矣下云勝不可窮之謂神即承此言今則勝二字傳寫誤倒○陶鴻慶曰勝字當在則字下俞氏已訂正矣今案以文義考之審字當在加字下元文本云能因而加審則勝不可窮矣因承上因敵而言審承上審於戰期而言謂幸勝者但審於戰期而不能因敵於戰前善用兵者能因敵而加之以審則勝不可窮矣今本由則勝二字傳寫誤倒校者不復以意竄易之耳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能勝不能所以勝故日不可勝夫兵貴不可勝。○畢沅曰孫云御覽二百二十五作夫兵不貴勝而貴不可勝此脫四字○孫先生曰御覽三百二十引亦作夫兵不貴勝而貴不可勝孫校是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王念孫曰不勝當作可勝○陶鴻慶曰以遇不勝之敵當作以遇可勝之敵承上文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而言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

微。必積必摶。隱則勝闡矣。闡布也。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摶則勝離矣。摶畢沅曰、上必摶與此摶字、舊本皆作專、蓋因下文摶字而誤、案摶之義爲壹、正與分離相反、故今定作摶字、諸摶攫柢噬之獸。校本維遹案、王念孫改柢作抵、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狐之摶雉、俯伏弭毛、以喜說之、雉見而信之、不驚憚遠飛、故得禽之、軍戎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畢沅曰、注軍戎舊本作軍賊、訛、今改作戎、亦或是戰字誤、維遹案、高注約用淮南人間篇文、

決勝

五日。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義也、孫先生曰、本作救之大義也、故高注云然、今本脫去大字、旣與上句大害不

（符。又與高注不合。治要引正有大字。）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得國士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是也。兩馬在邊爲驂。詩曰。兩驂如舞是也。○王念孫曰。失讀曰佚。）繆公自往求之。（○畢沅曰。舊本脫此句。孫據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所引補。梁仲子云。韓詩外傳十作求三日而得之。淮南氾論訓作追而及之。說苑復恩篇亦有自往求之句。皆於語義爲合。此文脫無疑。○維遹案。御覽二百八十一引作繆公自往求焉。）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畢沅曰。外傳作埜山。）繆公歎曰。（○畢沅曰。選注。御覽四百七十九。又八百九十六。俱作笑曰。○孫先生曰。作笑是也。若作歎則與下文語氣全不合矣。蓋笑本作咲。歎或寫作嘆。二形相近。故本書屢誤。類聚三十二。又九十三。御覽二百八十一。又四百七十七。竝作笑。）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

酒。余恐其傷女也。○松皐圓曰。還音旋。疾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環。圍。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王念孫曰。投當爲杸。字之誤也。說文。杸軍士所持殳也。從木從殳。引司馬法執羽從杸。急就篇曰。鐵鋌檛杖棁柲杸。今經傳通作殳。中之者已六札矣。甲。鎧也。陷之六札。○畢沅曰。孫云。御覽作其甲之抎者。已六札矣。注抎者配隤也。文有所失也。說文繫傳手部抎字亦引之。此文疑已爲後人竄改。并注亦刪去。盧云。案抎者配隤也。語不可曉。疑或是抎音顚隕也。下有所失也。是說文語。高未必引說文。殆後人所益。又脫去說字耳。埜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鬭於車下。畢。盡。疾。急。○孫先生曰。於岐山之陽五字。涉上文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而衍。此言凡食繆

公駁馬之肉者。並爲繆公效力。不必重述於岐山之陽。其意已喻。著此五字。反於辭爲贅矣。疑卽殘脫之高注。而錯入正文者。類聚三十三。又九十三。御覽二百八十一。又四百七十七。又四百九十九。又八百九十六引。並無此五字。韓詩外傳十。淮南氾論篇。說苑復恩篇。亦並無此十五字。均其證。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惠公歸於秦。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爲君子作君正法。以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逸詩也。爲賤人作君。寬饒之。以盡其力。故繆公戰以勝晉。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胡。何也。○畢沅曰。舊本行德下有人字。今從御覽刪。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畢沅曰。行德二字舊脫。從御覽補。維遹案。治要引亦有行德二字。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爲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惠公是也。○陶鴻慶曰。此文（自此詩之所謂曰至此。乃發明愛士之旨。當爲本篇之總論。不當專指秦繆公言之。今本以此節羼入於秦繆公趙

簡子二事之間於文例爲不協蓋錯簡也疑元文本在下文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句下爲秦繆公趙簡子二事之總論君君子云云指趙簡子之事言也君賤人云云指秦繆公之事言也而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君死與下文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云云一氣相屬熟玩本文足明其誤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王念孫曰治要騾字並作贏是也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

處猶病也○畢沅曰注以處訓病未見所出賈誼書耳痺篇有渠如處車裂回泉語彼是人名則此亦正相類漢書人表載胥渠無處字○梁玉繩曰處無訓病之義亦未必以三字爲名處猶居也當連下廣門之官作一句○陳昌齊曰處當爲疾蓋處與疾形近又下文有陽城胥渠處無幾何句遂訛○王念孫曰治要無處字注亦無處猶病三字○洪頤煊曰處當作劇上脫一病字注當作處劇病甚也其義方合史記荀卿列傳劇子集解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古字多通用○俞樾曰高注殊誤當以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爲句官館古同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是其證也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者言陽城胥渠居於廣門之館也下云夜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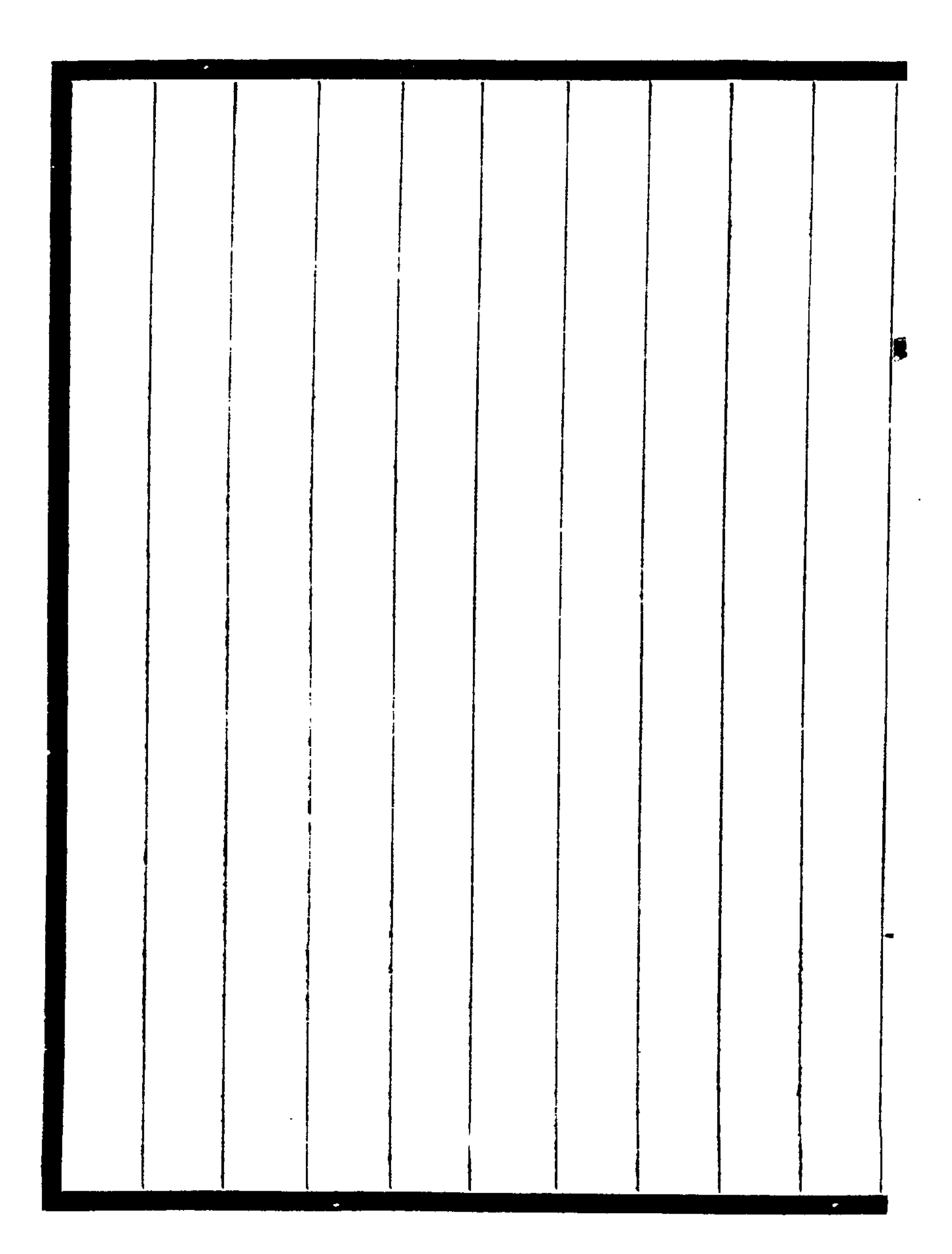
門而謁者。即陽城胥渠。其曰主君之臣也。胥渠有疾。乃胥渠自通於謁者之詞。非他人代為之請也。故董安于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也。若他人代請。則不得以此為胥渠罪矣。高氏不知官為古館字。而讀處字絕句。訓處為病。古無此義。又以款門者為廣門之小臣。益非當時事實。○馬敘倫曰。梁說是也。處廣門之官一句。

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維遹案。御覽九百一引廣門作黃門。廣黃古通用。王念孫云。治要官作宦。注及下同。注主者當作主君。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慍。怒。即。就也。謂就胥渠而刑之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畢○

沅曰。御覽四十九無處字。梁仲子云。處字屬下。與上文處一年文義相似。○梁玉繩曰。知士篇云。留無幾何。文法政全。○維遹案。御覽九百一引取下有其字。無上亦有處字。惟治要引無處字。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維遹案。治要引士下有也字。也邪古通。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不得利而進。○劉先生曰。注是不得利而進。疑是正文。而寫者作雙行。遂誤以爲注矣。是不得利而進。正承上文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而言。今以得爲注。故正文語意不完。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且將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故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己負。故爲死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故我得殺敵也。能殺敵。故己得生也。○畢沅曰。此段正文及注。宋邦乂本脫去。別本皆有。夫得

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故不可不察而知。〇維遹案。注負則敗。當作負則死。上文注敵克故不得生。己負故爲死。並以勝負與生死對舉。下注亦同。此不當獨異。今作敗者。或涉下注克敗而誤。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愛士〇一作愼窮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九

榮成許維遹學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故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說在孟秋。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稚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雒也。賓爵

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入于海爲蛤。此之謂也。○畢沅曰。月令鄭注以鴻鴈來賓爲句。與此異。○維遹案。注北方當作北漢。仲秋紀注淮南注可證。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景宋本藏本淮南。人下竝有家字。別本本亦誤脫。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戮者殺也。○維遹案。注長下毛字當作尾。字之壞也。淮南注作尾。是其證。天子居總章右个。右个。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說在孟秋。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季秋畢內。故務入也。○惠棟曰。月令作內。內古文入。以會天地之藏。會。合也。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爲天官。冢。大。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也。舉書五種之要。具文簿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天子籍田千畝。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籍

之收。於倉受。槩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也。祇敬必正。不傾邪也。○畢沅曰。槩爲穀之異文。尚書大傳。山海經。論衡。齊民要術。皆有此字。或從木。誤。今從篇海從禾。○吳先生曰。注文當云收其所收穀也。誤奪一收字。又曰。槩爲隸書誤作。非異文。

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寒露。寒露後十五日霜降。故曰始也。則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爲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吹笙。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之謂也。○畢沅曰。月令作命樂正入學習吹。此脫三字。注吹籥舊作吹笙竽籥。今據周禮刪正。○孫先生曰。注吹笙下本有竽字。籥上笙竽二字。即涉此而衍。當據淮南注補正。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毛以告全。故告備于天子也。○畢沅曰。此注似有訛脫。案周禮大宰職。論祭天禮

云及納亨贊王牲事鄭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則非先一日殺也詩信南山篇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箋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此注告全卽告純也舊本誤作告令今改正

合諸侯制百縣。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家也○畢沅曰周禮遂人酇作鄙舊本五鄙訛作四鄙今改正○武億曰石梁王氏云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是以合諸侯爲句制字下屬百縣爲句爲來歲受朔日又自爲句矣澄說同

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爲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爲秦制也諸侯所稅輕重職貢多少之數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畢沅曰盧云案若以十月爲來歲而於九月始受朔日則僅就百縣言爲可若違方諸侯則有不能逮者矣注據此卽爲秦制吾未之信○梁玉繩曰九月受朔何以不能逮違方說似未確月令一篇先儒或云周公作或云不韋作雖疑莫敢定然如太

尉秦官名而曰命太尉圄圄秦獄名而曰省圄圄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而曰命民社皆不合周法且序意明言維秦八年良人請問十二紀則爲不韋作審矣或難云以十月爲朔故于九月言來歲而何以十月稱來年十二月稱來歲又秦并天下改朔不韋死于始皇十二年安得預知十月爲首乎曰不韋相秦十餘年已得天下大半故集儒士采三代參秦制創爲此書後人錄入禮記淮南取名時則也逸周書闕月令近刻以月令補之余未敢信周書月令馬融曾引之注論語鑽燧改火與月令迥異又管子幼官所述如三卯二郢二揄之屬判然不仝一歲三十節氣春秋各八夏冬各七通三百六十日春秋各九十六日夏冬各八十四日當是周之時令如是可驗今月令非周法又曰宋史張慮傳亦云月令之書出於呂不韋

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無有所私少不如法制也○維遹案注不如當作亦多如。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獀馬。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也獀擇也爲將田故習肄五兵選擇田馬取堪乘也○畢沅曰獀馬月令作班馬政舊本獀下有一作蒐

三字乃校者之辭此無政字避始皇諱而月令不諱則月令之非秦制益明矣○政茆泮林曰禮月令作班馬政朱子謂呂班作夐無政字今本作獀馬無政字案說文夐營求也古音與班同部相近又廣雅廋讓全訓求也廋與獀同義讓與夐同義今呂本作獀高注獀擇也選擇營求義亦通也畢本校云呂無政字避始皇諱案所校非也史記秦本紀正義引宋衷云始皇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呂氏仲夏紀有班馬正之文高注馬正掌馬之官呂何以不諱正於彼而諱政於此也呂本蓋無政字與仲夏紀不同

命僕及七騶咸駕。

載旍旐

僕於周禮為田僕掌御田輅七騶於周禮當為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騶之官也田僕掌佐車之政令獲者植旍故載旍也○畢沅曰旍與旌同令獲者植旍舊本作令獵者揚旍誤今改正○梁玉繩曰蔡邕月令問答云七當為六而鄭注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疏引皇甫侃曰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高與蔡義全非○王引之曰注言載旍而不及旐則旍下無旐字旐字蓋後人據月令加之也淮南時則篇作戴荏荏即旌之譌荏下亦無旐字當刪去其與字則當讀為旟屬上句讀

月令云載旌旐。此云載旍旟。旟旐皆旌旍之屬。各舉一物言之耳。高以旐與字屬下句讀。又訓為眾。皆失之。○維

遹案。注田僕掌佐車之政。車字原作馬。今改從姜本。周禮司馬田僕掌佐車之政。高氏本之。輿受車

以級。整設于屏外。輿。眾也。眾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

云。屏謂之樹。論語曰。樹塞門者也。○畢沅曰。月令無輿字。又受作授。司徒搢扑。北嚮以誓

之。搢。插也。扑。所以敎也。插置帶間。誓告其眾。○維遹案。扑淮南作朴。甚是。月令誤與此同。蔡雲已辨正矣。

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飭。以

射禽也。周禮司服章。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畢沅曰。月令作天子乃厲章飾。執弓挾矢以獵。古飾飭亦或通

用。注戎服垂衣也。亦似有訛。月令正義引熊氏云。春夏田冠弁服。秋冬韋弁服。韋弁服即所謂戎服也。鄭云以

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然則垂衣乃韋衣之誤也。○陳昌齊曰。淮南時則訓篇作厲服廣飾。注云。服猛厲之服。

廣其所佩之飾。當据改正。並補注脫文。俞樾說同。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

也。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草木節解，斧入山林，故伐木作炭。○畢沅曰：注伐木舊作伐林，伐林訛。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咸，皆。俯，伏。藏於穴。墐，塞其戶也。墐讀如斤斧之斤也。○畢沅曰：穴，月令作內，古書往往互用。乃趣獄刑。無留有罪。陰氣殺僇，故刑獄當者決之，故曰無留有罪也。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祿秩也。不宜者，謂若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一說言所養無動於國，其先人無賢，所不宜養，故收斂之也。○畢沅曰：注末舊作所宜養，故收斂者也，脫不字，者當作之，今補正。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升，故嘗之，先進於廟，孝敬親也。○茆泮林曰：朱子謂呂無以犬字，今同禮月令。案高注似與孟秋升穀注一例，不當有以犬字，有者是後人依禮月令增。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淋雨，二氣相并，故大

水也。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作鼽窒。鼻不通也。鼽讀曰仇怨之仇。○畢沅曰。鼽窒月令作鼽嚏。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之人不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爲鄰國所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墮也。木干金。故師旅竝興。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畢沅曰。師旅必興。月令作師興不居。○維遹案。必興淮南作竝興。與此注合。

季秋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功。治天下之功。名。聖人之名也。○畢沅曰。注名字舊本作功。訛。今改正。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是也。故上世多有之。○陶鴻慶曰。此文本作夫德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

多有之矣。與下文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反覆相明。後人不知德之借爲得。因於上下增以得二字。非其舊也。又曰。立大二字誤倒。士節篇云。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愼人篇云。功名大立天也。皆其證。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蚩尤。夷昕。桀。紂。下至周厲。幽王。晉厲。宋康。齊懿。楚靈之屬。皆以滅亡。故曰未之曾有也。○畢沅曰。注夷昕蓋夷羿也。未知高氏有所本。抑字誤。○維遹案。注皆以滅亡。以字原作有。改從許本姜本張本。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戸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與義也。○陳昌齊曰。必當爲心。宜據上文改正。○陶鴻慶曰。必乃心之誤。得民心有道。承上文得民心而言也。民無有不說。當作民無不有所說。言地無大小。民無不有所說也。下文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正承此言。如今本則文不成義。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置也。○吳先生曰。具備篇。五歲而言其要。注。要最要約。最簿書。此注要約置也。置字無義。蓋即最之誤文。昔者湯克

夏而正天下。正・治也・○王念孫曰・正天下・君天下也・廣雅曰・正・君也・天大旱五年不收。穀不熟無所收・○畢沅曰・梁仲子云・論衡感虛篇・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知此言五年亦非誤・李善注文選應休璉與廣川長書・亦作五年・○梁玉繩曰・墨子七患引殷書云・湯五年旱・選注兩引呂氏・一作七年・一作五年・思玄賦注亦引作七年・而三國蜀志郤正傳注引呂又作三年・文選辨命論注引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穀者民命也・旱不收・故曰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𨟎其手。○畢沅曰・李善注引此・亦作𨟎・音𨟎・後精通篇・刃若新𨟎研・注・𨟎・砥也・竊意𨟎若作歷音・則似當從磿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辯命論引此・竟作磨字・恐是磿字之誤・從邑本無義・戰國燕策・故鼎反乎磿室・磿室猶楚辭招魂之所謂砥室・王逸注・砥・石名也・引詩其平如砥・

誘之注非取此義乎．而音又同．故余以暦字爲是．孫侍御主之辯命論注作磨．與刃若新磨較合．但不讀酈耳．蜀志郤正傳注引作攦其手．論衡又作麗其手．○俞樾曰．畢說是也．呂氏原文本作磿．後人音磿爲酈．遂并正文磿字亦誤加卩旁．而磿又誤作磨．於是其字益非矣．磿者攊之段字．說文木部．攊．攊擨椑指也．韵會引繫傳曰．謂以木柙十指而縛之也．亦通作歷．莊子天地篇．罪人交臂歷指．是也．此云磿其手．於義正合．至精通篇．刃若新鄰研．高注曰．鄰砥也．其字宜是磨之誤．與此文全別．手豈可言砥乎．畢氏混而一之．非是．以身爲犧牲。○畢沅曰．蜀志注引作自以爲犧牲．文選注及御覽二百七十三皆同．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達．通．化．變．傳．至．○維遹案．傳事迹也．觀表篇云．觀事傳是也．注釋爲至．於義未安．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雅．正．遜．順也．紂雖冤枉文王而侮慢之．文王正順諸侯之禮．不失其時．○孫鏘鳴曰．冤侮謂文王自降辱也．注謂紂冤枉文王而侮慢之．非．上貢必適。祭

祀必敬。貢職也。○俞樾曰，此本作貢士必適，禮記射義疏引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然則貢士必適，謂文王貢士於紂無不適也。士誤作上，又誤作上貢，而義不可通矣。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紂常熨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火而死，觀之以爲娛樂，故名爲炮烙之刑。○畢沅曰，炮烙當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乃今本亦盡改作炮烙矣。此注云作銅烙，乃顯是本銅格之誤，格是庋格，亦作庋閣，小司馬索隱於史記殷本紀引之，鄒誕生云，一音閣，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此二音皆是格，非烙，烙乃燒灼，安得言銅烙，且使罪人行其上乎，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格，據列女傳云，膏銅柱，則與康成所言，要亦不大相遠耳。○維遹案，御覽八十四引請下有去字，下同，今本蓋誤脫，淮南繆稱篇云，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並其證矣。文王非惡

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恥。恥，辱也。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必死戰以報吳，欲以滅會稽恥也。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畢沅曰，舊本甘厚二字倒，今據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乙正。目不視靡曼。靡曼，好色。耳不聽鍾鼓。不欲聞音樂。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欲得其歡心。○陳昌齊曰，來本別作求。有甘脃不足分。弗敢食。不敢獨食。○孫先生曰，書鈔一百十五，又一百四十八，御覽二百八十一，又四百七十五引，脃竝作肥，尊師篇亦云善調和務甘肥。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投醪同味。○梁履繩曰，越王投醪事，列女傳，水經漸江水注竝言之。文選七命曰，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注引黃石公記昔良將之用兵，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

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滋味及之也。高注本此意。察微注亦述其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珍，異。衣禁襲。襲，重。色禁二。二，青黃也。○孫鏘鳴曰：謂不置妾媵。此與去私篇色禁重義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漬者，大病也。○畢沅曰：公羊莊二十年經：齊大災。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漬者何？瘠也。瘠亦作漬。鄭注曲禮引之。此似所見本也。異高注者，貴公篇亦引公羊大眚者何？大漬也。又不同。或眚字後人所妄改。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贍猶足也。○俞樾曰：愁悴即憔悴也。說文禾部：秋从禾，𪏰省聲。籒文作龝不省。火部：𪏰讀若焦。是秋與焦聲相近。漢書律厤志曰：秋，𪏰也。古誼即存乎聲。秋之訓𪏰，亦秋與焦聲近之證也。然則憔悴之爲愁悴，正古人同聲叚借之例。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會。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求。衷，善。○畢沅曰：下字疑衍。○維遹案：吳語正作吾欲與之徼天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

殘。今○陳昌齊曰。按文義當作令。俞樾說同。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梁履繩曰。肺上脫一字。如節喪篇涉血盩肝。期賢篇履腸涉血之義。且與下接頸交臂相對。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僨。僵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敗。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松皋圓曰。上之字衍。則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而臣事之。服。帶。臂。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爭。決。旦。朝。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出。必死以伐吳也。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維遹案。吳語云。越師入吳國。圍王宮。韋注。王宮姑蘇。殘吳二年

而霸。此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民心，故能滅吳立霸功也。二年。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齊莊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爲齊侯。因曰和子也。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梁玉繩曰：史記田完世家，和是常之曾孫。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越言王衰老，不能復致力戰也，故曰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鴞子。鴞子，齊相。○陶鴻慶曰：和子下不當有曰字，蓋因字之誤。鴞子曰。已死矣以爲生。以爲生，爲民所說。○陶鴻慶曰：已死矣，矣當作民，屬下讀之，言雖已死，民猶以爲生也。高注云云，即其證。今本涉上文而今已死矣，誤民作矣，則所云以爲生者，不知何指矣。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也。定民心所繫，而舉大事以攻伐也。

順民

三日。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維遹案。類聚二十一引馬上有千里二字。譬之若枹之與鼓。枹待鼓。鼓待枹。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能之也。○畢沅曰。御覽八百九十六待作行。也作乎。○陶鴻慶曰。待當爲得字之誤。上文云。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此文承之。言士得竟其用也。御覽待作行。亦爲不辭。○孫先生曰。注文猶字。乃獨字形近之誤。獨字正解惟字。達鬱篇。孰當可而鏡。其惟士乎。注云。獨士履禮蹈正。不阿於俗。而能鏡之也。義賞篇。與寡人居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注云。惟獨。亦竝以獨解惟。與此注同。當改正。靜郭君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爲薛君。號曰靜郭君。○畢沅曰。國策作靖郭君。齊貌

辯。古今人表作昆辨。昆或是兒之訛。然據元和姓纂有昆姓。夏諸侯昆吾之後。齊有昆弁。見戰國策。今當各依本文可也。劑貌辨之爲人也多訾。○畢沅曰。國策作疵。高誘注。疵。闕病也。鮑彪注。疵。病也。謂過失。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証靜郭君。証。諫。○畢沅曰。証。舊作證。注同。案說文証。訓諫。證。訓告。不同。此當作証。今改正。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竊。私。私諫靜郭君。使聽士尉之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剗。滅。而。汝也。揆吾家。苟可以慊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慊。足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畢沅曰。揆。國策作破。又慊作慊。○王念孫曰。剗與殘同。觀世篇以兵相剗。謹聽篇剗作殘。是其證也。揆與睽同。後漢書馬融傳注曰。睽。離也。言雖殘害汝類。離析吾家。苟可以快劑貌辨者。吾不辭也。齊策作剗而類。破吾家。破與睽。離。義亦相近。高以揆爲度。則與上句不類矣。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

以館貌辨也。旦暮也。○維適案。注旦暮也。文不成義。當作朝旦暮夕也。姜本作旦暮然。蓋朝字脫後。僅存旦暮夕也四字。校者知其無義。遂疑夕爲然譌。故改之。齊策作旦暮進食。高注。旦暮朝夕也。可互證。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之子。○梁玉繩曰。戰國齊策作宣王薨。閔王立。是也。下宣王亦當作閔王。此誤記。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爲王所善也。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俱。偕。留無幾何。留於薛。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深。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止也。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劑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王念孫曰。也與邪同。劑貌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

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倍反。顋豕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顋豕。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畢沅曰。字書無顋字。注訓顋豕爲不仁之人。不知何據。國策作過頤豕視。劉辰翁曰。過頤即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即相法所謂下邪偷視。○王紹蘭曰。顋豕乃蔽顡之譌。蔽顡即顢瞶。○維遹案。據齊策當作太子之相不仁。過頤豕視。高此不據策訂正。正高序所謂若有脫誤。而曲爲之說也。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靜郭君令廢太子。更立校師爲太子也。○畢沅曰。校師國策作郊師。靜郭君泫而曰。○畢沅曰。舊校云。泫一作泣。案國策作泣。○維遹案。泣字是。泫即泣之形誤。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言靜郭君聽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維遹案。且字齊策作若。且若義同。說見經傳釋詞。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李寶銓曰。言雖見惡於後王。然受薛於先王。如易去之。其何辭以謂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二不見聽。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變也。一猶乃也。少。小也。故不知此也。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王念孫曰。少字因上文而衍。○俞樾曰。少字衍文。涉上文寡人少殊不知此而誤。戰國策無少字。○維遹案。注言字王念孫校本改作肯。與齊策注正合。齊貌辨答曰。敬諾。諾。順。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

爲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爲相。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聽，許。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劑貌辨也。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阻，止。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辟難之故也。○畢沅曰：國策作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孫云：觀注似此亦本與國策同。○馬敘倫曰：此文不譌。說文：外，違也。趨，疾也。言違生與樂，而近患與難也。高注似以樂趨患難爲一詞，不必趨患乙轉也。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故，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當，合，同，等也。困於不知其故也。○陶鴻慶曰：故猶言所以然也。下文云：國之存也，國

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有以即有故也高注云故事失之又曰而不知其故上當有以知其然三字與上句相承下云雖當與不知同正對知其然而言也如今本則文不可通

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走歸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用也○王念孫曰使與以為韻然字疑後人所加

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釋之也○梁玉繩曰困學紀聞七云蓋因子路共之而為此說○俞樾曰高注未得呂氏之旨下文曰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子路之釋雉即關尹子之意蓋揜襲而取之是未知所以取之也猶射中而未知所以中也雖足以得物而於己未審此子路之所以復釋之而呂氏引以證審己之義者也高注失之○陶鴻慶曰俞說較高注為善然上文水稼之喻但言物之必有故而關尹子論射在下文則審己之義未

明。忽著此句。殊爲鶻突。宜高氏之誤解矣。疑此句當在下文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句下。子路之釋雉。與柳下季之不證岑鼎。事理相類。釋雉事承身之賢不肖言。證鼎事承國之存亡言也。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子列子賢人體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維遹案。常借作嘗。李本黃本作嘗。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孫先生曰。知子上當更有子字。下文云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句意並同。列子說符篇知上正有子字。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中者。未可語。退而習之三年。又請。習學也。又復請問於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求諸己。不求諸人。故曰知之。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守求諸己。不求諸人。勿失也。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求諸己則存。求諸人則亡。聖

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反。還也。以爲非岑鼎。故還也。○陳昌齊曰。爲非二字。疑因注而衍。陶鴻慶說同。○馬叙倫曰。韓非說林篇。亦記此事。岑鼎作讒鼎。魯君載他鼎以往。作魯以其鴈往。他鼎疑本作僞鼎。爲非二字。即僞鼎之譌。爛乙在下文者。齊求岑鼎。岑鼎有銘。見於左傳。魯焉得以他鼎往。直以僞易眞。欲以欺齊。故齊弗信而反之。弗信卽以爲非岑鼎也。焉得於反之下。增爲非二字。岑讒古通。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爲是岑鼎。請因受之也。疑魯君欺之。而信柳下季。魯君請於柳下季。欲令柳下季證之爲岑鼎。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畢沅曰。猶言賂以其所欲之岑鼎。新序節士篇作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俞樾曰。此當作君之賂以岑鼎也。欲以免國也。欲字誤移在上句。則文不成義。畢曲說也。○維遹案。賂字舊校云一作欲。此文疑當爲君之欲以

賂岑鼎也·以免國也·今本賂欲二字互易·故文不成義·新序不誤·惟爲字借爲賻·說文·賻·貲也·賂賻義亦相近·臣亦有國於此。亦有國於此·言己有此信·以爲國也·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眞岑鼎往也。〇畢沅曰·韓非說林下·岑鼎作讒鼎·又屬之樂正子春·若是兩事·則各是一鼎·名各不同·否則傳者互異·岑與讒聲通轉耳·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〇畢沅曰·新序作可謂守信矣·〇馬敘倫曰·此字涉上文而譌衍·又且字蓋讀爲若·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論語云·非信不立·柳下季有信·故能存魯君之國·齊湣王亡居於衞。亡·出奔·晝日步足。〇孫鏘鳴曰·新序雜事五·作步走·疑走字是·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不自知爲何故而亡·果亦竟也·竟爲何等故亡哉·〇畢沅曰·史記孝武本紀索隱云·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冉·音語錄反·又引三輔決錄云·杜陵

有玉氏音肅。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盧云。案丹與冉字形相近。實一人。賈誼書所載號君事。略與此同。注亦竟也。李本作一竟也。公玉丹答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引之曰。故猶乃也。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湣王不自知其所爲亡之故。愚惑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過謂不忠也。湣王愚惑。阿順而說之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越王授。句踐五世之孫。其弟欲殺王之四子。而以己代爲之後也。○畢沅曰。句踐五世孫。則王翳也。爲太子諸咎所弑。見紀年。與此略相合。前賁生篇有王子搜。疑一人。注其弟二字舊缺。案文義增。○梁玉繩曰。越王無名授者。据史越世家。竹書紀年。句踐五

世孫名嚳。莊子讓王。此書貴生。有王子搜。高注及陸氏音義引淮南原道。謂搜即越王嚳。豈授爲搜。搜之譌歟。而搜乃句踐六世孫無顓。非越王嚳。貴生篇已校其誤。此復疑是一人。蓋失檢也。越絕。吳越春秋。句踐五世孫爲無彊。又不全。○諸以敦曰。授即前貴生篇之王子搜。亦即句踐五世孫王嚳也。畢氏於貴生據三世弒君之說。疑爲無顓。究屬臆斷。當從審己校語爲是。○洪頤煊曰。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句踐五世孫爲王之侯。貴生篇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即其人。搜授侯三字聲皆相近。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猶咎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愚既愚也其惑固亦甚也。故曰亦不知所以亡。○畢沅曰。正文亦不知下。李本有其字。注首疑有脫誤。

審己

五日。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屬連也淮南記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一名女蘿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上○畢沅曰注所引與今詩異○陶鴻慶曰其根不屬也也字當在下句之末與下文句法一律○維遹案意林引與陶說合然文義尚不足此文本云其根不屬地伏苓是也楚辭山鬼篇王逸注引正作其根不屬地伏苓是也御覽九百九十三引同惟屬下地字亦誤爲也意謂兔絲之根不屬於地乃屬於伏苓故淮南說林篇云伏苓掘兔絲死如今本則屬字無所麗矣又案注葛字王念孫校本改爲蔦馬瑞辰亦謂葛爲蔦誤張本正作蔦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畢沅曰淮南氾論訓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音讀茸注擠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心在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

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之，不違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爲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負而去之，不違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慼不樂。○陳昌齊曰：按文義神下不當有者字。○俞樾曰：侈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攻者下，言攻者將發，而所被攻者雖侈衣美食而不樂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荊，言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維遹案：大戴禮易本命篇盧注引作日月望則蜯蛤實，涉高注衍日字。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虛，蚌蛤肉隨月

虧而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形見也。羣陰。蚌蛤也。隨月盛衰。虛實

也。聖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

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兕也。飲羽。飲矢

至羽。誠以爲真兕也。○畢沅曰。兕乃兕之或體。舊誤作先。校者欲改爲虎。非也。日本山井鼎毛詩考文云。兕飢

古本作兕。○林昌彝曰。詩經釋文云。兕本又作兕。案兕乃隸變之體。呂書作兕。爲兕之誤。山井鼎所見古本。似

不可盡信也。○維遹案。文選七啓注引兕作兕。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

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

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

廊研。廊。砥也。○陳昌齊曰。莊子養生主篇。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此

訛全爲生。又於無非牛者句。妄加死字。遂不成文理。陶鴻慶說同。○劉先生校莊子曰。全字乃生字之誤。牛者

上斂死字呂覽可證惟支遁詠懷詩已有未始見全牛之句是晉人所見本生字已譌全矣論衡訂鬼篇伯樂
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即本呂覽○維遹案鄭研當作
磨硎鄭爲磨誤俞樾在順民篇已言及矣此因硎字偏旁刂誤爲卩校者見順民篇有鄭字遂妄改之呂覽纂
研正作硎莊子同劉先生云御覽八百二十八引淮南齊俗篇作刃如新砥硎注砥磨也與此注正合順
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
人鍾儀之族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
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
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
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度○而身固公家之
財也○是故悲也○○畢沅曰新序四載此微不同云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

家之有也。孫云。新序義較長。○維遹案。據新序此文當作量所以贖之。則無財而身固公家之有也。今本有財二字互易。則文不成義。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覺畢沅曰。御覽五百七十一自作自見。○維遹案。見字是。御覽四百八十八引。亦作自見。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維遹案。蓋其母。御覽兩引。一作是其母。一作乃是其母。高注淮南說山篇。述此事作則其母。竝較今本爲優。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畢沅曰。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謝希逸宣貴妃誄。皆作一體而分形。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

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動。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精通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

滎成許維遹學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曰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畢沅曰：注高陽氏舊本作湯氏，訛，今改正。又循，左傳作脩。○梁玉繩曰：注依史五帝紀、本大戴禮五帝德也。其實顓頊不出黃帝，亦非昌意子，說在史記志疑一。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羽，水也，位在北方。○畢

沅曰注漫與曼蘦音義同皮漫胡謂皮長而下垂亦似閉固之象○盧文弨曰周禮天官鼈人掌取互物鄭司
農云互物謂有甲𦼮胡龜鼈之屬按漫與𦼮音義同甲周其外皮亦周其內今人謂鼈有裙五代史補言僧謙
光但願鶩生四掌鼈留兩裙裙即所謂皮漫胡也廣雅釋詁三𦼮當也蓋如器之有當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纓
此當與古係冠者殊必擁其頸與頷下面爲之故亦取名於此耳○維遹案注胡也下疑奪甲蟲龜爲之長六
字淮南注可證孟春紀注鱗魚屬也龍爲之長孟夏紀注羽蟲鳳爲之長孟秋紀注毛蟲之屬而虎爲之長其
此均同此不應省律中應鐘。其數六。應鐘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
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
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之若有若無者爲朽也其祀行。祭先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祀之
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祭祀之肉先進腎屬水自用其藏也○畢沅曰淮南時則訓作祀井○松
皋圓曰注或作井下宜疊井字寫者誤○維遹案松說是淮南注正作井水給人又案注肉原作內改從張本

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五日立冬水冰地凍也故曰始也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爲蜃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北向堂也左个西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玄輅黑輅鐵驪亦黑象北方也○茆泮林曰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今同禮月令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黑順水色食黍與彘。彘水畜也其器宏以弇。宏大弇深象冬閉藏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故多在是月也謁告也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盛德在水王北方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六里之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

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曰兆筮曰卦故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以知吉凶○畢沅曰月令作命太史釁龜筴○茆泮林曰朱子謂呂作命太卜禱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今本與朱子所見本互有異同攷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釁祠祠衍字則呂氏古本祠作釁無祠亦無禱字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必察知之則行其罪罰無敢彊匿者○畢沅曰月令作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揜蔽古本月令是下有月也二字宋本正義標題亦有是月字是月也。天子始裘。始猶先也裘溫服優尊者故先服之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天地閉冰霜凜烈成冬也畢沅曰月令閉下有塞字○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坿城郭。坿益也令高固也○畢沅曰坿月令作坏戒門閭。修楗閉。慎關籥。固封璽。璽讀曰移徙之徙門閭里

門。關。籥。固。堅。璽。印。封也。○畢沅曰。月令楗作鍵。關作管。璽作璽。鄭注云。今月令璽或作璽。○孫先生曰。注門閭里門。當作門。城門。閭。里門。璽。印封也。上當更有封字。淮南注可證。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要塞。所以固國也。關梁。所以通塗也。塞絕蹊徑。爲其敗田。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紀。數也。正二十五月之服數。遣送衣裳。棺槨。尊者厚。卑者薄。各有等差。故別之。審。愼也。○畢沅曰。注正二十五月之服數。舉重者。則其餘皆正可知也。之服數舊作服之數。今案文義乙正。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營。度也。丘。墳。壟。冢也。度。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程。法也。○畢沅曰。月令工師上有命字。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蕩。動也。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物。器也。勒。銘工姓名。著於器。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梁玉繩曰。後世制器鐫某造。蓋始于秦。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

其情。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窮斷其詐巧之情。○畢沅曰。月令工作功。

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齒列也。蒸。俎實體解節折謂肴蒸也。祈。求也。求明年於天宗之神。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爲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畢沅曰。注班齒列。即周禮之正齒位。也。舊本倒作列齒。誤。又體解亦缺體字。又求明年於天宗之神。倒作之神於天宗。今皆改正。○梁玉繩曰。六宗之說十餘家（見後漢書祭祀志注）各盡所求。殊難偏折。高從伏生馬融解。司馬彪駁之云。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不得爲的論也。

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爲上公。死祀爲貴神也。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句芒其祀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爲社。金正蓐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爲土官。稷爲木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閒。故勞

犒休息之。不役使也。○畢沅曰。舊本大割下有牲字。月令無。案。亦與月令同。今刪。饗。月令作大臘。舊本先祖作禱祖。亦據月令及本注改正。○王念孫曰。畢校非。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月令。皆作大割牲。注當作大割牲。殺牲也。○茆泮林曰。朱子謂。呂覽割下有牲字。饗下有禱字。案大割下有牲字。與朱子所見本正合。禱字亦存古本之舊。今校刪牲字。並改禱作先。蓋不審朱子所見本。饗禱下仍作先祖。後脫去先字也。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角。猶試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師。長也。賦。稅也。○王念孫曰。注虞官也。當作水虞掌水官也。○維遹案。王說是。高注十二紀多有此例。淮南注作虞掌水官也。虞上亦脫水字。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削。刻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以爲天子取怨于下。稅斂重則民怨。故取怨于民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此。爲天子取怨于下者。故行其罪罰。無赦貸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

發泄。使民疵亡。象陽布散。畢沅曰。發泄月令作上泄。○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蟲復出也。於洪範五行豫恆燠若之徵也。○維遹案。注冬法當作冬陰。仲夏紀注。冬陰閉藏。季夏紀注。冬陰閉固。竝其證。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金氣。干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恆寒若之徵也。

孟冬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以畢沅曰。續漢書禮儀志下注引此不以物害生不以物害死兩句。皆有物字。此二者。聖

人之所獨決也。決知。凡生於天地之閒。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莊子曰。生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孝子之重其親也。重尊。慈親之愛其子也。愛心不能忘也。○畢沅曰。續志注。慈作若。以下文觀之。慈字是。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言情不忍棄之溝壑。故有葬送之義。○維遹案。注葬送許本作葬死。與正文合。葬死猶云葬屍。期賢篇。扶傷輿死。輿死卽輿屍。史記魯世家。以其屍與之。索隱本屍作死。死字。漢書酷吏尹賞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顏注。死謂尸也。並其例證。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愼也。愼。重也。愼之者。以生人之心慮。慮。計也。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陶鴻慶曰。此文當有譌脫。元文本云。愼之者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如今本則文義不完。○劉師培曰。以生人之心慮。以上脫非字。○

維遹案。治要引慮下也字在上句。心慮下。例以呂文。陶說義長。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楊王孫倮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搖。謂之重閉也。○王念孫曰。治要引莫如無有可利下。更有無有可利四字。無則字。○維遹案。治要引是。此文本脫去無有可利三字。餘一利字。校者知其無義。遂改利爲則字。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扣讀曰掘。○維遹案。治要引扣作掘。古通。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陳昌齊曰。此段前後文義。是以柱喻狐狸水泉。以杙喻姦邪盜賊。

狐狸水泉四字。因上文而誤衍。陶鴻慶說同。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薄葬之情也。○舊校云。避一作備。下同。○維遹案。舊校是。薄葬所以防盜賊發掘。故言備。作避則於義未安。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下避字亦作備。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爲死者避發掘之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孫先生曰。之主當作人生。屬下爲句。治要引此文云。今世俗大亂。人主(此當作人生。細玩高注自明)。愈侈。非葬之心也。非爲死人者慮也。生者以相尚也。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云。今世俗大亂。人生愈侈。非爲死者慮。亦所以相矜。侈靡者以爲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爲陋。○維遹案。治要引陋作辱。不以便死爲故。故。事。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重。尊。怠。懈。子雖死。慈親之愛之

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言不安也。○俞樾曰。生者之所甚欲。謂利也。珠玉國寶之類。豈非生者之所甚欲乎。而以之徇葬。其必不能安也明矣。下文曰。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即承此而言。高注曰。甚欲欲厚葬也。則與下意不屬矣。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盩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禮義。○維遹案。親戚父母也。墨子兼愛下。家室奉承親戚。錢大昕云。古人稱父母爲親戚。並舉大戴禮孟子爲證。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醜恥。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畢沅曰。盧云。疑此下當有世字。蓋言聖人在上。治平之世。猶有貪利而冒禁者。況於四海鼎沸之日。其又誰爲禁之哉。○陳昌齊曰。亂下當脫國字。國彌大。彌猶益也。家彌富。

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如魚鱗也。○孫先生曰。初學記十四。御覽五百四十九引注。玉下並有匣字。最是。今本誤脫。當據補。○維遹案。書鈔九十二引注作含珠口實也。鱗施玉匣也。死者之體如魚鱗矣。疑此注當云。含珠。口寶也。鱗施。玉匣也。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也。文義方足。淮南齊俗篇。亦云含珠鱗施。許注。鱗施。玉紐也。劉台拱云。續漢書禮儀志。金縷玉柙。注引漢舊儀曰。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廣二寸半。爲柙。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紐當是柙誤。案。劉說是。柙匣古今字。後漢書梁竦傳作玉匣。夫玩好貨寶。○王念孫曰。夫玩好當作珠玉玩好。玉夫字相近而誤。又脫珠字耳。下篇曰。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是其證。○維遹案。許本美本。亦有夫字。元刻本張本李本皆無。呂覽纂同。鐘鼎壺濫。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取其冷也。○畢沅曰。梁仲子云。壺濫劉本作壺鑑。注同。案。集韻。鑑胡暫切。周禮春始治鑑。或從水。亦作⿱監酉⿱監瓦。故左傳襄九年正義引周禮作⿱監酉。盧云。案。墨子節葬篇云。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戈劍。羽毛齒革。寢而埋之。凡兩見。蓋亦器名。注似肊說。愼勢篇作壺鑑。云功名著乎盤盂。銘

篆著平壺鑑。羣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畢沅曰。其字衍。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從。送也。以送死人。題湊之室。室。槨藏。也。題湊復。槃。○畢沅曰。漢書霍光傳。便房黃腸題湊。注引蘇林日。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棺槨數襲。襲。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炭以禦溼。環。繞也。○畢沅日。積炭非但禦溼。亦使樹木之根不穿入也。姦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語也。○畢沅曰。傳續志注作轉。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不能止其發掘。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寶賂不渝變。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大輴。車也。○松皐圓曰。注車上脫柩字。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飭。有雲氣之畫。僂。蓋也。翣。

棺飾也。畫翣之狀如扇，翣於僂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畢沅曰：禮記檀弓下云：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注云：蔞翣，棺之牆飾也。此作僂，或音同可借用。此飾字義皆是飾。○維遹案：元刻本張本備作偏，許本姜本作備。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紼，引棺索也。禮：送葬皆執紼。以軍制立之然後可。制，法。以此觀世，觀猶示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於死人不可也。○孫先生曰：死下脫者字。上文云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又云：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此與彼文相應。安死篇云以此爲死則不可也。續志注及治要引死下竝有者字。蓋後人據此誤文而刪之，非其舊也。且高注云云，是正文本有者字明矣。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舊校云：一作身。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節喪

三日。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木藂生曰林也。〇〇畢沅曰。續志注山下有陵字。林下有藪字。維遹案。御覽五百五十八引樹下無之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賓階阼階也。若爲都邑之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〇王念孫曰。治要死下有者字。下夫死同。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瞚者潁川人相謂曰瞚也。一曰。瞚者謂人臥始覺也。〇畢沅曰。瞚與瞬同。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文賦引作萬世猶一瞬。人之壽久之不過百。〇畢沅曰。久之續志作久者。〇維遹案。治要及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注引久下並無之字。中壽不過六十。〇梁玉繩曰。左僖三十二年疏。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又莊子盜跖及意林引王孫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原道。凡人中壽七十歲。)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

之矣。文○陶鴻慶曰。爲無窮者之處。當作爲無窮之處。下文以無窮爲死者之處。卽其證。爲死者之處。當作爲死者處。下文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處也。卽其證。○孫先生曰。續志注及治要引二處字上並無之字。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梁玉繩曰。據此則秦時已有碑表矣。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發也。○維遹案。治要引無之物具三字。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扣墓富而得爵祿。故乘車食肉。世世相傳也。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惑。悖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畢沅曰。續志注作而爲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畢沅曰。續志注作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

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不可勝數。亡國多也。○畢沅曰。者字續志無。是故大墓無不扣也。○王念孫曰。治要大上有古字。扣下有者字。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畢沅曰。續志注世作猶。君之不令民。令。善。○畢沅曰。續志注句上有今夫二字。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以釜鬲食之人。皆欲討逐之。○畢沅曰。鬲舊鬲旁作几。字書無攷。顧亭林引作鬲。注云。鬲同。今從之。史記蔡澤傳。遇奪釜鬲於塗。○俞樾曰。此句與上下文不屬。疑鄉里以下十字乃後文。撲擊遏奪下之錯簡。當云。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肎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撲擊遏奪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如此則文義始順。戰國策秦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此云撲擊遏奪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即其事矣。若在上文。則義殊不可曉。○孫先生曰。所下脫一遺字。此言不令之民。不孝之

子·不悌之弟·皆鄉里之所遺棄·雖釜鬲食之人·皆欲逐之也·脫去遺字·不可通矣·續志注引此文云·皆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雖截引此節·然所下有遺字·實足正今本之誤·俞氏謂鄉里十字爲下文錯簡·恐非·

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肎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肎居官循治人事也·○畢沅曰·注循治擬當作脩治·○王念孫曰·官猶事也·事如請事斯語之事·言不肯事其民事也·樂記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注曰·官猶事也·人事即指耕稼而言·高誘以官爲居官·遂分耕稼與人事爲二·孫鏘鳴說同·而祈美衣侈食之樂。祈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窮極·屈盡·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畢沅曰·有人自關中來者·爲言姦人掘墓·率於古貴人冢旁·相距數百步外爲屋以居·人即於屋中穿地道以達於葬所·故從其外觀之·未見有發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噫·孰知今人之巧·古已先有爲之者·小人之求利·無所不至·初無古今之異也·日夜不

休。必得所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也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此之謂也○王念孫曰事疑當作患

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爲樹也傳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畢沅曰堯葬成陽水經注言之甚晰又曰劉向云葬濟陰丘隴山續征記在小成陽南九里通典曹州界有堯冢堯所居其說皆非羅苹路史注以墨子云堯葬蛩山之陰王充云葬冀州山海經云葬狄山或云葬崇山皆妄之甚

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畢沅曰墨子云舜葬南己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己案路史注云紀即冀故紀后爲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

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尤失之。梁伯子云。困學紀聞五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閻伯詩云。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王念孫曰。魏志二注引此市下有廛字。○吳先生曰。注云市肆如故。是以舜葬於紀爲句。文義甚明。而注又云。此云於紀市。市爲衍文可知。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王念孫曰。職方氏疏引此作不煩徒。案上文變字無注。是而此云變動也。則此變字本作煩。而後人改之耳。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費財也。非惡其勞也。惡猶患也。以爲死者慮也。維遹案。續志注及治要引並無慮字。治要有注云。爲猶便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舊校云。一作阪阬。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

者衆。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者之衆。多厚葬之。知所以愛之者寡。言能儉葬者少也。○陶鴻慶曰。愛人皆當作愛死人。高注可證。○維適案。注衆上之字。許本姜本無。與治要引合。故宋未亡而東冢扣。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扣。莊公名購。僖公之父。以葬厚。冢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使見發掘之謂。○畢沅曰。續志注作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孫先生曰。今本固非。續志注所引亦未是也。續志注引此篇改作甚多。此文當作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今本脫去六字耳。治要引此文正作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無兵搏

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一。不知鄰類也。○俞樾曰。鄰字衍文也。此言人不知類也。與孟子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文義正同。鄰類形似。因譌致衍耳。聽言篇曰。乃不知類矣。達鬱篇曰。不知類耳。並無鄰字。足徵此文之衍。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是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方。比。○俞樾曰。兩方字竝乃字之誤。言所非乃其所是。所是乃其所非也。故曰是非未定。高氏不知方字之誤。而訓爲比。迂矣。是非未定而喜怒鬬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鬬。不非爭。非。猶罪也。而非所以鬬。非所以爭。故凡鬬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鬬爭。此惑之大者也。○畢沅曰。故反以相非以下。似不二篇之文。誤脫於此。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

璵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弔之入門而左行故曰從客位也主人以璵璠收

收斂者也○孫先生曰客下脫位字高注云云是正文本有位字明矣孔子徑庭而趨。歷

級而上。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璵璠君佩玉也昭公

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孔子以平于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

又利之必見發掘故猶暴骸中原也○梁玉繩曰左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改玉此與論衡薄葬篇三國魏文帝志並謂爲孔子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

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言不欲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級也○陶鴻慶

曰徑庭者自西階下越中庭而東也歷級者歷阼階之級而上庭也禮大斂於阼階上阼階下主人主婦宗族子

姓之位在焉惟國君臨喪得於阼階上視斂孔子往弔入門而左本從客位當西階下今以諸言救過故越中

庭至阼階下歷級而上斯爲非禮謂非客禮也上文云入門而左從客也正爲此文張本高注引論語之文爲

證於此無涉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畢沅曰爲字衍後漢書郭丹傳注引此無○王念孫曰爲猶如也言如我死而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也古或謂如曰爲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如臣死也秦策秦宣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長見篇魏公叔痤對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荊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

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考列子說符篇亦作爲我死則爲非衍字明矣後漢書注引此無爲字者注內引書例得從省不可以爲據也○劉先生曰汝字當重列子說符篇史記滑稽列傳正義引此文並重汝字是其證淮南子人間篇作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女與汝同○王維遹案書鈔三十八及諸宮舊事引並重汝字

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之○畢沅曰列子說符篇淮南人間訓皆作寢丘無之字史記滑稽傳正義引此同○王引之曰有寢之丘當作有寢之丘今本脫有字詳言之則曰有寢之丘略言之則曰寢丘故列子作寢丘○維遹案渚宮舊事及御覽百五十九引並作寢丘

而名甚惡。惡謂丘名也○畢沅曰史記正義引作而前有垢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此見淮南注此注自謂寢丘名惡非有此缺文

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禨祥此地名丘畏惡之名終不利也○吳先生曰注此地名丘丘上

疑奪寢字。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畢沅曰。後漢書作其子辭。○維遹案。淮南亦作其子辭。列子作子辭。省一其字。請寢之丘。○梁玉繩曰。此與列子說符、淮南人間全。韓子喻老。謂封敖在未死時。○維遹案。據淮南、寢上當有有字。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維遹案。知同智。墨子書智多作知。知不以利爲利矣。○陶鴻慶曰。不以利爲利。當作以不利爲利。上文云。楚越之閒。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是知以不利爲利也。下文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正承此言。今本以不二字誤倒。則非其旨。○劉師培曰。不以利爲利。書抄三十八引作可謂以不利爲利。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病利。故曰所以異於俗也。五員亡。荆急求之。○維遹案。五、伍古通。渚宮舊事引作伍。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

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聞。多知。將問所以自竄也。○畢沅曰。高氏注淮南地形訓云。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此何以云處則未聞。此山今在河南輝縣西北。與山西澤州相鄰也。○洪亮吉曰。常疑太行在河北。與楚吳絕遠。員何得登之。及考史記伍子胥列傳。子胥自楚奔宋。從太子建奔鄭。下云太子建又適晉。不言與伍胥俱。此蓋史闕略。其實建之適晉。伍胥亦與俱。及自晉與建還鄭之時。登太行望鄭。故有國險而多智數言耳。後因建還鄭謀泄。為鄭所殺。員又自鄭之許。異寶篇云。胥去鄭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伍胥再拜受數。遂如吳。越絕書亦言子胥奔鄭。從橫嶺上太行。北望齊晉。又言子胥挾弓矢以逸楚鄭之間。合史記呂覽越絕書等觀之。員出亡後蹤跡始悉。蓋歷宋鄭晉許四國。後乃入吳。左氏文簡質。且要其後言之。故於楚殺尚奢下。即云員如吳也。

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俗主。不肖凡君。○俞樾曰。舉字衍文也。此當云。其主俗主也。不足與。今衍舉字者。古與舉二字通用。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故書舉為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疑此文與字本或

作舉。傳寫誤合之。因爲不足與舉矣。高注訓舉爲謀。非是。○吳先生曰。不足與舉。謂不足與之舉事也。舉非衍文。高注訓舉爲謀。蓋謂不足與謀。即不足舉事矣。此展轉相訓之例。高注多有之。俞說非。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吳也。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丈人。長老稱也。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維遹案。御覽七百六十九引漁作渡。史記伍子胥傳云。江上有一漁父乘船。似漁字是。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肯告。丈人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舊校云。予一作獻。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獻。上也。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畢沅曰。檐與儋古通用。今作擔。○維遹案。渚宮舊事引作擔。李本同。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執圭。

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爲侯也。萬檐。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爲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我何以欲子之
千金劍爲。○舊校云。猶一作尙。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畢沅曰。舊校云。何
一作扃。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僞言因揣知必五員。故作此言以拒之耳。也。五員過於吳。過猶
至也。○俞樾曰。此當作五員適於吳。涉上文過於荆而誤耳。上文云。因如吳。過於荆。蓋紀其所經歷。故得言過。
若吳則其所如也。不得言過矣。高注曰。過猶至也。當作適猶至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司馬注曰。適至也。高氏
訓適爲至。正與此同。足徵過字之誤。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
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維遹案。渚宮舊事
引至衆上有人字。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何不有爲。言無不爲也。江
上丈人無以爲矣。無以爲。乃大有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畢沅曰。注當云。乃大有爲於五員也。故曰而
無以爲爲也。脫兩爲字。而無以爲之。○陳昌齊曰。而無以爲之五字。當因上文而誤衍。○孫鏘

鳴曰。言人皆有所爲而爲。爲江上丈人不望報不立名。是無所爲而爲之。吾將何以爲之名乎。名不下當重名字。屬下不可得而聞爲句。○俞樾曰。而無以爲四字爲句。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言人皆有爲。而彼獨無爲也。爲矣而無以爲之。言雖有爲而仍無爲也。○高氏讀而無以爲爲矣六字爲句。則上下文皆不成義。○陶鴻慶曰。俞氏雖得其讀。而未得其旨。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皆指天地言。天地之德。爲體至大。生物至衆。固無不爲。而實無爲也。爲矣而無以爲之。與下文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一氣相屬。言惟丈人之有爲而無爲。與天地之德同也。如愈說。則於文複矣。名不可得而聞。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求之江上。不能得也。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官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王念孫曰。不受當作不愛。此涉上文不受而誤。○維遹案。王說非是。韓

非喻老篇。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呂文本之。省子玉二字。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小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焦循曰。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抱朴子官理篇。髫孺背千金而逐蛺蝶。越人棄八珍而甘鼉黽。以握棗例摶黍。則黍爲黃米。以蛺蝶例之。則摶黍亦可爲黃鳥矣。○維遹案。焦氏引繁露原作精華篇。誤。今改正。以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陶鴻慶曰。道德之至言上。當有與字。上文云。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皆有與字。此文例亦當同。○孫先生曰。新序節士篇。正有與字。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觕。其所取

彌觕。精微妙也。觕麤疏也。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文〕陳昌齊曰。據通篇義。當衍不字。○陶鴻慶曰。不字不當有。淮南說林訓云。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義即本此。衍不字。則非其旨矣。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原本作源。故國廣巨兵彊富。○舊校云。一作充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置設也。其祝曰。從天墜者。墜隕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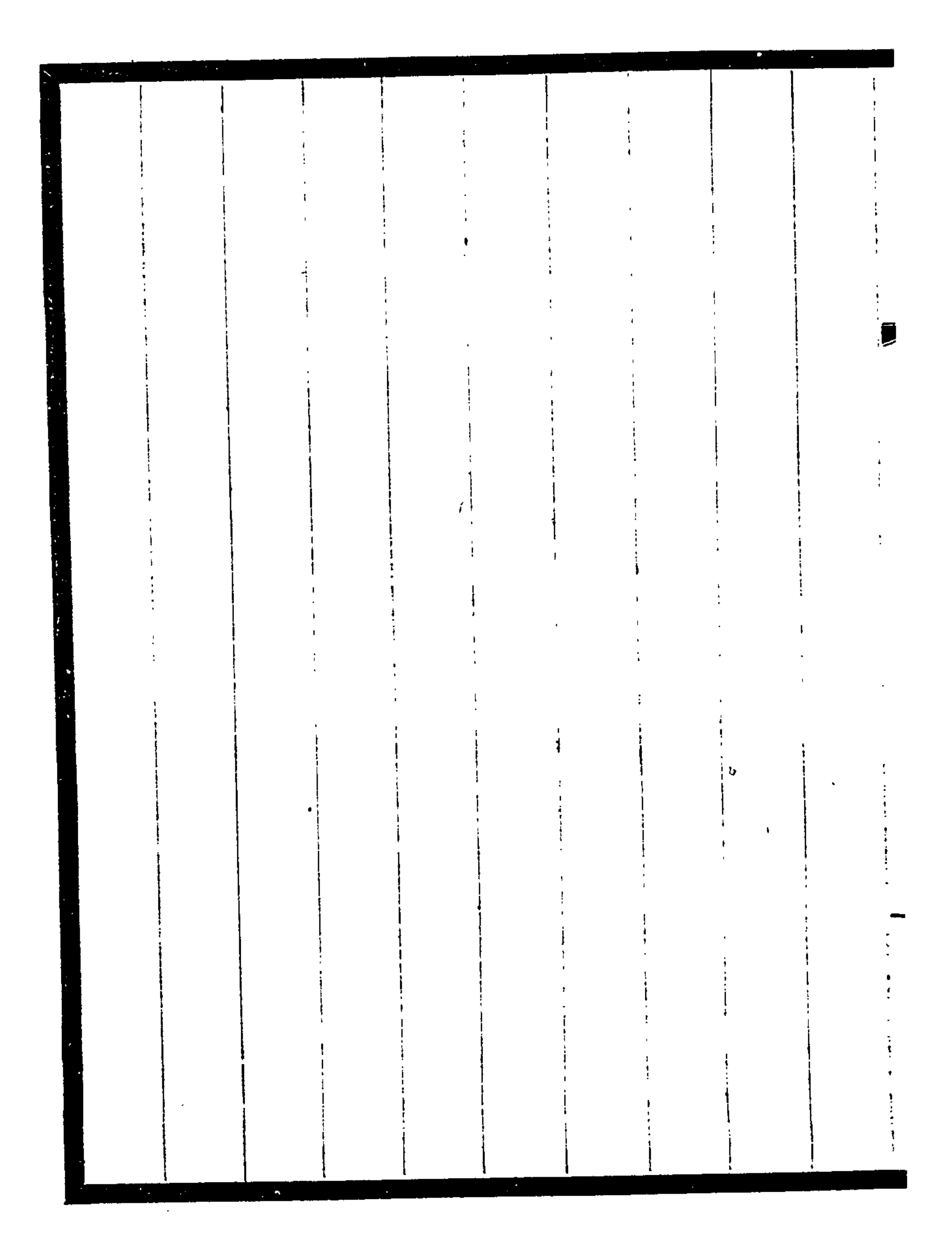
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畢沅曰舊校云收一作放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揚子云雲羽獵賦引此收竝作拔舊校當是一作拔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紓緩。○畢沅曰賈誼書諭誠篇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舊本蝥作蟄誤紓疑與杼通注訓爲緩非是○維遹案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注引作今之人學之殆以義改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國歸之。○畢沅曰梁仲子云李善注東京賦作三十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維遹案御覽八十四引池作地吏以聞於文王。○維遹案聞猶問也聞問古通用論語公冶長篇聞一知十本或作問荀子堯問篇不聞即物少至楊倞注聞或作

問是其比。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畢〇沅曰。也與邪古通用。御覽八十四作邪。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骨有肉曰髊。無曰枯。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也。說民意也。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杕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十〇畢沅曰。孫云。御覽七百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作持杖。杕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倚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拄杖而問其兄弟。曳杖

而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蓋約此文。○梁玉繩曰。賈子容經篇載此事。作子贛謁孔子。○俞樾曰。搏杖卽扶杖也。專聲夫聲相近。故義得通。釋名釋言語曰。扶傅也。傅近之也。是其例矣。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刼弱暴寡也。以過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飴。飴餳。以養疾侍老也。侍亦養也。○王念孫曰。正文及注內兩侍字。皆當爲持。持老。謂養老也。長見篇曰。申侯伯善持養吾意。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墨子天志篇曰。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曰。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是持與養同義。故注云持亦養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楗也。跖盜跖。企足。莊蹻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楗牡。開人府藏。竊人

財物者也。○畢沅曰。淮南說林訓。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注。牡。門戶籥牡。此云揵即牡也。黏牡使之無聲。又開之滑易也。○梁玉繩曰。莊揵蹻字牡企足。僅見此。○維遹案。正文及注企足二字。並當作蹻。蹻俗書作跅。與企形近。遂錯分爲二字。非企足爲蹻之蹻字也。蹻古書中多以跖蹻並舉。淮南主術篇。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高注謂蹻莊蹻。與此注例同。困學紀聞十七引此正作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蹻得飴以開閉取楗也。是其證。

異用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一

榮成許維遹學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畢沅曰：淮南天文訓：斗屬越。昏東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宿。衞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說在孟冬。律中黃鐘。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鐘也。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冰益壯。地始坼。凍裂也。鶡鴠不鳴。虎

始交。鶡鴠。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畢沅曰。鶡鴠。月令古本作曷旦。今本作鶡旦。淮南作鳱鴠。○維通案。玉燭寶典引作曷旦。與月令古本合。天子居玄堂太廟。太廟。中央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說在孟冬。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爲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主地圖與民人之數。故命之也。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房。所以閉藏也。○畢沅曰。且泄。古本月令同。今本作沮泄。釋文不爲沮作音。注疏亦無解。然則沮字非也。音律篇亦作陽氣且泄。○俞樾曰。以固而閉。本作以固天閉地。地氣且泄。本作陽氣且泄。音律篇曰。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愼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地氣且泄。乃奪陽字。又誤天字爲而字耳。後人據月令以改此文。幸音律篇未改。尚可訂正。說詳羣經平議。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

喪。發泄陰氣。故蟄伏者死。民疾以喪亡也。○孫先生曰。注發泄陰氣。于義不合。陰當作陽。字之誤也。是月陰氣用事。故陰氣在上。陽氣在下。若發蓋藏。起大衆。必發泄陽氣。與時令不合。故諸蟄伏者必死。民多疾疫。若作陰氣。不可通矣。月令孔疏云。土事毋作。愼毋發蓋者。爲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故下云諸蟄則死。人則疾疫也。是其證。御覽二十八引正作陽。當據正。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也。

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閹。宮官尹也。於周禮爲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畢沅曰。門閭。蔡邕月令說作門闈。云閹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門。宮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闈尹所主。知當作闈。見月令問荅。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淫則禁之。尊卑一者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酋。醞米麴。使之化熟。故謂之酋。於周禮爲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

酒材。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與蘖必得其時。則酒善也。○畢沅曰。注酋醞米麴及。故謂之酋。兩酋字。舊本皆作酒。訛。又麴與蘖必得其時。舊無與字。案上云秫與稻。則此亦當相配。且與下注其數六物相合也。又舊本疊得其時三字。案亦衍文。今去之。○凌曙曰。酒字從酉。釋名。酒。酉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酋繹酒從酉水半見於上。酒久則水上見而糟少也。故月令鄭注。大酋者。酒官之長也。疏。酋者久遠之稱。則是久熟者善。故名酒官爲大酋。揚子方言。自河以北。遒魏之間。久熟曰酋。故酒久熟亦謂之酋。

湛饎必潔。湛。漬也。饎。炊也。香。美也。炊必清潔。水泉善。則酒美也。湛讀潘。釜之潘。饎讀熾。火之熾也。○

水泉必香。畢沅曰。潘釜未詳。陸德明音子廉反。異於高讀。○維適案。注水泉善則酒美也。當云水泉美則酒善也。善美二字誤倒其次。注訓香爲美。則水泉香。卽宜訓爲水泉美。方與文例合。上注麴與蘖必得其時。則酒善也。此注亦不應獨異。淮南注正作水泉美則酒善也。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秫稻麴蘖水火也。大酋監之。皆得其齊。故無有差忒也。

○俞樾曰上文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正是六物故月令正義曰六物者秫稻一麴蘗二湛饎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其義明白自可無疑而高氏此注曰六物秫稻麴蘗水火也則與上文不合疑高注本曰六物秫稻麴蘗湛饎水泉陶器火齊也傳寫有奪文耳

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於人故祈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誅也○維遹案取之不詰者警戒其失主也並無誅罪注誅字當是讓之形誤處分篇注詰讓可證淮南注詰呵問與讓義正合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疏食野虞掌山澤之官也故教導之也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必罰之也○孫先生曰周書月令篇禮記月令淮南子並上有相字疑此文誤脫相字是月也。日短至。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五十五故曰日短至在牽牛一度也陰

陽爭。諸生蕩。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也。諸蟄伏當生者。皆動搖也。○畢沅曰。鄭注月令云。蕩謂物動。將萌牙也。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弇深邃也。寧靜也。聲五聲。色五色。屏去之。崇寂靜也。陰陽方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畢沅曰。處必弇。以其所居言之。今月令作處必掩身。蓋與仲夏文相涉而更誤矣。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定猶成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蒿菜名也。荔馬荔。挺生出也。蚯蚓蟲也。結紆也。麋角解墮。水泉湧動。皆應微陽氣也。○畢沅曰。鄭注月令云。荔挺。馬雖也。與此異。○維遹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謂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㕞。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江東呼爲旱蒲。案蒲藺雖並以葉形得名。荔藺一聲之轉。吾鄉稱此草爲馬楝。是由馬雖而轉者矣。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竹木調物也。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故伐取之也。○畢沅曰。周禮地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堅濡調。此注調

意正同.又牣與韌刃忍.古皆通用.有取柔韌者.此則取其堅韌也.汪本乃改作調均.非是.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闕.門闕也.於周禮爲象魏.門閭皆塗塞.使堅牢也.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上.故其國旱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也.夏氣發泄.故雷動聲也.○畢沅曰.氣霧月令作氛霧.此疑訛.○維遹案.畢說是.淮南氣亦作氛.注同.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事以干水.故瓜瓠不成.有大兵來伐之也.○維遹案.注金下脫一氣字.淮南注可證.季秋紀注云.秋金氣.水之母也.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春.木氣.木生蟲.故蟲螟爲敗.食穀心曰螟.陽氣炕燥.故水泉減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癘也.○畢沅曰.月令減作咸.古通用.左傳.咸黜不端.正義云.諸本或作減.又不爲末減.王肅注家語云.左傳作咸.

梁仲子云。羣經音辨。成有胡斬切。一音消也。史記索隱司馬相如傳。上減五。下登三。韋昭說作咸。又疾瀸。月令作疥瀸。

仲冬紀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楊德崇曰。至忠當作忠言。言至二字形近而譌。校者復以小題爲至忠。遂乙轉忠至爲至忠。下注云。賢主說忠言。是正文原作忠言明矣。下文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即承此而言。史記留侯世家。有忠言逆耳利於行語。非賢主其孰能聽之。聽受也。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也。不肖主反之。春秋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則不可。況不令之尤者乎。故被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日致爲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溼而居下。故曰惡之

何益也。○維遹案。注涇字張本作濕。與今本孟子合。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美茂也。○維遹案。注茂字原作成。改從張本。姜本。太玄注。美茂也。其此同。人時灌之。則惡之。惡其灌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俞樾曰。日當作自。字之誤也。此句自字與上句人字正相對。下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卽承此言之。足徵日伐之當作自伐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也。○畢沅曰。此楚莊王也。不當有哀字。說苑立節篇。渚宮舊事。御覽八百九十。皆作楚莊王。是穆王子也。或有作莊襄王者。亦誤。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以殺隨兕者之凶。故劫奪王。代王受殃也。○畢沅曰。隨兕說苑作科雉。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培也。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

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倍於人。必有所爲故也。故曰願王察之也。〇孫先生曰。願下本有王字。而今本脫之。高注。故曰願王察之也。是正文本有王字明矣。渚宮舊事正作願王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爲代王殺隨兄。故死也。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尅晉負。故曰大勝。〇孫先生曰。渚宮舊事及御覽八百九十引師下並有與晉二字。此蓋後人因下句有大勝晉之語。刪去與晉二字。其實不相干也。〇維遹案。說苑立節篇云。鄭之戰。楚大勝晉。賈誼新書先醒篇云。楚莊王南與晉人戰於兩棠。盬鐵論險固篇云。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蕩爲兩壤。堂棠聲同。是兩棠爲楚地名。此可補左宣十二年傳邲之戰。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王隨兄。所以代王死之。兄有是功。〇畢沅曰。舊本請賞於下脫吏曰人之有功也於八字。又軍旅下衍日字。今據御覽刪補。〇維遹案。

說苑吏字作王·義勝·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兕·是代君王受死亡之殃·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王念孫曰·持猶保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比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維遹案·說苑作不出三月必死·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王爭隨兕而奪王也·故伏其罪而死。罪·殃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賞子培之弟也·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勸·進·沮·止也·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痏。齊王·湣王也·宣王之子·痏·病痏也·○畢沅曰·梁仲子云·論衡道虛篇作齊王病痏·痏

蓋即周禮天官疾醫之所謂痟首也。盧云。案痟首常有之疾。未必難治。此或與消渴之消同。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又引作病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強弩之弩。○畢沅曰。日抄引作弩激之弩。則疾不可治。○畢沅曰。孫云。御覽六百四十五治作怨。與下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合。怒王則摯必死。○孫先生曰。怒王當作王怒。上文云。非怒王。則疾不可治。由文摯而激王之怒。以治疾。其主在文摯。其賓在王。故曰怒王。此語王怒而必殺摯。其主在王。其賓在文摯。故曰王怒。同爲文摯言。而語氣迴異。到作怒王。失之遠矣。御覽六百四十五。又七百二十四引。並作王怒。論衡道虛篇同。當乙正。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

請以死爲王。（爲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甚怒。不與文摯言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梁玉繩曰。三國魏志華佗傳。有一郡守篤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此實事。與摯怒齊王類。）王叱而起。疾乃遂已。（已猶愈也。○維遹案。注猶字原作除。改從姜本。與前注合。）王大怒不說。（○俞樾曰。大怒不說。於文似複而非複也。說之言解也。詩氓篇。猶可說也。鄭箋曰。說解也。禮記檀弓篇。天下其孰能說之。鄭注曰。說猶解也。然則大怒不說。猶大怒不解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

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亂主殺之。故曰難也。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爲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畢沅曰。此事姑妄聽之而已。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汚辱者，士之大者也。○孫鏘鳴曰。議讀曰義。謂爲士者。義不可辱。視義甚大也。視義甚大。則富貴不足尊。故下言大之則尊於富貴。注議讀如字。曲爲之說。未安。○吳先生曰。議平也。平爲平論之平。卽今所云名節。亦今所謂名譽人格等。大之也。謂士視此事甚重大。（他人小之。士自視則大。）注非。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

虞其意矣。虞猶回也。洪頤煊曰、虞無回訓。虞與娛同。莊子讓王篇、許由虞於潁濱。釋文、虞本作娛。孟子盡心、驩虞如也。丁音驩虞、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雖名爲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動也。誠辱則無爲樂生。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生爲。故曰無爲樂生也。○畢沅曰、注欲字疑衍。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爲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北、走也。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衞也。○畢沅曰、注衞也疑從也之訛。見下注。○俞樾曰、出生二字、義甚迂曲。疑當作出身。殺生以徇之。誠廉篇曰、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亦以出身二字連文、可證。○吳先生曰、出生殺身、與出身棄生互文也。俞校不可從。又曰、注殉衞也、爲展轉相訓之例。高注類此者多。畢校非。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

智。（其患者。當其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畢沅曰。若此士者。得之固難。幸而得之矣。又患在於人主不能知之。所謂以衆人遇之也。注殊失本意。有與又同。智讀曰知。墨子書皆如是。○維遹案。畢讀有智爲又知。甚是。惟其患下當有者字。高注云云。是正文本有者字明矣。上文若此人者。指國士言。此云云其患者。指人主言。下出二例。卽證此所謂其患者雖得之有不智也。）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簒庶父僚而卽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惡。安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擧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

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鄒陽獄中上書作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維遹案摯當讀爲摯摯皆從執聲故可通假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畢沅曰左氏哀廿年傳云慶忌適楚此與吳越春秋皆云在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涉渡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江賦捽之作捽而浮則作浮出○維遹案說文捽持頭髮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孫鏘鳴曰卒猶終

也。介立篇。其卒遞而相食。義同。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便猶成也。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畢沅曰。此文訛。案吳越春秋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徐時棟曰。國策並載其語。文義正同。而畢沅以爲誤。是書不誤。而校者反誤也。又曰。義各有當。文不訛也。要離既事慶忌。即新主矣。夫非爲故主殺新主乎。轉較吳越春秋之說爲義長也。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以

取吳國之貴富也。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肖子之肖翟人攻衛。時○維遹案韓詩外傳七作衛懿公之時有臣曰洪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此之謂也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滎澤。○畢沅曰左傳韓詩外傳七竝作熒澤當從之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孫先生曰初學記十七引啼作號韓詩外傳七新序義勇篇亦竝作號號疑號字是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襮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爲襮者也○黃生曰襮即古表字表外衣也弘演剖胸納公之肝言不忍使其暴露如以衣襲之也桓公聞之曰。

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出。去也。出生。去生也。就死。以徇從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維遹案。辨與辯古通。荀子書皆如是。張本凌稚隆本正作辯。注及下文同。所貴辨者。爲

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論○陶鴻慶曰．所所理．兩所字皆衍文．論與倫同．倫亦理也．下文云．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此文例亦當同．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關．閉也．中藏。聖也。以外知內．此幾於聖也．○畢沅曰．妄意關內．於文已足．不當復有中藏字．淮南道應訓作意而中藏者．聖也．後人以淮南之文．旁注關內下．後遂誤入正文．○孫先生曰．畢校非也．莊子胠篋篇作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莊書之字亦當作中．上中字讀如允執厥中之中．下中字讀如億則屢中之中．成疏可證．此蓋緣後人於重疊之文記以、字．遂誤作之．呂氏淮南竝不誤也．妄意關內者．妄度．門內之財物．意與億同．度也．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周禮司關注．關．界上之門也．是關內卽門內．高誘訓爲閉．未得其旨．意而中藏者．揣度而竟中其藏也．義亦明順．畢氏誤讀中爲中內之中．故謂中藏爲衍文．遂使莊

呂及淮南之文。並不可通。斯爲謬矣。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大盜者。備說非六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呵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也。以爲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肖子丹朱。而反禪舜。故曰有不慈之名也。○馬敘倫曰。莊子盜跖篇。亦云堯不慈。釋文亦云。不摋子也。尋盜跖篇又云。堯殺長子。韓非說疑云。記曰堯誅丹朱。則不慈謂殺子也。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舜遂不告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也。禹有淫湎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故曰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爭國。骨肉相殺。以大兼小。故曰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六王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此

之謂也○畢沅曰注引論語殊不切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毃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毃音敲擊也辨說六王五伯之闕而欲見毃其頭辨如此不若無辨也○畢沅曰毃舊本作穀注音敲作音毃又一本作音毄並訛段云說文毃擊頭也口卓切錢詹事云毃不成字當為敲之譌說文敲从上擊下也孫氏說同盧案廣韻敲毃並苦角切是其音正同也今俱改正○吳汝綸曰毃字諸公多妄改注音毃乃古字之覲存者古告高多相通鵠借為鷽皓借為鶮然則毃殆毃之借字也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上君也語曰葉公告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孔維遹案孔安國解直躬直身而行經師多從其說遂以呂覽為人姓名非是惟武億據莊子淮南三國志注定呂覽非誤說見羣經義證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

將有不誅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革。更也。於是具染而已。染。豉醬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畢沅曰。注迂甚。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梁玉繩曰。人表。宋微中。下注曰。啓子。與此異。史記家語並依呂氏。先儒多仍之。惟蘇子由古史據人表云。微子卒。世子蚤死。立世子之弟微仲衍。孫頤谷曰。孟子以微

是·尚書微子篇孔疏引此文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中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孟子梁惠王下孫疏引之略同·則唐宋人所見之本·與今本少異·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當以法·紂爲淫虐·以亂天下·故曰不若無法也·○畢沅曰·注法當以法句有脫誤·其意蓋謂立長建善·不當徒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陶鴻慶曰·此四句文不成義·疑元文本二句·當云·後世之於今·亦猶今之於古也·文義已足·下文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世·義正與此文相承·今本作四句者·蓋卽二句之誤衍·校者竄易其文而並存耳·故

仲與微子竝言。疑是弟。非子也。人表有兩微仲。或疑一子一弟。說頗可采。○蔡雲曰。兩微中猶兩虞中也。閻徵君釋地續。孤引宋微中爲證。疏矣。馬氏繹史。以爲重出。恐非。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梁玉繩曰。受紂音相亂。書立政曰。其在受德。暋猶言桀德。豈二名乎。逸書克殷解。誤以受德爲名。呂仍其誤。鄭康成遂謂紂字受德。僞孔傳又云。帝乙愛焉。爲作善字。尤妄也。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置。立也。○王念孫曰。而猶乃也。則也。○俞樾曰。此當作有妻之子。不可而置妾之子。乃後人不解古義而妄改之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本書每有此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不屈篇曰。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凡言不可而者。竝與不可以同。○維遹案。王說

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來也。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子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入禮也。○畢沅曰、莧譆、說苑作君道篇作莞饒。新序一作莞蘇。○王念孫曰、漢州輔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疏、死記其口。莧即莞之譌。饒與譆形相近。范鎮碑、膺姿管蘇、靖位衞上。○俞樾曰、犯我以義、違我以禮、即範我以義、圍我以禮。範圍作犯違、皆叚借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釋文曰、範、馬張王肅本作犯。圍本作違。是其證矣。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安之也。曠察之、使我從義入禮、則不穀得不危亡焉。○畢沅曰、曠猶久也。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非猶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莧譆爲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所謂從而不違也。與處則安。曠之而不

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也。故曰疢而不
穀喪焉也。○畢沅曰。注疾疢。左傳作疾疢。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
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
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玼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速行。毋適
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爲其所欲。
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爲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
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上猶前也。晉平公鑄爲
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平公悼公之子。調和也。師曠曰。不調。
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
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

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

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爲姜。氏曰呂。故曰呂望。遭紂之亂。閒西伯善養老者。遂奔於周。釣於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爲太公望。使爲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太岳之胄。○畢沅曰。注吾望公之久矣。史記齊世家作吾太公望子久矣。宋書符瑞志。太公望本名呂尙。文王至磻谿之水。尙釣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尙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云云。蓋本尙書緯帝命驗之文。梁仲子云。注蓋引左氏莊廿二年傳。姜太嶽之後也。而偶涉隱十一年之文。○梁玉繩曰。組紺號太太公。安得預知呂尙而望之。通志以爲謬語。高蓋有意更之。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

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霸也。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恆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魯公以削。至於覲存。覲。裁也。○劉先生曰。公當爲日。字之誤也。淮南子齊俗篇。韓詩外傳十。竝作魯日以削。正與上文齊日以大作相對。是其證矣。三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禽至頃公讎。爲楚考烈王所滅。適三十四世也。○梁玉繩曰。此及史魯世家。韓詩外傳十。皆作三十四世。蓋不數伯御一代也。淮南齊俗作三十二。汜論作三十六。竝誤。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吳起。衞人。爲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謂北邊也。武侯。文侯之子。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畢沅曰。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止車而望西河。○畢沅曰。後觀表篇。止車而下有休字。泣數

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躧。釋。棄。○維遹案。躧與屣履竝通。觀表篇作屣。漢書地理志。女子彈弦跕躧。如淳云。躧音屣。師古云。躧字與履同。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識。知也。○畢沅曰。抵與抆同。觀表篇作雪。注抆也。○維遹案。觀表篇。識下有也字。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爲之。可以致君於王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王錯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閒。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畢。盡也。由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惠王。武侯之子。○畢沅曰。座。舊作痤。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曰。公叔之病甚矣。○畢沅曰。舊本作公叔之

（疾嗟疾甚矣。案御覽兩引皆作公叔之病甚矣。今據改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御庶子。爵也。鞅。衞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衞鞅。言其智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從也。）爲不能聽。（畢沅曰。爲御覽作若。）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出視公叔疾而出也。）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疆。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悖者不自知爲悖。故謂不悖者爲悖。○孫先生曰。不悖下疑亦當有者字。高注云云。是正文本有者字明矣。）

長見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二

滎成許維遹學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畢沅曰：此書婺舊竝從務。案：說文從敄，今竝改正。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氐，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畢沅曰：淮南天文訓氐屬宋。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陰即陽也，助其成功，故曰大呂也。○畢沅曰：注「所以旅陰即陽」，舊本旅下有去字，衍，今刪去。○王念孫曰：畢校非也。淮南時則訓注作「所以旅旅去陰即陽」，與此同。寫者

脫去下旅字耳淮南天文訓云大呂者旅旅而去也此高注所本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鵲陽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爲巢也雉雊雞乳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乳卵也○畢沅曰舊本作乳雉雊誤今案注當與月令文同今改正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堂右个東頭室也乘玄駱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爲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之氣也出土牛令之鄉縣得立春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畢沅曰注其畢冬之氣也其字衍又令之鄉縣疑是令之郡縣案續漢禮儀志亦於季冬出土牛此云立春節說又異也○孫先生曰初學記四白帖四御覽十七海錄碎事二引注竝作前歲一

日擊鼓驅疫癘之鬼謂之逐除亦曰儺較今本爲優。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

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也○畢沅曰月令無行字地字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之語是月也將捕魚故命其長也天子自行觀之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盛也復或作複凍重絫也○畢沅曰月令作水澤腹堅舊本於此下又有一堅字也乃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茆泮林曰朱一子謂呂腹作復今本同案禮月令鄭注云今月令無堅不言腹作復腹復古義通命取冰。冰已

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窌簡擇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畢沅曰月令作命農無司字修耒耜。

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晝擊土鼓吹邠詩以逆暑仲秋夜逆

（寒亦如之。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璧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日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畢沅日：寢廟，月令作郊廟。案注所云燔柴之禮，是郊也。下文寢廟，始注云祖廟，則此處正文亦必本與月令同。）**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故日日窮于次也。月遇日相合爲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日朔，故日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日星迴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日窮于次也。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日窮于紀。星迴于天，謂二十八宿更見也。于南方，是月迴于牽牛，故日星迴于天也。）**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爲正，夏數得天。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是月，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獨於農民無所役使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

令以待來歲之宜。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時令所宜者而行之．○畢沅曰．月令．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多公字共字．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太史乃次其列位．國之大小．賦斂其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句龍也．稷．田官之神．謂列山氏子柱與周棄也．享．祀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供之也．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爲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衆．故命之也．○畢沅曰．令月令作命．正義云．宰．小宰．鄭注云．歷．猶次也．此注以宰歷連文．似誤．或歷字衍．掌字舊本脫．今補．○茆泮林曰．朱子謂呂歷作磨．案朱子引作磨．磨當作磿．音歷．古字通．周禮遂師抱磿．音歷．疏謂抱持役名之版籍．竊思卿大夫庶民土田而賦犧牲．亦必有版籍．故謂之磿．而百官萬民．皆唯太宰得主之．故高注云然．高氏之解．自異於鄭．非誤．亦非

衍字。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咸皆也。獻致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〇陶鴻慶曰季夏篇云。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案三字。疑衍。說具本條。)三旬二日。此文三旬二日。與彼同。而上無所承。不知所指何事。高注此云云。與季夏篇注彼語意略同。(案此注亦有所譌奪。當以彼注互補。)疑正文三旬二日之上。當有脫文。亦指雨雪言之。蓋是月冰水方盛。歲事告終。民咸獻力。故雨雪之節。一月中祇得二日。與季夏同。以見之邪寒盛暑。皆非常月之比也。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為妖災也。金為兵革。故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〇畢沅曰四鄰月令作四鄙。〇維遹案淮南亦作四鄙。注與此同。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

調。故胎養夭傷。國多逆。氣之由。故命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陽。又多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時之徵也。

季冬紀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義。何難之避也。臨患忘利。道而用之。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也。故曰遺生也。視死如歸。易也。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任大。一國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由。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一國。蘧伯玉段干木是也。

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佚於治事也。）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葩屨，（畢沅曰：舊本作屨屨，校云：一作葩屨。今據尊師篇定作葩屨。）以養其母，猶不足。（猶，尚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畢沅曰：次分字衍，說苑復恩篇無。○維遹案：晏子雜上篇亦無次分字。）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有間，無幾間也。○維遹案：齊君，景公也。）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者，別也。）北

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維遹案、晏子、說苑說上並有吾字。）而嘗乞所以養母焉。（畢沅曰、嘗舊本作當、訛。今從說苑改正。焉、彼作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劉師培曰、必見國之侵、晏子雜上作方（即與字之譌）見國之必侵、可證呂氏舊本必字當在侵上。）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

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維遹案。觀者晏子作復者。義勝。）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馹。傳車也。郊。境也。○畢沅曰。馹各本多作驛。李本作馹。案文十六年左氏傳。楚子乘馹。杜注。馹。傳車也。與此合。今從之。）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畢沅曰。舊本正文嬰之亡上有晏字。衍。今據注刪去。○維遹案。晏子說苑。嬰上竝無晏字。惟曰上有太息而歎四字。）

三日。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松皐圓曰。今字疑矣。恐宜作昔。周流天下。窮矣賤矣。窮○舊校云。一作貧。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有人也。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舊校云。一作反入。介子推不肎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喩文公。五蛇。以喩趙衰。狐偃。賈他。魏犫。介子推也。○梁玉繩曰。五蛇以比五士。當取狐偃趙衰賈佗魏犫胥臣爲五。此與左傳及杜注。史晉世家及索隱。所說各異。

因下云一蛇羞之橋死中野。故去胥臣而數介推耳。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澤。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畢沅曰。傳載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安有自為詩而懸於公門之事。說苑復恩篇以為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說尚可通。歌辭與此及史記晉世家新序節士篇所載各不同。梁仲子云。橋死疑是槁死。御覽九百二十九無橋字。○維遹案。梁說近是。槁類聚九十六引正作槁死中野。無於字。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畢沅曰。舊本簦誤從艸。又注音登二字。亦與高注不似。○劉先生曰。畢校是也。漢代諸師皆言讀不言音。凡言某音某者。皆後人所加。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

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畢沅曰。梁仲子云。列子說符篇。亦作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作旌瞀。注云。一作爰精目。并引列子亦作精目。又新序節士篇作族目。訛。）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黔敖爲食於路。有人戢其屨。瞢瞢而來。黔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爲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旌目其類也。○）

畢沅曰舊書而來禮記檀弓下作賀賀然來○松皋圓曰注一介當作其介

鄭人之下驪也。

驪邑名也義則未聞○畢沅曰吳志伊字彙補云驪音未聞一本作驪梁仲子云說文婚籀文作憂略相似古音附錄以革旁作者云古昏字未詳盧云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改號曰鄭此昏疑即漢志陳留郡之東昏縣正鄭地鄭人下昏或即說韓滅鄭一事觀下云韓荊趙更可見鄭人之即韓矣

莊蹻之暴郢也。

莊蹻楚成王之大盜郢楚都○畢沅曰梁伯子云商子弱氏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竝有莊蹻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蹻爲盜於境內以爲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爲楚成王時則又在前未知何據若史漢則以蹻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杜氏通典邊防三馬氏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爲定獨困學紀聞考史據韓非漢書以將軍莊蹻與盜名氏相同是二人此未敢信盧云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豪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即莊蹻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蹻伐夜郎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本非

楚之境內地。今此言暴郢，韓非言爲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蹻之起，楚分爲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蔑之死與蹻並言。案秦殺唐昧，昧即蔑，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蹻當威懷時，亦可見。此注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成。未可知也。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長平，阬其四十萬衆。韓荊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畢沅曰：盧云：壯，傷也。○陶鴻慶曰：驕壯與脆弱對文。言壯者相殺，弱者避死，畢引盧校失之。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避猶免也。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肎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陶鴻慶曰：今蓋令字之誤。言假令三國之人與爰旌目相爲謀，則甚遠也。○維遹案：陶說是。惟惡其義疑當作惡其不義。言爰旌目若食盜者之食，則不死矣。而爰旌目惡其不義，故不得不死。正與上文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者相反成誼。今本誤脫

（不字。殊非其旨。）

介立（立。一作立意。）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堅出。○維遹案。文選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注。及類聚六引。奪下有其字。下同。）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磨猶化也。○維遹案。此注原脫。據元刻本及張本增補。畢沅云。舊校云。磨一作靡。注亦同。今案不見所爲注。豈脫漏歟。案畢氏亦見元刻本。此不知引。偶失照耳。）堅與赤。性之有也。（○畢沅曰。各本多脫也字。唯李本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倍百人爲豪。○舊校云。豪士一作人豪。）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殷諸侯國也。）二人

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共頭。水名。○畢沅曰。共頭即共首。山名。在漢之河內共縣。○松皐圓曰。注水名當作山名。兵略訓注。正爲山名。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楊倞曰。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爲私邑也。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祈，求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畢沅曰：壞，宋邦乂本作壞。壞亦傷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遽，疾也。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依。保，持。○畢沅曰：阻丘疑是阻兵。杜注左傳：阻，恃也。保亦當訓恃。○梁玉繩曰：莊子讓王政作阻兵。○維遹案：注保持，許本、姜本竝作保恃。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威殷之夢，以喜衆民。○畢沅曰：事見周書程寤篇，今已亡。御覽五百三十三載其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此其事也。

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續。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力所能。遭乎亂世。不爲苟在。○松皋圓曰：在，莊子作存，勝。○俞樾曰：在字無義，疑仕字之誤。○維遹案：松說是。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漫，汙。○俞樾曰：竝字無義，疑立字之誤。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維遹案：莊子作遂餓而死焉，此疑脫死字。人之情莫不有輕。莫不有重。莫不有重於天下也。莫不有輕，義重身輕也。○維遹案：注身下輕字原脫，據姜本增。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武王，爲以全其忠也。○畢沅曰：注忠疑當作重。○維遹案：注忠字當作意，形近而誤也。下文以立其意，高氏本之。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輕於身重於義也以身爲人者爲人殺身

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也今以義爲人殺身故曰如此其重也

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也不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爲己死也○王念孫曰高說非也而人不知爲句奚道相得爲句道者由也言士之輕身重義如此而人不知賢則何由與士相得哉不相知則不能相得故下文云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下賢篇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知接篇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語意略與此同有度篇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言何由知其不爲私也晏子春秋雜篇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言何由至於此也

韓子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言何由得進也。而奚加上不當有以字。蓋後人不能正高注之誤。又因注加以字耳。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爲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爲之報讎。言士爲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公孫弘。故爲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舉國皆賀。國中喜可知也。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賢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湯。殷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癸之子也。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桀。夏失天下之王。帝皐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王。文丁之孫。帝乙之子也。○孫。畢沅曰。注文丁舊本作太丁。訛。今據竹書紀年改正。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墨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

之爭士也。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致也。豫讓之友謂豫讓曰。○梁玉繩曰。戰國趙策。說苑復恩。並作趙襄子語。○陶鴻慶曰。此節之文。語意失倫。蓋寫者亂其次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云云。當在奚道相得句下。賢主必自知士云云。當在必自知之然後可句下。而智伯孟嘗君知之矣句下。乃叙述豫讓公孫弘二人之事。如此則上下文理一氣承接矣。今輙正其文如下。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奚道相得。(王氏云。今本以字誤衍。今從之。)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之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而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豫讓之友謂豫讓曰云云。子之行何其惑也。

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告。語也。故。事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畢沅曰。是舊本多作謂。則當以所謂連讀。今從李本作是。義長。○維遹案。元刻本張本作是。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於猶厚也。○吳先生曰。於猶相於也。人之於己。如衆人則衆人報之。如國士則國士報之。高訓於爲厚。僅據一邊。亦展轉相訓之例。非其確詁。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關東曰從。公孫

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晚、後。〇維遹案：不肖下齊策有之字、正與上文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句法一律。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往、行。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公或作恥。恥、辱也。觀公孫弘云何也。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曰。〇維遹案：治要引笑下有而字。齊策同。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〇維

通案.治要引句末有也字.齊策同.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慙爲人君。不得意則不肎爲人臣。○畢沅曰.舊本慙上脫不字.又肎訛作肖.案戰國齊策云.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肎爲人臣.今據補正.○雒通案.正文肎字原作屑.畢氏校語同.尋畢氏既以齊策校此肖字.卽當從策改肖爲肎.畢本作屑者.乃手民之誤.今改正.孫先生云.治要引正作肎.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爲管商之師。管仲.商鞅.○雒通案.治要引注作管.管仲.商.商鞅.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畢沅曰.策作能致其主霸王.句順.○雒通案.治要引與齊策同.如此者五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弘自謂也.故言有如臣者七人也.○畢沅曰.七人策作十人.注殊贅.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爲

若此。○雒通。案齊策作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諭。明。公孫弘敬諾。○俞樾曰。敬諾上本有曰字。傳寫奪之耳。戰國策正作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畢沅曰。策作大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侮。可謂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畢沅曰。策作可謂足使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涒灘。涒灘。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涒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涒灘也。○畢沅曰。今謂始皇即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塘以超辰之法推之。知在癸丑。再加七年是庚申。是年又當超辰。則為辛酉。而此猶云涒灘者。失數超辰之歲耳。超辰亦謂之

跳辰。周禮馮相保章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故武帝太初元年。班固謂之丙子者。後人却謂之丁丑矣。○張文虎曰。歲陽歲名。雖見爾雅。而古書用歲名者僅見。此若楚詞之攝提貞于孟陬。自謂月建。史記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王叔師誤以太歲釋之。閻氏百詩以授時術。我友顧君觀光以三統術推得始皇八年七月甲子朔。然是年實壬戌。當為閹茂。非涒灘。錢少詹事以歲有超辰為解。超辰之說。始於劉歆。古法無之。今始依三統積年求得是年歲星在壽星。太歲在作鄂。仍差一次。王氏雜志用許周生說。以八年為六年之誤。而六年秋無甲子朔。無以定其果是也。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子也。○俞樾曰。高注未得。國語齊語曰。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韋注曰。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呂氏所稱良人。或亦此乎。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圜天也。矩方地也。汝能法之。

爲民父母。也。俞樾曰、大圖四語、皆黃帝之言、爰即曰字、尚書洪範篇、土爰稼穡、史記宋世家作土

曰稼穡、古爰曰通用、爰有即曰有耳、蓋聞古之淸世。淸、平、是法天地凡十二

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

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

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

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數。陶鴻慶曰、理當作數、數猶術也、下文云、行數、

循其理、平其私、即承此言、今作其理者、即涉下文而誤、行數。循其理。平其私。炘。劉咸曰、行

數當作行其數、任數篇、言修其數、行其理、修即循數之誤、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

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公、正也。俞樾曰、精

之言甚也、呂氏之意、蓋謂目耳心三者皆爲私設、至其甚則智無由公矣、至忠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

者也注曰精猶甚勿躬篇曰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注曰精甚然則謂甚爲精本書之恆言畢氏疑精爲情失之矣

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隆盛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跌而衰，人之盛衰於此，西望日暮也，故曰倪而西望之也。○畢沅曰：倪與睨同。李本作兒。注跌與昳同。周禮大司徒：日東則景夕多風。鄭司農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史記天官書日昳，漢書天文志作日跌。謝云：此句文與上不屬，又下一段亦不當在此篇。○孫詒讓曰：日倪猶日衰側。廣雅釋詁云：倪，衰也。莊子天下篇云：日方中方睨，與此義同。○維遹案：王念孫校本亦引廣雅、莊子，無斷語。惟注故曰下補一日字。

趙襄子游於囿中。○梁玉繩曰：從子常云：此篇係序意，不應入此事，疑屬前篇豫讓事下，傳寫錯誤耳。○洪亮吉曰：趙襄子以下一百三十六字，當在上不侵篇是國士畜我也之下，錯簡在此。○孫鏘鳴曰：此文當在上篇豫讓之友謂曰上，簡錯在此。豫

至於梁，馬卻不肎進，青荓爲參乘。○畢沅曰：舊校云：一作青荓。案李善注文選陳琳荅東阿王牋引作青荓。梁仲子云：漢書人表作青荓子，水經汾水

注作清汫。今新刻亦改作青荓矣。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類象也。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〇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改却爲卬。卬即今文仰字。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〇畢沅曰。選注無吾字。是長者讓自謂也。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〇畢沅曰。選注作子今日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可得死也。〇維遹案。而我言之。猶曰若我言之。周官。旅師而用之。鄭注。而讀爲若。是其例也。乃退而自殺。青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〇畢沅曰。舊云一作廉孝。案廉孝二字與此無涉。必尚有脫文。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三

榮成許維遹學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陳昌齊曰：據注當作天微以生，地塞以成。）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經猶道也。）以寒暑日月晝夜知之。（知猶別也。○畢沅曰：舊本以寒下衍以字，今去之。）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形能各有所施，故說譯之也。）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合，和。

也。平。成也。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者。舊校云。一作平也。皆反其情。變其形

也。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澤。無水曰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畢沅曰。淮南地形訓作水有六品。後六川作六水。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鈞。平也。爲四方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方宿。韓鄭分野。○洪頤煊曰。二十八宿皆隨斗杓所指而言。角亢氐離斗杓最近。故古法以此三星爲中央天。

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二月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野。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

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也。婺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衞分野。

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

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故日幽天。東壁。北方宿。一名豕韋。衞之分野。奎婁。西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吳先生曰。劉昭注補郡國志引帝王世紀曰。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今衞分野。與高誘說同。蓋舊義也。天文訓注。豕韋作承委者。形聲相近而誤。應據此注訂正。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顥天。昴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畢沅曰。注昴畢上當有胃魯之分野五字。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也。爲少陽。故曰朱天。巂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東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維遹案。注西南火之季也。爲少陽。故曰朱天。文義不足。疑當作西南火之季也。朱陽也。西南爲少陽。故曰朱天。淮南天文篇注可證。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南方宿。秦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名鶉火。周之分野。○維遹案。注火曰炎上。當作火性炎上。孟春紀注。謂夏火也。火性炎上。文選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引淮南天文篇高注。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

性炎上。故曰炎天。與此注正同。今本作曰者。乃涉下文而誤。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周之分野。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畢沅曰。注張翼軫南方宿。舊脫軫字。又南訛作北。今補正。

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間。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東至清河。西至西河。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泗水名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

何謂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在今太山郡。是爲東嶽也。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阪之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在弘農華陰縣。是爲西嶽也。○松皋圓曰。注當云。河東東垣縣。欠一東字。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家所

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在太原晉陽縣北。○畢沅曰：注末七字舊本缺，據李善注文選魏武帝苦寒行所引補。又誘注淮南地形訓云：孟門，太行之限也。此不注，疑文脫。○孫先生曰：御覽三十八引注，有孟門太行是五字。

何謂九塞。大汾。冥阸。荊阮。方城。

大汾處未聞。冥阸、荊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吳伐楚，楚左司馬請塞直轅冥阸以擊吳人者也。○畢沅曰：大汾，淮南作太汾。注云在晉，此何以云未聞？冥阸，淮南作澠阸，彼注云：今弘農澠池是也。皆與此不同，豈彼乃許慎注歟？又塞字舊本脫，今案傳文增。○吳先生曰：畢說非也。墜形篇九山九藪八風六水之文，皆爲高注，已有明徵，無緣于此九塞之文屬入許說。尋呂氏春秋高誘序曰：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輒爲之解焉。是則先說淮南，後解呂氏。淮南注以澠阸、殽阪同在澠池，是一縣有二塞矣。即實言之，澠冥本一聲之轉，澠阸即冥阸。有始覽注以左氏證之，是也。可知舊說偶疏，後則棄而不用，言太汾、令疵未聞者，亦其慎耳。不得以兩注有異，遂定爲許說也。

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

殽在弘農澠池縣西。井陘在常山井陘縣。

通太原關令瓲處則未聞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軍都關也○畢沅曰淮南殽下有阪字令瓲舊本訛作瓲處據注是令瓲淮南注云令瓲在遼西則即是令支乃齊桓所制者又軍都關舊訛作居都關淮南注作運都關錢云運乃軍之訛軍都亦上谷縣在居庸之東今皆改正○維遹案正文訛瓲處張本姜本正作令瓲黃氏日抄同畢氏未見張本姜本故僅據注訂正

何謂九藪。藪澤也有水曰澤無水曰藪

吳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閒○畢沅曰淮南吳作越○錢坫曰漢書具區古文以爲震澤跨今常州蘇州湖州嘉興四府之境即太湖也周禮揚州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枝分有五湖合爲一湖也

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錢坫曰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縣有雲夢澤華容今荆州府石首堅利二縣也

秦之陽華。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畢沅曰爾雅作陽陓淮南作陽紆注云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俞樾曰當以華陰之說爲是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平山而言之則爲華山之陽陰故縣名華陰主平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

其陽。故曰陽曲。陽華之名。猶陽曲也。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陓。竝陽華之叚音。至周禮以楊紆爲冀州藪。亦猶以潁湛爲荆州浸。波溠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訛。郭璞注爾雅謂在扶風汧縣西。則混於雍州之弦蒲。高誘注淮南子謂在馮翊池陽。則混於周之焦護。竝非也。說詳羣經平議。○孫詒讓曰。元和郡縣志云。岐州至德元年改爲鳳翔郡。則鳳翔之名起於唐中葉。非高氏所得聞。鳳翔當作馮翊。字形之誤也。淮南子墬形訓云。秦之楊紆。高注云。楊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可據以校此注。爾雅釋地。十藪。周有焦護。郭注云。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高蓋以陽華楊紆瓠中焦護爲一。其後一說謂在華陰。則淮南注無之。

晉之大陸。魏獻子所畋。猶楚之華容也。○畢沅曰。注畋舊訛作居。據左氏定元年傳改正。○梁履繩曰。魏獻所畋者。乃汲郡吳澤荒蕪之地。非禹貢大陸也。高注誤。詳予左通中。

梁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畢沅曰。梁淮南作鄭。○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改梁爲鄭。曹楞云。圃田在春秋時爲鄭地。戰國時鄭已殞矣。秦人而曰梁之圃田固宜。

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畢沅曰。淮南注作東北。郭注爾雅亦同。此訛。○錢坫曰。

孟諸菏澤水所被也在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北禹貢作孟豬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諸澤周冋五十里元時河水衝決遂廢齊之海隅。隅猶崖也趙之鉅鹿。廣阿澤也○畢沅曰郭璞注爾雅晉有大陸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爾雅本無趙之鉅鹿而有魯之大野周之焦護爲十藪燕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畢沅曰大昭淮南作昭余爾雅作昭余祁○維遹案大昭當據淮南作昭余注同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鄔縣顏注九澤在北是爲昭余祁并州藪淮南注昭余今太原郡知高所見本不誤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震氣所生一曰明庶風○畢沅曰淮南作條風東南曰熏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畢沅曰舊校云熏風或作景風案淮南作景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木玄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俱作凱風○俞樾曰巨疑豈之壞字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表記篇釋文並曰凱本作豈是豈凱古通用豈風即凱風也豈字闕壞止存下半因誤爲巨耳西南

曰淒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畢沅曰。淮南作涼風。○西方曰飂風。兌氣所生。一曰閶闔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曰不周風。○畢沅曰。淮南作麗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遼水出砥石山。自塞北東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陬。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畢沅曰。注自塞北東流。水經注。北作外。又下作直遼東。無至字。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四海之內。緯長經短。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內乃。注之也。○畢沅曰。淮南作徑。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極星與天俱游。而天

極不移。

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陳昌齊曰元刻劉節軒校本天極作天樞以下文當樞之下證之則樞爲是○王念孫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昭十七年公羊傳疏引孫炎注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注曰北極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輟而極星不移案極星即北辰也(或言北辰或言北極或言極星或言紐星或言樞星皆異名而同實)古者北極星正當不動之處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與角之亢以下同在其星名之列公羊傳以北辰心伐爲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光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匠人建國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偏東爲朝偏西爲夕)鄭注曰極星謂北辰尤爲明據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正朝夕者視北辰北辰與考工相合楚辭九歎綴鬼谷於北辰王注曰北辰北極星也亦與鄭注相同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以紐星爲不動處是也梁祖暅測不動處距紐星一度有餘今紐星又移而不動之處乃在鉤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此因恆星東徙是以極星移度後儒遂謂經文之北辰皆指無星之處言

之失其指矣。呂氏春秋有始篇曰：眾星與天俱遊，而極星不移。高注曰：極星，北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不移。蓋周秦之間，極星未移，故呂氏之言正與考工相合。故高注引論語以證極星之不移。後人見極星已移，乃妄改之曰：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或又改為天樞不移，以強合無星之說，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牴牾也。凡言辰者，皆在天成象而可以正時者也。日月星謂之三辰，極星謂之北辰，北辰星伐謂之大辰，其義一也。是以堯典言歷象日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祭法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皆指在天成象者言之。後儒謂天之無星處皆辰，則無稽之言耳。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玄明，大明也。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下。日高也，當極之下，分明不寘，曬統一也。故曰無晝夜。○畢沅曰：注下日疑是夏日，不寘疑是不冥。○王引之曰：高讀參為三，非也。參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之參。參猶值也。言正值人上也。夏至日行北道，日中之時，正值人上，故曰近。墨子經上篇曰：直，參也。直與值同。

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高注曰·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案·參天而發·謂值天而發也·高訓參爲望·亦失之·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引之有皮·黃葉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畢沅曰·注引舊作豕字·訛·案海內南經云·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欒·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在窫窳西·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曰大同也·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畢沅曰·舊校云·斟一作堪·注亦同·案堪或是斟字·會集也·盛也·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斟輪萬物·聖人總覽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

以形。天地之初。始成形也。雷電之所以生。震氣爲雷。激氣爲電。始生時也。陰陽材物之精。陰陽皆由天地。陰陽材萬物也。○劉師培曰。精上捝所以二字。○吳先生曰。文意蓋謂材物皆由陰陽變化而成。故云陰陽材物之精。注意當云。陰陽化生萬物。其字雖不能輒定。而例爲譌文則可知也。○維遹案。注材字。原作例。改從姜本。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由天地陰陽以生。各得其所樂。故曰之所安平也。

有始覽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應也。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螻。螻蛄。螾。蚯蚓。皆土物。○畢沅曰。注螻螻蛄。舊本作蛄螻。今補正。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則法。

也。法土色尚黃。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色白。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王念孫曰。火赤烏衍火字。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色赤。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法水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舊校。徙一作見。○俞樾曰。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此十二字當爲衍文。乃淺人不察文理。以上文之例。增入而不知其不可通也。當呂氏著此書時。秦猶未并天下。所謂尚黑者。果何代乎。呂氏之意。以爲周以火德王。至今七百有餘歲。則火氣之衰久矣。其中間天已見水氣勝矣。但無人起而當之耳。故曰水氣

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言後之有天下者又當以土德王也今增入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二語則與水氣至而不知文不相屬矣厥後秦始皇有天下推五德之運以爲水德之始此由其時不韋已死故也若不韋猶在朝用事則必以爲水數已備秦得土德矣○維遹案此陰陽家之說而散見於此者馬國翰據文選魏都賦李注引七略云鄒子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定篇首至此爲鄒子佚文案馬氏有輯本一卷

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

助猶成也○孫鏘鳴曰廣雅農勉也農當在助字上

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

應和○維遹案類固當作類同下文亦有類同連文召類篇云類同相召尤爲明證

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

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應擊大角而小角和言類相感也

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

水流溼者先濡火就燥者先然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

○畢沅曰舊本誤作角觽吳志伊字彙補載之徐仲山謂魚鱗之訛今案唐宋人類部所引皆作魚鱗淮南覽冥訓亦同今改正○

維遹案淮南覽冥篇注云山中以氣出雲似草莽水氣出雲似魚鱗可移以注此

旱雲煙火。雨雲水波。

○王引之曰煙當爲熛字之誤也(淮南亦誤作煙辯見淮南)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熛迸火也旱雲熛火雨雲水波猶言旱雲如火雨雲如水耳若云旱雲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藝文類聚天部上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八引此竝誤作煙唯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出熛火二字引呂氏春秋旱雲如熛火(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烟火)則所見本尙未誤愼小篇曰突泄一熛而焚宮燒積今本熛字亦誤作煙畢校本已改正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熛)韓子喻老篇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焚(淮南人間篇亦曰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熛焚(淮南齊俗篇曰譬若水之下流熛之上尋也說林篇曰一家失熛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熛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熛起梁籍扇烈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曰熛火始起易息也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曰目若熛火聲若雷霆此尤熛火二字之明證而今本晏子韓子及淮南覽冥齊俗人間三篇熛字皆誤作煙唯史記漢書吳越春秋淮南說林及羣書治要一切經音義舊本北堂

書鈔所引不誤。世人多見煙。少見標。固宜其沿誤。而人不知也。

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

○畢沅曰。御覽八。皆作比。○維遹案。類聚。事類賦二引。皆亦作比。淮南覽冥篇作各象其形類。

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

軍師訓罰。以殺伐爲首。棘楚以戮人。喜生戰地。故生其處也。○畢沅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此偏不爲孝文王諱。何也。注亦不明。訓罰疑討罰。戮人舊作戮人。訛。今改正。○維遹案。論衡寒溫篇有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二語。而感虛篇作以龍致雨。以刑逐暑。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又作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足證感虛篇之暑字爲景之形誤。繁露以扇逐暑亦通。暑字與雨爲韻。而影字與雨亦爲合韻。王念孫周秦諸子韻譜。定雨影處楚所同屬語部。於影字旁鐫一直畫。推其例即以影字爲合韻。王氏校召類篇。有云景字古音在養部。養部之字多與語部相通。與韻譜正合。嗣見王氏手校呂覽。云影字合韻。讀爲郿鄔之鄔。尤爲切證。

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

自從也。凡人以爲天命。不知其所由也。

夫覆巢毀卵。則

鳳凰不至。○畢沅曰。覆巢舊誤倒。今乙正。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畢沅曰。疑當作不住。此有韻。○陳昌齊曰。舊刻作巢覆毀卵。畢校作覆巢毀卵。並誤。此數語皆二句一韻。當作巢覆卵毀。龜龍不住。則毀至一韻。胎來一韻。漁住一韻。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遏也。○維遹案。注後字疑是猶誤。君同則來。異則去。○陶鴻慶曰。同則來。異則去。總承上文子臣而言。下文即申說此義。君字不當有。涉上文臣不遮乎君而衍。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聽。從。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芒昧昧。○畢沅曰。舊本皆不重。案文子符言上仁篇。淮南繆稱泰族訓及御覽七十七引。皆重。此注亦然。今據改正。○焦循曰。高注以芒芒昧昧解芒昧。猶樂記以肅肅雝雝解肅雝。毛詩傳以洸洸潰潰解有洸有潰也。校者據注謂本文宜作芒芒昧昧。非是。因天之威。○舊校云。一作道。與元同氣。芒芒昧昧。廣大之貌。天之

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孫先生曰。注語不明。天之威無不敬也。當作因天之威無不敬也。脫因字。非同氣不協。當作與元同氣無不協也。蓋脫去與元同四字。後人遂加非字。非高氏之舊也。御覽七十七引此注云。因天之威。無不敢也。與元同氣。無不協也。引敬作敢者。乃不解威字之誼而妄改之。廣雅。威。德也。此亦當作訓德。非威武之威也。敢字雖誤。而上下文皆是。實足校正今本。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同元氣也。王者同義。同仁義也。霸者同力。同武力也。○畢沅曰。文子淮南竝作同功。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亡者同名則觕矣。同名不仁不義粗惡也。○維遹案。注義下脫一觕字。其智彌觕者。其所同彌觕。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妙也。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

衆非來。○舊校云。一本作桀爲惡而衆惡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竝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職。主也。召。致也。○梁玉繩曰。困學紀聞二。文心雕龍。銘箴篇。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商箴見此。○維遹案。左襄二十三年傳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謂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存。在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脃。脃則攻者利。○王念孫曰。召類作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服字是。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足止人攻。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王念孫曰。召類篇。因作固。是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爲攻

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畢沅曰。事見召類篇。史墨作史默。

應同　○畢沅曰。舊作名類。乃召類之譌。然與卷廿篇目複。舊校云。一名應同。今即以應同題篇。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尤○維遹案。治要有注。尤。過。疑尤借作囿。謂有所拘蔽也。過字不足以盡其義。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維遹案。治要有注。竊。盜。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扫其谷而得其鈇。○畢沅曰。扫舊

訛作相。今從列子說符篇改正。○維遹案。畢改是。治要引扣作掘。扣掘古通。又引谷下有注。谷。坑。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己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維遹案。治要引作己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維遹案。以帛綴甲。據注及下文。皆單言甲。此裳字其義為常。裳常古通。初學記二十二。御覽八百十九引。裳並作常。公息忌云。○舊校云。一作忘。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維遹案。

治要有注。傷。敗。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維遹案。御覽引其上有由字。鄁君不說。於是復下令。○維遹案。治要引作於是乎復下止令。令官爲甲無以組。以。用。此鄁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畢沅曰。孫云。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爲組。○孫先生曰。組上當有爲字。與上下文義亦相應。治要引正有爲字。御覽八百十九同。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維遹案。治要有注。累。猶辱也。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惡。醜。其父出而見商咄。○章炳麟曰。商咄即是宋朝。宋亦稱商。朝咄聲轉也。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

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畢沅曰。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殆。列子黃帝篇注竝作摳。殙作湣。文義各小異。此投字無攷。淮南說林訓又作鉒。○洪頤煊曰。字書無投字。說文。豛。繇擊也。从殳豆聲。古文投如此。投即豛字。列子黃帝篇。投並作摳。張湛注。互有所投曰摳。摳即投假借字。莊子達生作注。淮南說林訓作鉒。注亦投也。字相近。合譌作投。○孫鏘鳴曰。投疑當作豛。集韻。豛。遙擊也。蓋皆博戲之類。又孫曰。翔。釋名。佯也。言仿佯也。猶安詳之意。戰者懼也。殆則迷惑矣。其祥一也。○孫鏘鳴曰。祥善也。謂技之巧也。○劉師培曰。據莊子達生兩巧字證之。則翔祥二字同義而異文。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畢沅曰。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重外者拙內。語更簡而明。○陳昌齊曰。泄字疑爲也字之訛。此書如貴生篇。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皆用此句法。餘蕙尚多。魯人

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畢沅曰：兩事皆見去宥篇。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維遹案：治要引聽上有凡字。察下有注云：察者詳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舊校云：聖王一作聖人。世主多盛其歡樂。○舊校云：歡一作觀。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膌壯狡汔盡窮屈。

○畢沅曰.狡與佼同.說見仲夏紀.○王念孫曰.脁讀爲大災者何.大瘠也之瘠.○維遹案.汔盡言幾盡.詩大雅民勞篇.汔可小康.鄭箋.汔.幾也.加以死虜。攻無辠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俞樾曰.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此培字當從彼訓.其室培者.其室之牆也.濕讀爲㬎.廣雅釋詁.㬎.下也.其室培濕.謂其室牆卑下也.與下文其城郭庫正同一律.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劉先生曰.淮南子齊俗篇高注.培.屋後牆也.字又作備.齊俗篇.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高注.備.後垣也.其室培溼.謂其後垣溼而易鑿耳.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庫。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畢沅曰.與墨子非攻篇意同.周書曰。○梁玉繩曰.漢書晁錯傳作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

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維遹案：其猶之也。）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爲道大矣。（維遹案：本於義不於愛。疑當作本於利本於愛。方與下句愛利之爲道大矣相承接。今本本字誤爲不。校者遂改利爲義。則文不成義。離俗篇云。以愛利爲本。用民篇云。託於愛利。適威篇云。古之君民者。愛利以安之。足徵愛利爲本書恆語。）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其與人穀言也。其有

辯乎。其無辯乎。穀言。善言。辯。別也。○梁玉繩曰。穀言二字新。猶善人稱穀人。○陳昌齊曰。莊子齊物論云。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語意正與此相同。穀言二字。疑為鷇音之誤。其與人三字。或其異於人之誤也。不然。則人字衍也。注穀言善言。或作鷇音。烏言。○陶鴻慶曰。人為夫字之誤。穀言為鷇音之誤。元文本云。其與夫鷇音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辯讀為辨。別也。言不能聽言。與不能當言。則人言之與鷇音無以異也。莊子齊物論篇云。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即呂氏所本。○維遹案。陶說是。造父始習於大豆。蠭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畢沅曰。梁仲子云。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此大豆當讀泰。案蠭門即逢蒙。荀子王霸篇。史記龜策傳皆同。漢書人表作逢門子。莊子作蓬蒙。法言學行篇作逢蒙。音薄紅切。鹽鐵論能言篇作逢須。唯今本孟子乃作逢蒙。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徒人以為性者也。專學不徒以得深術。○王念孫曰。人疑當作之。不徒之所以致遠

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從之·故御射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畢沅曰·見不屈篇·○梁玉繩曰·白圭有二·一在魏文侯時·圭是其名·周人·史貨殖傳所謂觀時變治生·鄒陽傳所謂爲魏取中山者也·一與惠施並時·名丹·字圭·（戰國魏策作珪）魏人·孟子所謂治水以鄰國爲壑·韓子喻老所謂行堤塞穴者也·此及趙岐注並云周人·恐誤·（注言周人凡三見）揚子法言曰·子之治產·不如丹圭·則已先錯合爲一人矣·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畢沅曰·說偃兵·見應言篇·梁仲子云·空洛之遇·事見後淫辭篇·作空雄·地名·豈非空雒之誤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

論。公孫龍、孔穿、翟翦、皆辯人。○畢沅曰、二事亦見淫辭篇。○維遹案、論字許本作諭、誤。必己篇注、獨猶孰也。孰熟古通。是獨論猶熟論也。應言篇云、不可不熟論。注、論、辯也。

聽言

五日、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畢沅曰、梁仲子云、淮南氾論訓作一饋而十起。○梁玉繩曰、史記魯世家、以吐握爲周公事、鬻子上禹政、淮南氾論與此以爲夏禹、黃氏日抄云、此形容之語、本無其事也。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欲問知所不知也、故曰通乎己之不足。○維遹案、治要引以注作欲以聞所不聞、知所不知、故也。故曰通乎己之不足。今本誤脫。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維遹案、舊校云、得一作以、治要引亦作以。下有注云、以用也。

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舊校云：詘一作寧。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維遹案：治要引無乃字。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安。毀之成。危之寧。以冥爲明，以亂爲定，以毀爲成，以危爲寧也。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誖而不足以舉。殷周以亂而亡，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不可爲忠而忠，故悖不可勝舉。○陶鴻慶曰：舉當讀爲與。異寶篇云：其主俗主也，不足與。今本與下有舉字。俞氏以爲衍文，今從之。義與此同。高注云悖不可勝舉，失之。故人主之性。○舊校云：一作任。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過也。其所不疑者，不可而行之，故以爲過。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知者不敢施，故不爲。所以知者不可施而必爲，故曰過於其所以知。○王念孫曰：以同已。故雖不疑。雖已知。必

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不疑。其所己知。俗主所事用。而賢主能以法制行之。以度量揆之。以數術驗之。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其愼所不疑。審所已知。故不失過也。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惡。安。試。用也。何以得賢於天下能用舜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本。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惑。眩惑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成也。其。治。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奚。何也。逮。及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知。其上也。其次知其不知也。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暮。晚。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昌盛。○松皐圓曰。賢字宜作且。考上下文意可見。○孫鏘鳴曰。學

賢問三字疑有誤脫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爲不知夫不知者而自以爲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惟賢者然後立名成功而存其國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之謂也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猶大也賢者之道礫落不凡惟義所在非不肖所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妙幽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維遹案注仁下當有民字今本誤脫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師法之也○王念孫曰聳敬也惕猶動也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位在上○畢沅曰自主賢世治已下又見後觀世篇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旣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無天子十一年故曰周已絕○畢沅曰秦昭王五十二年西周亡

十年而始皇帝繼爲王。又二十六年始爲皇帝。所云天子已絕者。在始皇末爲皇帝之時。注非是。亂莫大於無天子。○畢沅曰。亂字舊本脫在上注內。今據觀世篇改正。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舊校云。休一作暫。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陳昌齊曰。元刻劉節軒校本。內作上。○孫先生曰。觀世篇作江海之上。疑此亦作上。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若作四海。則內字似較上字爲優。僻遠幽閒之所。所。處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得賢則欲而得。爲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畢沅曰。梁仲子云。水經渭水上注引作太公釣茲泉。孫云。御覽七十。又八百三十四。並作茲泉。舊本句末王字脫。亦從御覽補。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也。○孫先生曰。知之與不知也。之字疑衍。高注云云。是正文本無之字明矣。後觀世篇亦有之字。乃據此衍文誤加者。非其實也。御覽八百三十四引無之字。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齊民。凡民。非一。故言諸衆。○畢沅曰。舊校云。令一作合。案觀世篇亦作令。注。令猶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盡得而用也。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亡也。○畢沅曰。勝書說周公。見精諭篇。齊桓魏文二事。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段干木之訛。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者。爵位名也。實者。功實也。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晻。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及私也。○畢沅曰。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興雨。以班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為證。錢詹事曉徵作漢書攷異。據韓奕篇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有訛。又段明府若膺云。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興雨者。興雲祁祁。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語意正相似。案錢段二說極是。然觀注意亦似本作興雨。○梁玉繩曰。靈臺詩後書左雄傳。鹽鐵論水旱篇。皆作雨字。故家訓以雲為誤寫。詩疏釋文並仝顏說。然非也。韓詩外傳八。漢書食貨志上。隸釋無極山碑。俱是興雲。與此文合。錢說蓋本隸釋及野客叢書。○維遹案。注晻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王念孫校本改作晻陰雲也。陰陽和。風雨時。畢謂觀注意亦似本作興雨。非是。三王

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〇畢沅曰。無公後務大篇作無功。公功也。古通用。〇梁玉繩曰。詩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隸釋樊安碑。以功德爲公德。又曰。大戴禮記禮察篇。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漢書功作公。〇維遹案。治要引公作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〇維遹案。王念孫校本身下據治要補之字。與下文辭例正同。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〇舊校云。益一作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爲太宰。掌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此之謂也。〇孫鏘鳴曰。有司謂百官。注專以太宰言之。非是。易曰。復自

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退。又何咎乎。動而無咎。故吉也。）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復始。無有異。故卒有喜也。）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欲多。○畢沅曰。臨財各本作臨射。今從劉本。）列近則持諫。（列。位也。持諫。不公正。○陳昌齊曰。晏子春秋有持巧諛以正祿語。諫字或當為諛也。○俞樾曰。持諫二字。義不可通。疑持祿之誤。持祿言保其祿也。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皆古書言持祿之證。○維遹案。陳說是。諫與諛形近。故譌為諫。據高注所云。非諫字明矣。俞說雖辯。然祿諫形聲俱不相近。無緣致誤。）將衆則罷怯。（罷。勞也。怯。無勇。）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厚。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舊校云。可一作不。）臨財物資盡則為己。（盡。猶略也。無不充仞以為己有。○王念孫曰。高說盡字之義非是。盡讀為賮。張

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云。賫。財貨也。賫與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贐。史記高祖紀作進。）管子乘馬篇云。黃金一溢。百乘一宿之盡也。是其證。財物資盡四字連讀。修身一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己。句法正相對。若讀臨財物資爲句。盡則爲己爲句。則句不成義。且與上文不類矣。○維遹案。王讀爲盡爲賫。是然高注並未誤。盡上猶略。即盡猶賂也。略賂皆從各得聲。故可通用。淮南兵略篇云。貪金玉之略。御覽二百七十一引略作賂。賂與賫義正相合。且注盡猶略。爲展轉相訓。非讀如字明矣。無不充仞者。正指財物資盡而言。其非盡則爲己絕句。可斷矣。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獲厚爲誣也。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之爲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由。用也。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

有人於此。言用我者。則國無患。而使賢用之。未必然也。使無患莫若自修其身也。而己猶有患。用己於國。惡得無患乎。猶尚。惡安。○陶鴻慶曰。而讀爲如。己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誖。言身者己所自制也。釋己而不修。故曰奪乎所不制。乃詩謬之道也。○陶鴻慶曰。己所制也上。當有身者二字。高注云。言身者己所自制也。即其證。奪當奮字之誤。奮猶矜也。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注云。奮。振矜也。是也。上文云。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此即承上言之。未得治國治官可也。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者。未任爲大臣。但可小政也。○陶鴻慶曰。此文當云。治國治官未可得也。語意與下文相屬。下文云。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與此文反覆相明。言治國治官。未可必得。而事親交友則己所得爲。故釋其所制而奮乎其所不制者也。如今本則上下文義不貫矣。淮南主術訓云。治國者非惇上也。使不得舉焉。(今本無非字。依俞氏平議補正。)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

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義即本此。高氏據誤本。以未得治國斷句。而解之云。若此人者。未任爲大臣。但可小政也。斯曲說矣。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於親。則知必忠於君也。以其所行能高仁義。知必輕身。故可以知其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服其能。堪任也。必反情然後受。反情。常內省也。受。受祿也。主雖過與臣不徒取。過多。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大雅大明之七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有疑心。喻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惑。忠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齊國衰亂。桓公之薨。蟲流出戶。蓋不聽管仲臨終之言。因諷鄭君。○畢沅曰。務大論。鄭君問被瞻義。不死君。不亡君。殊不如注所言。○維遹案。在下疑被

奪乎字。本書多以解在乎三字連文。見應同聽言謹聽諸篇。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嗣君。平侯之子也。秦貶稱君。薄疑勸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日無重稅也。○畢沅曰。薄疑事見審應覽。

務本

七日。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旗。覆也。○畢沅曰。旗當與綦同。乃極盡之義。舊校云。旗一作帽。一作揭。梁伯子云。觀注訓覆。則帽作帽爲是。帽卽冒也。既足以成帝矣。○孫鏘鳴曰。此謂舜禹以下諸人所欲者大。則所成自不少也。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之俗也。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荒。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陳昌齊曰。此句當有脫誤。後

務大篇作足以王通達矣亦不可解楊升庵瑱語作足以王矣或別有所据也荒王長為韻名合韻○俞樾曰既足以王道文義未足呂氏原文當作既足以王通達矣務大篇曰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是其證也荀子儒效篇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楊倞注曰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荀子書屢言通達之屬蓋古有此語呂氏亦循用之耳通與道字形相似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漢書天文志作車道是其形似易譌之證此文通譌作道又奪達字以致文不成義當據務大篇訂正

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之名

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畢沅曰二字當衍其一陳昌齊曰務大無矣字

夏書曰。天子之德。○舊校云一作惠一作位

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書也○維遹案困學紀聞二引此文乃神上有乃聖二字並注今本呂覽無乃聖字攷尚書大禹謨云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蓋王氏據尚

書增乃聖書二字。此當各依本書。不必強同。以呂覽所引爲古本尚書。高注云逸書。足徵在東漢時。大禹謨尚無此文。又報更篇云。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說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今本伊訓作惟德罔小。此皆僞古文尚書摭呂覽所引逸書文而竄改之也。

故務在事。事在大。事。爲。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常祥。不庭。羣抵。岐毋。天翟。皆獸名也。不周。

○畢沅曰。此雖山名。然不應獨舉。當亦與上文爲一類。○凌曙曰。不周二字。高注不屬下。不屬上文也。本文云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故高注云。皆獸名。不周山在翟。本文下云水大則有蛟龍云云。然則不周當屬下文作不周山也。若屬上文。與羣抵天翟爲一類。是皆獸名。試問有不周之獸耶。獨舉不周者。以山在昆侖。言其大耳。○俞樾曰。高氏於天翟下注曰。皆獸名也。不周二字屬下句讀。注曰。不周山在翟。然下文云。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山大水大。文正相對。不得有不周二字也。且山亦多矣。何獨舉不周山乎。不周二字當屬上。自常祥以至不周。皆山水名也。雖不盡可考。然即不周之爲山名。已可例其餘矣。若從高注以

常祥之屬皆為獸名則與下文言山複矣山者獸之窟穴故舉獸類以明其大若地之所有固不獨獸矣言地大而專舉獸類非理也高氏失其義因失其讀殆不可從○孫詒讓曰常祥以下六者皆山名高唯以不周為山餘皆為獸又以不周屬下山大為句並非也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山名常陽之山日月所入又云有山偏句常羊之山即此常祥也大荒南經云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大荒東經云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皮母淮南子墜形訓作波母之山又云有山名曰孽搖頵羝即此歧母羣抵也(以上略本郝懿行錢侗說)不周山亦見大荒西經是呂書悉本彼經惟天翟未見竊疑即大荒西經所云天穆之野高二千仞者穆與繆通故書或本作天繆右半从翏形與翟相似因而致誤耳

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

皆獸名不周山在翟○畢沅曰螇蛆未詳所出或是猨狙亦可作虫旁○馬敘倫曰畢校是也說文猨字本作蝯蛆者因蝯而易虫旁然熊下疑脫羆字此與下句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辭例相同

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

魚二千斤為蛟黿可作鼈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黿鼈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

而出。鼉魚皮可作鼓。詩云。鼉鼓韸韸。鱣鮪皆大魚。長丈餘。詩云。鱣鮪發發。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長。大也。大故可以成奇謀。○洪邁曰。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也。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典之甚邪。○梁玉繩曰。困學紀聞二以爲呂氏引書舛異。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王制。天子七廟。鄭注。此周制。殷則六廟。疏曰。殷五廟。至子孫六。此所引逸書。蓋在成湯之世也。惟王肅不以七廟爲周制。謂天子立七廟。高祖之父及祖。並始祖及親廟四。先儒皆不從之。書成有一德。改五世作七世。乃晚出之僞古文。獨與王肅合。豈足據哉。周亦五廟。兼二祧廟爲七。空中之無澤陂也。○維遹案。空許本張本姜本作室。誤。莊子秋水篇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釋文引崔云。礨空。小穴也。案空孔古通。作室者殆忘莊文。井中之無大魚也。淮南記曰。蠭房不能容鶴卵。此之謂也。○孫先生曰。注鶴卵當作鵠卵。新林之

無長木也。言未久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畢沅曰。後務大篇作孔子。梁仲子云。案孔叢子論勢篇。子順引先人有言云云。則作孔子是。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松皋圓曰。或云善當作棲。○維遹案。各本室竝作屋。與務大篇同。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畢沅曰。姁姁後作區區。孔叢作煦煦。○梁玉繩曰。後務大篇作區。乃嘔之省。姁煦嘔煦並仝。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孫先生曰。御覽九百二十二引。免上有能字。後務大篇。免上亦有而字。能而古通。今本蓋誤脫能字。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畢沅曰。後句上有而字。此脫。其爲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

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維遹案。後務大篇恃並作待。小大貴賤。交相爲恃。舊校云。一作贊。畢沅曰。後作贊。然後皆得其樂。孫先生曰。務大篇樂上有所字。疑此脫。定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烝。生蟣蝨。蟣蝨氣烝。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衞嗣君以王術。見務大論。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分東西之後君號也。說見務大論。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畢沅曰。此見愛類篇。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四

榮成許維遹學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愼人　遇合　必己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猶求也。○維遹案。御覽七十七引耘作稼。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也。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孝爲行之本也。行於孝者。故聖人貴之。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

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吳先生曰·譽不得訓樂·此注蓋讀譽爲豫也·王元長曲水詩序李善注云·孫子兵法·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是其比·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退走者·○畢沅曰·孫云·御覽七十七·罷作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維遹案·御覽引孝字下有者字·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也·紀猶貫因也·○畢沅曰·初學記十七引紀上有綱字·注女媧當在神農前·所紀五帝·文有訛脫·當云·黃帝軒轅·帝顓頊高陽·方與下相配·貫因劉本無因字·○吳先生曰·注文本作紀猶冊也·蓋以條貫釋紀也·校者記貫字於旁·後又誤衍爲因耳·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

者。其惟孝也。一術。孝術。○維遹案。治要御覽引也作乎。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先本後末。先近後遠。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燿加於百姓。加。施也。究於四海。究。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慎。居處不莊。非孝也。莊。敬。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正也。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也。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也。○維遹案。禮記祭義。篤作信。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軻勇於義。

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維遹案。祭義。行作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畢沅曰。禮記祭義。聖作道。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維遹案。祭義。弟作子。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毀。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不從邪徑。爲免歿溺畏險之害。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廟。○畢沅曰。注免字舊本作逸。

訛今改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不上漏下溼。故曰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龢五聲。五聲。宮。商。角。徵。羽。雜八音。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卦之音。雜會之以聽耳。故曰養耳之道。孰五穀。亨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孰五穀。亨芻豢。龢快口腹。故曰養口之道。龢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龢顏色。以說父母之志意。故曰養志之道。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牲。可謂為善養親也。○王引之曰。厚當為序。隸書厚字或作厚（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又作厚（見三公山碑）形與序竝相近。故序譌為厚。代進而序用之者。序亦代也。燕禮。序進。鄭注曰。序。次第也。猶代也。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鄭注曰。序猶代也。是序與代同義。楚辭離騷。春與

秋其代序是也。高訓代爲更，序亦更也。周官御僕以序守路鼓。公食大夫禮序進。仲尼燕居夏籥序興。鄭注竝日：序，更也。序與次亦同義，故高云更次用之。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維通。案：祭義傷下有其字。廖而數月。畢沅曰：舊校云一作三月。下同。案：祭義亦作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廖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故，事也。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而，汝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獨。嚴親之遺躳也。躳，體。民之本教曰孝。本，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行敬之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寧其親難。安可能也。卒爲

難。終卒。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畢沅曰。此皆祭義之文。舊本獨少此一句。脫耳。今補之。禮者履此者也。履行。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舊校云。順一作慎。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久無所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共治。以立其功名。故曰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畢沅曰。事化承上文之言。舊校云。化一作民。本又

作名皆訛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侁讀曰莘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烰猶庖也察其所以然。察省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任身爲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伊尹母化作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畢沅曰以其生於伊水故名之伊尹非有訛也而黃氏東發所見本作故命之曰空桑以爲地名且爲之辨曰此書第五紀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盧云案黃氏所据本非也同一因地命名不若伊尹之確張湛注列子天瑞篇伊尹生於空桑引傳記與今本同尤爲明證○梁玉繩曰空桑地名寰宇記空桑城在開封府雍丘縣西二十里蓋母生尹卽卒也楚辭天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王逸注仝此說謂尹母化爲空桑妄矣又曰歸藏易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可證其爲地名古樂篇云顓

項虞空桑則其地古矣。○維遹案：畢校引盧氏引列子天瑞篇，原作黃帝篇，訛，今改正。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舊校云：生一作出。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維遹案：舊校云：婦一作妻。御覽四百二引作湯於是請取妻於有侁氏。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畢沅曰：舊本作以伊尹為媵送女。段云：說文倂字下引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倂女。倂，送也。則人不得再加送字矣。疑此文作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媵下本有媵送二字注，送字混入正文，自當刪去注文為送二字。明是後人所增入。媵已是送，無煩重累言之。今刪正。○孫先生曰：此文可疑，使無送字，義已明順。後媵字，又於伊尹下加為字，以媵字為讀，送女為句，其實不相合也。畢段所校，實呂氏之舊，恐非高氏之舊矣。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以，用也。○畢沅曰：以也舊作在以。孫云：御覽四百二作無不以也。又此下舊本有一為字，衍，竝依御覽刪正。有道之士求賢主。無

不行也。爲騰言必行。○李寶淦曰。言雖爲騰亦行。注未可通。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主。故曰相得然後樂也。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竭。皆盡也。危。難也。勤。苦也。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固。必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俞樾曰。奮猶矜也。奮而好獨者。矜而好獨也。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注曰。奮。振矜也。故古書每以奮矜連文。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則名號必廢熄。熄。滅也。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爲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畢沅曰。續耳尸子韓非子作續牙。漢書人表作續身。皆隸轉失之。○梁玉繩曰。古牙字或作牙作耳。故譌爲身字耳字。○馬敘倫曰。太平御覽七九及三六五引尸子曰。子

貢曰古者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尸子高誘時未就亡不知引何也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乃得而用之○舊校云之德一作道德○陶鴻慶曰德讀爲得高注云云即其義也一本作道德誤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陶鴻慶曰太山本作大山大山與流水對文乃泛言大山之大者非指東嶽泰山也列子湯問篇作志在登高山高山即大山也莊子在宥篇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釋文云大山音泰亦如字皆其例也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少選須臾之間也志在流水進而不解也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聽音故曰爲世無足爲鼓琴也○孫先生曰下復字涉上復字而

衍。高注云。是正文爲上無復字明矣。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七十七。又五百七十九引。並無此四字。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共治國也。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乎。若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爲之從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畢沅曰。風俗通祀典。引此句下有薰以萑葦四字。續漢書禮儀志中注亦同。今本脫去耳。爝以爟火。釁以犧猳。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桔槔。燭以照之。釁以牲血塗之曰釁。爟讀曰權衡之權。○段玉裁曰。贊能篇桓公迎管仲。祓以爟火。高注略同。亦曰爟讀如權字。攷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曰通爟火。又曰爟火舉而祠。張晏云。爟火㷡火也。狀若井挈皐。其法類稱。故謂之爟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畤於雍。五里一㷡火。如淳曰。爟舉也。按如云爟舉也。許云舉火曰爟。(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从火雚聲。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爟。)高云爟讀曰權。然

則爟權一也。明日設朝而見之。〇劉師培曰：書抄一百四十引作設朝見之禮，不誤。說湯以至味。爲湯說美味。〇梁玉繩曰：漢藝文志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史司馬相如傳索隱稱應劭引伊尹書，說文櫨字、秏字注亦引伊尹之言，豈本味一篇出于伊尹說歟？然孟堅謂其語淺薄，似依託也。湯曰。可對而爲乎。〇畢沅曰：對字訛，當作得。御覽八百四十九作可得爲之乎。〇俞樾曰：對字衍文也。可而爲乎，猶曰可以爲乎。本書多有此例。去私篇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可而即可以也。此因涉下文對曰而誤衍對字耳。〇維遹案：畢說是。書鈔一百十三引與御覽同。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三羣謂水居、肉玃、草食者也。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臭腥也。肉玃者，玃拏肉而食之，謂鷹鸇之屬，故其臭臊也。草食者，食草木，謂麞鹿之屬，故其臭羶也。臭惡猶美。皆有所以。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腊，以臭爲美，各有所用也。凡味之本。水最

爲始。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爲始·五味·鹹苦酸辛甘·三才·水木火·九沸九變。火爲之紀。紀猶節也·品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爲之節·○畢沅曰·舊本正文作火之爲紀·今從御覽乙正·與注合·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治除臊腥·勝去其臭·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得其中適·故曰無失其理也·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自從也·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能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諭說·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望毫毛之近·而中藝於遠也·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成萬物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畢沅曰·注馬口之似當作馬足·○維遹案·畢說非·詳先己篇·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也·爛失飪也·論語云·失飪不食·

甘而不噥。〇畢沅曰。噥乃噥字之訛。後審時篇得時之黍。食之不噥而香。玉篇。於縣切。又酉陽雜俎亦云。酒食甘而不噥。〇俞樾曰。噥者味之厚也。言甘而不失之過厚也。古或叚醲爲之。文選七發。甘脆肥醲。注曰。醲厚之味也。是矣。說文無噥字。噥亦盥之俗體。其訓爲膿血厚。非肥厚之義。然衣部。襛。衣厚貌。酉部。醲。厚酒也。衣厚謂之襛。酒厚謂之醲。然則味厚謂之噥。正合六書之例。未可因說文所無。而轉疑見于呂氏書者爲譌字。畢氏疑爲噥字之誤。非是。〇維遹案。畢說是。噥爲[食肙]借。說文。[食肙]。厭也。集韻引伊尹曰。甘而不[食肙]。可證。酸而不酷。〇畢沅曰。玉篇引伊尹曰。酸而不嚛。酉陽雜俎亦是嚛字。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月侯]。言皆得其中適。〇畢沅曰。[月侯]字書無攷。案今人言味過厚而難入口者。有虛侯虛交二音。豈本此歟。〇吳先生曰。類篇。[月侯]。胡溝切。咽也。此爲喉之異文。疑呂氏此字。本有本義。今不審其訓讀云何。〇維遹案。集韻引伊尹曰。肥而不饑。酉陽雜俎作肥而不腴。未知孰是。肉之美者。猩猩之脣。貛貛之炙。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貛貛。鳥名。其形未聞。〇畢沅曰。舊校

云雝一作獲今案南山經云青邱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注或作濩濩則此雝當作灌獲亦當作濩若雝從豕則是獸名今注云鳥名則當如山海經所說也○王念孫曰炙讀爲雞距之距

雋觾之翠。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畢沅曰觾乃燕字之訛初學記與文選七命注皆作燕選注雋作巂則子規也禮記內則有舒鴈翠舒鳧翠注尾肉也皆不可食者今閩廣人以此爲美翠亦作臎廣雅臎髁臀也說文作⿰骨厥⿱殿骨骨也訓皆相合玉篇臎鳥尾上肉也○孫志祖曰字書無觾字文選七命注引作巂燕是也○王念孫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觾字雋觾當爲觽燕觽與巂同（巂觽並戶圭反）爾雅釋鳥云巂周燕燕鳦郭璞以燕燕二字連讀而以巂與周爲一物燕燕與鳦爲一物說文云巂巂周燕也（俗本脫下巂字）今依段氏注補則以巂周二字連讀而以巂周與燕爲一物此云巂燕之翠義與說文同作觽者借字耳因右畔巂字譌作雋左畔角字又下移於燕字之旁故譌爲雋觽二字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一羽族部十及文選七命注並引作巂燕初學記器物部十四引作攜燕攜即觽之譌

述蕩之擥。獸名擥讀如棬

梡之梡掔者踏也形則未聞○畢沅曰初學記引作迷蕩○王念孫曰注內踏字疑當作蹹○維遹案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畢氏據此謂跊踢當爲述蕩之譌並云高注獸名形則未聞即是此也校此書反不知引蓋偶未照耳

旄象之約。

旄旄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飾也以旄牛之尾象獸之齒以飾物也一曰約美也旄象之肉美貴異味也○畢沅曰此論味之美者何忽及於飾乎楚辭招魂土伯九約王逸注約屈也九屈難解屈必是𡲢之訛玉篇云短尾也今時牛尾鹿尾皆爲珍品但象尾不可知耳說文無屈有𡲢云無尾也疑無字亦誤衍○梁玉繩曰畢氏輯校引楚辭招魂九約王逸注約屈也疑屈爲𡲢之譌(諸讀堂云屈即𡲢非譌字玉篇𡲢短尾與說文訓無尾仝淮南原道注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畢校以說文無字爲衍亦非)而象尾不聞與牛尾並稱珍美明謝肇淛五雜俎云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爲炙肥脆甘美約即鼻也此說似勝然則旄亦以鼻爲美乎○洪頤煊曰約當爲白聲之誤也文選張景陽七命髦殘象白詩韓奕正義引陸璣疏熊脂謂之熊白則髦象之脂皆可謂之白也

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丸、古卵字也。流沙、沙自流行、故曰流沙、在燉煌西八百里。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二處之表、有鳳皇之卵。沃民所食。食鳳卵也。沃之國在西方。○畢沅曰、見大荒西經。○松皋圓曰、注沃下漏民字。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也。鱄、鮞、魚名也。一云魚子也。○維遹案、鱄原作鱄、注同、改從張本。王念孫亦云、鱄當作鱄。士喪禮曰、魚鱄鮒九。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畢沅曰、東山經注引澧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梁仲子云、此注不解百碧、疑當從下文作若碧、蓋青色珠也。○郝懿行曰、百碧疑青碧字之譌也。高誘注云、有珠如蛟皮。蛟當爲鮫、皮有珠文。但郭氏江賦云、赬蟞胏躍而吐璣、南越志亦云、朱鼈吐珠、高誘以爲皮有珠、蓋非也。○維遹案、郝說是。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雚水在西極。若、如也。翼、羽翼也。○畢沅曰、西山經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鰩魚、形狀與此同。○郝懿行曰、陳藏器本草拾遺云、

此魚生海南。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齊。羣飛海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鰩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里。蘋。大蘋。水藻也。○畢沅曰。郭璞以蘋即西山經之蘋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可以已勞。○維遹案。注蘋大蘋水藻。王念孫校本據爾雅翼改作蘋大萍水藻。是也。說詳季春紀。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指姑之東。○畢沅曰。舊校云。指一作枯。案齊民要術十引作括姑。則枯亦括之訛。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軼鶤雞於姑餘。是也。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食之而仙也。○畢沅曰。注鶤雞舊訛作題難。今據淮南覽冥訓改正。餘瞀之南。○舊校云。瞀一作督。南極之崖。○舊校云。一作旁。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餘瞀。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故曰嘉樹。食之而靈。若碧。青色。○畢沅曰。注靈字舊作虛。今據齊民要術十改正。○維遹案。中山經云。半石之山。其上有

草焉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霆郝懿行云高注食之而靈疑即此草而靈或霆不之譌也陽華之芸。
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芳菜也在吳越之間○梁履繩曰陽華即前有始覽所云秦之陽華也注疑非雲
夢之芹。雲夢楚澤芹生水涯○畢沅曰孫云說文艸部萱字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萱徐鍇云此呂氏春
秋伊尹對湯之辭其爲狀未聞盧云案說文有菦字云菜類蒿周禮有菦菹又有芹字云楚葵也俱巨巾切又
出萱字驅喜切今案萱亦是芹凡眞文韻中字俱與支微齊相通不勝枚舉但以從斤者言之如沂圻旂祈頎
蘄等字皆可見祭法相近於坎壇讀爲禳祈左氏傳公子欣時公羊傳作喜時謚法治典不殺曰祈祈亦作震
則可知萱之即爲芹無疑矣○王念孫曰齊民要術引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芹又引呂氏春秋云菜
之美者有雲夢之萱則古有此二本○江藩曰考芹有二種一爲野芹莖葉黑色味如藜蒿疑即說文蒿類之
菦一爲芹菜青白色味甘美有水芹旱芹疑即楚葵又曰萱芹聲相近生于雲夢故名楚葵具區之
菁。具區澤名吳越之間菁菜名○維遹案注名下脫在字有始覽注可證浸淵之草。名曰

土英。浸淵深淵也處則未聞英言其美善土英華也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

之桂。陽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木之滋薑桂之謂也故曰和之美越駱之

菌。鱣鮪之醢。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鱣鮪大魚也以爲醢醬無骨曰醢有骨曰臡○孫先生曰戴凱

之竹譜御覽九百九十八引越駱竝作駱越疑正文及注皆倒後漢書馬援傳云援與越人申明舊制曰約束

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又云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章懷注駱者越別名

○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改菌爲箘注同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大夏

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鹽宰揭山名處則未聞○畢沅曰梁仲子云初學記引作揭雩之露其色紫御覽

十二同○郝懿行曰大夏古晉地○維遹案宰揭開元占經露占引同子史彙天文類引作揭雲宋本初學記

引作揭蕚未知孰是長澤之卵。長澤大澤在西方大鳥之卵卵大如甕也飯之美者。玄

山之禾。不周之粟。飯食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山名在西北方崑崙之西北陽山之

穄。南海之秬。山南曰陽，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南海，南方之海。穄，關西謂之穈，冀州謂之檕。秬，黑黍也。○畢沅曰：孫云案說文禾部秏字注：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注穈舊訛穈，又檕舊訛堅，今皆改正。○程瑤田曰：據說文，禾屬而黏者黍，則黍禾屬而不黏者穈。對文異，散文則通偁黍。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鄭注：黍，黃黍也。黃黍者穈也，穄也。飯用之，黏者釀酒，及爲餌餈酏粥之屬。不黏者謂穈謂穄，而黏者乃專得黍名矣。今北方皆謂黍子、穈子、穄子。穄與稷雙聲，故俗誤認爲稷，其誤自唐之蘇恭始。水之美者。三危之露。三危，西極山名。○維遹案：類聚九十八引句末有其色若紫四字，例以上文其色若碧，其色如玉，此疑誤脫。崑崙之井。井，泉。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沮漸如江旁之泉水。江。○維遹案：西山經云：槐江之山。郝懿行云：疑沮江即槐江。又云：搖水即瑤池。史記大宛傳贊云：禹本紀言昆侖上有醴泉瑤池。穆天子傳云：西王母觴天子于瑤池，是也。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東流經於冀州，故曰之原。原本

也。○畢沅曰。日山當是白山。高泉中山經作高前。○吳汝綸曰。冀州之原屬下。謂冀原之果。有沙棠也。

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崑崙山有之。○畢沅曰。見西山經。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有覈曰果。無覈曰蓏。羣帝。衆帝。先升遐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所隱也。在潁川陽城之西。青鳥。崑崙山之東。二處皆有甘櫨之果。○畢沅曰。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此或誤。說文櫨字下引作青鳧。師古漢書注訛作青馬。海外北經注引作有甘柤焉。柤音柤梨之柤。又不同。○梁履繩曰。櫨本作樝。字相似而譌。○洪頤煊曰。櫨當作樝。因字形近而譌。山海經海外北經。郭璞注引作有甘柤焉。柤音柤梨之柤。淮南墜形訓。昆侖華丘。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樝。字皆作樝。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始譌作櫨字。說文櫨字下。有伊尹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鳧之所。有櫨橘焉。夏熟也。二十二字。疑後人據應劭注羼入。非許氏原文。○孫先生曰。櫨爲樝字之誤。

御覽九百六十六引作櫨。九百六十九引作樝。是宋人所見本尚有作樝者。江浦之橘。雲夢
之柚。浦。濱也。橘所生也。生江北則爲枳。雲夢。楚澤。出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
名。出於蟠冢。東注於江。石耳。菜名也。所以致之。致備味也。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
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以上爲龍。行迅謂之遺風。○俞樾曰。此論果之美。而忽及馬之美。殊爲不倫。
疑此當蒙上文所以致之爲句。馬之美三字。乃衍文也。當云。所以致上之文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蓋果之美者。皆
不可以致遠。時日稍久。則味變矣。故必有青龍之匹。遺風之乘。然後可以致之也。後人不得其義。疑此二句言
馬。與上文言果者不屬。因加馬之美三字。使自爲一類。而不悟與本篇之旨。全不相涉。且上句所以致之爲四字
亦無箸矣。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爲。必先知
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彊取也。道謂仁義天下之道。道者止彼在己。彼謂他人。○俞
樾曰。止彼在己。詛不可通。止疑亡字之誤。亡彼在己。言不在彼而在己也。古書每以亡與在相對。荀子正論篇

曰，然則鬭與不鬭，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曰：聖人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並其例也。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與此文亡彼在己文法正同。亡譌作止，因失其旨矣。

己成而天子成。己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孟子曰：得乎丘民為天子。天子成則至味具。天下貢珍，故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人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輕易之貌。業，事也。聖人得仁義之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化之，豈必越越然輕易多為民之事也。○王念孫曰：越越猶搰搰也。莊子天地篇云：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本味

三日。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爲也。急謂成功也。似遲而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也。還歸二年。似遲也。甲子之日尅紂於牧野。故曰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歷文王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薨沒。故文王哀思苦痛也。○維遹案。晉書束晳傳引竹書紀年稱季歷爲殷王文丁所殺。與史記周本紀及此注不同。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紂爲無道。拘文王於羑里。不忘其醜恥也。所以不伐紂者。天時之未可也。○王念孫曰。有讀爲又。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文王爲紂所拘於羑里之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童。擊鐘鼓。示不與紂同也。武王以此爲恥而不忘也。○畢沅曰。王門即玉門。古以中畫近上爲王字。三畫正均即玉字。淮南道應訓注云。以玉飾門也。注擊字舊本缺。據淮南注補。又下脫異字。亦案文義補。○梁玉繩曰。竹書夏發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與此全。攷周禮九嬪玉齍注。故書玉爲王。逸論語有問王篇。

荀子王霸云。改王改行。竝是玉字。本書過理篇。公玉丹。亦作公王丹。○松皐圓曰。紀年文丁十一年。注。執季歷。於塞庫。囂文王於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又韓子喻老篇。武王見罵於玉門。罵即囂字。畫殘缺爾。蓋文王被係。武王亦從執辱。故云不忘玉門之辱。

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立爲天子也。甲子之日。尅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固。常也。

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爲東。故曰東夷之士。○畢沅曰。史記。太公望東海上人也。此云河內。不知何本。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賢君。聞文王賢。文。諡也。經天緯地曰文。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觀視文王之德。能有天下也。

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王僚也。王子光之庶長子。○畢沅曰。此注訛舛顯然。劉本汪本。改子光二字爲夷昧。似順而實非也。梁伯子云。史記以吳王僚爲夷昧之子。光爲諸樊之子。漢書人表亦以僚爲夷昧子。而公羊襄廿九年傳謂僚者長庶。左傳昭廿七年正義。據世本以僚爲壽夢庶子。夷昧庶兄。而光爲

（夷昧子。先儒皆從史記。不從世本。乃高氏於當染簡選察微三篇注云。夷昧子光。於忠廉篇云。光庶父僚。皆依世本爲說。此處若依劉汪改本。是又依史記爲說。且誤解公羊長庶一語。以爲夷昧之庶子。而不自知其矛盾矣。盧云。案此注但當改庶長子爲庶父。便與前後注合。且下文王子光。即於此注內帶見。亦是。今去子光而改夷昧。尚脫一王字。未去。所改未爲得也。）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光惡子胥之貌。不受其言。辭謝之也。）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請。問也。惡。憎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事。）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爲說霸國之說也。許。諾。）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之俱坐。聽其說。）說畢。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術畢。子光大說。其將必用之也。）

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爲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鬭。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楚南鄙邑。○舉。沈欽韓曰。水經注。江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春秋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於漢爲鄖縣。屬江夏郡。元和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舉。蓋合柏山舉水而名。九戰九勝。追北千里。北。走也。昭王出奔隨。○維遹案。左桓六年傳注。隨國。今義陽隨縣。沈欽韓云。續志。南陽隨縣。故隨國。今德安府隨州。遂有郢。郢。楚都。傳云。五戰及郢。○沈欽韓曰。方輿紀要。紀南城在荆州府北十里。即故郢城。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恭王之子棄疾也。後改名熊居。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胥父兄。故子胥射其宮。鞭其墳也。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

也。待時也。（鄉曩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待天時·須楚之罪熟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鳩·齊人·學墨子術·惠王·孝公之子駟也·○維遹案·田鳩即田俅·馬驌繹史以爲一人是也·漢志墨家有田俅子三篇·注·先韓子·據韓非問田篇·外儲說左上篇·引田鳩之說·是班氏亦謂即田鳩也·其書隋志云·梁有田俅子一卷·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如·之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近也·）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不成其王·）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人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得離之也·○）

俞樾曰見當作㝵㝵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誤爲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即其例也又曰聖字疑衍文呂氏之意泛言人之得時若步與影之不可離非專言聖人也涉下文聖人之所貴唯時而誤衍聖字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分大竄藏勤勞○畢沅曰注大字疑兆之訛即別字○維遹案勤當訓盡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傳說是也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兼土拓境有兵車萬乘豫讓爲智伯報之襄子高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斬襄子襯身之衣然後就死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固堅也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者之功非時不成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葉之盡也秋霜既下。衆

林皆羸。羸、葉盡也。○梁玉繩曰、羸字甚精。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始也。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猘狗者誅之、人畏誅、國人皆逐猘狗也。○梁玉繩曰、子陽、鄭相、乃駟氏之後。史記稱駟子陽、非鄭君也。後適威篇注、子陽鄭君、一曰鄭相、竝誤。又淮南氾論、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適威篇云、子陽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猘狗而殺子陽。高氏彼注兩處、皆言因國人有逐猘狗之擾殺子陽、此注亦誤。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衆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亂、如逐猘狗之亂也。故稱同。○陶鴻慶曰、高注二子、指高國言、與子陽無涉。是正文子陽二字、當爲衍文。而上文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下、當有衆因之以殺子陽七字、與此文相配。故注云、逐失牛之亂、如逐猘狗之亂也。傳寫奪去此句、則上文事實不完。校者乃補子陽二字於高國之上、而不知其與注文不相值也。當其時。狗牛

猶可以爲人唱。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廄。嘆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飢狗盈窖。〇畢沅曰。御覽八百九十六作宮字。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〇孫先生曰。御覽八百九十六引動下有則字。亦非也。則字當在動字上。下文云。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則動不可禁。與往不可止對文。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困於天下。是以魯國略取徐州也。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衞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不附。是以衞人取其繭氏之邑也。以魯衞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濟之者。天不

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與．時不久留．日中則昃者也．○王念孫曰．當之宜為當時．時之聲相近．又與上文當之相涉而誤．

首時○一作胥時．○王念孫曰．作胥者是也．篇內三言待時．待即胥也．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未春無可為生．未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

弗能禁。言德敎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爲不忠不信。人人自爲忠信。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故善敎者。不以賞罰而敎成。○陶鴻慶曰。不以賞罰而敎成。當作義以賞罰而敎成。上文云。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敎成。此即承上而言。至敎成而賞罰無所用。故又云敎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乃極言敎成之效。非謂不用賞罰。以成敎也。今本作不。乃後人見上下有賞罰弗能禁之文而妄改之。失本篇之旨矣。敎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爲不忠不信。亦不能禁。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也。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讎。用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禁。止也。○俞樾曰。性字衍文也。上文云。民之安之若性。此云民之讎之若戎夷胡貉巴越之民。雖句法參差。而意本相準。因涉上文而衍性字。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八字贅矣。○維遹案。性字非衍文。是以二字當屬上爲句。以猶與也。見鄉射

禮鄭注。意謂賞罰易化民性。然賞罰當則善教成而民固安之。若性否則惡習成。而民必讎之。若性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相與。既相與矣。雖有厚賞嚴罰亦弗能禁止。故此文本著重兩性字。性非衍文明矣。又案注讎用當作讎周也。行論篇注可證。集韻讐古文作周。周用形近。故譌為用。詩蕩篇無言不讐。毛傳亦以用訓讐。誤與此同。桂馥己辨正矣。

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也。楚人以兩版築垣。吳起衞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數之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

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施其正。民去邪從正。故安樂也。

氐羌之民。其虜也。氐與羌二種夷民。言氐羌之民為寇賊為人執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也。○王念孫曰。荀子大略篇注引此。死下有而字。

皆成乎邪也。不得天之正氣。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陶鴻慶曰。皆成乎邪也句

爲上文耶人兩版氏羌焚尸二事之總結而以賞罰易而民安樂七字羼入二事之間殊爲不倫且成而賊民五字又與上句意不相屬蓋傳寫亂其次也今以文義考之元文當上云耶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氏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且成而賊民賞罰易而民安樂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愼如此則上下文一意相承矣又以注文考之高於且成而賊民注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於賞罰易而民安樂注云易其邪而施其正民去邪從正故安樂也皆以邪正對言明其正文且成而賊民賞罰易而民安樂二句本相承接故高注云然今本注文亦隨正文錯亂非其舊矣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地名○沈欽韓曰濮方輿紀要臨濮城在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也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因曰舅犯○畢沅曰古咎與舅同○維遹案姜本咎作舅注同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

足猶厭也。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舊校云。一本作以力戰之君。不足於力。以詐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維遹案。三國志魏志徐宣傳注引此文作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維遹案。治要引之下有爲字。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破也。反而爲賞。雍季在上。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

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維遹案。治要引始下有焉字。此文本作文公雖不終。焉始足以霸矣。焉於是也。見經傳釋詞。焉始足以霸矣。猶言於是始足以霸矣。校者不知古人以焉始二字連文。而妄刪之。治要又誤乙之。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歸。○俞樾曰。高注未得移字之義。禮記郊特牲篇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有羨義。賞重則民移之。言賞重則民欣羨之也。玉篇。迻移也。移之爲羨。猶迻之爲移矣。成乎詐。其成毀。雖成必毀。其勝敗。雖勝後必毀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乃猶裁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同。等也。秦勝於戎而敗乎殽。秦繆公破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殽。大破之。獲其三帥。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邲。故曰勝乎

（諸夏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吳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武王得之矣。（得猶知。）故一勝而王天下。（一勝尅紂。）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非獨外也。（亦從內發之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智伯求地於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畢沅曰。韓非難一。淮南氾論人間訓。說苑復恩篇。古今人表。高赦並作高赫。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曰。一作赫。○梁玉繩曰。作赫是也。赦與赫聲相近。共乃赫之譌脫。）張孟談曰。晉陽之中。（維遹案。中當作事。字之壞也。韓非難一篇正作事。）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獨。）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維遹案。李本凌本善賞下有者字。）賞一人

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一人。謂高赦。○畢沅曰。王伯厚云。趙襄子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辯其妄。爲六軍則不可易。易。輕。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觴。酒器也。○畢沅曰。孫云。案此可證飲器之爲酒器。○梁玉繩曰。斷頭爲觴。蓋以報灌酒之辱也。韓子難三。亦云知伯頭爲飲杯。淮南道應云。襄子大敗智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注。飲酒器。椑榼也。(俗本酒字譌溺。)史刺客大宛傳集解索隱。漢書張騫傳顏注引韋昭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虎子之屬。或曰飲酒器。師古小司馬以椑榼虎子二解爲非。甚是。漢書匈奴傳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則知非椑榼虎子矣。惟韓子喻老有漆首爲溲器之語。與難篇異。故晉灼及鮑彪注戰國趙策。以爲溺器也。遂定三家。韓魏趙也。豈非用賞罰當邪。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兪樾曰。廣雅釋詁。設。合也。尚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隸釋載漢石經。設作翕。爾雅釋詁。翕。合也。是設與翕。文異義同。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高注以爲不設攻戰。則增一出攻戰字矣。○維遹案。兪說亦通。廣雅釋詁。設。施也。各一則不設。言各有其同者。則不能施行矣。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是也。愼勢篇云。權不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最足解釋此句。下文云云。亦申說斯義。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

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綿未至於此。顯·桀·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辨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以辨也·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由耕耨始也·故日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陶鴻慶曰·今本於必此人也斷句·蓋失其讀·此當以必此人也始爲句·言收者必此人始·但在遇時雨耳·高注可證·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陳昌齊曰·據文不得有地字·○俞樾曰·地字衍文·遇時雨天也·與上文遇湯武天也遇桀紂天也一律·呂氏引喻之旨也·地與也形相似·因譌致衍耳·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畢沅曰·說苑權謀篇·四水進諫語·與下文略同·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

才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畢沅曰。正文其王舊本脫其字。今據注增。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句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畢沅曰。說苑無人字。○維遹案。道易人通。疑本作道易達通。達字或作傘。因壞爲人字。音律篇云。達道通路。治要作達通道路。此其比也。達通與通達同。荀子儒效篇云。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楊注。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之處也。義與此正合。說苑無達字。乃省文耳。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阸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畢沅曰。九江說苑作三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

吳。〇陳昌齊曰。故曰十字。當是注文。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〇畢沅曰。御覽八百四十。養作棄。財匱而民恐。〇畢沅曰。說苑作怨。〇維遹案。怨字義長。類聚二十四引亦作怨。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數。術。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〇先王。謂闔閭也。代。更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禽。〇夫差。吳王也。禽。爲越所獲。〇維遹案。類聚引乃作反。楚王欲取息與蔡。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國名。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

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爲姨。傳曰。吾姨也。此之謂也。○畢沅曰。此乃蔡哀侯也。注誤。又女弟當作女兄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舊校云。而一作以。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曰取。傳曰。易也。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朞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取代也。○梁玉繩曰。史趙世家。因左傳趙孟降於喪食之文。謬謂簡子居定公喪。改三年爲期。高氏仍史誤。而又移爲襄子居父喪朞年。其實服衰者。謂服未除也。觀下服衰以遊可見。○吳先生曰。喪服自齊斬以訖緦麻。皆上衰而下裳。衰服以游。失禮之尤。簡子命太子衰服上夏屋之山。欲其違禮以就事耳。注以衰服爲期年。失之。本文云已葬。諸侯五月而葬。又與期年之說不相

應矣。○孫先生曰。御覽四百九十四引死上有則字。是也。則猶若也。此蓋後人不解則字之義而刪之。非其舊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土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維遹案。舊校云。一作反歸。御覽四百九十四引同。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畢沅曰。弟姊二字。不當連文。據趙世家。襄子之姊。前爲代王夫人。是弟字。衍。○王念孫曰。弟即姊之譌字。今作弟姊者。後人據史記旁記姊字。而傳寫者誤合之也。○維遹案。畢王說是。御覽引作請以其弟妻之。弟又爲姊字形誤。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於代者非一

事故言萬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畢沅曰傳無州字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謁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辭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也○畢沅曰馬郡盡似當在上節之下言善馬俱盡也注次順○洪頤煊曰馬郡盡者謂盡馬郡之人而皆觴之○馬敘倫曰畢說為長然疑馬郡宜馬當作代郡宜馬下馬郡二字涉代郡宜馬而衍盡字當在秦襄子下或本作代郡奉馬襄盡子亦下宜在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置兵其中不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作之可以殺人酣飲酒合樂之時○孫先生曰既云先令又云先具辭義未安御覽引先具上有又字義勝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碎故腦塗地也舞者操兵以鬬。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畢沅曰

疑之字衍。○維遹案。畢說非。之猶其也。見音初篇注。迻字許本張本姜本作道。亦通。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舊校云。一作此山。○孫先生曰。舊校近是。疑此文當作故至今有刺笄之山。山誤爲證。後人復加趙氏二字。以足其義。非其舊也。燕策。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歠。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本書所云。卽張儀所云之事。字正作山。可證。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假令無其闕失。雖爲王可也。

長攻○孫鏘鳴曰。此篇歷引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之事。皆不循理而有功者也。以功爲貴。故曰長功。今篇題作長攻。非。下恃君覽有長利篇。○維遹案。孫說是。惟功與攻古字通。周齊侯鎛鐘銘。肇敏於戎攻。此義爲功而作攻。秦嶧山刻石。功戰日作。此義爲攻而作功。是其例證。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爲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不復愼其爲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爲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

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爲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苦。勞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同。等也。○維遹案。注等字原作辭。畢沅云。辭疑等之誤。案爲欲篇。審民篇。竝注同等也。今據改正。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水利。濯灌。○畢沅曰。以與同。○維遹案。掘原作堀。畢沅云。堀當作掘。案李本作掘。今據改正。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也。然後免於凍餒之患。患。難也。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衆友之盛。○畢沅曰。孫云。振振王元長曲水詩序。殷殷均乎姚澤。李善注先引此作陳陳殷殷。無不戴說。高誘曰。殷盛也。後又引此作輒輒殷殷。莫不戴說。高誘曰。殷殷。動而喜貌也。殷或爲殷。故兩引之。輒。知葉切。殷。仕勤切。案此所引。蓋呂覽別本。又廣韻一先有輷字。在田字紐下。引天子輷輷殷殷。莫不載悅。注。喜悅之貌。又十九臻有殷字。引呂氏春秋注云。殷

殿動而喜貌。輒鞨殷殿。皆與呂氏今本不同。而互異。說文欠部。㱡云指而笑也。然則从攴从殳皆非。○又梁玉繩曰。通雅第九。鞨當作輷。譌爲鞨。殷即振字。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畢沅曰。王伯厚云。疑與成邱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梁履繩曰。韓子忠孝篇。言舜放父殺弟。引此詩。蓋戰國時人議論如是。此云舜自爲詩。疑有譌。○翟灝曰。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魏樂府中尤多舛。普天四語。舜曾賦之。北山詩人述用之。亦事理所應有矣。○焦循曰。蓋當時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見爲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胡承珙曰。此當是不韋之時。經師道絕。六籍榛蕪。門下食客因成邱蒙事而遂誤託於舜耳。○況濂曰。客既不知六籍。何獨知孟子。疑或古有是說。燔書後莫能改耳。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滅。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號當爲虞。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繆姬。孟子曰。百里

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虢。誤矣。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梁玉繩曰。奚是虞之公族。井伯乃姜姓子牙之後。判然兩人。故人表分列上中下下二等。史秦本紀。晉世家。錯合爲一人。高氏仍其誤耳。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事。屬付百里奚也。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孫先生曰。無乃下脫爲字。類聚二十。又五十三。御覽四百二。又六百三十二引。並有爲字。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避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維遹案。御覽四百二引。彼下有爲字。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畢沅曰。御覽四百二。此下有號曰五羖

大夫六字。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衞。伐樹於宋。（畢沅曰。舊校云。伐一作拔。案風俗通窮通篇作拔。）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畢沅曰。藉。藉陵藉也。）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維遹案。莊子舞作琴。）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恥也。○孫先生曰。莊子風俗通竝無所字。於義爲長。）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

子。孔子愀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及。畢沅曰。莊子讓王篇風俗通俱作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道。○畢沅曰。拘。莊子風俗通並作抱。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麗姬之譏。出過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爲霸君。故曰得之。○劉先生曰。高

〔注。卒皆享國，克復其耻，爲霸君，故曰得之。疑所謂得之者，非指享國霸君之事，乃謂取威定霸之心。高注未晰。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戹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子路進問之，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家語在厄篇亦云。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衞，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未言齊桓公出奔莒事，當有敚句也。惟皆言霸心，非指享國霸君之事也。〕

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瑟而弦歌。○畢沅曰：烈然返瑟，莊子作削然反琴。〕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畢沅曰：抗然，莊子作扢然。〕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其道也。〕達亦樂。〔樂兼善天下也。〕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爲窮極，不爲達顯，故一之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

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爲窮達變其節也。○維遹案。爲猶如。序更代。注迂。故許由虞乎潁陽。虞。樂也。潁水之北曰陽。輕天下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山在潁水之北。故曰樂乎潁陽也。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也。○畢沅曰。梁伯子云。共伯值厲王之難。攝政十四年。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宣王。共伯歸共國。得乎共首。所謂逍遙得志乎共山之首云爾。安得有棄國隱山之事。開春論注又以共伯爲夏時諸侯。大誤。盧云。案誘時竹書紀年猶未出。故云不知出何書。而所言皆誤也。○梁玉繩曰。史周本紀正義引魯連子言共伯事在竹書前。○左暄曰。紀年。厲王亡奔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原委甚明。而高氏乃注之乖誤如此。又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居第四等。次於厲王時。則在漢時。當有可據之書籍。不然班氏何以知之。況呂氏以共伯和與周厲之難連言。明是一事。而高氏不辨文義。臆爲之說。何其謬也。史記周本紀。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與紀年異。恐當以紀年爲正。又莊子讓王篇。亦

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語顏師古注漢書古今人表云共國名伯爵也和共伯之名共音恭遷史以為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茆泮林曰注不知出何書也六字乃後人校語傳鈔者並錄為注遂致近校疑為高誘之誤不思呂氏全用莊子讓王篇文注中棄國歸隱之說正與許由虞乎潁陽同意高誘必有傳授故取以為注豈有箸書不知其事而如此妄說者至後人見竹書逌遙得意共山之首云云與誘注不合故有此校而近校乃因其語謂誘時竹書未出故不知而誤誘時不見竹書豈亦不見莊子中有此語耶

慎人○一作順人

七日。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畢沅曰凡遇合也時句下當疊一時字○陳昌齊曰前勸學篇凡遇合也合不可必與此語同意時字當連下讀畢校云當疊時字誤也○陶鴻慶曰此當讀云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蓋遇以人言合以時言謂人之遭遇必因時機之會合

也。下文云。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卽其證矣。後人習見遇合連文。疑凡遇合也四字文義未完。遂連時字讀之。失其旨矣。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陳昌齊曰。再干當是稱于。蓋緣稱古作爯。遂誤爲再。而于與干近。因並誤耳。下文云。見八十餘君。何得言再干乎。○孫先生曰。陳說非也。再猶更也。禮記儒行。過言不再。鄭注。不再猶不更也。更干世主者。歷干世主也。長門賦。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李善注。更。歷也。是其證。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梁玉繩曰。莊子天運。言孔子干七十二君。史記淮南說苑諸書。皆襲其說。此云八十餘君。其數且過之。豈不妄哉。論衡藝增曰。孔子所至不能十國。言七十餘國。非其實也。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不見大用。裁至於司寇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

大亂也。言不知聖人不能用之。所以絕。所以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多幸。愛不肖之人而寵用之。故不勝其任。○陶鴻慶曰。高注未得幸字之義。幸當讀爲行險徼幸之幸。愚者倖得寵用。故不勝其任。下文云。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其幸與禍皆指愚者言之。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處。居也。不爲苟易邀於俗取容說也。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處德。動則量力。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惡。安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達。通也。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舊校云。善一作喜。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籟。二孔籥也。不繆。五聲無失。越王不善。爲野音而

反善之。野鄙也。○孫先生曰。此文定有錯誤。書鈔一百十一引云。客有以簫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工商而越王不喜也。或爲之野音。而王反悅。初學記十六引云。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或爲之野音。而王反說之。亦有如此者。要在好之而已。論衡逢遇篇云。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劉于新論適才篇云。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參合諸文校之。上善字實喜字之誤。餘文及注疑經後人錯改。非唐宋諸人所見之舊矣。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肖而歸之。故曰亦有如此者也。○李寶詮曰。說之道亦有如此者承上文言之。謂聽者或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不必生。謂終死。○孫鏘鳴曰。生謂生子。古者婦人無子者出。故云然。○俞樾曰。高氏此解大誤。不必生者。謂不必生子也。古者婦人無子則出。蓋恐其以無子見出。故令外藏衣器以備之。而不知其適以盜竊見出也。高注大非其旨矣。淮南子氾論篇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大旨與此略同。衣器

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藏私財於外也．姑妐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畢沅曰．釋名．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妐．舊校云．外心一作異心．○梁玉繩曰．釋名作伀．一切經音義引釋名仝．○梁履繩曰．爾雅釋親釋文．妐音鍾．今本作公．故淮南汜論作若公．漢書十三王傳注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不可畜。因出之。以爲盜竊犯七出．故出之也．○維遹案．可下舊校云．一本下有當字．蓋一本作不可常．畜．因出之．當常聲同字通．婦之父母。以謂爲己謀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不知其女之所以見出由此也．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亦由此不理者．故宗廟滅沒．以失其天下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說之．○俞樾曰．

執無說義此注非也詩執競篇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執乎黃帝者服乎黃帝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曰婦服也明其服事於人也皆可以解此文執字之義下文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方見黃帝說之之意若此文但言嫫母服事黃帝未以黃帝言也○孫詒讓曰高以說之訓執於文意無迕而未能質言執字之義今攷執猶親厚也墨子尚賢中篇云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執善猶言親善也（王氏墨子雜志謂上不當有執字執乃衍文失之詳余所著墨子閒詁）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云銜嫁不售流弃莫執莫執猶言莫之親也此云嫫母執於黃帝亦言嫫母雖醜而親厚於黃帝耳此先秦西漢舊義雖不見於倉雅而校覈古籍尚可得其塙詁俞據詩周頌釋文引韓詩釋執爲服則於墨子列女傳之文不可通矣（禮記曲禮執友稱其仁也執友亦猶言親之友荀子堯問篇云貌執之士百有餘人貌執亦言以禮貌相親厚也詳經逡禮記）○劉師培曰高以黃帝說之相釋與執誼不符蓋論衡逢遇篇作進本書作贅（贅即進御）執乃傳寫之訛○維遹案孫說是劉子新論殊好篇襲此文

作軒皇愛嫫母之醜貌·愛與親義合·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勅厲女以婦德·而不忘失·付與女以內正·而不衰疏·故曰雖醜何傷·明說惡也·○畢沅曰·厲舊作屬·案屬與下付與意複·觀注以勅爲訓·則當作厲字·因形近而訛·今并注俱改正·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昌本之菹·孔子聞而服之。○孫先生曰·書鈔一百四十六·御覽三百六十七引·並無而服二字·疑此涉上下文及注語而衍·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勝·服也·○陸繼輅曰·孟子舉疾首蹙頞而相告·說文·頞·鼻莖也·故可云蹙·蹙頞猶言鬫眉也·蹙·縮古今字·即蹙頞也·人有大臭者。○梁玉繩曰·大一本作犬·蓋腋病也·輟耕錄引唐崔令欽教坊記·謂之慍羝·今俗云豬狗臭·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也·○維遹案·親戚謂父母也·詳節喪篇·海上有人說其臭者。晝夜

隨之而弗能去。去，離也。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椎顙廣顏。色如漆赭。○畢沅曰：糜舊作麋。案李善注左太沖魏都賦、劉孝標辯命論，並作麋，御覽三百八十二同。初學記作眉，與麋同。今定作麋。椎舊本作雄，校云：一作推。案魏都賦注作椎，今從之。廣韻作狹顙廣額，顏色如漆，今漆赭舊本作浹頳，校云：一作沫赭。沫或柒字之誤，柒即漆字。辯命論注作漆赭，今從之。初學記作色如漆，無赭字。垂眼臨鼻。○舊校云：眼一作髮。長肘而盭。盭，胝也。○畢沅曰：盭即戾字，不當訓胝。案選注引正文作盭股，今脫股字，誤爲胝入注中，而又誤增二字也。陳侯見而甚說之。○畢沅曰：選注引高誘曰：醜而有德也。今本缺。下注醜惡無德，正相反。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維遹案：說苑奉使篇所載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事亦與此相類。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舊校云：怪一作知。客有進狀有惡其

名言有惡狀。○俞樾曰。客下涉下文而衍有字。其下涉上文楚王怪其名句而衍名字。句末狀字亦涉上文而衍。呂氏原文本云。客進。狀有惡。其言有惡。兩有字均讀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即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也。因多衍人字。遂不可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合會。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不知無所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慢。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喪滅之也。○梁玉繩曰。此言陳滅之故。與經史異。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鮮麋。貌惡。足以驚人。其言足以亡國也。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友愛。敦洽鮮麋。無有出上者也。楚怒而伐之。以至於滅。而愛之不衰廢也。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洽鮮麋。醜惡無德。不宜見遇。而反見遇。如此者。不必久。故曰必廢也。○王念孫曰。不宜遇而遇者。上當有友字。則必廢三字連下六字爲一句。高注非。宜遇而不遇者。此

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者至道。宜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不治。所以亂也。世不知賢不肖。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宜遇而不遇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志。德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至七十九十者。乃大幸耳。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舊校云。賊一作殘。豈能獨哉。陳。舜之苗裔也。故曰賢聖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爲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逄誅。比干戮。龍逄諫桀。而桀殺之。比干。紂之諸父

也。諫紂。紂剖其心視之。故曰戮。〇畢沅曰。此處龍逢。各本皆不作逢。仍之。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庶父也。見紂之亂。而佯狂也。惡來飛廉之子。紂諛臣也。武王殺之。桀紂亡。殺忠臣。故滅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夫差。不欲與越羅。夫差未信之。不從其言。以鴟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爲碧。萇弘。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所壞。故衞奚知其不得沒也。及范吉射荀寅叛其君。萇弘與知之。周人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爲之殺萇弘。不當其罪。故血三年而爲碧也。〇畢沅曰。衞奚左傳作衞傒。〇梁玉繩曰。萇弘血化爲碧。見莊子外物篇釋文引呂作化爲碧玉。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疑。曾子悲。孝己。殷王高宗子也。曾參以其至孝見疑於其父。故爲之傷悲也。〇畢沅曰。注以字舊脫。今補。莊子行於山中。〇舊校云。行一作過。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

名周宋之蒙人也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〇畢沅曰五十二篇本漢志今本十卷三十三篇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也故人知舊也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爲殺鴈饗之。〇郭慶藩曰雁鵞也說文鵞雁也雁鵞也爾雅舒雁鵞注今江東呼鴚方言雁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南楚之外謂之鵝廣雅鴚鵝雁也即此所謂雁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〇舊校云一作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

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〇畢沅曰。莊子山木篇作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肎專爲。專。一。一上一下。以禾爲量。禾三變。故以爲法也。一曰。禾。中和。〇畢沅曰。注禾三變。謂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見淮南子繆稱訓高誘注。舊本三上有字。衍。今刪去。〇俞樾曰。此本作一下一上。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者。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文以協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多矣。又曰。以禾爲量。殊爲無誼。高氏引淮南文以釋之。亦曲說也。禾當作和。莊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是其證。禾即和之叚字。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祖。始。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物。言制作喩天地。不在萬物中。故曰不言物。若制禮者。不制於禮也。不以物自累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居三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轅氏也。得道而仙。言二帝以此爲法則者也。〇維遹案。注炎帝原作赤帝。譌。改從許本姜本。與愼勢用民愛類諸篇注皆合。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

不然。傳猶轉。○李寶淦曰。人倫之傳。猶言人倫相傳之道。注訓爲轉。無謂。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剉。廉。利也。剉。缺傷也。尊則虧。直則骫。尊。高也。傳曰。高位疾顛。故曰高則虧。骫。曲也。直不顛可久。故曰直則骫。詩云。草木死。無不萎。此之謂也。○畢沅曰。此約小雅谷風之詩。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二語而失之。○劉師培曰。高以高位疾顛爲訓。與虧誼不合。蓋莊子山木作議。本書以獻代議。（誼均訓傾。）虧乃後人所改。○維遹案。骫古委字。注引詩。蓋訓骫字之音。今本疑傳寫脫誤。非約舉詩說而失之也。合則離。愛則隳。隳。廢也。多智則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料之。不肖則人欺詐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淤沙爲耦。蓋地名也。○梁玉繩曰。漢地理志及說文。湡水出趙國襄國縣之西山。師古音藕。寰宇記五十九。湡水在邢州沙河縣西北七十一里。俗名沙河水。即耦沙也。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

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〇〇畢沅曰。列子說符作步而出。陶鴻慶曰。出爲步字之誤。列子正作步。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刼奪其財。不以禮爲辱。愬。告也。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躡也。於是相與趨之。趨。逐。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缺爲賢人故。〇畢沅曰。盧云。知與不知。注皆不得本意。當云。牛缺使盜知其爲賢人故也。下注當云。孟賁不使船人知其爲勇士故也。此則與上文一意相承。所謂如此如彼。皆不可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〇畢沅曰。章懷注後漢書鄭太傳引孟賁過河。先於其伍。古伍字作五。船人怒而以楫摢其頭。先其伍。超越次弟也。摢。暴辱。〇馬敘倫曰。說文。摢。虎鳴也。一曰師子。此借爲敲。說文曰。敲。擊頭也。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

指。植・暨・指・直・〇畢沅曰・御覽三百六十六鬢作鬚・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動也・播・散也・入也・猶播投也・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正・涉無先者。無敢先孟賁也・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爲勇士故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之・近無愁難・猶未可必也・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〇畢沅曰・盧云・此二句頗似注中語・誤入正文・若直接上注猶未可必之下・正相聯合・注末一也字・當爲衍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桓司馬・桓魋・抵・當也・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有寵・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魋・魋出奔衞・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僭稱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復妄言者也・〇梁玉繩日・左傳哀十一年・太叔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此文遂附會之耳・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

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畢沅曰。盧云。此注又錯說。本意謂當紂之時。〇善人亦不得免焉。如魚之安處於池。而遭求珠之害。故曰和調何益。終篇皆言處世之難必耳。高氏意常歆美秦市之金。豈亦知己之亦多誤乎。張毅好恭。門閭帷薄。〇舊校云。帷一作帳。聚居衆無不趨。過之必趨。〇維遹案。居為見諱。當在恭下。淮南人間篇。正作見門閭聚衆必下。輿隷媥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襮而內偪。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〇舊校云。一作棄世。謂不羣也。不食穀實。不衣芮溫。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〇嚴元照曰。釋名釋首飾云。毳冕。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也。芮溫之義如此。高氏訓絮。義亦相類。〇俞樾曰。高注不解溫字。殆即以本字讀之。非也。溫讀為縕。禮記玉藻篇。縕為袍。鄭注曰。縕謂今纊及舊絮也。是芮縕義同。身

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凋·此之謂也·○畢沅曰·舊本作治吏不外調訛·今據班孟堅賦改正·孔子行道而息。畢沅曰·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東野有不釋之辯引此作孔子行於東野·○王念孫曰·此文當據選注作孔子行於東野·淮南人間篇·亦作孔子行於東野·今本譌作孔子行遊·○維遹案·選注引作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與今本呂氏絕異·且今本呂氏淮南皆無東野二字·而士衡之文·明言東野有不釋之辯·則唐以前呂氏與今本不同者多矣·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陶鴻慶曰·曰字不當有·涉下文因謂野人曰而誤衍也·上文子貢請往說之·亦無曰字·是其證·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畢○

沅曰。選注引作子耕東海至於西海。與淮南人間訓同。○俞樾曰。吾不二字衍文也。子不耕於東海。耕於西海也。此也字讀爲邪。古字通用。言東海西海。皆非子所耕邪。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乎。淮南人間篇作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其義更明。後人不達古書語意。臆加吾不二字。使與上句相對。而文義不可通矣。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維遹案。其字當作也。屬上爲句。秦刻石也作[illegible]。鐘鼎其或作𠀠。二字形似致誤。淮南無其字。可證。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方。術。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人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必己一○一作本知 作不遇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五

榮成許維遹學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益。）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彊者，以彊克弱，故能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也。）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忘約。）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有失，故思之。○王念孫曰：治要引注得下有必字，當據補。）周書曰。若臨

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愼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隕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以言愼事。○洪邁曰。高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妄也。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求無厭足爲貪。天下顫恐而患之。顫。驚也。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紛紛。殽亂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俞樾曰。分分當作忿忿。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爭原也。顧歡本分作忿。即其例矣。○吳先生曰。分分無恐恨之義。分紛音同。以同音疊字爲句。古書亦少此例。疑分分當作介介。注同。恐恨當作怨恨。介介猶耿耿也。耿耿不忘。有怨恨之義。漢書陳湯傳。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顏注。介然猶耿耿。此以怨恨釋介介。與彼同意。○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改分分爲介介。注恐恨改爲怨恨。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干辛。桀之諛臣也。專桀無道之威。以致滅亡。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泯泯然亂。有遠志。離散也。莫敢直言。

其生若驚。驚。亂貌。民不敢保其生也。○舊校云。驚或作夢。○吳先生曰。驚作夢是也。夢爲亂。毛傳爾雅皆有明訓。驚是誤字。無可疑也。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也。不周於義。而將背畔也。桀愈自賢。矜過善非。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舊校云。矜一作給。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散。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湯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畢沅曰。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是獷之訛。言其猛不可附也。古猛切。盧云。曠夏似言間夏。湯令伊尹爲間於夏。而恐其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尹與末喜比而亡夏者。此出戰國荒唐之言。觀此下云。若告我曠夏盡如詩。又云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云云。亦即此意。是明明以伊尹爲間諜也。○梁玉繩曰。獷字似勝。漢書敘傳言獷秦。後書段熲傳言獷敵。○陶鴻慶曰。書傳無以親自連文者。由親自射伊尹。尤爲不辭。據高注云云。疑高所見正文本作湯揚言自射伊尹。故注云然。傳寫

奪湯言二字。淺人依注文肊補之耳。湯果自射伊尹。何以使夏聞知。而伊尹安得亡乎。○吴先生曰。廣雅。曠。大也。曠皇聲亦相近。殷人稱夏爲曠夏。猶周人稱殷爲大商大國殷矣。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婉作琬琰。美玉也。○畢沅曰。觀注意。則高所見本。或有脫琰字者。案竹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今本紀年有訛字。此參用馬驌所引文。據此。則琬琰不但爲二玉名也。○梁玉繩曰。高注所殊末合。困學紀聞二十。亦非之。案管子輕重甲篇。女華者。桀之所愛。韓子難四。桀索㟭山之女。楚辭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妹嬉何肆。湯何殛。蒙山即岷山也。(王逸注。桀伐蒙山得妹嬉。誤。)與伊尹交二句。今本紀年注無之。此据御覽一百三十五。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盡也。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

盡如詩。詩志也○俞樾曰上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卹夏命其卒是有韵之詞即所謂詩也湯誓所稱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亦是韵語蓋當時民俗歌謠有此言故湯以爲盡如詩也高注訓詩爲志於義轉迂

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也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呂調陽曰大沙即南巢也今桐城西南有沙河埠其水東逕故巢城南而東入蔡子湖也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疇畝也商不變肆。安其所也親郼如夏。郼讀

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畢沅曰。書武成殪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二字聲本相近。○梁履繩曰。中庸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歟。殪戎殷。是康誥非武成。○俞樾曰。高注未得呂氏之意。蓋由正文錯誤耳。呂氏本文當作親夏如郼。言湯之親夏。民無異於郼民也。故下文即繼之曰。此之謂至公。簡選篇曰。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彼言親殷如周。可知此當言親夏如郼矣。其文誤到。因失其義耳。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商世也。○吳先生曰。古者有功之臣。祭於大烝。祖伊尹世世享商。即盤庚所謂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畢沅曰。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祝。鑄與祝聲相近。此云封黃帝之後。殆誤也。梁仲子云。淮南俶眞訓冶工之鑄器。注云。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禮瘍醫注云。祝讀如注病之注。則知鑄祝同一音也。封

帝堯之後於黎。○畢沅曰。御覽二百一作犂。案樂記云。封黃帝之後於薊。黎與薊聲亦相近。此皆互易。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梁玉繩曰。此與禮樂記。史本紀世家。俱言武王封杞。非也。大戴禮少閒篇。成湯放桀。遷姒姓於杞。文選張士然表。成湯革夏而封杞。史漢留侯傳。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蓋武王因其舊封重命之爾。故漢書梅福傳云。紹夏于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畢沅曰。注十七世。當作十五世。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不違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府。賦。布也。私。愛也。○章炳麟曰。鹿臺本爲錢府之通名。非

紂所創立。鹿借爲錄。尚書大傳。致天下于大麓之野。注麓者錄也。魏受禪表及公卿上尊號奏皆作大鹿。是錄鹿通之證。說文。錄。金色也。古謂銅曰金。荀子性惡。文王之錄。注。劍以色名。古劍亦以銅爲之也。是銅有錄色者。錄臺則取銅錢之色以爲名。

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己不責彼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責畢沅曰。救罪疑是赦罪。謝云。棄責即左傳所云已責。責古債字。注非也。

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封崇其墓。以章賢也。

靖箕子之宮。以箕子避亂佯狂而犇。故清淨其宮。以異之也。○畢沅曰。靖似當作清。七性切。○俞樾曰。靖讀爲旌。旌箕子之宮。與下句表商容之閭一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叚靖爲之。介立篇。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列子說符篇文亦同。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列子作爰精目。然則旌爲靖。猶旌爲精矣。高注非是。

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里。○梁玉繩曰。此與離謂篇及淮南主術注仝。高氏之謬也。商容殷末人。而老子孔子時。安得師之。蓋因淮南謬稱訓老子學商容一語而誤。攷文子上

德曰老子學于常摐(說苑敬愼作摐漢藝文志作從)即淮南之商容聲相近也古有容成氏淮南本經注既誤爲黃帝時造歷之容成莊子則陽釋文又誤爲老子師何不檢勘如是管子小匡篇商容處宋則是別一全姓名者○宋翔鳳曰史記殷本紀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索隱曰皇甫謚云商容與殷人觀周軍之入則以爲人名鄭玄云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正義曰鄭知容爲商禮樂者漢書儒林傳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詳鄭此注知商容爲商禮樂之官非一人名故使箕子行視之以當時惟箕子存也後人見商容與箕子比干並稱遂亦謂之人名然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與百姓並稱可知非一人蓋紂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於是樂官師瞽抱器奔散殷本紀又云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謂紂廢知禮樂之官其人即太師疵少師彊之屬也周本紀又云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三事並言亦猶他書以箕子比干商容並舉也武王行

商容而復其位。卽脩先廢官之事。洛誥。王以肇稱殷禮。鄭注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殷之禮。非始成王用之也。武王稱殷禮。則必行商容。故淮南齊俗篇亦云。武王入殷。而行其禮。蓋克殷及商。而先謀於禮樂。所由致成周之盛也歟(漢書古今人表商容在第四等。蓋但据樂記及史記載之。如晨門荷蕢文人之類。皆非人姓名)淮南主術篇。表商容之閭。高注同。繆稱篇云。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按老子不能與商容相接。商容卽殷禮。老子爲守藏室史。守藏謂歸藏殷易。故所業亦殷禮。孔子問禮於老聃。故曲禮檀弓曾子問諸記。亦皆言殷禮(文子商容作常摐。音近而訛)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下也。○俞樾曰。士過者趨。當作徒過者趨。徒與車相對成義。晏子春秋諫篇曰。載過者馳。步過者趨。文義正與此同。徒字或作辻。蹶褰而止。存士字。因誤爲士耳。

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士。封以爲諸侯也。

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與謀爲國。以書社賞之。二十五家爲社也。

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去其繇賦也。○孫鏘鳴曰。施

讀曰弛.政讀曰征.注非.然後濟於河。畢沅曰.舊本濟於倒.從繹史乙轉.究疑於字乃衍文.○維遹案.於字非衍文.異寶篇.過於荆.報更篇.過於薛.檀弓下.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並其例證.西歸報於廟。選濟孟津河.西歸於豐鎬.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旅凱入.飲至策勳.此之謂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釋也.華山在華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梁玉繩曰.華山乃陽華山.在今陝西商州雒南縣東北.非太華西嶽也.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下.辨之甚明.馬弗復乘。牛弗復服。○畢沅曰.舊本作牛弗服.今亦從繹史增復字.釁鼓旗甲兵。殺牲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衆.旗軍械也.熊虎爲旗.祭甲.鐙兵.戈戟箭矢也.○梁玉繩曰.經傳但言釁鼓.未有言及旗甲兵者.惟史封禪書.漢郊祀志有釁鼓旗語.○蔡雲曰.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見樂記.是經傳言釁甲也.及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至德之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妖，怪。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畢沅曰。新序雜事二。甚作其。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之。是終吉也。○舊校云。愬一作遡。字讀如虩。○畢沅曰。謝云。引易以戒人君。豈爲二虜哉。注非是。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也。○畢沅曰。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百二十一。皆作左人中人。淮南道應訓作尤人。

終人。〇梁玉繩曰。晉語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韋注。晉大夫新穉狗也。此注辛穆子有譌脫。〇王念孫曰。俗書左字作左形。與老相近。因誤爲老。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正作左人。淮南作尤人。尤卽俗書左字之誤。水經瀧水注。瀧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又曰。如高注則勝字自爲一句。左人中人之上。須加下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勝左人中人五字作一句讀。勝者克也。克左人中人二城也。凡戰而克謂之勝。攻而克亦謂之勝。襄十年左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隱二年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宣十二年公羊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稺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義與此同。列子說符篇曰。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此則以勝之爲句。取左人中人爲句。與國語呂氏春秋不同。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〇畢沅曰。列子無以字。〇孫先生曰。以字衍。御覽三百二十二。又八百四十九引。並無以字。今君有憂色何。〇孫先生曰。何下脫也。也御覽兩引並作何也。列子說符篇同。襄

子曰。江河之大也。大長。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日。日中則仄。故日日中不須臾。○畢沅日。舊校云。飄風一作猋風。案日中不須臾。謂一日之中。不過頃刻即過耳。即指風雨言。注非是。然如列子說符篇。飄風暴雨即下過。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句當如列注所云耳。○梁玉繩曰。江河之大四語。呂覽列子也。○梁履繩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襄子語。義所本。說苑叢談云。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又本此文。○劉先生曰。淮南子道應篇亦作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注言其不終日也。正與畢說同。列子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之義。當如高說。此當各依本書爲解。淮南子道應篇爲許慎注。故與高此注異。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知懼如此。斯不亡矣。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畢沅曰。孔子卒時。簡子尚在。此與義賞篇同誤。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

難者也。持猶守。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卒終也○舊校云取一作敗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彊也孔子以一手挺城門關顯而舉之不肯以有力聞於天下○畢沅曰此殆即孔子之父事也左氏襄十年傳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非孔子也注顯疑本是翹字○洪頤煊曰墨子非儒下篇孔丘爲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列子說符篇淮南道應訓主術訓皆言此事或說即左氏聊人紇事是孔子之父非是○維遹案注挺字當作招顯字當作顓皆形近之誤也列子云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以張注招舉也（招原作拓據釋文及吳都賦注引改正）此招釋舉義正合淮南主術篇云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注孔子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案端顓俱從耑聲例可通假故端顓亦與揣通漢書賈誼傳何足控揣孟康注揣

持也。是其義。畢氏疑顯爲翹。然顯翹形聲皆不相近。無緣致誤。

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肎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爲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爲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肎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畢沅曰。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缺者十六篇。注末聞也。舊作聞之誤。○孫志祖曰。加字列子淮南竝作知。據此注亦當作知。陳昌齊王念孫陶鴻慶說同。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畢沅曰。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爲弱。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竝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

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致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畢沅曰。梁伯子云。內外傳。韓子十過飾邪二篇。漢書人表。並是穀陽。而史記晉楚世家。淮南人間訓。說苑敬愼篇與此。並倒作陽穀。案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酏。黍酒也。注非。十過篇作觴酒。飾邪篇作卮酒。○王念孫曰。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此黍酒作參酒。又引高注。酒器受三升曰參。韓子外儲說右下。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紹蘭曰。說文。觴下云。觶實曰觴。甒下云。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甒。是觴有受三升者。此文蓋同。十過篇作觴酒。故注云酒器受三升。傳寫者譌觴爲黍。并注文改之。非注者之誤也。○朱駿聲曰。黍叚借爲甒。子反叱曰。訾。○畢沅曰。韓非作嘻。○王引之曰。訾與呰同。說文。呰。苛也。（苛與呵同。）退酒也。豎

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畢沅曰。說苑作酒也。是。○維遹案。左成十六年傳疏引退酒也作却酒也。亟退却也作却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絕。止也。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畢沅曰。飾邪篇作而謀事。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維遹案。左傳疏引罷上有遂字。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畢沅曰。十過篇作不以讎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端惡子反也。說苑作非以妬子反也。皆較醉字勝。其心以

忠也。忠·愛也· 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邵晉涵曰·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左傳·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劉昭續漢志注同) 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 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也。皁·櫪也·○馬敘倫曰·皁本作皀·形與皂近·因譌爲皂·又改爲皁耳·皀者古文廐字·說文·廄古文作[illegible]·此省九字·公羊僖二

年傳。荀息云。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耳。正作廐。可證。君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爲虞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貪。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頰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喻也。○馬敘倫曰。說文。輔。人頰車也。俞先生云。古言車制甚詳。輔之制未聞。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亦不定其物。按革部。轉。車下索也。疑輔爲轉之或體。輔爲車下索。是可解脫之物。故曰棄也。詩又云。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員是卽旋也。則輔爲車下索無疑。倫案。俞先生說是。輔下當云。車下索也。人頰者酺字義。蓋輔爲轉之或體。許高下皆已不明。徒以脣竭齒寒之說。生附會耳。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竭。亡也。○畢沅曰。梁伯子云。案左傳脣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俱引之。而韓策作脣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似勝亡字。莊

子胠篋篇作脣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並作竭。疑皆因揭而誤也。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厹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酋。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畢沅曰。內舊本作夙。何屺瞻云。當作厹。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厹由。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索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爲厹由。說文繫傳口部。叴云。呂氏春秋有叴猶國。智伯欲伐者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厹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俞樾曰。斬當爲鏨。說文金部。鏨。小鑿也。字亦作蔪。

文選海賦墾陵巒而嶄鑿注曰墾與嶄古字通是鑿有鑿義言岸之高者則鑿鑿之也若作斬岸則無義矣

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畢沅曰左氏僖公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下兩引詩則知此語是逸詩也我胡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厹繇之臣也○畢沅曰我胡下舊有則字因上文而衍今刪去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曰○俞樾頃字衍文也弗聽有諫之有當讀爲又言又諫之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叚字故妄加頃字耳君曰○大國爲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厹繇亡○智伯滅之○畢沅曰韓非作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梁玉

繩曰。史正義引韓作九日。欲鍾之心勝也。欲鍾之心勝。則安夙縣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陶鴻慶曰。上文云。欲鍾之心勝。則安夙縣之說塞矣。言人君之心。不可有所勝也。此云大上先勝。文義乖違。先當爲无。字之誤。无勝者。无有所勝也。注文上乃止字之誤。高氏讀无爲毋。故云猶止也。言止其勝心也。因无誤爲先。後人復改。注以牽合正文耳。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爲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畢沅曰。梁伯子云。時攻齊者。尚有楚。高氏因本文五國。故不數楚。然非也。○梁玉繩曰。燕爲主兵。當不數燕。○俞樾曰。戰國燕策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然則所謂五國者。秦楚三晉也。高注謂燕秦韓魏趙。大誤。燕是本國。不當更數燕。策又曰。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其語更明。可知五國之不數燕矣。齊使觸子將。○梁玉繩曰。此與貴直竝作觸子。戰國齊策是向子也。○維遹案。燕策作蜀子。向即蜀字之殘。觸蜀同聲字通用。以迎

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名。○維遹案：名字原作也，改從許本、姜本。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剗，滅也。若，汝也。壟，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剗滅汝種類，平掘汝先人之冢也。觸子苦之，苦，病。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卻之。○舊校云：卻一作退。○王念孫曰：以猶與也。卒北，北，走也。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畢沅曰：乘猶陵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舊校云：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梁玉繩曰：注秦周齊城門名，東吳惠氏據之謂左傳哀十八年秦周即此，以杜注魯大夫爲非，其說似勝。曰：惠氏是也。魯從晉伐齊帥師者爲季武子、孟莊子，即有秦周其人，亦偏裨下僚，安得主兵？且傳云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

萩。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文法一例。則秦周之非人名審矣。唯秦周當是近雍門之地名。高誘以爲城門名。恐未然。考齊記。古齊城其西曰雍門。西北曰楊門。杜注亦欠明。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劉師培曰。若。殘文。當互乙。與知士篇剗而類同。高訓殘爲餘。是其所據本已誤。惡能給若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邑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俞正燮曰。莊子田子方篇云。求馬唐肆。釋文引李云。唐。亭也。亦雙聲字。呂氏春秋。爭金美唐。亦言亭肆。○維遹案。美唐。其義未詳。俞說亦難定耳。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湣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陶鴻慶曰。帝字衍文。下文皆以帝王並舉。此不當專言帝。蓋涉下文帝也者之文而誤重也。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王念孫曰。高說非也。適亦往也。天下之適。天下之往皆承上天下從之而言。○劉師培曰。書鈔一。御覽七十七引之下均有所字。得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夸誂而自大也。卑爲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狠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畢沅曰。即懇字。舊本作狠。訛。今改正。○維遹案。畢改是。姜本正作懇。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

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桀，特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悤悤乎其心之堅固也。悤悤，明貌。○俞樾曰：高氏訓悤悤爲明貌，然於下堅固義不相應，殆非也。悤悤當作勿勿。禮記禮器篇、祭義篇鄭注並曰：勿勿猶勉勉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同。勉勉之義，與堅固相應。今誤作悤悤者，因俗書悤字作忽，忽或省作匆，匆與勿字相似，因而致誤耳。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愨也。故，僞詐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俞樾曰：迷當讀爲彌，古字通用。左傳彌子瑕，大戴禮保傅篇作迷子瑕。周官眡祲七曰彌，鄭注曰：故書彌作迷。並其證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曰：彌，遠也。文選西京賦彌望廣潒，薛綜注同。彌乎其志氣之遠，義正相應。若作迷，則不可通矣。昬乎其深而不測也。測，盡也。言深不可盡。○畢沅曰：正文也字舊脫，案當有。孫云：李善注文選曹子建雜詩引風乎其高無極也，疑此處脫文。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就就，讀如由與之與。○畢沅曰：注由與卽猶豫。案爾雅釋

歎。釋文。猶。羊周羊救二反。字林。弋又反。此就字讀從之也。○梁玉繩曰。通雅九。呂注由與之由。今本作由與之與。就。從尤。轉平爲近。若與則遠矣。處素云。晉語引商銘。就與憂爲韻。是也。○孫先生曰。注當作就。就讀如由與之由。其不冐自是。○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是下補一也字。與上下文例正合。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大也。○梁履繩曰。鵠从告得聲。漢地理志。鵠澤。孟康音告。蓋古讀如此。假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維遹案。假猶遐也。楊子法言。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注。假作遐。詩漢廣篇。不我遐棄。毛傳。遐。遠也。然則上文鵠乎其羞用智慮也。以大言之。此則以遠言之。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竭。充。實。竭。盡。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王引之曰。正文及注內兩望字。皆埒字之誤。淮南原道篇云。知八紘九野之形埒。是埒爲界畔之名。故高云。無埒。無界畔也。若作望則與

界畔之義無涉。且宗窮爲韻。竭埒爲韻。若作望。則失其韻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王念孫曰。莫知其終四字。似後人所加。蓋因圖道篇而加此一句。案上文已云無所終窮。此不當復云莫知其終。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舊校云。可一作於。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善綣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問焉。○畢沅曰。善綣莊子作善卷。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

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 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蔽牖言貧陋也 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維遹案圖道篇注遂達此釋爲成義達 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奉 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之也 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 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驁輕也 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霸王乎。庸用也 遂見之不可止。畢沅曰新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見韓非難一作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世多舉桓公之內行。

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滅內行之闕也。○陶鴻慶曰。霸亦可。與下文王猶少語意相應。言雖不能王。亦可勉至於霸也。高注非是。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畢沅曰。左傳作僑。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馬叙倫曰。此謂子產與壺丘弟子。皆相從於壺丘之門。故坐必以年亞。而不以爵凌其上。辭義甚明。高注未安。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畢沅曰。注遺猶舍也。舊作全也。譌。今改正。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為法則。其唯子產乎。○唯。獨也。故

相鄭十八年。梁玉繩曰。左傳。子產相鄭二十二年。并爲卿之年計之。是三十三年。此云十八年。史循吏傳作二十六。並誤。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梁玉繩曰。初學記二十四引作垂於衢。今本譌行字。又韓子外儲說左上。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維遹案。行非譌字。行亦道也。見爾雅釋宮。書鈔四十九引。援上舉上。並有敢字。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己也。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肎。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梁玉繩曰。史魏世家正義引呂。今女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又實作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肎受實者。其禮之。禮。敬

也。○維適案。其猶則也。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爲侯。文、諡也。○畢沅曰。梁伯子云。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上聞舊本作上卿。訛。案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淳注引此語作上聞。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訛爲上聞。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此作上聞。云聞音中間。恐訛也。○蘇時學曰。此事不見史書。今以竹書紀年及淮南子考之。則在三家未爲侯之時也。凡自古僭竊之臣。其始猶未敢專擅。而必假天子之命。以濟其私焉。紀年於威烈王十六十七年。皆有三晉與齊戰爭。而十八年特書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長垣即長城也。至二十三年。始書王命晉卿魏氏韓氏趙氏爲諸侯。則虜諸侯獻天子事。亦必在此數年。而記注者脫略耳。淮南子曰。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國

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告無害子。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敗。而平陸之地存。據淮南所言。正虜齊侯之實事也。注言三國爲韓魏趙。則與紀年同。其言求名於我。亦與未爲侯時合。蓋三家所以命爲侯者。以勝齊之功也。即此書所謂賞以上聞者也。上聞者。言始列爲侯。而名上聞於天子也。然此時之齊。已在宣康之世。方制於田氏。而不能自存。王乃命三家以致討者何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今雖未

能王。其以爲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不亦易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束脯以食翳桑之餓人以免靈公伏甲之難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賓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重之於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畢沅曰注秦重之舊作勝之詭今案下文改正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千人行仁義而彊故荆兵却偃不敢攻之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殃者皆以此仁義之道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之虚己故不可以驕恣屈而有之也○畢沅曰孫云堪士疑是湛士舊校云屈一作有○俞樾曰高氏讀堪爲湛故曰堪樂也然非呂氏意也堪之言克也字通作戡爾雅釋詁戡克也釋言克能也然則堪士猶能士也士之有能者必不爲驕恣屈故曰不可以驕恣屈也○劉師培曰堪即

沈伏之沈。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畢沅曰·後漢趙壹傳注云·骫古委字·淮南人間訓作委桑·左傳作翳桑·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憎至此也·○畢沅曰·注謬·憎自取·言憎惡自取之·亦不月也·宣孟與脯二朐。○畢沅曰·舊本作一朐·案北堂書鈔四十五·初學記二十六·及趙壹傳注·俱是二朐·今據改正·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畢沅曰·御覽八百三十六·將作請持二字·初學記·後漢書注·將亦作持·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盡也·○畢沅曰·詩大雅皇矣篇·王赫斯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爲賜·○梁玉繩曰·斯字當解如斧以斯之·爾雅釋言·斯·離也·說文·析也·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

而遂去之。○梁玉繩曰。御覽八百三十六作錢二百。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梁履繩曰。發酒。義如檀弓晉大夫發焉。○洪頤煊說同。末云。蓋飲酒禮名。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孫鏘鳴曰。之面當作面之。漢書項羽傳。馬童面之。李奇曰。面謂不正視也。此當讀宣孟面之四字爲句。或曰。面之謂一人不正視而告之者。懼後至者一疑也。下反走而對。亦此意。曰。嘻。君轝。轝。車也。敎宣孟使就車也。吾請爲君反死。反。還也。宣孟曰。而名爲誰。而。汝也。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鬭而死。○畢沅曰。梁伯子云。桑下餓人是靈輒。鬭死者是提彌明。此誤合二人爲一。史記晉世家。亦同此誤。索隱言之矣。水經注四亦誤。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畢沅曰。墨子明鬼篇。禽艾之道之

日得幾無小滅宗無大翟氏顯謂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卽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期多寡期於當阸云耳未知禽艾之言意相同否得與德古字通用○維遹案此逸書文今僞古文伊訓撫拾墨子及此文而改之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兎罝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以喻骪桑下之人扞趙盾之難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造周趙盾以桑下之人去患也○畢沅曰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朱本補又造周二字亦脫今案文義補○劉先生曰注文王以多士而下誠似有敚字然細繹其意蓋謂文王以多士去患而趙盾以桑下之人去患省其文耳畢逞臆補造周二字實無所焉依不可從也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也士其難知。唯博之爲可。博廣也博則無所遁矣。遁失也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子

爲餘。受氏爲張。〇松皐圓曰。注餘下脫子字。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〇畢沅曰。孫云。文選袁陽源詩。荊魏多壯士。李善注引此作壯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〇舊校云。或一作嘗。嘗猶數也。〇王念孫曰。然字當在游字上。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之言也。張儀行。行去也。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恩也。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張儀重之。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嘗

爲御。韓王爲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爲昭文君御。韓王爲之右也。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畢沅曰。齊策禮貌作體貌。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爲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名也。侍。侍見也。○畢沅曰。侍舊作待。訛。今從齊策改。注同。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侵兼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畢沅曰。衍下薛字。齊策作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陶鴻慶曰。此文當云。故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上文云。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

其力。是其證也。今本誤倒。則語氣不合。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發也。○畢沅曰。齊策作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蹷之請。坐拜之謁。○畢沅曰。坐拜。策作望拜。○維遹案。坐字義勝。顛蹷與坐拜為對文。禮記曲禮篇。坐而遷之。疏。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不通名坐也。雖得則薄矣。薄。輕少也。○畢沅曰。得舊訛作薄。今從策改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陶鴻慶曰。言當為立字之誤。順說篇云。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是其證。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畢沅曰。危厄。策作隘窘。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陶鴻慶曰。此三句語意未了。且與本篇之旨不相涉。上文云故善說者。陳其勢。立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論淳于髡為孟嘗君却荆兵之事。文義已足。國策齊策載此文。至豈用彊力哉而止。可證也。此文疑本在下篇順說之首。而誤錯在此篇

之末。下篇首云。善說者若巧士云云。文義正與此相屬也。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陶鴻慶曰。而讀爲如。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彊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王念孫曰。際疑登之譌。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畢沅曰。舊本訛作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今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注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所引改正。○維遹案。畢改是。治要引正作惠盎見宋康王。疾言

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惠盎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偃。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爲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畢沅曰。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注名偃。當是偃字之訛。四十五年。與禁塞篇注四十七年又異。其實六十一年也。○維遹案。畢改是。治要引正作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者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大王獨無意欲之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孫先生曰。寡人下疑脫之字。下云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此寡人之所願也。此寡之所欲得也。(原無也字據畢校補)語句並同。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篇亦並有之字。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

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如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累分之上。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愛利之矣。大王獨無意欲之邪。○畢沅曰。四累卽指上下所言層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而張湛注列子亦與之同。○梁玉繩曰。淮南道應注云。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也。與此注異。虞氏兆漋天香樓偶得云。惠盎論勇力之說。凡四更端。故云居四累之上。○劉先生曰。畢說是。淮南道應篇。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許注。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與畢說正合。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畢沅曰。正文句末。列子。淮南。皆有也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爲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當法則之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以德見尊。無官爲長。以道見敬。○維遹案。文子。列子。淮南。爲上並有而字。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願其尊高安利也。○維遹案。治要引注無安字。利下有己字。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維遹案。矣字據許本。姜本增。治要引同。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荅也。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維遹案。辨辯古字通。張本作辯。淮南同。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

(便也。○陶鴻慶曰。此文當云。宋王俗主也。而心猶服。可謂能因矣。心猶服承上以說服寡人而言。下文云。管子可謂能因矣。明此亦當同。今本字誤倒在上。又脫謂能二字。則文不成義。)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惠盎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田贊。齊人也。補衣。弊衣也。)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荊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畢沅曰。御覽三百五十六引。疊一貧字。)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陶鴻慶曰。甲之事

兵之事也。疑本作甲兵之事也。與下文相連讀之。言甲兵之事。其禍有如此也。書傳凡言兵者。皆指器械。今本衍之事二字。而以甲與兵分言。則文不成義。○維遹案。荊王好衣民以甲。田贊以爲衣甲之事。卽兵之事也。意本相因。陶說非。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以逆。名不得爲榮。意者爲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寶也。爲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害之。傳曰。晉侯誣人。人亦誣之。其此之謂也。○孫鏘鳴曰。謂國有闕土安疆之實也。不得事以財寶言。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其爲事如此。甚不得安也。○舊校云。人則一作久則。○俞樾曰。實下人字乃又字之誤。則字衍文也。其實又甚不安。與上文其名又甚不榮相對。之字屬下句。之二者。猶言此二者。與莊子之二蟲文法相同。先識篇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愼勢篇曰。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皆可爲證。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爲大王計。無取此二者也。○孫鏘鳴曰。二者謂名甚不榮。實甚不安。注非。荊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

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知誰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以輓其車。送之也。○畢沅曰。意林作皆謳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十一同。○孫先生曰。其乃皆字之誤。高注云云。是正文作皆明矣。專類賦十一引亦作皆。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爲唱歌勸之令走也。○畢沅曰。注歡之疑當作勸之。○維遹案。畢說是。姜本。張本及意林並作勸之。文子微明篇。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可互證此注。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以用此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陶○

鴻慶曰.是用萬乘之國.是讀爲寔.當以以此術也.寔用萬乘之國十字爲句.言以此術用於萬乘之國.當不僅

至於霸也.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俞樾曰.廣讀爲曠.古廣曠字通.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解蔽篇.則廣廣焉能棄之矣.楊注並曰.廣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並其證也.無義篇曰.以義動則無曠事矣.高注曰.曠.廢也.此文廣字.詛與彼同.言時不可必成.而人事則不可廢也.下文曰.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正見人事不曠之意.此篇即以不廣名篇.蓋欲人以人事自盡.毋自曠廢也.高氏不知廣之爲曠.而釋之曰.廣.博也.則此二句之義不可通.而於名篇之意亦失之矣.成亦可。不成亦可。

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畢沅曰說苑復恩篇作蹷爾雅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蹷○梁玉繩曰爾雅釋地韓詩外傳五並作西方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顚。常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畢沅曰爾雅作岠虛說苑作巨虛淮南作駏驢○蔣超伯曰郭弘農注爾雅引此而申其義云然則卬卬岠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蟨食之其贊云蟨與岠虛乍兔乍鼠短長相濟彼我供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背又曰相如子虛賦張揖注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贏而小黃香九宮賦三台執兵而奉引軒轅乘駏驢而先驅注駏驢似騾超疑卬卬岠虛四字連云者當別是一獸與蟨相負行其卬卬岠虛分言者乃驢騾之類斷非一物蟲魚禽鳥同名而異狀者甚多也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

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陳昌齊曰。元劉節軒校本。疊外物二字。○俞樾曰。公子糾三字涉上文而衍。高注云云。則其所據本已誤。○陶鴻慶曰。俞說是也。外物不可必。本莊子外物篇文。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

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爲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爲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畢沅曰。梁仲子云。孔叢論勢篇。以歸尸爲子順語。餘亦小同大異。○蘇時學曰。孔叢本之呂氏春秋。今以語紀年考之。此事在魏文侯時。甯越爲周威公師。正其時。人也。若子順相魏。乃安釐王世。相去百餘年矣。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却。賁。置也。服。退也。○吳先生曰。莎隨疊韻。賁服雙聲。皆爲連語。高注說莎隨近之。賁服宜與同意。服訓爲退。則賁當訓爲進。樂記稱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鄭注。賁怒氣充實。然則賁服猶進却也。高注賁置也。文義俱不相應。疑非其本眞。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爲一舍。却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乏。○畢沅曰。七字

舊本訛在上句注中。又乏作之。今依孫校改正。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爲敵。不收其尸爲京則如何。○畢沅曰。注誇甚。敵齊。指齊人爲敵人也。我綴之使得收。而彼不收。將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王念孫曰。余謂敵字因下文何敵之不服而衍。○松皐圓曰。敵讀曰適。偶使齊人知覺我謀不收葬也。○維遹案。松說似勝。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舊校云。怨一作罪。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

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舊校云。與一作興。○劉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師培曰。草爲莫字之譌。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

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爲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日。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王念孫曰。書傳無訓迴爲通者。迴當爲迵。溝迴陸當爲迵溝陸。玉篇。迵。徒東切。通達也。昭四年左傳注曰。陸。道也。迵溝陸者。通溝道也。淮南本經篇。平通溝陸。正與此義同。迵之言洞也。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迵風。集解曰。迵音洞。言迵徹入四肢也。

淮南要略篇。通洞造化之母。（今本迵誤爲迴。辨見淮南雜誌。）又云。使人通迵周備。亦通也。又上德篇。德迴乎天地。高注曰。迴通也。迴亦迵之誤。世人多見迴少見迵。故迵誤爲迴矣。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爲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維遹案。注都有成。當作都有城。故引傳以證之。今作成者。蓋涉上下文成而誤。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曰。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不廢。桀紂是也。故曰。因其民之欲也。○畢沅曰。周語下。冷州鳩對周景王曰。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畢沅曰。古者車皆立乘。故云立。與下坐字對文。注非也。○吳先生曰。畢說是也。御覽七百六十八引愼子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與此文正同。適越者坐而

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埩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埩正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

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維遹案。治要引勝下有忠字。下同。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維遹案。復字因往而誤衍。此與下文又往同一例。治要引無復字。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梁玉繩曰。此謂向摯太師疵少師彊之類。箕子封朝鮮。乃商亡後事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

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

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衞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俞樾曰。此當作要期甲子之朝。而紂爲禽。高注曰。與諸侯要期以甲子之日。可證正文之本爲要期也。朝期二字形相形。又涉下文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而誤耳。其下文曰。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亦以要期二字連文。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梁玉繩曰。水經河水五注。鞏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崟崇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武王伐紂至鮪水。卽是處也。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揭至。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〇王念孫曰。揭猶曷也。武王曰。將

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己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己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

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
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
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王念孫
曰。有讀爲又。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
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畢沅曰。舊校
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案此淺陋。必非本文。推歷者。視月行
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舊校云。一本作入衣出否。因
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
荊王之所欲也。○孫先生曰。錦衣本作衣錦。與吹笙平列。高注云云。是正笙與錦對。非與衣對也。御覽五百八
十一引。正作衣錦。○維遹案。劉子新論隨時篇。載此事。亦作衣錦吹笙。孔子道彌子瑕見

蠆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蠆夫人未之聞或云爲謚謚法小心畏忌曰蠆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推此言之不得謚爲蠆明矣○畢沅曰梁仲子云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政合此似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所爲也注過宋野舊作于野訛今依左傳改正○梁玉繩曰蠆夫人雖他無所見然春秋時夫人別謚甚多魯文姜穆姜皆淫佚而得美謚南子謚蠆無足異也此與淮南語仝義鹽鐵論論儒篇亦云孔子因彌子瑕見衛夫人非有脫誤張雲璈說同○俞樾曰梁氏誤以瑕道字爲行道之道故疑有脫誤其實非也道者由也道彌子瑕見蠆夫人者由彌子瑕見蠆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文法正與此同道導古通用

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王念孫曰功讀爲工

因者無敵。（○因民之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畢沅曰注道舊作遵上文道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遵案今改作道皆訛）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雖衆多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胡何也）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舊校云言一作世○孫鏘鳴曰東夏與古今對文猶言夷夏也東方曰夷故夷亦可言東命名也亦言也○維遹案東夏地名尚書微子之命云）

尹茲東夏。蔣廷錫云。蔡傳云。宋亳在東。故曰東夏。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孫鏘鳴曰。命。名也。謂古之名物與今之言不同。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舊校云。合一作同。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畢沅曰。舊本異上亦有欲字。係誤衍。李本無。今從之。○陶鴻慶曰。上句爲字亦衍文也。爲欲篇云。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與此文異而義同。口惛之命不愉。○吳汝綸曰。惛讀若莊子爲其脗合之脗。愉讀爲渝。口惛之命。謂方音也。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故。事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

而至。猶若不可法。○陶鴻慶曰.兩至字皆在字之誤.而上文云.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法.下文云.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皆言法雖存而時已去.故曰時不不與法俱在.法雖今而在.猶若不可法也.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舊校云.擇一作釋.○維遹案.擇字.呂覽纂作釋.擇釋聲同字通.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畢沅曰.意林無益字.○維遹案.呂覽纂亦無益字.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昗也.○畢沅曰.注夕昗疑晷之誤.孫云.李善注陸士衡演連珠引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維遹案.注探下文爲說.夕當是月字.形近之誤.陰者言日月.非專言日也.姜本正作陰日月昗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

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畢沅曰。一脟舊本作一脬。訛。盧云。脟與臠同。舊本訛。其下而。日抄引作肘。又脫其上。今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脟割輪焠之語。集解引郭璞曰。脟音臠。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曰。脟與臠同。今定為脟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皆作一臠。他書亦皆作一臠。知一脟之即為一臠者少矣。○孫先生曰。書鈔一百四十五引調下有也字。與上語略同。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舊校云。澭一作灌。澭水暴益。暴。卒。益。長。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表時水可涉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澭水而不知其長益也。其

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王念孫曰。虧讀爲詭。詭。異也。虧詭古字通。公子無虧。或作無詭。是也。○俞樾曰。如高注則但當曰其時先王之法虧矣。不得曰其時已與也。虧當爲詭。聲之誤耳。左傳齊公子無虧。史記齊世家作無詭。漢書古今人表亦作無詭。是其證也。詭之言異也。文選西京賦。豈不詭哉。海賦。詭色殊音。注並曰。詭。異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詭矣。猶曰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異矣。故其下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蓋先王之法所以不可行者。非法之毀。乃時之異也。注以本字釋之。未得其旨。）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爲治。豈不悲哉。（此○維遹案。以下此字據元刻本。姜本。張本增。與下以此爲治豈不難哉句法同。）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引○孫先生曰。御覽九百八十四良醫下有醫病二字。義優。）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也。天折曰殤子也。）故

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陶鴻慶曰。此論上當有行之二字。下賢篇云。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此文當與彼同。今本脫去。則文義不足。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畢沅曰。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維遹案。王念孫校本一改作二。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鏌鋣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驁千里馬名也。王者乘之遊騖。因曰驥驁也。○梁玉繩曰。驥驁二字僅見。別類云。驥驁綠耳。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

舊校云。契一作刻。○維遹案。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墜下有也字。類聚六十引同。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爲治也。與此契舟求劍者同也。○王念孫曰。此字因下以此而衍。陶鴻慶說同。○維遹案。呂覽纂正無此字。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維遹案。此字上王念孫校本補一以字。呂覽纂正有以字。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似此悖也。○維遹案。呂覽纂荆作亂。

察今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六

榮成許維遹學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畢沅曰、子華子神氣篇、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與此避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下、地不遷、城從於民。民不潰、城不壞、民從於賢。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邠人襁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畢沅曰、所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下文終古向摯屠黍諸人、亦是說在下之賢人、注

尚未切。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日。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德化耳。故曰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亡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繩曰。梁玉尚史通十一通典職官三作高。通鑑外紀作尚摯。淮南汜論作藝。通典作勢。紀年與此仝。○王念孫曰。愈下當據上文補暴字。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紂忠臣。而疏

違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畢沅曰。尸子曰。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也。息小兒也。與此意同。○梁玉繩曰。通雅十九云。御覽引武王曰。紂愛近姑與息。則爰是愛訛。妲己爲政。賞罰無方。方道。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股。刳孕婦而觀其胞。○畢沅曰。注股舊本作肝。誤。今據古樂篇注改正。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鎬也。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畢沅曰。屠黍。說苑權謀篇作屠餘。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爲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畢沅曰。謝云。敬王五傳爲考王。人表作考哲。此誤考烈。西周威公。爲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

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爲也。〇畢沅曰。說苑作多不當。曰。是何能然。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〇劉師培曰。呂氏原本當作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也。與說苑權謀篇同。今本脫存所以三字。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〇蘇時學曰。晉亡非謂三家分晉時事。乃謂晉幽公之亂也。幽公遇亂而亡。魏文侯平晉亂。乃復立幽公子止。後數年而中山武公初立。是魏滅中山亦此時也。與屠黍所言正合。舊注以爲晉出公則不然。考出公之亡在貞定王世。是時周桓公尚未立國。安得有威公之問耶。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〇蘇時學曰。此魏文侯所滅之中山也。下文言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

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此趙武靈王所滅之中山也。曷知之。以其時世知之。蓋周威公與魏文侯同時。而趙武靈王與晉滑王亦同時也。下言五割而與趙。是武靈王也。言悉起而拒軍於濟上。是滑王也。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孫先生曰。說苑所下有以字。疑此脫。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日。○畢沅曰。切倚淮南齊俗訓作切踦。注。踦。足也。說苑同。康樂歌謠好悲。康。安也。安淫酒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畢沅曰。康樂上。說苑有淫昏二字。○維遹案。水經漉水注引亦有淫昏二字。今本疑脫。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

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畢沅曰：義蒔，說苑作錡疇。得史鱗趙駢以爲諫臣。二人直人。○畢沅曰：說苑作史理、趙異。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其尚，尚也。○畢沅曰：舊本君下衍子字，今從黃氏日抄所引去之。說苑亦無。曰。○畢沅曰：說苑無。○劉先生曰：曰字衍。上文既云對曰，此不當更有曰字，隔斷文義，當據說苑刪。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盡。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諂也。○次遺字。舊校云：一作予。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下棺置地中謂之肂。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畢沅曰：廣雅釋言云：更，償也。○徐時棟曰：夏鑄九鼎，詳見墨子中。而散見羣書。左傳曰：鑄鼎象物。不知所象何物。諸子

說鼎者甚多。而未有言其所鑄之物者。惟呂氏四載之。非特廣異聞。抑三代鐘鼎無古於此者。以補博古考古諸圖之缺。而惜其不全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陶鴻慶曰。學當為覺。說文。覺悟也。覺從學省聲。例得通假。覺猶知也。○維遹案。李本學作舉。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畢沅曰。說苑作莫之必忠則言盡矣。下譽字愛字上。皆有必字。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畢沅曰。無幸舊本作無辜。誤。今從本生篇改正。說苑亦作毋幸。○維遹案。李本幸正作幸。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

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卒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自衞。而衆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王念孫曰。治要國作固。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

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〇王念孫曰治要至下有乎字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爲賢也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〇王念孫曰治要引注作不知其賢而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亡囚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建〇畢沅曰此疑比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爲世〇畢沅曰疑是沒身爲世賢主時以其亡其亡爲憂也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〇王念孫曰治要無登山二字不重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

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如○畢沅曰。不如吾者。舊本作吾不者。誤。今從意林改正。大戴曾子制言中。盧注。亦作不如我者。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己。故曰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惟○王念孫曰。賢者。治要作以爲賢者。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上位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畢沅曰。天子舊本作天下。訛。此段與前謹聽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剗。滅。不得休息而佞進。佞諂者進而升用也。○王念孫曰。而佞進三字。與下文皆不相屬。前謹聽篇無此三字。疑當在上文賢者在下之下。○俞樾曰。而佞進三字。衍文也。謹聽篇無。當據刪。○劉師培曰。而佞進蓋與賢

者在下聯詞。在不得休息四字前。今本倒移其後。則誼不克通。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〇畢沅曰。說見謹聽篇。盧云。說文。茲。黑也。引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今左傳作滋。則茲乃本字。後人加以水旁。實則一字耳。〇俞正燮曰。水經渭水注云。磻溪水出南茲谷。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〇維遹案。史記齊太公世家正義引。亦作茲泉。蓋據古本。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〇孫先生曰。謹聽篇。得之下有而王二字。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

爲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爲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畢沅曰。累新序節士篇作纍。即史記所云在縲紲中也。○維遹案。累與纍通。呂覽纂作齊累人之名爲越石父。句順。晏子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交○舊校云。一作友。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畢沅曰。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字亦與邪通。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也。而傳寫遂誤入正文。今去也留邪。蓋以便讀者使不致惑耳。○孫先生曰。晏子春秋雜上篇作吾於子尚未可乎。新序節士篇作吾於子猶未可也。疑今本未下脫可字。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孫先生曰。意林引已知並作知己。與晏子新序合。近是。吾是以請絕也。○畢沅曰。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

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如此則所以絕之意方明· 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〇畢沅曰·晏子雜上篇作意·新序同· 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 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〇陶鴻慶曰·譏·察也·卽孔子聽其言而觀其行之意· 高注釋爲譏刺·非· 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〇李寶淦曰·春秋左傳宣十一年·楚申叔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與此同·言可以辭而不見棄也· 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客·敬·〇孫先生曰·晏子新序並作上客·注訓客爲敬·是讀客爲愙·于義未安·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〇孫先生曰·晏子新序並作有功·疑今本脫有字· 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〇畢沅曰·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 子列子窮。

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也。一曰。鄭君。○馬叙倫曰。首時篇注同。此鄭世家。繻公二十五年。殺駟子陽。高氏謂鄭相者據此。韓非說疑篇曰。鄭王孫申之爲臣也。思小利。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擾亂百官。而爲禍難。有臣如此。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高謂鄭君者。疑據此。然史無鄭君名子陽者。鄭世家注。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君。是爲康公。然列子與子產關尹同時。則又不合。倫謂子陽當作子駟。涉駟子陽而譌者。駟與子產同時。亦不善而終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畢沅曰。舊本列禦寇上衍一子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圉寇。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維遹案。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注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

○維遹案。望猶怨也。漢書汲黯傳云。黯褊心不能無稍望。顏注。望。怨也。即其義。莊子列子於望下增之字。蓋無後人未達望字之義。而增入者。

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維遹案。莊子列子者下並有之字。義長。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舊校云。笑一作歎。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畢沅曰。有下罪字衍。有與又同。莊子作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列子同。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逐猘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

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畢沅曰。遠疑達字之誤。○王念孫曰。新序作通乎性命之情。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畢沅曰。謂目本非有異。○陳昌齊曰。注同一目也四字。疑是正文。其所以爲照。所以爲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陶鴻慶曰。瞑則不見。不當云與不見同。高注此句云。同一目也。又與正文意不相涉。疑正文本無與字。由後人失其讀而妄增也。元文當讀云。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不見同。其所以爲照所以爲瞑異。下文智亦然以下。當讀云。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與此文同一例。因此文見同及下文智同。皆二字爲句。故高於此注云。同一目也。下注云。同一智也。是高讀此文本不誤。後人

不知不之爲否輒增與字連下句讀之則義不明而高注爲不倫矣瞑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見無由接而言見。詤。詤讀誣妄之誣億不詳審也。○畢沅曰舊本詤作謊段云當作詤說文詤夢言也從言亡聲正如亡無荒嘸通用故可讀誣又惠氏於左氏襄廿九年傳祗見疏也亦謂當爲詤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一同智也○畢沅曰亦一當作同一智也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萌之前故曰接遠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至而不知故曰接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何如故曰弗能喻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爲作也莽莽長大貌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壤壤

猶養治之。莽莽。均長貌。○畢沅曰。注不明。壤壤。紛錯之貌。史記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爲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亂難理。言孰有如此而可以成長大之幅乎。疑人之欺己也。○王念孫曰。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此。壤壤作灌灌。又引注云。灌灌。叢皃。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爲昏主謀以存將亡之國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舊校云。爲智一作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悖惑。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由接。○維遹案。由接原作以接。畢沅云。李本作由接。案元刻本張本與李同。今據改。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也。桀紂所以國亡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也。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

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世也。亦當輸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懷藏埋之地中。○梁玉繩曰：天香樓偶得云，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徙者，凡物皆不當埋藏。高氏訓解甚謬。至下云今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陶鴻慶曰：載，為車載。埋，謂埋藏。鄙諺謂居者不為行者之備，行者不為居者之事。而管仲引以為比，故下文云，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也。高注以居為居職，行為即世，殊謬。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足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啟方。遠，猶疏也。無令相近。○畢沅曰：豎刀舊本作豎刁，字俗。刀亦有貂音。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快。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於君。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宮，割陰為奄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〇苛、鬼病也。魂下人病也。吳先生曰、此注魂字似誤、疑當作苛病鬼下人病也、下猶降、鬼下人病、猶云天下災異、其句例同。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魍魎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〇畢沅曰、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作苛病本也、觀下文守其本之言、似本字是。〇孫鏘鳴曰、失讀曰佚、謂淫佚也、此言死生命為之、苛病則淫佚之過也、能守其本則不至於淫佚而生病矣。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惑也。公又曰。衞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

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令命。○矯公命為不通人之令。畢沅曰。注矯公二字。當在令命之下。蓋先以命釋令也。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畢沅曰。此十三字。疑衍。○松臯圓曰。此婦人詳說外事以告公者。非複衍也。乃秦漢以上妙處。畢不知古文。再考此婦人。蓋易牙等所密遣告公。使其怨恚速死。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無使得飲食也。衛公子

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十五家也。四十社凡千家。以降歸于衛。○維遹案：管子小稱篇作書社七百。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宮，寢堂也。○維遹案：注堂字許本作室。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不欲人見，故掩以楊門之扇也。○王念孫曰：襄十八年左傳，諸侯圍齊，晉范鞅門于揚門，即此楊門。又注扇屏當作扇扉也。○梁履繩曰：楊門乃楊木之門，非門名也。南史恩倖傳敘掩陽門之扇，楊陽古通。○嚴元照曰：釋名釋車，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也。畢氏疏證云：考工記車人羊車，鄭仲師注云：車羊門也。陽羊古通。廣雅釋器：陽門，蔽簹也。是所謂陽門者，乃車中之蔽簹。門名木名兩解俱非。三月不葬。○畢沅曰：史記齊世家正義引作二月不殯。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舊校云：言一作敗。桓

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易。無由接見也。○畢沅曰。疑見字衍。無由接。固却其忠言。接知也。却不用。○畢沅曰。固與故通用。劉本作見字。屬上句非。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刀易牙常之巫衞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畢沅曰。極意林作及。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妙也。故箕子窮于商。爲紂所困。范蠡流乎江。佐越王句踐滅吳雪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以浮于江而去也。○畢沅曰。孫云。離謂篇云。范蠡子胥以此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盧云。案賈誼書耳痺篇。建寧本作范

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潭本與流江之說頗相似。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不鳴鐘鼓密聲曰襲。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趫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趫。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重。深。○畢沅曰。戒其勿輕易也。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畢沅曰。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非三帥明矣。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孫云。均屬傳訛。○松皋圓曰。申。恐甲字訛。韓子云。正妻之子曰甲。蓋失其名。故以甲

乙稱之。與視恐與下與師字相涉而衍。蹇叔有子曰甲。與師偕行。則與傳合。左傳正義云。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也。此亦甚確。畢校何不引之。○維遹案。若從松說。則下文有子二人。皆與師行。當作有子一人與師偕行。惟異聞已久。殊難定耳。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殽。殽。澠池縣西崤塞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西周襄王時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徼也。○洪頤煊曰。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作王孫滿尚幼。觀之。此當作王孫滿要門而窺

之楚辭湘君篇美要眇兮宜修漢書元帝紀窮極幼眇師古曰幼眇讀曰要要眇要卽幼假借字○馬敘倫曰高洪二說並非是要借爲闠聲同宵類說文闠關下牡閉門下楗也今杭縣謂關門曰要上了音正如此古書要徼通假說文敫讀若龠是其證滿因秦師過境恐其闠入故闠門而窺之左傳作尙其幼者尙幼二字卽要字之譌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畢沅曰梁仲子云左傳僖卅三年正義引作櫜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袀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袀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袀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畢沅曰袀服卽左傳之君均服舊本作初服訛回建注所釋殊不明此似言車上所建者考工記有六建謂五兵與人也君不載以下字亦多訛竊疑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爲句高氏誤分之時秦伯不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在左御居中御主車可不下今左幷不軾右既下復超乘以

上。與左氏傳微異。超乘者五百乘。畢沅曰。左傳作三百乘。○梁玉繩曰。禮喪服小記疏引呂作三百人。與左傳合。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踊車上也。不下車爲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畢沅曰。注巨踊之巨。當從左傳距躍曲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左傳所載左右免冑而下。爲是。蓋既下而卽躍以上車。示其有勇。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畢沅曰。淮南人間訓作蹇他。○梁玉繩曰。左氏但稱弦高。此可補傳所未備。張雲璈說同。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稱君命曰矯。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

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晉之道。候視也。晉。晉國也。○畢沅曰。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此作使臣。無人字。舊本晉訛作晉。注亦訛。今從善注改正。而刪去舊校一作晉注亦同六字。○孫鏘鳴曰。寡君之無使之當作乏。越語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文與此同。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舊校云。陷入一作以及。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維遹案。盛讀爲成。猶言其備已成。故淮南齊俗篇述此事作其備必成。先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驩。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爲人子之

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彊霸也○畢沅曰舊本注又有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十一字乃校者之辭○俞樾曰注云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此蓋校者之辭誤入注文然作若是而弗擊不可較今本為勝當從之惟大彊二字義不可通今按若是而弗擊不可先軫之言已止於此大彊二字屬下句當是作大臣彊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彊請與不得已正相應上文請先軫之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若此文猶言臣請擊之則詞復矣今本即涉上文而誤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過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衆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殽之敗也故曰智不至也智不至則不信。

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師必於殽。繆公不信。○畢沅曰。正文舊本作智至。案語當承上文。今增正。○維遹案。元刻本張本李本作智不至。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敗殽也。穀梁傳曰。匹馬隻輪無反者。從蹇叔言信生也。○畢沅曰。首句舊多作而言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訛。當云從不信蹇叔言生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師敗帥執。故害大也。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也。而可以樂成功。○王念孫曰。以與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

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麛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言投棄孔子無罪尤也。○畢沅曰：鷖蓋魯人名。孔叢子作謗。御覽同。韠字舊訛鞞。案當作韠。與芾韍紱字同。孔叢子陳士義篇正作芾。○李賡芸曰：二句一轉韻也。孔叢子陳士義篇韠作芾。芾，說文作市。詩召南甘棠蔽芾，甘棠作方味切。正與戾韻。韠與芾同物。冕服謂之芾，它服謂之韠。麛裘固宜芾。韠字古音亦不與戾叶。○孫詒讓曰：鷖當讀爲緊。左傳僖五年云：民不易物，惟德緊物。詩泂酌孔疏引服虔云：緊，發聲也。鷖緊同聲叚借字。周禮巾車鷖總，鄭注云：故書鷖或作緊。是其證。畢說失之。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遵。○畢沅曰：盧云：踰當本是喻字。言大智之用，固不能使人易曉也。注就訛文爲釋，非是。○王念孫曰：諭踰古字通，非訛文也。但不當訓爲遵耳。淮南覽冥篇：精神踰於六馬，亦以踰爲諭。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俞樾曰：說文又部：叚，治

也從又從卩卩事之制也然則服事之服字本作𠬝今經典皆作服而𠬝字廢矣卩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𠬝都鄙有服者都鄙有制也襄三十年左傳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此篇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文曰服法也盖服爲制故亦爲法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維適案左襄三十年傳云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命亦校服爲制似均失審以王制五服各有差等異則必禁管子立政篇云衣服有制而子產治鄭亦猶如是下文民誦之曰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正指都鄙有服而言雖不改字亦通

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

○畢沅曰左氏襄卅年傳貯作褚同盧云案周禮廛人注賭藏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四分律第四十一引傳亦作貯○馬叙倫曰說文褚卒也古書借褚爲貯如莊子秋水篇褚小者不可以懷大也此當作褚作貯者借字褚訓卒卒爲小吏人給事者衣有題識者子產使民衣服有別故識其衣而民不便故曰殺之也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與猶助也左傳曰鄭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此之謂也。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訿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訿仲尼子產之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必無所能為也。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為也，雖施二人罪罰於民意亦可。○畢沅曰：注施二舊作此訿。案王肅注家語正論解：施生，施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杜預注昭十四年左氏傳亦云：施，行罪也。今改正。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梁玉繩曰：哀字兩見，皆當作定。孔子仕于魯定公時也。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維遹案：注

未愜。開當訓始。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爲事也。乃賢主所以爲事也。謗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日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俞樾曰。聽無事治。謂聽愚民之言。必無事治也。上文曰。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訕也。而因遂弗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即其義也。故又曰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高注殊未明了。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爲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責。○畢沅曰。盧云。疑是負功。○劉先生日。說苑復恩作喜功。當從之。舊校與盧說皆非。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畢沅曰。秦策作謗書一篋。○維遹案。說苑書下者字在主書下。義長。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說。○維遹案。書鈔一百三十五引。之下無書字。說苑同。又案。注說字猶訟。於義始合。韓非孤憤篇注。訟即說。是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

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殆。危。幾。近。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為己功。一方寸之書則亡矣。何乃二篋也。○孫鏘鳴曰。取亦一舉也。謂文侯如信羣臣之言。則必以中山為不可取。奚待二篋之多。卽一方寸之書。而樂羊必無功矣。注非。○陶鴻慶曰。此承上文論士殆之日幾矣而言。使文侯任之不事。則一寸之書足亡其功也。高注釋為樂羊不敢取以為己功。非是。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中庸之主。不能無為。故不可與為無為也。○陶鴻慶曰。勿為與莫為。意義不殊。高注義雖可通。然非本篇之旨。且於無為上增出為字。可知其非矣。莫為。疑當作莫易。言中主之患。不能禁使勿為。而又不可使為無中變也。下云。凡舉無易之事。正承此言。下文無易。畢引舊校云。易一作為。彼作為者。亦易之誤。卽其例矣。凡舉無易之事。○舊校云。易一作為。

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立功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彊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差。爲之前馬。故稱小弱。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

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漳水溉鄴畢沅曰梁伯子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田水經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呂氏所言不足據漢書溝洫志乃誤仍之左太沖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斯得其實）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

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畢沅曰。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千古舄鹵兮生稻粱。數字不同。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畢沅曰。無所用下。似脫一賢字。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諠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哅哅邪。○維遹案。哅哅與匈匈同。荀子天論篇云。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輟行。楊注。匈匈。諠譁之聲。國之殘亡。亦猶此也。○畢沅曰。猶與由同。故哅哅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

以之哅哅也。止善賢主以之哅哅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畢沅曰。注魏世家王字衍。以一見定其終身不能從善。此言亦過。梁仲子云。左氏傳襄廿五年正義引此書云。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與今本異。○梁玉繩曰。注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此語不知何據。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見如可不見。○畢沅曰。孫疑兩可不文倒。據

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作不可爲是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政以求致治也。○王引之曰高解愁慮二字之義未明愁讀爲揫揫聚也積心揫慮其義一也爾雅曰揫聚也說文曰𩏂收束也或作揫又曰揫東也引商頌長發篇百祿是揫今詩作遒毛傳曰遒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注曰愁讀爲揫揫斂也漢書律厤志曰秋𩏂也物𩏂斂乃成熟𩏂揫愁遒古同聲而通用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畢沅曰梁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爲周公兄此又言蔡叔爲周公兄益不可信全謝山以皐鼬之會將長蔡於衞不聞長蔡於魯安得如此注所言乎○梁玉繩曰余初校語有譌漏今更之曰周公管蔡之長幼當依史世家管居周公上蔡居周公下左傳富辰敘魯於管蔡之後似

是錯舉其次不必如此乃淮南泰族云周公誅管叔蔡叔未可謂其弟齊俗云周公放兄故賈逵杜預皆言蔡叔周公兄楚語韋注亦言管蔡周公兄高氏察微開春兩注並仝其說然注淮南氾論則曰管叔周公兄蔡叔周公弟何自相異也至管叔之為周公兄孟子已有明文而書金縢孔傳趙岐孟子注褚生補三王世家後書樊儵傳白虎通姓名章列女傳一俱以管叔為周公弟淮南氾論云周公有殺弟之累齊俗云周公誅弟語又岐別高注仍之殊不足據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喻微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維遹案文選答東阿王牋注引讓作辭與淮南道應篇合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善此之謂也○畢

沅曰。止善舊本誤作亡義。今據淮南齊俗訓本文改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維遹案。淮南齊俗篇作子路拯溺而受牛謝。然則拜之以牛。猶言謝之以牛也。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俞樾曰。以細觀化遠也。甚爲無義。高注亦曲說耳。觀下蓋脫大以近觀四字。化字當在遠字之下。而化上又脫通於二字。本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通於化也。何以明之。淮南子齊俗篇載此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故知此文當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文有化字。故知當作通於化也。與淮南子字異而句法同。

楚之邊邑曰卑梁。○畢沅曰。梁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此與吳世家所載皆誤。○梁玉繩曰。吳越春秋亦仝此誤。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

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平○劉師培曰夷爲楚邦邊邑注非吳楚以此大隆隆當作格格鬭也○孫詒讓曰隆讀爲鬨大隆卽大鬨也孟子云鄒與魯鬨孫奭音義引劉熙注云鬨構也構兵以鬭也隆與鬨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畢沅曰雞父之戰獲陳夏齧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在定六年此誤合爲一釋文云惟本又作

帷。羣經音辨云。小惟子。楚人也。音帷。又反伐郢。又。復也。郢。楚國都也。○劉師培曰。卽左傳入郥事。郢蓋郥誤。而高已訓爲楚都。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畢沅曰。盧云。案左氏昭廿三年傳云。楚太子建之母在郥。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與雞父之戰同一年事。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知中。故國危身窮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畢沅曰。黃東發云。觀此所引。然則孝經固古書也。○梁玉繩曰。周秦古書中引孝經處甚少。○陳昌齊曰。呂氏時。孝經未出。無從引用孝經。曰四十六字。當是注語。○王念孫曰。孝行篇。故愛其親不欲惡人以下八句。亦與孝經同。則此似非注文。○汪中曰。孝行察微二篇。並引孝經。則孝經爲先秦之書。明。○

維遹案：王汪說是。

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二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言受命於楚，與晉爭盟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留襄邑南大棘是也。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也。及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殺羊事也。今日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御事也。○畢沅曰：陳氏樹華春秋內傳攷正云：左傳子為政，我為政。此或因始皇名改，但他卷不盡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為鄭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孫鏘鳴曰：古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則以米計之也。○維遹案：尸子分篇云：夫弩機損若黍則不鈎，益若口則不發。據此，米或為黍之壞字。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

然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士卒從下流飲之。示不自獨享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畢沅曰。注單醪亦作簞醪。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眾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或以為楚莊王事。獨享宋邦乂本作獨周。形近而訛。今改正。魯季氏與郈氏鬬雞。郈氏介其雞。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畢沅曰。淮南人間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與此互異。○沈欽韓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季氏介其雞。賈云。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鄭司農云。介甲也。為雞著介。高二注不同。正兼用賈鄭之說。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鍛距。沓其距上。○俞樾曰。此當從左傳作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蓋為金距。更甚於介其雞。故季氏不勝而怒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紇之子也。侵郈氏宮。以益己宅。○畢沅曰。淮南歸作侵。又下句作而築之宅。○俞樾曰。

歸讀爲褱。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古懷褱同聲。字亦通用。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褱。服虔本褱作懷。是其證也。歸可爲懷。故亦可爲褱。○孫先生曰。歸本作侵。與淮南人間篇同。故高注云。侵。郈氏宮以益己宅也。歸俗書作帰。與侵相似。故侵誤爲歸。俞氏讀歸爲褱。非是。○維遹案。孫先生說是。史記魯周公世家亦作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集解引服虔曰。怒其不下己也。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郈氏。昭。謚也。傷猶譖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惠伯鞏。正義引世本作革。字形並相近。以字爲氏。當作以邑爲氏。孝公八世孫成叔爲郈大夫。因以爲氏。○梁玉繩曰。魯語韋注稱郈惠伯。則惠伯始受郈邑。非始成叔。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八人。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畢沅曰。二十人左傳淮南並同。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尚不成樂。況

二人乎。盧云。案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知此二人。斷然字誤。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故公止有二八。觀高氏注。亦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梁玉繩曰。左傳隱五年。衆仲對羽數。杜預依何休。以人數如佾數遞減。故以六佾爲三十六人。范甯解。全誘注。依服虔。不減人數。故爲四十八人。宋書樂志。太常傳隆舞伎議。以杜爲非。以服爲允。困學紀聞六。亦言之。劉昭續百官志注引漢官曰。八佾舞三百八十人。與舊說迥異。豈以四十八人爲一列乎。則尙少四人。不可解也。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維適案。舞道原作無道。改從元刻本。許本張本姜本正與上文相承。淮南人間篇誤與此同。亦本當據此訂正。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

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辯，別。義，宜。○孫鏘鳴曰，傷，毀也。讒也。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惡昭公。○王念孫曰。同惡固相助五字連讀。○俞樾曰。此當於三季絕句。言一季氏猶恐不勝。況於三季乎。同惡二字。屬下固相助爲句。同惡固相助。言同惡之人固相輔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即此義也。惡相如字。陶鴻慶說同。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薨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爲遠也。○松皋圓曰。遠當作幸。幸訛爲達。遂誤遠耳。○陶鴻慶曰。此言一國爲敵將身與篡殺之禍。得卒於乾侯。猶幸其遠也。高注未達其旨。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畢沅曰。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古謝射通。○梁玉繩曰。淮南修務亦有之。高注。謝姓。子通稱。然則祁乃地名。祁屬太原。政是關東。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畢沅曰。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視。○梁玉繩曰。淮南作唐姑梁。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維遹案。淮南作謝子山東辯士。與此不同。其爲人也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彊也。少主。惠王也。○俞樾曰。高說非是。據下文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然則惠王是時已老矣。非少主也。蓋因惠王年老。有漢景帝疑周亞夫非少主臣之意。故唐姑果以此言譖謝子耳。王因

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不奮於取少主。何益。陶鴻慶曰。奮於下。皆當有說以二字。將奮於說。以取少主。本唐姑果讒謝子之言。此當全舉其辭。奪去二字。則文不成義。不以善爲之慤。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慤。誠也。○吳汝綸曰。慤當爲㲉。之借字。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肌膚衰。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皆。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

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衞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楚官有中射士。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盧云。史記張儀傳。後陳軫擧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云。中謝蓋謂侍御之官。則知楚之官實有中謝。與此正同。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人也。○維遹案。注細下脫一人字。君守篇注。鄙人，小人也。其比正同。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惡壅却。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畢沅曰。淮南兵略訓。鶡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史記賈誼傳索隱引此正作旱。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也。與兩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鶡

冠子本亦作旱。小司馬又云。說文。旱與悍同音。則亦可通用也。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度。法也。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陶鴻慶曰。鄰父二字。當作人。列子說符篇云。人有枯梧樹者。此云人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文有詳略耳。其鄰之父。○孫先生曰。之字疑涉下文之字而衍。此以鄰父與鄰人對言。不必稱鄰之父也。列子說符篇亦無之字。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陶鴻慶曰。鄰人遽伐之。本作其人遽伐之。下文云。其人不說。即此人也。列子作其鄰人遽而伐之。彼文衍鄰字。此沿彼文之誤。又奪其字。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爲也。○畢沅曰。注頗難通。疑宥與囿同。謂有所拘礙而識不廣也。以下文觀之。猶言蔽耳。○奚侗先生曰。畢讀宥爲囿。是也。高注訓宥爲利。蓋誤以此有所宥也。爲鄰人語。謂鄰父請伐樹欲以樹爲薪耳。故展轉釋之。高注不解文義。往往類此。夫請

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淸旦被衣冠。（○孫先生曰。被字乃後人所加。淸旦衣冠。其義已明。不必加被字也。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正無被字。列子說符篇同。）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孫先生曰。列子說符。淮南氾論。劉子新論利害篇。並無吏字。疑涉上文而衍。）此眞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維遹案。宥囿古通用。尸子廣澤篇云。料子貴別囿。）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畢沅曰。則能舊本作別能。今案文義改。○維遹案。呂覽纂正作則能。）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然者而然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悖。惑。○畢沅曰。盧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所悖為句。不當訓惑。疑是盛字之訛。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刑○孫鏘鳴曰。刑形古字通。下文刑名異充。並當作形。○陶鴻慶曰。刑讀為形。名生於形也。下文云。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刑與名相

對猶聲與實相對矣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爲善而從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謂可從悖逆也。可者乃從悖逆之道也○王念孫曰所爲善爲與謂同義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邪辟下當有也字又曰三從字皆當爲徒高注異用篇云徒猶但也言所謂賢者非賢也但不肖耳所謂善者非善也但邪辟耳所謂可者非可也但悖逆耳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故徒誤爲從(禁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齊風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徒一本作從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作七十二弟子篇徒並作從高不知從爲徒之誤而云使人從不肖使人從邪辟又云從悖逆之道皆失之○李寶洤曰言彼所謂賢而所從實不肖彼所謂善而所從實邪辟彼所謂可而所從實悖逆而從邪辟而字疑衍末應有也字○維遹案從邪辟舊校云從一作徒與王說正合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

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亡立至。無所復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湣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王。湣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所行。徒謂之士也。○畢沅曰。梁仲子云。前樂成篇。義士作議士。○梁玉繩曰。此注誤甚。田常之曾孫為田和。田和之曾孫為宣王。當云。湣王齊田常七世孫宣王之子也。故尹文問其故。問所以為士之故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湣王臣。其斃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湣王無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斃者也。○畢沅曰。梁仲子云。卓齒齊策作淖齒。顏師古注人表。淖音女敎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潛夫論作踔齒。史記田單傳。徐廣作悼齒。注東廟。後行論篇注亦同。國策作廟梁。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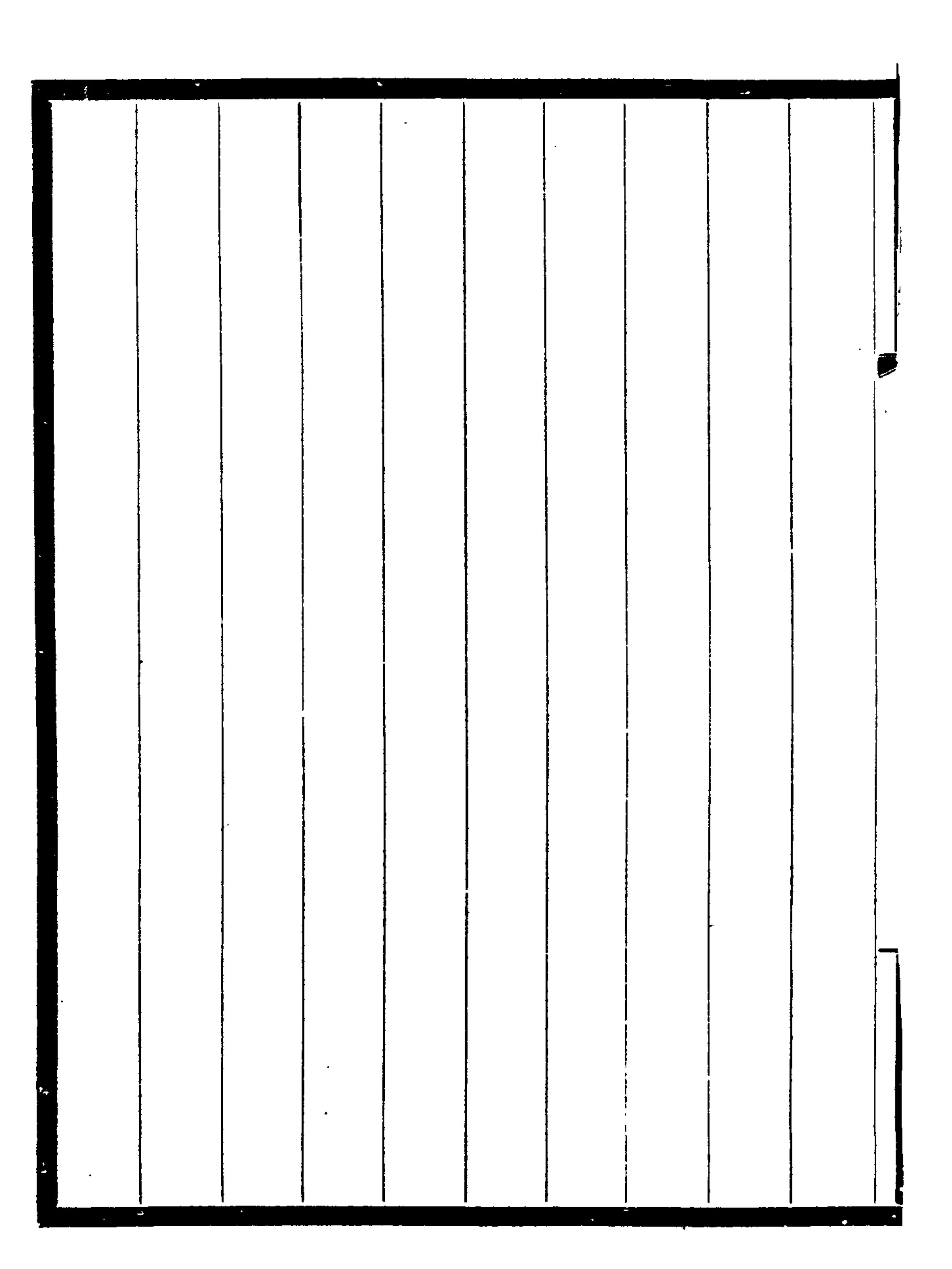
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眞所謂士已。○舊校云．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肎以爲臣乎。○舊校云．肎一作用．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舊校云．廟一作廣．深見侮而不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鬬。則是辱也。○畢沅曰．大夫疑衍大字．○維遹案．畢說非．大夫當作夫士．方與上下文合．孔叢子論勢篇作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是其證．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

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陳昌齊曰。案前後文義。不得有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十二字。孔叢子載此事云。雖見侮而不鬭。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云云。當据刪。○俞樾曰。上文云。雖見侮而不鬭。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然則此文失其所以爲士。上無所承。且於義亦不應有。疑呂氏原文本云。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今衍十二字。遂不可讀。○陶鴻慶曰。俞說是也。今案乃士乎。本作乃非士乎。乃反詰之辭。公孫龍子跡府篇載此文。正作乃非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

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爲未至如是。○畢沅曰。此注各本脫。李本有。○維遹案。元刻本許本張本姜本亦有此注。宋本邦乂本無。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鬭者。是全王之令也。○畢沅曰。李本無之字。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鬭。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陳昌齊曰。以爲臣三字。亦衍文。當据孔叢子及本篇前後文義刪之。○陶鴻慶曰。上臣字當爲士。罪之當爲辱之。其文云。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士不以爲臣者辱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之也。言見侮而不敢鬭非辱。以爲士而不以爲臣乃爲辱。是無罪而見罰也。今本爲寫者所亂。則義不可曉。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

衞。如之也。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俞樾曰。湣王二字衍文也。齊周室之孟侯也。乃推始封之齊而言。若湣王時。周室衰微。儕於列國久無此稱矣。下文曰。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皆承齊字而言。若此句是齊湣王。則下二句便不可通矣。高氏作注時。已衍湣王二字。故有山頭井底之譏。其實非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子輔而成之。不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湣王繼纂國之胄。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梁玉繩曰。山頭井底。蓋當時方言。

正名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七

滎成許維遹學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愼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滅也。惡氣苛疾無自至。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身治則國治。故曰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作爲也。遲徐也。遲用其力而不勤也。孫鏘鳴曰。今以衆地者。謂以衆治地。○分地則速。無

所匿遲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稼穡則入己。分而有之。各自欲得疾成。無藏匿。無舒遲也。○王念孫曰。無所匿遲也。疑衍遲字。○俞樾曰。遲字衍文也。上云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此云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其文甚明。因涉上文而衍遲字。義不可通。高氏曲爲之說。非是。○維遹案。分地則速。疑爲分作則速。與上文公作則遲。辭義相對。皆承今以衆地者而言。今本作地者。地作則遲。隸書形略近。又涉上下文而誤。注。分地獨也。地字後人據正文妄增。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知。故蔽之也。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李寶洤曰。言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私力。而君不能免其負累。注不明。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爲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舊校云。人官一作人臣。○吳汝綸

曰官之事。據注當作之官事。後勿躬篇人君而好為人官。即此好治人官也。之事二字疑衍。○維遹案：吳後說是。治要引正作人主好人官。惟脫一治字。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就之去。○維遹案：居車畢本乙為車居。畢沅云：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陳昌齊云：有居車。無去車。原本不誤。居車即上文居於車上之義也。又居去為句中之韻。必不可移易。王念孫云：居車即上文之所謂居於車上也。有居車。無去車。文義正相對。居字正當在車字上。非誤倒也。案：陳王說是。今改從舊本。治要引作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金樓子立言篇同。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容也。堅窮廉直堅。剛也。○劉師培曰：窮為竄之訛。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騖矣。畢盡。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之易也。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

其智能。○陳昌齊曰奪當作奮後任數篇以好唱自奮去宥篇奮於取少主是其義也○王念孫曰奪疑當作奮治要正作奮○俞樾曰奪當作矜其形似致誤也奮猶矜也說見前本味篇奮其智能謂矜其智能今誤作奪義不可通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以用也若此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畢沅曰恫玉篇作痌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分移。政在家門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畢沅曰郵無正見國語即左傳之郵無恤舊本郵作孫意即孫陽○梁玉繩曰似順篇稱孫明明良音近注作孫無政淮南覽冥注全似不必依晉語改舊本孫字作郵若孫陽乃伯樂姓名是秦穆公時人恐不可爲一晉語郵良亦曰伯樂蓋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陽知馬故以名焉而郵良之善御仝于孫陽遂以爲號後世并孫氏蒙之然未見有直呼孫陽者○俞正燮曰漢

書古今人表以郵無卹王良伯樂爲三人今案古有兩伯樂趙之伯樂曰王良曰郵無卹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於期良樂無卹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義亦名字相發蓋簡子時名無卹字良亦字樂後避襄子名則改名正字期矣伯樂蓋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官氏也秦之伯樂曰孫陽曰孫明莊子馬蹄篇釋文云伯樂姓孫名陽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御故以爲名呂氏春秋似順論言晉陽事以國語郵無正爲孫明疑因伯樂而誤注云孫明孫無政郵良也則又附無正之名呂氏春秋觀表篇云趙之王良秦之伯樂漢書敍傳云良樂軼能於相遇皆二人名字錯舉今以左傳有郵無恤國語有郵無正伯樂國語注有郵良孟子有王良韓非外儲說有王良王子於期喻老有王子期皆言趙之伯樂以孫陽秦人證孫陽孫明爲秦伯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陽子驂乘秦孫陽也若依呂氏似順則王良郵良孫明孫陽伯樂郵無卹郵無正孫無政王子期王子於期一人十名矣

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

○維遹案治要引已作也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王念孫曰治要引注縱作紛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慎也故曰不可不慎愈益也不審名之而欲治猶惡壅而居下也故曰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維遹案治要引臣作民下桀紂之臣同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辜曰厲壅遏不達曰幽皆惡諡也○畢沅曰壅過逸周書獨斷蘇明允並作壅遏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

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得也。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舊校云：一作邦。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悗。以，用。○畢沅曰：舊校云：過一作遇。又本悗作悅。今案：遇、悅皆非也。悗音瞞，又音懣。玉篇：惑也。莊子大宗師釋文：廢忘也。○王念孫曰：作遇者是也。遇即愚之假借。愚與智正相反。悗訓爲惑，亦與通相反。○俞樾曰：此當以作遇者爲是。遇與愚古通用。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並其證也。愚字與上句智字正相對。玉篇：悗，惑也。然則遇悗猶愚惑也。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悗，與下文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諸句一律。下兩字與上兩字義皆相反。因借遇爲愚，又誤遇爲過，而其義始晦矣。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隨

以汙德。以汙穢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謂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梁玉繩曰。晏子春秋六。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內。續漢書百官志三注引決錄。日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蘇子由送柳子玉詩。衒牛沽馬脯。（晏子條亦見說苑政理。決錄條見光武詔。）○松皋圓曰。注牛頭上宜有懸字。理字衍。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與上賣馬脯義同。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將行罷怯。以充勇敢之用。故芎窮之似藁本。蛇牀之類蘼蕪。碧盧之亂美玉。非猗頓不能別也。闇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壅蔽二世。以鹿爲馬。此之類也。○畢沅曰。蘼蕪博物志作蘪蕪。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反。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之類也。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

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性也。○畢沅曰。案注似主本是生字。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不自專獨為教詔。知而不為。雖知之。不與為名其功也。和而不矜。和則成矣。不自矜伐。成而不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而弗居。此之謂也。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肎為使。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也。因形而任之。不令土行。不令水止也。不制於物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肎為人之使令者乎。○陶鴻慶曰。無肎為使。言不為物役。高注不肎為人使令。非。○維遹案。形原作刑。改從元刻本。張本。清靜以公。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海外。四海之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流。行。此之謂定性於大湫。性。命也。大湫。猶大寶。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形。無形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得道澹然無所思慮。故忘人也。而人慕之。此乃所以大得

人也夫其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人得之也故曰夫其非道也○畢沅曰舊本作夫非其道人也注同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例乙轉○陶鴻慶曰夫其非道也也當讀爲邪言忘人而大得人安得謂之非道乎蓋反言以明其爲道之至也下文夫其非德也夫其不明也夫其不假也夫其不全也義並同高注皆肌說不可從

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

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仰之此乃所以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人知之也故曰夫其非德也

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

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不幾也靜安也安處其德乃所以使人明之也望遠若近故曰靜乃明也幾也夫其不明也亦在其人也明不能使人人見之故曰夫其不明也○畢沅曰盧云此所言幾卽今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先覺乃賢意相似注似非也○劉師培曰夫其不明也明當作靜高據誤本爲說非是

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

大明者垂拱無爲而化流行不治小事也假攝若周公魯隱勤不

理成致之也。夫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〇畢沅曰：舊本正文夫其不假下缺也字。今依注補。〇陶鴻慶曰：爾雅釋詁：假，大也。言事之大者，人君乃理之。高注解爲假攝，且引周公、魯隱爲說，殊謬。

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

假攝者務濟國事，事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人也。周公有流言之謗，魯隱有鍾巫之難。故曰夫其不全人也。推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之旨也。其大乎子輩，有欲太宰之志，於是生之也。〇畢沅曰：注其大乎三字衍，仍當有一公字。又生之疑是生心。〇洪頤煊曰：莫古通作謨字，謂有謀之人不自恃其能，至全乃備能也。與上文義相應，高注非。〇俞樾曰：莫人當爲眞人，字之誤也。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故往往致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眞粘。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眞。路史疏仡紀曰：大眞或作大莫。竝其證也。眞人不能，全乃備能也，蓋即堯舜不偏物之意。高注不知莫字之誤，曲爲之說，大謬。〇維遹案：俞說是。

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

者妙矣。（妙，微也。）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主。）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自，從。始，首。）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畢沅曰：二語見文子上仁篇。淮南主術訓。）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准，法。正，直。○畢沅曰：准，說文本作準，从水，隼聲。而諸子書多省作准。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今姑仍）

舊本。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寧。安。正。主。身以盛心。心以盛智。盛。猶藏也。孫鏘鳴曰。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

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李寶銓曰。言陰覆之者。乃正所以發明之也。注非是。下不出不爲亦相倣。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之。○畢沅曰。故曰者。本老子道德經之言。下二語亦是。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己。明不能察偏遠。故彌少也。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敗。傷。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以爲也。○吳先生曰。注訓外爲棄。所以爲三字。義無所施。蓋因下文而誤衍。○維遹案。公孫龍子有堅白論。鄧析子有無厚篇。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不出

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日所以出之。不爲而有所成。與爲無異。故日所以爲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致也。○李賚銓日。疑應作以陽召陰。以陰召陽。求之下文可見。然二句本莊子徐無鬼篇。○劉咸炘說同。末云。不出不爲。陰也。出之爲之陽也。以陰召陽。即上文陰之所以發之。彼注亦誤。

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爲寒。寒暑更也。○王念孫日。下猶後也。

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而物自成。○王念孫日。羣書治要引此。天上有界字。案下文至精無象句注云。說與天同。則此天上原有界字。明甚。本句下注云。天無所制。而界物自成。不言界天者。省文耳。界天無形。至精無象。大聖無事。皆相對爲文也。○兪樾日。日乃界字之誤。界字闕壞。止存上半之日。因誤爲曰矣。下文高注曰。說與界天同。則其所據本正作故界天無形。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與昊天同。○王念孫日。象當作爲。老子日。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又日。我無爲而民自化。莊子天地篇日。無爲而萬物化。皆其證也。隸書象字或作爲。形與爲相似。故爲

爲誤作象。形成爲韻。爲化爲韻。事能爲韻。爲古讀若譌。能古讀若而。並見唐韻正。若作象則失其韻矣。管子兵法篇。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形成爲韻。爲化爲韻。正與此同。陶鴻慶說同。

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維遹案。治要引乃字作之。與上文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辭例正同。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言爲當也。是以知其言之狂。○王念孫曰。治要引注作君狂言。臣下不敢諫止。而喜輕言。自以其言爲當。是以知其言之當。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以知其惑也。○陶鴻慶曰。此言君之狂。正以其言之當。君之惑。正以其言之得。故下文云。君也者。以無當爲當。無得爲得者也。此君義亦見任數篇。高注解爲君狂言而自以爲當。自以爲得。殊失其旨。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匡正。○維

適案：治要引注正字作之。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物不可悉識，備識其物，則為不備也。○畢沅曰：注「則為」，朱本作「則反有」。○俞樾曰：無識當為無職。周官職方氏，修華嶽碑作識方氏，是職與識古通用。善為君者無職，其次無事，無職與無事義相近，若作無識，失其義矣。下文云：人主好以己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然則善為君者無職，正以此也。高氏不知識之當為職，乃曰物不可悉識，此曲說也。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無不職者，無識也。此借識為職，彼借職為識，正可互證。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備也。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輈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特，但。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王念孫曰：治要下無車字，是也。○陶鴻慶曰：此言為國，不言為車，安車之車，涉上文而衍。夫一能應

萬。無方而出之務者。一者。道也。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結不解者也。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畢沅曰。韓非外儲說左上云。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淮南人間訓注云。宋大夫。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陶鴻慶曰。兩能字。皆涉上下文而衍。本作乃解其一。不解其一。下文鄙人曰。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正謂以不解解之。非可解而不能解也。衍兩能字。則非其旨。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

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

徼射其獸。走與矢會。故中之也。○陶鴻慶曰。以其獸者先之二句。與太師鼓瑟事絕不相涉。故若太師文者之下。當有脫句。為師文之結論。以其獸者云云。據高注。疑是引古善射者之事。而寫者奪之。其餘文與太師文事合併為一耳。○李寶銓曰。效猶用也。其獸者蓋無知之意。言大師文之鼓瑟。效於瑟之自然。故可效於無窮。先使其心若獸之冥然無知。所以能中乎瑟之道。樂記。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古人語質。不憚以獸為喻。

故思慮自心傷也。

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陳昌齊曰。心字據下文當刪。○俞樾曰。心字衍文。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一律。高注云云。正以自傷二字連文。可知本無心字。因涉注文亂於心句而誤衍耳。○維遹案。治要引思上無故字。亦無心字。陳俞說是。

智差自亡也。

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也。○俞樾曰。差讀為䁟。淮南子原道篇曰。偶差智故。曲巧譌詐。此云智差。即彼云偶䁟智故也。故與思慮相對。注未得其義。○維遹案。呂覽纂差正作䁟。

奮能自

殃。奮疆也。夏桀能以肆無道。自取破滅之殃。其有處自狂也。○俞樾曰。此當作奮能自殃也。有處自狂也。與上句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正一律。也字秦刻石文作廿。其字古鐘鼎文或止作丌。兩形微似。因而致誤。○維遹案治要及呂覽纂殃下並有也字。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同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卑謙名之譽者。不可防障也。○陶鴻慶曰。民當爲名。高注云云。是其所據本正作名也。然高注實非呂氏本旨。此言人君雖自名孤寡。而不爲姦邪所障塞。即上文所謂一能應萬也。與上句離世別羣而無不同。語意一相類。此則姦邪之情得。得猶知也。而陰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因猶而見用也。順也。○陳昌齊曰。人字據上文當作入。○王念孫曰。治要也字在必有上。注作因猶隨也。人主好以

己爲。己所好。情所欲。則所爲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從。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志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維○遹案。治要引攻下無之者二字。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倣鳥跡。以造文章。后稷作稼。后。君。稷。官也。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以爲稷。○畢沅曰。柱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師。五刑有服。昆吾作陶。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爲夏伯。制作陶冶埏埴爲器。○畢沅曰。舊本注吳回下衍黎字。今刪。○梁玉繩曰。作陶者當是陸終之子。非爲夏伯之昆吾氏也。注似誤合爲一人。夏鮌作城。鮌。禹父也。築作城郭。此六人者。

所作當矣。當、合也。合其宜。然而非主道者。○舊校云、主一作王。故曰作者憂因者平。○王念孫曰、憂當作擾、任數篇、爲則擾矣、因則靜矣、是其證、陶鴻慶說同。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長、大。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衆。○畢沅曰、舊校云、暴一作爲、今案爲字是也。注暴示乃表暴之意、若作能爲威嚴解、正文與注並窒礙。○王念孫曰、畢校是、好爲義見上篇、治要正作好爲。注亦無暴字。以好唱自奮。奮、彊。人臣以不爭持位。孝經云、臣不可以不爭於

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以自容。是君代有司爲有

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爲代有司爲

有司。○孫鏘鳴曰。有司謂羣臣。注專屬大臣。非。○陶鴻慶曰。下有司字當衍。本作是君代有司爲也。君守篇云。

人君好以己爲。本篇下云。因者君術也。爲者臣術也。即此爲字之義。今本蓋校者不達其義而忘增耳。是

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容定業也。○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業下據

上句及治要補一也字。注定字據治要改作之。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耳雖聞

不可以聽。不可以聽五音。目雖見不可以視。不可以視五色。心雖知不

可以舉。不可舉取。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志意傾邪。故曰勢使之也。凡

耳之聞也藉於靜。藉。假也。靜無聲。乃有所聞。故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

昭。明也。非明目無所見。故藉明以見物。心之知也藉於理。處物斷義。非理不決。故藉於理。

以決物。○維遹案：注處物斷義，原作去物斷義，今據改。陳昌齊云：去當作處。案陳說是，張本正作處。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心。不得其正，故曰廢。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就利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之於末，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義亦然。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亡國之主所樂及，脩其本者弗為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吳先生曰：而因語不可通，疑因當為田字，形似而譌。文云馳騁而田，故注以馳騁田獵釋之。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不知其君，不信脩仁義，無欲為可以致治安國之本。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亡國之主，不知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生秋死，不知冬寒之有冰雪。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

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爲可。理道。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冢小。昭釐謚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宜陽。生景侯。處徙陽翟。釐侯。景侯子也。○畢沅曰。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無簡子莊子。人表亦全。然韓簡子見左傳及史記晉趙世家。惟莊子無攷。今史記據世本。誘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侯。乃懿侯子。非景侯子也。昭釐侯令官更之。以冢小。使官更易大者。官以是冢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冢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其耳。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人。昭釐侯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畢沅曰。聰舊本作聽。訛。今案下文改。聰與聾韻協。○注中曰。聽當作聰。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

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

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

三者任則亂。任，用也。○陳昌齊曰，去當作夫。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

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

以淺闕闕，短。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固，必。十

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

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畢沅曰，其以意林作而欲。南撫

多顯。南極之國。○畢沅曰，顯意林作鶡。西服壽靡。西極之國。靡亦作麻。○畢沅曰，大荒西經作南服壽麻。南字訛。注引亦作麻。○維遹案，靡麻古通。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收靡。李奇云，靡音麻。可證。北

懷儋耳。北極之國。○畢沅曰，大荒西經作闟耳。○劉師培曰，山海經注引作闟。蓋闟通作耴。別本作耴

因訛爲耽．與淮南同．後人習聞南方有儋耳．又易爲儋．此今失晉本之舊者也．○維遹案．大荒北經有儋耳之國．郝懿行云．儋依字當爲瞻．見說文．此是北瞻耳也．正與此合．若之何哉。林○畢沅曰．意作何以得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淸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賢．愈．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孫○

先生曰·書鈔四十九引作若是者三·與新序雜事四同·今本疑脫者字·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習·近習·所親臣也·○劉師培曰·書鈔四十九引習作贊·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劉師培曰·書鈔四十九引後作教·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無粒可食·故曰不斟不嘗·○畢沅曰·斟乃糂之訛·說文·糂·以米和羹也·前愼人篇作不糝·○維遹案·畢說是·類聚七十九引作糝·風俗通窮通篇同·墨子非儒下篇·荀子宥坐篇·竝作糂·楊注·糂與糝同·蘇覽反·說文云·古文糂从參·則糝糂古今字·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選閒·須臾·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俞樾曰·孔子佯爲不見之七字·當在上文選閒食熟之上·呂氏本文蓋云·孔

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佯爲不見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今到其文則義不可通李善注文選君子行因并刪此七字矣

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

○畢沅曰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君子行作食潔故饋

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

煤炱煙塵也入猶墮也○畢沅曰煤炱舊本訛作煤室孫云選注作炱煤梁仲子云盧玉川詩當天一搭如煤炱政用此室與炱形近致訛今定作煤炱舊本注煙塵下多之煤二字乃衍文又墮作墜今皆依選注刪正○王引之曰文選陸機君子行注引此煤室作炱煤又引高注炱煤煙塵也炱讀作臺家語在尼篇炱煤作炱墨〔今本家語炱誤爲埃蓋炱字似矣而誤爲矣後人又加土旁耳墨煤古同聲說見唐韻正說文炱灰炱煤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云積煙爲炱煤案煤室當作臺煤臺與室字形相似而誤蓋正文借臺爲炱而注讀臺爲炱也今本臺煤二字誤倒臺字又譌作室而注內復有脫文文選注所引炱煤亦當作臺煤其引高注炱讀作臺當是臺讀作

炱。今本文選亦後人所改。炱爲正字。臺爲借字。故云臺讀作炱。若云炱讀作臺。則是反以假借之字易正字。不可通矣。畢校本據文選注改煤室爲煤炱。非也。炱與室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炱字。無緣誤爲室。且文選注及說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皆作炱煤。非作煤炱也。○鹽田曰。回攫唐類函回作因。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心憶妄。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記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陶鴻慶曰。孔子之三字衍文。此因孔子知人固不易之言而申說之。故曰故知非難也。所以知人難也。若專主孔子言。則非本篇之旨矣。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爲長。長上。故李子曰。非狗

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爲兔。〇陶鴻慶曰。此三句文不成義。蓋傳寫亂之也。元文當云。非狗不得兔。狗化爲兔。則不得兔。下文云。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即承此意言之。其臣蔽之。人時禁之者。所謂非狗不得兔也。君自蔽則莫之敢禁者。所謂狗化爲兔則不得兔也。〇維遹案。陶說是。李本黃本正作兔化爲狗。又案。李子即李悝。驕恣篇亦引其言。蘇時學云。漢書藝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李悝之言也。悝書失傳。人罕知之。唯食貨志采其盡地力之敎。近三百言云。案李書隋唐志均不著錄。馬國翰有輯本一卷。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似兔化而爲狗也。〇孫先生曰。注人官職。當作人臣之職。下注可證。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止之者。〇陶鴻慶曰。人時疑君得二字之誤。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精甚。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篋。祓篲賤物。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喻人君好治人臣之職。與祓篲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

倦。君用思臣職則志衰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自見蒙闇也代作臣作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畢沅曰舊校云虜一作慮案虜與慮皆不可解世本云隸首作數或是此誤亦疑虜首當是蔀首○孫先生曰疑原文作虜首作數世本云隸首作數虜隸聲義竝近虜首即隸首也黔如二字左旁與數字相似蓋數字誤分為二文展轉寫為黔如又到置於上故不可解耳容成作厤。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畢沅曰尚儀即常儀古讀儀為何後世遂有嫦娥之鄙言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姰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畢沅曰舊校云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倞注云呂氏春秋作一駕一字或衍文疑舊校持字乃杜字之誤杜即相土也○王國維曰史記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之字詩商頌春秋左氏傳世本帝繫篇皆作

土。而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馬。作土（楊倞荀子注引世本此條作土）而荀子解蔽篇曰。乘杜作乘馬。呂覽勿躬篇曰。乘雅作駕。注雅一作持。持杜聲相近。則土是土非。楊倞注荀子曰。以其作乘馬。故謂之乘杜。是乘本非名。相土或單名土。又假用杜也。

寒哀作御。

○畢沅曰。寒哀即世本之韓哀。古寒韓通。哀舊本作衰。誤。孫云。蜀志郤正傳注引作韓哀。

王冰作服牛。

○王國維曰。篆文冰作仌。與亥字相似。王仌亦王亥之譌。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其證也。服牛者即大荒東經之僕牛。古服僕同音。楚辭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該即胲。有扈即有易。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經天問呂覽。世本。皆以王亥為始作服牛之人。蓋夏初奚仲作車。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而車之用益廣。

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著。筮。○馬敘倫曰。史皇作圖。即君守篇之蒼頡作書也。倉頡所造為象形指事會意之文。皆圖畫也。故亦曰作圖。倉頡造文。因以記事。記事之職。是謂史官。倉頡始為史官。故號史皇。後世不悟。岐為兩人兩事。呂氏書不出一人。故君守勿躬兩岐。或當時為

作者亦已不明圖書之同體矣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也。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任。故所以能。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日不知乃知之。此之謂。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無狀而能化。化育萬物謂也。○畢沅曰。謂化疑衍。否或上當有之字。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維遹案。愁下疑脫慮字。察微篇云。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察賢篇云。天下之賢主。豈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足證本書多以愁慮連文。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日能燭之。○畢沅曰。日舊訛月。注同。趙云。極燭猶言偏燭。注非。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

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詘厭。志意。通達。不可障塞。○吳先
生曰。注文當作太一。道也。神與道合生□。乃無所詘厭云云。說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阮籍通老論。道者法自
然而爲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然則太極也。太一也。道同物而異名。此注以道釋太一。易禮
孔老之舊說也。原文大通也。多有奪誤。幾不可通矣。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
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
謂之天子也。反。本也。○畢沅曰。朱本注末有也字。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
爲不成。莫無。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
○王念孫曰。矜疑當作務。俞樾說同。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子
復於桓公。復白。曰。墾田大邑。○畢沅曰。新序大作捌。韓詩外傳作墾田刱邑。○維遹案。
管子小匡篇作墾草入邑。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墾草刱邑。注。刱入也。即本管子。廣雅釋詁。入得也。此當各依本

書爲解。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〇孫先生曰。御覽二百七十三引無力字。與管子小匡篇新序雜事篇同。臣不若甯遬。請置以爲大田。甯遬。甯戚。〇畢沅曰。古戚速同音。遬即速。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〇畢沅曰。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七十三無臣字。梁仲子云。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爲大諫。〇王念孫曰。管子作鮑叔牙。誤。當從呂覽。平原廣城。〇畢沅曰。城疑域。新序作圍。〇維遹案。管子城作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軌。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〇孫先生曰。御覽引鼓之下有而字。管子新序同。臣不若王子城父。〇畢沅曰。新序作成甫。外傳亦作成。請置以爲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

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也。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〇畢沅曰。管子作賓須無。王厚齋云。案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爲正。梁仲子云。小匡篇作子旗爲大理。子旗蓋弦章之字。孫云。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商。新序四作弦寧。〇王念孫曰。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費誓我商賚爾。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審詩章作審詩商。皆是也。新序作弦寧。即弦章之譌。請置以爲大理。大理。治獄官。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〇孫先生曰。御覽引君下有若字。管子作若欲霸王。夷吾在此。亦有若字。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〇畢沅曰。黃氏日抄引作不任己之能。〇維遹案。御覽二百七十三引作不用己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

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陶鴻慶曰。知能二字誤倒。本作人主能知不能之可以君民也。下文云。夫人君而知無恃其能。文義並與此同。而知亦即能知。古能而通用。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王念孫曰。愚即暫遇姦宄之遇。職當作戢。○孫鏘鳴曰。職疑作識。○維遹案。許本職作識。俞樾云。此借職爲識。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維遹案。張本宋邦乂本李本凌本王本並作皇。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愉。解。綖。緩。○舊校云。慎一作順。○王念孫曰。嬴當爲羸。字之誤也。羸與盈古字通。言人君能處平靜。任德化。則形性充盈。而耳目聰明也。綖當爲綖。亦字之誤也。綖讀爲挻。仲夏篇。挻衆囚。高注曰。挻。緩也。鄭注月令曰。挻猶寬也。寬亦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

挺緩。令得逃亡。傳變傳。賊得寬挺。李賢並云。挺。解也。解亦緩也。故序卦傳云。解者緩也。挺與綎古字通。愉即安肆日偷之偷。（偷古作愉。見周官大司徒。）故注訓愉為解。（與懈同。）綎為緩也。此以贏綎名為韻。若作緩則失其韻矣。○維遹案。王說是。淩本嬴作贏。人事其事。以充其名。上事。治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陶鴻慶曰。之謂二字誤倒。名實相保。謂之知道。本四字句。保與道為韻。○維遹案。陶說非。之猶是也。尊師篇云。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莊子天地篇云。無為為之之謂天。辭例同此。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

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飾，虛。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爲淫學。邪說謂之流說。○俞樾曰。流說卽游說也。流游義得相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注曰。游卽流也。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注曰。游亦流也。匡謬正俗曰。斿者旌旗之斿。訓與旒同。然則從斿從㐬之字。本得通用。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流魚卽游魚也。游說之爲流說。猶游魚之爲流魚矣。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質，正。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雕飾之以爲華藻也。○畢沅曰。行其情。舊作行其行情。孫云。李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引作行其情。今依乙正。蒙厚純樸。以事其上。○王念孫曰。蒙讀爲厖之厖。○俞樾曰。蒙與厚同義。詩長發篇。爲下國駿厖。毛傳曰。厖，厚也。荀子榮辱篇引作爲下國駿蒙。楊注曰。蒙讀爲厖。厖，厚也。此云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蒙亦當讀爲厖。厖厚爲一義。純樸爲一義。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

則各當其任矣。○維遹案：文選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詩注引作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義勝。下文未申述勇懼之義，與選注引合。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眾干度之議者，不聽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功。○畢沅曰：功字必誤。疑當爲效，又疑是効。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愛惡，好憎。用虛無爲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正有益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召，致。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撓，曲。貪得僞詐之曹遠矣。曹，衆。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

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爲無益之事·唯道是從·利民而已·○陶鴻慶曰·治道皆當爲知道·勿躬篇云·名實相保·之謂知道·○維遹案·存字均當作在·本書存在二字·往往互誤·務本篇云·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本在於有司·管子重令篇云·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辭例與此正同·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也·一事·正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之能·言公正·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平·和·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爲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明也·以·用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此之謂也·○畢沅曰·注此字疑衍·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

亂。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多。大。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陳昌齊曰。重塞二字當疊。○陶鴻慶曰。重塞二字當疊。審爲篇云。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此文例與彼同。○劉師培曰。治要於重塞二字均爲疊詞。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因循。舊法不改爲。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以偏見教詔。○維遹案。治要引注作責臣成功。不妄有所教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王念孫曰。伐疑當作代。督名審實。官使自司。○陶鴻慶曰。兩之字指有司言。伐當爲代字之誤。淮南主術訓誤同。以○維遹案。自司當作有司。自有形近致譌。淮南主術篇正作官使有司。(原脫官字。據王念孫校補。)是其證。

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

故以不可奈何爲實也○畢沅曰自有道之主以下亦見淮南主術訓一二文異不復別出此爲實舊校云一作寶則正與淮南合觀此注意似亦當作寶爲是○俞樾曰舊校云實一作寶與淮南主術篇合當從之高注實亦寶字之誤惟正文但言奈何而注文增出不可恐非其旨奈何即如何昭十二年公羊傳注曰如猶奈也是奈與如同義既以不知爲道則遇事必曰如何如何故以如何爲寶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可證此義下文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際引三聖人言皆有若何二字若何即奈何也以奈何爲寶之義呂氏自申明之如此足見高注之非○劉師培曰奈何當從文子上仁篇作禁苛高以不可奈何爲訓所據本已誤○劉先生曰作寶者是也此文以道寶爲韻作實則義既不可通又失其韻矣淮南子許注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爲寶也最得此文之誼○維遹案王念孫校本亦改實爲寶治要引注作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故以不知爲道道

尙因循長養，不違戾自然之性。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照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遠也。○維遹案：注裔下脫外字，外訓遠，高注常見。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國。際，至也。○王念孫曰：青北疑當作青丠。○孫詒讓曰：青北當作青丠，奇怪當作奇肱。求人篇云：禹東至鳥谷青丘之鄉，又云南至九陽之山，西至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其奇字通）。山海經海外東經云：青丘國在朝陽北。又海外西經云：奇肱之國在一臂北，其人一臂三目。北即丠之褱字（丠隸書作丘）。肱，說文作厷，與怪形近，故譌。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畢沅曰：韓非外儲說左上任登作王登。○維遹案：韓非作王登，王即任字之誤。王與任同。顧廣圻已校及。攷淮南人間篇：任登勸魏宣子與智伯地之事，疑任登仕魏，又仕趙矣。上計言於襄子。○徐時棟曰：計字見周官，後世大計本此。而襄子此事尤與後世保舉之法相類。督撫以大計之年保舉賢員，送入引見。既引見，不復有所考較，即以薦者之言爲信而官之矣，而升擢之矣。曰。

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己。畢沅曰：韓非作中章胥己，是二人，下云一日而見二中大夫。○梁玉繩曰：膽姓甚僻。○王念孫曰：臚疑瞻之誤。臚章聲近而通。上又脫中字耳。大雅桑柔篇民人所瞻，與相臧暘狂爲韻，是瞻可讀爲章也。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以，用也。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畢沅曰：易舊作見，訛，今案文義改正。非晉國之故。故，法。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登之所舉，豈復假耳目哉。○畢沅曰：舊本吾又耳而目之下亦有矣字，今從韓非去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

於賢。伊尹呂尙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孫○先生曰。此文不當有者字。蓋涉上文霸王者託於賢而衍。治要引無者字。說苑尊賢篇作此霸王之船乘也。亦無者字。

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爲霸王之船驥。故釋之。非苟遠也。

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卽伊尹。釣者卽呂尙。仇人卽管夷吾。僕虜卽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爲社稷功名之道。○孫先生曰。庖人釣者當作庖人釣屠。與仇人僕虜對文。注釣者卽呂尙。當作釣屠卽呂尙。與僕虜卽百里奚相對。此緣屠字說去上半。誤爲釣者。不得不改注以就之。呂尙之事。書傳所載各異。六韜言其漁釣。國策言其賣飯。楚詞注言其屠牛。是正文釣屠。與注亦正相合。說苑尊賢篇作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是其證。治要引呂覽正文及注亦作釣者。是唐人所見本已誤。淮南氾論篇太公之鼓刀。注云。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是也。又曰。治要引正文持上有用字。引注作僕虜卽百里奚也。非阿私

近之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也。故曰不得不然。較今本爲優。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訾。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畢沅曰。說苑尊賢篇作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畢沅曰。此注誤。小臣。湯之師也。謂伊尹。見尊師篇。管夷吾百里奚聽。○畢沅曰。舊校云。一作任。案說苑作任。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畢沅曰。當作豈特船驥哉。說苑作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畢沅曰。說見當染篇。紂用惡來。宋用唐鞅。○畢沅曰。從說苑作唐鞅。亦見當染篇。舊本作駛唐。誤。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畢沅曰。舊本無知字。又其字訛作甚。今亦從說苑改正。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畢沅曰。若說苑作苦。射

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中。）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畢沅曰：若，說苑作亦。）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人信之，故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恃有國，故危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蟻食也。○吳先生曰：注食也疑當作食之。文義乃順。）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察，知也。）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通，達。）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

其言也。東方曰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狄鞮也。○畢沅曰。注象胥下。舊本衍古字。今刪。閩越周禮作閩貊。王制。東方曰寄。此作羈。未詳何出。國語所謂曰羈南七字。疑衍文。胡字亦疑衍。○陳昌齊曰。注所謂下。脫羈舌人二字。其曰羈南三字。因上文而衍也。胡字亦衍。王念孫說略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之畿。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畢沅曰。注舊本作在德之休明雖大輕。文有脫漏。今依傳補十二字。○陳昌齊曰。天下當作天子。○陶鴻慶曰。古者封建諸侯。無千里之制。惟王者畿內地方千里。此文天下當爲天子。上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此又言其廣袤之數。故曰。天子之地。方千里。

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又曰。此篇言王者以大制小地方千里。正見其大。而下文云。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小。
與上文語氣不屬。其間當有脫句。非不能大也云云。當指諸侯言之。其上疑奪諸侯之地四字。蓋諸侯之地大
者百里。小者十里。故曰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觀於本篇全文。皆發明此義。可知此文之有訛奪矣。又曰其
多不若少。多少二字當互易。蓋大小以地言。多少以國言。地大則國少。地小則國多。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少不
若多。文雖異而義正同。下文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又云。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
也皆申言少不若多之義。可知今本多少二字之誤倒矣。高注據誤本而曲爲之說。且引左傳在德不在鼎爲證。大非呂氏之旨。

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衆。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五等論引作。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

穀。化養兆民。天下號之曰神農。○梁玉繩曰。御覽七十八引尸子。路史後紀四引呂覽。並作七十世。疑此譌倒。然易繫疏引世紀。禮祭法疏引命歷序。皆云神農八世。又路史載十六帝。各不全。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彊榦弱枝。海上有十里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遠也。十里。小國。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爲家。故所以天下爲國。○陳昌齊曰。劉節軒校本。完字下注云。一作室。竊謂據注意。當作以家爲國。蓋國亦作或。遂訛爲室。舊校者不省。因改爲以家以室。而室又訛爲完也。後執一篇。亦有以家爲國語。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逸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行其威易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小國。無大勞。故曰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用大使小。欲盡濟。故曰彌易。湯其無郼武

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鄗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畢沅曰、鄗說見愼大篇。○○維遹案、其猶若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陶鴻慶曰、知當爲貴、以聲近而誤。○○維遹案、知字不誤、莊子庚桑楚篇、知者接也、墨子經上、知接也、然則藉知猶言藉接。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亡也。以重使輕從。從、順也。以輕使重凶。凶、逆也。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佐、遇亂世、而王尚爲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兵牧野、倒矢而射、橫戈而戰。武王由是彌易。○梁玉繩曰、倒矢而射、橫戈而戰、二語、本淮南泰族、橫戈作傷戟。○吳先生曰、注文似當作紂

之民苦紂之亂○維遹案注兵字原作其今改從姜本

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

然○畢沅曰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肆泥用輴山用樏釋音云肆乃鳥切推版具又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輴肆窮廬葉林宗本作肆俗本作鳩至修務訓葉本亦作鳩矣○陳昌齊曰鳩當作肆據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肆釋音云肆乃鳥切鳩字疑即乃鳥二字誤合爲一蓋乃與九形近遂爲鳩字而校者不知其誤棄肆用鳩相沿已久幾不復知有肆字矣○俞正燮曰尚書禹乘四載史記夏本紀言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河渠書則檋作橋漢書溝洫志四載山行乘檋說文則輴以行泥樏以行山傳寫之字不一橇者徐廣云他書或作蕝孟康云橇如箕摘行泥上檋者字應從具作輂或作檋即轎如淳云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非也梮者韋昭云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徐廣云檋者直轅車又引說文輂直轅車轒也如應劭韋昭所說則梮樏橋爲今山轎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尸子云以軌行沙以楯行塗以撮行險以樏行山

書正義引尸子云。泥行以蕝。山行以欙。文子自然云。水用舟。沙用肆。泥用輴。山用欙。呂氏春秋慎勢云云。皆五車。蓋尸子以沙爲陸。以塗險爲泥。呂氏以沙附陸。以塗爲泥。淮南子脩務訓則云。水用舟。涉用鳩。泥用輴。山用蔂。不數車數。因其勢也者令行。○畢沅曰。因其勢也下。似當云因其勢者其令行。補四字。語氣方完。位尊者其教受。受因。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化。○畢沅曰。嘗識及此。疑是嘗試。反此。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奚。何也。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陳昌齊曰。據文義。勢也句下。不得重出王也者三字。當是衍文。○陶鴻慶曰。王也者勢也。當作王也者王也。上王者讀本字。下王字及王也者兩王字。皆當讀爲往。下賢篇云。王

也者天下之往也。順說篇桓公則難與往也。高彼注云。往。王也。往王聲義皆同。古得通用。故此云王也者王也。王也者勢無敵也。上下文一意相承。後人不知兩王字之異讀。疑爲誤。復改王也爲勢也。則文贅而義乖矣。○維遹案。陶說是。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陶鴻慶曰。疑皆讀爲擬。謂相比擬也。管子君臣篇云。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韓非子說疑篇云。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是疑擬古通用。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庭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

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畢沅曰。注舊本作四十一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未定者。人欲望之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屈竭也。○陶鴻慶曰。此文當有譌脫。元文本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欲。由分未定也。分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下文云。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文義與此相對。高於此注云。未定者人欲望之也。可證正文本有欲字。自寫者誤奪。而後人以意竄易之。遂成今本之誤。○維遹案。陶說是。慎子誤與此同。惟上定字下。亦有也字。雜纂引呂覽同。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顧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土畫界。各守其封。故定分也。○畢沅曰。注定分似當作分定。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畢沅曰。春秋圍宋在宣十四年之秋。踰年而始與平。故

高注每云十五年。康王圍宋五月。康王。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圍宋十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簡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陳昌齊曰。据注意。當作以宋攻宋。與孟子以燕伐燕同一句法。○陶鴻慶曰。此文當有譌脫。元文本云。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宋非不可亡也。以宋攻宋。奚時止矣。高注。故曰以宋攻楚。攻楚亦當作攻宋。以宋攻宋。猶言以燕伐燕。以桀攻桀也。今本亡下奪宋字。則文不傳。攻宋誤作攻楚。則不可通矣。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恒也。宰予字子我。○畢沅曰。注王舊本作王子。訛。今改正。闞止字子我。諸子遂誤以爲宰予。○梁玉繩曰。成是謚。當衍。以恒爲常。後人所改。因闞子我誤宰我。此史記索隱之說。宋儒俱仍

之。然非也。宰我死田常。史李斯傳。韓子難言。以及淮南人間。說苑正諫。指武。鹽鐵論殊路。頌賢。並載其事。不韋韓非李斯去陳恆不遠。必非虛語。其死爲誅叛討賊。忠於簡公。不愧孔門弟子。馬遷著傳。稱宰我與田常作亂夷族。孔子恥之。豈不誣哉。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並也。故相願去一人。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舊校云。而一作汝。識一作議。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卽簡公於廟。○畢沅曰。說苑正諫篇作賊簡公於朝。○維遹案。淮南人間篇作弑簡公於朝。史記李斯傳作卽弑簡公於朝。然卽字亦通。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悔。恨。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松皋圓曰。而恃不恃。不下脫可字。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畢沅曰。周鼎著象。詳見先識覽。○孫鏘

嗚曰。先識覽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離謂篇云。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適威篇云。周鼎有竊（有疑著之誤。竊未詳何物）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達鬱篇云。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九鼎入秦。姑不韋目驗而詳言之。此著象下。亦必有言其所著之狀。而脫之矣。或曰。著象者。象物而著之於鼎。與它文專之指一物言者不同。非有脫文。亦通。

愼勢

七曰。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衆人之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之謂也。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孫詒讓曰。爾雅釋詁邢疏引尸子廣澤

篇墨子貴兼廉疑即兼之借字

關尹貴清。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畢沅曰老耽困學紀聞十引仍作老冊○梁玉繩曰稱道德經為上至經他書未見高氏必有所本○孫先生曰二注至乃下字之譌（至字草書與下形近）非老子書別名上至經也

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壺子弟子○梁玉繩曰下賢篇言壺子為子產之師此注依列子天瑞諸篇以列子乃其弟子似未合蓋列子多寓言也○徐時棟曰惟列禦寇稱之為子列子蓋呂氏門客中有列子之門人弟子也（觀世篇記子陽遺粟事五稱子列子）

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畢沅曰注舊本作一十五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梁玉繩曰士容篇注是二十五篇

陽生貴己。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畢沅曰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作楊朱陽楊古多通用

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也○畢沅曰梁伯子云史漢皆以孫臏為齊人此獨以為楚人當別有據

王廖貴先。兒良

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梁玉繩曰漢藝文志兵書四種權謀類有良一篇

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畢沅曰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注文選賈誼過秦論陸士衡豪士賦序皆有今據補盧云此下疑所脫尚多引此十人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前安死篇故反以相非一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補矣○維遹案盧校引前安死篇前字原作後今改正

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鐘也擊金則退擊鼓則進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孫鏘鳴曰必當作也屬上為句○維遹案孫說是鹽田云唐類函鼓條引作金鼓所以一耳也

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陶鴻慶曰一衆疑當為一智與上文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必疑也字之誤)同法令所以一心也下文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文義相配

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陶鴻慶曰能

上當有一字。君守篇云。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案此句疑有譌脫。唯有道者能之。文義與此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畢沅曰。舊校云。穴一作空。案空與孔同。○陶鴻慶曰。如讀爲而。穴當爲空之壞字。商子農戰篇云。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又靳令篇云。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空與孔同。若穴爲土室。於義不倫矣。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區以別也。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陳昌齊曰。據文義。聽當作聰。○陶

鴻慶曰．聽當爲聰字之誤耳．不失其聰．與上目不失其明相對．而聞清濁之聲。清濁．宮商．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一者平．正者主．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將主．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畢沅曰．摶與專同．說見前．舊作搏．訛．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驪馬．駢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騑．策．轡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策洪頤煊曰．漢書平帝紀．立軺併馬．服虔曰．併馬．驪駕也．後漢書寇恂傳．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李賢注．驪駕．併駕也．一車兩馬併駕．故有四馬．高注以爲駢馬失之．○維遹案．注駢馬許本姜本作駢馬．與洪說合．

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何．隱者．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爲身．○畢沅曰．爲訓治也．意林兩爲字卽改作治．詹子豈以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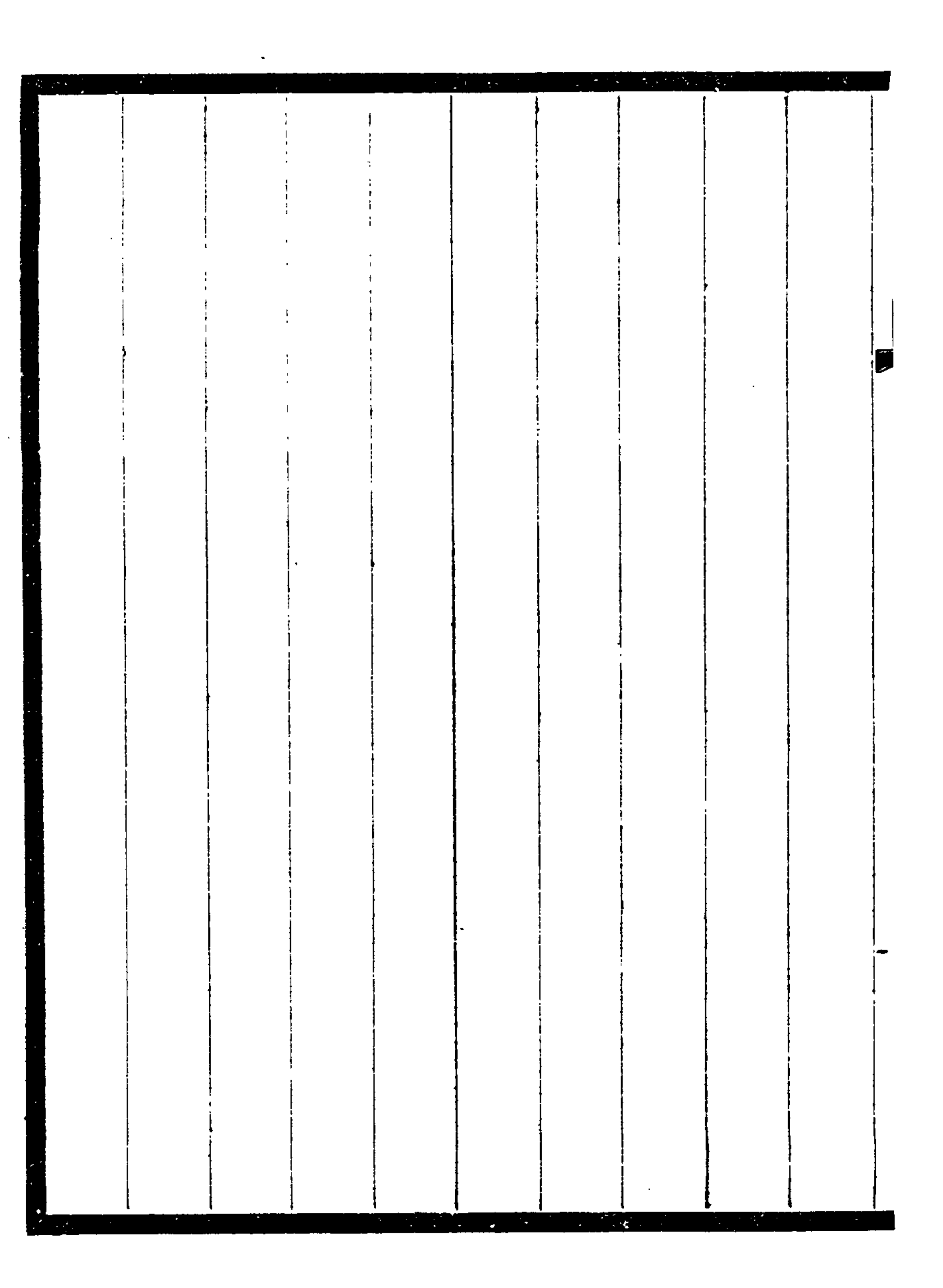
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爲，治。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陶鴻慶曰。當作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今本齊字誤重。又奪王字。○劉先生說同。末云。淮南子道應篇。正作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是其證矣。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

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維遹案、元刻本求作來。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合。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神農、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明。鴻、盛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衞人。爲楚將。又相魏。爲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畢沅曰、梁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維遹案、張本、姜本、訓作馴。古通。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也。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維遹案、荀子勸學篇楊注引、無兩日字。無下今字。竝云、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子與我孰

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畢沅曰。此可不注。又不子應在次見。下得無後人所爲乎。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于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畢沅曰。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此下有當此之時四字。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臾也。與。猶歸也。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故曰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畢

沅曰·盧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問田兩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矣·何必不臠割·唯此注言車裂則非是·○梁玉繩曰·韓詩外傳一·亦言吳起車裂·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破齊於艾陵·而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王夫差於五湖·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畢沅曰·史表·滅宋者·齊湣王也·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贏絀之化邪。

執一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八

榮成許維遹學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也、故言動欲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之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蓋虛名可以僞致、顯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其名也。○畢沅曰、注蓋虛名可以僞致、舊本多作虛稱不可以爲致。今從劉本改正。則說者不敢妄言。其爲名實不相當也。而人主之

所執其要矣。要約也。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伯魚之子也。行、去之他也。○維遹案。注之下他字當作往。形近致誤。爾雅釋詁。之往也。是其義。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王念孫曰。過當作遇。論知也。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擾也。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陶鴻慶曰。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當作駭不駭未可知也。去從二字涉上句而誤復耳。蓋鳥之去駭從不駭者。以所從之駭不駭未可知也。若知其所從又駭。則不復舉矣。駭不駭。但指所從者言之。如今本則義不可曉。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

滅鄭。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孫也。故適使封鄭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爲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爲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孫志祖曰。戰國時。衞入於魏。此出公聲氏。蓋指衞言。史。衞世家。出公後有聲公。疑即聲氏。言魏之於衞。亦未能存亡繼絕也。注非。○蘇時學曰。出公疑即晉出公也。出公奔楚。其子不得立。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則聲氏疑即出公子也。其爲公拘於銅鞮。蓋亦事之容或有者。舊注以出公聲氏爲韓二先君。然韓無出公。蓋謬說也。○孫詒讓曰。史記韓世家。韓先君無出公聲氏。亦無見拘之

事高說殊不足據孫謂衞氏以史攷之亦絕無證驗竊疑此當讀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爲句出公聲氏皆晉君也晉世家載出公爲四卿所攻奔齊智伯立昭公曾孫哀公驕至哀公玄孫靜公俱酒二年魏韓趙共滅晉靜公遷爲家人聲氏蓋卽靜公也（聲靜古音相近字通）但世家不詳其所遷之地而趙世家則云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肅侯元年又徙之處屯留皆不云銅鞮惟古文苑劉歆遂初賦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靜公於銅鞮（靜靖字通）是靜公亡國後實有居銅鞮之事西漢距戰國尙近古籍遺聞閒出正史之外劉賦與呂書符合必有所本高氏不能檢勘而望文肊說其疏甚矣（古文苑章樵注云靖公晉之末君三卿分晉靖公寄寓於銅鞮降爲家人樵蓋因劉賦上下文竝說晉事肊揣爲釋非實有根據而與此書卻闇合不可易也世家所記晉末世系事實舛互甚多梁曜北史記志疑攷證極詳覈而前後兩校呂書不知此爲晉事何也）

魏王戁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故令客勿復言也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

不義。愈益厚也。厚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飾好其非·遂成其過·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哀王之子也·東宮世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畢沅曰·注舊本作昭王襄王之子·訛·據魏世家改正·○梁玉繩曰·昭王襄王之子·高注不誤·史記誤分襄王哀王為二王也·畢氏校本反據史改襄為哀·謬矣·聞先王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有是言不·○畢沅曰·注末舊衍可字·今刪·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是言·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于。于乎也·○畢沅曰·盧云·古于乎通·列子黃帝篇·今汝之鄙至此乎·殷敬順釋文云·本又作于·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陳昌齊曰·舜聖二字·据淮南氾論訓當互易·○俞樾曰·上文云·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然則此文亦當云·待其功而後知其聖也·是市人之知舜也·聖舜二字·傳寫互易·

聖○維遹案陳俞說是論衡知實篇正作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是其證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詘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己因以知聖對昭王。己謂田詘昭王有非其有。田詘不察。察知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武靈王之子吳娃所生事治偃止也○畢沅曰吳娃舊本作婬訛今改正○維遹案惠王史記趙世家作惠文王策同此疑脫文字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實誠今藺離石入秦。二縣叛趙自入於秦也今屬西河而王縞素布總。縞素布總喪國之服○畢沅曰舊本布作出校云一作布

今案出明是訛字·故竟定作布·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王不兼愛也·秦得地而王布總。秦得藺離石也·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爲歡·所非兼愛之心也。○畢沅曰·所非疑是此非·○盧田曰·諸子品節引所作此·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能詘·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蒯瞶後八世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爲君·薄疑其臣也·故以重稅告之·謂民爲愚·○畢沅曰·注舊本後下衍一也字·今刪·以蒯瞶後爲君者計之·則八世·以序次言之·實六世也·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家與藏之於官何擇·擇·失也·○畢沅曰·注失也似當作異也·見下注·○吳先生曰·差擇互訓·亦爲連語·爾雅·差·

擇也·差亦得訓爲失·此注以失訓擇·雖爲迂曲·而高氏多有也·展轉相訓之例·奚擇猶云無差矣·畢校不明注義·故誤說·

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知猶得也·其不如在上也。爲官言·不如其在上·上謂官·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爲民言·不如在於民·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聽·從·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

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爲公子沓相·說見公子而戰·戰·懼也·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爲吾相也夫。訾·毀也·說我·我說之也而戰懼·毀之·言不任爲吾相也·夫·不滿之辭·○畢沅曰·此兩節注皆非是·公子沓爲周之相·非申向相公子沓也·毀其說我而戰懼·將以我爲相尊嚴之故而然歟·如是與下文皆脗合·今注乃言公子沓以申向不任爲吾相·大謬·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

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孰，誰也。公子沓無以應。應，荅也。戰者不習也。不慣習見尊者，故懼而戰。○陶鴻慶曰：此訴人之戰懼，非其素所慣習，乃嚴駔者使之然耳。故下文曰使人戰者嚴駔也。高注云云，則與下文意不相屬。使人戰者嚴駔也。嚴，尊。駔，驕。○畢沅曰：駔與怚姐同。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駔則可。言以嚴駔者失則可也。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之喪也。論

（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患憂○陶鴻慶曰恐懼二字不當有疑是下文余惟恐言之不類也之注而羼入於此者）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茲此）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削桐葉以爲珪冒以授叔虞周禮侯執信珪七寸故曰余以此封女○維遹案書鈔四十六事類賦二十五引梧葉作桐葉與注合）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誠也○畢沅曰說苑君道篇無人字是）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傳曰

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己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爲晉侯。此之謂也。○梁玉繩曰。叔虞封唐。其子燮改國號爲晉也。御覽四百六十六引此作唐。則是今本之譌。○維遹案。梁說本史記晉世家索隱。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輔。正。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莊王。楚繆王商臣之子旅也。讔。謬言。○畢沅曰。讔。廋辭也。史記滑稽傳作喜隱。○陳昌齊曰。聽下當有朝字。○王念孫曰。立與治同。新序雜事二作治政。今本無政字者。後人不知立字之義而妄刪之也。制樂篇。周文王立國八年。韓詩外傳三。立作蒞。○維遹案。類聚二十四及渚宮舊事引。並作不聽朝。當據補。成公賈入諫。○畢沅曰。孫云。史記世家作五舉。新序雜事二作士慶。滑稽傳又以爲淳于髡說齊威王。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禁。止也。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設。施。

也。何不施讓詘於不穀也。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俞樾曰。王射之三字當連下曰字爲句。非成公賈之言也。若如高注。則曰字上又當有王字矣。○維遹案。本書此類句法。高氏皆在曰字上著注。全書盡然。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覽觀。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沖至也。駭驚也。○王念孫曰。雖與唯同。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維遹案。類聚二十四引五人作五十人。十人亦作五十人。韓非喻老篇作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蓋傳聞異辭耳。羣臣大說。荊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

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讔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嚭。晉柏州犂之子。州犂奔楚。嚭自楚之吳。以爲太宰。○維遹案。注當作嚭晉伯宗之子。今本誤脫。說在當染篇。成公賈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莊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知。聞。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維遹案。論衡知實篇之下有管仲三字。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㾓而上視者。○蹠。蹻。畢沅曰。㾓字無攷。注以蹻訓蹠。亦難曉。說苑權謀篇作執柘杵。梁仲子云。墨子備穴篇云。用播若松爲穴戶。播。不執知何物。字與㾓相似。○孫志祖曰。疑蹠㾓即柘杵之譌。○孫詒讓曰。㾓疑枱之異文。說文木部云。枱。耒耑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高注云。蹠。蹈也。宋本蹠作跖。字通。又齊俗訓云。脩脛者使跖钁。注云。

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插當爲臿.文選舞賦李注引淮南子許愼注亦云.跖.蹋也.)此蹠枱猶言蹠耒跖鑁也.(蹠枱言可用足蹈之枱.論衡效力篇云.鍤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蹠枱與彼義同.說苑作柘杵者.亦卽跖枱之譌.)注以淮南注校之.亦當爲蹋.干祿字書.蹋字通作蹹.(亦見左傳宣十二年釋文.曹憲廣雅音.)與蹹形近而誤.

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畢沅曰.說苑作東郭垂.○梁玉繩曰.管子小問作東郭郵.疑垂字譌.○維遹案.韓詩外傳四.論衡知實篇.均作東郭牙.

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引.級.階陛.

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牙曰然也.○畢沅曰.管子亦當作管仲.子邪言伐莒者.文似倒而實順.注牙字舊本不重.今案文義補之.

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維遹案.意.與億.通.卽度也.

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經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矜嚴也○畢沅曰顯然喜樂意林作歡然喜樂舊本呂氏作善樂又清靜意林作淸淨本亦多同唯李本作靜又艴作怫說苑字句亦間不同今不悉記○王念孫曰矜猶奮也言手足奮動也燕策曰矜戟砥劍言奮戟也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是矜與奮同義管子小問篇作謬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此尤其明證矣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陶鴻慶曰艴然充盈手足矜與上句辭意相屬句末不當有者字涉上文論君子三色其末云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因而誤衍耳說苑權謀篇載此文作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也無者字可證君呿而不唫。呿開唫閉○畢沅曰唫本或作唫說苑作吁而不吟○汪中曰案此則開

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故臣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

口合口之呼、上世給亦明著之矣、

匿、藏、隱、蔽、

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爲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維遹案、注田子方學於子貢、本當染篇、張本姜本、子貢作子夏、與史記儒林傳合、莊子田子方篇、又謂師於東郭順子、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畢沅曰：列子黃帝篇作有好漚鳥者，下並同。○梁玉繩曰：好蜻人罕用之，注謂蜻蜓一名白宿，亦新。）每居海上，（○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擬阮步兵詩作每朝居海上，御覽九百五十同。）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終日玩之而不去。（玩，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居，所。○畢沅曰：注頗僻，似不若訓處。或本作古処字，而傳寫訛所。）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畢沅曰：孫云選注沈休文詠湖中雁詩注作羣蜻翔而不下。）

勝書說周公旦曰：（○畢沅曰：韓詩外傳四但作客，說苑指武篇作王滿生。）「廷小人眾，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

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勿無。周公旦曰。勿言。陶○鴻慶曰。徐言則不聞。當作徐言則人不聞。謂不爲他人所聞也。故周公答以徐言也。今本奪人字。則語意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當作勿言之而成。謂不言而後能成也。即下文所謂勝書能以不言之說也。故周公答以勿言也。今本衍不字。則文義難通。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畢沅曰。外傳。說苑。皆作誅。管蔡事。口唔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畢沅曰。注必病下。似當有一己字。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窺。猶見。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得道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畢○

沅曰孫云莊子田子方篇子貢作子路好矣作久矣○吳先生曰好讀為孔孔甚也好矣猶云甚矣今也

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

矣。不可以容聲矣。○維遹案舊校云擊一作解非莊子田子方篇文與此同郭注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釋文引司馬云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也擊動也故未見其人而知

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同合也聖人之

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

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也楚僭稱王守縣大夫皆稱公太子建為費無極所譖

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庶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人伐鄭

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殺

應之○畢沅曰注勝與庶父當作勝請庶父○梁玉繩曰白公作亂在孔子卒後三月恐未必有問答此本列

子說符。當是寓言。而淮南道應又襲之。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微言若石沈沒水中。人不知。

孔子曰。沒人能取之。沒行水中之人能取之。

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

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澠。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識味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汪中曰。此則別味之說。又遠在許敬宗之前矣。

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

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義大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陶鴻慶曰。高說殊誤。謂猶意也。知言之謂者。聽言而知其意也。列子說符篇載此文。張注云。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斯爲得之。又曰。下文云。言者謂之屬也。與離謂篇辭者意之表也義同。

白公弗得也。弗得。不得知言之言。○吳先生曰。白公弗得也。謂白公不知言之謂。故不可與微言也。注當作弗得不得知言之謂。文義乃相應。今本句末言字譌。

知謂則不以言矣。不欲白公以微言言。○陶鴻慶曰。不以言下。當疊言字。列

子說符篇載此文云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是其證高注云云是其所據本不誤○孫先生曰文子微言篇淮南道應篇並疊言字陶校是也言者謂之屬也。謂不仁不義之言求魚者濡。爭獸者趨。○畢沅曰列子說符篇作爭魚者濡逐獸者趨文子微明篇亦同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去不仁不義之言○孫鏘鳴曰言之至者無待乎言故可以去言論語曰天何言哉至爲無爲。至德之人爲乃無爲無爲因天無爲天無爲而萬物成乃有爲也故至德之人能體之也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末小也白公不能踏無爲遂行其志殺子西子期而有荊國葉公子高率方城外衆攻白公九日而殺之法室法室司寇也一曰浴室澡浴之室也○畢沅曰列子及淮南道應訓俱作浴室○梁玉繩曰左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此與列子淮南言歸死非實又九日而殺之本于淮南亦不知何出齊桓公合諸侯。合會也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

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上。陳昌齊曰。據文當作公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

驪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三塗爲祟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與三塗。萇弘謂劉子客容猛。非祥也。其伐戎乎。陸渾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儆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歷世亡失。按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畢沅曰。注引傳多訛。今悉據傳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祥也。誤涉昭十五年傳非祭祥也之文。○梁玉繩曰。匠誨云。左昭十五年傳。非祭祥也。注誤涉彼文。天子許之。天子。周景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萇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以世推之。當爲晉頃公。其不得爲襄公明矣。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

隨之。涉於棘津。○維遹案。左昭十七年傳云。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此作揚子。與傳異。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王念孫曰。哀四年左傳。楚襲梁及霍。杜注云。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陶鴻慶曰。小字當衍。離謂篇云。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是其證。唯知言之謂者可爲。○王念孫曰。可爲當作爲可。見上文。陶鴻慶說同。

精諭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孫鏘鳴曰。意者卽上篇所云言之謂也。言意相離。是不知言之謂者也。故以離謂名篇。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

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舊校云毀譽一作玷辭衆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分別惑疑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畢沅曰昭字當重○陳昌齊曰畢校謂故惑爲句昭字當重竊謂故惑二字當連下惑之中爲句昭字不必重淮南俶眞訓云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二語與此略同此以惑惑對冥冥也惑惑連文亦見賈誼疏○陶鴻慶曰畢校非今案惑冥者謂有惑疾者也惑者之患下衍不字兩惑字兩冥字當各衍其一原文本云惑者之患自以爲惑故惑之中有曉焉冥之中有昭焉言有惑疾者自知其惑故有時而不惑若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今本不字涉下文誤衍冥冥二字則以習見誤重校者又妄增一惑字作惑惑與冥冥相配而辭意遂不可曉矣畢校不審語勢既以故惑斷句因疑昭字當重古書之難讀如此○維遹案陳說義長莊子天地篇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

之中。獨聞和焉。辭例亦同。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維遹案。皆古借字。借同也。者與諸字古通。廣雅釋言。諸。之也。然有亡者國。猶云然有亡之國。韓非顯學篇云。不道仁義者故。俞樾釋者爲之。其例正同。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辨。別。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爲治。禁法。○陶鴻慶曰。其罰愈疾。當作其法愈疾。法即承上賞罰言。下文云。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義即承此。今作罰者。以聲同又涉上句而誤。○吳先生曰。注似當作禁法。禁。今奪一禁字。義不可通。故辨而不當理則僞。僞。巧也。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

宗·本也·

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畢沅曰·死與尸同·史記秦本紀·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此書期賢篇·扶傷輿死·亦是·意林作有人得富者尸·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畢沅曰·意林作富人黨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畢沅曰·意林作必無買此者·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畢沅曰·意林作必無人更買·義必無不贖·下五字疑是注·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讒辯·所以車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以世詭辯·反白爲黑·而主不知·故死·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

從學者也以主不知故窮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畢沅曰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茆泮林曰論語孔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疑誘引即指管蔡范蠡子胥以此流。流放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讓辯無理若鄧析○吳先生曰注以讓辯釋從此生之此則當疊一此字今本誤挩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畢沅曰舊校云一作袴下同案玉篇袴子潰切襌衣也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維遹案舊校云日一作因當從之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

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畢沅曰。列子力命篇亦云。子產殺鄧析。考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駟歂乃代子太叔爲政者。則鄧析子產並不同時。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梁玉繩曰。此既仍列子力命荀子宥坐之誤。而述鄧析之亂法。有不可不誅者。恐語增非實。果爾。則何以鄭用其竹刑。而君子謂子然不忠乎。今其書存二篇。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顧反。是者數傳。○松臯圓曰。是上恐脫如字。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惑。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

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戾也。擇猶異。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爲從也。魏王以爲辯達。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爲橫。髡以合關東從爲未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輟不使行之也。○畢沅曰。有以讀爲又以。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少。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倕於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爲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倕見之。則自銜齧其指。不能復爲。故言大巧之不可爲也。○畢沅曰。注前說是也。淮南本經訓。道應訓。皆有此語。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〇陳昌齊曰。亂辭亂字。因上句而衍。〇陶鴻慶曰。從當爲徒。以形似而誤。徒。空也。即下文所謂欺心之言也。又曰。亂字不當重。即辭字之誤而衍者。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遇。會也。約。盟也。〇畢沅曰。空雄前聽言篇作空洛。此疑本是空雒。寫者誤耳。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

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龍言藏之三牙。辯說也。若乘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畢沅曰。謝云。藏三耳。見孔叢子公孫龍篇。耳字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意臧我古字通用。謂羊也。此作藏。尤誤。盧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為三耳。但此下又言馬耳齒。則此又書似是作三牙。又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今此注意又相反。非也。○王念孫曰。三耳是也。今作三牙者。即因下文與牙三十而誤。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少選。須臾。明日孔穿朝。

朝見也。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藏三牙之說也。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近難成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畢沅曰。舊者乎上有也字。衍。今刪去。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畢沅曰。孔叢子有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二語亦當竝引。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秦之有相國。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爲三十。謂若公孫龍藏去其三牙、多而偏不可均、故難也。藏去其二、少而均、故

易。○畢沅曰。正文與注皆難曉。○陳昌齊曰。日日二字倒誤。日當今日字當作曰。○孫鏘鳴曰。視日當作視日。日在天當作日在天。日當今當作日當今。視日問日之早莫也。乃始以在天對。繼以正圓對。至問其時。則又不告以日所加之辰。謁者主駕而言無馬。問馬齒。欲知馬之年數也。而以齒與牙對。皆所答非所問也。涓人。中涓也。涓。潔也。主知潔清洒掃之事。（漢書陳勝傳。嘗爲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孫詒讓曰。陳校是也。進上。上亦當有日字。陳失校。此章皆言辭意相左之弊也。莊伯令其父視日者。（父字疑誤。）欲知其蚤莫。而乃答以在天。視其奚如者。欲知其中昃。而乃答以正圓。又令視其時者。問其所加何時。而乃答以適當今時。謂者本不掌駕。今令之駕者。謂令傳命使騶駕。而謁者乃辭以本無馬。此皆與所使之意不相當也。惟令涓人取冠。曰。進上。未詳其義耳。人有任臣不亡者。李寶詮曰。任。保任。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析言破律之刑。○畢沅曰。注便似當作使。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

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猶認路婦緇衣。計其緷與紡以爲便。非其理也。言宋亂無法也。○俞樾曰。紡與禪對。紡猶複也。紡字從方。方之本意爲兩舟相竝。其字亦或作舫。衣之複者謂之紡。猶舟之竝者謂之舫矣。故計其禪與紡。而因以爲得耳。○吳先生曰。聘禮。賄用束紡。注。紡。紡絲爲之。今之縳也。紡繒即繒色之紡帛耳。俞校以紡爲複與禪相對。古書無以紡爲複者。棄明文而任肊說。殆不可從。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何故不畏我。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畢沅曰。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作善者胡爲畏。○俞樾曰。此本作罪不善。善者故爲畏。故讀爲胡。墨子尚賢中篇。故不

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一本故作胡。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是上文故字。乃胡之段字。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竝其證也。故為畏。即胡為畏。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則善者胡為畏也。後人不知故與胡通。而疑故為畏三字文不成義。遂臆加不字。失其旨矣。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正作善者胡為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是以殺唐鞅。故曰唐鞅之對。不若無對。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王念孫曰。淮南道應篇作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俞樾曰。舊校云。民人一作良人。當從之。良人見序意篇。蓋當時有此名目。高彼注曰。君子也。非是。說見前。○維遹案。惠子。國策魏惠王襄王哀王皆記其事。莊子至樂篇云。惠子相梁。則施作相在惠襄之世。至

哀王時猶存也。天下篇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漢志名家有惠子一篇。注。施與莊子並時。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輿謣或作邪謣。前人倡。後人和。舉重勸力之歌聲也。○維遹案。文子微明篇。輿謣作邪許。淮南同。他籍或作邪所。並聲近而義同。今北方共著力於一事者。猶有勸力之歌。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說也。不如呼輿謣宜於舉大木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爲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難窮。其爲禍福猶未可知。猶。尚也。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爲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爲禍矣。惑。誤。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維遹案。語意不完。疑有脫文。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維遹案。有國下當有者字。下文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辭例正同。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受之。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吳汝綸曰。之國。之猶是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聽。從。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

主也。以國與人猶尙可。○陶鴻慶曰、尙猶可下、當有貪爭之心五字、上文云、王又固止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下文云、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皆與此文反復相應、如今本則語意不完、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爲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陶鴻慶曰、作當爲行字之誤、故下云他行稱此、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維遹案、舜爲受字形誤、由字衍、而猶與也、觀上文可知、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鄄、邑名也、自拘於鄄、將服於齊也、齊威王幾

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幾危，危不受魏惠王也。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難於魏境內也。凡自行不可以幸爲。必誠。言惠王幸享傳國之名，惠子幸享以不受之名，以爲必誠也。○陶鴻慶曰：高注云云，是不讀正文十字爲句，非也。此當於幸爲絕句，必誠二字爲句。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螟，螽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今兗州謂蝗爲螣。論王與惠子擅相禪受，害於義者也。○畢沅曰：梁仲子云：高氏注淮南氾論訓以陳仲爲孟子弟子，此以匡章爲孟子弟子，均妄說也。○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改正文蝗螟作螣螟，注蝗螽也作螣螽也。案王改是。下文亦以螣螟連文。高注仲夏紀可作旁證。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甚於蝗螟。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

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陳昌齊曰。此段皆惠子語。訛爲惠王。又誤衍惠子及惠子曰五字。遂不成文義。當刪正。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表掇儀度。○孫鏘鳴曰。表訓儀度。是掇疑掇。蓋以木爲杖。如子罕揩朴之類。表以度審方位之邪正。掇以課工役之勤惰。皆有事於睎望者也。睎眄也。○維遹案。首二句有脫誤。當作今之城睎城者。或操大築。築乎城上。今本脫城築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呂覽纂或下無者字。大築即大杵。廣雅釋器。築謂之杵。左宣十一年傳。稱畚築。孔疏。畚者盛土之器。築者築土之杵。校者一昧於大築爲直舂之器。遂刪去下築字。亦或築築疊文易脫。城城亦然。所謂築乎城上。猶言擣土於城牆之上。說文。築。所以擣也。是其義。墨子耕柱篇。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此云或操大築築乎城上。即彼所云能築者築。此云或負畚而赴乎城下。即彼云能實壤者實壤。此云或操表掇以善睎望。即彼云能欣者欣。欣在諄部。睎在脂部。二部古音相

通、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也、○王念孫曰、而猶乃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爲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爲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維遹案、孟子、梁惠王曰、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太子申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龐涓、據此、大將即龐涓、愛子即太子申、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舉其諱。天下人笑之、得舉書其諱惡、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更著其名、名仲父之名也、○梁玉繩曰、今之具牒改名、古有其例矣、圍邯

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羸也。○畢沅曰、潞與露同。梁玉繩曰、管子短語十四。天下乃路。左傳昭元年、以露其體。注、羸也。韓子亡徵云、罷露百姓。風俗通第九、大用羸露。蓋三字古通。○梁履繩曰、逸書職方解、其浸分露。周禮作分潞。蓋露路本通。潞字以音仝假借。國家空虛。府藏竭也。天下之兵四至。救邯鄲之兵、從四方來至也。衆庶誹謗。怨望多也。諸侯不譽。皆道其惡也。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子之法善。而不可行。又爲惠王說擧大木、前呼輿謣。後亦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嘗謝負於翟翦。而從其謀。社稷乃存也。○畢沅曰、注嘗疑是當。末也字。舊作之。誤。今改正。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名寶散出、以賂鄰國也。土地爲四方所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賊、害。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獨

（見聽用於魏者幸也）以賊天下爲實。以治之爲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匡章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以彊力也）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行·目○梁玉繩曰·謂若人在煙中·目不能張·其視甚微也·徐時棟說同·○凌曙曰·燕有煙音·古字通用·說文·睇·小視也·夏小正·燕乃睇·燕視日睇·煙視即燕睇·後世新婦入門閉目·即小視之遺也）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畢○沅曰·蕉·薪·樵也·○俞樾曰·蕉當作焦·求人篇·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是其證也·字亦作爝·舉難篇·爝火甚盛·蓋爝焦聲近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釋文曰·爝本作燋·儀禮士喪禮·楚焞置於燋·注曰·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禮記少儀篇·執燭抱燋·注曰·未爇曰燋·是其字本作燋·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也·求人篇作焦者從省·此篇作蕉·則叚字耳）入於門。門中有斂險。（斂讀曰脅·○畢沅曰·斂·從欠·呼濫切）

疑即坎窞。注不可曉。舊校云。陷一作埳。梁仲子疑欵爲欵字之誤。○李賡芸曰。欵脅聲甚遠。疑欵之譌。王紹蘭說同。○維遹案。李王說是。淮南本經篇。開圖張欿。高彼注。欿讀曰脅。正與此合。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婦氏。○畢沅曰。此與衞策誠竈徙臼之事相似。○松皋圓曰。之家氏猶言其夫家也。注誤。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遇見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

白圭亦有大甚者。○松臯圜曰。十二字句。白圭固以惠予爲有太甚者。然觀惠子所說。失理自飾。比諸白圭所誹。其謬更爲過甚也。○陶鴻慶曰。有甚之有讀爲又。亦有大甚者五字。疑是注文。○維遹案。松說似勝。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畢沅曰。梁仲子云。市丘之爲魏邑。無攷。市疑是市。讀若貝。與市字異。沛丘。齊地。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年傳作貝丘。沛貝同音。省文作市。盧云。昭廿年傳。齊侯田于沛。釋文。沛音貝。是則沛丘之即貝丘。信矣。余案。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呂氏春秋作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疑當以函牛爲是。函牛之鼎。大鼎也。與喻意似更切。又案。蔡

邑集載薦邊讓書引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燋而不熟其文與此正同市丘沛丘俱不聞以大鼎著名今欲言大鼎何必定取某地所出然蔡集舊本亦注云一曰市丘之鼎故并載梁某說以俟後來擇焉又注能知五味也上疑有脫文○維遹案市丘當作帝丘注同市篆書作帀帝古文作𢂁二字形近易誤墨子耕柱篇云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鑄鼎於昆吾孫詒讓謂通典州郡篇濮州濮陽縣即昆吾之虛亦名帝丘濮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即古昆吾國也濮陽古亦名帝丘呂氏春秋應言篇市丘之鼎宋本蔡邕集薦邊文禮書作帝丘之鼎亦即指夏鼎言之據此宋本呂氏春秋作帝丘明矣左僖三十一年經衛遷于帝丘杜注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漢書地理志同是帝丘本屬衛地故史記衛康叔世家元君十四年秦拔衛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索隱云魏都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然則高注魏邑知其所據本必作帝丘梁盧定為沛郡沛丘沛丘屬齊地史傳有明文高氏不致失照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作函牛之鼎殆誤以傳文為呂文耳後漢書邊讓傳章注引呂文作市丘雖

經後人據誤本呂氏春秋改帝爲市。其不作函牛明矣。此當傳文爲函牛。呂氏文爲帝丘。傳聞異辭。不必強同。

少泊之則焦而不熟。焦。燥。雞難鷹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蝺讀齵齒之齵。齵。鼎好貌。○畢沅曰。蝺字無攷。疑是蝺與偊踽皆同。○孫詒讓曰。蝺當與竘同。方言云。竘貌治也。吳越飾貌爲竘。說文立部云。竘。健也。讀若齵。與高讀正同。淮南子人間訓說高陽魋爲室云。其始成竘然善也。許注云。高壯貌。此云蝺然美。猶淮南云竘然善矣。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而不可用。則莫宜之此鼎矣。○吳汝綸曰。宜下之字猶於也。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蝺然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公孫龍說燕昭

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噲之子也。偃、止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陶鴻慶曰、弗養當作養之、上文云、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故此云、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養之、言但知齊王之情勢、即不欲破齊者、猶然養之、正見昭王之急於破齊也、今作弗養、則語氣不合、蓋後人不審文義而妄改之、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

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梁履繩曰。中山策。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注謂趙相國。誤。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是。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吳先生曰。對曰下疑脫一然字。蓋先對曰然。復以然則云云。反詰之也。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陳昌齊曰。趙當作燕。蓋以燕攻中山。反形中山攻燕之非也。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爲從矣。魏令孟卬割絳汾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畢沅曰。孟卬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策作芒卯。案魏策芒

卯謂秦王曰。王有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今此云割地絳洿安邑之地。洿疑即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仲子云。安邑。魏都也。李何割其國都以與人。此殊不可信。○王念孫曰。梁說非。此時魏已都大梁矣。松皋圓說同。王喜。令起賈爲孟卯求司徒於魏王。畢沅曰。起賈疑即須賈。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卯。臧亦魏臣。○蘇時學曰。臧臧獲也。甚賤之之詞。言雖用臧獲之賤。猶勝於卯也。○俞樾曰。高注曰。臧亦魏臣。此恐不然。若臧實有其人。則魏王已有爲司徒之人矣。何以下文又曰。顧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乎。此臧乃臧獲之臧。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是也。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卯。乃極言卯之不可用。故下文起賈謂孟卯曰。公甚賤於公之主也。蓋視之不如臧獲之賤之至矣。若臧亦魏臣。則何賤之有乎。顧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告。起賈出。遇孟卯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

主。公之主斟臧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爲司徒。無用公。公·耳·謂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卯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卯也。孟卯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嵤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嵤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畢沅曰·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卯之下者·舊校云·乃一作之·○陳昌齊曰·負牛當作牛負·言使牛負書耳·淮南道應訓·王壽負書而行·○蘇時學曰·令負牛書與秦者·言令牛負此書以致於秦也·牛雖賤畜·秦猶善之·豈卯之賤而不逮一畜乎·語意最爲分曉·而注者以臧與負牛爲二臣名·眞夢夢矣·○俞樾曰·正文注文牛字·並當在負字之上·今牛負字到·義不可通·畢說誤矣·卯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卯如身。王身·是臣重也。令二輕臣也。二·疑

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令秦責臣。卬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陳昌齊曰：令二輕臣也。當作今二輕臣也。○俞樾曰：令二兩字義不可通。疑今王兩字之誤。言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日視卬如身，是重臣也。今王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因涉上下文並有令字，故誤今為令，因又誤王為二耳。高注曰：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此注亦有誤。高注本云輕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以疑訓輕也，又以其義未足，故加下句以申明之。今作二疑也，乃後人以既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耳。又高氏於令臣責下注曰：令秦責臣。此注亦誤，當云令臣責秦。言王既輕臣，日後秦復有隙，臣不能復責之也。今到其文曰令秦責臣，則失其義矣。古書錯誤，所在多有，學者宜悉心考正之。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卬為司徒。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錙錘，銖兩也。謂分絳務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給，足。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所欲

田邑。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王念孫曰。乎字當在魏王之令上。又況於弱乎爲句。魏王之令孟卬爲司徒爲句。○俞樾曰。乎字衍文。又況於弱四字爲句。當連上文讀之曰。魏雖強。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四字屬下文讀。當云。魏王之令孟卬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今衍乎字。失其義。遂失其讀。幷失其義。孟卬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爲帝也。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也。○孫志祖曰。此疑卽新序刺奢篇說魏王罷起臺之許綰。魏臣。非秦臣也。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畢沅曰。魏敬魏策作周訢。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

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
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畢沅曰。舊本注二字在甚字
之下。誤。今移正。乃輟行。輟。止。不入秦。○畢沅曰。舊本輟上有輒字。係誤衍。今刪。秦雖大勝
於長平三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衆於長平。故曰大勝也。士
民倦糧食。○畢沅曰。此二字下脫一字。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
舉陶削衛。地方六百。○孫鏘鳴曰。兩周全。謂東西周未亡也。其北存三字未詳。疑有誤文。
舉陶削衛者。史記梁哀王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舉陶事無考。○陶鴻慶曰。上文言秦雖大勝。而士倦食盡。此文
則言魏王之勢。尚足自保。不當以兩周發端。疑兩周全其北五字。本在舉陶削衛下。存字衍文。其文云。魏舉陶
削衛。兩周全其北。言兩周在大梁之北。為之障塞也。○維遹案。孫說是。其北存。猶云梁北尚存。史記魏世家。安
釐王十一年。無忌謂。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鄉林軍以至于今。秦

七攻魏，五入囿中，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衞之郊，可互證此文。有之勢是。有之勢是，有是之勢。○陳昌齊曰：當作有之勢是勢，與十二紀是行之是令同一句法。○陶鴻慶曰：有之勢是，當作有之是勢，(注誤同)與他篇行之是令、行之是術、行之此論，句例並同。高注釋之云：有是之勢，是其所見本不誤。而入大蚤。入秦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說，乃不入秦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畢沅曰：舊本作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衍正文九字，又於兩將字下俱注將大二字，殊謬。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本是一句，有與又同，誘豈不諳文義，而以兩將字爲句乎，今刪去。入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也。

應言

八曰。今有羿逄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逄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爲弓名。○畢沅曰：孫宣公音孟子逄蒙作逢蒙，音薄江反，似未孜乎此。○梁履繩曰：漢書、文選上林賦彎蕃弱，文穎曰：夏后氏良弓名。善曰：左傳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蕃、繁古通。案封父疑夏時諸侯，明堂位有封父龜。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俞樾曰：弓字衍文也。無弦則必不能中，故弦爲中之具。今衍弓字，則文不成義矣。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郼薄矣。薄或作亳。武王嘗窮於畢裎矣。畢裎，畢豐。○畢沅曰：裎與程同。孫宣公孟子音義：程音程，亦作程。注畢裎，畢豐，蓋以豐即程也。畢豐皆在咸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乃徙豐焉。是豐程不得爲一地。雍錄云：豐在鄠縣，程在咸陽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郢。文王墓在今西

（安府咸寧縣。畢程疑當即畢郢。）伊尹嘗居於庖廚矣。（○王念孫曰。居疑當作凥。）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畢沅曰。讒舊本作說。訛。今改正。）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畢沅曰。家語屈節解。吏字作史。下文邑吏皆朝並同。）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勉猶趣也。）二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

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維遹案、有讀爲又、家語襲此文、作又、吏皆笑宓子。吏、邑吏也、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陶鴻慶曰、亂子當作亂宓子、○維遹案、陶說是、呂覽纂正有宓字、家語作寡人亂宓子之政、此省之政二字、亦通、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遣、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簿書、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維遹案、巫馬旗、張本旗作期、與察賢篇古今人表合、又作案、淮南冥覽篇、短褐不完、高注、褐、毛布、如今馬衣、墨子非樂上、萬人不可衣短褐、孫詒讓云、短褐即裋褐之借

字。荀子大略篇作豎褐。豎與短裋聲同。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爲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闇夜。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行於遠。○於梁玉繩曰。淮南道應作誠於此者刑於彼。水經泗水注作誠彼形此。形刑古通。然與注義別矣。○陶鴻慶曰。刑與形同。猶言誠中而形外也。高注讀刑爲本字。非。○維遹案。呂覽纂刑正作形。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王引之曰。詎與豈同義。

故或以豈詎連文或言豈遽其義一而已矣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陶鴻慶曰兩有字皆讀爲又情亦當爲精上下文正相承文子精誠篇云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又云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可證此文之義乃通於天。水〇畢沅曰五字疑衍〇陳昌齊曰五字似尚可解或乃誤字水字係誤衍耳〇吳汝綸曰下乃通於天非重文也乃讀爲能水字屬下爲句畢衍此五字非〇維遹案吳說是李本凌本亦以水字屬下爲句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著之以誠治則化行之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鬬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十九

榮成許維遹學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妄苟也。妄作苟爲，不尊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所有餘者，妄與苟也，故賤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益窮困益有榮名。○陶鴻慶曰：高注云：「繩，正也。」下文「所不足也」注云：「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衞之弘演。」潔白中正，即此文之潔白中繩。高蓋讀中如字，是其所

見本無清廉二字疑是高氏爲潔白二字作注而亂入正文者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之弘演身雖死亡天下聞之而益貴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亦非也舜有卑父之謗湯有放弒之事然以通義斲削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與湯也言雖聖不能無闕況賢者乎○畢沅曰注卑父之謗見下舉難篇及淮南氾論訓○維遹案注猶有可苛者張本苛字作非飛兔要褭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飛兔要褭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爲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褭字讀如曲繞之繞也○維遹案要褭或作騕褭開元占經馬占引應劭漢書注作騕褭要褭之名本取疊韻故他籍作要褭後漢書張衡傳云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章注引呂覽亦作要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宮室不成也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棬棬乎后之爲人也。○畢沅曰棬棬莊子讓王篇作

捲捲。釋文云。音權。郭音眷。用力貌。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畢沅曰。戴舊本作妻。訛。今依莊子改正。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俞樾曰。廣韻二十五德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古今人表作北人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也。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漫。汙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畢沅曰。莊子作清泠。淮南齊俗訓亦同。○維遹案。蒼領與清泠同。中山經亦作清泠。莊子釋文引此經云。在江南。一云。在江南郡西鄂山下。所引蓋郭注之文也。薛綜注東京賦亦云。清泠水名。在南陽西鄂山下。與莊子釋文同。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畢○

沅曰。莊子作瞀光。荀子成相篇作牟光。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詢。辱也。畢沅曰。莊子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畢沅曰。莊子無夏字。○松皋圓曰。當作謀伐夏。桀。文殽次耳。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爲貪辱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潁水出於潁川陽城西山中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竝言投洞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案莊子作椆水。釋文云。本又作桐水。司馬本作洞水。○馬敘倫曰。朱謀瑋云。潁洞古字通。故禮潁衣一作絅。是其例也。椆桐二字皆誤。湯又讓

於務光曰。智者謀之。圖之也。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云、武一作賢。仁者居之。居、處也。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胡、何。何不位天子之位也。言己請爲吾子爲相。○畢沅曰、位之、莊子作立乎。又曰、注下爲字疑衍。○俞樾曰、之字衍文也。高注曰、何不位天子之位也、則所據本正作胡不位。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之、非禮義也。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非仁心。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畢沅曰、募無伯音、疑募之訛。莊子作盧水、司馬本作盧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察、見也。其視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不賴之。

也。賴。利也。一曰。善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物。故物無能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埶。漫。汙。牽。拘也。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羞居亂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四人介之大者。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浮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吾人之矛也。○劉先生曰。注失戟得矛心不平。與下文却而去不自快注失戟得矛心不自安相復。且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二語。不得在失戟得矛心不平句下。疑下文之注。誤竄入此句下也。却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畢沅曰。舊校云。却一作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作退而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

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也。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離。入也。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反。還也。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

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𥜥。𥜥。纓也。○畢沅曰。績。疑繢。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維遹案。東布亦見達鬱篇。左閔二年傳云。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大布。麤布。墨子兼愛下。淮南齊俗篇。皆有大布之衣語。此作東布。其義未詳。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舊校云。却一作退。○○王念孫曰。歿之言刎也。○○俞樾曰。歿當爲刎。一切經音義引字略曰。斷首曰刎。又曰。刎古文歾同。荀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楊倞注曰。歾當爲刎。蓋古無刎字。古人每借歾爲刎。此又作歿者。歿卽歾之或作體也。高義篇。歿頭乎王庭。歿亦當爲

侧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加上也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自一作爲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誠義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受也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敢違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畢沅曰舊本反作及孫據李善注文選崔子玉座

右銘所引改。○維遹案。李本及作反。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松皐圓曰。家語六本解。說苑立節篇。入作出。是。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行。去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爲魯定公之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舊校云。一作不苟且也。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畢沅曰。墨子魯問篇作公尚過。公上過語墨子之義。義。道。越王說之。○蘇時學曰。越王當爲句踐之後。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肎至越。苟。誠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公上過往

復於子墨子。復，白也。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維遹案，舊校云，量一作裹，墨子亦作量字。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萌，民也。○梁玉繩曰，稱客民爲賓萌，頗新。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越爲之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舊校云，受一作愛。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畢沅曰，墨子作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何必於越哉。此兩翟字訛，糴字無攷，當是糶字之誤耳。○洪頤煊曰，翟糴皆糶字之譌，謂是我以義炫糶於人。何必越。○維遹案，畢說是。爾雅釋詁，糶，賣也。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

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遁、走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臣者。○畢沅曰。舊本缺臣字。今據說苑立節篇補。渚宮舊事作則後之爲將者。此處者將二字若乙轉。可不添臣字。○陳昌齊曰。舊本無臣字。不必補。者將二字倒誤。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畢沅曰。之字舊從渚宮舊事補。

此脫在下句．下句可無之字．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曰○畢沅曰．梁仲子云．案此即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之事．檢傳上文言伐吳之役．爲吳所敗．未能全師而還．呂覽大與傳違．蓋子囊之死．適當旋師之時．遂相傳異說．夫見可知難．軍之善政．子囊何至自討．王亦何至忍與子玉子反同誅．殆不可信．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鄗岐之廣也。鄗．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順從．○舊校云．生一作至．荆之爲四十二世矣。○王念孫曰．爲下當有荆字．○孫鏘鳴曰．爲下疑脫國字．或荆字．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作乾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弒之而立．是爲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之．勝請令尹子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白公之亂也．○畢沅曰．注舊本殺之作殺報．訛．今改正．并補勝請二字．○諸以敦曰．此指

楚靈王自縊乾谿也。注引云。靈王作乾谿之臺。百姓愁怨。不引左氏公羊。非作書之意。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伐楚。楚人避之也。○王念孫曰。襄當作褱。避讀爲辟。謂淫辟也。舊本呂覽無注。此注乃後人妄加。○維遹案。王說是。鄭褱州侯助楚王淫辟事。見楚策四。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維遹案。姜本今上無而字。其時有臣如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忘。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畢沅曰。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史記循吏傳。皆作石奢。渚宮舊事與此同。○維遹案。書鈔三十七引。亦作石奢。漢書古今人表同。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道有殺人者。○畢沅曰。道舊作廷。新序同。皆誤也。今從外傳史記作道。方與下追之及反立於廷相合。石渚追之。則其父也。○維遹案。則猶乃也。書鈔三十七引作乃。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

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孝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阿私也。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免父殺身。忠孝之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事也。石渚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畢沅曰。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吏。案渚宮舊事作令吏捨之。○劉師培曰。書鈔三十七引忠臣作竭忠。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殁頭乎王廷。○維遹案。渚宮舊事引作遂不去斧鑕。刎頸於王廷。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亦作刎頸。殁刎義同。說見離俗覽。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肎。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爲天下及國。爲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陶鴻慶曰。水當爲永字之誤。與下太華之高。會稽之險。文例並同。太華之高。西岳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迴通。○王念孫曰。迴亦迵之誤。世人多見迴。少見迵。故迵誤爲迴矣。澹乎四海。澹之也。○畢沅曰。注疑未是。劉本作泊也。亦是妄改。或是安也。與憺義同。○王念孫曰。注之字。疑是足字之誤。○俞樾曰。高注曰。澹之也。之乃足字之誤。古書每以澹爲贍足之贍。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師古注竝曰。澹古贍字。是其證也。

畢校本謂澹憺義同疑是安也之誤非是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不臧。臧匱也○維遹案惡畢本作思畢沅云思舊作惡校云一作思今從舊校改臧之訓匱未知何出陳昌齊云臧疑作減減與匱義近案畢陳說未審舊本不誤今改正愛惡不臧猶云愛惡不匿藏其義與上下文亦相應注匱字乃匿之形譌臧爲藏之本字經傳多通用重言篇注匿藏則臧亦可訓匿是其例證虛素以公。素質也惡其質以奉公王之實也○畢沅曰注惡疑當作虛王疑當作正小民皆之。皆公己也○畢沅曰己亦疑是正之誤○維遹案畢說是然正文之字亦爲正之譌之正二字隸書形似言在上者能虛其質以奉公正則小民自皆公正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即其義也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之○維遹案其下之字猶與也敵與適古通適往也此言小民與王偕往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若如字則與全篇之意違矣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

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歿於前。名明於後世。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行滿天下。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德。以季世視之。則親也。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違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行德作修德。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畢沅曰。注之險也。疑是皆險也。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孫志祖曰。王厚齋謂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梁履繩曰。鹽鐵論論勇。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亦本之。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鎛在後。故曰先德後武。舜其猶此乎。此一舊校云。作上。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

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沈欽韓曰．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一統志．左邑故城．今絳州聞喜縣治．按續志注．曲沃在聞喜縣東北數里．公子重耳居蒲。○沈欽韓曰．一統志．故蒲城今大名府長垣縣治．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於公。姜氏．申生母也．膳．胙之也．○畢沅曰．注之字疑衍．○王念孫曰．昔與夕同．麗姬易之。易猶毒也．○畢沅曰．梁仲子疑是易以毒也．汪本改作置也．義不足．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所由遠．姬施酖於酒．寘毒於肉．故先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維遹案．狗字姜本張本作犬．殆據左僖四年傳改．故誅太子。太子不肎自釋。釋．理也．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畢沅曰．傳云．縊於新城．○梁玉繩曰．匠誨云．內外傳皆言申生自縊．獨穀梁言刎脰而死．此言劍死．殆用穀梁說．公子夷

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烝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過五鹿如齊。○維遹案。左僖二十三年傳杜注。五鹿。衞地。今衞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沈欽韓云。元城之五鹿當是沙鹿地誤。引水經注爲證。其說是也。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畢沅曰。此與淮南人間訓同。黃氏日抄云。恐無此理。○洪亮吉曰。說文。骿。幷脅也。晉文公骿脅。論衡一作比脇。金樓子作骿脇。並同。今左傳本作駢。駢骿古字也。然駢脅亦非曰其相。大抵多力者。合榦居多。故史記商君傳。趙良謂鞅曰。多力而駢脅者。參乘是矣。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父。桓公御說之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馬敘倫曰。下窮字借爲終。莊子在宥篇。窮身求之。乃今也得。窮身即終身也。此終窮可通之證。今晉公子之從者。

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還。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之也。○畢沅曰。注本左傳。雖然下則字衍。廉而儉。傳作廣而儉。無重耳二字。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入晉納也。○畢沅曰。注當云。納之晉也。○維遹案。注當作入猶納也。猶字爛脫為酋。酋與晉形近。故譌為晉字。後無義篇注。入猶納也。是其切證。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

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博大也。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爲陽城君所善。○畢沅曰。莊子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此注非。下云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亦以此名歸之。而使其弟子皆從之受學也。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

能死。不可。陶鴻慶曰.與之有符.有字當在不能死上.讀爲又.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續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孫詒讓曰.田襄子言行.無攷.說苑尊賢篇.有儒君問田讓語.疑即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送也.○維遹案.此文猶云還歿頭於孟

勝前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呂文辭例倒略往往類此校者若強改文從義順失之遠矣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畢沅曰句上當有二人二字以猶已也○吳闓生曰畢說非也上文百八十爲句三人下屬三乃二之誤耳○維遹案淮南泰族篇云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與吳說合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維遹案當聽畢本作不聽畢沅云舊本作當聽非今改正松皋圓云此田襄子諭二人之辭也言我既受鉅子之號則二人亦屬我門下須從我言無反死耳畢校臆斷改作不聽可謂妄矣案松說是今改從舊本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孫鏘鳴曰墨者以爲十字疑有誤文○維遹案察猶知也謂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之言是爲不知墨者之義也於義亦通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

客也。畢沅曰。義未詳。○梁履繩曰。上世即上文神農黃帝之時。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也。若上客疑即使民如借之義。○維適案。若客疑爲苛察。形似之誤。謂上世言治。惟不重賞罰。而民自趨於正。故上文云。神農黃帝之時。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也。今世言治。雖重賞罰。而政反趨於亂。故上文云。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然則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即上世所謂苛察者也。細繹全篇文義自明矣。莊子天下篇云。君子不爲苛察。淮南道應篇云。其爲政也。以苛爲察。竝其義。梁說不可從。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可用也。闔廬之用兵也。

不過三萬。闔盧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衞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畢沅曰。孫云。御覽二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固。兩用之下。皆有衞字。然案下文似不當有。國雖大。勢雖便。卒無衆。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不能以尅敵也。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無遺民。不為之用。故滅亡。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求。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吳先生曰。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

三千諸侯大會，與此說同。又公羊說云，殷三千諸侯，蓋本於此。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爲之用也。○維遹案：充，下疑脫實字。下文賞罰皆有充實，即承此而言。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管仲。商，商鞅。民之用也有故。故，事也。○維遹案：故，所以也。言用民之道，必有其所以也。下文用民有紀有綱，即其義。高訓故爲事，失之。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

血幾不可止。試，用習肄之也。句踐試其民於寢宮。〇畢沅曰：舊作寢宮，劉本作寢宮。案劉晝新論閱武篇正作寢宮，今從劉本。〇維遹案：張本亦作寢宮，御覽二百七十九引同。民爭入水火。〇畢沅曰：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即此事。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猶止也。〇畢沅曰：舊校云：却一作退。案新論正作退。〇維遹案：御覽引却亦作退。賞罰有充也。〇松皐圓曰：充下當有實字。〇鹽田曰：淵鑑講武條引作賞罰有充實也。莫邪不爲勇者興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爲勇者利，怯者鈍也。〇王念孫曰：興當爲與。莫邪不爲勇者與懼者變，言不爲勇者變而大利，不爲怯者變而大鈍也。〇維遹案：王說是。元刻本舊校云：興一作與。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〇陶鴻慶曰：此爲能用其民者設譬，能與不能也，疑當作能用與不能用也，奪兩用字，則義不明。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

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梁玉繩曰淮南道應作宿沙古字通逸周書史記解作質沙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沈欽韓曰方輿紀要陰密之城在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志云古之密國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終一人之身爲世徐時棟曰上言神農○文王湯武下言三代是一世者天下也注誤○陶鴻慶曰一世猶言天下下篇云舜布衣而有天下與此文異而義同高注失之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本始也○畢沅曰似當云不可不察之本少一不字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管淮法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鸂水。倒殺投棄之○畢沅曰梁仲子云水經淮水注引作投之雞水○王念孫曰倒與殺義不相近倒當爲剄說文曰剄刑也故高

訓爲殺。今本作倒者。俗書刭字作到。形與到相似。刭譌爲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刭之。刭譌作到。是其例。)後人又加人旁耳。羣書治要引此作刭而投之谿水。論衡非韓篇云。宋人有御馬者。不進。刭而棄之於溝中。此皆其明證矣。又曰。水經淮水注云。鷄水出雞陂。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據此則雞爲水名。然論衡言刭而棄之溝中。溝與谿同類。則作谿者是也。此直爲殺而投之谿中耳。非謂水名也。谿雞形近而譌。鄭氏因以爲汝南思善之雞水。誤矣。谿或作溪。雞或作鷄。今本作鸂。則又溪鷄二字之合譌也。○茆泮林曰。御覽引正文倒作刭。引注刭殺。今本倒恐刭之譌。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於不知御之道。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爲之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王念孫曰。治

要無下多字。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孫先生曰。敗託當作敗所託。此緊承上句而言。治要引有所字。威亦然。王念孫曰。治要引然下有矣字。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也。惡乎託。託於愛利。王念孫曰。治要有注云。愛則利民。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俞樾曰。次官二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大官。蓋大誤作次。因誤作次矣。貴公篇曰。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可以爲證。劉師培曰。次爲羨之說。○○維遹案。俞說義勝。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畢沅曰。注疑節也。或是節節其力也。○維遹案。新節當作執節。注節節也。當作節策也。皆因形近而誤。淮南主術篇謂造父之御。執節于掌握之間。注節。策也。是其證。畢說非是。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祈、求也。若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有讎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流、放也。彘、地名。今河東永安是也。微召公

虎而絕無後嗣。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此之謂也○畢沅曰趙

云此注大繆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太子得免是為宣王是也虎臣

宣王似當作虎宣王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畢沅曰似當作多欲民衆○維遹

案多欲衆之之指民言雖不改字亦通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

有。不得有其位○畢沅曰注位當作衆下同○陶鴻慶曰不得善則不有善乃若字之誤則字衍文本云此多

其讎也不若不有上文云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衆不若無有是其證矣善字隸書或作

善與若相似故若誤為善後人又加則字以成文耳高注云不得有其位是其所據本已誤有必緣

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心愛之謂也○畢沅曰似當作故曰愛之謂也有其形

不可謂有之。形體也不可謂有天下之位也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

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由此多其讎生矣有無之論。

不可不孰。（孰猶知。）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見也。）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先也。）務除其災。思致其福。（○維遹案：治要、御覽引致上並無思字。）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維遹案：璽之沿革，郝懿行證俗文論之甚詳。謂其璽封之者曰泥，濡之者曰塗。引西京雜記及此文為證。案：塗即封泥。今驗此物，其制為土出，面有印文，背有版痕及繩跡，其色或青或紫。其填於印齒中者，則為正方；其施於無印齒之簡牘者，則為圓形，高無注者。緣漢時此物通行易明，故不須解。淮南齊俗篇云：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許注云：埴，泥也。）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蓄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如神也。）其人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人法式，故曰審也。）魏武

侯之居中山也。○畢沅曰：韓詩外傳十、新序雜事五俱作魏文侯。○梁玉繩曰：淮南道應亦作武侯。○維遹案：攻中山為文侯之事，樂成篇、魏策、史記魏世家，皆有明文。外傳、新序作文侯，是也。淮南蓋沿此而誤，不足為據。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維遹案：漢志儒家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據期賢篇、魏世家，文侯亦師子夏。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也。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維遹案：韓詩外傳、新序並無家字。其獨以亡何故。○陳昌齊曰：其當作吳。○維遹案：淮南、韓詩外傳、新序同，其即指吳言。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欲之物。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不臣之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尚。此夫差之

所以自殁於干隧也。爲越所破·自剄於干隧·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一○舊校云·退一作却·下同·左右旋中規。東野姓·稷其名·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過猶勝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也·○孫鏘鳴曰·莊子達生篇作使之鉤百而返·釋文司馬云·稷自矜其能·圓而驅之·如鉤復迹·百反而不知止·○章炳麟曰·百卽今所陌之陌字·鉤陌謂般旋陌上一周也·顏闔入見。見·謁也·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爲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爲妄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得載而歸也·○畢沅曰·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生篇·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衞莊公·余攷莊子人間世·言顏闔將傅衞靈公太子·讓王言魯君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爲衞莊公是也·而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雜事五·家語顏回篇

皆云魯定公問顏東野之御蓋傳聞異辭耳高氏之未加詳考誤以爲魯莊公嘗呂子妄說思載咸陽市門之金而歸何其陋也又荀韓新序人表家語稷字竝作畢其馬必敗。〇維遹案治要引必作將與莊子達生篇荀子哀公問篇合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〇維遹案治要引東野下有稷字當據補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〇畢沅曰此注非是猶求其馬即下所云極是也故亂國之使其民。〇維遹案莊子則陽篇之字下有君字淮南齊俗篇文子下德篇有法字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識。過責識知數爲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人不從之也巨爲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〇維遹案

莊子作大爲難而罪不敢文異而義同重爲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維遹案莊子淮南文子文竝與此同惟治要引呂文罰作罪又引注罪作罰亦通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其爲也○畢沅曰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疑當作則難以爲繼矣難以爲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陳昌齊曰二爲字疑當作僞知字衍注爲字亦當作僞○洪頤煊曰繼當是𢇍字之譌𢇍古絕字下知字當在下句以爲繼上言知能力之不足則自以爲絕矣知以爲絕則上又從而罪之義亦得通○俞樾曰畢謂下知字衍是也謂脫兩難字非也爲當讀作僞古字通用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僞繼矣以僞繼則上又從而罪之文義甚明莊子則陽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正作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可證明此文之義○陶鴻慶曰爲與僞同則以爲繼矣當作則以爲繼之矣以爲繼知知亦之字之誤莊子則陽篇正作民智力竭則以僞繼之是其證也畢校非是○維遹案陳俞說近是惟下知字不衍疑知

爲矣字之譌。呂氏文例。往往類此。治要雖截引此文。爲竝作僞。注同。是以罪召罪。召。致也。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舊校云。一作准。○維遹案。治要引煩作衆。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禁。爲不行也。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爲戮。舊○畢沅曰。校云。因一作用。案當是因字。○孫先生曰。故民因而身爲戮。本作一故民不用而身爲戮。舊校作用者。蓋脫不字。今本又轉誤爲因。故文不可說。治要引正作故民不用而身爲戮。畢校非。極也。不能用威適。適。宜也。○陳昌齊曰。不能用威適宜也。据文義。當爲極也句下之注。原本誤以不能用威適爲正文。而以宜也爲注。遂多出適字。陶鴻慶說同。子陽極也。好嚴。○陳昌齊曰。極也二字。因上文而誤衍。俞樾陶鴻慶說同。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猘狗而弒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狡狗之擾而殺子陽。極於刑之

故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聞。○舊校云。竊一作竊。○孫鏘鳴曰。竊未詳何物。有必是著之誤。詳見愼勢篇。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用之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輿。衆也。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也。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吳先生曰。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計殤皆以十二箇月為一歲。注當云。十一歲以下為下殤。即生世一百三十二箇月者為下殤。如入一百三十三箇月之限。則為中

殤矣。今注作九歲以下。誤。又曰。殤有三等。注不言上殤中殤。而以下殤釋殤子者。蓋十九將冠。十五爲志學之年。皆有成人之端。故不數也。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勸。樂也。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亂猶難也。○畢沅曰。錢詹事云。扶木即蟠木。古音扶如酺。聲轉爲蟠。漢書天文志。奢爲扶。鄭氏云。扶當爲蟠。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趣。舊校云。一作赴。不敢卻也。卻猶止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木異⿰木異古耕字。○畢沅曰。上既云務耕疾庸。則⿰木異必非耕字。又云似屬下句。闕疑可也。○梁玉繩曰。廣雅。⿰耒異耕也。音弋。五音集韻作⿰禾異。疑與⿰木異是一字。然上下必有脫文。○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改注⿰木異古耜字。爲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

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句。○孫鏘鳴云。以上例之。得上脫一可字。○孫先生曰。御覽六百二十五引。得上有可字。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孫先生曰。用上當有得字。上下文並作得用。此不應獨異。蓋誤脫。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維遹案。御覽引作能令人欲無窮。故人亦可得用而無窮。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一。同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

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孫鏘鳴曰。異疑與。陶鴻慶曰。異當爲與字之誤。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雒誦案。令謂聽從也。令聆古今字。廣雅釋詁。聆。從也。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陳昌齊曰。下敵字當作繫。淮南齊俗訓云。聖人託於無敵。故民命繫焉。語蓋本此。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狗所欲之。故鬬爭之。○畢沅曰。注兩之字皆衍。○丁聲樹曰。正文及注炙雞皆當爲雞炙。炙與跖通。用衆篇高注云。跖。雞足踵。說文。跖。足下也。漢書賈誼傳。字作蹠。从庶聲。本味篇。雞雞之炙。王念孫云。炙讀爲雞跖之跖。是也。或折其骨。

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孫鏘鳴曰。上爭字上當有不字。○陶鴻慶曰。而相與爭。當作而不爭。涉上文則相與爭矣而誤。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下。降。日○畢沅曰。僖廿五年左氏傳。淮南道應訓。俱作下三日。韓非外儲說左上作十日。新序雜事四作五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王念孫曰。謀士當爲諜出。字形相似而誤。(諜爲丗字。唐人避諱作廿。遂與謀相似而誤。漢書藝文志。大歲諜日咎二十九卷。今本諜誤作謀。史記夏本紀。稱

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以譌作稱。以上士。墨子號令篇。若贖出出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又云。出候無過十里。出字並譌作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士亦出之譌。僖二十五年左傳及晉語。正作諜出。蓋諜者入城探知其情。出而告晉侯也。師吏請待之。孫先生曰。左僖二十五年傳作軍吏曰。請待之。有日字。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維遹案。左傳韓非新序。得原失寶。並作得原失信。遂去之。明年復伐之。畢沅曰。與左傳韓非不合。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爲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滿猶成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在木曰實。在地曰蓏。）夏之德

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也。成、熟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俞樾曰。冬之德寒。則凍閉不開。固其所也。何以反是不信之故。此說殊不可通。孟冬紀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竅。疑此文開字亦竅字之誤。高注曰。不開、氣不通也。其所據本已誤。○孫詒讓曰。俞校是也。但開竅形不相近。不宜致誤。疑開當爲閼。即竅之叚字。閼又譌開耳。閼竅聲類同。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維遹案。周禮辨其

苦良·鄭注·苦讀如鹽·鹽·蠱也·詩四牡篇·王事靡鹽·毛傳·鹽·不堅固也·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孫鏘鳴曰·以上皆四字為句·有韻之文·染色二字·當是注文·轉寫者誤入正文耳·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當猶應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畢沅曰·梁仲子云·關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然則齊安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匡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據此·疑侯字衍·盧云·案曹沫事出於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實·辭亦鄙誕不經·但以耳目所見·施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也·○梁玉繩曰·春秋之初·安得有關內侯·恐亦未必以後之爵制施於上世·案戰國魏策·竇屢關內侯·鮑注云·侯於關內耳·此時未

爲爵。然則關內者。郊關之內也。故管子小匡言魯邢請爲關內之侯。或謂侯當作侯。秦策。黃歇曰。韓必爲關中之侯。魏亦關內侯。言比於侯吏。○俞正燮曰。蓋戰國時大臣實封稱君。如孟嘗昌國安陵龍陽平原信陵等。皆通名關內侯。所謂關者。凡國皆有關。燕策。蒙嘉云。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賦。比郡縣。是魯比關內侯之義。其地固不能遷也。○維遹案。俞說是。關內侯爲戰國通制。墨子號令篇。亦有此名。漢書百官公卿表專指秦制。言恐非。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畢沅曰。曹翽左傳作曹劌。公羊國策史記。竝作曹沫。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注

非也。左氏昭廿一年傳。子皮承宜僚以劍。哀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杜云。拔劍指其喉。蓋曹翽以劍自向。故下云戮於君前。即以頸血濺衣之意。○諸以敦曰。繹上下文。乃莊公自劫也。與他書言曹子劫桓公異。梁仲子校云。曹翽以劍自向非。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閒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衞君。非以君衞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刼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畢沅曰。御覽四百三十作人將刼君而不知。不可謂智。此不盟君三字賸。○馬叙倫曰。此文當作人將刼君盟而不知。傳寫譌衍不君二字。而字又譌乙於盟字上。或盟字涉上文與之盟衍。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

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孫鑛曰。此句於上文不相繫屬。當是下篇之首句。後物豈可全哉。又云。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正與起句相應。○俞樾曰。物固不可全也六字。與上文不屬。疑此篇之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當云。物固不可全也。以

[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物豈可全。正與物不可全相應。傳寫者誤繫於上篇之尾耳。]

責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畢沅曰。梁仲子云。此卽以衆人望人之意。○俞樾曰。下人字。當讀作仁。責人則以仁。與下文自責則以義正相對。]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飾讀曰勑。勑正也。]故

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維遹案。則難瞻。則字原作責。陳昌齊云。責字當作則。陶鴻慶說同。末云。與下文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文例同。案。許本姜本張本李本竝作則。今據改正。難瞻則失親。難瞻則恐。恐則離叛。故失所親也。○畢沅曰。梁仲子云。瞻疑當作贍。○劉師培曰。恐亦怨字之訛。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苟且不從禮義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瓋。○畢沅曰。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適皆見。注云。瑕適。玉病也。今此加玉旁。乃俗作。字書不載。○維遹案。畢說是。惟適當讀爲謫。謫與瑕義同。老子曰。善言無瑕謫。是也。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畢沅曰。不可全舊本全上衍一不字。今刪。○維遹案。李本作不可必全也。別本作不者。聲誤也。故擇物而貴取一也。一分。

○陶鴻慶曰擇物下當有博字・下文云・擇者欲其博也・是其證・如今本則文義不完・貴取二字疑當倒乙・擇物博・取貴一・相對成文・謂所擇者廣・而所取者約也・下文云・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即此義・季孫氏

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季孫氏武子季文子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違外・○畢沅曰・舊校云・論一作論・案注誤・當云桓子季平子子也・末疑有文脫・似當云孔子欲以道術諭之・而處見違外也・○梁玉繩曰・淮南說山有此語・注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脅定公而專其政・與此注異・

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畢沅曰・注非也・受其養則不見違外・於以諭道術則便矣・

魯國以訾。訾・毀也・毀孔子也・

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螭・龍之別也・

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也・

魏文侯弟曰

季成。友曰翟璜。○畢沅曰：亦作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維遹案：李克原作季充。畢沅云：乃李克也。因形近而訛。案李本、凌本正作李克。適威篇、史記魏世家、韓詩外傳二、說苑臣術篇並同。今據改正。李克對曰。君欲置相。置，立。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誰。○畢沅曰：新序四，樂騰作樂商，下同。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爲賢。季成進之。○畢沅曰：爲不肖，舊本作而不肖。賢作貴。今並從新序改正。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愼。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俞樾曰：理無自然下，奪理無二字。蓋言疏賤者知，而親習者不知，此理之所無。無由然也。理之所無，由然，而以之斷其孰爲相，則過矣。今奪二字，文義未足。○陶鴻慶曰：自然而斷相過，涉上句衍

自字。本作然而斷。相。過。言如是而斷其孰可爲相則過也。○維遹案。俞說是。李克之對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曰。過猶不及。言俱不得其適。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周人。問文侯功何以不及五伯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羽翼。佐之。○畢沅曰。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注文選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補。新序四作三士翊之也。注羽翼舊倒。選注校叔七發引作羽翼佐也。甯戚欲干齊桓公。○黃生曰。淮南子作甯越。乃知戚當作戉。即古鉞字。以音相近。故借爲越。越。戚字則後傳寫之譌也。○維遹案。黃說非。淮南道應篇。甯越爲甯戚之譌。當據此訂正。高注氾論篇謂。甯戚商歌以干桓公。事在道應訓。足證高所見本亦作甯戚。故甯戚與甯越爲二人。博志篇謂。甯越爲周威公之師。漢志儒家有甯越一篇。顏注即本呂覽。擊牛角而歌以干齊桓公者爲甯戚。直諫篇及楚辭離騷篇。皆有明文。晏子春秋問篇。淮南繆稱篇。亦述其事。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將也。○畢沅曰。注非是。與下辟任車不可通。淮南道應訓注云。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此則是已。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肎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

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肎得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
我肎逃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畢沅日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日甯戚飯
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
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訛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日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
疾擊其牛角商歌日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
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殼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
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
兮清且蘭麤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眞賈雖不
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倩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梁玉繩日白石三歌
後書蔡邕傳注孟子舜發畎畝章疏洪興祖離騷補注郭茂倩樂府亦有之焉惟納詩紀引蝸笑外藁云此歌

不類春秋時人語蓋後世所擬高誘未之見也○蔡雲曰列女傳甯戚商歌曰浩浩乎白水蓋歌白水之詩浩浩白水鯈鯈者魚管子作育育者魚其歌未畢故管仲待婧語始解或是詩管仲時已缺佚耶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畢沅曰新序五之作此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置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爲治桓公大說將任之任用也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畢沅曰而與如同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

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畢沅曰：新序作當此舉也。○維遹案：淮南道應篇

作當是舉也。此疑誤脫一字。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

滎成許維遹學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衛，扞也。肌膚不足以扞寒暑。扞，禦也。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從，隨也。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禁，止也。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狡蟲，狡害之蟲也。寒暑燥溼弗能害。古人知爲之備者。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

衆之所奉戴。故道立。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衆也。而人備可完矣。

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末有君臣之制。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上苟所無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爲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明知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也。○陶鴻慶曰。天下之利也。當作天下利之也。上文云。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此文正與相應。高注之利。亦當作利之。○維遹案。陶說是。御覽六百二十引正作利之。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行奉也。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虎爲旗章明

識也。○俞樾曰。章字衍文。物當爲勿。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間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間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古字本通也。君道何如利而勿利。言君人之道宜何如乎。務在利民。而勿以自利而已。貴公篇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此可爲證。下文曰。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然則君道以利之而勿利爲貴。正呂氏此篇之旨矣。○維遹案。俞說是。據注章字非衍文。意謂利民而勿自利。以爲標識。注引熊虎爲旗。乃助解章字。見仲夏紀注。

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畢沅曰。非疑當作北。猶言北海之東。也。夷穢之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無有君長。○吳調陽曰。其當作共。今處州。周書曰。共人玄貝是也。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越有百種。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無君者。○孫詒讓曰。周書王會篇。

伊尹獻令云·正東符婁·疑即此縛婁·縛從尃聲·符從付聲·古音近字通·氏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僰讀如匍匐之匐·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羌·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故曰多無君也·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不知禮義·無長幼之别·如麋鹿禽獸也·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豪者也·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類種也·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慮計也·莫如置天子也。置立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爲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

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幼奉長。卑事尊。彊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以此利之。○畢沅曰。盧云。注非是。利天下。言以天下爲己利也。古之聖王有天下。而不與。後世則以天下爲己利。故有興有廢。而亂難時作。如此方如下文意相承接。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不得常施。時盜作耳。○維遹案。國下脫一之字。貴直篇。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句法正同。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諫。止也。○維遹案。注疑作諫正也。周禮地官有司諫。鄭注。諫猶正。以道正人行。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義重於身。豫讓欲殺趙襄子。欲爲智伯殺趙襄子也。已說在上篇。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

甚難而無功。〇無所字。〇畢沅曰。王念孫曰。所道猶言所由。道。行也。趙策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〇俞樾曰。否。則然則否。下然字衍文。相對爲文。後人不讀否字。不爲知。不爲國。戰國策正之作謂子智則否。段字。故又加然字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也。〇維遹案。李本張本宋本邦乂本與今本材作才。同。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〇畢沅曰。趙策作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無失吾所爲爲之六字。兩本皆可通。無此猶言無爲如此。吳師道疑其有缺字。非也。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謚。公。君也。〇畢沅曰。此與列子說符篇同。說苑立節篇作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自以爲不

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爲敖公之所知・而遠去居於海上也・夏日則食菱芡。菱・芰也・芡・雞頭也・一名鴈頭・生水中・○維遹案・揚子方言云・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或謂之烏頭・高注・淮南說山篇・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鴈頭・古今注・芡葉似荷而大・葉上蹙皺如沸・實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飢・蜀本圖經云・生水中・葉大如荷・皺而有刺・華子如拳大・形似雞頭・實若石榴・皮青黑・肉白如菱米・冬日則食橡栗。橡・阜斗也・其狀似栗也・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往死敖公之難也・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爲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知不見知無別異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今不死其難・是爲使敖公果知我爲不良臣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

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敖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使後世不知良臣之君慙於不知人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也。人君務在知人。知人則哲，所以厲人主之志節也。○畢沅曰：人主，御覽六百二十一作人臣，非，是。下云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節厲指人主言。正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衞上，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孫鏘鳴曰：伯成子高禁世之亂而身辭諸侯，周公不欲子孫之長爲無道而不受險固之封，戎夷有利人之心而必死，見義，此皆以身處天下之長利者也。處，居也。若，猶然也。○陶鴻慶曰：身當爲自字之誤，自若也。

（即自然。固處之以自若者。安處之以自然也。知分篇云。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可證此文之義。○維遹案。孫說義長。王念孫校本改若爲者。）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爲。施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也。）由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欒高氏。戰于稷。欒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門。欒施高彊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祿也。）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

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劉先生曰。理當爲治。作理者。疑唐人避諱改之也。莊子天地篇。新序節士篇。竝作堯治天下。上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此不得獨作理也。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畢沅曰。莊子天地篇作其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作起也。○畢沅曰。莊子作刑自此作立。新序節士篇作刑自此繁。後世之亂自此始。始。首也。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盍。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畢沅曰。莊子作無落吾事。慮落聲相近。○李賡芸曰。漢書雋不疑每行縣錄囚徒。師古曰。省錄之。知情狀有冤滯不。今云慮囚。案慮與錄一聲之轉。莊子天地篇。無落吾事。呂氏春秋長利篇。作無慮吾農事。落亦轉爲慮也。今京師人讀錄如慮。漢書百官表。諸侯王金璽盭綬。如淳曰。盭音戾。錄也。蓋亦與聲相近耳。協

而耰。遂不顧。協和悅也。耰覆種也。顧視也。○劉師培曰。協即莊子天地篇之恅恅。協又訓和。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陶鴻慶曰。伯成子高四字。當在爲諸侯上。今本誤脫在下。則文不可曉。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以止後世爭榮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梁玉繩曰。辛寬說苑至公作辛櫟。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陳昌齊曰。不若太公望下。不得有封字。當是因下句而誤衍。孫鏘鳴。俞樾說同。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引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無之字。高字。渚屬下讀。是。營丘恐不得言渚也。梁仲子云。賦云。齊東陼鉅海。注引此則渚當爲陼。盧云。案韋昭注越語云。水邊曰陼。此正言邊海耳。山高疑本是一嵩字誤分。爾雅山大而高嵩。中嶽。蓋依此名。爾雅本非專爲中嶽

作釋。故齊亦可言嵩。餘當從選注。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殺衰也。辛寬出南宮括入見。梁玉繩曰。說苑作南宮邊子。人表無子字。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不知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恃德不恃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湯武也。失之者。若桀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皇慮。則必不

得矣。燕爵論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爲賢者慮也。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燕爵志小而近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爲聖德之君至其郊也。○孫鏘鳴曰。不至其郊下文義未完。恐有脫文。愚庳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亦如燕爵。爲鷫鷞鳳皇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妄誹謗訾毀之。故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違。去。去齊至魯也。後門。日夕門已閉也。○梁玉繩曰。人表作視夷。師古謂即式夷。見呂氏春秋。今本呂作戎。廣韻注。戎式皆姓。而古式字叶音試。與視聲近。則作戎譌也。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惜。愛也。○維遹案。書鈔意林引。惜下並無死字。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惜也。子與我子之衣。○維

適案。書鈔引作子與我衣。與上文一律。於文較順。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死。安能與國士之衣哉。○王念孫曰。水經泗水注引此作惡能與國士并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之道其不濟也。○雄適案。類聚五及書鈔引戎夷太息歎曰。並作戎夷笑曰。亦無嗟乎二字。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識。知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加。上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陳昌齊曰。識當作誠。○孫鏘鳴曰。疑當作達乎生死之分。仁愛之心誠也。文脫三字。誤爲識。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戎夷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弟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畢沅曰。注末也字。當與邪同。猶言此豈可謂之義。所引淮南記見

說山訓。○吳先生曰。注末當作亦不義之義也。賣母不義。謂買母者善食其母。為不義之義。與戎夷事略相當。故注引以為證。亦者亦戎夷也。如依誤本。則不義之事。傳記所載多矣。何必取賣母為說邪。畢校讀也為邪。失之達矣。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而生。弗為也。故曰達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之謂。達於死生之分者也。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辭死。故曰利害存亡弗能惑移也。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不祥。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

者是與故曰不變其義○畢沅曰舊本注多訛今從許本參以左傳改正是與下左傳有如上帝四字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肎。季子吳壽夢子札也不肎為王去之延陵不入吳國故曰延陵季子也○畢沅曰注子札舊本作孫子訛今改正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叔敖薳賈伯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楚卿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不云叔敖皆有所達也。達於高位疾顛厚味腊毒者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惑動也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畢沅曰次非漢書宣帝紀注如淳引作茲非後漢書馬融蔡邕等傳注及北堂書鈔百三十七竝引作佽飛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江賦作佽非唯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所引同干遂如淳作干將楊倞作干越○梁玉繩曰准南道應作佽非後漢書馬融傳作茲飛水經江水三注馬融蔡邕傳注江賦注北堂書鈔竝作佽飛與邕釋誨仝別本荀注亦作佽飛惟博物志作次非以為是荆輌之字也還反涉江。涉度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

船。魚滿二千斤爲蛟。○畢沅曰：淮南注作二千五百斤。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王念孫曰：下兩字疑衍。淮南作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御覽四百三十七作子嘗見兩蛟繞船而活者乎。○俞樾曰：兩活無義。兩疑而字之誤。本在能字之上。其文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而能活者乎。兩而形似。又涉上文兩蛟字而誤。後人因移之能字之下耳。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赴入也。○陳昌齊曰：淮南道應訓作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當據改。蓋次非惟視骨肉與劍皆爲腐肉朽廢棄之物。故赴江刺蛟而無所憚。若作棄劍以全己。則亦棄之而已。何必赴江哉。○孫鏘鳴曰：腐肉朽骨謂蛟之必死也。兩蛟夾船欲得劍也。次非謂此不過江中之腐肉朽骨耳。棄劍與之。求以自全。非謂余所欲也。故赴江刺殺之。○維遹案：孫說是。殺之而復上船。○維遹案：書鈔一百二十二引復作後。舟中之人皆得活。荆

王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勇武而侯之。○孫先生曰。書鈔一百二十二。又一百三十七。類聚七十一。又九十六。御覽三百四十四。又九百三十引之並作以淮南子道應篇作爵爲執圭。○維遹案。文選郭景純江賦注引之亦作以。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陳昌齊曰。據淮南善哉當作善載。不以而三字衍。○維遹案。陳說非是。淮南本誤。俞樾已據此訂正。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孫鏘鳴曰。謂懼而色變。蒼黃失措之狀。禹仰視天而歎曰。○孫先生曰。歎當作笑。蓋歎或作咲。笑或作咲。故笑誤爲歎。此顯禹從容之狀。無取於歎也。御覽八十二。又九百二十九引並作笑。淮南子精神篇作禹乃熙笑而稱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憂懼也。龍俛耳低尾而逝。逝。去也。○維遹案。事類賦二十八引。低尾作曳尾。竹書紀年注同。則禹達乎死

生之分。利害之經也。經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坌息。畢沅曰・坌・梁仲子疑坌・案賈誼書坌冒楚棘・一作坌・○孫鏘鳴曰・坌坌通・猶墳起也・息・生也・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達通・遂成・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性也・俞然而以待耳。俞安・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也・不與崔杼同者也・故曰不祥也・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句兵鉤頸。直矛也・句戟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更・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

則今是已。已竟也。言今竟子。○畢沅曰：注竟舊本作競。誤。杍欲置晏子於死，則是終竟之。今俗間惡詈人語尚有相似者。○陶鴻慶曰：高注殊不成辭。畢校從之，非也。已通作矣。語詞耳。今指上直兵造胷句兵鉤頸而言。王氏經傳釋詞云：今，指事之詞也。是也。○維遹案：陶說是。新序義勇篇：公白勝怨楚之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此云則今是已，即彼云則此是也。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早麓之卒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畢沅曰：延于條枚，此韓詩，見外傳二。後漢書黃琬傳注同。豈弟作凱弟。禮記表記同。注早麓，李本作干麓。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惟，宜也。○畢沅曰：梁仲子云：當訓爲思。○俞樾曰：高注曰：惟，宜也。義不可通。呂氏原文當作子推之矣。晏子春秋雜上篇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此文蓋即本晏

子春秋而省其詞。子推之矣。卽所謂直兵推之。晏子謂持直兵者曰。子推之矣。正見其勇於死義。若謂崔子曰。子惟之矣。轉失當時語氣矣。推與惟形似。因而致誤耳。○維遹案。俞說是。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綏而乘。○畢沅曰。援舊多作援。汪本作受。案意林作作援。今從之。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畢沅曰。撫舊本作無良。訛。案晏子雜上及韓詩外傳二。俱作撫。新序義勇篇作拊。俱無良字。今據刪正。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蹈義就死。未必死也。故曰就之未得。苟從不義。以去死求生。未必生。故曰去之未失也。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處。居也。白圭問

於鄒公子夏后啟曰。夏后啓。鄒公子之名。○梁玉繩曰。鄒公子之名甚奇。齊武帝時。小史名皇太子。亦此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爲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爲諸侯。卒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爲英。百人爲豪。○俞樾曰。高說四上。義甚迂迴。且下文所言亦非君之志也。四上疑當作匹士。皆字之誤耳。禮記禮器篇。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此匹士二字之證。下文云。爲之天下弗能禁矣。釋之天下弗能使矣。又云。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正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者。然則四上爲匹士之誤無疑矣。也。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處。居。居於晉。數聞三晉之事。○畢沅曰。舊校云。迭一作亟。今案注作亟爲是。願得而聞之。願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足問。白圭曰。

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啟曰。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禁，止也。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釋，舍也。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猶不可使也。但以所利論之。何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死重害輕也。言爲義者雖死爲之。故曰不足以禁之。死且猶弗禁。何況害也。何足以禁之也。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出，去。凡使賢不肖異。使賢以義。使不肖以利。故曰異也。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矣。使賢以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生。唯義之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維遹案。治要引作必以義。必審賞罰。較今本爲優。必以義者。指上文使賢以義而言。必審賞罰者。與使不肖以賞罰相

應。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盡可得使爲己用也。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也○陳昌齊曰同當爲固○維遹案陳說非說見前應同篇。氣同則合。合會也。聲比則應。應和也。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小宮應。鼓角而角動。擊大角小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日中則影隨之故日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陳昌齊曰前應同篇作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注云不知其所由也此以雨影所爲韻不當於其所下著由疑不字由字皆因前注而衍○王念孫曰焉不知其所由本作焉知其所其不知其所由五字乃是高注非正文也今本作焉不知其所由者正文脫去知其所三字而注內不知其所由五字又誤入正文耳此以

雨影所爲韻景字古音在養部以養部之音多與語部相通故景與雨所爲韻樂記和正以廣與旅鼓武雅語古下爲韻淮南原道篇翱翔忽區之上與下野與後爲韻繫辭傳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象考工記陶旊鄭司農云旊讀爲甫始之甫皆其例也若所下有由字則失其韻矣前應同篇曰故以龍致雨以形逐景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高注云凡人以爲天命不知其所由也是其明證矣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召致○畢沅曰有讀曰又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之和也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得其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名也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況於賢主乎。○畢沅曰有讀曰又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足以止人攻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利動者不來攻己爲名者不伐矣。爲武移者不來

伐己。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爲攻矣。無名實之國雖彊大。則無爲往攻之矣。傳曰。取亂侮亡。此是也。○吳先生曰。文意謂不得名實。國雖強大有戰勝攻取之具。亦不欲安攻人國也。注文無名實之國雖強大。文意不了。疑有挩誤。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岸也。一曰。崖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水經丹水注引作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却猶止。更。改。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屈驁。不知出何書也。○畢沅曰。路史國名紀。夏后攻曹魏屈驁。呂覽云啓。潛夫論。曹姜姓。詹伯曰。祖自夏以稷魏駘爲吾西土。盟會圖云。嬴姓隰之吉鄉北有古屈城。北屈也。舊本禹攻曹魏下。有小注攻伐二字。此殊可省。且其離句亦非也。○孫志祖曰。本書並不云啓。路史不知何据。○梁玉繩曰。莊子人間世。禹攻有扈。此與之全。說苑政理亦言之。疑禹先有伐扈事也。○梁履繩曰。莊子堯攻叢枝胥驁。屈驁與

胥鰲相似。恐有譌錯。○馬叙倫曰。莊子齊物論云。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朱亦芹云。胥敖切爲苗。孫詒讓云。胥爲骨譌。骨敖卽屈鰲。朱孫說是。竹書。堯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元。寶。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得其時。則無不成。故功大。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司空。故改爲司城。觴。爵。飲尹池酒也。○畢沅曰。士尹池。御覽四百十九引作工尹他。新序刺奢篇與此同。○維遹案。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作士尹陁。池他陁聲同字通。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

直。犨猶出也。出曲出子罕堂前也。○洪頤煊云。犨當作讎。漢書灌夫傳晉灼注。讎當也。○王引之曰。犨之爲出。古

無此訓。新序刺奢篇犨作擁。擬擁字隸作犨。因誤爲犨也。劉師培說與王同。西家之潦。徑其

宮而不止。西家地高。潦東流經子罕之宮而不禁。○畢沅曰。徑新序御覽作經。舊校云。一作注。孫云。

李善注文選張景陽雜詩引作注於庭下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問不直。牆不止潦之故。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鞔履也。作履之工也。一曰。鞔。鞠也。作

車鞠之工也。○畢沅曰。者也舊本作百也。訛。今改正。說文云。鞔。履空也。徐曰。履殼。○段玉裁曰。空。腔古今字。履

腔如今人言鞻幫也。高不云履空者。渾言之也。三蒼。鞔。覆也。考工記注。飾車。謂革鞔輿也。此鞔引伸之。凡鞔皆

如綴。幫於底。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鞔作以共

食。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鞔不

售。無以自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

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主君其相仁相子罕賢者能得民得民歡心仁者能用人人爲之用也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故曰三大萬乘之間也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削則爲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按春秋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身○畢沅曰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

是樂喜乃宋賢臣桼何以爲殺君乎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梁玉繩曰初校殊略今補之云高注謬甚春秋時子罕是樂喜爲宋賢臣孔子贊其仁節桼何誣以殺君乎宋有二昭公一在魯文時一在戰國時先後與樂喜不涉史記李斯上二世書韓子二柄外儲右下說疑忠孝等篇韓詩外傳七淮南道應說苑君道皆云子罕逐君擅政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世爲司城如鄭罕氏之常掌國政故鄒陽書言子罕與墨翟並時且諸書但言宋君高氏以昭公實之何所據也（韓詩外傳六有昭公出亡事）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等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雖云儉節實所未聞○畢沅曰大戴盛德篇云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睹視○畢沅曰御覽四百二引作矔之注矔視也音貴案睹見也疑非視義○王念孫曰睹疑矔之譌御覽引高注音貴疑音責之譌玉篇矔居畏切倉頡篇云極視也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反還也趙簡子曰何其

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知。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伯玉、衞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史鰌、亦衞之大夫、字子魚。論語云、直哉史魚。○梁玉繩曰、蘧史不與趙簡子同時、伯玉亦未爲相、記事之譌爾、淮南主術、亦誤襲之、諸子書往往有此乖剌。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從其言。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公子札適衞、說蘧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輩、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故曰其佐多賢也。○畢沅曰、左傳蘧瑗下有史狗、陸德明作史朝、此公子輩疑是鼂之訛、即朝也。公子朝通於宣姜、懼而作亂、不得爲賢。○梁玉繩曰、但左襄二十九注、史狗、史朝之子文子、故釋文云、史朝如字、非以史狗爲史朝也。又曰、輩字必鼂之譌、公子朝作亂在後、不得以難季札。又文選東征賦注引傳、公子朝上有謀字、甚精、恐是今本左傳脫之。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

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僨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比猶致也。○畢沅曰。謂密緻。血脈欲其通也。通利。筋骨欲其固也。固堅。心志欲其和也。和調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衞。三百六十節。故曰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維遹案。類纂引居作留。與下

文相應。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也。下○維遹案：治要引生下無也字。故水鬱則爲污。水淺不流曰污。樹鬱則爲蠹。蠹，蝎也。木中之蟲也。草鬱則爲蕢。蕢，穢也。○畢沅曰：梁仲子云：續漢書郡國志三注引爾雅：木立死曰菑。又引此草鬱則爲菑，疑蕢本是葘字，即菑也。因形近而譌。○王念孫曰：治要亦作菑，注同。淮南本經篇菑榛穢，注：茂草曰菑。國亦有鬱。主德不通。○維遹案：主德原作生德。畢沅云：生德疑主德。案畢說是，今改從姜本、張本、李本。治要引同。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叢，聚也。○王念孫曰：治要國鬱作國之鬱，至作生。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孫先生曰：治要引作故聖人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謗，怨。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

謗者。召公。周大夫召公奭也。監。視。○畢沅曰。召公奭未必至厲王時尚在。據韋昭注周語。以爲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已。不敢失言。○維遹案。周語國下有人字。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目不見日矇。師。瞽師。詩云。矇叟奏功。○畢沅曰。周語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注引詩與今毛詩異。案詩釋文云。瞍依字作叟。又案史記屈原傳集解。亦引作奏功。庶人傳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王。故傳語因人以通。近臣盡規。規。諫。○維遹案。盡與進通。列子書進多作盡。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其善而

行。是以下無遺善。善皆達王所。上無過舉。過失。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於彘。流。放也。彘。河東永安是也。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此事未聞。○梁玉繩曰。維遹案。論衡物勢篇云。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據此。鼠屬陰。馬屬陽。馬履鼠。即以陽制陰。故曰爲其不陽也。應同篇云。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據此。周以火德王。水尅火。是代周者以水德王。故曰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畢沅曰。日暮舊作日暮。訛。今改正。○維遹案。姜本張本李本正作日暮。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出。罷。○梁玉繩曰。此左傳陳敬仲之言。而云管仲。蓋因同謚敬仲而誤傳之。公不說曰。

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畢沅曰：疑是幾何。○王念孫曰：幾之之疑當讀爲時。古字時與之通。○俞樾曰：幾與既通。周易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並曰：荀本幾作既。既之言終也。將既之者，將終之也。畢氏疑是幾何，非是。請夜之。以夜繼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孫先生曰：德疑當作行。草書形近之譌。管子中匡篇作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御覽五百六十五引子思子曰：繫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並其證。壯而怠則失時。怠，懈。老而解則無名。無善終之名。○畢沅曰：注舊本作之始，訛。○維遹案：解與懈古字通。張本作懈。臣乃今將爲君勉之。勉，勵。勵君使不沈於夜樂。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墮，壞。酣樂。今樂而益飭。飭，正也。○王念孫曰：正文兩樂字疑本作酣。後人依注改之也。行之壞也於貴。貴，驕。則今主欲留而不許。

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燭。不留桓公夜樂。所以能致桓公於霸也。○畢沅曰。梁伯子云。管子中匡篇所載略同。又說苑反質篇以為景公晏子事。恐皆由左傳而附會耳。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列精子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行見敬於齊王也。湣王。宣王之子。○維遹案。御覽三百八十二引聽作德。非是。

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顙推之履。弊謂履也。袪步。舉衣而步也。列精子高自謂其從者曰。我好醜如何也。○畢沅曰。鄭注禮記深衣曰。善衣。朝祭之服也。然則顙推之履。必非弊履可知。列精子高方且自矜其容以問侍者。惡有弊履者乎。高不能注。不若闕諸。○梁玉繩曰。顙推蓋履之名。狀非弊履也。○陳昌齊曰。此數語殊不可曉。疑善衣為嘗之訛。特為將之訛。雨為而之訛也。○維遹案。善衣東布衣。當作特著東布之衣。著隸書作着。與善形近。故譌為善。後人遂在善下增一衣字。以足其義。御覽引正作著布衣。省東字。東布衣亦見離俗篇。會朝

猶言天黎明．而詩大明篇．會朝清明．馬瑞辰釋會朝為黎明是也．甫為而誤．當從陳校．據文義．列精子高蓋為當時賢士．見敬於齊王．未必是其臣吏．故會朝不得解作朝見之朝．其所服之衣冠履亦然．墨子兼愛下云．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練帛之冠．且苴之履．此云額推之履．即彼云且苴之履．高訓弊履．殆亦指粗惡言．其名狀謂額推．亦通．下文謂窺於井粲然惡丈夫狀．知其衣冠履及袪步．皆為醜狀．而侍者竟阿其姣麗．畢氏因侍者之言．以為列精子高自矜其容．失之遠矣．侍者曰。公姣且麗。姣麗．皆好貌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高臺多妖麗．引此姣作妖．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故曰惡丈夫之狀也．○維遹案．御覽引步作出．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曲媚也．列精子高言侍者以我為齊王所聽而敬．謂我美麗．不言惡．故曰阿我也．○畢沅曰．注以我舊本缺以字．今補．又況於所聽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乘之主．謂齊王．從者且

猶阿我。而云美且麗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言其良。甚於己。侍者之言也。○畢沅曰。此又影合鄒忌修事。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殘暴也。亡無期日矣。孰當可而鏡。孰能鏡照。○維遹案。注能字許本張本姜本作誰。今本能字釋正文可而。亦通。其唯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於俗。而能鏡之也。人皆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明見人之醜。而人不推鏡破之。而抏以玄錫。摩以白旃。是說鏡之明己也。士有明己者。陳己之短。欲令改之。以除其病。而不德之。反殺之。是惡士之明己也。○畢沅曰。注醜舊作首。又改作長。皆訛。今案文義改正。○梁玉繩曰。注抏以玄錫摩以白旃二句。出淮南修務。抏作粉。鏡之明己也功細。細小。士之明己也功大。正己之服。而以匡君致治。安定社稷。故功之大也。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類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

惡石。此之謂也。○畢沅曰。梁仲子云。說苑臣術篇作尹綽赦厥。此注云趙厥。未知所本。又疹左傳作臣疚。○俞樾曰。說苑尹綽當爲尹鐸。聲之誤也。至趙厥當從說苑作赦厥。注趙字蓋涉下趙簡子之文而誤。○維遹案。治要作引末句作鐸也不我愛也。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所、處也。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質、正。必使我醜。醜、惡。○畢沅曰。醜當訓恥。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愛、惜。而不愛君之過也。過、明也。○畢沅曰。過當訓失。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爲四時五行之主。多所戴受。故能辱忍醜也。謂簡子之色也。○畢沅曰。注戴受受疑是載受。別本受作愛。今從許本作受。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改。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居、處。有況乎在簡子之

側哉。側猶在左右也。○維遹案。側有讀爲仄。又呂覽纂作仄。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匹夫。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存。讎周也。○舊校云。存一作全。○維遹案。注周字當是周之形誤。集韻。讐古文作周。詳義賞篇。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爲故。故事也。○松皋圓曰。執民之命。疑衍一句。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猶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國。不能自容於讎曲。○陶鴻慶曰。布衣上故字不當有。上文言人主事讎求存。執民之命。此言布衣若行此指。則不容鄉曲矣。正見人主之行與布衣異也。今本衍故字。涉上句不得以快志爲故之文而誤重耳。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鮌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

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理也。欲得三公。怒甚猛獸。○王念孫曰。論衡率性篇作怒其猛獸。當從之。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以為城池之固。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之表也。○孫鏘鳴曰。以獸之怒喻鯀之怒。比猶比爾干之比。○俞樾曰。兩能皆當讀為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東極之山也。書云。鯀乃殛死。先殛後死也。○畢沅曰。副當讀如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之副。梁仲子云。海內經郭注引啓筮。副作剖。○維遹案。副與疈同。說文。副。判也。疈。為籀文。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注。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禹。鯀子也。不敢怨舜。而還事舜。治水土者也。○畢沅曰。注者字衍。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得。○維遹案。以通水潦。荀子非相篇

楊注引作通水濬川。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醬爲醢。肉熟爲脯。梅伯鬼侯。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爲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諸侯於廟中。○畢沅曰。注曰字疑是因。○王念孫曰。注肉熟當作肉乾。蓋乾訛爲孰。孰又訛爲熟也。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歎辭。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維遹案。李本凌本。畔作叛。義同。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大明之三章。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攜貳。所以得衆福也。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

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畢沅曰。請令疑當作請今。○維遹案。畢說是。驕恣篇云。寡人請今止之。今與即義同。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願爲臣。○維遹案。賢主原作賢王。今改從李本。與下文今王非賢主也一律。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辭。去也。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子噲之子。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爲齊所獲。故曰棄羣臣也。王苦傷之而一奉事齊者。蓋力不足以伐齊。○王念孫曰。正文松下脫一之字。注子噲與松下戰。當作子噲與戰松下。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從凡繇諫也。請王止兵。請王出令止兵也。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

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更，改更也。使者行至齊。行，還也。○孫鏘鳴曰，此燕所遣之使至齊也。行訓還，何邪。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燕使之至也。○王念孫曰，實疑寮之譌。○維遹案，王說非是。左宣十二年傳云，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官實與軍實同比。軍實指士卒言。官實指寮屬言。高下注，官實，官長也。義亦未賅。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矜大於左右官實。官長也。使聞知也。○王念孫曰，注謂字當作請。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小使，微者也。反燕王使復舍也。此濟上之所以敗。此齊所以爲燕軍所敗於濟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

不反。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訖。使騎劫代之。田單率即墨市民擊騎劫。城盡破之。悉反其城。故曰無田單幾不反矣。○畢沅曰。不反舊作不及。注末作幾不及免矣。兩及字皆當作反。又免字衍。今并刪正。○孫鏘鳴曰。虛墟同。○維遹案。據高注釋虛爲弱齊國以虛也。當作齊國之所以虛也。分職篇注云。此虛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敗。辭例同此。若從孫說。當以齊國以虛也七十城爲句。以與已同。湣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湣王驕暴。淖齒殺之。擢其筋。懸之東廟。故曰而殘也。田單以即墨市民。大破燕軍。故曰而立功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逸詩也。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累之重。乃易毀也。以喻湣王驕亂也。踣。破也。甚乃易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燕軍攻高易破。使田單序其名也。○畢沅曰。據注踣當讀剖。與舉爲韻。序其名。序字必誤。疑是成其名。其唯有道者乎。有道者。能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楚莊王使文無畏

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恭王之父也。無畏。申周。楚大夫也。使如齊不假道於宋也。○畢沅曰。申周即申舟。古字通。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杵臼。往來不假道。欲以宋爲鄙邑。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於孟諸。無畏撻宋公之僕。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畢沅曰。梁仲子云。案揚梁宋地。見左氏襄十二年傳。又水經注渙水又東逕揚亭北。即春秋揚梁也。近水故有隄防。揚渙古通用。隄李本作腹。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貌也。○畢沅曰。孔太史廣森經學卮言曰。削。裁也。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左氏宣十四年傳文未備。杜氏遂以投爲振。壹若拂袖之義。誤已。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曰。履及於絰皇也。劍及諸門。傳曰。劍及寢門。車及之蒲疏之市。○畢沅曰。蒲疏左傳作蒲胥。二字通。○維遹案。及者追及之也。謂莊王興師之速。急遽而

（走。未納履。未帶劍。未乘車。履人奉履。追及于庭。劍人進劍。追及于門。車人駕車。追及於蒲疏之市。（說略本梁履繩左通補釋））遂舍於郊。（邑外曰郊。）興師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公十四年。）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也。）委服告病。（病，困。）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舊校云：情一作殆。○劉先生曰：作情者是也。情誠古通用。情矣宋公之言，猶誠矣宋公之言也。）乃爲却四十里，（○畢沅曰：左傳作三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門。闔，扉也。）所以爲成而歸也。（成，平。）凡事之本在人主。（○畢沅曰：舊此下有患之二字，乃因下文而衍，今刪。）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也。）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還，反也。○維遹案：服上疑脫一委字。此承上委

服告病言似不可省。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曰陽。○畢沅曰舍疑合字誤。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叛而討之。以義進也。服而舍之。以義退也。彊不足以成此也。傳曰。彊而不義。其斃必速。唯義以濟。故曰彊不足以成也。○畢沅曰。注斃舊作弊。今據昭元年左氏傳改正。

行論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孫先生曰。治要引無自字。○疑涉下文自智而衍。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智。故曰輕物。○劉師培曰。治要引注作自謂有過人之智。故輕物。物人也。以人釋物。後人刪物人也三字。則必輕物無注文。因於故下增曰字。○孫先生曰。此節必驕必自智必輕物三者平列。而意實一貫。驕則自以爲智。則輕事物。故下文申之曰。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高氏舍驕

而言自智。誼既未賅。以輕物爲輕人。與簡士何異。又失呂氏之本旨矣。自驕則簡士。簡。傲也。○維遹案。治要引注。簡。賤也。今本作傲者。蓋後人昧簡有賤訓。遂妄改之。淮南俶眞篇高注。簡。賤也。是其切證。

自智則專獨。不咨忠臣。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此之謂也。○畢沅曰。舊本無辦者二字。今從哀三年左傳文補。又潘傳作潘。○維遹案。治要引注。官下有辦字。潘作瀋。與左傳合。

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士不盡規。故壅塞不聞知。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也。○維遹案。欲位無危。據上下文例。當作欲無位危。今本位無二字誤倒。

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三郤。錡。犨。至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迫公室。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犨郤錡郤至于朝而

陳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刼而幽之。（欒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游、獻子也。幽、囚也。○畢沅曰、偃字伯游。）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言厲公之惡。）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自及、死於匠麗氏。）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敗。）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間。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趨進曰。（○畢沅曰、荀子堯問篇、新序雜事一、李悝皆作吳起。）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不穀、自謂也。）曰。

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故曰取無如己者亡。○畢沅曰。困學紀聞二引此。取友上亦有爲字。○孫先生曰。取友者下。當有脫文。荀子堯問篇作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吳子圖國篇作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韓詩外傳六作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新序雜事一作王。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所載微有異同。並以王霸對舉。今書仲虺之誥作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蓋梅氏所刪節。細繹本書。取友者下。當脫霸字。蓋王霸對舉。存亡對舉。意同荀子。而其文句自不必同。故霸王下存上所脫之文。不可塙考矣。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以濟道。故曰我其亡乎。○畢沅曰。注名字似衍。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

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自存也。而獨自務伐。言不可。○維遹案注務字當作矜。形近而誤。武侯曰善。

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當受言而不受。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之。則謀慮之言竭盡也。○畢沅曰。盧云。原水之原也。川仰浦而後大。君受言而後聖。原豈可竭乎。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齊宣王爲大室。畢沅曰。大舊作太。今從新序刺奢篇校改。大益百畝。○畢沅曰。益新序作蓋。下同。御覽一百七十四同。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王釁鐘之牛者也。成。立也。羣臣莫敢諫王。莫。無。春居問於宣王曰。○畢沅曰。春居新序作香居。○梁玉繩曰。作香者非也。困學紀聞五謂即新書大傳之春子。大傳名衞。觀春居諫宣王爲大室。知孟子巨室之論。指見在事。非虛之喻也。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語曰。君子

不重則不威。而反自樂。何以爲賢也。○畢沅曰。注反自舊本倒。今乙正。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爲無賢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爲無賢臣。今王爲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畢沅曰。臣字舊本缺。從新序補。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出。去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曰。○畢沅曰。掌新序作尙。尙。主也。寡人不肖而好爲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王念孫曰。若疑當爲者。○俞樾曰。此當作莫敢諫者。非弗欲也。言羣臣莫敢諫者。非不欲諫。乃未得進言之道耳。故下文曰。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

人異。今本者作若。以形似致誤耳。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幾。近。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也。趙簡子沈鸞徼於河。畢沅曰。說苑君道篇作欒激。水經河水四注同。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畢沅曰。說苑來作求。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畢沅曰。說苑作而黜吾善也。○陶鴻慶曰。絀善當作絀吾善。與長吾過相對成文。善指好士言之。說苑君道篇。正作進吾過而黜吾善也。○孫先生曰。治要引善上有吾字。注同。疑今本誤。

脫。故若簡子者。能厚以理督責於其臣矣。舊畢沅曰。厚本作後。今從水經注四引改正。○維遹案。治要引無後字。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維遹案。治要引句末有也字。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孫鏘鳴曰。傳猶迹也。謂已行之事也。必己篇。萬物之情。人倫之傳。義亦同。彼注訓傳爲轉。未明。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休。止也。○畢沅曰。休也舊本作休矣。今從意林作也。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

蟲。鳳皇鴻鵠鶴鷲之屬也。裸蟲。麟麟麋鹿牛羊之屬也。蹄角裸見。皆爲裸蟲。鱗蟲。蛇鱗之屬。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陶鴻慶曰。其務爲相安利也。也讀爲邪。言外若相安利。而內實相害危也。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測猶知也。故聖人於事志焉。孫鏘鳴曰。謂於事先覩其志。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一曰。奇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聖人以徵表爲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集。故不可以疾也。衆人則無道至焉。徵無表以道以至先也。吳先生曰。衆人不能審徵表。故不能先知。此注似當作無徵表之道。以至先知也。今本譌亂不可讀。無道

至則以爲神。以爲幸。無表之道。能過絕於人。以先知者。則以爲有神有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幸者。必須表。故曰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〇舊校云。近一作有。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郈成子。魯大夫也。郈敬子。國之子。郈青孫也。適晉道經衛。〇畢沅曰。粱仲子云。外傳魯語上注國作同。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也。以璧送郈成子。〇畢沅曰。李善注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穀臣作轂臣。顧反過而弗辭。反。還也。自晉還過衛。不辭右宰穀臣。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嚮。曩也。甚。厚也。〇維遹案。吾子二字原重。陳昌齊云。誤重吾子二字。陶鴻慶說同。末云。甚歡指右宰言。不指郈成子言。下文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是其證。案元刻本不重。今據刪。今侯渫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爲渫過。何爲不辭右宰。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

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畢沅曰、舊本作送之我以璧、孔叢子陳士義篇及廣絕交論注、皆無之字、今據刪。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畢沅曰、孔叢選注、倍皆作背。維遹案、類聚八十四引倍作背、古字通用。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之子悼子也、惠子與孫林父共逐獻公出之、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十六年、殺衛侯剽而納獻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臨、哭也、右宰息、如是者三、故曰三舉。○畢沅曰、注右宰三字有訛脫、疑當作右宰一哭一息。○孫詒讓曰、畢校非也、息謂右宰穀之子息、戰國策趙策云、左師觸讋曰、賤息舒祺、言喪主與成子竝三舉哭也、無誤捝。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畢沅曰、孔叢異作居。○維遹案、類聚八十四引、異亦作居、然異非誤文、淮南泰族篇、有割宅而異之語。分祿而食之。其子長

而反其璧。反還也。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

財者。○畢沅曰。孔叢作仁可與託孤。廉可與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

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

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衞人。仕於魏文侯。爲治西河。○畢沅曰。注舊本

作魏侯。今補文字。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

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維遹案。長見篇無休字。文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注引休作立。於義爲長。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

天下若舍屣。屣弊履。○畢沅曰。前長見篇已載此事。兩舍字皆作釋。今去西河而

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雪拭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

而使我畢能。畢盡。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王政也。今君

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入於秦也。魏國從此削矣。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畢沅曰。寒風淮南齊俗訓作韓風。又是字朱本作氏。案寒韓是氏古皆通用。維遹案。事類賦二十一引無是字。○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月尻。○⿰月尻後竅也。⿰月尻字讀如窮穹之穹。畢沅曰。⿰月尻乃尻之俗體。玉篇。苦刀切。此音讀未詳。○梁玉繩曰。當作讀如穹高之高。字形相似而誤。○吳先生曰。⿰月尻字從九聲。在侯部。對轉東。則讀如穹。營藭之營。字亦作鞠。是其明比。投伐褐相胷脅。○梁玉繩曰。投伐疑是複姓。○蔡雲曰。投姓漢有投調。複姓則有投壺氏。投伐未聞。管青相膹肳。○畢沅曰。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作脣吻。御覽八百九十六同。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畢

阮曰·贊·御覽作貢·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
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〇畢阮曰·以上十七字·舊本無·據七命注補·孫
云·又見七發及薦禰衡表與吳季重書注·無九方堙·其所以相者不同。以·用·見馬之
一徵也。徵·驗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
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
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
此生矣。幡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薄也·〇畢阮曰·語未詳·當出緯書·注亦欠明·言薄或是言幡·梁仲
子云·淮南俶真訓·有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語·〇梁玉繩曰·綠疑同絡·幡疑作轓·薄·簾也·淮南覽冥·述聖王瑞應
云·席羅圖·黃雲絡·注·羅列圖籍·以爲席蓐·一說羅圖車上席·(後說是)·絡謂車之垂絡·黃雲之氣絡其車·蓋此言
瑞圖·羅絡於轓薄也·高注非·〇孫詒讓曰·此注難通·薄令薄·當作搏令搏·言以金鐵爲椎·搏擊之令薄·爾雅釋

器云。餅金謂之鈑。薄即金版之類。

觀表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一

榮成許維遹學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爲　愛類　貴卒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蟄動，蘇也。時雨降。則草木育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通利，不壅閉，無疾病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雄曰鳳，雌曰皇。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堯得夔、龍、稷、契，舜得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傅說之屬是也。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爲稽遲也。○畢沅曰。竹書紀年。厲

王十二年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至二十六年宣王立，共伯和遂歸國。誘時竹書未出，故說此多訛。○俞樾曰：以為二字衍文也。而海內皆來稽矣，與上文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文法一律。稽之言同也。詩玄鳥篇正義引尚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堯典亦曰：稽，同也。是稽有同義。故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海內皆來稽，言海內皆來同也。因衍以為二字。高注乃曰皆以來附，為稽遲，失之矣。

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于彘也。周無天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梁玉繩曰：史記共和攝政十四年。而天下皆來謂矣。謂天子也。○洪頤煊曰：釋詁：謂，勤也。○孫鏘鳴曰：謂諸侯皆請共伯為天子也。莊子讓王篇：共伯得乎共首。注引司馬說共本此。○劉師培曰：高注謂天子也，則高本謂作謁。○維遹案：孫、劉說近是。注謂字元刻本、張本作請，則正文謂字非請即謁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

不事。枉得。故其分日理。豈愛爲之一不人助。言憎哉。之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松皋圓曰。注在上衍一梁字。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畢沅曰。戰國魏策作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也。請弛期更日。更。改也。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從連横。號爲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未。猶無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能諫之也。惠公。惠王相惠施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畢沅曰。梁仲子云。

魏策作楚山之尾論衡死僞篇作滑山之尾初學記注十四引作渦水之尾欒從水舊本訛作從木吳師道國策姚宏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見棺之前和。棺題曰和○畢沅曰題舊本作頭據李善注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所引改說文云題領也○章炳麟曰今浙江猶謂棺之前端曰前和頭音如華淮南謂題字於棺前端曰題和音如壺○維遹案祭古冢文爲謝惠連作畢引作謝靈運今改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見猶出也○畢沅曰天國策論衡皆作夫又欒水初學記引作明水國策注同○王念孫曰天當從戰國策作夫夫故使欒水見之謂先君使之非謂天使之也下文云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是其明證○俞樾曰天當從國策論衡作夫屬上句讀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維遹案魏策張下有於字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

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策。畢沅曰。國策無雨字。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行。維遹案。魏策行下有其字。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因。畢沅曰。因有當作有因。有與又同。國策作又因。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傳曰。潁考叔爲潁谷封人也。

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出去也。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〇陶鴻慶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四句。當有舛誤。元文本云。封人子高爲之而言也。匿己之爲而言也。段喬聽之而行也。匿己之聽而行也。兩爲字皆去聲。讀相爲之爲。言子高之言。若無所爲。段喬之行。若不緣於聽。乃見行說之精。如今本則文義難通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欒盈。欒盈。晉大夫。欒書之孫。欒黶之子懷子也。欒盈有罪於晉。晉誅羊

舌虎。叔嚮爲之奴而朡。（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此奴之謂也。朡，繫也。○畢沅曰，字書無朡字，疑是朡，縮內之意也。○朱駿聲曰，艐誤作朡。○吳先生曰，書序，遂伐三艐。字從舟，𠬛聲。此艐字之見於經者。說文，𠬛，斂足也。周禮注，艐，束也。是𠬛聲之字，本有繫縛之義，此文假朡字爲之。高訓爲繫，正與許鄭合。畢校失之。○維遹案，吳先生說是。史記司馬相如傳，蹋以艐路兮。漢書作朡。張揖云，朡，箸也。箸與繫義亦相近。）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不爭，不祥也。）君子在憂，不救不祥。（憂，阨也。當諫君免之，故不救不祥也。）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爲范宣子說叔嚮也。范宣子，范文子之子丐也。○畢沅曰，丐，乃匄之或體。）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鮌於虞而用禹。（殛，誅

也。於舜用禹。禹，鮌之子也。○松皐圓曰：於虞二字衍。左傳無。或云：虞羽音訛。○維適案：據注當以故堯之刑也。殛鮌爲句，左傳卅三年傳云：舜之罪也殛鮌，其舉也興禹。句法同此。攷鮌之死，傳聞異辭。書舜典篇云：殛鮌於羽山。本書行論篇云：舜於是殛鮌於羽山。王逸注楚辭離騷篇言：堯使鮌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韋昭注周語下略同。

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人流言欲亂周室，而戮之。周公相成王而尹天下也。○畢沅曰：注以蔡叔爲周公兄，誤，說已見察微篇。

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以術之良，故人多求之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求賢臣以治國，故曰豈不過哉。今夫塞者。之。畢沅曰：塞舊本作寒，趙云當作塞，今從之。塞亦作簺，先代切。說文云：行棊相塞也。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式其閭也。國治身逸。逸，不勞也。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明，敬有德而已也。○維遹案：愁讀若揫，揫，聚也。苦形揫慮，相對成誼。說詳察微篇。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妖，怪，厲，惡，去，猶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

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宓作虙。今案虙字是。虙義字作此。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畢沅曰。說苑政理篇。兩故字作固。古通用。○維遹案。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注引兩故字亦作固。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陶鴻慶曰。說苑政理篇。無義矣二字。義當讀爲宜。義宜聲義皆通。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畢沅曰。說苑作弊性事情。○俞樾曰。當從說苑。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事亦猶勞也。言弊其性。勞其情也。生與性。精與情。古字並通。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得之。故曰何益也。○維遹案。淮南說山篇。爚作燿。聲同字也。通荀子致仕篇作耀。郝懿行云。耀俗燿字。燿者照也。燿蟬者。火必明而後蟬投焉。蟬以陽明爲趨也。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耳。故曰在於闇也。○孫先生曰。上火字衍。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二。事類賦三十引。並無上火字。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趨也。○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引作赴明火。御覽九百五十二亦同。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

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果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畢沅曰·令疑今·）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汝·）衛有士十人於吾所。（於猶在也·）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俞樾曰·其言當作言其·十人者言其不義也·謂言伐衛之不義·其即指伐衛之事而言·）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也·）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閭·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也·禮·國君軾馬尾·兵車不軾·尚威武也·○梁玉繩曰·文選魏都賦注引此文異·）其僕曰。君胡爲軾。曰。

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肎以己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肎也。吾安敢驕之。驕慢之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畢沅曰。孫云。李善注左太沖魏都賦。地作勢。○劉先生曰。光廣古通用。光乎德。光乎地。即廣乎德。廣乎地也。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段干木爲輔相也。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肎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時往詣其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王念孫曰。段干木下兩之字。之是也。居無幾何。秦興兵欲功魏。司馬唐諫秦君曰。○畢沅曰。古今人表有司馬庾。與魏文侯相接。淮南正作庾。注云。秦大夫。或作唐。○梁玉繩曰。新序五作唐且。

誤加且字．魏都賦注作司馬康．亦誤．攷戰國魏策．史魏世家．康亦作庚．在秦昭魏襄之世．乃別一人．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畢○沅曰．選注．兵乎二字倒．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止也．畢沅曰．敢字疑衍．○維遹案．敢即攻字之譌衍．御覽三百二十七引無敢字．新序雜事五．淮南修務篇同．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維遹案．御覽引兵下有也字．與下文野人之用兵也文例正同．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畢沅曰．死與尸同．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量猶滿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不得猶知也·○陶鴻慶曰·爲字皆當讀去聲·下文則不知所爲矣·注云·爲讀相爲之爲·當在此·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當作審所爲而輕重得矣·所爲者重·所以爲者輕·此當舉其重者言之·下文兩言不知所爲·即承此·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爲謂相爲之爲·○畢沅曰·注謂疑讀·○孫先生曰·御覽引要上有而字·疑今本誤脫·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

之。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古公。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也。○畢沅曰。一注公祖。史記本紀作公叔祖類。索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舊本脫詩曰古公四字。今補。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肎。○畢沅曰。莊子讓王篇皮帛句下。有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一句。此肎字亦作受。淮南道應訓云。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則犬馬句可不增。詩大雅緜正義云。毛傳言不得免焉。書傳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云不受。據此則此肎字定誤。狄人之所求者地也。○畢沅曰。淮南句上有曰字。此亦可不增。○王念孫曰。大雅緜釋文引地上有土字。莊子亦有。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事土地與狄人戰鬭。殺人之子弟也。○維遹案。禮記哀公問疏引忍下無為字。與莊子讓王篇合。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處。居也。敎邠人務安居。為臣等耳。故曰奚以異。

居○畢沅曰．莊子云．子皆勉矣．則此疑亦當有子字．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民人也．維遹案．禮記哀公問疏引．不以下有其字．○淮南同．又杖策而去．疏引作乃策杖而去．莊子作因杖策而去．淮南與今本呂文同．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檐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俞樾曰．高注連字．未得其義．連當讀爲輦．周官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曰．連讀爲輦．又巾車職曰．連車組輓．釋文曰．連本亦作輦．是連輦古通用．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輦者．亦段連爲輦．是其證．相連而從之者．言相輦而從之輦也．人挽車爲輦．莊十二年左傳．以乘車輦其母．又襄十年傳．輦重如役．皆是．莊子讓王篇．亦載此事．司馬彪曰．連讀曰輦．得之矣．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重也．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維遹案．莊子雖上有者字．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

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地而失其生命故曰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體道之人也昭釐侯謚也韓武子五世之孫哀侯之子也○畢沅曰昭釐已說見任數篇此五世當作六世哀侯本當作懿侯也○維遹案注釐下侯字原作復改從張本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維遹案必上莊子有者字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畢沅曰亡音否歟○維遹案亡其轉語之詞亡與忘同趙策云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亦作亡將論衡定賢篇云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都之衡邪亡將東都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後人多以抑字爲之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

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戚不得也。戚近也。○畢沅曰。舊本戚作慼。案慼不當訓近。莊子讓王篇作戚。此應不異。○王念孫曰。之字衍。莊子無。也與邪同。○孫鏘鳴曰。固顧通也。讀曰邪。不得。謂不得侵地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過。失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闕法。浹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河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畢沅曰。後一說得本意。○維遹案。漢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與高注合。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傷生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猶不能自勝其情欲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之。放之神無所憎惡。言欲當寧放之。神以保性也。○畢沅曰。縱之下當再疊縱之二字。文子下德篇。淮南道應訓。俱疊作從之從之。又下不縱作不從。又惡乎淮南作怨乎。文子作則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不天殞札瘥。故曰無壽類也。重讀重之重。○○畢沅曰。此重不當讀平聲。當從莊子釋文音直用反。俞樾曰。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章炳麟曰。壽借嚋字。言殃及子孫。漢人多作嚋類。嚋亦嚋字。子孫相繼稱嚋人嚋官。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行爲也）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帝也）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豐故有受其饑者也○王念孫曰丁當之轉當年猶丁年耳注謂當其丁壯之年失之鴻烈齊俗篇作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管子輕重丁篇男女當壯輕重戊篇作丁壯）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服不供有受其寒者○畢沅曰舊本作不績其麻布也誤案當全引詩文今補正）故身親耕妻親績（身神農之身也）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

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徼也。以民爲務故也。以利民爲務。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也。同等也。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爲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不得宋。○舊校云。必一作既。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維遹案。有讀爲又。墨子曰。

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爲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畢沅曰。舊本此句無公輸般三字。今據御覽三百二十所引補。）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在河之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發。通也。○俞正燮曰。列子黃帝篇記孔子觀呂梁事。說符篇云。孔子自衞反魯。息駕河梁而觀焉。實是一事。莊子達生篇。河梁即孔子所觀。釋文引司馬彪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懸絕。世謂之黃梁。呂氏春秋愛類篇。呂梁未發。淮南本經訓。

呂梁未發。注並云在彭城。按四書所說。是兩呂梁。莊列之文合在彭城。呂氏淮南呂梁確離石。古注乃互錯。水經注於泗水引孔子事。河水引呂文及司馬說。眞爲通矣。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稽積。其深乃出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沒也。名曰鴻水。鴻。大也。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障。防也。○畢沅曰。黃氏日抄云。此於地里不合。盧云。此爲彭蠡之障。不必承上爲文。且亦不必連下乾東土也。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此禹之功也。功。治水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決江疏河。其勤苦無如禹者也。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到逆相違。

背也。○畢沅曰。古倒字皆作到。○蘇時學曰。魏惠成王後元年。齊魏會於徐州。始相王也。時惠施相魏。則齊之王王。必魏令惠施致之。故匡章以此語詰之。謂其言行顛倒也。舊注以王齊王爲王齊王居其尊位。殊謬。○徐時棟曰。正文注語。皆不可解。蓋尊字是爭字之譌。惠子常言去兵。至此復言能使齊王王天下。匡章以爲去兵則不能與天下爭矣。何以王天下。故謂惠子曰。子之學去爭也。今又曰王齊王。何其說之倒逆也。上王字去聲。下文明白如此。吾說確不可易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所愛之子也。舍愛子頭擊石也。故曰石可以代子也。而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蘇時學曰。不與即否歟。轉詰之詞也。舊注似誤作如字。○劉師培曰。不與猶言否歟。高蓋以邪釋與。邪上與字。碻屬後人誤增。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畢沅曰。施惠子名。此段乃惠子語。○孫鏘鳴曰。公取代之乎其不與也。(今誤作施)仍是

惠子語直接石可以代之句，不當有匡章曰三字也。讀曰邪，注文可證。今作施字，近誤也。取代之至豈不可哉六句，乃匡章語。上文以匡章曰三字，當移在取代之上，不知施為也字之誤，遂以施為惠子名，屬下為句，謂此段乃惠子語，誤矣。○陶鴻慶曰：惠子以石代頭之說，本意末明，必待匡章之問而始畢其辭，殊為無謂。匡章二字蓋衍文。曰字當在施取代之句上。其文云：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公取代之乎？之代當作代之，與上下文相應。其不與曰：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自今有人於此至豈不可哉，皆惠子語，蓋先設問而復自決之，故中間重出曰字。古書多有此例，後人不深考，移曰字於前，而以為匡章之言，非呂氏元文也。

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為何等故也。

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孫鏘鳴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至何為不為九句，皆惠子語。匡章二字當作惠子。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當直接其故何也下，蓋自設為問答之辭，不當有惠子曰三字，乃

衍文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言何爲不用兵也。○蘇時學曰。不惠子意。言齊王所以用兵而不休者。亦欲成霸王之名耳。今以王之虛名奉之。而可以免民之死。是亦以石代子頭之說也。何爲不可乎。舊注大謬。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畢沅曰。音倉卒之卒。得之同則遬爲上。勝之同則溼爲下。溼猶遲久之也。○畢沅曰。荀子修身篇。卑溼重遲。作溼字爲是。音他合切。所

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貴其疾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爲旬。駑駘十日亦至千里。故曰與駑駘同也。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鏃矢輕利也。小曰鏃矢。大曰篇矢。○梁玉繩曰。淮南兵略。疾如錐矢。注。錐金蔟箭羽之矢也。史蘇秦傳索隱引作錐字。○馬敘倫曰。說文。鏃利也。高蓋據此。然周禮司弓矢有鍭矢。無鏃矢。鍭者。說文云。金鍭翦羽謂之鍭。此鏃當作鍭。形近而譌。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鏃亦鍭之譌。以莊義亦可證此鏃當爲鍭。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是爲與無所至同也。○舊校云。無至一作無矢。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臣無所得爲君計耳。○孫鏘鳴曰。也讀曰邪。言以不足益有餘。非人臣得爲之事邪。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實廣虛之地。苦病之也。○王念孫曰。廣讀曰曠。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闕○孫鏘鳴曰。示字未詳。或禦字脫其半。言吾欲禦子。語將用兵邪。謂不必用兵也。也字亦讀曰邪。）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羣臣謂王爲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爲報也。）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以報其讎之速疾也。）齊襄公卽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購之孫。僖公祿父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爲從弟。）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孫無知自立爲君。故國人殺之。未有其君也。○孫先生曰。據注。似國下脫人字。）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

入公家。公家。公之朝也。管仲扜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鉤。帶鉤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僵猶偃也。○維遹案。此文當從御字絕句。御下宜有令字。下文鮑叔因疾驅先入。則鮑叔爲車御明矣。下文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即承此言。高釋御爲使。是其所據本已奪令字。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鏃矢、言其捷疾也。○王念孫曰。應射上似衍智字。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畢沅曰。此僵與上小白佯死之僵一也。上訓偃。此不當又訓斃。似當刪去。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刺者聞伶悝已死。因報西周武君曰。伶悝已死矣。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罪所使刺伶悝

者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鴆。吾丘鴆，畢沅曰：即虞丘。漢書吾丘壽王，說苑作虞丘。鴆當即歆之或體，集韻音戎，用切。從冘得聲，未必然也。孫云：御覽三百十三，又三百五十六，並作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

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丘鴆力有餘也。

貴卒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二

榮成許維遹學

愼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孰猶思也。有水曰澗。無水曰谿。不可不思。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滿而平也。雖悔行不純淑。陷入刑辟。無所復及也。○吳先生曰。不思而行。動必有悔。如赴深谿。猶駟不及舌之意耳。注云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滿而平。似用堯舜猶病之義。以釋此文。可謂迂而無當矣。君子計行慮義。慮。度也。度義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傳曰。蘊利生孽。故曰乃不利也。○陶鴻慶曰。其利二字。屬上爲句。其借爲期。易繫辭。死其將至。陸氏釋文云。其一作期。是其例也。小人計行期利。與君子計行慮義。文正相對。有知不利之

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也。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忌。○畢沅曰。宋邦乂本從左傳作極。各本同。俱作忌。與史記吳越春秋同。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王之子棄疾也。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美。好也。 無忌勸王奪。奪。取也。 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 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僻。遠也。 故不能與爭。爭。霸也。 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衞也。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孫先生曰。惡當讀爲䛩。說文。䛩。相毀也。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 王曰。已爲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子也。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爲猶宋也。猶。如也。○畢沅曰。左傳作猶宋

鄭也。齊晉又輔之。輔，助也。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合也。王信之。使執連尹。執，囚也。太子建出犇。出犇鄭也。左尹郄宛國人說之。無忌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子常，名囊瓦。令尹子臺之孫。郄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畢沅曰。注光唐無攷。高或據世本爲說。宛字子惡。注也字訛。○維遹案。注子臺原作子囊。今改從元刻本。許本姜本。郄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郄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郄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屈辱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好甲兵。甲兵，鎧戟也。子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爲酬。酬，報也。詩云。獻酬交錯。此之謂也。○畢沅曰。古者燕飲。於酬之時皆有物以致勸侑之意。故曰因以爲酬。注報也。舊訛作執也。今據詩彤弓傳改正。○維遹案。姜本張本。正作酬報也。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

甲兵焉。〇畢沅曰左氏昭廿七年傳作帷諸門左梁仲子云惟帷形聲俱相近古多通借左氏定六年釋文小帷子本又作帷莊子漁父釋文緇帷本或作帷無忌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郄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信有甲也遂攻郄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〇畢沅曰動作者左傳作進胙者〇梁玉繩曰胙即古文作字進胙猶動作也杜注以胙國中祭祀解之非〇王念孫曰動作二字於義無取疑胙作古字通本作進胙而後人妄改之也〇孫先生曰非當讀為誹說文誹謗也左昭二十七年傳作莫不謗令尹故下文云殺眾不辜以興大謗高注非也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荆之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〇畢沅曰戌左傳作戍莊王之曾孫也亡夫太子建。〇畢沅曰夫衍字案昭廿七年左氏傳作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眾不辜。以興大

誇。患幾及令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忌。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謂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正害之。故族滅也。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㧻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鬩。鬩。鬭也。鬩讀近鴻。緩氣言之。○畢沅曰。㧻與椓同。左氏哀十七年傳。太子又使椓之。舊訓訴。於此不切。義當與㧻同。今人言挑撥意。頗近之。鬩舊本門內作卷。字書無此字。廣韻一送。鬨字下云。兵鬭也。又下降切。俗作鬩。集韻類篇皆同。韻會鬩依說文从門。謂廣韻今與門戶字同之說爲非。今鬩字亦從之。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興甲以殺

之。因令盧滿嫳興甲以誅之。畢沅曰。盧滿嫳左傳作盧蒲嫳。蒲滿二字形近。古書多互出。嫳舊本作嫳。訛。今改正。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絞。經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蠆誅封。無宇。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惠公之孫公子繸堅之子子雅也。蠆。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共誅慶封也。○畢沅曰。堅。子繸名。祈。子高名。舊本子雅作子射。訛。今改正。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爲讓。責讓魯爲其受慶封。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封也。○畢沅曰。吳字當重。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圍也。覆取之曰拔。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維遹案。質與鑕同。高義篇作鑕。因令

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畢沅曰。以亡左氏昭四年傳作以盟。○劉師培曰。亡即左傳盟大夫之盟。亡盟音轉。黃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貴。然終歸於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畢沅曰。死而又死。謂之重死。身爲僇支屬不可以見行忮之故也。忮惡也。○王念孫曰。見當爲完。隸書完作皃。與見相似。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爲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爲法程。程度也。

愼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之始也。始、首也。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利義之和也。故曰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能及知之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畢沅曰、似當作不知則趨利。脫一則字。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下自解。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陶鴻慶曰、與人臣謀為姦、本作與人謀為姦。下臣字涉上而衍。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之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

當應也

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時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庇襄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公子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

子卯。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矣。戰國策曰。鞅欲歸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襄疪魏人也。○畢沅曰。襄疪即穰疪。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疪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本或作疵者訛。○梁玉繩曰。史商君傳。亦言鞅亡魏。弗受。復入秦被誅。不得以爲妄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也。方其爲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待。恃也。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猶納也。○畢沅曰。史記張耳傳。去抵父客。索隱云。抵。歸也。此訓最愜。廣雅則云至也。○維遹案。注主字當爲至。形近而譌。許本正作至。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欬也。續經以

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維遹案：漢書百官表：秦爵九，五大夫。師古注：大夫之尊也。案五大夫見墨子號令篇、趙策、魏策、楚策，蓋戰國通制，非秦所創立也。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友之也。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衞、魏也。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畢沅曰：正文其字，疑當在有字下。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維遹案：治要、文選陸士衡樂府十七首注引，似下並有者字，疑脫。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

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維遹案。治要引。注慮作思。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梁玉繩曰。楊子哭逵路。見淮南說林。北山移文所謂慟朱公之哭。選注引淮南作岐路。此與賈誼新書審微。泣作墨子。恐因泣絲事而誤。○陳昌齊曰。淮南說林訓云。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此墨子下。當是脫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子十六字。而又以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八字。混入注內。當据增正。本書當染篇亦有墨子見素絲而歎之語。○維遹案。梁陳說是。又注乖字。姜本張本作無。當從之。周宅酆鎬近戎人。○孫先生曰。書鈔百二十一引。戎人作犬戎。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畢沅曰。御覽三百三十八。葆作堡。無下

四字。○俞樾曰。禱字不可通。當讀為壔。說文土部。壔。保也。連言之則曰保壔。九章算術。今有方堢壔。是也。堢壔即保壔之異文。此作葆禱者。或古文叚借。或聲近而誤也。王路壔者大路也。廣雅釋詁。王大也。如大父母稱王父母鮪大者謂之王鮪。皆其例也。為高葆禱於王路。猶云為高堢壔於大路。御覽引此文。葆作堡。蓋禱易以今字。無下四字。則由不達而臆刪之。○孫先生曰。此文不當有禱字。葆即月令四鄣入保之保。置鼓其上。以聞遠近。無取於禱也。此蓋因注以壔訓葆（說文。壔。保也。高土也。）混入正文。又誤為禱。故不可說耳。書鈔一百二十一兩引此文。竝無禱字。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至○畢沅曰。當至別本作嘗至。今從元本。御覽三百九十一作戎嘗寇周。○陳昌齊曰。當至別本作嘗至。是也○維遹案。當讀為嘗。同聲叚借。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阸。說苑至公篇引作嘗阸。史記西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嘗作當。竝其例證。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畢沅曰。御覽作大說而笑。○維遹案。事類賦

十九引．與御覽同．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眞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畢沅曰．舊本無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九字．之身倒作身之．今並從御覽補正．○維遹案．事類賦引下諸侯上有而字．此夫以無寇失眞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故曰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梁玉繩曰．注滅詩作威．釋文云．本或作滅．故左氏昭元年傳及列女傳七並引作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鎬．列

爲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此之謂也·○畢沅曰·依舊也誤倒·今從左氏隱六年傳乙正·○王念孫曰·下勞字衍文也·勞猶勤也·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畢沅曰·孫云·章懷注後漢書張衡傳·部引作鄉·○維遹案·文選思玄賦注引作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

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思玄賦·喜引作善·案·子姪之稱始見於此·○王引之曰·善効此人之子姪昆弟之子狀(舊本善譌作喜·文選思玄賦注引此作善·今據改)太平御覽神鬼部三引此子姪作子姓·文選思玄賦注引作子姪·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本作子姓·姓與草書相似·故姓譌爲姪·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史記譌作子姪·是其證也·御覽作子姓·姪者·後人據誤本呂氏春秋旁記姪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文選注作子姪·則後人據誤本改之耳·古者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特牲饋食禮曰·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

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姓爲之不純吉也。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比爾兄弟親戚。乃始言同姓耳。（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韋注曰。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宋翔鳳說同。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誚。讓。〇維遹案。御覽八百八十三引。誚作譙。聲義俱同。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〇畢沅曰。御覽八百八十三。謂作爲。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〇維遹案。御覽引。泣作伏。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

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維遹案·端·專故也·韓非飾邪篇·暨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注·端·故也·是其義·御覽引呂文無端字·乃不解其義而妄刪之·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眞子。○畢沅曰·選注作文人望之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眞子。○畢沅曰·其眞子舊本作於眞子·今從選注改正·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眞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維遹案·迹·張本作間·文選陸士衡樂府十七首注引作道·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孿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梁玉繩

曰．據戰國韓策．淮南修務．人子當作縪子．○維遹案．各本均作人子．故梁說如是．未知畢所據何本．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孫鏘鳴曰．不可知．謂無信也．此篇名壹行者．專壹其行．所謂信也．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陳昌齊曰．則字下衍知字．○俞樾曰．下知字衍文．不可知則無安君．無樂親矣．不當於則下更出知字．上文曰．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是其例也．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

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爲。治也。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義之行見知。故亡也。○俞樾曰。威利敵當作威利無敵。上云。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此承上文而言。不當云威利敵也。蓋同是威利無敵。而王與亡異。則以所行者有可知有不可知耳。今奪無字。義不可通。又曰。以所行不知者亡。當作以行不可知者亡。可知不可知。相對爲文。下云。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即承此而言。本篇不可知之文凡七見。無作不知者。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故強國大國疑之也。○維遹案。而下疑脫一行字。上文行可知者王。行不知者亡。下文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

之廢·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皆有行字·此不當獨省·注當云·小弱而行不可知之道·則強大者疑之·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小國弱國而爲強大者·不爲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小國弱國不爲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維遹案·注當云·高氏增而爲強大者五字·義反迂晦·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廢·壞也·強大行之危。危·傾隕也·小弱行之滅。滅·破亡也·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縣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人·故信之·人○李寶淦曰·寢大樹之下·必受其芘蔭·此人所共信者·注誤·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蔭休之也·故曰易知故也·○李寶淦曰·陵上巨木·高而易見·故以其地爲期會·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聚人復期會於其所而咨諏之·○陳昌齊曰·故也二字·當是因上文而誤衍·○俞樾

說同。末云此言士之義苟可知則必爲人所期會矣。不當有故也二字。○陶鴻慶曰：俞氏云故也二字衍，是也。期爲當作爲期，承上文陵上巨木人以爲期而言，謂爲人所期會也。○吳先生曰：注聚人當作衆人，形近致譌。

又況彊大之國。彊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

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陶鴻慶曰：所下當有以字，與下文世之所以賢君子者文法一律。

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鶉之賁賁。○畢沅曰：詩作奔奔，賁與奔古通用。左傳僖五年、襄廿七年，禮記表記，皆作賁賁。○李賡芸曰：賁卦之賁，今皆讀作彼義切。釋文：賁，李軌府瓫反，傅氏云賁古斑字，王肅符文反。案份、頒等字與斑音同，而皆從分聲。分轉音如斑，斑轉音如賁，然則賁卦賁字，亦可讀博昆切也。呂覽壹行篇高注：賁，色不純也。說苑反質篇載此事，則曰賁非正色也，白當白，黑當黑。較呂覽文尤明顯。蓋賁固色之不一者，故亦讀

為斑．所謂斑駁是也．班說文作辬．從文辡聲．子貢曰。○梁玉繩曰．說苑反質作子張．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王念孫曰．而猶則也．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無處可名之也．○俞樾曰．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處之為居．為止．常訓也．而又為審度．為辨察．書傳具有其義．所引證凡七事．王說是也．此文云．無惡於無處者．謂無惡於無辨也．篇首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即其義也．高注未得其旨．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陶鴻慶曰．所以惡當作所惡．上文云．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又云．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皆其證．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偶。○畢沅曰．所得二字疑倒．陳昌齊說同．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詹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維遹案。注當作故曰身定國安而天下治。今本脫天下二字。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舊校云。願一作事。今

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廚之臣也。傅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刑牟庭曰。孟子稱傅說版築。版築。今之瓦工也。胥靡當讀爲須眉。古字假借。蓋古者。人有刑罪。則髡而役作之。無刑罪而役作者。其須眉完。因而版築之人。名爲胥靡。莊子庚桑楚篇曰。胥靡登高而不懼。言版築之人。習慣升高。遺死生而不懼也。今瓦工能登屋騎危是也。據此。知胥靡亦瓦工之名也。韓非云。傅說轉鬻者。謂胥靡非役作於官。而自以版築之事轉次鬻力於人者也。辨證諸書。知傅說古之瓦工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榑木。大木也。津。崖也。淮南記曰。日出陽谷。青羌東方之野也。○畢沅曰。榑木即扶木。爲欲篇。東至扶木。○郝懿行曰。榑木即扶桑。但不當讀木爲桑。扶桑見海外東經。○維遹案。孫志祖謂。古木字有桑音。故郝說如是。攢樹之所。揩天

之山。山高至天也。○畢沅曰。搢音民。撫也。疑亦與搢同音義。烏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曰黑齒之國也。○維遹案。青丘黑齒二國。見海外東經。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維遹案。羽人不死二國。見海外南經。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人也。西方剛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今正北極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方純陰。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之者。北極之山也。○畢沅曰。其肱疑卽海外西經之奇肱。所謂一臂三目者是也。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又之中處。疑是之窮處。或三字是衍文。○諸以敦曰。孜淮南時則訓。令正之谷。御覽引作令止。並引注云。令止。丁令。北海胡地。尚書大傳。政作丁令。

則人今二字皆令之譌脫正與止未詳○陳昌齊曰淮南時則訓作令正注云令正丁令北海胡地○俞樾曰人正今正皆誤字也當作令正淮南子時則篇作北至令正之谷是也又曰夏海當作夏晦故高注曰夏海大冥也淮南子正作夏晦高注曰夏大也晦冥也與此正同海字雖亦有晦義然使正文是海字則高氏以夏海爲地名足矣何必定訓爲大冥乎

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禺彊天神也之所處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營之不懈墮休息也○畢沅曰郭璞注海外北經云夸父行者蓋神人之名也經云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維遹案積水許本李本無元刻本張本有

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也步不相過。罷也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大也事功曰勞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畢沅曰王厚齋云荀子成相曰禹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此陶即皐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眞窺即直

成也。眞與直字相類。橫革名同。唯之交未詳。盧云。案窺或本也。是窺字。與成音近。○梁玉繩曰。之交疑支父之譌。即莊子讓王本書貴生尊師所稱子州支父也。李慈銘說同。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鍾鼎也。石豐碑也。著於盤盂。盤盂之器。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畢沅曰。梁仲子云。莊子逍遙遊。焦火作爝火。釋文云。本亦作燋。音爵。此焦下已從火。則不必更加火旁。夫子爲天子。而天下已治矣。夫子。謂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孫鏘鳴曰。此文疑有脫誤。莊子作夫子立而天下治。而吾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文義較明。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自爲。爲己也。與即也。啁噍。小鳥也。巢。蔟也。偃。息也。啁音超。○畢沅曰。啁噍。莊子作鷦鷯。注。與即也。疑誤。兩與字皆語辭。又偃息也。衍。啁音超。亦非高注。○孫鏘鳴曰。言以天下爲己之利歟。則何不觀之啁噍偃鼠也。偃鼠飲於

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滿腹不求餘也歸終也○劉師培曰歸已即莊子逍遙游之歸休已爲終詞惡用天下。惡安也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水北曰陽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經橫理也○吳先生曰橫理不辭疑當作經猶理也傳寫之譌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不以物故妨害賢者戚愛習故。戚親也習近習故故舊也○孫鏘鳴曰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以姦邪謀之也此五常之本事也。○松皐圓曰五常初見或云五帝訛皐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皐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之賢者也其事不與許由相連也皐子衆疑許由欲取國也○畢沅曰此注上下異說其取國上當有衆疑二字末云皐子衆疑許由欲取國也或當有一云二字以衆爲皐子之名然於衆口止仍難強通○維遹案皐子即罼

子。皐羣聲同字通。列女傳。羣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皐陶之子伯益也。餘當闕疑。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視其有無賢人也。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梁玉繩曰。褰裳之詩。豈子產所作乎。蓋爲之歌耳。○王念孫曰。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此云叔向與子產。傳之者異也。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荊也。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將事秦荊。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輟。止也。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人。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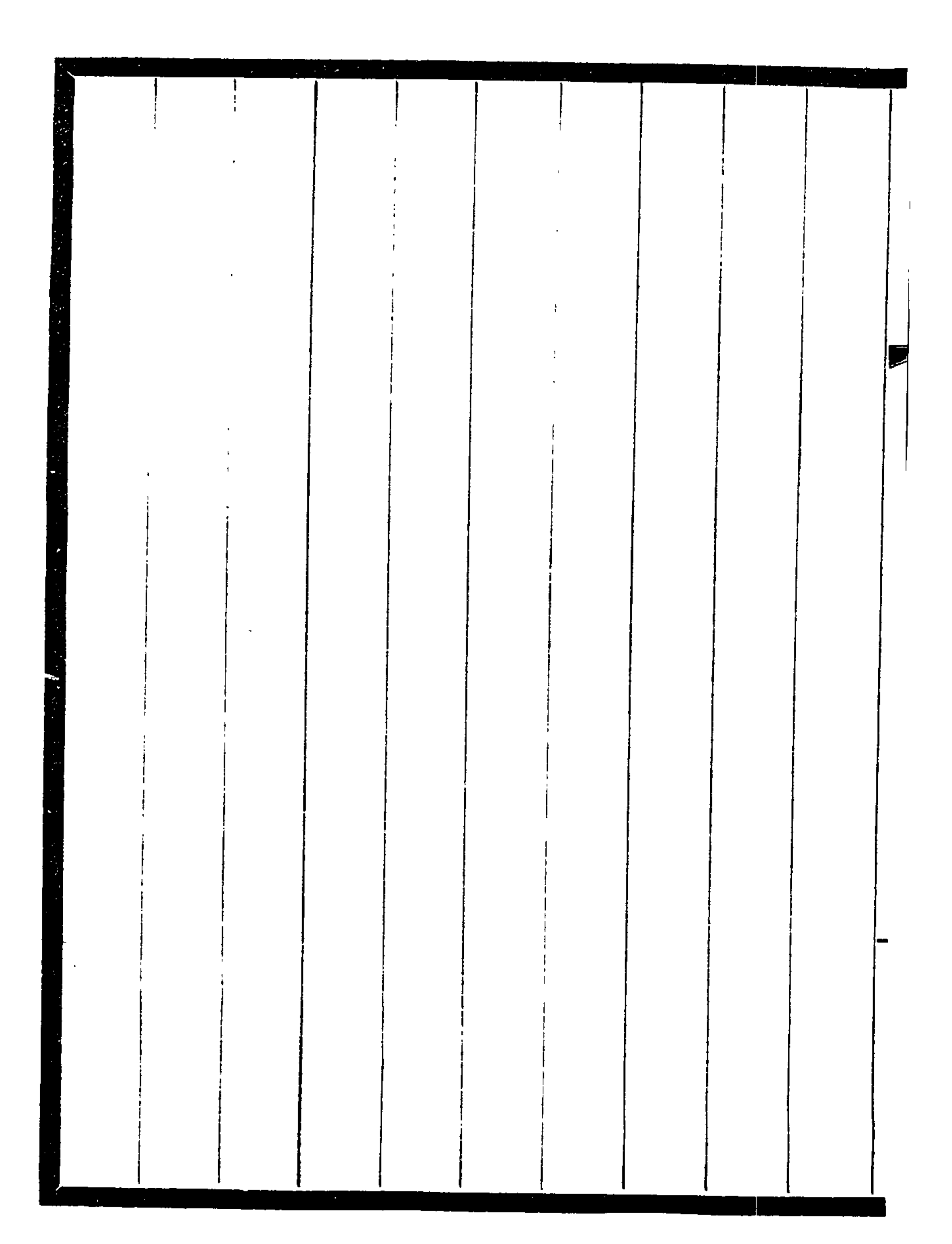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〇王念孫曰。得疑當作傳。〇陶鴻慶曰。得當爲傳字之誤。即本篇命名之旨。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玃。猳玃。獸名也。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說叔敖於莊王。察其賢明審也。〇吳闓生曰。侯下脫服字。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東。故曰國亡身死也。

凡聞言必孰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驗，效也。理，道理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樂官之正也。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爲律，陰爲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畢沅曰：和五聲，風俗通正失篇引作和均五聲。李善注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亦有均字。重黎又欲益求人。益求如夔者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和，調也。○維遹案：樂上和字當更增一和字，文義乃順。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漑汲。常一

人居外及其家穿井。〇孫先生曰：此文疑當作及自穿井。家字涉上文而衍。其乃自字之誤。御覽一百八十九引作及自穿井。風俗通正失篇同。〇維遹案：宋氏穿井事，與子華子問鼎篇略同。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畢〇沅曰：孫疑是求聞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妄言也。子夏之晉。過衛。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也。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〇畢沅曰：意林作渡河。〇梁玉繩曰：史記之名始此。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〇畢沅曰：己古文作王。亥古文作𢁀。〇王紹蘭曰：畢說本說文。據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己古文作王。是古文左氏春秋。魏時猶及見之。己亦作王。與許稱古文正合。又說文豕部。𢁀古文。亥部。𢁀

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是古文帀與古文而形甚相近故己亥譌爲三豕然則衞人所讀誤本史記爲古文春秋也。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分明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以人情則夔不得一足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爲所聞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三

榮成許維遹學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覩玉之白，別漆之黑也。故曰枉者見矣。○維遹案：注原脫曰字，今據張本增。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也。○畢沅曰：孫云：御覽四百二十八作是障水源而欲其流也。水奚自至。奚，何也。自，從也。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己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言，則己枉何從來至。淮南記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督青黃，不可得也。此之謂也。○孫先生曰：注語疑有錯

諛。治要引作所欲欲聞己枉。所惡惡聞直言也。直言何從來至。諂較明晰。能意見齊宣王。宣
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姓也。意名也。齊士也。宣王。威王之子也。○梁玉繩
曰。能姓甚僻。自知有魏將鑽荼。當貴有秦大夫菌改。亦僅見。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
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王念孫曰。身
今二字。治要作今身。當乙正。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宣王怒
曰。野士也。言鄙野之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
之。王胡不能與野士。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
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爲不能用意之好直也。○陶鴻慶曰。好事二字無義。事當作爭。爭讀爲諍。好爭言好直諫
也。高注云云。疑其所見本正作好爭。作事者以形似而誤。○吳先生曰。少而好事。事疑當爲直。以上下文義證
之可知。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

不阿主。阿。曲也。○王念孫曰。能意上治要有。若字。當據補。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孫先生曰。治要引重主字。是也。不阿主爲句。緊承上句亦必不阿主言之。脫去主字。合爲一句。失之遠矣。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狐援。齊臣也。湣王。齊宣王之子也。殷紂滅亡。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畢沅曰。狐援齊策作狐咺。古今人表作狐爰。其社蓋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屋其上。屏之以爲戒也。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干。楯。戚。斧。舞者所執以舞也。游。樂也。○維遹案。人上在字當作充。下文充人之游。卽承此而言。前後不應異。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戒。懼滅亡。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律也。陳。列也。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田氏

宗之號爲太公。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湣王不受狐援之諫。出而哭國三日。狐援哭也。○畢沅曰。合兩注觀之。正文本無狐援二字。三日困學紀聞考史引作五日。或筆誤。○陳昌齊曰。狐援二字。當連出字爲句。其辭曰。先出也。出。去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斮。斬。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維遹案。左襄十九年傳杜注。東閭。齊東門。○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蹶。顚蹶走往也。過猶見也。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鮒。小魚。鯢。大魚。魚之賊也。啖食小魚。而鯢居人國。喩爲人害。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墟。丘墟也。殷有比干。吳有

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吳先生曰。若疑是代名詞。荀子王霸篇。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注。若言。如此之言。是也。高氏訓若爲直。似不相應。〕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每猶當也。斮狐援者。比比干子胥而三之也。故曰以參夫二子者。○維遹案。注每猶當。當之爲言將也。說見經傳釋詞。〕狐援非樂斮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嫌猶近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爲燕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之。齊湣王不禮觸子。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爲燕敗。故曰達子之所以死也。○畢沅曰。事見權動篇。〕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附郭。近郭也。遠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畢沅曰。孫云。御覽三百五十一作屏蔽〕

犀櫓。又三百十三。亦作犀櫓。說文繫傳广部庰字引趙簡子立於庰蔽之下。蓋今本犀與屏互易也。○維遹案。孫說是。韓非難二篇載此事。亦以犀櫓連文。說文。櫓。大盾也。釋名釋兵。謂盾。遯也。䟫其後。避刃以隱遯也。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爲名也。然則彼稱犀盾。此云犀櫓。其比正同。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棄也。嗚呼。士之遫弊一若此乎。遫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吳汝綸曰。一猶乃也。注誤。馬叙倫曰。說文。遫乃速之籒文也。弊借爲憊。易遯卦。有疾憊也。釋文引王肅作斃。此敝聲備聲通假之證。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畢沅曰。舊本脫士字。今從御覽補。與下文合。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衆也。○畢沅曰。而舊訛汝。今從御覽改正。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畢

沅曰。韓非難二作并國十七。○梁玉繩曰。此虛言也。直諫篇。楚文王兼國三十九。又說苑正諫。荆文王兼國三十。竝妄。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畢沅曰。韓非作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孫鏘鳴曰。遜字疑衍。○維遹案。遜字無緣致衍。廣雅釋詁。遜。去也。是古人行文自有複詞。用此士也。隕於韓。爲秦所獲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孫鏘鳴曰。底砥同。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維遹案。韓非難二篇。曹作鄴。拔石社。畢沅曰。梁仲子云。淮南齊俗訓。殷人之禮。其社用石。詳陳氏禮書九十二。○孫鏘鳴曰。石社地名。梁謂社用石。非。定天子之位。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成尊名於天下。尊名。霸諸侯之名也。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維遹案。耳字原作取。畢沅云。韓非作耳。御覽三百十三同。案李本作耳。今據改正。士何弊

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箭。石砮也。及至也。一鼓而士畢乘之。畢盡也。乘陵也。○畢沅曰。陵舊訛後。今案文義改。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鬭之上。猶前也。○維遹案。上時也。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肎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也。○王念孫曰。而讀爲如。

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存矣。上○孫鏘鳴曰、無當有國字。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畢沅曰、於安思危、周書程典解文。劉本作居安思危。出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亦引書以告晉悼公者。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維遹案、漢書灌夫傳、酒酣、蚡起爲壽。王文彬云、爲壽卽大行酒也。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出奔莒。毋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不死公子糾之難。出奔於魯。魯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

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甯戚衞人也。爲商旅。宿於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甯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爲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避席。下席也。殆。危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文王。荆武王之子。矰。弋射短矢。○畢沅曰。說苑正諫篇茹黃作如黃。宛路作箘簬。御覽二百六亦作如黃。以畋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畢沅曰。說苑丹作舟。○維遹案。丹字渚宮舊事引作丹望。御覽二百六引作丹陽。下同。疑今本脫一字。淫。朞年不聽朝。淫。惑也。朝。政也。○維遹案。注政原作正。改從張本。畢沅云。注似以政訓朝。不當作正。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葆。太葆官也。申。名也。○畢沅曰。說苑葆俱作保。淮南說山訓作鮑申。非。○

（維遹案：御覽引葆作保，下同。）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維遹案：治要引王上有今字。）王曰：不穀免衣繈緥而齒於諸侯，（繈，縷格繃；緥，小兒被也。齒，列也。○畢沅曰：舊本縷訛樓，被訛補。案明理篇注云：繈，縷格上繃也。此少一上字，縷字被字據改正。○劉師培曰：說苑正諫篇作免於襁褓，則故本衣作於。○維遹案：劉說是。渚宮舊事及御覽引免衣並作免於。又御覽引侯下有矣字。）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畢沅曰：說苑作乃席王，王伏。）葆申束細荊五十，（○畢沅曰：說苑荊作箭。）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

小人痛之。○維遹案。治要、渚宮舊事引申上並有保字。說苑同。疑脫。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畢沅曰。說苑作趨出。○維遹案。渚宮舊事引與說苑同。治要引作起出。自流於淵。請死罪。○維遹案。渚宮舊事引作自流諸荊。當從之。荊即指上細荊而言。謂自移諸荊而請死罪。考工記弓人。寒奠體則張不流。鄭注。流猶移也。說苑作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義同。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維遹案。渚宮舊事引過作罪。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畢沅曰。說苑析作折。當從之。○維遹案。治要、渚宮舊事、御覽引析並作折。放丹之姬。後荊國兼國三十九。○畢沅曰。說苑作兼國三十。○孫先生曰。治要引後荊國作務治荊國。類聚引無九字。並與說苑正諫篇合。○維遹案。渚宮舊事引作務治國政。幷國三十九焉。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直諫

諫○梁玉繩曰。各本作眞諫。此依黃氏日抄改。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詐言已死不可爲人論說。○畢沅曰。此注未明。事人以死。謂扞敵禦難而致死。死有益於人國也。未得死所而徒以言死。其言又不用。是不論也。下知之指君言。下文甚明。注皆非。○孫鏘鳴曰。論猶察也。未死自許能死。人不之察。○俞樾曰。論當作諭。字之誤也。言未死而言死。則人不論也。不論謂不知也。○雖通案。論字不誤。直諫篇注。論猶知也。且知字與下文義正一貫。

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傳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以死事人。是爲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王念孫曰。以下當有死字。以與已同。○孫鏘鳴曰。以已同。及其已死。雖知其勇無及矣。與勿知同。○俞樾曰。以讀爲已。已者已然也。一字爲句。言已然之後。雖知之與勿知同矣。篇末曰。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

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正其義也。高注未明。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不然。不知化也。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劉先生曰。貫疑當爲實。字之壞也。一實也。猶言無異也。古書多有。不煩覼縷。（過理篇亡國之主一貫。此或後人依彼改之。而不知其不同也。事有可以過者。○孫鏘鳴曰。過。失誤也。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夫差。吳王闔廬之子也。夫差不知勝越。而爲越所滅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禍及闔廬。越王句踐報吳。滅其社稷。故爲丘墟也。宗廟破滅。不得血食。故曰禍及闔廬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

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處，居也。得其民不得使。使，役也。〇孫先生曰：據上文校之，下得字當作能。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屬，連也。〇陶鴻慶曰：通乃道字之誤。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〇維遹案：至忠篇注：已，猶愈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猏。獸三歲曰猏也。雖勝之。其後患無央。虎之患未能央。〇畢沅曰：央亦訓盡。後患不必指虎言。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

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國也。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袪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蹈也。傳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瞋怒貌。此之謂也。○畢沅曰。此與舉趾高。正相似。哀廿一年傳注。高蹈。遠行也。無瞋怒意。曰。嗟乎。吳朝必生荊棘矣。嗟。歎辭也。子胥謂太宰嚭勸王伐齊。國必破亡。故朝生荊棘也。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地也。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之鴟夷。投之江。故曰流。抉其目。著之東門。曰。○梁玉繩曰。莊子盜跖云。

子胥抉眼。此與韓詩外傳七。賈子耳痺。楚辭九歎。並仍其說。然非事實。匡謬正俗辨之。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夷平也。夫差身爲擒。爲越所擒也。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爲幎以冒面而死。冒覆也。慙見於子胥也。○維遹案。畢本作以冒面死。畢沅云。以冒面而死。舊本作以冒面死。案注云。冒覆面也。則正文不當有面字。今改正。案畢改非是。正文本作乃爲幎以冒面而死。注本作冒覆也。蓋正文而字誤爲面。而錯入注內。今改正。知接篇。桓公蒙衣袂而絕乎壽宮。注。蒙冒也。管子小稱篇。桓公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事與此相類。文例亦同。小爾雅廣服。大巾謂之幎。幎與幭聲義俱近。幭謂帊幞也。方言。襎裷謂之幭。郭注。即帊幞也。廣雅釋器。幭。幞也。說文。幭。蓋幭也。帊幞。可以覆面。故曰爲幎以冒面而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

也。不若勿知。

知化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一道也。貫同也。其所以亡之道同於不仁。且不知足也。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陶鴻慶曰。同者二字當倒乙。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之○孫鏘鳴曰。不儕不濫。不動中禮義。謂適。不適者反是。以不適爲樂。則事皆過理。故以過理名篇。糟丘酒池。肉圃爲格。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故謂之不適也。○畢沅曰。炮格各書俱訛作炮烙。得此可以正之。○俞樾曰。畢說本段氏玉裁。詢足訂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此格則似淫刑以逞之事。如高氏所說是也。韓非子喻老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蓋取肉圃

置格爲上。炮而食之也。此云肉圓爲格。可知格即在肉圓中。其爲飲食事無疑矣。高注非。是說詳韓非子。○馬叙倫曰。此及下文所敘皆紂事。然此上略不及紂。於辭律無主格。蓋本作紂爲糟丘酒池肉圓炮格。今有奪譌。韓非子喻老篇可證。

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雕畫高柱。施桔槔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故曰不適。○俞樾曰。此即後世鞦韆之戲所自始。高注正得其義。蓋此與上文糟丘酒池肉圓爲格。皆飲食遊戲之事。玉篇革部。鞦韆。繩戲也。○孫詒讓曰。注所說近於戲。古書別無所見。恐不可信。竊謂桔當爲桔。形近而誤。桔諸侯。房紂之酷。雕柱。房紂之侈。二事不相家也。賈子新書君道篇云。紂作桔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桔之。文王桎桔囚于羑里。此即桔諸侯之事。○維遹案。雕當讀爲鑄。雕鑄古同聲類。鑄亦有祝音。詳愼大篇。祝雕又爲雙聲疊均。故雕可借爲鑄。孫說桔爲桔誤是也。惟桔當是酷之借字。此謂紂鑄柱而酷諸侯。淮南俶眞篇載此事。有鑄金柱之語。蓋本此。高注望文生訓。遂與它書述此事者不合。

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聽妲己之譖。殺鬼侯之女以爲脯。而取其所服之環也。○畢沅曰。環舊本作瓌。訛。今改正。

戳涉者脛而視其髓。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視其髓。欲知其與人有異不也。○畢沅曰。注能寒。能讀曰耐。

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侯之女美好。紂受妲己之譖。以為不好。故殺梅伯以為醢。醢。肉醬也。以遺文王。故曰不適也。

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故曰告諸侯也。

作為琁室。築為頃宮。琁室以琁玉文飾其室也。頃宮。築作宮牆。滿一頃田中。言博大也。○畢沅曰。書傳多云桀作璇室。紂作傾宮。今畢屬之紂。以言其土木之修固。不必細為分別也。梁仲子云。淮南本經訓注。琁或作旋。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頃宮。此注作如字讀。它書俱作傾字。

剖孕婦而觀其化。化。育也。視其胞裏。○黃生曰。化字甚新。蓋指腹中未成形之胚胎也。按大戴記云。男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十四然後其化成。又淮南云。眾雄而無雌。又何化之能造乎。義並同此。○畢沅曰。注舊本作胞裏。裏當作裏。亦疑是裏字。○維遹案。畢後說是。淮南本經篇。剔孕婦。高彼注。紂剔觀其胞裏。足證此注舊本作胞裏。裏為裏字形近之誤。畢改作胞裏。於義雖通。恐非高氏之舊。

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非。紂不能聽。故視其心。欲紂知之其何以不與人同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為惡。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也。夏商之所以亡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曰此夏商之所以亡也。○維遹案。夏上疑奪此字。高注云。此云是正文本有此字。明矣。用民篇云。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句法正同。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為樂也。○松皋圓曰。從下觀注似脫臺字。當云。從臺上。○維遹案。松說是。左宣二年傳。從下正有臺字。若今本則上字無著矣。當據補。使宰人臑熊蹯不熟。○畢沅曰。左氏宣二年傳作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麛。盾。趙成子之子宣子也。○畢沅曰。左傳使鉏麑賊之。今此賊之二字亦當有。或下文見之字誤。

（而又誤入下文耳）沮齬見之不忍賊。（賊殺也）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因曰民之主也）棄君之命不信。（違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信若行之必有其一也畢沅曰正文一上左傳有有字）○乃觸廷槐而死。（觸畜也○畢沅曰畜疑撞字之誤）齊湣王亡居衛。（湣王宣王之子）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丹湣王臣也○畢沅曰公王丹即公玉丹古玉字作王三畫勻）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聲名也）於王而見其實。（所行之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也）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光明也）無重國之意。（言輕之也）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副或作倍度湣王之亡國宜也但湎涎無憂恥辱喜於公王丹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

也帶益三倍苟活者肥令腹大耳○梁玉繩曰魯昭公居喪而三易衰猶有童心也齊湣王去國而三益帶全無心肝也苟活者肥當亦是古語宋王築爲蘖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胄從下血墜流地宋王康王也蘖當作櫱帝當作臺蘖與櫱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作蘖帝耳詩云庶姜櫱櫱高長頟也言康王築爲臺革囊之大者爲鴟夷盛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胄自下射之血流墮地與之名言中天神下其血也○畢沅曰注頟舊本作類訛與之名言四字劉本作謂之二字○梁玉繩曰詩作孽孽釋文云韓詩作櫱○陶鴻慶曰此文傳寫錯亂詩作幾不可讀依高注當云宋王築爲櫱臺鴟夷盛血高懸之著甲胄從下射血血流墜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加上也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僭不濫動中禮義之謂適今此畏無道不敢

不應耳。故日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違聞。人皆聞之。○畢沅曰。過言無道聞。言過無路以聞於主也。注非是。○俞樾曰。道之言由也。從也。過無道聞。言過無由聞。與善無自至義同。當賞篇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又曰。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慎小篇曰。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凡言無道者。竝猶言無由也。高注失之。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自從也。傳曰。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故曰壅。○畢沅曰。注傳曰下。文有脫。今據論人篇注增補。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

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扜弓而射之。寇、兵也。扜、引也。○畢沅曰、扜、舊訛作扞。注同。案大荒南經、有人方扜弓射黃蛇、名曰蜮人。郭璞注、扜、挽也。音紆。今據改正。扜亦音烏。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見擒也。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畢沅曰、舊校云、一本作既擒則無及矣。李本矣作也。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爲之如何。齊攻宋。齊湣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也。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畢沅曰、生舊本作至、訛。今改正。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弱、安能來至此也。宋王因怒而詘殺之。詘、枉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

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也。○陳昌齊曰、使者遇其兄上、据文不得有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八字、當是因上文而誤衍。其弟曰。爲王視齊寇。○畢沅曰、爲王舊本作爲兄、訛、今改正。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誅死也。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齊寇至殺人、是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畢沅曰、有讀與又同。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

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若猶如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戴公子孫也。別爲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舊校云。戴氏一本作叔世。○蘇時學曰戴氏篡宋之說。則雜見於韓詩淮南說苑諸書。而莫始於韓非子。韓非子曰。戴氏奪子氏於宋。又曰。司城子罕取宋。又曰。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者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之政。韓非於此事固屢言之。而必與齊之田氏並言。明田氏與戴氏皆篡之臣也。而呂氏春秋於宋偃之亡。亦曰此戴氏所以絕也。不言子氏而獨言戴氏。則戰國之宋爲戴氏之宋。而非前日子氏之宋。固明甚。然韓非既言戴氏。又曰皇喜。曰子罕者何也。則戴其氏。而喜其名。子罕乃其字也。凡名喜者多字子罕。若鄭之公孫喜。字子罕是也。而宋之名喜者

亦有兩子罕焉春秋時有司城樂喜字子罕宋之賢臣也戰國時有司城皇喜亦字子罕宋之篡臣也之二人者其名同其字同其官亦同而樂皇二族並出於戴則其所自出又未嘗不同而一爲賢臣一爲篡臣其行事則又何不相同之甚耶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然則其篡宋何當以何時歟按紀年云宋易城肝廢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侯而易城肝殆即司城子罕歟○俞樾曰此即上文齊滅宋之事戴氏爲宋公族孟子書有戴盈之戴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戴驩爲宋太宰蓋皆戴公之後世執國柄時人習見戴氏爲宋公族遂相沿以宋爲戴氏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乃結上文齊攻宋事非別一事也高注未達此旨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

從自非受是也。○畢沅曰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陳昌齊曰道當讀爲導達下不智聽智爲句○俞樾曰畢以自爲衍字是也以道爲有道則失之道者由也道不智聽智者由不智聽智也由不智聽智從非受是文義一律言說之所以得行者以人主能由不智而聽智從非而受是也從下衍自字者從與自同義疑一本作從一本作自而傳寫誤合之也畢以道字屬上句讀而釋爲有道失其旨矣○陶鴻慶曰俞氏解字道爲由是也惟從畢校以自爲衍字則恐未然自非與自是義相反人必自知其非而後可以受是故曰從自非受是也下文云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又云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正謂其不知自非耳今自以賢過於堯舜。○舊校云過一作違彼且胡可以開說哉。○維遹案開字元刻本同惟別本多作聞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危亡故曰不聞存君也齊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示有力也○畢沅曰用舊作則孫據御覽三百四十七改正○孫先生曰治要

引亦作用尹文子大道篇同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惠棟曰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關案中關而止即儀禮所謂不貫也史記五子胥傳云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烏還反司馬貞曰滿張一云貫謂上弦也○維遹案惠說是治要引關作開乃涉形近而誤惟引注正字作至於義爲長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耳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畢沅曰注自輕疑用輕之誤○孫先生曰畢校非也輕乃誣字形近之譌宣王所用不過三石三石實也而終身自以爲九石是自欺也故注云然治要引正作誣○維遹案事類賦十三引爲下有能字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爲有餘也

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也。○孫先生曰：治要引存作在。

壅塞

六曰。亂必有弟。弟次也。○畢沅曰：弟本一作第，今從汪本，乃古第字。大亂五。小亂三。訌亂三。大亂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殺里克之黨也。訌亂三，謂於朝欒盈以兵書入于絳也。○畢沅曰：訌字或音喧，聲也。或云與訌同義，皆不當。注亦不明了。此訌似皆指驪姬之亂，安得忽及欒盈？又於朝上似尚有缺文。竊疑訌或是討字之訛。惠公殺里克，文公殺呂郤，是討亂三也。○李寶淦曰：此篇驟讀之似不可解，細求之自可通。大亂五者，里克殺奚齊一，殺卓子二，秦繆公率師納惠公三，秦晉戰於韓原，秦獲惠公以歸四之靈臺四，秦奉重耳入立，殺懷公於高梁五。小亂三者，即後文所謂三君死，蓋奚齊、卓子、懷公皆不當立，以及於難，以一身而言，則爲小亂。古書以一事解作兩層者甚多，不足異也。訌亂三者，訌或

本討或罰字失其半此指晉文公而言即後文所謂敗荆人於城濮定襄王釋宋出穀戍是謂訓亂三高注多訛脫又言欒盈以兵入絳及以申生列於三君皆謬甚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逸詩也○畢沅曰左氏昭十九年傳子產引作諺○梁玉繩曰左傳昭二十二及周語下並引以爲人之言不云詩也○桂馥曰古者謠諺皆謂之詩其采於遒人者如國風是也未采者傳聞里巷凡周秦諸書引詩不在四家編者皆得之傳聞故曰逸詩或謂逸詩皆夫子所刪此淺學之臆說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皃之也。○畢沅曰皃疑免字之誤○陳昌齊曰慮禍下脫過字淮南人間訓云計福勿及慮禍過之語本此皃當作免○王念孫曰禍下舊本脫過字當據淮南人間篇補又曰皃當爲完完全也言所以全其身也隸書完字作皃因譌而爲皃(黃庭經云保守完堅身受慶又云玉戶金籥身完堅字並作皃)○維遹案陳王二說均通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爲夫人。

以奚齊爲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子卓也。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求入爲晉君也。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爲君。是爲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賂。此之謂也。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沈欽韓曰。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戰於韓原。卽此地。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方輿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今河東。今山西芮縣。河北城有韓亭。卽秦晉戰處。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因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也。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

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高梁。晉地。○沈欽韓曰。水經注。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紀年。晉出公十三年。智伯瑤城高梁。一統志。高梁城在平陽府臨汾縣東北。而立重耳。是爲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荊人于城濮。荊人。成王。定襄王。周襄王辟子帶之難。出居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也。釋宋出穀戍。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守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愛曹衛。與晉俱戍。解宋之圍。召穀戍而去之也。○王念孫曰。釋宋下當有圍字。○沈欽韓曰。方輿紀要。穀城今東平州東阿縣治。亦曰小穀。外內皆服。外。諸侯。內。卿大夫也。皆服文公之德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爲秦所執。四之靈臺也。○畢沅曰。謝云。三君死。謂奚齊。卓子。懷公。注

誤。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虜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

希。鮮也。

原亂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四

榮成許維遹學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欲尊貴．不苟爲．也．不如禮曰苟爲也．）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不自阿媚以取容也．）必中理然後動。（非理．不移也．）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行也．）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說猶敬也．）而不肖主之所不說。（畢沅曰．舊作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乃因下文而訛．今改正．）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同．等也．）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主能刑殺之．故曰有異也．）異

故其功名禍福亦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獲大禍，故曰亦異也。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夫差惡子胥也。○陳昌齊曰，異字當緣上句而衍。比干生而惡於商。商紂惡之也。死而見說乎周。周武王說其忠也。武王至殷郊係墮。○畢沅曰，韓非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繫解，因自結。一事而傳者異。○梁玉繩曰，韓子一爲文王，一曰爲晉文公。五人御於前。莫肎之爲。○畢沅曰，疑是爲之係倒二字，脫一字。○鹽田曰，唐類函作莫爲之係。○維遹案，書鈔四十九引作莫肯爲之，亦脫係字。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內也。千乘，一國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

冐。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宰。謂膳宰。○畢沅曰。人字疑衍。○孫先生曰。畢校是也。壅塞篇云。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亦無人字。蓋即八字之譌衍。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殽之恥。而西至河雍也。雪。除也。秦繆公相百里奚。以百里奚為相也。晉使叔虎。畢沅曰。梁仲子云。叔虎即下文郤子虎。晉大夫郤芮之父郤豹也。見韋昭晉語注。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

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事。見客事也。○畢沅曰。上子字衍。○俞樾曰。子事非子事之事。言子所事者非子之事也。下文今子爲非子之事。是其證矣。畢氏疑上子字爲衍文。非是。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而。汝也。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孫鏘鳴曰。敷。陳也。自陳其事狀也。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奚。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孫鏘鳴曰。徙自百里氏辭出也。街。市朝也。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

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畢沅曰。新序四。御覽六百三十三。皆無兩虎字。是。）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避驪姬之亂。在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不苟論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任人以人之德也。中人任人以人之力也。○陶鴻慶曰。善人以人。文不可通。疑本作任人以善。高注云。賢者任人（今本誤作以人。依下文改正）以人之德也。中人任人以人之力也。不肖者任人以人之財也。明正文有任人二字。以人之德。正釋正文以善之義。○維遹案。此文當作賢者責人以仁。善責形近致誤。人仁古字通用。注三任字（陶校注是）皆釋正文責字。以人之德。始釋以仁之義。類聚二十引作賢者遺人以仁。遺字亦爲責誤。舉難篇。君子責人則以人。其比正同。淮南氾論篇。責人以人力。與此中人以事義亦相合。蓋謂賢者任人以人之仁德也。下文舜得皋陶。湯得伊尹。文王得呂望是也。即鮑叔之進夷吾。沈尹莖之進孫叔敖。亦莫不然。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任人以人之財賄也。傳曰。政以賄成。此之謂也。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但十也。故曰不若得一伯樂也。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爲

劍工也。義與伯樂同。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義與歐冶同。○畢沅曰。孫云。初學記十七賢類引作不如得一賢士。意林及御覽四百二皆作賢人。御覽八百九十六作聖人。當由後來傳本誤也。舜得皐陶而舜受之。受用也。○畢沅曰。注受字舊本作授。今案受之。即書所謂俾予從欲以治也。不當訓用。舜未授皐陶以天下。亦不當作授。○陳昌齊曰。据上下文義。正文舜受當作堯授。言舜得皐陶而堯授之天下。方與上文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下文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尚而服殷商等語相連屬。○陶鴻慶曰。而舜受之。文不成義。畢校乃曲說也。竊疑此文當有舛誤。元文雖不可考。以下文推之。當是謂舜得皐陶而受堯禪。與下文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文義一律。舜臣獨舉皐陶者。舉一以概其餘耳。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桀之民也。王天下也。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殷紂之衆。服從文王之德也。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也。故曰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爲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

欲以鮑叔爲齊相也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彼魯也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傳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射于桓公中鉤故曰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其君公子糾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也○畢沅曰鮑叔當重而相二字衍文○陳昌齊曰鮑叔二字當重而相疑是夷吾之訛○松皐圓曰固辭讓句而桓公果聽之句相字與桓字形似而衍耳○維遹案松說義勝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自殺之以爲辭也○維遹案事類賦八引願下有生字與管子小匡篇大匡篇合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鞹革也以革囊其手也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境界也

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火所以祓除不以祥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故以爟火祓之也。殺牲以血塗之爲釁。小事不用大牲。故以猳豚也。傳曰。鄭伯使卒出猳。行出犬雞。此之謂也。爟讀如權衡。○畢沅曰。權衡舊本誤作權字。今依本味篇注改正。○孫先生曰。注火所以祓除不祥也。疑注火上有爟字。而今本脫之。生與之如國。如。至也。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薦。進也。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告。白也。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予。我也。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廟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也。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畢沅曰。莖當

作筮，下同。〇維遹案：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渚宮舊事引莖作筮，與察傳篇合。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郢，楚都也。〇舊校云：聲問一作聲晦。〇維遹案：問、聞古通。渚宮舊事引作聲聞，與張本合。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〇維遹案：選注及渚宮舊事引耦並作偶，義同。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若我也。〇王念孫曰：三倉：適，悅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欲令孫叔敖顯也。〇畢沅曰：游，謂游揚也。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爲令尹。〇維遹案：渚宮舊事引作王悅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〇畢沅曰：梁仲子云：左傳文十年杜注：楚期思邑，今弋陽期思縣。楊倞注荀子非相篇云：鄙人，郊野之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

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繩直也。○畢沅曰。李本準皆作淮。欲知方圓。則必規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直士能正言也。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畢沅曰。孫云。御覽七十七作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獨甚。此猶其二字譌。○陳昌齊曰。猶其當作尤甚。猶尤音譌。其甚形譌也。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己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也。○畢沅曰。淮南主術訓作。堯置敢諫之

鼓。○維遹案。欲字當據淮南作敢。注同。鄧析子轉辭篇亦作敢。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木也。○畢沅曰。注以字淮南注作於。湯有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也。正其過闕也。○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正文過字改作直。注文主正改作直正。案王改是。淮南鄧析子竝作直。是其明證。惟高注淮南。司直官名。據本書高序。先訓淮南。後解呂氏。此不言官名者。亦其愼耳。武王有戒愼之鞀。欲戒者。搖其鞀鼓之。猶恐不能自知。猶尙恐己不能自知其過失也。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荆成王爲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爲崔杼所殺。皆不自知之咎也。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襄子也。夫差爲越所破。死于干隧。智伯爲趙襄子所破。死于高梁之東。故曰而亡也。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爲齊所滅。中山亂男女之別。爲魏所滅也。○維遹案。據注宋下當有王字。或康字。方與上文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辭例一律。宋王齊

爲齊所滅。事見壅塞篇。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惠公爲秦所虜。趙括以軍降秦。坑其兵四十萬於長平也。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敗莫大於不自知。莫。無也。○孫先生曰。治要引敗上有故字。疑今本誤脫。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范吉射也。一曰智伯伐范氏而滅之。故曰亡也。百姓有得鍾者。○維遹案。治要及文選任彥昇百辟勸進牋注引得下竝有其字。於義爲長。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畢沅曰。李善注文選任彥昇百辟勸進牋。況。然作怳然。淮南說山訓作鎗然有聲。○陳昌齊曰。況然猶鍠然也。古兄皇聲通。○王念孫曰。況然即鍠然。說文。鍠。鐘聲也。無逸曰。無皇曰。今日耽樂。漢石經皇作兄。與此相類。○俞樾曰。況讀爲鍠。說文金部。鍠鐘聲也。此作況者。古字通用。尚書秦誓篇。我皇多有之。

公羊傳作況。況乎我多有之。況之爲鍠。猶況之爲皇矣。恐人聞之而奪己也。○案。維遹治要引人下有之字。下惡人聞之同。遽揜其耳。遽。疾也。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此自揜其耳也。○畢沅曰。非猶此也。也與邪通用。選注作亦猶此也。則如字。○孫先生曰。治要引亦作亦猶此也。又引注作此自揜其耳之類也。有之類二字。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畢沅曰。李善注文選孔文舉薦禰衡表引作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或言君之智也。○畢沅曰。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二作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智。疑此有脫文。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見也。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

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歟邪也謂任座可反邪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殆猶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客敬也○松皐圓曰注客上宜有上字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微無也幾近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畢沅曰新序一前作翟黃語後作任座語與此互異

自知

四日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

以，用也。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也。○畢沅曰：日抄作皆得其處，無爲字。人臣亦無道知主。主，君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加，施也。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爲君用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賞不及之也。○畢沅曰：梁仲子云：陶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外傳三、說苑復恩篇作陶叔狐。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欲知之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

則陶狐將爲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徒。則陶狐也。故不與三賞中也。○畢沅曰。注故字舊作欲。訛。今改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興。周大夫也。奉使來賜文公命。聞之。○維遹案。說苑作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當。先德而後力也。）

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曾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爲惑亂也。○畢沅曰。以史記秦本紀孜之。小主即出子也。）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秦厲公曾孫。靈公之子也。於小主爲從父昆弟也。○畢沅曰。公子連即獻公。於小主爲從祖昆弟。索隱云。名師隰。殆據世本。○梁玉繩曰。秦獻公亦謚元。故史索隱世本作元獻公。越絕稱元王。非別名爲元也。）右主然守塞。弗入。（右主然。秦守塞吏也。弗內公子連也。）曰。臣有義不兩主。（○陶鴻慶曰。有當爲聞字之誤。）公子勉去矣。（內公

子連。則兩主矣。勸之使疾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將之北翟。○畢沅曰。注將翟二字疑衍。○王念孫曰。焉氏塞蓋即在漢之烏氏縣。烏氏即焉氏。故注云塞在安定。菌改入之。菌改。亦守塞吏也。入之。內公子連也。○王念孫曰。菌改史記秦本紀謂之庶長改。夫人聞之大駭。小主夫人也。駭驚也。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連。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雍秦都也。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入己也。德菌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己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大夫也。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衆多也。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子。亡公子得入。則爭爲君。故於主不便也。獻公

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而賜菌改官大夫。(官大夫秦爵也○俞樾曰高注曰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若然獻公於右主然僅不治其罪而反於菌改則賜之官大夫之爵未見其能用賞罰也下文云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是獻公必賞右主然而罰菌改於下文之義方合疑右主然菌改傳寫互易呂氏原文本作故復菌改之罪而賜右主然官大夫復之言報也見周官宰夫職注復菌改之罪即報菌改之罪說文㚔部報當罪人也即此文復字之義也後人見上文先言右主然罪後言菌改遂互易之以順上文之序然正文言復而注文言不復其義正相反足知非呂氏之旨矣且下文云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夫守塞者即助右主然守塞之人也故承賜右主然句而言若如今本作菌改則菌改乃內獻公者何有守塞之人乎是故賜守塞者與賜右主然兩文必相接其傳寫之誤易更可見矣)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

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故見得也。○孫志祖曰。藝文類聚九十五引。使麕

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功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爲之任也愚不肖人爲之任政事故使其君賢名不立福利不及後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火中而寒暑退故曰不能兩刑○畢沅曰刑猶成也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有罽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爲之庳小也○畢沅曰大戴禮易本命篇戴角者無上齒又戰國秦策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亦是此義梁仲子云齒庳爲韻用智褊者無遂功天之數也遂成也○陶鴻慶曰無遂功當作功無遂遂與上文虧齒庳爲韻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

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甯越中牟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曰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肎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畢沅曰。吾衰久矣。尚是朱子以前讀法。宋本句讀亦如此。○梁玉繩曰。人但知孔子夢周公。不知夢文王。然則不僅于琴見文王矣。墨翟何人。亦能見文王周公乎。恐語增非實。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密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所學。致無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王念孫曰。注當作史游曰。積學所致無鬼神。此引急就篇語也。今本急就篇作無非。皇象本作無。○維遹案。王說是。尊師篇注。急就以致之無鬼神。亦約用

急就篇語。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孫鏘鳴曰。寶行。可寶之行。良道。善道也。上言寶劍良馬。故此言寶行良道。一而弗復。爲而輒止。不精熟也。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畢沅曰。五字舊本脫。據李善注文選韋宏嗣博弈論補。御覽六百十一引同。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畢沅曰。吾下兩將字皆衍。〇維通案。世說新語政事篇注及御覽六百十一引。吾下並無將字。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爲師也。〇維通案。世說新語注引作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

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也。○畢沅曰。尹儒一作尹需。文藝本或作六藝。今從李本。與下篇合。○梁玉繩曰。淮南道應及文選魏都賦注引莊子作尹需。困學紀聞采莊子逸篇作儒。○俞樾曰。明李瀚本六藝作文藝。畢刻從之。謂與下篇合。其實非也。養由基善射。尹儒善御。皆六藝之事。則作六藝爲是。下貴當篇曰。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文藝亦當作六藝。此承上善相人者而言。亦藝術事也。今作文藝者。字之誤耳。反據此以改上篇。謬矣。荆廷嘗有神白猨。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幽通記曰。養流睇而猨號。此之謂也。○畢沅曰。注流字舊作由基二字。訛。今改正。○孫志祖曰。藝文類聚引。荆王有神白猨。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猨擁樹

而號。與此不全。疑誤以淮南說山爲呂也。然文亦小異。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痛。悼也。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必○畢沅曰。望上師字當重。○陳昌齊曰。師字不當重。當以明日往朝爲句。其師望而謂之爲句。此段亦見淮南道應訓。○劉先生曰。畢校是也。文選魏都賦注引莊子作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王元長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莊子亦重師字。皆其證也。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維遹案。昔夕古通。淮南道應篇作夕。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儒也。觀。示也。○維遹案。上二士者。王念孫校本改上爲此。案務本篇云。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亦或上爲之誤。之上篆形相似。愼勢篇云。之二臣者。辭例均同。

博志。王念孫曰，博當爲摶，摶與專同，謂專一其志也。篇內云，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事而不成，是其明證矣。古書以摶爲專，傳寫者多誤作博，說見管子博一純固下。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飭也。君，侯也。○陳昌齊曰，不於事，淮南作不於人，是也。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烏鵲聚。貍處堂而衆鼠散。窺，見也。散，走也。○維遹案，烏原作鳥，王念孫校本改鳥爲烏，案張本作烏，今據改正。衰經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

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天下順從之也。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也。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聞於國。國人聞之也。○維遹案：御覽六百四引國上有楚字。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維遹案：矣當作此。治要引榮作安。矣作此。韓詩外傳九、新序雜事五並同。此所謂吉人也。與下文此所謂吉臣也。此所謂吉主也。文同一例。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交俱也。○畢沅曰：外傳九、新序二作正諫。案：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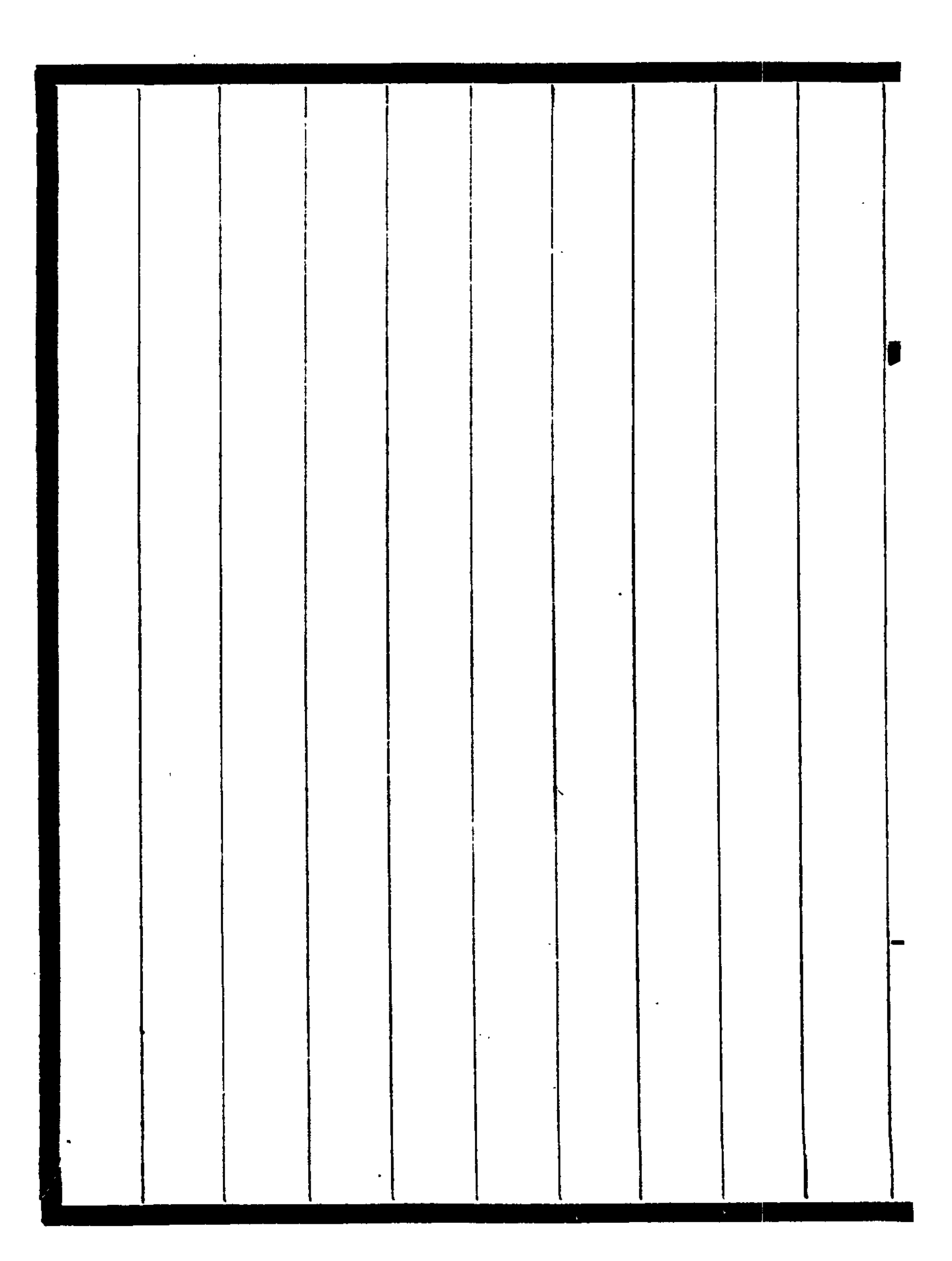
亦諫也。見說文。○維遹案。治要皆作敢。証作正。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服其德也。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

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維遹案。御覽引收作取。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志古記也。○王念孫曰。之事是事也。

齊人有好獵者。○畢沅曰。齊人舊本或作君。或作尹。皆訛。今從日抄改正。孫云。御覽八百三十二。又九百五。並作齊字。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

狗。則家貧無以。無以買狗。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過猶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殊異也。○陳昌齊曰。下者字當據別本刪。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萬倍也。

貴當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五

榮成許維遹學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愼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倒・逆也・）有知順之爲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化・道也・）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夏至極長・過至則長・故曰至長反短・冬至極短・過至則長・故曰至短反長也・天道有盈縮之數・故曰天之道也・）荊莊王欲伐陳。（莊王・楚穆王之子也・）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畢沅曰・說苑權謀篇蓄積多下云・其國寧也・王曰・陳可

伐也。後莊王聽之作興兵伐之。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傳曰。伐而言取。易也。○畢沅曰。注傳曰舊作陳曰。訛。今改正。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有國。齊國也。○梁玉繩曰。陳完爲田氏得國之祖。陳恆之兄。安得與之全名。○吳先生曰。注文有國齊國也不辭。當作有國。有齊國也。傳寫失之。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而取其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俞○

（樾曰又有死三字衍文也賢良之臣蒙恥文義甚明疑有死二字本在下文其文云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敗而有死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蓋戰而敗敗而有死即上文所謂戰請必敗敗請必死也有讀爲又敗而又死此謂完子自死也完子爲將而死則賢良莫敢不死其或不死亦必畏罪而不敢入國矣所以不敢入國正以主將先死之故若無此句但曰戰而敗則賢良之死者固死矣其不死者何不敢入之有未足以盡國中之賢良也有死二字羼入上文因并敗而二字刪去之矣至有死即又死又有二字不當疊用蓋讀者因此有字當讀作又旁注又字因而致衍耳）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爲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聽博則達義學博則達道也）

尹鐸爲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晉陽、簡子邑。爲、治也。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權、伐趙簡子、圍之晉陽。所作壘壁培壍也。簡子不欲見之。故使尹鐸平除之也。○畢沅曰。晉語九。壘下有培字。觀此注似亦本有培字。又是字下舊本脫見字。據晉語補。○維遹案。注圍之晉陽。當作圍晉陽。之字當移在所作下。文義乃順。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壁、令高大也。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譆。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私、惟也。○畢沅曰。晉語郵無正字伯樂。左傳郵無恤。亦名郵良。即王良也。此云孫明。當即孫陽。注云孫無政。亦見前。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王念孫曰。諍當作埩。今君見壘念憂患。

而況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校○畢沅曰。舊注云。兼或作謙。疑亦者之辭。謙字無義。或當爲嫌。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況鐸歟。容。說也。況鐸爲賢人也。君其圖之。圖。議之也。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過。失也。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太上。上德之君。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更。革也。變革不循危亡之迹。雖未至大賢。尚足以蓋濁世。簡子當此。簡子之行。與此相值也。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鄙恥於不知。而矜大於自用。愎過惡諫。固敗是求。世主之大病也。○畢沅曰。舊本缺求字。案固敗是求。見左傳慶鄭語。此用其成文。今補。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危敗則滅亡。恥但慙辱耳。故無大於危者也。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畢沅曰。御覽九百九十四。莘作華。日抄作萃。）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合藥而服。愈人病。故曰益人壽也。）萬堇不殺。（畢沅曰。堇。烏頭也。毒藥。能殺人。萬堇則不能殺。未詳。）漆淖水淖。（畢沅曰。水下舊無淖字。今案文義補。）合兩淖則爲蹇。（蹇。彊也。言水漆相得。則彊而堅也。）溼之則爲乾。（乾。燥也。）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火爍金流。故爲淖也。）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漆得溼而乾燥。金遇燔而流淖。皆非其類也。故曰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

也。似.疑犬之誤.故下言小馬大馬之類.○俞樾曰.小方孫鏘鳴曰.小方大方.未詳.或曰方與犬字篆形相大方.義不可通.方疑犬字之誤.因篆文相似而誤也.犬馬大義正一例.高氏無注.以犬不煩更釋也.若作小方大方.則不容無注矣.○孫詒讓曰.此即墨子經說.下一方盡類之義.○維遹案.孫詒讓說是.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隅則以三隅反.小智聞十一裁通其一.故不可以爲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淮南記曰.王孫綽.○畢沅曰.見淮南覽冥訓.彼注云.蓋周人.一曰.衞人.王孫賈之後也.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畢沅曰.舊校云.治一作爲.爲亦治也.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半.謂偏枯.全.謂死人也.○畢沅曰.梁仲子云.小大半全.乃概論物情.注太泥.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

牣也。○畢沅曰。牣與韌忍刃紉。古皆通用。李善注王文憲集序引作紉。黑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維遹案。事類賦十三引雜作兼。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牣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也。又柔則錈。○畢沅曰。字書無此字。當與卷同。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爲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維遹案。使下之字。事類賦引作然。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不肖。故堯桀無有所別也。○陶鴻慶曰。有以聰明聽說。無以聰明聽說。兩以字皆當在聰明二字之下。高注云云。是其所見本不誤。○維遹案。王念孫校本兩以字皆乙在聰明二字之下。與陶說正合。此忠臣之所患也。患。憂也。○維遹案。所下疑有以字。方與下句一律。賢者之所以廢也。不見別白黑。故廢棄也。義小爲之則小有

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亡國。故曰小有之不若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招。埻藝也。中小。謂剖微不失毫分。射獸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以中爲工也。射則同工也。中之大小異。故曰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陶鴻慶曰。物固不必句絕。安猶於是也。安可推者。於是可推也。上文云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文義與此相同。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撓。高陽。宋邑。因以爲氏。應。名也。或作高魋。宋大夫也。家匠。家臣也。撓。弱曲也。故曰未可也。○畢沅曰。梁仲子云。淮南人間訓作高陽魋。廣韻陽字下引呂氏有辯士高陽魋。此注內脫一陽字。○梁玉繩曰。家匠者。匠人也。韓子外儲左上作虞慶爲屋。○沈濤曰。如廣韻所引。則古本呂氏作魋。不作應。淮南書即取諸呂氏。則應字乃傳寫之誤。高注當作魋名也。或作向魋。宋大夫也。梁氏不知高之爲向字之誤。轉謂脫一陽字。非也。淮南注亦云或曰

高陽魋·宋大夫·此蓋傳寫有脫·既稱或曰·則必有正二解·彼注當與此注同·高氏疑高陽魋之即向魋·故存此說·向其高陽之合聲歟·○俞樾曰·此當於家字絕句·此書梓材篇若作室家·詩緜篇俾立室家·皆以室家連文·此云將爲室家·亦猶是也·高氏於室字絕句·云家匠家臣也·失之·○維遹案·沈俞說是·疑匠下脫一人字·下文亦以匠人連文·前後不宜有異·韓非淮南皆作匠人·不作家匠·是其證·注家匠家臣也五字·因正文脫人字·校者遂以家匠連讀·而妄加之·以非高氏之舊也·

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家臣所謂·直於辭而合事實者也·

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勁彊也·塗益乾則輕。○王念孫曰·據下文及淮南人間篇·此文當作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俛於辭·而後必敗·其言不合於事實者也·○畢沅曰·俛當是勉強之義·

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驁綠耳

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旋。日行遲。天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北。驟不能及。故日在前矣。○畢沅曰。注說迂曲。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日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也。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

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王念孫曰：淮南繆稱篇：昔東戶季子之世。高注：東戶季子，古之人君也。此注戶上脫東字。○孫鏘鳴曰：奚上當有堯字。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己，堯也。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私，邪也。○畢沅曰：此二句客又問也。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陳昌齊曰：通乎性命之情下，似當疊通乎性命之情六字。呂氏文例多如此。○孫先生曰：陳校是也。書鈔三十七引正重通乎性命之情六字。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維遹案：非愛裘也，意林引作非不愛裘也。下文非愛篓也，非下亦有不字。冬不用篓。篓，扇也。○畢沅曰：篓與箑同。○維遹案：文選謝靈運遊南亭詩注引篓作箑。揚子方言：扇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非愛篓也。清有餘也。清，寒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

○畢沅曰。費舊本誤作貴。孫云。重己篇云。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與此正相同。御覽四百二十九亦作費。今改正。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為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外棄也。○陳昌齊曰。利當作私。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之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又不能行也。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一道。而萬物治理矣。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感。惑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

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爲人病也唯執一者能解去道之塞不壅閉也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故曰悖意悖亂也○畢沅曰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不節所以惑人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所以爲德累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適難中所以窒塞道使不通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蕩動也此四六者皆得其適不傾邪蕩動於胷臆之中則正矣詩云靜恭爾位正直是與此之謂也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虛者道也道尚空虛無爲而無不爲人能行之亦無不爲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畢沅曰。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作如己之有。案下文皆作如己有之。御覽非也。通乎君道者也。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吳先生曰。用非其有。如己有之。卽下文能令智者謀。能令勇者怒。注以有爲有如天下。似失之。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王念孫曰。素服疑當爲服素。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爲化。之也。○畢沅曰。注之字疑衍。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王念孫曰。所字因上句而衍。○陶鴻慶曰。所字不當有。涉上文此君之所執也而誤衍耳。高於下文注云。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壅塞。況惑主乎。是其所見本不誤。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

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壅塞。況惑主乎。武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梁玉繩曰。淮南道應有此語。彼注以毛公易蘇公。與此異。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故曰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合樂爲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己者。拜。謝也。樂己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

之立功名。有似於此。有似於主人使之者也。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畢沅曰。其主二字舊本不重。今據困學紀聞十所引補。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也。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維遹案。治要引句末有也字。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就成也。○畢沅曰。李本作准。別本作準。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畢沅曰。困學紀聞。賞匠巧下有也字。又有巧字。盧云。案也字當有。下匠之二字係衍文。當刪。○維遹案。盧說近是。惟繩墨當作準繩。準繩乃承上文。今作繩墨者。蓋後人習見繩墨。遂妄改之。治要引。正作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

不察也。察猶知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維遹案·治要通下有乎
字·此篇通乎連文·凡三見·疑脫·自爲人則不能。○畢沅曰·自爲人疑是自爲之·○陶鴻慶曰·自
爲人則不能句·當有脫誤·元文雖不可考·其意蓋謂自爲則人不得爲·爲人則不能·即下文所謂不能爲人·又不能
自爲·爲白公立案耳·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二句·則對下文衞靈公聽宛春之事而反言以明之也·畢
校疑人當作之·未碻·○孫先生曰·治要引正作自爲之·畢校是也·任賢者則惡之。與不
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也·國家之所以危。危·亡也·
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維遹案·事類賦二
十六引·皮作裘·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陶鴻慶曰·而讀爲如·篇首云·先王
用非其有如己有之·文與此同·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
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畢沅曰·

敢之二字似當乙轉○維遹案治要引正作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孫先生曰治要引競下有勸字又引注云勸進也與今本異無費乎鄣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通達也○維遹案治要引句末有也字白公勝得荊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荊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石乞白公臣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不能焚之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劉先生曰予衆上敚以字與下句句法不一律淮南子道應篇正作以予衆當據增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

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

白公愛荆國之財而殺其身也·○孫鏘鳴曰·譬疑在若字上·衞靈公天寒鑿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也·公曰。天寒乎。○維遹案·治要及類聚二十四引乎下並有哉字·宛春曰。公衣狐裘。○維遹案·白帖四及書鈔引衣上公字並作君·新序刺奢篇同·當從之·坐熊席。陬隅有竈。○畢沅曰·新序刺奢篇·陬作隩隅·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畢沅曰·新序作苴·○維遹案·白帖四類聚五引組作苴·與新序同·組字是·苴亦爲組之借字·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

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畢沅曰·新序福作德·御覽三十四同·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

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畢沅曰。曰新序作且。維遹案。且字是。善下於字與如同。治要引。正作且春也有善如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

不簡慢矣。悍兇也。辟邪也。簡惰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爲民用。故曰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異更相成。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愼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亂。在人所以亂。由人以之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儀望也。睎望毫毛之微。而不視堵牆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睎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孫鏘鳴曰。注之末於明文心雕龍附會篇引此二語。下言銳精細巧。必疏體統。似謹於小而忽於大之意。○維遹案。孫說是。說文。儀度也。度有愼小而義。易爲傷之借字。說文。傷輕易也。此謂畫者謹毛而失其貌。淮南說林篇襲此文作畫者謹毛而愼髮。射而輕易其貌。儀小而遺大。語尤明。言審本也。射必中。畫必象人。故曰審本。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本身也。身不正而欲治者。堯舜且猶不能。況凡人乎。故凡亂也者。必始

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爲亂之君·先小後大也·本·謂身·末·謂國也·詹何曰·未聞身亂而國治也·故曰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未聞身治而國亂也·故曰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虞公貪璧馬之賂·不從其言·爲晉所滅·故亡也·秦繆公用其謀而兼西戎·故霸也·○梁玉繩曰·不從宫之奇言耳·孟子曰·百里奚不諫·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向摯·紂之太史令也·紂不從其言而奔周·朞年而紂滅·周武王用其謀而王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孫先生曰·文選運命論注引愚作遇·遇與愚通·疑選注所引呂氏古本如此·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不治·自取滅亡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君·身正而治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言其爲君治理分定·不悖惑也·

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應之。應。擊也。○畢沅曰。唐蔑楚世家作唐昧。應之舊作拒之。注拒一作應。梁仲子云。水經沘水注引作荆使唐蔑應之。則應字正是本文。今改正。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趣。督也。刻。亦急也。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沘水而軍。○畢沅曰。沘舊作泚。梁仲子云。舊本水經泚水。何氏焯改作沘水。注引此文。新校本從漢地理志改作比水。引此作夾比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迫也。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候。視也。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

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弋獵也論語曰弋不射宿維遹案說文靷所以引軸者也詩小戎疏靷者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令參馬引之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靷適之適猶等也○孫鏘鳴曰攝收也結也見莊子胠篋篇釋文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閒選閒猶選頃也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詰讓也各避舍畢沅曰句上似當有與右二字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曲用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圜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足法者以其不循

規矩故也。○陶鴻慶曰。擅矯行則危國家。蓋衍句也。此七字當是上文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二句之注。免當爲危。傳寫以上文之注屬入於此耳。又曰。利當爲制字之誤。制輕重與爲方圓義同。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畢沅曰。其力疑當作共力。謀出乎不可用。一○舊校云。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爲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爲也。

處方○王念孫曰。方字當作分。篇內分字凡四見。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上。君也。尊則恣。恣則輕小物。小物。小事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

怨。不能爲之竭力盡節也 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方非罪之何能愛也 此上
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好善也惡惡也○陶鴻慶
曰大當爲交字之誤論當爲諭字之誤下文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高注云諭明也即其義○維遹案論
字不誤論亦訓明尊師篇說義必稱師以論道適音篇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高竝釋論爲明 巨
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螻蛄則潰漏竅決至於漂沒閭邑溺殺
人民也 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竈突煙洩出則火濫炎上燒人之宮室積委也○畢
沅曰突亦作堗廣雅竈窻謂之堗或謂之突當作穾案說文穾深也一曰竈突然則突特竈穾之一名說文亦但
云一曰竈突不云竈穾何得以突爲穾之誤故今仍作突字又熛舊本訛作煙今從日抄改正○維遹案一切
經音義十四引煙亦作熛注熛字亦當作熛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標 將失一令而軍破身
死。教令不當爲失失令不從士無先登之心而懷奔北之志故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 主過一

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主過一言。猶將失一令。故國殘亡。惡名著聞。以自汙辱。乃爲後世之人所非笑也。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孫文子也。甯殖。惠子也。○維通案。據文義。戒約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畜禽獸。大曰苑。小曰囿。虞人。主囿之官也。以告。以鴻告也。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也。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黚。傳曰。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此云立公子黚。復誤矣。案衛世家。公子黚乃靈公之子。太子蒯聵之弟也。是爲悼公。於獻公爲曾孫也。焉得立之乎。衛莊公立。欲逐石圃。莊公。靈公之子蒯聵也。石圃。衛卿石惡之子也。蒯聵在外。圃不欲納之。故立而逐之也。○梁玉繩曰。左襄二十八年傳。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則之子當作從子。處素据疑似篇子姪之稱。欲改爲姪。未安。舊本作石惡之名。尤非。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戎之

邑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子。莊公之弟也。此小物不審也。審。愼也。人之情不蹷於山。蹷。躓顚頓也。而蹷於垤。垤。蟻封也。蟻封卑小。人輕之。故躓顚也。齊桓公卽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是三詰也。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爲魏武侯西河守。諭。明也。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表。柱也。○吳闓生曰。夜日謂前一日。猶次日爲旦日也。此蓋古語。它書少見。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僨。僵也。長大夫。上大夫也。○畢沅曰。能字舊本缺。孫據紀聞十補。御覽四百三十同。○梁玉繩曰。長大夫之稱。他書未見。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莫。無

也。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有賞也。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得其賞也。○畢沅曰。而已紀聞作則已。言縱不得賞。非有害也。注不得解。○吳先生曰。注不敢必得賞。以釋本文不得賞句。謂不得賞而止矣。未必有害也。畢校以注爲不得解。非也。往僨表來謁吳起。謁。告也。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僨表。表深植而不能僨。不得其所賞也。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起賞罰不欺民。民信之也。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言非獨信用兵以成功也。大信用賞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敢東向犯盜西河也。○畢沅曰。舊校云。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案注大劉本作亦。

慎小

呂氏春秋集釋卷第二十六

榮成許維遹學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辯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也。其狀朖然不儇。若失其一。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士。其狀貌朖然舒大不儇給巧僞爲之。畏失其道也。○劉先生曰。莊子徐無鬼篇。若卹若失。若喪其一。淮南子道應篇。若滅若失。若亡其一。（高彼注以若亡絕句。其一屬下讀。非是。說詳王氏淮南子雜志。）與此文若失其一。詛皆相類。蓋周秦之恆言。謂其狀髣髴無定耳。高注一謂道也。其失也泥矣。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傲輕也。輕略叢脞瑣蔑之事。而志屬連於有大成功也。似無勇而未可恐未可恐以非義之事也。狼。執固橫敢而不可

辱害。狼貪獸也所搏執堅固橫猶勇敢之士若此者不可辱亦不可害也○畢沅曰注猶疑獷○王念孫曰高說非也狼當爲狷字之誤也(隸書狼字作狠形與狷相似)恐狷二字連讀猶今人言恐嚇也(一切經音義一云或言恐嚇或言恐喝皆一義也)趙策曰以秦權恐狷諸侯史記蘇秦傳作恐愒索隱曰謂相恐脅也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狷受賕平城侯禮坐恐狷取鷄王莽傳各爲權勢恐狷良民皆其證也似無勇而未可恐狷爲句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爲句(論威篇云深痛執固不可搖蕩二句相對爲文)若以爲狼執固橫敢五字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此段以大狷害越大外賴世揭衞厲折十三字爲韻若以恐字絕句則失其韻矣又曰注橫猶勇敢橫下脫敢字之士若此者之士二字誤倒下注云士之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當據以乙正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越失也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南面君位也孤寡謙稱也士之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不以奢侈廣大也○畢沅曰注位字闕今案文義補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

利弗賴。海外四海之外而欲服之化廣大也節物事也行事甚高細小之利不恃賴之也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耳目視聽禮義是則故能遺棄流俗可與大定於一世也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揭。輕富貴甘貧賤○畢沅曰揭去也宋玉九辯云車既駕兮朅而歸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尊重道理而行羞以巧媚自榮衛也○畢沅曰注榮衛疑營○王念孫曰衛猶慧也俞樾曰衛當作䘙乃叚借字或褱字也哀二十四年左傳是䘙言也正義引服虔曰䘙僞不信也然則巧䘙猶云巧僞高注謂羞以巧媚自榮衛非是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不訾毀敗人也甚厲至高遠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爲物動唯義所在不妄屈折也此國士之容也。容猶法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假猶請也請善相狗者買取鼠之狗也○畢沅曰舊校云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狗借猶請也今案御覽九百五作其鄰藉之買鼠狗則當作藉字○吳先生曰借藉音義同假則音異而義同皆可通何由知作藉者

定是邪。朞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維遹案。而不取鼠。事類賦二十三引作不能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械也。著足曰桎。著手曰梏。狗乃取鼠。○舊校云。一本作狗則取鼠矣。夫驥驁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以道化也。客有見田駢者。田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遜。順也。敏。材也。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也。客出。田駢送之以目。以目送而視之也。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

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畢沅曰。舊校云。術皆當作述。今案古亦通用。

○盧田曰。諸子品節引此下有弇斂謹愼。斂束也。術施恢大也。矜大也。十五字注。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燭照也。偏半也。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長大也。○梁玉繩曰。哭疑當作突。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良善也。○孫鏘鳴曰。未詳。志必不公。公正也。不能立功。立成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好得厚斂也。惡予慳嗇也。多藏厚亡。故必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之玉。爝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之木。鴻且大。皆天性也。君子天性純愨。故以此爲喻也。○孫鏘鳴曰。桔當作梏。梏直也。見爾雅。○孫詒讓曰。桔無鴻大之義。疑亦當作梏。爾雅釋詁云。梏直也。上云純乎其若鍾山之玉。言其溫純。此則言其峻直也。梏誤爲桔。與前過理篇同。淳淳乎愼謹

畏化。而不肎自足。化。教也。常畏而奉之。不肎自足。其智思以事。必問詳而後行之也。

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乾乾。進不能也。取舍不悅。常敬慎也。心甚素樸。精潔。專一。情不散欲也。○王念孫曰。淳淳乾乾當互易。○維遹案。悅張本作倪。注同。悅倪皆從兌得聲。與銳義同。文選陸士衡五等論云。夫進取之情銳。李注。銳猶疾也。與高注取舍不悅。常敬慎也。義正相因。若解如字。則非其旨矣。又案。注情不散欲。當作情欲不散也。於義乃順。

唐尚敵年爲史。史。國史也。○梁玉繩曰。黃氏日抄謂。年相若之名是也。抱朴子交際篇。位顯名美。門齊年敵。○馬叙倫曰。說文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籒書九千字。乃得爲史。此雖漢法。蓋沿用周秦矣。唐尚敵年爲史。敵借爲適。言其年適當爲史也。

其故人謂唐尚願之。故人者。唐尚知舊也。以唐尚明習天文宿度。審咎徵之應。故以爲願之也。

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不信其羞爲史。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

以與伯陽。（惠王，魏文侯之孫，武侯之子，孟子所見梁惠王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陽，以伯陽邑賫之也。）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請於唐尚，欲仕其兄。）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可信，謂唐尚羞爲史。不可信，謂唐尚欲以其兄代衞君。衞君不可得也，而信爲可得，故曰不可信而信也。患者猶病也。○維遹案：衞君，姜本李本作魏君，注同。張本凌本與今本同。）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爲君。雖有天下何益。（不能自遺亡其貪欲之情，必危亡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傳位于賢，以子不肖不可予也。）非惡其子孫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

實也。（徵，求也。矜，大也。以國予賢則興，子孫不肖，予其國必滅亡，故曰反其實也。）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梁玉繩曰：此段幾及上百字，與論大篇全，蓋不韋集諸客爲之，失於檢照。高氏屢欲載成陽之金，何以不糾之。）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終也。○李寶銓曰：實與上句名字並舉，注非。）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

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畢沅曰：區區當作嘔嘔，下同。前諭大篇作姁姁。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俞樾曰：此本作上焚棟，傳寫誤倒。諭大篇作竈突決，則火上焚棟，是其證。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畢沅曰：及之當作及己。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細，小也。必待小。言相須也。○畢沅曰：兩待字，前諭大篇俱作恃。下贊字亦作恃。細大賤貴交相

爲贊。（交。更也。贊。助也。）然後皆得其所樂。（樂。願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曰君。）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畢沅曰。淮南道應訓。所有上有予字。此注非是。願以受教者。願以千乘之國受教也。薄疑之對。以千鈞諭王術。一斤喻治國。言王術可爲。於治國乎何有。注皆不得本意。）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爲王術。若烏獲之力。以舉一斤。言其易也。○維遹案。舉字原作奉。畢沅云。淮南奉作舉。案張本姜本竝作舉。今改正。）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爲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以。用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仁與義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

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然仁義必安之本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陶鴻慶曰：此言杜赫不言安周而周自安耳。高注以爲時人不安行仁義，非。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即位，問被瞻所行之義。信有乎。○維遹案：信下有字原作不。今從張本、姜本改正。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賢臣從之言，不死亡也。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正，乃死亡耳。被瞻言聽道行，不死不亡，故曰賢乎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王念孫曰：昔有當爲昔者。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

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維遹案。論大篇作故務在事。事在大。注事爲也。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尊重也。○畢沅曰。舊本脫用字。據御覽七十七補。亢倉子農道篇作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又多安則二字。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畢沅曰。重亢倉子作童。亦如大戴之王言篇與家語童重互異也。○維遹案。御覽引義作議。下同。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畢沅曰。御覽復作厚。亢倉子作複。下並同。○俞樾曰。兩復字並當

作後字之誤也後與厚古通用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靜而怯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是其證也民農則其產後言民農則其產厚也其產厚故重徙矣御覽兩後字竝作厚正得其義但字仍當作後以仍古書叚借之舊辯土篇曰必厚其靹又曰其靹而後之亦厚後通用之證○維遹案復字亦通季冬紀水澤復月令復作腹鄭注腹厚也茆泮林云復腹義同是其例

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處。處居而無二慮。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令善○孫詒讓曰不令謂不受令也此三言民舍本事末之害與上文三言民農之善文反正相對上云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不安主位尊彼農則易用故此舍本事末則不受令猶言不可用耳不當訓令為善也亢倉子農道篇用此文作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雖與呂子文意小異而亦不釋令為善蓋唐人已不知高說之未安而不從之矣

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攻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

無有居心。居，安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讀如巧智之巧。畢沅曰：亢倉子有巧法令則四字，在下句首。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梁玉繩曰：後任地亦引后稷之言。蓋上世農書也。古重農事，故以上農四篇終焉。陳昌齊曰：日字衍。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故曰皆有功業也。畢沅曰：皆有功業，亢倉子作第有功級。注一發，周語作一墢，此作發訛。韋昭注：一墢，一耜之發也。玩注意，似亢倉子本是。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啓蟄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也。孟春紀曰：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故農民不得見于國也。以教民尊地產也。地產，嘉穀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力，效其功也。

○畢沅曰。亢倉子作勸人加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貿。易也。○畢沅曰。以長生亢倉子作資相爲業。此聖人之制也。制。法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也。○維遹案。亢倉子敬愛時日。下有將實課功四字。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也。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畢沅曰。冠弁不見詩。攷恐是字誤。○汪中曰。詩淇澳。會弁如星。按文高氏爲長。冠會語之轉。○吳先生曰。庶人不冠弁。蓋與玉藻國家未遂則不充其服。同意。又與周禮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亦略相近。所云冠弁散文通言之。非正指皮弁服。以庶人本不得服皮弁也。高云。弁。鹿皮冠。蓋失之矣。注又引詩冠弁如星。冠當爲會。會弁乃能如星。冠

弁如星則文義皆不可說畢疑文出逸詩亦非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禮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衆也○陶鴻慶曰據高注正文不下當有以字然此文之旨言農人嫁娶享祀但取成事不以飲讌妨其農功耳高注附會禮文實非本旨○維遹案注非此謂庶人非冠弁娶嫁女享祀不以酒醴聚衆與下文句法正同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孫詒讓曰上聞謂賜爵也前下賢篇說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今本譌作卿畢依史記樊噲傳如淳注引校正史記樊噲傳賜上間爵集解如淳云間或作聞索隱本正作聞引張晏云得竟上聞晉灼云名通於天子也然則此農得上聞者亦謂名上通於官也（商子來民篇云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無通名即不上聞也不敢私籍於庸謂不得私養庸以代耕○維遹案孫說是養庸代耕之說亦不見韓非外儲說左上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苟誠也農不出御。御妻也○松皐圓曰農字誤當作男注御下欠迎字女不外嫁。以安農也。

異姓之女。不出閭邑而嫁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出猶捐也。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渠。溝也。農不敢行。守其疆畝也。賈不敢爲異事。異猶他也。○孫鏘鳴曰。賈屬上讀。行字離句。似非。○俞樾曰。此當以農不敢行賈爲句。言農恆爲農。不敢爲商也。行賈者商也。僖三十二年左傳。鄭商人弦高。杜注曰。商行賈也。高氏以農不敢行爲句。而釋之曰。守其疆畝。失之矣。不敢爲異事。亦以農言。若如高注。以賈言。則非所謂以野禁也。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伐。斫也。澤人不敢灰僇。燒灰。不以時多僇。○王念孫曰。管子輕重己篇。毋戮大衍。戮僇古通。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罝。獸罟也。詩云。肅肅兔罝。罛。魚罟也。詩云。施罛濊濊。鱣鮪發發。○雒通案。注魚上罛字原作罟。涉上文而誤。爾雅釋器。魚罟謂之罛。詩衛風碩人篇。施罛濊濊。毛傳云。罛。魚罟。此皆高注所本。張本正作罛。今據改正。澤非

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李寶銓曰、澤中虞、非舟虞。有事不敢藉以爲名。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畢沅曰、義未詳。○維遹案、疑讀爲擬。謂相比擬也。僭也。(說見慎勢篇下注。)三官、農工賈也。此云三相疑、或指三官相僭而言。下文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是謂三官不相疑也。否則三疑乃極。於是民舍本而事末。國家有患。皆有違志。(見上文)故下文結之曰、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是謂背本反則。則、法也。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攻、治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繼、續也。四鄰來虛。○梁玉繩曰、籥喪二字未詳。○俞樾曰、籥字義不可通。疑當作淪。莊子知北遊篇釋文、瀹、漬也。瀹即淪之異文。奪之以水事、正與漬義相應。蓋淪變作瀹。又省作龠。又誤作籥耳。四鄰來虛、當作四

鄰來虐。亦字之訛。虐與淪樂爲韻。若作虛。則失其韻矣。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厲摩也。因胥歲。不舉銍艾。字○陶鴻慶曰。高注殊訛。此當屬於下厲絕句。讀爲凶厲之厲。禍字屬下讀。以四字爲句。與上文一律。上文稽唯粃爲韻。篇樂虐爲韻。虐字從俞校改。此文厲歲艾爲韻也。劉師培說同。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眞。不敏也。畢沅曰。三字疑亦正文。○劉先生曰。漢儒朴質。於所不知。皆直言不敏。淮南子天文篇注。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與此注正同。畢以爲正文失之。

上農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窒容汙下也。突出豐高也。○陳昌齊曰。注容當作谷。理當作垤。○俞樾曰。下文土處爲韻。涅風爲韻。堅均爲韻。糠殭爲韻。獨此二句無韻。疑突乃窔字之誤。

突與陰正為韻。高注云。是以窒為突。猶以下為高。然下文諸句。竝不從相反取義。不必定如高氏之說。且諸句之意。皆不甚可解。而韻則塙有可憑。突字之誤殆無疑也。○孫詒讓曰。陳云。容當作谷。非也。容當爲窖。形近而譌。一切經音義十云。凹蒼頡篇作容。烏交反。墊下也。窒卽墊下之義。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澤也。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士當作土。○畢沅曰。古士土亦通用。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淫。延生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泠風乎。泠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言羸瘠

有也・瘠土亦土也・故
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急者・謂彊墟剛土也・故欲緩・緩者・謂沙埴弱土也・故欲急・和二者之中・乃能殖穀・
涇者欲燥。燥者欲涇。涇・謂下涇近汙泉・故欲燥・燥・謂高明曠乾・故欲涇・不燥不涇・取其中適・乃成黍稷也・
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草・穢也・又無螟蜮。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畢沅曰・惠氏棟云・蜮當爲蟘・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也・
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爲畝・三尺爲甽・遂西之人謂耕之墢也・○畢沅曰・周禮・廣尺深尺曰甽・此云三尺・黃東發謂於正文不合・其言曰・耜者今之犂・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尺・而成一疄・此之謂畝・而百步爲畝・總畝之四圍總名・其博八寸・所以成甽者・犂頭之刃・逐塊隨刃而起・其長竟畝・其起而空之處・與刃同其闊・此之謂甽・案此所云・則與周禮相近・塏字書無攷・

〇梁玉繩曰注三尺一本作五尺並非玉海百七十六作二尺是也錢竹汀云一夫百畝廣袤皆百步一尺爲[口明]則爲百畝二尺爲一[口明]則爲五十畝一尺四寸有奇爲[口明]則爲七十畝皆以一[口明]爲一呣也疑孟子所言三代田制如此〇王念孫曰注當云古者以耜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廣尺爲[口明]

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耨所以耘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熟則肥肥卽得穀多不耕則瘠瘠則得穀少

故曰可使也人肥則顏色潤澤〇王念孫曰人肥之肥疑當作耕〇俞樾曰高注人肥則顏色潤澤此大誤也通篇皆言耕種事不當此句獨言人之顏色且此句與下文人耨必以旱正相對然則澤者雨澤也非謂顏色潤澤也肥疑耜字之誤上文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口明]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以耜耨竝言則此文人耜必以澤人耨必以旱亦承上而以耜耨竝言可知矣耜謂耕也耨謂芸也言耕宜雨耘宜旱也耜字從目肥字從卩篆文相似又涉上文地可使肥而誤耳〇劉先生曰人肥必以

澤·使苗堅而地隙·與下文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相對爲文·菹亦相類·肥謂糞田·非言人身之肥瘠也·高注望文生義·其失也迂矣·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緩·柔也·草端大月。大月·孟冬月也·○粱玉繩曰·孟冬稱大月者·六陰俱升·大陰之月也·或謂秦以十月爲歲首·故云大月·殊非·此四篇疑是古農書·未必呂氏所撰·○蔡雲曰·陽大陰小·詳易泰卦·孟冬稱大·猶爾雅十月爲陽·純陰用事·嫌於無陽·而名之·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菖蒲·水草也·冬至後五十七日而挺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傳曰·土發而耕·此之謂也·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穫·大麥·旋麥也·○畢沅曰·初學記二十七引呂氏孟夏之山百穀三葉而穫大麥·○王念孫曰·昔猶夕也·尚書大傳云·月之朝·月之中·月之夕·鄭注·上旬爲朝·中旬爲中·下旬爲夕·莊七年穀梁傳云·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楚辭大招注引詩·樂酒今昔·是昔與夕通·又曰·初學記山百二字·即昔之訛·穀即殺

之訛。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也。〇畢沅曰：資疑即薋蒺藜也。〇孫詒讓曰：日至亦謂冬日至也。資與薺字通。詩大雅楚茨、禮記玉藻鄭注，茨作薺。楚辭離騷王注又作薋。此資與薋字同，即爾雅釋草蒫薺實之薺。詩邶風谷風篇誰謂茶苦，其甘如薺，亦即此也。故高云菜名。畢以資爲薋得之，而謂即蒺藜則非。淮南子墜形訓云：薺冬生中夏死。春秋緐露循天之道篇云：薺以冬美，而茶以夏成。（依凌曙本。）茶即苦菜，夏生而冬死。薺爲甘菜，夏死而冬生。二者正相反，故呂兼舉之。而樹麻與菽。樹，種也。菽，豆也。〇程瑤田曰：伏生尚書大傳、淮南子、劉向說苑皆云大火中種黍菽，而呂氏春秋則云日至樹麻與菽。麻生於二三月，夏至後則刈牡麻矣。今云日至樹麻，其爲樹麻之謂無疑。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穄，對文異，散文則通。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凡草，庶草也。日中，春分也。衆草生而出也。狶首，草名也。至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〇維遹案：爾雅釋草：茢薽，豕首。郭注：江東呼狶首。然則狶首即狶首，今藥中之天名精也。而從事於蓄藏。藏之於倉也。

此告民究也。究畢也。刈麥畢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五時，五行生殺之時也。見生，謂春夏種稼而生也。見死，謂秋冬穫刈收死者也。○李寶詮曰：五時即春夏秋冬及中央土也。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之道也。故曰不與民謀。○維遹案：下字當作有，涉下文而誤。荀子天論篇：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其比正同。高釋下天爲降，知其所見本已誤。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祭土曰瘞。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禳其神也。○畢沅曰：禳舊作讓，訛，趙改正。無失民時。無使之治。○劉師培曰：治爲怠字之譌。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爲之，無其時而止之。○王念孫曰：渴，盡也。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畢沅曰：亢倉子作可使盡起。其用日半。○維遹案：姜本、李本日作曰，誤。其功可使倍。一辟曰倍。○畢沅曰：注一辟疑是一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慕，思。

也。當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時也。薄或作怠。○吳先生曰、逆慕薄郄爲韻。注云、薄或作怠。怠則非韻矣。疑此是後人校語、誤入注文耳。使其民而郄之。郄、逆之也。○李寶詮曰、郄與隙同。史記張釋之傳、雖錮南山猶有郄。此當作曠。闕之意解、謂不可盡民之力。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孫詒讓曰、逾當讀爲偷。禮記表記云、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墨子脩身篇云、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與表記文正相類。亦借逾爲偷。與此文可相證。鄭注云、偷、苟且也。言民怠情、苟且安處、不肯力作也。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晚種早熟爲稑。早種晚熟爲重。詩云、黍稷重稑、稙穉菽麥。此之謂也。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粟少也。食之少氣力、故曰少而失功也。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埴壚地也。爲其寡澤而後枯。言土燥涇也。○畢沅曰。注燥涇下。疑當有一均字。必厚其靹。厚。深也。○畢沅曰。靹音義缺。爲其唯厚而及。⿰飠僉者⿰飠僉或作選。莛之。堅者耕之。澤○畢沅曰。梁仲子云。⿰飠僉疑即飭字。集韻飽或從缶。莛音義並缺。其靹而後之。○孫詒讓曰。此文多譌體。不能盡通。以意求之。厚並當爲後。高釋爲深。非也。靹當爲韌。廣雅釋詁云。韌。弱也。玉篇韋部云。韌。韌耎也。唯當讀爲雖。及當讀爲急。澤其靹而後之之澤。當讀爲釋。唯雖。及急。澤釋。並聲類同。古通用。蓋壚之爲剛土。（說文土部云。壚。黑剛土也。）韌爲耎土。必後其韌。與必始於壚文正相對。謂先耕剛土。後耕耎土。故承之云。釋其韌而後之。即謂捨其耎土而後耕之也。（畢讀澤屬耕之爲句。誤。）堅與韌。文亦正相對。⿰飠僉當從集韻爲飽之異文。爲其唯厚而及飽。言因韌土禾易長成。耕雖稍後於壚土。而禾成實甚急。可與壚土同時獲也。莛字未詳。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李寶洤曰。下文地竊。苗竊。草竊。是謂三盜。夫四

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蕪、穢也。除之則虛。虛、動稼根。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作穫。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㙐。㙐、仆也。高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陳昌齊曰。脩當讀如詩暵其脩矣之脩。注訓長。誤。○俞樾曰。詩中谷有蓷篇。暵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釋飲食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熱則脩者。言熱則乾縮也。正與寒則雕同義。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來、丕也。成也。○吳先生曰。注丕當爲不。謂不成爲來耳。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虛、根不實。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

虛。虛不潁不栗。詩云。實潁實栗。有部家室也。○維遹案。今本詩生民篇栗下有卽字。李賡芸云。南宋小字本說文部下引詩亦無卽字。與此注所引正同。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讀如易綱之易也。○畢沅曰。注易綱。梁仲子疑是易疇。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不適中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陳昌齊曰。際字據文義及韻並當作除。○王念孫曰。際字於義無取。蓋除字之誤。上言田之易。此言田之除。易與除皆治也。曲禮。馳道不除。鄭注曰。除。治也。且易適爲韻。除虛爲韻。若作際則失其韻矣。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廣以平。欲小以深。○畢沅曰。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清暇洽風。引此深作清。今案深字是。亢倉子作畖欲深以端。○梁玉繩曰。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此前後七句。亦以爲后稷語。○王念孫曰。平清生爲韻。則作清者是也。清讀爲如下崝嶸而無地之崝。崝。深也。作清者古字假借耳。注內當有清深也三字。今本正文脫去清字。而注內深字

又誤入正文。亢倉子作端。乃埒字之譌。下得陰。陰。經也。上得陽。陽。日也。然後咸生。咸。皆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殖。長也。○維遹案。亢倉子塵下有土字。土與者屬語韻。愼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土。壤也。亦無使有餘。餘。猶多也。熟有耰也。耰。覆種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遬。疾也。○孫詒讓曰。亢倉子作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此弱上疑亦挩強字。衡行必得。縱行必術。○俞樾曰。術讀爲遂。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左穀竝同。公羊作遂。禮記學記篇。術有序。鄭注曰。術當爲遂。是術與遂古通用。衡行必得。縱行必遂。言衡縱皆必順其性也。正其行。

通其風。行，行列也。夬心中央。帥為泠風。夬，決也。心，於苗中央。帥，率也。嘯泠風以搖長之也。夬或作使。○畢沅曰：選注引作「夬必中央，帥為泠風」。又引注云「必於苗中央，帥帥然肅泠風以搖長也」。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其孤特疏數適中，則茂好也。其長也欲相與居。言相依植，不偃仆。○畢沅曰：舊本無「其」字。又引注作「相依助，不僵仆」，皆訛脫。今據齊民要術所引注補正。亢倉子亦有「其」字。要術「居」作「俱」。今案亢倉作「居」，與此同。其孰也欲相扶。扶，相扶持，不可扶傷折也。○畢沅曰：齊民要術作「相扶持，不傷折」。此亦衍二字。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也。○畢沅曰：亢倉子作「稼乃多穀」。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孫先生曰：御覽八百二十三引「美」作「為」。後生者為秕。秕，不成粟也。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也。○俞樾曰：高注於「詎未得專」讀為摶。史記秦始皇紀「摶心壹志」索

摶。隱日。摶古專字。周易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曰。專陸作摶。昭二十一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曰。專本作摶。是專與摶古同字而通用。管子霸言篇不摶不聽。見本篇。夫摶國不在敦古。尹注竝曰。摶聚也。又內業篇摶氣如神。注曰。摶謂結聚也。然則不欲專生者。不欲聚生也。與族居同義。若訓專爲獨。則與族居義反矣。下文曰。墝而專居則多死。蓋以專生族居義同。故省文言專居。專居者。聚居也。猶族居也。如高注則不可通矣。

肥而扶疏則多粃。根扇迫也。○孫詒讓曰。扇者侵削之意。齊民要術云。榆性扇地。其陰下五穀不植。陶弘景周氏冥通記云。年內多勞扇削。鬼神蓋漢晉六朝人常語。

墝而專居則多死。專獨不能

自蔭潤其根。故多枯死也。

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維遹案。亢倉子稼作耨。疑耨字是。

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禾多死。○畢沅曰。舊本粃作粗。下不字脫。竝依亢倉子補正。

厚土則孽不通。壤深不能自達。故多孽死也。○吳先生曰。孽即粤拌之拌。注多孽死。當作孽多死。○維遹案。王念孫校本改通

為達。與所著周秦諸子韻譜改同。案：達與下文發屬祭韻。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劉師培曰：轓即蕃字訛衍。而亦不之訛衍。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王念孫曰：免讀為勉，匿讀為慝。○孫詒讓曰：當讀為勉耕殺慝。免勉、匿慝聲類並同。說文無慝字，古書多以匿為之。管子明法篇云：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慝，是其證。禮記樂記鄭注云：慝，穢也。

辯土。○維遹案：張本辯作辨。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堅也。必穗。稼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天菑。菑，害也。夫稼為之者人也。為，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疏數之間也。○畢沅曰：亢倉子作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此之謂耕道。

是以得時之禾。長稠長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稍小。鼠尾桑條穀也。疏穖而穗大。穖禾穗果蠃也。○程瑤田曰。禾采成實。離離若聚珠相聯貫者謂之穖。與珠穖之穖同意。高注是也。○王筠曰。穖吾鄉謂之馬。其疏密各有種族。秫分稀馬密馬是也。其粟圓而薄糠。圓。豐滿也。薄糠。言米大也。○維遹案。說文繫傳引作圓粒而薄穛。校勘記云。今呂覽作粟圓而薄糠。糠蓋穛之譌。非。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彊。有勢力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維遹案。詩北山鄭箋。風。放也。風放雙聲。放落義近。此展轉相訓。釋名。風。放也。氣放散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奪或作奮。○洪頤煊曰。字書無秮字。當是秳字之譌。說文。秳。舂粟不潰也。○俞樾曰。高注非也。此當以作奪者爲是。奪者脫之本字。說文。奞部。奪。手持隹失之也。故引申之爲脫失字。後人借作敓。而本義晦矣。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漏奪即今言漏脫也。此文芳字。當讀爲房。房者柎也。山海經西山經。員葉而白柎。郭注曰。今江東呼草木

子房爲梢。是也。穗鉅而房奪。言穗雖大而其房必脫落。也。因借爲芳。爲房。而後人又昧於奪之本義。遂不得其解。

而誤以爲芳。薌奮發。致有作奮之本。不可從也。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畢沅曰。

舊校云。末一作小。案亢倉子作小莖。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畢沅曰。閱亢倉子作銳。○

孫詒讓曰。注蓋釋青零爲色尚青而先零落。亢倉子作穗銳多秕。而青蘦（銳閱聲同字通）亦同高零義。然高說實

非也。後文說麥云。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畢校云。蒼狼青色也。在竹曰蒼筤。在天曰倉浪。在水曰滄浪。字異而

義皆同。畢說甚墒。此青零即蒼狼。蓋禾麥後時。其穗皆青。而不黃。爲病同也。青零倉狼一聲之轉。多秕

而不滿。滿。成也。○維遹案。江有誥先秦韻讀。改滿爲盈。是也。盈與零屬耕韻。殆避漢諱改耳。得時

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畢沅曰。亢倉子穗下有不字。摶米而薄

糠。○俞樾曰。摶之言圜也。考工記梓人。摶身而鴻。盧人刺兵摶。弓人紾而摶廉。鄭注並曰。摶。圜也。楚辭橘頌

篇。圜果摶兮。王注曰。摶。圜也。楚人名圜爲摶。然則摶米而薄糠。與上文其粟圓而薄糠。文義正同。下文曰。大菽

則圓。小菽則搏。亦以圓搏竝言。春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香美也。噮讀如餲厭之餲。

如此者不飴。○畢沅曰。御覽八百四十二作餲。竊疑上注讀如餲厭之餲。當在此句下。據御覽噮音北縣切。決不當讀餲也。○維遹案。畢謂上注當在此句下。非。上注本作噮讀如餲厭之餲。餲餲形近致譌。攷噮即餲之借字。說文。餲。厭也。廣韻。噮。甘而厭也。集韻鐸韻引伊尹曰。甘而不餲。本味篇作甘而不噮。(原在噥。誤。依玉篇引改正。)是噮餲字同。俱有厭訓。故注云然。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藁短穗。○畢沅曰。藁御覽作高。維遹案。亢倉子藁作膏。○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小米故厚糠也。○畢沅曰。米鉗御覽作米令。注云。令。新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秱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畢沅曰。舊校云。益一作蒜。案御覽八百三十九作蒜。注益息也。義亦難曉。○陳昌齊曰。益當作嗌。籒

文益作菻。舊校作蒜。御覽作蕀。皆形訛。王石臞亦云然。○俞樾曰：益疑當作嗌。方言曰：嗌，噎也。秦晉或曰嗌。又曰噎。然則不嗌者，言食之不噎也。呂氏秦人，故言秦耳。舊校云：益一作蒜。蒜者菻之誤也。說文口部曰：菻，籀文嗌字。然則呂氏原文之作嗌，固無疑矣。○李慈銘曰：益即嗌字。嗌噎聲近相通。蒜蕀皆菻之譌。菻，嗌之籀文也。說文：嗌，咽也。籀文作菻，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噎，飯窒也。嗌，咽也。咽可訓嗌，即可通噎。詩王風：中心如噎。毛傳：噎，憂不能息也。噎憂二字連讀。噎憂同欭嚘。噎憂不能息者，謂欭嚘而气息不調也。此言食之不益者，謂食之气息通利，不致哽噎及欭嚘也。注云：息也者，即包得噎欭兩義。此高氏訓說之篇古處。漢書百官公卿表：菻作朕虞。應劭曰：菻，伯益也。師古曰：菻，益之古字。彼假嗌之籀文菻爲益，此則假益爲嗌，而舊校云一作菻者，乃正字也。先時者，本大而莖葉格對，對，等也。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庛辟米，不得恃。辟，小也。恃或作待。○畢沅曰：御覽無庛字。字書無敄下作辟米不大。注止辟小二字。正文得恃及注恃或

作待，皆無。○孫志祖曰：庚疑即下句定字之譌衍。○陳昌齊曰：特當作待。王石臞以不得待定熟爲句。○王念孫曰：不得特，舊本御覽引作不得待，今本作不大者，妄人改之也。竊謂不得待定熟五字當作一句讀，言後時之稻不得待成熟之時，即卬天而死也。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維遹案：御覽八百四十一引必芒以長作必莖長，色陽作危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梁玉繩曰：麻不說先時後時，疑有缺脫。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四實也。○畢沅曰：莢舊訛作美，今從初學記、御覽改。下訛作英，亦併改。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蛪其莢芒也。其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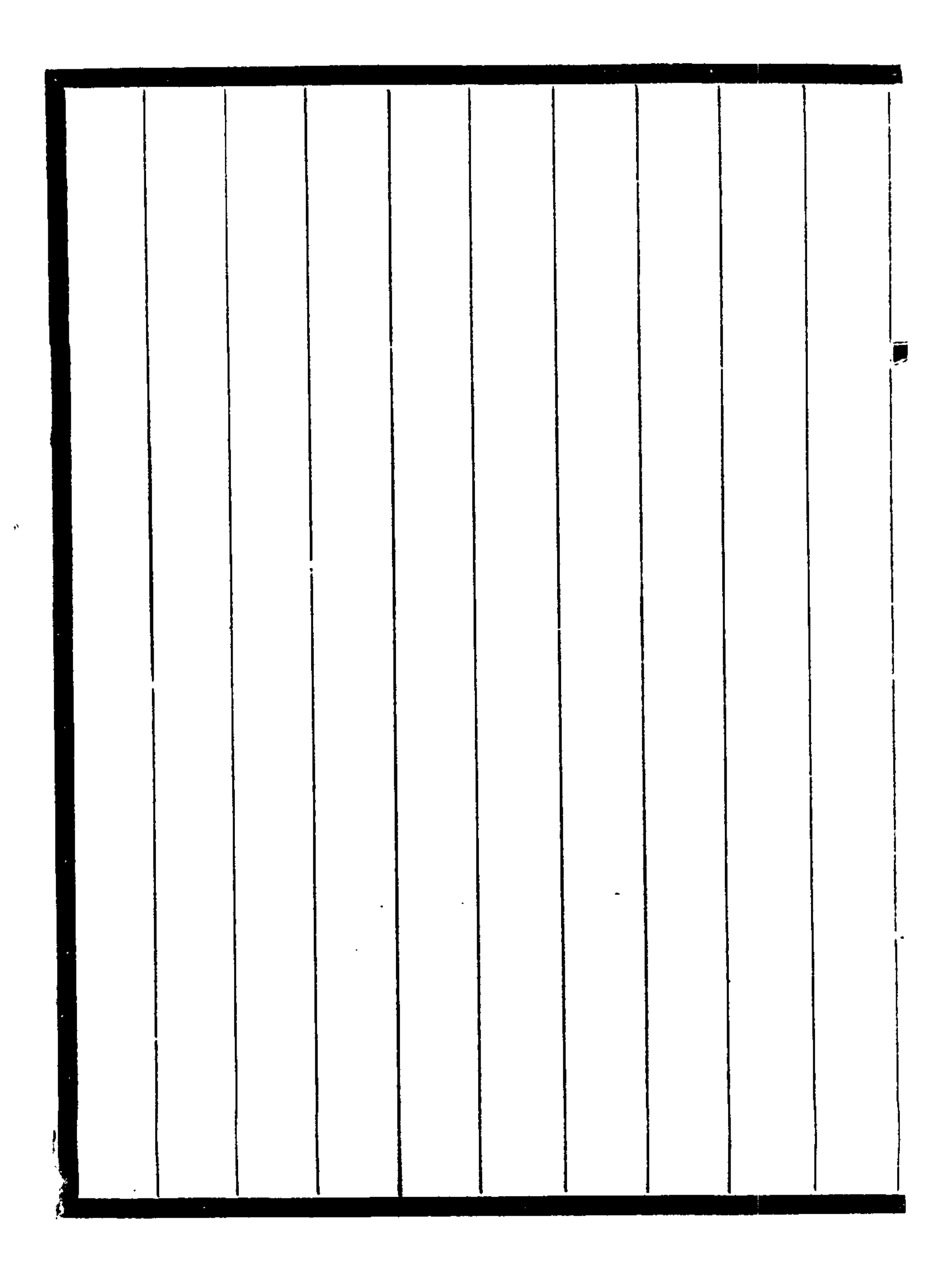
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王○筠曰。禹貢。納秸服。傳曰。服藁役。謂服力藁之役也。呂覽曰。得時之麥。服薄糕而赤色。知服者糕之別名。今呼禾葉之下半包其藁者爲蘆服。即此義也。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或作肥。澤且有力。○維遹案。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肌作肥。亢倉子同。惟御覽無澤字。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維遹案。至字是。至與下文疾節屬至韻。胕動蚼蛆而多疾。胕動。病心。胕讀如疛。○畢沅曰。洪氏亮吉漢魏音引此注云。胕讀如疛。案胕如疛。音同。知胕胕本一字也。今本疛作痡。誤。從舊本改正。亢倉胕動作胕腫。○梁玉繩曰。當是痡字。傳寫作痡。胕與胕不全音。未必是一字。○王念孫曰。蚼蛆二字。疑因上文而衍。胕當作胕。注病心當乙轉。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畢沅曰。蒼狼。青色也。在竹曰蒼筤。在天曰倉浪。在水曰滄浪。字異而義皆同。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興。昌也。失時

之稼約。約，青病也。○梁玉繩曰：今俗所云青腰。○張雲璈曰：今米有青胥白臍之名，米之病也。高注約青病也，當即俗所云青胥，而青青病字甚雅，約字亦奇。茲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陶鴻慶曰：高注以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相對爲文，而釋之曰：興，昌也；約，青(青疑肯字之誤)病也。然上文於得時失時之異，論之甚詳，此不煩更說。興當爲與字之誤，約字屬下讀之。粟之多三字，乃高注而孱入正文者。元文當云：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茲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約，束也。說文：秉，禾束也。正此約字之義，謂束其茲而稱之，多寡均而輕重異也。與下文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文同一例。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舊校云：一作以爲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能也，能，耐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章，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之者，食之百日也。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叡，明也。四衞變彊。四衞，四枝也。𣧑氣

不入。身無苛殃。苛。病。殃。咎。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審時

右呂氏春秋。揔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亡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于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涉冬。朱黃始就。即爲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亦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吕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呂氏春秋附攷

序說 畢沅述。今重校補。

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誘注。秦始皇即位八年。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

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畢沅曰。疑情。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畢沅曰。此呂氏十二紀原序。且其詞近道。故以爲冠冕。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

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畢沅曰。不韋著書之由。惟此最詳且確。太史公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眞能灼見不韋本意。後之言呂氏春秋者多失之。

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

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卽呂氏春秋。

漢書司馬遷傳。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曰。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案畢本無。今補。

桓譚新論。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書成。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注引・案畢本無・今補・

鄭康成曰。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三禮目錄・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禮運注・

蔡邕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蔡中郎集・

司馬貞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愼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畢沅曰。本書作特。君也。六論者開春。愼行。貴直。不苟。以畢沅曰。本書作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史記索隱。畢沅曰。漢志及隋唐志皆二十六。此及子鈔與書錄解題俱作三十。誤也。

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暴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意林。

宋呂祖謙曰。呂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有日維遹案。有日疑爲序意或序日之譌。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請問十

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經義考引。案畢本無。今補。

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聦以貴顯而不及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爲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尙書韓彥直爲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畢沅曰。此句似有訛脫。或是荀卿以性惡傳。韓非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竝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

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栝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黃氏日抄

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尚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

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晤。南撫多鷃。西服壽靡。北懷儋耳。何以得哉。畢沅曰。語見任數篇。開晤作開梧。多鷃作多顯。意林所載作開悟多鷃也。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

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子略。維遹案。畢本此下有宋馬端臨曰一則。卽通考所載晁氏曰一則。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已言其誤。案晁氏說見郡齋讀書志。此刪去。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玉海。

元陳澔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後徙死。始皇幷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

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禮記集說

元鄭元祐序。江南內附初。北方賢士大夫官轍南邁者。往往嗜古籍學。考索研稽。惟恐弗逮。元祐恨生晚。無以參侍。諸大老若徐公子方父。暢公純父劉公居敬父號節軒先生尙及。以諸生拜之於諸老先生坐席間久之。金華胡汲仲先生。講道虎林山之僧舍。踈簷古屋之下。中設一木榻。賓友終日相過從。其獲延致中坐與先生劇談古今。南北士大夫不數人。而節軒先生則其一也。公踈秀而明潤。玉立而長身。時與先生論先秦古書。以

爲秦自用商鞅。驅其民不戰則畊。禁絕先王之學。固不待李斯建言之時也。然呂不韋乃能招延四方辨博之士。成呂覽一書。其書雖醇疵相參。至於奇聞異見。有裨世教。若月令爲書。小戴取之以記禮。先儒不謂其爲不可也。顧其書版本不復刊。而讀者亦甚寡。元祐聞先生此言也。時年二十餘。今忽四十餘年矣。已而元祐飢驅東西漂頗。聞節軒先生不樂仕。僅以監察御史終。位不究德。而始發於其子嘉興公。嘉興公以文儒起家。敭歷朝著。出爲嘉興路總管。念其家所藏書。皆節軒先生所手校。於是出其一二。俾以刊于嘉禾之學宮與學者共。

而呂氏春秋其一也。公念元祐嘗受學於胡先生之門。固以諸生拜御史公者矣。呂覽既刊版。乃俾元祐爲之序。御史公海岱人。諱克誠。字居敬。累贈至禮部尙書。嘉興公名貞。字庭幹。由嘉興擢授海道都漕運萬戶云。遂昌鄭元祐序。見元刻本。畢本無。今補。

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飮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

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畢沅曰。本傳不誤。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維遹案。此文在上德篇。非用民篇。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

請比關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與書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尚少一篇。此書分篇極爲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末忽載豫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云。一作廉孝。

與此篇更無涉。卽豫讓亦難專有其名。黃氏震云。十二紀終而綴之以此序意。主豫讓云。則在宋時本已如此。然以爲主豫讓者。其說亦誤也。因疑序意之後半篇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簡脫。後人遂強相附合。併序意爲一篇。以補總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六曰二字。後人於目中專輒加之。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爲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又書呂氏春秋後。呂氏春秋一書。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其重己重生節喪安死尊師下賢。皆墨道也。然君子猶有取焉。秦之君臣。曷嘗能行哉。猶墨子非

樂。而此書不然。要由成之者非一人。其墨者多也。漢志謂墨家者流。蓋出於淸廟之守。淸廟明堂也。此書十二月紀。非所謂順四時而行者歟。則漢志之言信也。孟子尊孔子。斥楊墨。書中無一言及之。所稱引者。莊惠公孫龍子華子諸人耳。世儒以不韋故。幾欲棄絕此書。然書於不韋固無與也。以秦皇之嚴。秦丞相之勢燄。而其爲書時寓規諷之旨。求其一言近於揣合而無有。此則風俗人心之古。可以明示天下後世而不作者也。世儒不察。猥欲幷棄之。此與耳食何異哉。抱經堂文集。案畢本無。今補。

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序。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

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原夫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醨有閒。原其意恉。要皆有爲而作。降如虞卿諸儒。或因窮愁託于造述。亦皆有不獲已之故焉。其著一書。專覬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于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采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尚四五。卽如今道藏中文子十二篇。淮南王書前後采之殆盡。閒有增省一二字。移易一二語以成文者。類皆當時賓客所爲。而淮南王又不暇深攷。與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今觀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

之言。而漢儒如許愼應劭等。閒引其文。一則直稱伊尹曰。一則又稱伊尹書。今考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矣。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略同。則亦周秦以前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也。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博絕麗。彙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後人所以探索而靡盡與隨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誘序自言嘗爲孟子章句及孝經解等。今已不見。世所傳誘注國策。亦非眞本。唯此書及淮南王書注。最爲可信。誘注二書。亦

閒有不同。有始覽篇大汾冥阸解云。大汾處未聞。冥阸

荆阸方城皆在楚。而淮南王書注則云。大汾在晉。冥阸

淮南作澠阸。注云。今宏農澠池是也。先識覽篇男女切

倚。解云。切磨倚近也。淮南王書倚作踦。注又云。踦足也。

知分篇解云。魚滿二千斤爲蛟。而淮南王書又作二千

五百斤。至于音訓。亦時時不同。此蓋隨文生義。或又各

依先師舊訓爲解。故錯出而不相害與。暇日取元人大

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抱經前輩等。又各有所訂

正。遂據以付梓。鳩工于戊申之夏。逾年而告成。若淮南

王書。則及門莊知縣炘已取道藏足本刊于西安。故不

更及云。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孟夏月吉序。

新校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元人大字本脫誤與近時本無異。李瀚本明弘治年刻。篇題尚是古式。今皆仍之。許宗魯本從宋賀鑄舊校本出。字多古體。嘉靖七年刻。宋啓明本不刻年月。有王世貞序。劉如寵本神廟丙申刻。汪一鸞本神廟乙巳刻。朱夢龍本每用他書之文以改本書。爲最劣。陳仁錫奇賞彙編本

又書內審正參訂姓氏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　墉崑城

嘉定錢大昕曉徵　仁和孫志祖詒穀

金壇段玉裁若膺　江陰趙曦明敬夫

嘉定錢　塘學淵　陽湖孫星衍淵如
陽湖洪亮吉穉存　仁和梁玉繩燿北
錢塘梁履繩處素　武進臧鏞堂在東

汪中呂氏春秋序。(原注。代畢尚書作。)呂氏春秋世無善本。余向所藏。皆明時刻。循覽旣久。輒有所是正。于時嘉善謝侍郎。仁和盧學士。並好是書。及同學諸君。各有校本。爰輯爲一編。而屬學士刻之。旣成。爲之序曰。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其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故勸學

尊師誣徒(一作詆役)善學(一作用衆)四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裏。大樂侈樂適音(一作和音)古樂音律音初制樂皆論樂。藝文志言劉向校書。別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有其一篇。而其他篇名載在別錄者。惟見于正義所引。按本書適音篇。樂記載之。疑劉向所得。亦有采及諸子同于河間獻王者。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十二紀發明明堂禮。則明堂陰陽之學也。貴生情欲盡數審分君守五篇。尚清淨養生之術。則道家流也。蕩兵(一作用兵)振亂禁塞懷寵論威簡選決勝愛士七篇。皆論兵。則兵權謀形勢二家也。上農任地辨土三篇。皆農桑樹藝之事。則農家

者流也。其有牴牾者。振亂禁塞大樂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樂爲過。而當染篇全取墨子。應言篇司馬喜事。則深重墨氏之學。甚者吳起之去西河。長見觀表二篇。一事兩見。惟有始覽所謂解見某書者。于本書能觀其會通爾。司馬遷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然則是書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學。而爲後世修文御覽華林徧略之所託始。藝文志列之雜家。良有以也。然其所采摭。今見于周漢諸書者。十不及三四。其餘則本書已亡。而先哲之話言。前古之佚事。賴此以傳于後世。其善者可以勸。其

不善者可以懲焉。亦有閭里小智。一意采奇詞奧旨。可喜可觀。庶幾乎立言不朽者矣。其文字異同。已注于篇中。茲不復及。故序其著書之意以質之諸君子。幸正教之。述學補遺。案畢本無。今補。

錢保塘跋畢氏呂氏春秋序。汪容甫述學載代畢尚書作呂氏春秋序曰。余所藏皆明時刻。循覽既久。輒有是正。於是嘉善謝侍郎仁和盧學士及同學諸君各有校本。爰輯爲一編。而屬學士刻之。既成。爲之序云云。畢氏經訓堂刻本自序則云。暇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盧抱經前輩。又各有所訂正。遂據以付梓。

其文絕不同。盧氏是書刻本。亦未之見。疑畢氏本屬盧氏刻之。屬汪氏代爲之序。後盧氏不果刻。畢氏乃自刻之。別撰斯序。而汪氏自以其原稾載之集耳。非有兩本也。畢氏序文。閒有未審處。如云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十二年。文信侯死。淮南王傳。孝文八年。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於四人中首舉安。則安乃厲王長子。時年八歲。當生於文帝元年。上距始皇十二年。纔五十七年。卽以元狩元年安沒時計之。亦祇百十餘年。不得云後幾二百年也。又云。呂氏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與亢倉子所載略同。

按亢倉子云。天寶中王士元撰。見本書自序。及晁氏讀書志。新唐書藝文志。正取呂氏之言而爲此說。畢氏乃以爲周秦間書亦誤。至云文子十二篇。淮南王書採之略盡。則不知後人勦淮南書託爲文子。非淮南王取文子也。金山錢氏文子刻本辨之甚詳。此則畢氏所未及見矣。清風室文鈔

日本松皐圓畢校呂氏春秋補正序。今之所行呂氏春秋百六十篇。後漢高誘注。明宋邦乂徐益孫同校。予頃讀之。尋繹案省。頗有所疑。夫司馬遷作史記十二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篇目整齊。題義粲明。古人

用心正嚴固然。然如此書十二紀自孟春至仲冬各五篇。惟季冬多序意一篇。八覽則有始七篇。餘竝八篇。竊謂篇目參差不齊。恐非呂氏之舊也。意者自此書出。降于明季。世之相去幾二千載。屢經喪亂。簡編爛脫。或失有始覽中一篇。或雜在中。未得其說。案序意者。假設問答。總明十二紀之義耳。全類後世題跋之體。宜繼置不侵篇末。不必別爲一篇。如荀子王制篇中提出序官二字。以說官職之例而可也。且其所載豫讓一事。不屬上文。此乃不侵篇後脫簡錯亂在此。後人不察。分爲一篇。以足其數。非呂氏之舊明矣。又觀高注傳寫相承。或遇

改竄。或係譌脫。若其解義猥瑣淺陋不足據者。蓋居其半。案高氏亦碩儒。嘗注戰國策淮南子等。豈如此注之無識多誤哉。或如宋徐輩好事者私添剞劂。何以言之。觀士容術皆當作述。刻者誤。夫板刻起乎唐。高氏漢人也。何知刻者誤。其證一也。徧閱此注及淮南注少改字者。此亦先儒篤信之風故。如其曰某當作某者。唐明以下口吻。決非漢儒之言。況術述古字通借乎。其證二也。如安死篇解小旻之詩。專據毛傳。旁採鄭箋。於義疏遠。與上文不相接。高氏豈不知詩無定義乎。其證三也。如季春紀無出國門。國下分注一作九。然觀本注獨解九

門之義。不及國門。因考凡曰某一作某者。並校者辭。宜置圈外。其證四也。檢全書注十二紀極詳。八覽尚備。至中六論則寥寥僅存。上農以下諸篇。其最難解而闕不注。何其詳彼而略此乎。念十二紀之所以獨詳者。或係後人取時則訓注而增補敷。其證五也。因考高序所謂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者。或遭攙入。或被剿略。蓋亦不辭。可勝歎哉。予爲發憤。据摭衆說。引据羣籍。以正後人假託之謬。以雪高氏誣罔之屈。觀者察諸。寬政十一年。春三月二十五日。抹筆於青山書屋。此跋乃始校呂覽時所誌者也。時予年二十有五。屈指數之。距今文化乙

亥。已歷十六年。會福山鹽田屯購得畢沅校本損貲翻刻。予與其藩太田叔龜友善。以故惠其新鐫初搨本。於是教授生徒之暇。挑燭展閱。亦足以觀彼國承平之久。業斯文者。比諸前代。更得精密。就取舊校。記入標間。其說與畢氏暗合者。率居什七。悉爲棄去。不復贅矣。間有異同。竊不自量。正其紕繆。補其缺漏。始乎季秋。終乎仲冬。加以鹽田考證類書。嗚呼。蒲柳之質。先衰矧數年前。病熱瀕死。頭髮半禿。及後更生。外視猶黑。櫛沐之際。對鏡逆搔。既覺種種。試以舊校。較諸今考。所獲不多。蓋懶性之爲咎。而學力之難進歟。慙歎奚已。古云。日月空從

裏閑過。功名豈向懶中來。信。因記斯言。並錄舊跋。後之讀者。須務努力。勿效尤哉。文化十有四年秋九月。迂齋

松皐圓識。

章學誠校讐通義。呂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當互見於春秋尚書。而猥次於雜家。亦錯誤也。古者春秋家言。體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說。而諸家著書。往往以春秋爲獨見心裁之總名。然而左氏而外。鐸椒虞卿呂不韋之書。雖非依經爲文。而宗仰獲麟之意。觀司馬遷敍十二諸侯年表而後曉然也。呂氏之書。蓋司馬遷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紀倣其十二月

紀。八書倣其八覽。七十列傳倣其六論。則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四時錯舉。名曰春秋。則呂氏猶較虞卿晏子春秋爲合度也。劉知幾譏其本非史書而冒稱春秋。失其旨矣。

陳澧東塾讀書記。呂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說。故可取者最多。古之儒家。多偉人名論。其書雖亡。其姓名雖湮沒。而其言猶有存者。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耳。

徐時棟呂氏春秋雜記序。周秦之際。儒墨分途。異端橫起。其家自爲學。人自爲書。者何可殫數。暴秦吹燄。衆說銷鑠。然而存於今者。六經孔曾思孟之道。昭昭乎日月

矣。其他逸周書穆天子傳之餘於書。大戴之餘於禮。國語國策竹書紀年之餘於春秋。三朝記之餘於論語。弟子職之餘於孝經。晏嬰荀況之儒。粥熊管夷吾老聃辛文闗尹喜鬼谷莊周列禦寇鶡冠子之道。商鞅韓非之法。尹文子之名。墨翟之墨。太公孫子司馬法之兵書。屈原宋玉之詩賦。山海經之數術。黄帝扁鵲之方技。無論僞作也。卽前儒指稱爲古本者。亦旣皓首而不能偏讀。況在秦以前哉。於時呂不韋以相父之尊。耦國之富。招致天下豪桀士。羅古今圖書。剌取衆說。采精錄異。勒成巨編。僭其名曰春秋。專其號曰呂氏。劉略班志品目之

以爲雜家。蓋精確乎不可易矣。其書瑰瑋宏博。幽怪奇豔。上下鉅細事理名物之故。粲然皆具。讀之如身入寶藏。貪者旣得恣所欲以去。廉介之士。雖一毫無取而不能不歎羡其備物之富有也。乃儒者獨以不韋之書而羞稱之。嗚呼。此豈陽翟大賈與奔走於其門下者之所能爲哉。夫蠹之毒也。而蠶人食之。衣工之賤也。而衺人衣之。蠶成於蠹也。蠹采之於百華。衺成於工也。工集之於千狐。惡蠹而傾其蠶。賤工而裂其服。則豈不悖矣。呂氏之書。呂氏爲之。抑豈呂氏之爲哉。遺文軼事。名言至理。往往而在。攷其徵引神農之教。黃帝之誨。堯之戒。舜

之詩。后稷之書。伊尹之說。夏之鼎。商周之箴。三代以來。禮樂刑政。以至春秋戰國之法令。易書詩禮孝經周公孔子曾子子貢子思之言。以及夫關列老莊文子子華子季子李子魏公子牟惠施慎到甯越陳駢孫臏墨翟公孫龍之書。上志故記。歌誦謠諺。其攟摭也博。故其言也雜。然而其說多醇而少疵。嗚呼。此豈賈人子與其食客之所能為者哉。漢人高誘有言。尋繹此書。大出諸子之右。吾習其書尤信。故於諸子中每好觀是書。竊嘗總攬大略以論之如此。高氏訓解稱善本。自宋以來刊刻多謬譌。至於我聖朝有畢沅氏校刻者。最為精審。循環

誦繹。覺高注畢校或羝牾本意。失其旨趣。私輒病之。閒以鄙意筆諸眉端。積久愈多。別錄成册。爲呂氏春秋雜記。千慮一得。或未必無補於讀是書之君子。若謂斲而裁之。則吾豈敢。咸豐六年十二月甲午序。

又後序。余既爲呂氏春秋雜記。記鄉先生黄東發氏嘗校是書。取視之。但記每篇大意。時或掇采其語。而論衡者寡。因摘其所論與吾言異同者附見一二。又記近人梁氏玉繩嘗作呂子校補。復取視之。則詮釋駁辯。所證據之書。與吾合者十有八條。愛士篇。處廣門之官。順民篇。湯旱五年。孟冬紀。物勒工名。至忠篇。文摯治病。長見篇。覲存。本味篇。伊尹說。長攻篇。服袞登山。愼人篇。共伯。精諭篇。好蜻。不屈篇。煙視。

高義篇・賓萌・知分篇・夏后啓・召類篇・司馬子罕・過理篇・帶益三副・原亂篇・無過亂門・博志篇・夢文王周公・上農篇・后稷日・共十七條・又庭立紀聞・探諸以教說貴信篇抽劍自承一條・或纖悉畫符。或大略不異。豈惟不妒其先得。抑亦足以驗吾言之或庶幾無大謬也。各存其說。更不刪薙。而其餘條由鄙意以爲乖背者。亦或辨折之未能盡也。凡雜記爲卷八。爲條二百二十七。爲文三萬三千有奇。既而以示陳君子相。或有所商搉。取其說附之卷中。又偶以記中語語宋君蓮叔。亦嘗參數語。又附之。久之。某君宿草堂讀是記。半夜而盡。既歸。書來辯難。所駁詰者四事。滔滔九百五十餘言。又久之。余始答其辯。四倍於原書。今具以兩書附記

末。爲四千八百餘言。於是擘卷著錄。冠初脫稾時弁言於首。復記成書以後所聞見者爲此序。合爲序目。復二千言。總凡十卷。幾四萬言。付之削氏。就正有道。吾嘗謂自得之聰明。每苦於不足。求勝之意氣。常處於有餘。以有餘之意氣。而睅目攘臂。囂囂然爲不足之聰明爭勝負。此水火之所以日甚。而門戶之所以日闢也。博其識以淵源乎周秦之書。平其心以酌量乎漢宋之學。博則會。會則通。平則公。公則明。由斯道也。雖治經無難。而況諸子。然而知之艱。行之惟艱。蓋未嘗不景仰先哲而撫卷以怍也。咸豐七年九月望後三日書。

曹楞跋王念孫呂氏春秋手校本。弇山畢尚書湛博墳典。提振儒疋。海內通才。感嚮風義。悉出其門。以求張顯。秦郵王先生沈酣經郛。畬焉茂焉。挺其脩名。少壯植之。至老而不敢倦。二公者又皆遭逢盛世。海宇清砥。得以餉其嗜。恣其志。時不可再。皃無可疑。後生愁悱。能希之者有幾。呂氏春秋一書。畢尚書聚吳越俊彥於梁孝王園。羅置羣籍。攷證讐校。刊之以惠士林。善本也王先生又竭稽古之力。正其舛錯。丹墨而竄乙之。善之又善者也。楞胡冨覯之。獲窺耇哲力學之勤。審文定義之精。益恍然於古書沿訛襲盭之所因。充其極。雖百智慧不能

釋其紛而袪其纇。雖百聰明不能扶其奧而通其神。王先王尙書之功臣也。先後不同時。容有所慽。尙書不歿羣善。著參訂姓氏於篇首。雅量奚若。叚王先生預校書之役。尙書之敬禮。更當奚若。呂不韋行駔儈之詐。以名位爲市。何知文字。藉賓客以成此書。賓客因自宣其藴結。而反覆致嘅於世無眞士與知己之難求。序意曰。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不韋侈然自大驕蹇無狀之態。窮盡如繪。故下卽自託於靑莽豫讓之爲人。蓋言不韋雖不賢。而旣爲其客。未可悖之也。咸陽市

門無一字之增損。非不能也。不忍也。揚子思輩其金以自豪。吾恐當時有子雲其人。一訾議間。容不保其軀。而爲子雲者。亦可危也。嗚呼。天地否。大通圮。良士委。今之不𢱧。徒論古以爲娛。是之謂愚。光緒二十有八年。正月二日。曹楞書。維遹案。姜宸英湛園未定稿書呂氏春秋。梁章鉅退庵隨筆。馬其昶抱潤軒未刊稿

讀呂氏春秋。文繁不錄。附識於此。

卷帙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梁庾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子略。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注。

崇文總目。呂氏春秋三十六卷。錢侗曰。諸家書目並二十六卷。案畢本無。今補。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卷。王先謙曰。袁本二十下有六字。

右秦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按史記不韋傳云。不韋相秦。招致辯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王先謙曰。袁本暴之作布。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王先謙曰。袁本其上下作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予千金。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爲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敢牾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儒置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王先謙曰。時人無增損以下。袁本

本所無。維遹案。畢沅據袁本引至後漢高誘注止。今增補。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其書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十二紀者。即今禮記之月令也。畢沅曰。此與子鈔卷數皆誤。

漢書藝文志考證雜類。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史記呂不韋招致辯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愼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凡八十三篇。六論者。開春。

慎行。貴直。不茍。似順。士容。凡三十六篇。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有孟春等紀。凡六十一篇。是書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高誘注二十六卷。月令本十二月紀之首章。東萊呂氏曰。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涒灘者。申也。通鑑皇極經世。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後呂氏春秋二年。不韋當時人。必不誤。蓋後世算曆者之差也。不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舜自爲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其舛異如此。豈一字不能增損乎。案畢本無。今補。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畢沅曰。此脫六字。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明南雍經籍考子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註。秦呂不韋招延四方辯博之士。成此書。凡百六十篇。或問不韋以呂易嬴。揚子雲曰。不韋以位易宗。其爲人無足論者。然史角往魯之說。足以祛明堂位祭統之誣。成王伯禽。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案畢本無。今補。下同。

天祿琳琅書目九明版子部呂氏春秋。四函一冊。秦呂不韋著。漢高誘訓解。二十六卷。前誘序。目錄後有鏡湖遺老識語。明張登雲跋。考是書卷目。各家著錄互異。唐宋藝文志及晁氏讀書志。並作二十六卷。惟馬氏文獻通考作二十卷。陳氏書錄解題又作三十六卷。與此本亦異。按鏡湖遺老識語。稱餘杭鏤本亡三十篇。又有脫字漏句。此本得於東牟王氏。四明使君於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太清樓藏本。爲之校定。元祐壬申。余喜得此書。校讎始定。爲一客挾去。後三年見歸。因募筆工錄之云云。據此。則鏡湖遺老爲宋人。其時所校定者。原未

嘗刊刻。此本有陳世寶訂正。朱東光參補。張登雲繙校。諸名目刊列於標題之下。是其書爲登雲所手校。而遵用鏡湖遺老校定舊本。槪可見也。陳世寶朱東光爵里俱無考。張登雲山東兗州府寧陽縣人。登隆慶辛未進士。見太學題名碑。

又後編。呂氏春秋。二函十六冊。秦呂不韋撰。漢高誘訓解。書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曰十二紀。子目六十一。曰八覽。子目六十三。曰六論。子目三十六。前有誘序。每卷標題下。刻明雲間宋邦乂張邦瑩徐益孫何三畏校。三畏字士柳。華亭人。萬歷壬午舉人。官紹興府推官。餘無考。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是時不韋未遷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駁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卽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各間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

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標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外篇雜篇歟。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

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顛舛之處。如制樂稱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釐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衞逐獻公立公子黚。則據左傳衞世家以駁之。皆不蹈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以爲不好。因而見醢。謂白乞丙孟明皆蹇叔子。謂甯戚扣角所

歌。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竝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據。又共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廟曰逸書。則梅賾僞本尚未出。詩庶姜孽孽作钀钀。鼉鼓逢逢作韸韸。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呂覽二十六卷。元刻本卷首有遂昌鄭元祐序。序後有嘉興路儒學教授陳泰至正十下缺吳興謝盛之刊一行。每葉二十行。每行大小字俱三十。有南書房史官海甯查愼行字夏重。又曰悔餘得樹樓

藏書諸圖記。蓋曾爲初白先生收藏。序首缺半頁。先生手書補全。先君子識簽云。此元初刻本序文前半頁。乃查初白先生手筆鈔補。眞如白獺髓矣。兔床志。

鄭堂讀書記子部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經訓堂叢書本。）舊題秦呂不韋撰。實其賓客之所集也。（不韋陽翟人。莊襄王時官丞相。封文信侯。始皇尊爲相國。號稱仲父。）四庫全書著錄。漢志作二十六篇。篇卽卷也。隋志所載二十六卷。高誘注。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通志。宋志。俱同。書錄解題作三十六卷。通考作二十卷。皆字之誤脫耳。是書首爲十二紀。每紀各分五目。終以序意。次爲八覽。各分八目。惟首一覽止七目。次

爲六論。每論各分六目。大凡一百六十篇。漢志惟舉其十二紀八覽六論之數也。其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書成于始皇八年。有序意篇可證。而太史公自序及漢書遷傳載報任安書。俱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蓋欲遷就蒙難著書之意。而非其實也。方希直遜志齋集有呂氏春秋篇。稱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于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

分職皆盡人君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黄老。書出于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余謂希直所論。能抉作者之旨。高續古子略。黄東發日鈔。所未見及者也。誘所注書。如孟子章句。孝經解。久佚不傳。國策注亦非足本。惟此書及淮南子注。最爲可信。其注二書。亦間有不同。此蓋隨文生義。或又各依先師舊訓爲解。故錯而不相害歟。前有誘自序。末有宋元祐壬申後三年鏡湖遺老跋。不著名氏。當記于紹聖乙亥云。鎭

洋畢秋帆撫豫時。取元人大字本以下八種。悉心校勘。盧抱經等。又各有所訂正。遂據以付梓。冠以乾隆己酉新校正序。及附考。並新校所據舊本。審正參訂姓氏。其附載馬端臨曰一則。卽通考所載晁氏曰一則。張冠李戴。莫此爲甚。而當時參訂十二人中。竟無有爲之審正者。豈亦畏其勢而然耶。別有明雲間宋邦乂等校刊本。前有王弇羽序。秋帆所據舊本內。有宋啟明本。注云。不刻年月。與此本相合。而其名異。或邦乂等又取啟明本而重刻之耳。

郘園讀書志子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明萬曆庚申凌氏朱墨套印本。

吕氏春秋。世傳元嘉興路儒學刻本爲最古。乾隆中畢沅校刻此書。前列引據諸本。以元人大字爲第一。按此即元嘉興路儒學本。謂其脫誤與近時本無異。而所列第二本則爲明弘治時李瀚刻本。謂其篇題是古式。今皆仍之。畢氏此說殊爲未審。不知李瀚有重刻元大字本者。刻于弘治十一年。河南巡撫任內。二十六卷末有弘治十一年秋河南開封府許州重刻一行。版心刻大小字數。本依元本舊式。書估往往割去重刻序及卷尾末葉。僞充元刻。近人藏書家。往往爲其所欺。惟仁和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于李瀚刻本揭破其僞。丁藏此書刻本最富。悉

皆明刻。李刻外有明翻元本。云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世寶訂正。河南按察司僉事朱東光參補。直隸鳳陽知府張登雲繙校。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謂弘治刊本。卽同此式。有嘉靖七年許宗魯刻本。有明無年月雲間宋邦乂宋啟明父子校刻本。按此前有王世貞序。當亦嘉靖時所刻。有明新安汪一鸞刻本。有明皇甫龍沈兆廷刻本。近時藏書家。殆無比其富者。然諸本皆爲畢校所見。皇甫龍沈兆廷本。卽畢引之朱夢龍本。其本每引他書之文以改本書。于明刻中爲最劣。又一劉如寵刻本。爲萬曆丙申刻。却出丁藏之外。而皆未見。此萬曆庚申凌毓枏套印硃評

本。蓋由此刻傳本絕少故也。套印本卷一大題下。有硃字二行。一云。宋鏡湖遺老陸游評。一云。明天目逸史凌稚隆批。稚隆卽毓枏之父。當時套印刻本書頗多。至今與閔齊伋所刻之書同爲收藏家所珍貴。顧其識甚闇陋。如鏡湖遺老記一則。本不署名。以記文有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數語證之。知爲賦梅子黃時雨詞之賀鑄。卽許宗魯所云從賀鑄舊校本出者是也。陸游慶元間人。上去元祐遠矣。鏡湖因避宋翼祖嫌名改字。當時或以鑑字代鏡。皆以避敬之故。凌氏不知。題爲陸游別號。已是可笑。尤可異者。上闌硃評。不稱某曰。亦不以他色

套印。竟不知誰爲陸誰爲凌。是又無論爲賀鑄爲陸游。眞是無寃可訴矣。明嘉萬以後。刻書多不明來曆。大都如此。卽如許宗魯之多古體字。亦其所自造。而非出于宋元。余藏有許刻國語中字體多以說文楷寫。全不知篆變爲隸。隸變爲楷。中間尙隔一牆。如何可以飛渡。殆亦好奇而不知根柢者。然此書評批。誠不可據。而圈點句讀。能使讀者目快神飛。是固文章家之所取資。知其謬誤而不繩以考據可也。光緒癸卯春三月二十日葉德輝題記。

維遹案。記呂氏春秋元刻本者。見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繆荃孫藝風堂藏書記。王頌蔚寫禮廎遺集。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恬裕齋藏書記。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

錄・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傅增湘雙鑑樓善本書目・記明刻本者・見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日本藤佐經籍訪古志・姚範援鶉堂筆記・文繁不錄・附識于此・治呂氏春秋版本者・必有所取焉・